

MG
FD42.47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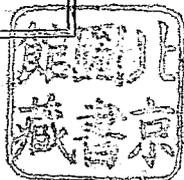
3 0385 7406 1

歸鋤子撰

續
紅
樓
夢

世界書局印行

413947



序一

稱官者流。卮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膾炙於口者。莫如紅樓夢一書。其詞甚顯。而其旨甚微。誠爲天地間最奇最妙之文。竊謂無能重儻者。不圖歸鋤子復有此洋洋灑灑四十八回之作也。余在京師時。嘗見過紅樓夢元本。止於八十回。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誰何僉父續成者也。原書金玉聯姻。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蓋奉元妃之命。寶玉無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亡。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不知僉父何故。強爲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別有肺腸。令人見之欲嘔。歸鋤子乃從新舊接續之處。截斷橫流。獨出機杼。結撰此書。以快讀者之心。以悅讀者之目。余因之而重有感矣。夫前書乃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榮府以王夫人爲之主。乃王夫人意中。則以寶釵爲淑女。而襲人爲良婢也。然寶釵有先姦後娶之譏。襲人首導寶玉以淫。是淑者不淑。而良者不良。譬諸人主。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與寶玉有私。而晴雯以妖媚惑主。乃黛玉臨終。有我身乾淨之言。晴雯臨終。有悔不當初之語。是私固無私。惑亦未惑。譬諸人臣。所謂忠而見疑。信而被謗也。歸鋤子有感於此。故爲之雪其冤。而補其闕。務令黛玉正位中宮。而晴雯左右輔弼。以一吐其胸中鬱鬱不平之氣。斯真鍊石補天之妙手也。其他如香菱。如鴛鴦。如玉釧。如小紅。如萬兒。如齡官。一切實命不猶之人。慈悲普渡。俾世間更無一怨曠之嗟。此元人所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卽聖賢所云。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者也。前書事事缺陷。此書事事圓滿。快心悅目。孰有過於此乎。犀脊山樵序。

序二

月如無恨。月自常圓。天若有情。天應不老。試看山中白骨。一夢如斯。無非鏡裏紅顏。三生莫問。如石頭記傳奇。演紅樓之謔曲。卽色皆空。驚黑海之波濤。回頭是岸。絳珠還淚。誰憐淚眼之枯。頑石多情。終負情天之債。憶髮鴉而飲恨。涕蠟流乾。代寶黛以銜悲。唾壺擊碎。然而王嬙歸漢。不埋塞外之香。荀粲齊眉。尙剩奩間之粉。惜生花之管。何妨舊事翻新。架噓氣之樓。許起陳人話舊。此後續兩書。所以復作也。但如寶黛有並尊。抑後來更難居上。屈我瀟湘之位。尙費推敲。讓人金玉之緣。終留缺陷。且也太君已逝。未觀合卷以承歡。伯姊云亡。莫試如簧之故智。吁其甚矣。憾如之何。於焉技癢續貂。情殷附驥。翻靈河之案。須教玉去金來。雪孽海之冤。直欲黛先斂後。宜家宜室。奉壽考於百年。使詐使貪。轉炎涼於一瞬。大觀園裏。多開如意之花。榮國府中。咸享太平之福。與其另營結構。何如曲就剪裁。操獨運之斧斤。移花接木。填盡頭之邱壑。轉路回峯。換將結局收場。笑當破涕。芟盡傷心恨事。劍亦仍因云爾。嘉慶己卯重陽前三日歸鋤子序于三皆定羌幕齋。

敘略

- 一、傳奇之續。無不自卷終後。再開生面。未有將前書截棄者。然續傳明翻前事。亦盡屬子虛烏有之談。則與其勉強湊合。毋寧直截了當。似不妨補以剪裁之法。閱者幸勿哂其荒謬。
- 一、此書寫黛玉回生。直接前書九十七回。自黛玉離魂之後寫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處處照應。以後則各寫各事。如賈母王熙鳳鴛鴦趙姨娘諸人。書中照常列敘。
- 一、院宇房屋。及大觀園臺榭山坡汀橋路徑。逐一跟照前書敘寫。並無舛錯。
- 一、此書寫榮國府親族門客僕婢等。皆係前書所有之人。故黛玉之婢無氏。叔與弟無名。以名氏似有若無。不添蛇足。

一：前書寫屋宇之軒昂。陳設之富有。服飾之華麗。器具之美備。餽饌之精工。以及下人伺候之規矩。整肅鋪張。筆墨已盡致極妍。此書不過約略其詞。不事重複。以避數見不鮮。

一：此書首回寫警幻仙議補離恨天。則前書未了情緣。自必一一補之。寶玉又推己及人。如小紅萬兒齡官諸人。俾得各如所願。至死於前書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釧尤三姐司棋等人。不能盡令回生。只可禮懺超度。以酬死者。歸結前書而已。

一：林黛玉係書中之主。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釵冊。全為黛玉起見。自必籌及所以位置之處。使揚眉吐氣。一雪前書中之憤恨。惟專顧主而不顧賓。終留缺陷。非補之之意也。故十二釵冊既改。而寶釵不死。不足以快人心。寶釵死而不生。亦不足以快人心。

一：晴雯係死於前書七十七回中。屍腐已久。若寫作與黛玉先後回生。或亦如寶釵之借體。未免印板文字。故書中有補敘一段。

目 目

第一回	絳珠宮議償恩怨債
第二回	識病源瞞生施巧計
第三回	贈多珍反勸有情婢
第四回	會芳園醜分饒長行
第五回	撰祭文癡心人悼亡
第六回	怡紅子泣黛感殘春
第七回	巫峽殘雲對姊喚妹
第八回	棘院尋郎驚心冤孽
第九回	踐戲言新貴入荒山
第十回	叩仙壇亂盤藏隱語
第十一回	痛郎削髮傾藥捐生
第十二回	燬金鎖遺言囑賢女
第十三回	太虛境遣邀薛蘅蕪
第十四回	花襲人出府喪節守
第十五回	酆都府冤魂纏熙鳳
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嫗疑怪
第十七回	寶玉還家混淆真假

警幻仙重補離恨天	九
接家音證往悟冰心	一六
占神數預定再來人	二二
賦陽關聯吟紆別緒	二九
念親情老太君痛別	三七
滴翠亭訴鶻傳密信	四二
芸房幻夢兆吉疑凶	四五
書堂演劇指證仙圓	五二
試凡心夙系還寶玉	六〇
遁禪門蠢婢露真言	六八
憶主傷心擁衾敘話	七四
呼寶玉切齒類翠卿	八〇
紫檀堡補敘烈晴雯	八七
蔣玉函感舊退婚姻	九四
大觀園冷院感晴雯	一〇〇
心無宿憤方物將情	一〇七
惜春題畫點破機關	一一四

回 目

第十八回	下廣陵鳳姐願為媒	過棲霞焙茗欣遇主	一一一
第十九回	當金鎖巧合證良緣	夢寶玉因疑生幻相	一二七
第二十回	癡絳珠感情灑舊淚	莽紫鵲認物發噏言	一三四
第二十一回	賜聯秦晉詔下南京	賞錫奇珍恩頒北闕	一四〇
第二十二回	清虛觀仙詞留粉壁	幻影鑑亡配照黃昏	一四七
第二十三回	尋花公子屬意還珠	掃墓佳人痛心淚草	一五三
第二十四回	話鄉情愛叨翡翠簪	誅盜首飛斬鴛鴦劍	一六〇
第二十五回	金殿傳臚榮膺曠典	香閨製錦集賀新婚	一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不忘舊鶯姐欲捐軀	因忌才鳳姑思退位	一七八
第二十七回	貯金屋嬌婢會么絃	興寶藏財星臨福地	一八四
第二十八回	置產營財葛藟誼重	因金惜玉樛木恩深	一九二
第二十九回	訴往事窗外站癡人	辭側室園中談摯語	一九九
第三十回	領白鏹陡成新富戶	製霓裳重集舊伶人	二〇五
第三十一回	訊芳踪香院惜閒花	還詩集絮詞盤侍女	二一一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託主	傳家存厚薄利輕財	二一八
第三十三回	話夢新聞致倫遷善	葬花舊地聆曲怡情	二二五
第三十四回	義認螟蛉周旋往事	錦添富貴成就家童	二三一
第三十五回	慶蒲觴龍洲觀競渡	開壽筵舞榭發悲歌	二三八
第三十六回	慈姨媽三更夢愛女	狀公子一諾恕私情	二四四
第三十七回	送舊衣噴查紅綾襖	證回生錄寄柳絮詞	二五三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襲婉語勸晴	設法制環正言索彩	二六〇
第三十九回	恩全夙願追憶畫齋	緣了今生重諧卜鳳	二六七
第四十回	慶園圓賈母賞中秋	博歡笑村姬陪戲宴	二七四
第四十一回	擊鼓傳花預徵佳兆	推雲淨月立毀冶容	二八一
第四十二回	還原壁疑破金鎖案	嘲翠卿戲編竹枝詞	二八八
第四十三回	聽捷香稻香村設席	洗繁華蓮花落侑觴	二九五
第四十四回	辭水月伴居櫺翠巷	照情天羣瞻太虛像	三〇二
第四十五回	硃砂痣甄母認嬌兒	伏梁症襲人思舊院	三一〇
第四十六回	開綺筵豪飲賽清歌	抱錦欄分房還故寵	三一九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禮懺爲超生	登仙閣賞梅重結社	三二九
第四十八回	過除夕了結絳珠緣	撕改冊驚醒紅樓夢	三四三

第一回 絳珠宮議償恩怨債 警幻仙重補離恨天

歸鋤子告子友曰。紅樓夢一書。寫寶黛二人之情。真是鑽心嘔血。繪影鑿空。還淚之說。林黛玉承睫方乾。已不知賺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淚。閱者爲作者所惑。一至於此。余欲再敘數十回。使死者生之。離者合之。以釋所憾。友曰。已有後紅樓續紅樓矣。不能掃棄陳言。獨標新格。歸鋤子曰。後續兩書。各有所長。然寶黛卒合。不從自己構思設想。潘墨蘸筆而來。於心終未釋然。是年館塞北。其地環境皆山。一日燈炮酒闌。後夢入一山。高峯之下。臥一大石。五色晶瑩。明霞四照。見石上迸出兩股泉水。點點滴滴。如灑淚一般。歸鋤子曰。石兄有何冤牽遺憾。在此垂涎。那石頭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無稽崖。峯爲青埂峯。我便是女媧氏補天所遺。入世爲通靈寶玉。因與絳河仙草。有未了情緣。千百年抱恨未平。淚眼閱人。若非太上忘情者。盡爲我一試煉石手。歸鋤子曰。一介凡夫。奚克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媧氏降太虛幻境。商結此案。但借足下管城子。將紅樓夢截去後二十回。補其缺陷。使天下後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我無遺憾矣。言畢。峯然有聲。夢亦驚醒。窗外適墮一石。大如雞卵。有彩色。甚異之。如是不避雷同。且說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橋邊。遇見傻大姐。告以寶玉娶寶釵一事。頓時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寶玉一會。回到瀟湘館。焚巾切齒。恨不欲生。挨到氣絕的時候。一縷香魂。離了軀殼。纔出瀟湘館。見一侍婢。含笑迎上道。姑娘出來了。我來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認。想了一想道。你可不是金釧姐姐嗎。黛玉此時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裏的人。投井死過的了。也不想家在那裏。跟着金釧。只願向前行走。但聞耳畔風聲。身輕如飄蕩雲霧之間。停了一會。風靜神寧。擡頭見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宮殿巍峨。輝煌金碧。迥非人間屋宇。便向金釧道。你爲什麼哄我說回家。引到只個場地來。別走錯了路了。金釧笑道。我沒有走錯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黛玉聽說。定神細想。原有些像從前走過的所在。正在沉凝。已至牌坊底下。見上面橫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旁柱上。還有對聯。正要看時。只聽金釧說道。姑娘你瞧有人來迎你呢。快走幾步罷。說着。見

兩個宮粧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並不搭話。只和金釧說道：「仙子吩咐，請到絳珠宮相見。當下回身引路，金釧扶着黛玉，隨了這兩個女子，慢慢行走。但見瑤臺西峙，碧水東流，玉宇迢遙，青城縹渺，又聽得遠遠的鶯鳴鶴唳，心境頓清。一路觀看，到了宮門，朱扉雙掩，兩個女子也不住步，邁過東首，又是一座宮院。雖不比那一座軒昂，也覺規模整肅。從正門進內，入了儀門，兩旁古松老柏，瑤樹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宮門，環啣金獸，右首側門內，又有兩個宮女站立。見了黛玉進來，便回身去，不多時，只聽得啾啾呀呀一聲，宮門開處，有兩對手執綵旄的引道，後面衆侍女簇擁着一位仙子出來。黛玉舉目細睜，似曾見慣一般，卻不是園中相伴的姊妹。警簪太真，晨嬰之冠，足履玄橘，鳳文之鳥，漢儀鏡服，玉珮垂裳，文彩飄揚，形容肅穆，似欲下階相迎。黛玉趨步，拾級而上。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絳珠別來未久，紅塵桃柳，已閱十有餘度矣。說着攜手同行，迤邐繞欄，曲折而前，進了月洞門，覺一股幽香撲鼻吹來，比巖桂而尤芳，仿湘蘭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瓏，仙鶴蟠桃水磨花磚，牆下方方花臺，四圍白玉欄杆，中間不植雜卉，只有三尺餘長一顆芝草，迎風搖曳，韻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着那顆芝草道：「你的靈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發暢茂了。敝話之間，款步上階，侍女們拽起珠簾，進內施禮讓坐。仙子道：「我到此間，本應僭坐，但絳珠今日還算是客，不必謙讓。於是黛玉坐了客位，見室中雕飾精工，鋪陳華麗，暖閣面前，大紅願繡幔帳，兩旁金鉤掛起，中設公座，心內躊躇未定。早有侍女獻茶，黛玉接杯，見茶之顏色如秋露春雲，精光四射，纔一沾唇，便覺香沁肺腑。那仙子道：「此茶乃在放春山遺香洞外采獨蕊花，與忘憂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還法煉成，異於千紅一窟，正與你對症的。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職司，我在此兼攝，原因女媧氏當初煉石補天，未將離恨天補完，留了一石，後來欲將所遺之石補上，惜無神手，可完女媧氏未竣之工。致此石化爲神瑛，時在靈河岸走動，隨有你們這一段公案牽連此間幾個人入世，早就註定冊上，鐵案難移。若論你夙債已償，我兼攝之職，本該就此交替，課想你忘卻本來，誤入癡情司裏，未免太苦了。況且你爲酬報灌漑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樁恨事，不是酬恩，竟是報怨了。前日女媧氏亦來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離恨天諸位仙姬到來，再三參酌，暫借三生石補了離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冊抽改幾頁，絳珠此去，但請寬懷，你這

幾年來，還他的眼淚，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淚孔溢地方填起寶來，適符金佈祇園區數，每區可計萬金。知照福德財神，遣差護持，移運看守，將來一併交完，使者如此答報，可謂美滿前程，再無遺恨，算與你籌畫盡情的了。黛玉聽說，茫無頭緒，一面警幻仙子復又傳了薄命司裏的人來，指授黛玉算法，不多時見金釧走近前來，回道時候是晚了，請絳珠仙子起身罷。那仙子便道：後會有期，絳珠請回，不便久留，說着一齊站起，送至宮門外，囑金釧引回，一時仍依原路行走。金釧向黛玉道：我家裏還有一個老娘，並無依靠，只有妹妹玉釧兒，底下要姑娘照應，話未完，霎時回到瀟湘館，且說李宮裁和探春兩個人，見黛玉氣絕了，想起平日姊妹情分，又瞧這樣光景，大哭一場，隨後雪雁也趕了回來，與李媽媽小丫頭們哭的哭，嘔的嘔，亂了一回，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書先自回去了。李執在外間屋裏，喚了李媽媽出來，說道：你瞧紫鵲，竟像要哭死了的了，去勸勸他是正經。李媽答道：何曾沒有勸他呢？他總不理，也沒法兒。李執見小丫頭們一個個東倒西歪，在那裏瞌睡，又道：他們熬了這一夜，是靠不住的，還得你留點子神，說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盡了你的心了。李媽道：何嘗不是呢？我攜了姑娘一場，白落了個空，說着，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李執道：原是我的話不留神，倒傷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別哭罷，裏頭也去瞧瞧，我要回去走一輪呢。李執正要出門，只聽那邊屋子裏，一個小丫頭哭着叫紫鵲姊姊，李執回身轉來，徑到紫鵲屋裏，見紫鵲已暈倒在炕，李媽也趕了過來，同小丫頭們喚了他一會，漸漸甦醒，李執吩咐了雲雁春纖幾句話，然後回到稻香村。蘭哥兒瞧着李執道：媽媽像夜兒沒有睡覺呢，我想林姑姑自己害病死的，爲什麼人家說是璉二嫂子害死他呢？李執忙喝道：胡說，這是那裏聽了混帳老婆子的話，仔細太太聽見了，捶你，說着便進裏邊和衣躺着。賈蘭一個人吃了飯，自去上學，不多時，瀟湘館裏一個小丫頭，急急忙忙趕來請李執，說紫鵲姊姊也死了。李執只得起來，胡亂洗了洗臉，趕到瀟湘館，先進紫鵲屋裏，只有春纖站在炕邊垂淚，李執走近炕沿，叫小丫頭攜過燈來一照，把手摸了摸，說：手是冰冷的，氣還沒有絕，正要和春纖講話，見小丫頭進來，說林大娘請大奶奶呢。李執出來，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這件東西，八下里找個難，總說還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馮大爺去轉了個彎子，纔讓給咱們的，雖然多花了幾兩銀子，東西再沒得說的。太太同奶奶們，在老太太

面上。心裏也過得去。現在外面漆了一縷。趕着把裹子托出來。晚上就有了。李執道。既是這麼着很好。這會兒還得再去弄一個。林之孝家的聽了怔怔的。歌着李執道。李執你不知紫鵲這丫頭也保不住。像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兒走的了。林家的道。昨兒見他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他。我還碰了他一個釘子。忽然又怎麼了。李執拭淚道。他傷心林姑娘暈了過去。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鵲果然是這樣。早就該送他出去。不過賞給他家裏幾兩銀子。是有舊例的。裏頭向來沒有給了頭裝裹買棺材的事。正說着。探春走來聽見。問起緣由。便向林家的道。爲了林姑娘的事。這裏幾個人。都鬧得心慌意亂的。誰還留心到紫鵲身上去。人已死了。難道把一個死人推了出去。說不得舊例新例。只可聽大奶奶的吩咐。差不多的再買一口來。叫他親人進來。來看一看。胡弄局兒收拾了他。往園子後門擡了出去。就是了。你消停幾天。那邊去回一聲。也使得。林家的聽了。探春這一番話。再不敢駁回。只得應了一聲。是。忽聽得裏間老婆子小丫頭們直聲驚喊。春纖嚇得臉上失色。跑到外邊告訴道。剛纔見姑娘的手動呢。雪雁正在院子裏掠手帕子。忙趕進來道。別姑娘活了。李執道。一個癡的。一個又成傻的了。當真你們留心別有貓兒跳動。衆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李媽道。姑娘是我奶過的。怕什麼。說着要過去瞧看。纔走了兩步。見黛玉的手又是一動。由不得喊聲啊。栽倒地上。探春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衆人上去。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慣的人。心上關切。便不害怕。擋前走近牀邊。細瞧黛玉口鼻間微有氣息。臉上神色亦轉了過來。便用手去胸前一摸。微覺溫和。連忙過來。叫大奶奶。三姑娘道。你們不信。當真姑娘已有氣。身上也溫暖起來了。李執探春忙進來瞧着。向雪雁道。有現成參湯。快端來給你姑娘灌下。雪雁忙尋着前兒用剩的半盞。倒在銀吊子裏頭。親自拿到外邊風爐上暖好。傾在茶杯裏。端到黛玉身邊。把杯子遞給春纖。就向杯中舀了一小匙。灌在黛玉口內。尙未能全受。李執站在旁邊。輕輕說道。蠢丫頭。你把姑娘略略攪起些。那麼纔好灌呢。雪雁忙叫小丫頭找塊手帕子來。接過與黛玉圍住兩腮。把左手襯入項頸。略略扶起。將參湯慢慢灌下。見黛玉雙眼微開。輕輕的喊了一聲啊。我走得乏了。衆人都說回過來了。李執便叫李媽和雪雁兩個人。把黛玉的裝裹寬卸。仍換了隨常用的被褥。叫他們都靜靜的。等林姑娘養養神。當下點起安神香。一面端盪湯水。

給你娶林姑娘。因爲林姑娘病重。大夫都回絕的了。所以娶寶姑娘來應你的好日子。林姑娘昨晚晚上已成仙去了。要不是寶姑娘和你好。他肯來替死鬼林姑娘嗎。別不知好歹。還不感激寶姑娘呢。寶玉聽了這話。頓時兩眼往上一翻。暈過去了。麝月一見。便咬得牙齦碎碎的。指着襲人恨道。都是你鬧出來的事呢。襲人也嚇得冷汗直流。手都提不起來。只是怔怔的呆看。麝月連忙上前。左手把寶玉扶起。右手搭住唇中。秋紋幫着亂叫寶玉。小丫頭飛跑出去。王夫人同李執一衆人都已回來。見小丫頭臉上失色。襲人們一片淒楚之聲。在裏邊叫喚。王夫人等急忙趕緊。寶釵只站在一旁。暗暗拭淚。鳳姐上前瞧了一瞧道。請太太放心。一面自己上炕來。把寶玉抱住。叫取定神丸來沖服。又叫外邊去請王太醫。這會兒。且別去驚動老太太。不說衆人在此忙亂。且講寶玉暈去。自知身軀臥病在炕。只見眼前一亮。先前失棄的通靈玉在面前一現。想要去拿。儘是使勁。總提不起手來。轉念又想。我因有了這一件東西。鬧出這些意外的事來。不如把他捨棄。依舊閉上了眼。聽得有人說道。何不就把這件東西交還了他。又聽一個人說道。他是不肯做負心人的。要應他講過這一句話的。咱們且到大荒山青埂峯前去等他。寶玉睜眼看時。就是頭裏發狂病的時候。來救度他這個僧人。還有個道士。霎時轉身走了。寶玉聽了剛纔的話。有所感悟。想我就死了去見林妹妹。我這一個心。也不能割開來給他瞧瞧。除非走這一條路。還可把我的心明一明。對得住林妹妹萬分之一。但是老太太太這樣疼我。老爺總責我不肯念書。無非望我成名一第之榮。便是顯揚報答。若就是那麼拋撇乾淨了。我不能挽回。我不肯念書的罪孽。老太太在老爺跟前。說不上我肯念書的。真憑實據。也白疼了我。必得如此。聊可塞責。一時主見纔定。即便甦醒。鳳姐與襲人等。正在灌治。都說好了。王夫人寶釵與衆人都放了心。一時賈蘭陪王太醫進來看了脈。說神氣清正。脈息和平。比前幾天迥然各別。只消服幾劑滋補藥。靜養一半個月。便全愈了。仍是賈蘭陪去開方。王夫人回到自己屋裏。李執探春也隨了過來。賈蘭拿了藥方。送與王夫人看過。只見鴛鴦進來。向李執道。老太太問林姑娘東西備停當了沒有。叫大少奶奶諸事留心。老太太還要親自過去瞧瞧呢。李執笑道。怪道只兩天人都鬧昏了。也沒給老太太送個喜信。你不知道林姑娘已經回過來了。鴛鴦聽說。還不信有這件事。賈蘭在旁接口道。真的。剛纔我還陪大夫去看。

賬呢。接着鳳姐也來。聽見了便道：咱們跟了太太去報老太太個喜。當下賈蘭自回園子裏去了。王夫人引着李執鳳姐等。到賈母屋裏。回明黛玉回生之事。賈母聽了。自然歡慰。又道：別是殘燈復明。不過延挨時日。那倒不好。他又受苦。咱們瞧了又傷心。李執道：請老祖宗寬心。我和三妹妹都在那邊瞧過。大概可保平安了。賈母點頭。一面問鴛鴦道：該是擺飯的時候了。留奶奶姑娘們都在這裏吃飯。你快到園子裏去跑一躺。瞧瞧林姑娘就來。鳳姐道：人多了怕坐不開。寶妹妹還是新媳婦兒靜靜的一個坐着。咱們分幾個人去陪他。賈母道：我道你們都在這裏了。倒忘了他。那麼珠兒媳婦同四丫頭在這裏。鳳兒你同三丫頭過去。又向王夫人道：你也回去歇歇着。當下王夫人先起身走了。鳳姐同探春仍回寶釵屋裏。見林之孝家的。正在那裏找二奶奶。鳳姐問道：你有什么話。林家的答道：也沒有要緊的事。停會兒去回大奶奶罷。一時端上飯來。鳳姐探春陪寶釵吃了飯。賈母秋紋正要出去。鳳姐叫回住着。一面對探春道：聽寶兄弟纔問回老爺的話。竟是一團道理。清清楚楚。那裏像有一點瘋病樣兒。探春道：不是那麼講。他在老爺跟前。敢回這些話聽不得。他的說話清楚。那就是他的病。鳳姐道：這也別去講他。我要問賈月。寶二爺好好的爲什麼忽然這樣起來。賈月道：那是襲人不知他什麼主意。把林姑娘的事直說了出來。寶二爺聽了。就哭暈了去。寶釵口雖不言。心想襲人是個精細的人。不肯造次。那麼使他一痛後再下鍼砭。也是一法。鳳姐沉凝了半晌。道：林姑娘回過來的話。寶二爺知道了沒有呢。賈月道：我們纔聽見這句話。誰和他說呢。鳳姐道：你們過去。寶二爺跟前。再別提起林姑娘回過來的話。襲人沒有什麼事。叫他就過來。賈月答應。便同秋紋出去。那邊素雲提了燈進來。問三姑娘可就要回去。奶奶在老太太那裏穿堂外等着同走呢。探春便起身道：兩位嫂子少陪。說了侍書素雲。提燈照着。來到穿堂外。李執叫賈母處跟來的老婆子自回去。同了探春纔進園子。見翠墨也提了燈來。一搭兒走到藕香榭山坡前。各自分路回去。這裏鳳姐見襲人來了。便問道：賈月說。寶二爺鬧的不好。你和他講了什麼話。纔那麼着的。襲人道：這原是我的糊塗想頭。幸虧好了。不然。還有我的命嗎。鳳姐道：很不糊塗。這會兒瞧寶玉的光景。怎麼着。襲人道：剛纔吃了王太醫的藥。睡得安靜。瞧他神氣也清爽了些。鳳姐道：何如。他知道死者不能復生。那些糊塗想頭。就不起了。然後調養起來。心安體

秦怕他的病不一天好似一天嗎。如今林姑娘回了過來。底下的事情。倒有些作難了。襲人道。二奶奶的主意。便怎麼樣呢。鳳姐道。先前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如今說不得要用瞞天過海之法了。未知鳳姐有何妙策。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于十五六歲。讀紅樓夢至絳珠魂歸。輒爲之沈瀾。嗣後一再展讀之。又一再爲之痛哭不已。茲誦此書。始得破涕收淚。天下與予同情者多。不得不頌歸鋤子功德無量。

黛玉回魂。老婆子小丫頭。直聲驚喊。春纖嚇得臉上失色。衆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寫得神情似繪。的是妙筆。

第二回 識病源瞞生施巧計 接家音證往悟冰心

話說鳳姐講到要治寶玉的病。須用瞞天過海之計。便道。除非把林姑娘回過來的話。瞞他一輩子纔好。襲人聽了這話。回過臉來。只瞧着寶釵。鳳姐道。寶姑娘這會兒是不肯出主意的。咱們商量停當就是了。襲人道。這句話怕老太太不依。鳳姐道。要寶玉的病好。老太太有什麼不依。你也不用管帳。只囑咐寶玉屋子裏人。不許多嘴。再等兩三天。看寶玉的病果然有了起色。我就把這番話。和太太說明。再去告訴老太太。包管辦得妥帖。襲人又笑道。難道叫他兩個人總不見面嗎。鳳姐道。一個在這裏。一個在園裏頭路也隔得遠。況且大家起不來。就等他們病好了。寶玉屋裏林姑娘未必來。如今園裏住的。也沒有幾個人。將來寶玉要到園子裏去。就請大奶奶姑娘們大家走了過來說。園子裏頭冷靜得很。去逛不得。大家哄住了他。再商量底下的話。襲人聽了。並無言語。鳳姐一面罵平兒道。這蹄子在屋裏。不知幹些什麼。到這時候也不叫個人來。襲人指着笑道。那不是小紅提着燈。在這裏接奶奶呢。鳳姐道。走來也不叫人見過面。你也像寶二奶奶裝新娘怕見人嗎。小紅道。剛纔掀開簾子。見奶奶和襲人姊妹說話。纔回了出來呢。說着。連忙提了燈。照鳳姐回去。襲人自去伺候寶玉。寶玉卸衣安歇。書不

細表。鳳姐回到屋裏，平兒忙迎了出來。鳳姐便問有什麼人來回事。沒有。平兒答道：「沒有什麼要緊事，就是旺兒家的來說。那一家子還要挪三百兩銀，有扣頭的。我說這一宗的利銀，還沒清楚。等奶奶回來了，你自回奶奶去。他就走了。再寶玉喜事裏的雜項費用，老爺起身的盤費，同跟隨的人雇的車價，都有帳單送進來了。說庫上沒有存項，別處張羅來墊發去了。說着要去拿帳單子。鳳姐鼻孔裏出了一口氣道：「忙什麼。這宗銀子，還不知指着那一頂子來開發呢。鳳姐又問二爺呢。平兒道：「纔送了老爺回來，就去睡了。想是這幾天也鬧的乏了。鳳姐道：「委實有些支不住，你也去歇歇罷。不題鳳姐這裏的話。再講李執回至稻香村，纔進屋門，見林之孝家的站着。李執問：「你這會兒還在這裏有什麼話嗎。林家的陪笑道：「恭喜林姑娘已回了過來。一件東西是人家讓轉來的，他們要現錢交易。昨兒要緊央中間人挪來墊發的了。如今退又退不回去。知道帳房裏也很飢荒，憑空費了許多銀子，置了一宗鈍色頭貨，倒是一件作難的事。李執道：「你明兒且叫人說去，退得轉很好。果然退不回去，也說不得回了。二奶奶停幾天張羅銀子給他們就是了。林家的道：「也只好那麼磨着。我剛纔就要回二奶奶，因在寶二奶奶屋裏不便提這話。如今還要請大奶奶的示，退不了這件東西，放在那裏。李執想了一想道：「要不是地藏菴，便是水月菴。這兩處且擱着，再叫外邊留心，碰着有人家要，就出脫了他。虧折幾兩銀子，也使得。林家的道：「差不多的人家，輕易撈不起這種價錢。叫他們留心就是了。說着回身出去。李執自同賈蘭安歇不題。卻說寶玉自從那日昏暈之後，醒來似有覺悟，精神清爽，飲食漸增。接連四五日，竟似忘了黛玉一般。口中絕不提林妹妹三個字來。襲人刻刻在旁窺察，暗暗歡喜，便去告訴了鳳姐。鳳姐到王夫人處，便把寶玉近日光景說了一番。又將前日在寶釵屋裏和襲人講的話，細細說明。要討了太太的示，下再去回老太太。王夫人道：「我是巴不得寶玉安靜，有什麼不願意呢。鳳姐道：「我跟了太太過去，我自自話回老太太。寶兄弟是老太太的命根，我們也都爲的是寶兄弟。估量沒有釘子碰下來。萬一老太太不依，自有我去承當。總不與太太相干。話未完，只聽得窗外小丫頭子說道：「琥珀姊姊來了。說着，琥珀掀簾進來，見了鳳姐道：「二奶奶也在这裏。老太太請太太過去說話呢。鳳姐問道：「老太太這會兒歡喜不歡喜。琥珀道：「剛纔叫鴛鴦到園子裏去，瞧了林姑娘回來，說林姑娘的病，竟好起來了。老

太太先聽了歡喜。後來又像有了什麼心事似的。王夫人又問。老太太叫我有什麼話。琥珀道。老太太只叫我來請太太。不知有什麼話。估量不過爲林姑娘的事。王夫人連忙起身。同了琥珀到賈母處。鳳姐隨着過來。便先陪笑道。恭喜老祖宗。寶兄弟同林妹妹的病都好了。到底託老祖宗的福。賈母道。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造化。一面向王夫人道。我叫你過來。也沒別的話說。就爲想着林丫頭這件事。如今寶玉呢。已成了家。怪可憐林丫頭沒了爹娘。我又有了年紀。他舅舅到了任上。事情也繁。那裏想得到這些。還是要你做舅母的疼他一點。王夫人尙未答應。鳳姐接口道。這件事太太也常提過的。別說太太該上緊。就是我們也該體貼老祖宗的意思。盡一點子心。底下有了合意的人家。就來告訴老祖宗呀。賈母道。那呢。遲早有個定數。一時也要緊不來。我不過說這句話給你們聽。我瞧寶玉這幾天光景很好。還服王太醫的藥嗎。王夫人應了一聲。是。賈母道。他的醫道。本來穩當。等寶玉好了。要重重酬謝他纔是。鳳姐笑道。王太醫的手段。果然好。老祖宗還不知襲人用的藥妙呢。賈母道。你又胡說了。襲人知道用什麼藥。鳳姐道。寶兄弟成親那夜的樣兒。老祖宗是看見的。後來我們纔送老爺出去。他又迷迷糊糊起來。拉着襲人要去瞧林妹妹。那時候還不知林姑娘回過來的信。襲人識透寶兄弟的病根。也虧他有膽量。竟告訴他林妹妹病凶已經這麼樣了。寶兄弟傷心了一會。後來知道無可如何。便斷絕了別的念頭。心也安靜了。纔一天好似一天起來。到不是襲人的一服清涼散嗎。賈母聽了。點點頭道。果然是這麼也好。怕底下他們見了面。寶玉還是那麼孩子氣起來。又累墜呢。鳳姐道。老祖宗慮的是。據我的糊塗想頭。要除寶兄弟的病根。只好把林妹妹回過來的信瞞他到底。不叫他兩個人見面。再沒飢荒了。賈母閉着眼睛。半晌說道。叫我也委實作難。你們想得到。只要寶玉的病好。憑你們怎麼樣就是了。鳳姐探了賈母的口氣。又說些閑話。與王夫人各自回去。鳳姐便叫平兒去告訴了襲人。這裏黛玉回生之後。醫藥調養。病體日輕。一日夜間。睡臥安寧。神情亦頗恬適。想起離魂之日。所到地方光景。與仙子一番敘話。雖彷彿有些踪影。不能記憶清楚。又想到先前聽了傻大姐一語。病至垂危。焚巾毀稿。怎樣痛苦。如今連自己也不解其故。心中竟似秋雲無跡。止水澄空。把天荒地老石泐金寒。銷不去的一團恨塊。已化爲烏有了。先幾天不見紫鵲。便問雪雁。雪雁怕傷了黛玉的心。不說他病重的緣由。

只含糊答應說。紫鵲因是感冒了，在他自己屋裏躺着。黛玉心想，紫鵲不到十分不能支持的分兒，斷不肯不過來一走。心中疑惑，便支使開了雪雁，細向小丫頭盤問。黛玉聽了，止不住心中傷感，掉下淚來。停會兒，雪雁走進，叫他去告訴紫鵲，安心養着，別性急過來。養他自己的病，勝如養我的病一般。又吩咐小丫頭們，隨時過去照應，不許躲懶。雪雁便將黛玉的話，告訴了紫鵲。紫鵲知道黛玉病體漸愈，十分快慰。因黛玉叮嚀，也不想掙扎過去，便向雪雁道：好妹妹，我這幾時躺在炕上，全費兒把姑娘那邊的事都撩開了。要你和春纖兩個出一點力。我起來給你們磕頭。雪雁道：你的心也不必使到這上頭去。姑娘如今不比頭裏夜兒，茶也不喝，就是睡到三更天，醒來，嚷肚子裏飢，我起來端了一碗燕窩熬粥，給他吃了。那一覺睡到天明纔醒呢。紫鵲道：那麼說起來，姑娘竟大好了。二人又說了些閑話。雪雁自出去了。那一天，紫鵲坐在炕上，把被圍着下身，向小丫頭道：剛纔大奶奶那裏送了一碟玫瑰餡子的酥油餅過來，很配口，我多吃了一點子。這會兒胸口裏覺得有些發膩，你把榻上這一張靠枕拿過來，放在背後，讓我歪着靠靠一時。小丫頭捧過靠枕，向炕上一放，袖管裏掉了一張四折的字帖兒出來。紫鵲伸手拾起，展開一看，是一張五千錢當票，卻認不得寫的什麼物件。紫鵲問道：這是那裏來的？小丫頭正要答話。雪雁進來看見道：叫你拿去，掖在我炕上褥子底下。怎麼又交給紫鵲姊姊看起來。紫鵲道：那倒不是我給我瞧的。我叫他端個靠枕過來，袖管裏掉出來。我看見的。正是我要問你爲什麼當當。雪雁道：你不是叫我和林大娘說過，到璉二奶奶那裏去支月錢。他回報不能破這個例。後來送了四吊錢過來，說是他自己的。叫我自己對湊着使。如今過了期月，錢還沒送來，估量他們就要頂對。這幾吊錢，所以也沒有去支。好幾回大夫來的，轎錢他們也不管。連藥錢都是自己的。昨兒就斷了錢。沒法兒，我拿一個金戒指，叫管園門的老婆子去當了五吊錢來，且使着。我想他們那邊，雖說天天打飢荒，也不短我們這幾個錢。姑娘分上也太頂準了。老太太那裏知道這些事情呢。前兒素雲悄悄的和我說，爲了林姑娘的事，他奶奶也落了不是。紫鵲道：大奶奶落什麼不是呢？雪雁道：就爲辦了這件東西，花的錢太多了。如今白白的攔着，叫什麼開銷這筆帳。他奶奶還沒有知道這些話呢。紫鵲聽說，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正在這裏住不得了。又叮囑雪雁道：那可叫姑娘知道不得的。一面把當票遞給

雪雁叫他收拾着，停一天就去取了出來。雪雁走了，紫鵲一個人想起先前他們在一堆兒，好到這麼個分兒。如今寶玉雖然負了心，料林姑娘決不肯再打別的主意。就算回過來的人該看破一切，把憂愁煩惱都擦棄了。到底作何了局呢？或者寶玉心裏未必肯丟了姑娘。今番這節事，不是他情願的，底下還可商量。怕不知人家心裏，又是什麼樣。況且寶姑娘已占了先去，論到名分上頭也是一件難事。怕姑娘未必肯受委曲。心中七上八下，算後想前，倒做了從前的一個林黛玉了。心上鬱結不開，又因這一點積食凝滯在胸，渾身發燒，病又翻覆起來，變了一場小小傷寒，重須醫藥清理，自不必說。且講黛玉病已脫體，只懶於應酬，尚未出去走動。一日晨妝對鏡，見臉上顏色如帶露桃花，精神飽綻。雪雁在旁伺候梳洗已畢，聽見簾前連聲鶯鶯，雪雁笑道：「昨兒晚上姑娘屋裏開了半夜燈花，今兒喜鵲又叫，姑娘有雪雁說到這裏，見黛玉瞪了他一眼，連忙改口語有客來呢。」一語未了，只聽得有人走進院子裏，一路話道：「姑娘就在這裏住呀，種的多是竹子，青翠得好。夏天自然透涼的了。」黛玉聽的，是南邊口音，連忙出來，站在屋門口簾子裏往外一瞧，見周瑞家的引了兩個面生女人進來。年記都約四十以內模樣，纔上臺階。周瑞家的先開口道：「恭喜林姑娘，家裏打發人來接姑娘回去了。那兩個女人進來，釘眼細認了黛玉半晌。周瑞家的指道：「這一位就是你家姑娘呀。兩個女人連忙跪下，磕了四個頭。黛玉把他們扶起。兩個女人退了幾步，笑道：「姑娘也認不得我們了。黛玉道：「瞧着很面熟呢。那一個女人指着那一個道：「他和我都是二太太的陪房。那年二老爺赴任的時候，我去看姑娘，姑娘尚小，記得從一位姓賈的師爺，在書房裏念書。後來聽說姑娘到舅太爺這裏來了，因隔的路遠，好幾年沒通音信。二老爺調了廣東布政，這幾年很好，年紀還不算大，因是衙門裏的事操心太重，得了個怔忡病。上年春裏就不在了。先在從前大老爺衙門東首這條街上買了一所大房子，打發人回來修葺，連後面園裏也蓋了許多房屋，又堆了幾座假山，上年添補了好些樹木花卉，秋裏扶柩回來。二太太就搬進新屋裏去住了。姑娘不知二太太跟前，只有一個少爺，今年纔得七歲，老爺臨終的時候，囑咐太太，這少爺要一門兩祧，過繼在大老爺這邊的，也算得姑娘的親兄弟。因為年紀還小，不能同來，叫我們到這裏，不要多耽擱，怕逼下去。天氣熱了，有少爺稟老太太的稟帖投在門房裏，送到上頭去了。姑娘這裏沒

有家書。二太太叫我們問好。送姑娘的東西。還在箱子裏不會打開。同來的人叫我們先對姑娘說。聞他明日進來請安帶來。黛玉點點頭。又問了他們幾句話。心甚歡喜。原來林如海本無親友兄弟。這一門也將近出服的了。因靠林如海之父教養成。讀書發達。與如海誼若同胞。從前遠宦他鄉。如海故後。聞黛玉已被舅家接去。音問久疎。今黛玉之叔已故。他婦母扶柩還鄉。念姪女黛玉寄養舅家。故遣人往接南歸。完其婚嫁大事。以報從前恩惠。話休絮瑣。再講黛玉正與兩個女人說話。只見小紅急急跑來叫道。周嫂子。奶奶說。林姑娘家裏的人。見過他姑娘。叫你陪到那邊去吃飯呢。周瑞家的笑道。正是這兩位嫂子。剛纔見了老太太。因你奶奶正忙着還沒見過。我們去見了二奶奶。下來吃飯。估量姑娘這裏也還沒有擺飯呢。說着便讓了兩個女人。便同出去。回頭不見小紅。叫了兩聲。小紅連忙走了出來。跟着說道。我去瞧瞧紫鵲姊妹呢。一時周瑞家的一衆人。出了瀟湘館。這裏黛玉暗想一個人的心是着不得急的。須如流水行雲。纔除得一切煩惱。記得先前夢見家裏有人來接我回去。心裏又驚又怕。又氣又急。如今當真家裏有人來了。爲什麼倒歡喜起來呢。可見魔緣夢入。夢由心生。心既無滯。再沒有這樣惡夢來纏擾了。想了一會。見老婆子端上飯來。雪雁春纖伺候已畢。黛玉獨自一個。走到紫鵲屋裏。打發小丫頭們。也去吃飯。紫鵲先開口問道。聽見姑娘家裏有人來接姑娘了嗎。只問了這一句。底下便不說什麼。原是要探黛玉的口氣。黛玉早已立定主意。叫了一聲紫鵲妹妹道。難爲你貼力體心。服侍我這幾年。咱們兩個。原想在一搭兒過日子的。如今說不得只好各人走各人的路了。紫鵲聽說。雖已猜透幾分。假作不知。問道。姑娘爲什麼說起這句話來。黛玉道。我這一場病後。早動了回南的念頭。可巧家裏有人來了。真是天從人願。就是你病還沒好。我在這裏多住一半個月。等你同時走。也沒有什麼使不得。但我的心事。只可告訴你一半。料你也猜着一半。不知猜的準與不準。所以不好叫你去。又不好叫你去。只可憑你自己主意。紫鵲聽了。只是拭淚。停了半晌。纔回答道。想姑娘也捨不得我。偏害了病。起不得身。沒有倒叫姑娘等着的道理。這會兒且挨着。底下終要跟了姑娘在一堆兒的。原來黛玉從前本思主婢同歸一處。今既初願已乖。一空色相。自不便作雞犬同昇之想。雖然回至家鄉。亦可爲紫鵲另謀所適。但紫鵲本非自己帶來的人。或者數年來亦有癡情。也未可料。

况若輩自不難於金屋中添一位置。黛玉想到此處，便不肯徑情帶了紫鵲回去，而紫鵲不想回去之故，卻還半點私情，全爲黛玉起見。想寶玉娶寶姑娘一事，尙未明白，不知他聞了姑娘病凶的信，怎麼樣。姑娘回過來之後，又怎麼樣。此番姑娘要回家去，更怎麼樣。偏偏一些消息不通，如今將來見了他，討一個確信。隨機應變，再到南邊說去，尙可挽回於萬一。此是紫鵲與黛玉兩個人，各有意見之處。且講黛玉聽紫鵲口氣，他既願在這裏，自然有戀戀朱門之意。將來未必不遂其欲，也丟開一樁心事。又想到病中難爲他，這番光景，未免依依。坐了一回，到自己屋裏，叫雪雁吩咐道：「你們趁空兒收拾起來，那邊拿過來的古玩陳設，同些動用的器皿家貨，現在手頭還要使着的，且別去動，先使使不着的檢點檢點。我們走的時候，一同交給他們，省得臨時囉囉。路上要穿的衣服，多留出兩件，把穿不着的都疊了箱子。紫鵲是不能同去的了，要你們諸事經一點心纔好。雪雁本來也靈動，因紫鵲上了前分外出色，黛玉總離不了他，所以雪雁就退了一步。今聽紫鵲不跟回去，諸事要靠着他們。雪雁就盡心周到起來，黛玉也頗稱意。此是後話。再說鳳姐先前這幾日，知道寶玉與黛玉兩個人的病已好，兩邊都可出門走動，怕似提影戲兒，戳破這張紙，心上十分着急。正要盤算一條出路。這一天聽說林姑娘家裏有人來接他，喜出望外，知道周瑞家的引到園子裏去了，便叫小紅去同了來。那兩個女人見過鳳姐，彼此問些家常話。鳳姐便道：「你們來接姑娘，怕要白走了一趟呢。我們老太太是第一個疼你姑娘，姑太太又死了。姑娘回家去，老太太總不放心，前兒還在我們太太跟前說起，要給你家姑娘留心好親事呢。兩個女人陪笑道：「老太太同奶奶自然要留姑娘，叫我們底下人倒作難了。在家裏起身時節，我們太太還再三囑咐，務必接了姑娘，趕早回去，不要耽延日子。要求奶奶在老太太跟前方便一聲。賞底下人一個臉。鳳姐故意躊躇道：「論理我也該幫着老太太留你姑娘，沒有倒聽你們在老太太跟前叫你姑娘回去的。但聽你們講起來，也是一件爲難的事，遠遠的跑了一趟，叫你們空回白轉，到了家什麼銷差呢。那兩個女人忙陪笑道：「奶奶說的真是體諒我們的話。鳳姐道：「我自然想法兒去回老太太，我再教你們幾句話。總要說你們太太惦记姑娘到十二分，回去如同自養的女兒一般。」

他時常提起要替姑娘訪一位好姑爺的話。兩個女人道：「這話倒是真的。我們太太因自己跟前沒有千金，從小就歡喜姑娘。如今回去見了怕不似親生的一個樣兒。奶奶只管請老太太放心。說着，鳳姐便叫周瑞家的領了下去吃飯，接着林之孝家的進來，回了幾件事。鳳姐逐件吩咐了話，一面叫平兒留心暗囑周瑞家的，別引南邊來的女人到寶玉那邊去。且看鳳姐往賈母處如何回話，且聽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瞞天過海，鳳姐自以爲巧計，實則徒見其作僞心勞日拙耳。

黛玉與寶玉終於好合，然作者故意述黛玉由嫡母接回，是欲擒故縱法。

第三回 贈多珍反勸有情婢 占神數預定再來人

話說鳳姐叮囑了平兒的話，往賈母處來。賈母見了鳳姐，先開口道：「林丫頭家倒有人來，要接他回去了。鳳姐道：「正是因先前他娘兒惦記他的路遠，多年沒有人來去。上年他家叔叔在他任上拿回來的銀子不少。家裏房子花園皆已造了。林妹妹的孀娘自己跟前沒個親女，想着姪女兒的很，急巴巴打發人來，託老祖宗的福。林妹妹這場病回了過來，身子也健旺了。他們家裏的人來看見，親戚面上也過得去。說着，又陪笑道：「還有一件事更湊巧，果然林妹妹回了家，寶兄弟的病，再沒什麼牽纏了。就是老祖宗跟前，覺得冷靜了些。咱們姊妹多年在一堆兒，也怪捨不得他走開。賈母道：「林丫頭雖然我疼他，不是我說一句咒他的話，比如他沒有回過來，便怎麼樣呢。況且女孩兒家終是別人家的人，論不定我再活幾年，難道叫他常住在這裏伴着我嗎？既然他家裏好，他孀娘又疼顧他，回去也是正經。我倒省了一條心。鳳姐探了賈母的口氣，知道肯放黛玉回去的了，少不得要在黛玉跟前，款留一番。到了次日，隨着賈母王夫人，來到瀟湘館，見雪雁同春纖在外間屋裏疊箱子。鳳姐笑道：「太性急了。知道老太太肯放你姑娘回去不肯呢。黛玉連忙讓坐道：「老太太舅母二嫂子那裏早該過去請安謝步，因老太太不叫走動，所以還沒過去。昨兒到了家裏的人，我翻翻憲書，大後兒是個出行的吉日，正想過那邊去呢。」

在這裏住着。說不盡蒙老太太舅母的恩典。承二嫂子的照顧。明兒一總去磕頭。鳳姐陪笑向賈母道。老祖宗看林妹妹纔要回家。先就生分了。說起這樣話來。賈母一面拭淚。向黛玉道。若論舅舅家裏。同自己家一樣。多住幾年也是應該的。我又只有你一個外孫女兒。很想常見個面。陪着我說說話。但是你嬌娘惦記你。遠遠的打發人來。我不叫你回去。又使不得。你纔說大後兒的話。也不必那麼性急。叫你鳳姊姊再給你定日子罷。王夫人順着賈母話不用性急的話。留了一番。黛玉只是笑笑。心想老太太並不留我。竟似夢中光景。虧得家裏的人。遲到了幾個月。倘到的早了。我當真也像夢裏這樣着急起來。豈不是空惹一場笑話。黛玉自在心口盤算。賈母同王夫人鳳姐。又說了一會話。然後起身。同出瀟湘館。黛玉送至門外。因多時未出院門。站住看了一回。園中綠樹成陰。架上荼蘼早已開放。正是清和風景。默感雙九梭擲。極宜早悟塵緣。正在沉思。見綠楊影裏。露出湘裙招展。遠遠望見幾個人行來。雪雁在旁。早已看明。因指與黛玉道。那邊來的不是大奶奶三姑娘嗎。一語未了。李執探春已慢慢走近。黛玉先開口道。又是兩個留行的來了。探春笑道。偏猜的不着。我和大嫂子是來商量餞行的。黛玉道。我在這裏住慣了。倒不想回家。怎樣三妹妹下起逐客令來。李執接口道。林姑娘果然願意在這裏。我同三妹妹就告訴老太太去。探春道。大嫂子理他呢。別說咱們兩個留他不住。就是老太太過來。也怕留不住他了。又問黛玉如今是大好了。我們在那邊瞧見老太太二嫂子三個人纔過去呢。黛玉道。纔送了老太太們出去。因今兒還是第一天到這門外站着。看看園景。就見你同三妹妹來了。瞧我的身子。早就可出去走走。因是老太太幾次三番的打發人過來囑咐。所以連你們那裏還沒有去呢。說着。便讓進裏邊坐下。探春問黛玉。定了起身日期沒有。李執接口道。聽三妹妹一開口。想真像是來攆林妹妹走了。探春道。咱們姊妹相處。心口如一。這會兒說一半句留林姊姊的話。明擺着無益。顯見得是客套了。黛玉心想。探春真是個透徹爽快的人。因微笑道。剛纔老太太在這裏講起。叫二嫂子定日子。估量不過在這幾天裏頭。我家裏來的人。也不能耽擱。探春道。我在大嫂子那裏說起。姊妹們熱鬧了這幾年。如今一天一天冷落起來了。再走了。你園子裏頭不算妙師父。剛剩我同大嫂子四妹妹那大姊姊這幾個人了。你病了這幾時。連雲妹妹大也不來瞧瞧你。如今也不知道你家裏有人來了。這

會兒打發人去告訴他們。先前在詩社裏這幾個人，都請了來，派一個公分，給你餞行。再熱鬧一天。黛玉道：我本是鎖日家病的，要不是這裏有事去請，他們那裏專誠來臨我的病呢？如今我要走了，也想大家見面兒，但就是當一件事去請，他們起動一番，可使不得。李執道：這也不費什麼事，不過盡姊妹們一點子情，他們也都高興的。說着見春纖在那裏忙忙的收拾東西，便問紫鵲的病還沒好嗎？黛玉道：正是有一件事，要託大嫂子，就為紫鵲還病着，我走了，他住在這裏，也不方便，難為他伺候我這幾年。求大奶奶疼顧他一點，如同疼了妹妹一般，免不得把他送到大嫂子那裏，將來好了，或是送還老太太屋裏，或就伺候大奶奶都使得。李執道：你不帶他回去嗎？我瞧這丫頭與你很對緣法。他這場病，不是就為你傷了心起的嗎？他是一輩子要跟定你的了呢？黛玉聽了，眼圈兒一紅，只得說道：我昨兒問過他，因是病還沒有好，願意住在這裏呢。探春因笑道：大嫂子你瞧林姊姊的盼回家的心，那麼急，連紫鵲也不等他病好帶了走，還說想要人家留他。大家笑了一笑，當下又問了些黛玉家裏的事，各自回去。打聽鳳姐那裏與黛玉擇的起身日期，一面打發人去告訴各處衆姊妹。一聞黛玉回家的信，都要來餞行送別，自不必說。這裏黛玉想起要給紫鵲的東西，趁此時閑着，檢點出來，省是臨期有姊妹們在此，多添忙碌，便去開了首飾匣子，揀了幾件，另放在一隻小小洋漆描金匣內，自己端了，走到紫鵲屋裏，紫鵲披衣歪在炕上，見黛玉進去，便坐了起來，道：姑娘拿的匣子裏，是些什麼？黛玉就靠近紫鵲坐下，揭開匣蓋，逐一給紫鵲看道：這一對紫金雙鳳釵，挑新樣串珠子還圓淨，這一副八寶嵌珠環，是時新樣式。這一對手釧，玉情很好。這兩隻洋鑽金鐲子，顏色也亦，這是攢珠翠花一對，金如意兩枝，玉匾方兩枝，還有金戒指子七事件。翡翠的五福供壽雙鶴蟠桃，都是些玩意兒東西，我那裏還有，把這點子給了你做個紀念。你見了這些東西，如同見了我一樣。黛玉說到這裏，禁不住兩眼淚珠，直滾下來。就在紫鵲炕上，拿起手帕子來，揩了揩眼睛。紫鵲聽了，亦惟有嗚咽之狀。半晌說不出話來。彼此都有不忍分離之意。紫鵲意欲將在此逗留的緣故，吐露一半句，又想先前他們到那麼個分兒，明擺着這件事，尚且不敢在他跟前道破，如今已鬧出意外的事，不知姑娘懷的怎麼個心思，叫我如何開得出口。那黛玉瞧着紫鵲欲言不語，半吞半吐的神情，因自己把前情已付東流，再想不到紫鵲

有代他籌畫的意思。不過是主婢情重，怕離痛別，隨又勸慰道：「要論咱們兩個人，這幾年來行動坐臥，那一時那刻沒在一堆兒廝跟着。這會兒生巴巴拆開了，人非木石，豈能忘情？但咱們既同姊妹一般，要替各人想一個結局。我有兩句話和你說，可該悟出這個理來。人生離合，在乎心，而不在乎形。彼此離了心，鏡中燈下，徒然嫌影憎形，彼此合了心，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我勸你別爲我要走了，儘是傷心。但願你在這裏有個結局，就一輩子沒的見面。比天天在跟前的我還樂呢。說着，蓋了匣子，伸手端過去，放在裏邊。又道：「還有綾羅綢緞尺頭，同那些香袋香串繡帕荷包等類，都是南邊帶來的，要送人家沒送完。昨兒叫他們整整的裝了一箱，誰還帶這些到南邊去。鑰匙挂在箱子上，停會兒叫擡了過來，你留着使用。紫鵲聽話，知道黛玉錯會他不同回南的意思，也未便辨明，並不道謝。只說姑娘的恩典，替姑娘收管着。黛玉笑了一笑，也不理會，轉身出來，已是擺晚飯時候。一時吃過了飯，見老婆子上來收拾盤碗，便叫雪雁指出那一隻不編號的箱子，吩咐他道：「擡到紫鵲屋裏。黛玉一個人坐了一會，卸粧安歇。一宵無話。次日飯後，黛玉想到攜翠菴走走。原來黛玉與妙玉疎淡，不大往來。今因心中別有一番境界，忽動親近之意，不日遠別，自然該去辭行。今日空閑，何不先去走了一趟。當下換了衣服，帶着雪雁，正要出門，只聽得小丫頭說：「史大姑娘來了。黛玉忙站起迎接，且說湘雲到來，先去見了賈母。王夫人鳳姐知道，便趕來飾詞，叫不必過寶釵那邊走動。湘雲也沒理會，賈母留住湘雲同鳳姐，在賈母處吃了飯。湘雲便帶了翠樓，徑往園中，一路行走，心想先前寶黛二人光景，如今一個娶了一個要走了，滿肚子的話說不出來，不知傷心到那模樣。個地步。正思酌量一番婉語，微詞來相安慰，及至見了黛玉，兩頰生春，笑容可掬，絕非舊時模樣。甚爲詫異，便道：「這幾時少有人來往，所以這裏的事，不大知道。頭裏有人到我家去，偏有客來纏住，沒的細問。後來聽我孀娘說，你大病了一場，想來瞧瞧。你家裏又接二連三的事出來，昨兒大嫂子打發人去，纔知道你頭裏的病根重，死去纔回過來的。如今你家裏有人來了，說道：「幾天裏頭要起身。我今兒一早就趕了來。黛玉道：「咱們多時沒見面，很想姊妹們說說話，就怕起動你們。前兒大嫂子同三妹妹的主意，打發人各處去說了，倒累着趕早你就跑來了。湘雲道：「你這一走，不知多咱會兒纔見面，要大嫂子不去通知我們，悄默聲兒放你走了，我也不依。」

他呢。說着又問道。你的病請着那一個大夫來瞧。吃了些什麼藥。如今倒調養得很好了。黛玉順口答應了幾句。湘雲又問你這會兒到那裏去。黛玉道。我病後還沒出過門。想到妙師父那裏。回來園子裏這幾處走走。湘雲道。我和你廝趕着。一時出了瀟湘館。徑往攏翠菴來。纔進門去。只見彩屏一個人在院子裏掐玫瑰花兒。見黛玉湘雲進去。便笑道。姑娘們瞧。今年妙師父這裏玫瑰花開的茂盛。湘雲道。你一個人到這裏來的嗎。彩屏道。我姑娘在裏頭呢。黛玉湘雲便轉過東禪堂。走進靜室。見妙玉盤膝坐在炕上。同惜春下棋。兩個人忙要下炕。黛玉湘雲便過去就炕沿坐下。彼此問好。說不要攪你們的雅興。我們坐着瞧。惜春道。官着是完了。妙師父要尋結打呢。黛玉望秤上一瞧。見惜春下的是黑子。便笑道。看起來倒像黑棋勝了呢。妙師父如今還讓四姑娘幾個子。妙玉笑道。四姑娘的棋。很長進了。對下還輸給他。那裏讓得起。說着。數起子來。果然惜春贏了一子。隨將棋盤收拾。妙玉叫老婆子去蒸茶。要那鬼臉青花甕裏的雪水。一面向黛玉道。咱們同在園子裏。竟是天涯咫尺。你說大病了一場。也沒有過去瞧你。今兒四姑娘說起。知道你要回南了。湘雲道。妙師父雖然住在園子裏頭。打量那邊的事情。你統不知道呢。妙玉道。可不是。寶姑娘恭喜有一兩個月了。也是昨兒纔聽見的。四姑娘倒常來。他從沒有提起這件事。黛玉道。妙師父可謂桃源中人。不知有晉魏的了。惜春道。林姊姊說的話。把這裏比作桃花源。確是真的。他們這些紅塵世俗的事。我傳到桃源中來。沒的叫妙師父洗耳。湘雲道。人家都在紅塵裏。四妹妹將來是要上瑤臺玉宇的了。惜春微笑道。你瞧着罷。妙玉一面對湘雲道。史大姑娘想是來送行的。你也好久不到這裏來了。黛玉道。還是上年八月十五夜裏。我和他在凹晶館捲簾底下聯句。你撞了來。拉到這裏鬧了你一會。再沒來過呢。妙玉道。你們上年也委實高興。那一夜有二更多天。我在園子裏各處走了。走不見個人影兒。聽說四姑娘也還陪老太太在凸碧山莊宴月。偏是那一夜的月色。覺得比往年分外清皎。滿園子都像浸在水裏頭一般。遠遠望見那座攏翠菴。要浮起來了。黛玉道。那真是雲丫頭說四妹妹的話。瑤臺玉宇世界了。惜春道。不是上年的月。比往年不同。只因園中一無聞見。妙師父心境澄靜。覺得眼中月色分外光明。要知普天下只有這個月。爲什麼歡喜曠達的人。看起來便有精神光彩。懊惱愁苦的人。看起來便覺慘淡淒涼。若說歡喜的人。不知愁苦。愁苦的

人不知歡喜，便是人人有歡喜愁苦不同的境界。易境參觀，一個眼中的景象，全從心坎裏流露出來的。道理就明白了。黛玉聽惜春所講，竟是悟道旨言。又看他神情舉止，飄飄欲仙，將來是妙玉一路人物。想這座擺翠菴，可惜在大觀園裏，不然他兩個倒可做志同道合的琢磨。那時黛玉呆想出神，湘雲推着他道：「怎麼聽了四妹妹的話，又發心事了？」黛玉被湘雲一語道破，便假意轉睛四顧道：「我羨慕妙師父這裏幽靜所在，心裏想呢。」湘雲道：「你愛這地方，也不用回家去，就住在菴裏，拜給妙師父做個徒弟，可不好？」妙玉道：「當真林姑娘住在園子裏，也不大見面，他如今要走了，不知怎麼樣。」心裏頭倒有些悵然。其實人生飲啄有方，譬如我本來生長南邊，早飯飯依三寶，因慕長安古蹟，來尋貝葉遺文，後來又到了這裏，只怕就是圓寂的去處，說不得狐死首邱的話了。便如林姑娘在此伴了這幾年，想不到他忽然又要回去，迢遙南北，路隔三千，你們兩個再想幹那月下聯吟的韻事，也就可遇而不可求了。」湘雲道：「我聽說牟尼菴這位老師父占的先天神數最靈，你自然得其所傳，何不煩你占上一課？」看咱們和林姑娘幾時再得見面。」妙玉道：「占課扶乩，這些事我輕易不愛去動他，如今你爲姊妹情分，我便不便推辭，說着站起身來，在爐內焚了香，虔誠占了一數道：『這數占得奇，只在一年之內，林妹妹不但還要來，而且來了竟像不去的了。』」湘雲聽了，有些信不准妙玉的話，便道：「占的句語，何不寫出來大家瞧瞧？」妙玉道：「這先天神數，並無內象外交，不但詞義玄奧，連宇跡都是蝌蚪篆文，還比乩上的字難識難解，就寫出來，你們也不懂。我原不是神仙，不過據數而判，信不信由你們，於是湘雲再無話說。惜春在旁說了一句『聾干饒舌』，衆人都沒理會。惟黛玉心中，大以妙玉的話爲不然，因不便和他分證，只是微笑。惜春又道：『如今且別講林姊妹來的話，昨兒大嫂子說的，咱們那幾個人定了日子沒有？』」湘雲道：「我還沒見過大嫂子呢，你住在園子裏頭，倒問起我來，這會兒林姊妹要到，大嫂子那裏去？」咱們同去問問。」妙玉道：「史大姑娘是稀客，林姑娘又要遠別了，茶還沒有喝，忙什麼？說着，小丫頭子已端上茶來，盤內盛着，仍是孤腮兒點犀盞這兩樣古玩，與妙玉自己用的綠玉斗、雪雁翠樓彩屏接過，分送老婆子，又替另端過一杯，送與妙玉，黛玉喝着，說道：「這就是那一年喝的你說在元暮蟠香寺收的梅花上雪水，如今還有嗎？」湘雲笑道：「妙師父留着，等你再來的時候，還够你喝呢。」妙玉道：「史大姑娘你剛纔和四姑

娘說的話。想是給林姑娘餞行了。我不能盡一點子情。便怎麼樣呢。湘雲道。也派上你一分何如。黛玉道。雲丫頭鬧什麼。湘雲道。不是要派妙師父公分。給你餞行。可笑咱們鬧了這幾年詩社。眼前擺着一位詩翁。不來親近。豈不是一種缺典。說着。又向妙玉道。先前自然不便拉你。如今就是咱們姊妹幾個。沒有你避忌的人。拉上你一位神仙師父。林姑娘臉上也有光彩。咱們姊妹也高興。我去和奶奶說。叫他們的席面就擺在院子裏頭。不抱你到檻裏去就是了。說的大家都笑起來。惜春道。好樣不學。怎麼這張嘴全殼兒學了二嫂子了。妙玉道。你們定了那幾個人。四姑娘先打發人來說一聲。湘雲道。你放心打量。也沒有別一個在裏頭。等來齊了人。告訴你就是了。說着。大家起身。黛玉施了一禮。說走的時候。也不過來了。妙玉送至巷外。瞧他們走遠了。然後回進巷中。黛玉湘雲惜春三個人。各自帶了丫鬟。先到秋爽齋。老婆子回報三姑娘不在屋裏。大家抄了徑路。往稻香村來。不知湘雲與李執如何議論餞行一事。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寫月色絕妙。如云。遠遠望見那座攏翠菴要浮起來了。令人如置身清光冷照中的。是傳神之筆。

湘雲道。人家都在紅塵裏。四妹妹將來是要上瑤臺玉宇的了。惜春微笑道。你瞧着罷。是爲後文惜春超脫紅塵張本。

第四回 會芳園醜分餞長行 賦陽關聯吟紆別緒

話說黛玉湘雲惜春同往稻香村來。剛走進李執屋子裏。見有許多人在那裏熱鬧。見了黛玉等進去。李執便向黛玉笑道。餞行的人。我給你請了多半來了。我兩個妹子剛纔去瞧你。丫頭們說。你同了史大妹妹。到着師父菴裏去了。他們在這裏。坐了一會。還要去找你。我就說你菴裏出來。一定轉到這裏的。你看二姊妹也來了。都在這裏等着你呢。於是大家見過。款款寒溫。都問了些黛玉病後調養的話。探春又問迎春道。姊夫近來脾氣可好了些沒有。迎春道。要好是難說。不過我如今經見慣了。不似先前這樣受不得的光景。沒法兒只好由他罷哩。

李執接口道。正是太太也說過這句話。一年半載。大家摸着了脾氣。就沒有什麼了。迎春笑道。知道我能熬得一年半載呢。李執道。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姨媽那裏蟻哥媳婦。又和香菱淘氣。安靜的日子少。叫姨媽也真沒法兒。湘雲忙問道。大嫂子去邀琴妹妹沒有。他可來不來。李執道。琴姑娘是說來的。香菱心裏想着。恐怕走不開。我算來足夠兩桌的人。日子也看定後兒了。湘雲道。有一句話要告訴大嫂子。在座還有妙師父呢。叫廚房裏弄幾樣精緻素菜纔好。李執道。那不費事。想不到他也這樣隨和起來。可見我們給林妹妹饒行的心誠。我還想着這酒席擺在那裏好呢。也要大家議定。好叫他們去收拾。探春道。大嫂子這裏就好。何必再揀別的地方。李執道。我這裏瞧個村野景兒。麥浪秧針。倒有及時的點綴。湘雲道。據我的意思。林姊姊在那院子裏住了幾年。咱們姊妹不知去了多少趟兒。如今他走了。未必有人再到那裏。後兒的酒席。不如擺在他屋子裏。熱鬧一天。如同與瀟湘館也饒別饒別。衆人以爲如何。李執等聽了。都道與屋子裏饒別。此論倒也新奇。竟是那麼着很好。探春笑道。真是愛鳥及屋了。黛玉接口道。後兒我要點一味菜。衆人問道。你要點什麼菜。黛玉笑道。那一碗燉鹿脯是少不來的。倘一時沒有吩咐他們。到秋爽齋蕉葉底下去牽出來就是了。大家都笑起來。湘雲道。顰兒這張嘴。一句也不肯讓人的。於是坐了一會。各自起身散去。李紋李綺在李執處住了。黛玉同湘雲又到岫烟探春各處走了一走。仍拉着湘雲。到自己屋裏坐下。命雪雁叫老婆子到廚房裏吩咐了。不多時用過晚膳。黛玉想起湘雲有擇席之癖。二人談到三更後。各自就寢。湘雲總睡不着。靜聽黛玉已寂無聲響。輕輕叫了他兩聲不應。知他早已睡着。自己一個輾側。至五更纔矇矓合眼。醒來時。只見紅日滿窗。黛玉已起身梳洗。連忙披衣坐起道。差不多是吃飯的時候了呢。叫翠樓快打臉水。早有伺候的老婆子。在窗外接應。打了臉水。翠樓接過。端進伺候。湘雲洗臉畢。忙要去開梳篦匣子。湘雲道。不必囉嗦了。橫豈沒有多大日子住。有林姑娘現成的在這裏。借他使用着就是了。當下黛玉勻粉點脂已畢。站起身來。讓着湘雲。湘雲便挨身坐到黛玉坐的櫈上。檢點脂粉。口內笑說道。我先前見你整夜睡不着的。爲什麼如今倒像身上釘了瞌睡蟲頭。還沒粘着枕腳先睡了。黛玉道。你不知道我這場病回過來。諸凡不比舊時。心裏頭是空空洞洞。不追既往。不憶將來。倒比沒病的時候精神好了許多。湘雲道。你這個人。

病也比人家不得一樣。我沒聽見，害病卻害得好精神的。黛玉道：「當真我自己也不得明白，想是菩薩保佑我，素來敬信觀音大士，如今回家去，要塑一尊大士像，朝夕頂禮呢。」說着，見雪雁送過開水丸藥。黛玉道：「我如今也不愛吃這些，你都收拾起來罷。」一面叫擺飯。黛玉與湘雲用過，便有衆姊妹到來敘話。一天過了，到了次日餞行之期，李紈姊妹烟迎春探春惜春陸續到來。隨後見寶琴同着香菱也來了。大家見過坐定，寶琴又站起身來，向黛玉道：「媽媽給姊妹問好，媽媽因這幾天家裏有些瑣碎事務，料理不開，走不脫身，不能過來送姊妹，還叫姊妹也不必過去，你不知道我嫂子又在家裏尋鬧呢。」黛玉忙站起來道：「媽媽過來，可不敢當。論理我該過去辭行呢。」探春接口道：「姨媽既是這樣說，你竟不必過去，不是我說他，這位尊嫂可不去見他也罷。」姨媽也不再怪你的。又問香菱道：「琴姑娘來了，太太跟前沒有一個人，爲什麼倒肯放你出來呢？」寶琴道：「他原走不開的，媽媽知道他心裏想來，說他怪可憐的，天天窩籠在屋子裏，受這一個的氣，所以叫他出來逛一天，散散心。我今兒就要同他回去呢。」正說着，只聽得小丫頭子報道：「妙師父來了。」說聲未絕，妙玉早已走進，先是湘雲笑道：「綠萼華下降紅塵，非瀟湘妃子，不能結此仙緣也。」接着衆人都道：「今日之鼓，難得妙師父一降，正是咱們餞行的心誠。」一面敘話。李紈道：「天氣也不早了，我知道妙師父是不能久坐的，琴姑娘同香菱也要回去，咱們早些坐席罷。」當下吩咐一聲：「老婆子們，上來調排停當，並排兩桌。」黛玉要讓妙玉首坐，妙玉笑道：「這可是新樣兒。今兒奶奶姑娘們，與林姑娘餞行，我是來附驥的，那有主人僭客的理。」黛玉尚未開口，惜春道：「不論眼前在這屋子裏，妙師父倒也坐得首席。」妙玉道：「什麼四姑娘也鬧起我來，難道去來今三個字的界限，你都不分明麼？」惜春一笑，並不答言。湘雲開口道：「你們講禪門裏的話，咱們也懂得不得。」據我看來，妙師父本是稀客，林姊妹在這裏，還算是主人，就讓妙師父坐了，也使得。妙玉執意不肯，和黛玉互相謙讓。李紈道：「前日原要擺在我屋子裏的，就是史大妹妹說，要與瀟湘館餞別，如今鬧得大家坐不成了。」探春道：「我說一句話，包管就定了。這屋子本來不是林姑娘的，他就住在這屋子裏，也算客。如今要走了，咱們爲的是餞行，這屋子與林姑娘更不相干的了。」衆人道：「此論極是，可再沒的說了。」黛玉聽探春說到這屋子，與他無相干涉的話，正與瀟湘決絕之意相合，心中甚覺輸服，便欣然坐了首席。妙玉第二，湘

幽紋探挨次而坐。第二席是寶琴李綺香菱迎春惜春李紈。隨便坐下。送敬黛玉一杯。丫鬚們輪流把盞。衆人談笑。彼此說到咱們今日一敘。須要暢飲盡歡。湘雲一看。坐中連黛玉十二人。便道。我有一句話。耐不住要講出口來。只是礙着琴妹妹在坐。寶琴笑道。我也不知道。你要說些什麼。既爲礙着我。就不必提。倘你實在耐不住。只管請講何妨。湘雲道。我想寶姊妹同咱們這班人。在園子裏相聚了幾年。如今林姊妹回家了。咱們公分餞行。連妙師父都到了。寶姊妹竟不來。和咱們見個面兒。真令人不解。我平日不和寶姊妹好。也不肯說出這句話來。還不知大嫂子沒去給他個信兒呢。什麼樣。寶琴聽了。低頭無語。探春便把此事。攬到自己身上來道。這件事別抱怨大嫂子。都是我的不是。因爲寶姊妹這幾天感冒着。那邊也走不開。咱們去和他說了。倒叫他爲難。所以我叫大嫂子不去邀他的。此時黛玉心中亦料寶琴。決不知我近來的心事。來了有許多作難之處。並不是有意冷落我。湘雲口快。說了這幾句話。瞧着寶琴的光景。倒過意不去。便叫春纖你瞧琴姑娘面前。杯子裏沒一點兒酒。爲什麼呆站着。不過去斟一杯。寶琴道。我倒喝了好幾杯呢。妙師父真一點兒沒有喝。黛玉的。妙師父本來是戒酒的。我不敢去勸他。湘雲道。咱們喝靜酒。沒有點興趣。要尋個玩意兒呢。衆人商議什麼玩意兒纔好。妙玉道。不如飛觴罷。飛到誰跟前誰喝酒。我只可以茶代之。衆人都道好。妙玉問飛什麼字呢。探春道。今兒和林姊妹餞別。灑橋折柳。是本地風光。柳字太易。不如飛個橋字。兩席上順轉倒轉。飛一句兩句詩。都使得。衆人道好。便讓黛玉先起。黛玉說了一句。何事名爲情盡橋。橋字飛到寶琴面前。寶琴喝了一杯酒道。有意思。我說一句。春水斷橋人不渡。橋字數着迎春。迎春照樣喝了酒。飛了一句。朱雀橋邊野草花。該李紈喝酒。李紈道。我飛什麼呢。幸喜還記得一句。星橋鐵鎖開。合該敬林妹妹一杯。黛玉喝了酒道。這杯酒叫史大妹妹喝了罷。天津橋上無人識。湘雲舉杯飲乾。笑道。你們瞧要叫誰喝。就是誰。第一杯叫琴妹妹喝了。雁齒小紅橋。寶琴也笑道。史大姊妹找我。我可不肯饒了你。喝乾酒便道。你們宣過的倒轉也。使得。我便說一句。看余渡石橋。回數到桌上去。還敬你一杯。湘雲一面喝酒道。倒數不算爲奇。這也不像一句詩。別的你諷出來的。寶琴道。宋之問的詩。待入天臺路。看余渡石橋。你沒有見過。倒說人家是諷的。湘雲便不和寶琴搭話。念了一句人跡板橋霜。探春忙喝了酒道。安得五彩虹。駕天作

長橋。仍飛到湘雲面前。湘雲喝酒道。頻添賣花人過橋。香菱姑娘也喝一杯。一時香菱喝酒。探春遞他個眼色。香菱會意。笑道。解鞍欲枕綠楊橋。又數到湘雲。湘雲道不好。飛來飛去總輪着我喝酒。你們打夥兒算計我。我要把我灌醉怎麼樣。探春道。芍藥花正是時候。灌醉了你。好到青石子上去受用。湘雲道。別鬧這個了。今兒餞行不可無詩。咱們不拘體。不期韻。各人賦詩一首。贈瀟湘妃子送別。未識衆人以爲何如。探春道。咱們這會兒很有興致。雲丫頭又要鬧起詩來。從來餞行詩最沒意趣。徒然惹出些離愁別恨。我勸雲丫頭別鬧這條子罷。寶琴道。上年八月十五夜裏。林姊姊同史大姊姊兩個人。在園子裏聯句。後來還是妙師父來續完的。這首詩。香菱寫來我看過。妙師父的詩筆。真是躍躍欲仙。剛纔飛觴。已經落寞了他。如今說要做詩。正好領教。妙師父贈別詩。怕生悲感。咱們須別開生面。不落窠臼。也不必各做一首。除了林姊姊。咱們十一個人。聯一首五律。各人隨意寫一兩句。有句先聯。衆人聽了都樂從。李執笑道。想來也逃不了我。不如也像鳳丫頭蘆雪亭賞雪起了一句。讓你們去塵戰罷。說着。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句。衆人看道。這一句便起得籠罩一切。隨後挨次聯吟。不假思索。湘雲又搶聯了兩句。妙玉忙將詩稿。從頭看了一遍道。很好。我來收結了罷。說着。便提筆接連寫了三句。把一幅詩箋。送至黛玉面前。黛玉朗吟一遍道。

文園諸姊姊。宮裁

疑晰坊間史。香菱

分選思月夕。探春

忽聽陽關曲。岫煙

載興辭曉夢。迎春

笛譜梅花落。李紋

萍踪期後會。惜春

我笑常爲客。寶琴

問字過芳鄰。

詞驚席上賓。

暢飲憶花辰。

旋飛灞岸塵。

自出遠周親。

盃傾竹葉醇。

香篆榻前因。

君如乞此身。

長亭離思遠。謝靈運

廿四橋邊月。李綺

暮雲重樹隔。湘雲

誰問東風去。

念畢。極口稱讚道。真不落窠臼。掃除傷離痛別陳言。既承雅愛。我當不避珠玉在前。步韻一首。以誌別忱。說罷。搥

管直書。和就送與妙玉觀看。衆人都爭着來念道。

館我蕭湘院。

習嫺喚喚婢。

夢殺三千里。

早思尋泛宅。

檢篋光陰促。

驪歌聲欲壯。

病捨多愁故。

青衣休戀主。

別苦懷宜遣。

看山雲外路。

姊妹情如舊。

南支傳信早。

潭水別情真。

三千里外人。

芳草一年新。

江南好報春。妙玉

玳玳許結鄰。

伴久鶴留賓。

鄉心十二辰。

纔得動征塵。

開樽笑語親。

清酒味加醇。

情獨未了因。

綠綺自隨身。

魂消句未真。

渡水畫中人。

年華物轉新。

好寄隴頭春。

衆人念罷。互相讚美。寶琴道。病捨情獨這兩句。鍊字警新。含蘊無窮意味。探春道。下一聯青衣休戀主。綠綺自隨身。林姊姊此番辭別起身光景。躍躍紙背矣。李紋道。看山雲外路。渡水畫中人。真是王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湘雲

笑道。林丫頭這場病過來。不但一言一動。迥乎各別。你們瞧他做的詩。也不是先前的一派傷感頹喪口氣。詩以道性情。一點不錯。李執道。你和琴妹妹爲客乞身兩句。亦可頡頏病捨情獨一聯。惜春道。你們看不出妙師父淡。淡這一收。大有意旨可味。衆人議論一番。老婆子們輪流上菜。葷素並陳。又暢飲一會。無不盡興。席散。盪手送茶。黛玉道。明兒是我答席。一口人也不許短少。住在園裏頭的人。不用說了。就是琴妹妹和香菱姑娘。憑家裏什麼忙。總要屈留一天。估量姨媽也決不見怪的。李執道。林妹妹既然多情。咱姊妹們再敘一天。於是衆人都替黛玉相留。寶琴香菱。香菱本想住下。寶琴亦情不可卻。勉強應允。李執就打發老婆子去。知會薛姨媽。說琴姑娘們不回去的話。妙玉告辭先行。黛玉諄訂明日之約。李執們又暢談了一會。各自起身。岫烟向寶琴道。林姊姊這裏住不下。不如到我屋子裏歇罷。湖雲拍手道。顯見得你們兩個。比旁人不一樣。咱們偏要拉住他在這裏。岫烟頓時臉泛紅雲。黛玉忙和湖雲道。那大姊姊是攔不住你玩的。別再多說了。一面又向岫烟道。橫豎我這裏也便易。琴妹妹就和香菱住着。不必又去嚙嚙了。說着。向衆人道謝畢。各自回去。黛玉送出門外。回進屋裏。已是掌燈時分。便叫人吩咐柳家的。明兒照樣端整兩席。該多少錢。這裏給他。話未完。見小紅來說道。奶奶因姑娘要緊起身。已替姑娘擇定了大後兒。是長行吉日。回過老太太太太的了。黛玉道。我這裏已收拾停當。專等你奶奶信兒。你回去先給我請安。見面再謝。小紅答應回去。黛玉便命雪雁。叫家裏來的兩個女人來。和他說明了起程日期。仍與湖雲寶琴香菱四個人。敘話家常。香菱又與黛玉講論些詩詞。談至更深。黛玉等他們睡後。又去看了紫鵲。知他病體將次就痊。飲食漸增。睡覺亦頗安穩。心中甚喜。回房安歇無話。次日早起。各人梳洗已畢。紫鵲過來。先與寶琴湖雲請安。和香菱問好。因紫鵲病後。纔第一天。過黛玉這邊。又與黛玉磕頭謝賞。黛玉把他攙起道。你纔病好。該在屋子裏多養幾天。這會兒跑到這裏來做什麼。紫鵲道。儘在屋子裏躺着。也悶得很。昨兒聽見姑娘們喝酒。好高興。就想出來瞧瞧。今兒定要扎掙着走幾步。我病是算好的了。就是兩腿還軟軟的。湖雲道。你爲什麼不坐着說話呢。黛玉指着道。就在這小杌子坐着罷。紫鵲笑道。我知道史大姑娘和琴姑娘在這裏。先過來請請安。還要回去吃丸藥呢。說着。轉身就走。這見他濕了幾滾。連忙把手扶着紗窗榻子站住。黛玉道。到底病後身子還虛。

忙叫小丫頭把紫鵲扶了過去。這裏又鼓與一天。至晚各散。寶琴同香菱定要回去。黛玉知道款留不住。只得起身。互相拜別。寶琴道：「姊姊起身時，我和香菱不過來候送了。望姊姊恕罪。」黛玉道：「媽媽那裏，我竟遵命不過去辭行了。妹妹替我多多致意謝罪。」此時香菱倒覺依依難舍。眼淚汪汪的說道：「我借姑娘的幾册子書，還沒看完。姑娘要帶回去，明兒叫人送來罷。」黛玉道：「你愛看，儘管留着這些東西，我也可有可無的了。」湘雲笑道：「橫豎林姑娘明年就要來的，到明年你再還他罷。」香菱不知湘雲是隨口哄他的話，便歡喜道：「那麼着很好。」姑娘明年再多帶幾册子來，借給我看看。」香菱站着，還要說話。寶琴催走。大家送出門外。李執等都說：「我們也走了，省得林妹妹又送一趙客，於是分路而行，各自回去。」書無可敘，再說黛玉回至房中，一面和湘雲敘話，心頭想起一件事來。叫老婆子到稻香村大奶奶處借一把戲子。因黛玉在此多年，從無自己使用銀兩之處。故瀟湘館中並無此物。湘雲笑問：「這會兒要這件東西來幹什麼？不知黛玉借戲子有何用處？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香菱欲遺黛玉詩冊，湘雲笑道：「橫豎林姑娘明年就要來的，到明年你再還他罷。」脫口而出之哄人話，不料竟成事實。

予生平最惡持籌握算，播兩掂斤，以爲俗不可耐。林黛玉雅人，瀟湘館雅地，無怪沒有一把戲子。

第五回 撰祭文癡心人悼亡 念親情老太君痛別

話說黛玉叫老婆子到稻香村去借戲子。湘雲問他要來何用。黛玉道：「我媳娘打發人來接我，除盤費之外，替另給我五百兩銀子，叫我起身時零星使用。想我也沒有別的用頭，就是我在這裏住了幾年，如今回家，沒有這項在手頭，也就罷了。媳娘既想得到寄了銀子來，這些丫頭老婆子該賞他們一賞，我約摸算算，也用不了這些。那姑娘怪可憐的，在這園子裏單支着一個月兩吊錢的月費，够他什麼。聽見他常常當貼補，姨媽家裏有事，也想不到這上頭。我送他五十兩別金，就是你家裏雖然寬裕，也到不了你手裏。你那位媳娘，早聽見人家說起。」

來，銀錢上也是很緊的。未必十分痛願你，我也送你五十兩，放在手頭，給丫頭們添補些針兒線兒。湘雲道：我沒有盡一點子情，怎麼好叨你的呢？黛玉道：這算什麼？不過盡我一點子別忱。况且我也不短什麼用，說着老婆子借了戲子，交給雪雁，送上黛玉道：你把書桶底下這雙紅匣子開了鎖，把匣子裏銀子都搬了出來，打開兩封，秤分二十兩的，封起三封來。雪雁打開銀包，拿了戲子，怔怔的瞧着。那南邊來的女人，站在旁邊道：姑娘吩咐我來，秤罷。說着接過戲子，秤了二十兩的三封。黛玉道：你再打開兩封，每封內秤十兩下去，湊成六十兩，再給我秤出二十兩一封，十兩一封。那女人道：這麼還得打開一封，說着又把銀封打開，秤畢，黛玉叫把封子上貼了紅簽，記明數目。明兒早上起來，同雪雁到稻香村去走一趟，和奶奶說明。這一百兩的兩封，給園子裏，外自老太太屋裏起。至奶奶姑娘姨娘各房裏的姑娘們買花兒插的，六十兩的兩封，一封給各處老婆子們，一封給垂花門外小子的。那二十兩的兩封，一封給管廚子的柳嫂子，這一封給廚房裏衆人，還有二十兩一封，送到攏翠菴去。敬菩薩面前的燈油，黛玉在紅簽上寫了敬獻燈油四個字。又道：這十兩一封，給菴裏的小丫頭婆子，叫雪雁一個去，再拿出三封來，放在書桶子上，我有用處，統共算還剩多少。那女人算了一算，笑道：只剩得四十兩了。黛玉道：剛留明兒一天，這會兒停當了，也了結一件心事，又向雪雁道：你把這兩套皮綿衣裙包好，明兒攏翠菴回來，同書桶子上一封銀子，送到邢大姑娘那裏去，說我的別敬，請邢大姑娘留着手頭，便易些，別再送回來。雪雁答道：這裏又取了一封，交給翠樓，說替你姑娘收拾着。湘雲當面道謝，黛玉又叫雪雁拿那一封去給紫鵲留着。又和湘雲說些閑話，各自安歇。次日，王夫人與黛玉餞行，命鳳姐代辦照樣兩席，也就擺在瀟湘館。除了妙玉寶琴香菱不來，仍邀園中諸姊妹。鳳姐一早先打發人傳賈母的話，說黛玉病後，須要靜養避風，不必過去請安辭行，起身時候，與老太太見一面就是了。太太也是那麼樣說。黛玉答應來的人走了，這裏到稻香村去的女人，回來把銀子逐一交代明白的話，回了黛玉，停了一會，雪雁回來，也回明了攏翠菴的話，又拿了銀封衣包去送岫烟。飯後，李執等先後齊到，岫烟見了黛玉，再三道謝。李執也提及賞給丫頭婆子們的銀子，已送過那邊去了。坐至午後，鳳姐纔到，見過衆人，說史大妹妹同二妹妹來了，也沒顧得上過來瞧瞧你們。如今林妹妹要回家了。咱

們也留不住他。第一個老太太心上有幾天不好過呢。明兒林妹妹走了。大家到老太太屋裏陪伴說個話兒。多住幾天。說着。叫跟來的老婆子上去。把銀子放下。一面向黛玉道。這二百兩銀子。是老太太給妹妹路上買果子吃的。這一百兩。是太太送妹妹的程儀。還有八條金腿。十二匣乾點心。建蓮茶葉。桂圓醬菜。這些預備妹妹路上用的。東西已經發到外邊。叫他們裝車子。省得送到這裏。又要搬出去。黛玉道。我在這裏。除別的不算。一個月倒害十五天的病。不知花了舅母家多少銀子。還累得老太太太不夠嗎。這會兒又要拿了走。我笑劉老老是母蝗蟲。我不是也成了劉老老了。探春道。搗蝗大嚼圖裏面現成有。你不用另費筆墨。大家都笑起來。黛玉又道。蒙老太太太的賞賜。又不敢不領。叫我怎樣呢。話未完。跟來的老婆子上去。給黛玉磕頭謝賞。鳳姐道。正是我。倒忘了妹妹在這裏。又不是客。怎麼要賞起他們來。剛纔大嫂子打發人送過去。我就請了太太的示。按着他們月錢的分例。裏裏外外。一箇惱兒。散給他們了。說着。叫跟來的丫頭。過去謝賞。一面就催擺席。不多一會。媳婦子帶着老婆子們。上來伺候停當。黛玉首席。各人依次坐定。鳳姐先與黛玉安了席。其餘丫頭們送酒。觥籌交錯。鳳姐在座。想到寶玉之事。自己心裏也有些對不住黛玉。今見黛玉一些聲色不露。若無其事。天良感發。越覺不安。坐着很不舒服。又不好起身就走。正在爲難。見平兒進來道。太太等着奶奶問話呢。鳳姐便乘機走脫。向李執探春道。你們大家勸林妹妹喝一杯。我去就來。李執道。你自幹你的。留平兒在這裏。平兒巴不得在此。和林姑娘敘話一番。聽見李執留他。只是站着不動。鳳姐回頭道。大奶奶叫你在這裏。別多灌酒。回去發酒風。說着。連忙去了。黛玉便拉平兒坐下。湘雲笑問道。你多咱回兒在你們二奶奶跟前發過酒風。平兒道。聽他的話呢。一面叫小丫頭遞過酒壺與黛玉。並各人面前斟了一杯。探春道。咱們在這裏熱鬧了兩天。連你個影兒也不見。平兒道。前兒就聽得大奶奶同姑娘們派公分。給林姑娘餞行。我倒很想來呢。一來不敢附分。二來也實在顧不上。不然。我早起了來。瞧個熱鬧。趁着喝你們兩杯酒也好。湘雲道。前兒還有琴姑娘。連妙師父也來的。當真比前年那一晚。咱們和二哥哥做生日還有興呢。探春忙瞧了湘雲一眼。湘雲會意。便不言語。黛玉接口道。二哥哥身子一定還沒大好。出不得門。所以沒過來。他如掙扎得起。肯不來湊個興嗎。我明兒起身。要去瞧瞧他。平兒聽見湘雲提起寶

玉料定黛玉耳中決然聽不得這兩個字。不覺身上凜了一凜。及見黛玉神色怡如。反替寶玉圓釋。若心中一無芥蒂。竟出平兒意料之外。又聽黛玉說到明兒要去瞧寶玉。更與鳳姐捏了一把汗。只是呆呆坐着出神。黛玉看見。反照杯過去道。太太委你奶奶做主人陪客。你奶奶走了。你便是奶奶的替身。怎麼到這裏來發心事。別白熬着。替你奶奶省酒。正說着。雪雁來回柳嫂子說。這會兒纔出空了手。領着廚房裏的人。都來磕頭謝賞。黛玉吩咐雪雁道。你去對柳嫂子說。我在園子裏。叨擾他們這幾年。這一點兒算不得什麼。叫他們打一壺酒喝。倒勞動他們去罷。這裏衆人知道平兒量大。都要灌他。重又豁拳行令。比鳳姐在座時。甚爲高興。接着又來了鴛鴦。平兒問道。爲什麼這會兒纔來。鴛鴦道。我趁着老太太睡覺。脫滑兒到這裏。給林姑娘謝賞呢。黛玉道。這句話就該罰你。說着。連忙讓坐。衆人道。罰他先吃三杯酒罷。鴛鴦飲酒。和黛玉敘些閑話。想林黛玉初來。在一個屋裏伴了幾天。後來搬進園中。也時常見面。今日分離實出意外。未免依依。一時恐賈母叫喚。不敢久停。起身告辭。平兒道。要走同走。二人出席。又到紫鵲屋裏。坐了一坐。出了瀟湘館。一路談論黛玉近來光景不題。這裏席散後。一宵易過。次日天明。外面一切預備停妥。伺候黛玉起身。且說寶玉得了黛玉凶信。哭暈後醒過來。已打定主意。不知鳳姐設計。瞞過黛玉回生一事。有時追憶前情。還拉住襲人。盤問林姑娘臨終光景。襲人只得將錯就錯。飾詞寬慰他道。你頭裏講過。晴雯做了什麼花神。我不信。林姑娘是花朝生日。真是花神轉世的。那夜裏人家。都聽得花叢裏有鼓樂之聲。迎他去歸位了。寶玉問道。林姑娘提起我沒有呢。襲人道。林姑娘既做了神仙。無論人家待他好。待他不好。都就撩開了。還提起你什麼呢。寶玉又問道。我娶寶姑娘的事。林姑娘到底知道沒有呢。襲人道。那倒沒聽見。說他不知道。不知道。就是知道。他也不管你們這些事情了。寶玉聽了。將信將疑。不免傷心流淚。奈明知花謝水流。返魂無術。便把從前多愁多慮。如醉如癡的念頭。漸漸消去。於七情上。只纏住一個哀字。倒覺易於支持。又加以醫藥扶持。病體一日好似一日。便要往瀟湘館祭奠黛玉。襲人聽了。暗暗好笑。又十分着急。百般勸阻。幸虧賈母王夫人都來說道。好孩子。你的病纔好。別這麼着。就要到園子裏去逛逛。也等自己身子硬朗了再出去。你不聽話。我們都要生氣呢。寶玉沒奈何。只得耐性挨着。到了黛玉起身的一天。寶玉和襲人說。叫老婆子去吩咐柳

家的。明兒端整一桌供菜。開我的帳。這裏送錢去。襲人道。錢不錢沒有什麼要緊。柳嫂子自然知道的。二爺到底吩咐明白。這桌供菜。那裏使用呢。寶玉道。我叫端整了。自然有個用處。說着又叫麝月研墨。自己取了一張紙。焚了一爐香。握管構思。擡起頭來。見襲人站着不動。寶玉催他道。你爲什麼不依我的話吩咐去。襲人只得慢慢走開。寶玉又叫住道。就叫廚房裏買辦多買些銀錠紙錢同供菜。一搭兒用的。襲人明知寶玉的心事。走出房外。到別處去轉了一轉。來回寶玉說。已經叫他們辦去了。這裏寶玉提筆寫了幾句。叫他們都走開。思索一會。又寫不多時。脫了稿。重取素箋一幅。端楷謄清。從頭至尾。念了一遍。攔開取了底稿來。至寶釵屋裏。便遞與他看道。我明兒要去祭林妹妹。做了一篇祭文。你瞧看。有什麼不妥之處。替我斟酌些兒。寶釵笑這你做林妹妹的祭文。很難着筆。不如不做的好。寶玉拍手道。你的話一點也不錯。浮泛了不是我祭林妹妹的話。若黏滯了又恐唐突。真難落筆。先前晴雯死了。我還做一篇祭文。林妹妹曾見過的。難道林妹妹反不如晴雯。寶玉一面說。寶釵自看他祭文。看完說道。文章是好的。題目不大切貼。寶玉道。你不見字字行行。都是咱園子裏的點綴。我和林妹妹這幾年相聚的故事。還道不切題嗎。寶釵止不住要笑道。我原說的。不是文章不切題目。是題目不切文章。寶玉道。你別說這樣巧話。總不過是文章不好罷了。寶釵纔講出口。正在後悔這幾句。怕寶玉聽了動疑。誰知他並沒理會。向寶釵手中接過底稿。自去收拾。一夜無話。次日起來。便催買辦的東西。要往瀟湘館去。襲人再三勸阻不住。没法兒去請鳳姐。卻說上一天。鳳姐等平兒瀟湘館回去。問起我走後。林姑娘說什麼話沒有。平兒答道。我瞧林姑娘竟脫體換了個樣兒。像把頭裏的事都擦開了。聽說明兒起身。要過來瞧瞧寶二爺。這便什麼呢。鳳姐點點頭。半晌不語。纔開口道。這件事我卻料不到。如今只要挨過這一半天。就可保無事了。到了次日。鳳姐一早起來。先打發人來園子裏去。探聽林姑娘起身信息。一面催促外邊車轎夫人趕着預備停妥。此時聽說襲人來請。想來爲寶玉的事。趕忙過去。這裏到瀟湘館。自黛玉以及丫頭媳婦們。同李媽的鋪蓋行李。並包裹箱籠。忙亂發運。湘雲的隨身物件。搬在紫菱洲。與岫煙同住。紫鵲亦掙扎起來。伺候黛玉。想起多年主婢相聚情分。只是離緒滿懷。又說不出所以不能一同回南的苦衷。柔腸寸斷。向黛玉跪下。磕了四個頭。只說得姑娘路上保重四個字。早已淚隨

聲下，咽住了說不出話來。湘雲在旁看了，也覺酸心，接着李紈姊妹啣煙迎春探春聯袂而來。黛玉移步出檻，剛至迴廊邊，只聽得一聲姑娘回家了。黛玉擡頭微笑道：「不是他叫喚這一聲，我竟忘了他。」忙叫了雪雁，把鸚哥架子移下，看食罐水罐裏都添了沒有。雪雁道：「都已添得滿滿的了。」黛玉便命老婆子提去，交給垂花門外的小子，拿出去叫他們提着，別掛在車上磕碰着。一面迎着李紈這班人道：「又要勞動大嫂子同各位姊妹起了個早。」李紈道：「不是我趕緊催他們起來，再停一會兒。」林妹妹倒已上車走了好幾里路了。說着，見紫鵝已哭得眼紅聲咽，便道：「我瞧紫鵝這會兒，不如跟着你姑娘走罷，別丟在這裏，儘着傷心。」黛玉道：「正是我走了，剛剩他在這裏，單靠兩個老婆子伴着，也怪孤另。大嫂子就叫他搬了過去的好，一而叫紫鵝避風，不用出來。」此時黛玉款移細步，出了蘆湘館門，絕無留戀舊居之意。簇擁着李宮裁姊妹迎探湘岫這幾個人，彼此說笑，出了園門，一路上丫頭老婆子們，磕頭的絡繹不絕。黛玉與衆姊妹都往賈母處來。賈母見了，由不得一陣心酸，滴下淚來。黛玉趨步上前，抱住賈母的腿，跪下磕頭。賈母一把拖住，淚眼模糊，對着黛玉端詳了一會，暗暗想道：「如今我瞧林丫頭這模樣兒，不像是沒福壽的。」我先前真是老糊塗了。賈母忍住了淚，說道：「千丈的樹枝子，落葉歸根，既然你嬌娘接你回家，也了我一樁心事，留你多住幾天，白不中用。你這會兒走了，底下再想見你。」賈母說到這裏，便咽住了聲，半晌沒有言語。黛玉此時，雖已將前事盡付東流，一無掛礙，然想起多年依傍賈母，從前疼愛光景，離情別緒，觸景交感，禁不住珠淚瑩瑩，相感而滴。向賈母道：「外孫女兒，蒙老太太大鑒養之恩，飲食藥餌，撫育扶持，無微不至，真是昊天罔極。如今這場大病回了過來，何以仰慰慈懷。」外孫女兒回家，惟有在菩薩面前，朝夕焚香禮拜，保佑老祖宗福壽康寧，長恬蔗境，享受滿門團聚之樂，勝似外孫女兒常依膝下。說着，便倒在賈母懷裏，哽咽了一回。再說鳳姐趕到寶玉屋裏，正見寶玉換好衣服，手裏拿着一卷紙，要往園子裏去。寶釵同襲人兩個，抵死相勸，只是不聽。鳳姐一到，硬把寶玉拉住道：「寶兄弟，你聽着寶姊姊的話不錯。老太太同太太怎麼和你說話，你還是這樣。老太太知道，是不依你的。」寶玉道：「老太太不過爲我病着，不叫出門。如今我的病已大好了，叫我儘着住在屋子裏，只怕我的病倒還要發呢。你們這班人也太狠心了。」林妹妹病的時候，不叫我去看看，如今他死了好幾

個月。我要去燒一張紙，也不叫去。你們不知道我有滿肚子的委曲，須得撫棺大哭一場，嘔出我的心來，就用我的眼淚，把我的心洗乾淨了。放在林妹妹棺材裏，也算了結這件事了。好叫各人去幹各人的正經。我今兒到瀟湘館去了一趟，以後再去。憑你們剝我的腳，也使得。鳳姐們聽了寶玉說的，又是瘋話，怕他舊病復發，正急得無法兒。見平兒又喘吁吁的趕到，在鳳姐耳邊，不敢提林姑娘三個字，恐被寶玉聽見，只說那一個已在老太太屋裏。怕就要過這裏來呢。鳳姐不等平兒說完，忙和襲人道：我把寶玉交給你們，我要去幹我的事了。一面回身就走。口中道：好歹只爭這一刻兒工夫，撞破了，可再沒斷羅了。趕忙走進賈母院中，見王夫人已先在那裏。李執等衆姊妹，正送黛玉出來。賈母淚汪汪，一隻手搭住鴛鴦，站在臺基上。黛玉又回轉身去，辭了賈母，對王夫人道：甥女要過舅母那邊去磕頭，還要到鳳姊屋裏去謝謝。王夫人道：在這裏見了面，就算了。鳳姐接口道：妹妹竟聽太太的話，就是了。給妹妹揀的好時辰起身。這會兒也不早了。我請太太的示下，派了一房家人媳婦，還同兩個老媽子，路上伺候。雇了四輛大車，妹妹就坐我的轎車子。走長路，套個四六擋，也就使得。到王家營子換船，已打發前站先去預備停當的了。黛玉便與王夫人、鳳姐行禮道謝，心頭想起一事，歛懾感容，微露笑臉。對王夫人道：二哥哥有好幾個月沒見面，甥女也爲病着纔好，沒有過去。聽說二哥哥的身子還不大好，咱們相聚多年，今兒回家，理該過去辭辭連二哥哥。同寶姊姊大喜的事。甥女兒也沒和他們道過喜。今兒打總兒去走了一趟，也算盡了我的禮了。王夫人聽了，一時無言可答。鳳姐忙接口道：我剛在寶兄弟屋裏來，他還睡着。寶妹妹也因感冒了，不能出來送你。妹妹也不用過去。我替妹妹說就是了。黛玉本心並非一定要見寶玉夫婦，今因鳳姐阻止，便應道：既是這麼，鳳姊姊替我致意，別忘了。鳳姐答應，點頭纔定。同着李執、綺、湘、岫、迎、探、惜、姊妹，一徑送黛玉至垂花門前。隨後鴛鴦、平兒也趕了來。此時垂花門內站着奶奶、姑娘，及丫頭、媳婦、老婆子們，黑鴉鴉擠了一大羣。垂花門外一溜兒站的年輕小廝，候着磕頭謝賞。鳳姐到了垂花門，轉身就回。李執們等黛玉上了車，各人灑淚而別。岫煙先回園去。李執瞧出賈母心事，仍邀衆姊妹至賈母處熱鬧。鳳姐先進賈母屋裏，見賈母閉着眼，歪在炕上。一個小丫頭子在身後捶背。王夫人站在旁邊，默默無言。停了一會，賈母嘆口氣道：你們頭裏說林丫

頭和寶玉兩個人彼此存些私念。他們的病都是爲此。或者他們兩個從小在一堆兒頑慣的。分外親熱一點子。也是他們正經情分。你們瞧林丫頭今兒的光景。若講有什麼別的心跡。再別委曲了他。林丫頭果然有別的意思。如今知道寶玉娶了寶丫頭。他提起寶玉來。還是這個樣兒嗎。鳳姐臉漲通紅。與王夫人面面相覷。鴛鴦笑道。當真林姑娘比先前改了樣兒了。我瞧着他滿臉福氣。那都伏着老祖宗福庇呢。賈母搖搖頭道。那裏是我的福庇。剛纔當着林丫頭。我不好提這句話。沒的惹他滴眼抹淚的。想我只有一個女兒。遠遠的嫁了。誰料他命苦。生了一個女孩兒。自己早就死了。我也爲可憐他的娘。接了林丫頭來住了幾年。早知道是這樣。先前別去接他來。到也罷了。林丫頭今兒這一走。別再想見他的面了。此時王夫人與鳳姐俱看出賈母心事。坐立難安。不敢開口。然又不能不勸慰賈母幾句。鳳姐勉強陪笑道。林妹妹的嬌娘疼顧他。自然要替林妹妹訪定一門子好親事。爲官作宦的。內外陞轉不定。或者一兩年裏頭。林妹妹就進京來。給老祖宗請安。那時候老祖宗瞧見纔歡喜呢。賈母聽了點點頭。半晌纔說道。如今只要寶玉的病好。別的事都不用題了。又向湘雲道。你們今兒都在這裏吃飯。陪我抹個牌兒解解悶。鳳姐見賈母顏色稍霽。搭趁着便吩咐姑娘們的飯。都送到老太太屋裏來。一時王夫人鳳姐伺候賈母用過飯。李執探春湘雲陪賈母抹點子牌。李紋李綺迎春拉了琥珀一桌子打天九。賈母見王夫人鳳姐還站着。便道。你們也該回去吃飯了。以是王夫人鳳姐纔退了去。這裏鴛鴦坐在賈母背後。與賈母洗牌。鬧了一轉莊。賈母手氣不好。搗不起大牌。鴛鴦因賈母今兒心上不樂。想法兒要叫賈母開心。這一牌輪着賈母做莊。鴛鴦趁桌子上算帳的空兒。一手揷起牌來。疊了一副。把牌做個雀口。攤在桌上。湊巧李執坐在賈母對面。鴛鴦遞了個眼色。李執開了牌。賈母第一張揷起。接連起了六張天牌。賈母便喜笑颜開道。這副可要贏你們幾個錢了。問文總武總這兩張牌。你們誰揭了快放下來。李執道。我們都沒有揷呢。鴛鴦笑道。大奶奶發急也不中用。快搖將罷。再別搖個六出來就好。李執道。我要瞧老祖宗補了牌再搖。誰知賈母伸手第一張就補了文總。接着又補了一張文武總。賈母更樂的了不得。衆人掙着眼瞧李執搖將。偏又搖了兩隻六。湘雲拍手道。這可樂不得了。鴛鴦道。這一牌是開足的了。算也不用算得。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副。老祖宗再抹一百年牌。也難

得碰見這一副。一面和素雲取笑道。快給奶奶扛錢去。園子裏來回要跑得你腿痠呢。賈母道。今兒偏偏鳳丫頭被他逃脫了。我知道他們沒有許多現錢攔着。咱們散了場再記帳罷。不說這裏賈母十分歡喜。要知鳳姐出去怎樣光景。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撰文祭黛玉。讀者至此必急欲一讀祭文以爲快。不意直留至四十二回始行發表。是作者狡獪處。

有爲庸醫解嘲云。不是開錯了藥。是人生錯了病。此與寶釵譏寶玉之文云。不是文章不切題目。是題目不切文章。同爲千古妙語。

第六回 怡紅子泣黛感殘春 滴翠亭訴鶻傳密信

話說鳳姐與王夫人伺候了賈母的飯出來。平兒早在廊簷下站了好一會。便跟着鳳姐出了院門。王夫人自回房去。平兒回道。瀟湘館的帳幔鋪墊。連那些陳設古玩。一箍腦兒收拾起來。史大姑娘搬到邢姑娘房裏去住了。奶奶吩咐的話。裏裏外外都已知道。再沒有人在他跟前走漏一句半話的了。鳳姐嘆口氣道。我也是白操心。你可聽見老太太的話。這不是委曲死了人。再沒處去訴冤。平兒道。老太太的話。也不過今兒見林姑娘走了。心裏自然不耐煩。過了幾天。也就沒有什麼了。鳳姐道。不是這句話裏頭說的。寶玉在園子裏見了襲人。便認做林姑娘。講了好半天的私語。又是什麼爲着不放心。都弄的一身病出來。這不是襲人親口告訴太太的話。我那裏知道他們這些鈎兒麻籐呢。平兒道。不是昨兒我和奶奶說過這話。林姑娘這個人真是奇怪。瞧他今兒走的光景。怨不得老太太見了想起頭裏這些話。要不舒服呢。鳳姐道。這也叫人家想不到的事。我那能未卜先知。一路說話。回到自己屋裏。平兒道。奶奶一早起來。也沒吃過一點東西。叫他們擺飯罷。鳳姐道。可不是嗎。戴了石白子提猴兒戲。我是費力不討好。鬧了一早上。這會兒覺着肚子裏有些飢呢。平兒忙叫傳飯。鳳姐又打發小紅去看寶玉回來說。這會兒也在那裏吃飯。就要到園子裏去呢。鳳姐叫平兒道。你在這裏吃了一點子。同我到園子裏

去走一趟。如今可由他去罷。就是別叫老太太得知。保不定又要生氣發惱呢。當下鳳姐用過飯。帶着平兒。正要往寶玉屋裏去。聽說寶玉已到園子裏去了。鳳姐連忙趕上。寶玉纔進瀟湘館。襲人先已吩咐廚房裏。把祭禮盞來。擺設齊整。寶玉走進屋內。舉目四睜。止不住淚珠撲簌簌滴下來。便問林姑娘棺柩停何處。鳳姐趕忙上前道。林妹妹的靈柩。打發人同紫鵲送回南邊去了。寶玉嘆道。林妹妹生前是愛住這屋子的。也該多停幾時。到月朗風清時候。他自然還要出來賞玩院子裏這幾竿竹子。怎麼急爬爬的送他回去。連紫鵲也走了。總恨我這一場病。誤了事。生不能見其死。死不得見其棺。說着。上香灑酒。襲人忙把拜墊鋪好。寶玉雙膝跪下。不等拜完。放聲大哭。淚湧如泉。幾乎暈去。襲人等在旁。百般勸慰。勉強節哀忍痛。起身將祭文焚化。爐內。又親自走出院內。在假山石邊。燒化紙錢。那火光沖起。竹枝上的雀兒。飛鳴旋繞。起而復下。寶玉道。這些雀兒。想也因林妹妹成仙去了。找尋故主不見。其鳴也哀。大有感舊之意。何況於人。說罷。跌跌的看了一會。趁身往裏便走。到黛玉臥室內坐下。見炕帳門帘。鋪陳等物。收拾一空。黛玉平日所坐這把圈椅。還照常安設。寶玉就在椅上坐下。回首。茜紗窗上。竹影迷離。宛然如舊。而室在。人亡。不勝今昔之感。無奈襲人等再三催促。只得起身。一步挨一步的出了瀟湘館。襲人等跟着。也不敢引往別處。仍由原路而回。只見落紅已盡。葉滿枝頭。寶玉仰天嘆息道。可憐一歲春光。又在病中過去。記得林妹妹葬花詩裏的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奈紅顏未老。霎時粉碎香銷。不想纖語。即應於此日。落花不知有林妹妹。林妹妹亦不知有落花了。然昔年落花而葬花者。尚有林妹妹。今林妹妹死了。連棺木也不得一見。是落花爲林妹妹知己。我待林妹妹反不如林妹妹之惜落紅。豈不痛哉。寶玉唧唧噥噥。襲人在旁。只是好笑。不敢做聲。一時出了大觀園。襲人等因賈母叮囑在前。命寶玉不必過去請安。此刻纔祭了黛玉回來。餘慟未盡。不使引寶玉到賈母處。一徑同他回到自己屋裏。鳳姐自與寶釵敘談。寶玉因剛纔進園。觸景傷春。想起黛玉的葬花歌。與襲人索取紙筆。研墨寫道。

燈殘吟罷想伊人。

令我如癡問宿因。

恨到無言花入夢。

儼然花裏夢中身。

獨立珊瑚影。綉衣。
憐卿命爲紅顏薄。
年流如水美如花。
寄語鶻兒頻細掠。
人自娉婷花自芳。
癡情吟到春殘句。
香滿花朝浴水盆。
他年髓骨盡收拾。
香雲稽首問天街。
手鏡自憐消瘦甚。
花謝花開十二時。
香消此日誰人惜。
香歸紅了入情鍾。
偏是綠衣知解語。

定睛還認是耶非。
一片悲心付落菲。
遲悞青春恨已賒。
休教連理撩人嗟。
惜花偏甚是紅粧。
塚埋花魂也斷腸。
知卿花與是同根。
樹樹紅濺滴淚痕。
毓秀如何黛復斂。
芳心已共落紅埋。
晴雯偃蹇已如斯。
惟有蓉神尙鑿之。
步轉瀟湘拭淚容。
隔簾頻喚葬花儂。

寶玉接連吟了八絕。還在吟哦。構想。襲人過來。把筆硯端開道。纔到園子裏去走了一趟。回來也該躺着養養神。儘是鬧這些什麼呢。我拿去給二奶奶瞧瞧。寶玉被襲人一語提醒。恐被寶釵走來看見。連忙取道自去藏了。便和衣倒在炕上不題。再說寶玉先往瀟湘館祭奠黛玉之時。岫煙惜春在賈母屋裏看抹了一會牌。隨後厮跟着走了。三人進了園門。行至沁芳橋分路。岫煙一個久走過瀟湘館門外。只聽得裏頭熱鬧。止步細聽。見一個老婆子出來。岫煙問其緣故。那老婆子瞧着沒有別人。便和岫煙悄悄說道。我告訴姑娘一件事。頭裏我們都不得明白。今兒纔知道底細。原來林姑娘病死後回了過來。見瞞着寶二爺的。姑娘你評評有這個道理嗎。一個人的死

活。可是混說得的。林姑娘年紀輕輕。活咒他死了。也不知上頭誰出的主意。老太太那麼個疼林姑娘。倒這樣委曲他。老太太知道肯依嗎。姑娘你聽聽。這就是寶二爺的聲音。在裏頭哭林姑娘那麼傷心呢。我和姑娘說了這話。再別到上頭提起。叫我們落不是。岫煙聽了。心中大以為不然。呆了半晌道。你放心。我再不告訴人家就是。說着一徑自回紫菱洲。少停買母處牌局散了。湘雲同迎春回來。湘雲一進屋門。先叫一聲邢大姉姊道。你看天下竟有這樣意想不到的事。頭裏紫鵲不過和二哥哥白說句頑話鬧的。連林之孝家的要打出去。今兒林姊姊當真回家了。我聽說二哥哥的病已經好了。怎麼躲的影兒也沒見。前後炎涼。判如水火。難得顰兒竟像不理會似的。反說要去辭別他。這兩個人行事古怪。倒是一個樣兒的。熱起來比太上老君煉丹爐還燥。冷起來如同水晶宮裏的冰塊還涼。邢岫煙笑道。我今兒聽見一件事。你知道了。越發要生氣。湘雲問道。你又聽見什麼。岫煙道。頭裏上頭囑咐。叫人家別在寶玉跟前提起林姑娘。我只道是爲寶兄弟聽見林姊妹三個字。怕勾起他的舊病來。今兒纔知道。大家都哄着他林姑娘已經死了。可是奇不奇。湘雲不信道。是那裏的話。岫煙道。剛纔我從瀟湘館門首走過。寶兄弟正在裏頭哭林姊妹呢。湘雲道。原來有這些緣故。怪道今兒二哥哥還沒有出來。還阻止林姊姊不叫去辭行呢。這個主意。也再沒有第二個人盤算出來的。我想林姊姊家裏。倘或沒有打發人來接他。到底把這一個人藏放那裏去。真個把他硬裝在棺材裏頭不成。這算心機。也使盡的了。就是太苦了顰兒。偏偏知道得遲了。倘早上知道這件事。定要和林姊姊說明。別叫他錯怪了人。這裏正在說話。不料探春來找湘雲。被他聽見了。笑着嚷進來道。錯怪了人怎麼樣。正要他錯怪了人纔好呢。於是大家一笑讓坐。探春向湘雲道。這件事你告訴了林姊姊。斬鋼截鐵之後。又藕斷絲連起來。到底要替他這條出路。叫他什麼樣呢。他們這樣辦法。雖然心狠手辣。好比砒備巴豆殺人之藥。只要投得對症。亦可救人。我知道你這張嘴是快的。將來見了寶哥哥。切不可吐露一半句話。明明一半火焰山。已借鐵扇撲滅的了。經不得再去一挑。勢必復燃。又將何法救之。岫煙道。史大妹妹。你聽三妹妹的話不錯。翻騰出來。要落多少人抱怨。探春道。落抱怨沒要緊。破釜難以瓦全。公憤每多債事。你細去想罷。湘雲道。這口氣怕按不住。我也再不到這裏來了。岫煙迎春聽了都笑起來。少表紫菱洲衆人

議論。再講黛玉那日出來榮府，順便過那夫人處，並到東府裏辭了行，坐車至水路換船，一路行程迅速，到了家裏，和他嬌娘相見，自有一番敘話，又叫丫環引少爺來見了姑娘。黛玉把他兄弟撫摩一會，心甚歡喜。當下揀了一座院落，院內也有太湖石，金魚池，點綴精雅，間植幾種翠竹，幾株桃杏，濃蔭軒窗，兩邊起手遊廊，欄杆曲折，似有瀟湘光景。一進內室，見房屋精潔，鋪設整齊，朱漆架上，擺着幾盆素心建蘭，幽香滿座。樓上三間，黛玉在西首一間內做了臥房，命將書籍等物，逐了佈置停當。那邊又打發人過來，另立小廚房起火，便於呼應。榮府來的家人，因南邊有應辦事件，同他媳婦，暫且稟辭走了。留下兩個老媽子和黛玉的乳娘李媽，就在院內廊房安歇。黛玉婦母常過黛玉這裏閒話，深服黛玉心地明白，才幹宏通，自是閨秀中出色之人。是時因有粵東任內帶來的賑濟抄冊，恐接手藩司挑剔糾纏，偶與黛玉談及此事，黛玉便叫把底冊一齊搬過，細細核算，並無錯舛。不久果有公文到來咨查，即便開具簡明清摺，命管事家人具呈，由江都縣詳轉咨覆完結。以是越顯黛玉長才卓識。凡有家務大事，無不與商。黛玉回家後經歷一切，並安葬林公夫婦，非無可記之處。因黛玉這一個人，原是書中之主。如今離了大觀園，與寶玉諸人隔絕，卻又似主中之寶。所事皆非前書關鍵，若逐一鋪敘，未免寫成兩概，似無趣味。不如一概刪除，俟到關笈合縫，峯迴路轉之時，再爲接啟，以省筆墨。且講賈母自黛玉去後，雖不免心中牽掛，細想事已如此，留在此間，有許多關節，不如走的乾淨。又見寶玉早晚過去請安，起居飲食如常，心中歡喜。鳳姐更以黛玉回家，一刀兩斷，陳平妙計，已得收功，可以在王夫人面前掙個滿臉。一日正在自己屋裏，與平兒兩個，開了箱子找東西。賈璉不知在那裏喝了酒，大醉回來，趑趄着腳步，走進屋門，一屁股歪在椅子上，平兒聽見因手內不空，小紅又支他開去了，不在跟前。就叫小丫頭去倒茶，那小丫頭托茶盤進來，被門帘一帶，幾乎把茶碗打翻。平兒看見，連忙出空手來去接了茶碗，送在賈璉面前。賈璉豹着兩眼，嚷道：「如今這班人，一個個都吃飯不管事的了，只怕過幾天，連端茶遞水，都要自己動手的日子還有呢。」一頭說話，吃了幾口茶，賭氣把碗摔在桌子上，自去睡了。鳳姐聽了賈璉的話，便把箱蓋關上，東西也不找了，叫平兒進去，說道：「這又是那裏來的這一股

子邪氣。不知在什麼地方灌了一飽子黃湯。家裏來打悶葫蘆。這個日子還過得嗎。平兒聽了。也不敢言語。到了明日起來。賈璉酒醒。把上一天的事。竟全發兒忘了。反嘻皮笑臉的。向鳳姐道。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不知你依不依。鳳姐道。二爺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說。賈璉又陪笑道。林妹妹回了家。聽說紫鵲沒有跟去。橫豎白閉着。我看屋子裏的人。也不够使喚。你去回太太一聲。何不把他叫到這裏來呢。鳳姐冷笑道。原來爲這句話。所以昨兒來裝下馬威。壓派我們的。這有什麼要緊。也不犯先發這一泡子氣。紫鵲本不是林妹妹家帶來的人。林妹妹回去了。他現在沒有主兒。二爺要叫他過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就聽見他病着過幾天。他病好了。我去回太太一聲。諒來紫鵲也沒有什麼不願意。賈璉聽了。甚是感激鳳姐。難得他那麼大方起來。停了一會。吃過早飯。自出外去了。接着林之孝家的進來回話。鳳姐吩咐了他幾件事。又問道。林姑娘走了。那屋子裏上夜的老婆子們。還在不在。林家的道。正要回奶奶這句話。他們都是經由那一帶歇息的。因是左近沒有可住的屋子。還照舊在那廂房裏歇着。他們倒來請過示。奶奶叫他們怎樣呢。鳳姐道。屋子儘闲着。就叫他們住在那裏。看看門戶也使得。只吩咐他別熬夜賭錢吃酒。說着。便問紫鵲還在那裏住嗎。林家的答道。就是林姑娘走的時候。搬到奶奶屋裏去住了。鳳姐道。紫鵲家裏可還有他老子娘沒有。林家的道。他老子娘都已死過的了。只有他一家子的。叔叔嬖娘都在京裏。鳳姐道。紫鵲本來是老太太屋裏的人。伺候了林姑娘這幾年。如今退回去。倒叫老太太見鞍思馬。難免傷心。過一兩天。你叫他嬖娘進園子裏來。一徑到大奶奶那裏。領了他出去。任憑他叔叔去許人家。我見了大奶奶。再提這話就是了。林家的應了一聲。便回身走了。這裏鳳姐笑着。和平兒說道。你瞧二爺這個人。真是夾着碗瞧着鍋裏的心思。單單在這上頭。紫鵲沒有跟林姑娘走。偏他察聽得這樣明白。就盤算到他身上去了。要個丫頭。原是一件淡事。你想紫鵲這個人。可放得在這裏的嗎。一見寶玉。叨噉些什麼話出來。就是太太也斷然不依這件事。如今在二爺跟前。且不必提。等紫鵲出去了。我和二爺明白講罷。平兒聽了。沒敢做一聲兒。想到紫鵲相依林姑娘。寸步不離。霎時間回南的回南。遣去的遣去。出於人情意料之外。心中未免悵悵。講到紫鵲送別黛玉後。搬到稻香村住下。病已養好。夢想眠思。忘不了主婢恩義。一日飯後。悶坐無聊。便一個人走出門外。看看園

景。定不準到那個地方去好。由着腳步向前。不知不覺的到了瀟湘館門首。見院門虛掩。推門進去。悄無人聲。但見竹影重重。綠陰滿地。紫鵲一徑跨上臺階。走進黛玉住的屋子裏間。恍如舊識。重逢十分親熱。一時神魂飄蕩。似入夢遊。紫鵲獨自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流了一回淚。走出院子裏。見假山石畔一堆紙錢灰。紫鵲吃了一驚。嘆口氣道。不知我姑娘在這裏結了些什麼不解的冤仇。他們擺佈得我姑娘還不夠。那一個黑心的人。見姑娘走了。化些紙錢在這裏咒詛他呢。當下氣憤憤的出了院門。纔轉過彎。對頭撞着了小紅。見他跑得喘氣吁吁的。小紅見了紫鵲。便煞住腳問道。姊姊那裏去呢。瞧姊姊臉上。倒像和人家鬧了氣似的。紫鵲便將看見紙錢灰的緣由。和小紅說了。又道。這件事我查了出來。一定要去告訴老太太的。妹妹你的耳朵長。替我留心查查。察察。有了些蹤影。悄悄來告訴我。我決不帶累你的。小紅對紫鵲怔了一會。便道。這裏怕有人來。不便講話。尋一個僻靜地方去。說着便緊走幾步。超過山子背後。回轉身來。把手招着紫鵲。紫鵲在後面跟着。到了蜂腰橋。小紅望橋上亭子裏走了進去。紫鵲隨後趕到。小紅拉着紫鵲的手。靠近坐在窗檻上。說道。姊姊要查瀟湘館化紙錢的人。我倒有些影像。但不便告訴你。你也怨不得化紙錢這個人。我勸姊姊把過去的事。都撩開了罷。現在姊姊有一件禍事到了。我來報你個信呢。紫鵲驚問道。我有什麼禍事。原來小紅聽見賈璉對鳳姐說要紫鵲。鳳姐已經應的。後來吩咐林之孝家的話。小紅卻不在跟前。並未知道。因他從前在怡紅院當差。也常往黛玉處跑動。與紫鵲說得投機。今聽了這個信來。告訴紫鵲。便道。昨兒我聽見二爺和我奶奶說。你沒跟林姑娘回南。總是開着。要叫你過那邊去呢。紫鵲怔了一怔。問道。你奶奶怎麼樣說呢。小紅道。奶奶是應許了。說回了太太來。要你。你想這個地方。可以去得的嗎。平姑娘這麼樣一個人。常在那裏受委屈。別人不知底細。坑兒卡兒的事情。那一件不在我肚子裏。紫鵲不等小紅說完。便狠命的指着地上。啐了一口道。我不是在你跟前。說你們爺同奶奶他兩口子的心腸。到底怎麼樣樣的。把一個林姑娘擺布走了。如今還不放手。要盤算到我身上來了。小紅笑道。你瞎生氣也不中用。我來告訴你。原叫你思前算後。拿個正經主意纔是。紫鵲道。有什麼正經主意。簡截一句話。我不願意過去就。是了。小紅道。這也由不得你。二奶奶回了太太。太太作主。你拗得過嗎。紫鵲道。別說太太做主。我是老太太給林

姑娘的人，就是老太太有別的話說，我揀着這條小性命，什麼事不了。小紅一面聽紫鵲說話，想起從前故事，把窗子推開半扇，瞧着外面並沒有人來，因又說道：你既住在大奶奶那裏，我的意思不如回去求大奶奶想個法兒，不要那麼賭氣。我趁奶奶睡中覺的空兒，瞞着平姑娘趕進園子裏來找你，我出來有時候了，姊姊你坐着，讓我先走，說着飛跑的去。這裏紫鵲無精打彩的，獨自一個在亭子裏頭坐了一會，站起身來，離了蜂腰橋，也無心緒到別處地方去走動，慢慢的仍回稻香村來，坐在自己屋裏納悶，見素雲進來找他，道：奶奶叫你說話呢。紫鵲便跟着素雲來見李執，李執瞧着紫鵲，嘆了一口氣道：林姑娘回家，狠該帶了你走的，就為你病着沒好，多耽擱幾天，也沒什麼要緊。我聽林姑娘的話，估量你們已經說明白的了，誰知林姑娘走後，聽起你的話來，還是要去跟林姑娘的，爲什麼不早拿個主意。如今這件事，叫我怎麼樣呢。紫鵲怔怔的聽了，知道就是小紅的話發覺了，便賭氣道：大奶奶也聽了他們的話，那是我死也不願意過那邊去伺候的。李執道：你的話是那裏來的。誰又叫你到那邊去。紫鵲聽說，一時摸不着頭腦，只是呆呆站着。李執把紫鵲拉過身旁，悄悄的說道：這件事也難怪，你不得明白，我告訴你，就知道了。爲的是林姑娘走了，你還住在我屋子裏，怕寶玉到園子裏來瞧見了你，勾起他的舊病了。所以上頭做主，要叫你孀子進來，把你領了出去，配人家，並不是要你到那邊去伺候誰。你聽聽這些話，我敢留你住在園子裏嗎。紫鵲聽了李執的話，心想剛纔小紅說來，保不定連二奶奶因連二爺有了這句話，又弄的鬼，這是我倒感激他。若是寶玉見了我，怕勾起他的病來，我想如今的寶玉，未必像頭裏了。他們既然的到，要打發我出去，我能死賴在這裏嗎。我出去不打緊，今生今世，別再想和姑娘有見面的日子了。此時紫鵲把從前欲見寶玉的念頭已灰，懊悔不跟了林姑娘回南，以致變生不測，身不由主，一時氣苦傷心，便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李執看了紫鵲這般光景，便道：好孩子且別哭，林姑娘再三叮囑照顧你的，如今叫我替你想不出個法兒來，要送你到林姑娘家裏去。這會子那有這樣湊巧安便的人。我這裏住不得，更沒有你可住的地方。偏偏頭裏料不到有這件事，早知這樣，史大姑娘回家的時候，同到他家裏去暫住幾時，也使得。紫鵲住了哭道：那也不成一件事。況且史大姑娘當不得家，跟他去算什麼呢。既然大奶奶這裏住不便，我倒盤算出一個地方

來了。只要大奶奶作主。還得到二奶奶那裏去擔當下來。底下等有便人。再送我到林姑娘家去就是了。說着。便跪下磕頭。李執忙把紫鵲拉出道。你有話儘管講。到底這個地方去得去不得。不知紫鵲心想要的是那一個地方。且看下面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以林樞送回南邊。蒙蔽寶王。寶玉卻深以不多停幾時爲憾。並云。到月朗風清時候。他自然還要出來。賞玩幾竿竹子。癡人癡語。令人愛煞。

落花不知有林妹妹。林妹妹不知有落花。此二語妙有禪機。

第七回 巫峽殘雲對姊喚妹 芸房幻夢兆吉疑凶

話說紫鵲想出一個可去的地方。李執問何處。紫鵲說是攏翠庵。李執笑道。這也難爲你想得到。果然妙師父那裏輕易沒有人走動。且去住着。等我再想法兒。送你到南邊去。二奶奶的話。我去給你擔下來。妙師父那裏。你可自己去求。四姑娘和他說聲。估量也沒有不允的。於是紫鵲便往蓼風軒來。見惜春正和妙玉下碁。紫鵲與惜春請了安。便向妙玉問好。妙玉瞧着紫鵲道。你不許林姑娘回南去嗎。紫鵲答道。姑娘起身時候。我還病着。底下想要去呢。妙玉一面聽紫鵲的話。只顧下子道。一半年的時光。在這裏住着也使得。惜春笑而不語。紫鵲因妙玉在此。不便說話。到彩屏屋裏。坐了一會。等妙玉走了。來求惜春細說明緣故。惜春道。你就在大奶奶那裏住着。也沒相干。既然大奶奶膽小。你到妙師父菴裏去暫住幾時。底下再瞧光景。明兒你過去就是了。所有你的東西。大用都搬過去。省得一番嘮叨。紫鵲謝了惜春。仍回稻香村來。把惜春的話回了李執。過了一夜。紫鵲自往攏翠庵去。且講李執到鳳姐處。告訴了紫鵲的話。鳳姐心中雖以爲不然。因是李執作主。只得勉強應許道。大嫂子可叮囑紫鵲不許走出菴來。萬一撞見寶玉。可是不依他的。我吩咐他們打聽。有京官家眷回南的。便打發一個老婆子。送了他到林姑娘家裏去。李執道。因是林妹妹再三叮囑我的。看紫鵲這孩子。也實心。他不願意出去。竟

是這樣辦法妥當。一面說話。李執便同鳳姐到王夫人處去了。再說寶釵與寶玉完婚後。惟於夜間分牀寢宿。日則相伴相依。一無避忌。寶釵每每留心察看寶玉。或於梳妝時。也喜調脂弄粉。或於握管時。為代研墨拂箋。一種款款懃懃的光景。竟似把當日愛慕黛玉之心。漸漸移到自己身上來了。豈知寶玉向與寶釵繾綣之處。視迎探兩姊妹。雖略有不同。較之視黛玉的心思。又迥乎各別。所以曾向寶釵褪取香南。偷覷彎玉臂。有若生在林妹妹身上。將來可以親近之想。如今可以親近了。雖極意綢繆。卻仍以從前姊妹相好的情分相待。此是寶玉不肯負黛玉的癡心。寶釵如何猜得透。講到鳳姐常在寶釵屋裏走動。看見他們親熱的光景。便與王夫人商量道。老太太頭裏。因寶兄弟病着。要給他沖喜。趁老爺在家注意。辦了這件事。把寶妹妹娶了過來。我如今看寶兄弟的病已大好了。鎮日一堆兒混着。不給他們圓房。也不成一件事。太太何不回明了老太太。算起來此時還在國孝裏頭。依舊不用驚動親友。揀一個好日子。給他圓了房。豈不是好。王夫人道。我也想過。你今兒提起。我就回老太太去。當下王夫人去回賈母。賈母笑道。我只算寶玉的已經完姻的了。倒忘了他們還沒圓房。這也不費什麼。你就趕緊去辦罷。於是王夫人就叫鳳姐吩咐林之孝家的。叫外頭去擇了吉日。不過祭祖家宴。新房鋪設一切。預備現成。並無可記之事。書不瑣敘。且說寶玉圓房之後。與寶釵伉儷綢繆。而於夫婦敦倫之樂。卻甚淡然。寶釵身分持重端莊。斷無反去俯就之理。一日寶玉夢中。只記得娶的是黛玉。回房進來。連叫妹妹。見紫鵲在旁。笑指牀上。寶玉寬衣就枕。來纏黛玉。黛玉半推半就。任寶玉恣其歡愛。一似夢遊太虛幻境。與仙女初試雲雨滋味。豈知醒來。卻是寶釵。口中猶喚妹妹。不已。寶釵也不言語。次日起來。寶玉正靠桌上。看寶釵臨寫靈飛經字帖。想起昨夜夢中之事。惟恐寶釵盤問。只是默默不語。聽得秋紋在院子裏說道。蘭哥兒來了。寶釵把帖收起。放在一邊。賈蘭進來。請了安。寶玉命他坐了。賈蘭就在炕旁椅子上坐下。寶玉問道。你近來的文字。太爺可說你有些長進沒有。蘭哥兒答道。太爺說道。倒還有些思路。叫姪兒上緊用功呢。寶玉道。你該聽太爺的話。努力用起功來。等到明年秋天。咱們同去下場。賈蘭欠身回答道。可不用等明年秋天。姪兒正為這件事來回二叔叔。剛纔聽見二叔叔說。早上在內閣裏見過上諭。因當今得了太子。不等明年元旦。須發恩旨。已勅禮部議奏。行文各直省。定於本年八

月恩科。也是想不到的一件事。姪兒想。二叔身子已強健了。何不帶着姪兒去走走。寶玉道。沒的是謊話。賈蘭道。不是謊話。寶玉點頭恍然。如有所得。接口連說兩句。我要去呢。賈蘭見寶玉高興。便越發歡喜。要跟着寶玉下場。又說了幾句閑話。告辭出去。寶玉笑道。我還急巴巴盼到明年。嫌這日子長遠。夢想不到。備出這件巧宗兒來。正是喜煞人。一封丹鳳詔。速速成全我怡紅院公子的心事了。寶釵道。頭裏老爺逼着你。念了幾個月書。後來因你病了。就沒去上學。俗語道的。生蠶做硬繭。擺着荒疎了當久。饒是你學富五車。只怕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也該靜靜的用點功夫。纔好。寶玉聽說。便向書架子上亂翻。襲人上前問道。二爺要尋什麼東西。就言語一聲兒。等我們給你找。寶玉道。我的讀本呢。襲人聽不明白。怔了一怔。寶釵道。找他上學的書本兒。襲人道。真正我的好爺。你從園子裏搬到老太太屋子裏。越發顧不得了。地方換了兩三處。怎麼不問一聲兒。儘仔在架子上亂找。寶玉聽了襲人的話。一時想過來了。也沒言語。襲人便問二爺。爲什麼一時又想念起書來。寶釵道。剛纔蘭哥兒來說起開科的話。要跟着他叔叔同去下場。他聽了忽然高興。急巴巴的臨陣磨鎗呢。寶玉道。可見你們這些人的話。儘由着自己說的。纔說三日不彈。手生荆棘。我就謹遵台命。要找書本子溫習溫習。又道。臨陣磨鎗。寶釵想着這話。果然一時裏說到兩岔去了。搭訕着叫秋紋碧痕。到怡紅院去收拾書籍過來。襲人道。這些東西。怕他們去經手不來。說着。便自己同了碧痕。往怡紅院去。不多時。兩個人把書籍搬了過來。寶玉親自檢點一番。把幾種無關舉業的書擦開。命襲人擱在架子上。隨手拿了一本精選制藝。是代儒選的近科魁墨。吟哦咀嚼起來。竟似從前賈政在學政任上。有回來的信。一時怕查功課。埋頭苦讀的光景。寶釵陪坐一旁。想寶玉向以祿蠶譏人。如今大病纔好。並無父命師箴來相督責。因聽賈蘭一語。忽然功名念切。殊出人意外。細細揣摩起來。想從前因與黛玉一片纏綿之意。膠滯於中。有所急即有所緩。淡乎彼。一朝割絕私情。便心歸於正。鳳姐瞞天過海之計。下的鐵砑。實於寶玉大有裨益。又因寶玉推到黛玉身上。想其情未必不甚於寶玉。爲黛玉設身處地想來。又將何法融化這一團塊壘。便覺心上有許多過不去處。正在出神。見寶玉搖頭擺膝。壹志凝神。在那裏用功。又想此番開科。寶玉果然功名有分。將來玉署瀛洲。也是意中之事。豈不博得堂上歡心。自己夫榮妻貴。想到此處。又喜

孜孜得意起來。把替黛玉設想的念頭漸漸忘了。話不細表。且說寶玉苦志用功。非溫習經書。卽揣摩時藝。把先前焙茗所買這些飛燕合傳。武則天楊貴妃外傳。都焚化了。一切玩耍之事。淨盡丟開。只知黃卷青燈。不問粉香脂豔。竟大改舊時脾氣了。寶釵甚爲納罕。便告訴了賈母王夫人。都道。如今沒有他老子來逼他。自己肯這樣發憤起來。暗暗歎美寶釵爲人能識大體。果然金玉姻緣。相夫得力。而寶釵因寶玉病後。身子不免虛弱。保養爲要。深喜寶玉淡於牀第私情。倒也相安。寶玉先前見了文章兩個字。便要頭疼。如今專心於此。不但不以爲苦。反覺探討些滋味出來。毫無厭倦之意。自是日親日近的功夫。看看場期將近。寶玉賈蘭叔姪二人。援例入場。又因賈政陞了外任道員。編入官卷。凡場前應辦事宜。賈璉自去妥爲料理。再說紫鵲在攏翠菴住下。心想我不跟姑娘回家。原爲姑娘的事。見了寶玉一面。討個准信兒。好拿主意。誰料他們起歹心的起歹心。變法兒的變法兒。要攔我出去。諒來也難與寶玉見面的了。暫且躲在這裏。求大奶奶趁早想個法兒。把我送到南邊。但憑姑娘拿個什麼主意。我死活跟着他過一輩子就是了。紫鵲此時已心灰意懶。住在菴中。度日如年。也不敢挪移寸步出菴。恐惹是非。惟聽晨鐘暮鼓。隨着妙玉虔心禮拜觀音大士。只求菩薩暗中保佑。林姑娘身體康寧。早早主婢見面。日夕焚香禱祝不已。一日惜春看見他笑道。妙師父倒像新收了一個徒弟了。紫鵲道。妙師父肯發慈悲。我不想回南去跟林姑娘了。惜春道。你姑娘要做妙師父的徒弟。如今聽你也說這話。佛法平等。你和姑娘是師弟師兄了。妙玉道。這會兒你同林姑娘都是這條心。將來怕由不得你們做主。我果然收了你做徒弟。有人和我要起人來。便怎麼樣呢。紫鵲聽了也沒理會。妙玉自與惜春到芸房對局。至午後。惜春方回。紫鵲到了晚上。因時交初秋。餘暑未淨。獨自步出院外。就在梧桐樹下。一隻石櫺上坐着。仰見雲歛碧天。桐葉枝頭。露出一鉤新月。那邊佛殿上鐘磬無聲。爐內香煙未盡。雖此身尙在大觀園中。已另是一番境界。惟聽砌畔蟲鳴唧唧。萬慮俱生。百感交集。一個人對着月兒。想起那年林姑娘來到榮府。先在老太太那邊。後來搬到園子裏。寶玉和他往來稠密。種種起居言動。凡筆不能寫。畫不能描之處。猶如記日清帳本一般。都打疊在我肚子裏。如今寶玉隔絕姑娘遠離。把他兩人的事故從頭想起。歸根兒有意外之變。可見普天世界的人情都是假的了。紫鵲只是呆呆癡想。恍如夢境迷

離。不覺夜深露重。渾身上下衣裳都已溼透。只見一個老佛婆來催他道。紫鵲姑娘。快進來睡罷。夜深了。儘你在院子裏坐着。受了涼是要害病的。紫鵲只得起身進房安歇。朦朧睡去。聽得有人叫道。紫鵲姊妹。你爲什麼不去瞧瞧二爺和寶姑娘拜堂呢。紫鵲聽了這話。猛吃一驚。連忙起來。趕到一個素日沒有走慣的地方。果見連二奶奶隨着老太太都在那裏看寶玉做親。晴雯扶着新人拜堂。紫鵲急得滿肚子的怨氣。無從發洩。一時拚捨着臉。走過去問寶玉。兩腳猶如釘住的一般。只的怔怔的呆看。停了一會。見新人揭去蓋頭巾。卻不是寶姑娘。是他林姑娘。面前也掛着像寶姑娘的一樣金鎖。心中正在疑惑。聽得旁邊有人叫道。紫鵲姑娘。你爲什麼剛在這裏瞧熱鬧。不上去伺候你姑娘。又聽鳳姐道。你們別反使他。他也在這裏等着妝新呢。說聲未了。只見老婆子們過來。七手八腳。把他拉上。還拉了晴雯。一同到裏間屋子裏去。妝扮完畢出來。寶玉和林姑娘同坐着。叫他們磕頭。紫鵲摸不着頭腦。心裏又急。臉上又臊。禁不住直聲叫了兩聲姑娘。自己驚醒。卻是一夢。那時同房睡的老佛婆聽見叫道。紫鵲姑娘醒醒。你做了什麼怕夢了。紫鵲答道。想是我的手在胸前壓着。沒有夢見什麼。老佛婆又道。我聽見你發急的叫姑娘。這會兒林姑娘到隔了好幾千里路了。還睡夢裏忘不了。怪可憐的。當下紫鵲也無心緒。和老佛婆接話。只想剛纔的夢。真是古怪。晴雯是死過的人了。爲什麼他來伺候姑娘。還和我同拉扯在裏頭。想起來總不是吉兆。不是應在姑娘身上。還有些災晦。一定是我這條小性命。該斷送的了。思前想後。不多時。窗上發青。又挨了一會。起身梳洗。便往佛殿上焚香叩禱。暗暗通誠夢中之事。但求脫晦除災。又不便將此事告訴旁人。惟有朝夕繫念。獨自發愁。書且少表。那邊鳳姐因李紈將紫鵲安頓攏翠菴中。恐怕走漏消息。預防寶璉再提此事。先想定了話。一日。寶璉果然向鳳姐問及。鳳姐道。這件事我早要告訴你。又怕你疑心。我在裏頭作梗。其實太太那裏。我早就碰了釘子來的。因還要替你想個法兒。所以沒回報你。那林妹妹回過來。瞞着寶玉的話。你是知道的。上上下下都囑咐過。可再沒有一個人敢在寶玉跟前說長道短。就只紫鵲這個人。太太說斷乎留他不得。也不過怕寶玉見了他。難免翻騰些話出來。保不定又勾起寶玉的舊病。所以我要請教二爺一句話。二爺要紫鵲過來。不過當一個丫頭使喚。各處跑動。太太云見了。先不依。我也就不住。據我的意思。狠可不必。倘

還有別的意思。我倒替二爺盤算出一個主意在這裏。不如也像娶尤二姐在外頭弄了屋子。叫紫鵲悄悄去躲着。再別到裏頭來。也礙不着人家的事。請二爺示下。好去辦。賈璉笑道。罷罷。我不過說的一句閒話。來不來都沒要緊。你不用這樣東拉西拽的來轉治我。正經寶兄弟同蘭哥兒下場的話。到底定准了沒有。鳳姐道。寶兄弟近來很用功。看來是定的了。大嫂子說蘭哥兒年紀還小。比不得寶叔叔。叫他等到明年正科再去。太太說。蘭哥兒既然高興。難得他小孩子有志氣。就跟他叔叔去走一回。大嫂子也不好拗太太的主意。你別管他們。定不定只管去辦你的事就是了。賈璉道。部照監照已經現成這裏。問准了禮部裏頭還有要關照的話。前兒有江西引見的官兒。進來說起老爺的官聲很好。管的那一帶地方。有幾處遭了蟲災。在那裏辦賑。我再去細細打聽打聽。說着就往外走了。鳳姐便叫平兒到跟前說道。你闲着。到大奶奶那裏去走一趟。只當是閑逛去似的。留心紫鵲回來沒有。倘然大奶奶提起。你說是我的話。要大奶奶囑咐他別出來走動。我留心察訪安便。送他到林姑娘那裏去。出來走動沒要緊。碰出亂子來。我同大奶奶可不能給他擔呢。平兒答應着。往園子裏來。靜悄悄並不見一個人。便徑往稻香村。見李執正看着素雲碧月在那裏收拾一隻舊籃子。地上擺着銅罐風爐竹筴油布等物。平兒看了。不知什麼用處。便笑着對李執。李執眼圈兒一紅道。這籃子是大爺用過遺留下來的。因蘭哥兒要下去。叫他們拾掇出來。看缺的什麼。還得去添補上。平兒笑道。這些東西值得幾個錢。哥兒要下場。替他置備一副新的不好嗎。李執禁不住滴下幾點淚來。一面拭淚道。你不知道東西不衿貴。因是他老子遺下的手澤。我苦苦的管教他這幾年。雖然還巴不到讀書成名。今兒有志觀光。克承父志。也不枉我撫孤守節一番。就是大爺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我所以不肯撩棄這些舊東西。平兒會意。便幫着挪這件看那件道。蘭哥兒果然肯念書。我也聽見太太時常在我們奶奶跟前說他好的。真是大奶奶的福氣呢。平兒又與李執講了一會閒話。笑問紫鵲如今不在這裏住了。可還來走走沒有。我要去瞧瞧他。又怕驚動妙師父。李執道。是你奶奶叫囑咐他的。難得他也肯聽信。聽見說菴門也沒有出。自從前日到那邊。連我這裏也沒有來走過一回。你去告訴奶奶可放心。別惦記這件事。平兒聽說。笑了一笑道。我還去瞧那大姑娘呢。說着轉身就走。徑往紫菱洲來。路上碰見鶯兒同了個老婆子。

手裏提了一個衣包。平兒便問往那裏去。鶯兒道：「姑娘叫我去瞧那大姑娘呢。」平兒道：「我也要去。」咱們同走，說着。三個人來到那岫烟屋裏，見他低着脖子。在那裏紮大紅絨頂上的花。岫烟見平兒們進去，便把針線連忙放下。平兒和鶯兒都上前問好。岫烟讓他們坐了。平兒便笑道：「姑娘在這裏趕緊置備那些潯線活計呢。」岫烟飛紅了臉道：「今夜長了。白日裏動動這些省是打盹兒。黑間睡不着，說着又道：「難得你們兩個人同來逛逛。」平兒道：「奶奶叫我們瞧瞧姑娘。剛纔從大奶奶那裏來，路上碰見他們來的。」鶯兒接口道：「姑娘因這天氣交了秋，早晚就涼了。昨兒找出兩件棉衣，叫送來給姑娘的，說着便在老婆子手裏接過，送與岫烟。岫烟也不打開包袱，便遞給家兒，拿去放好。」一面說道：「又要你姑娘費心，回去給我道謝。」平兒道：「如今有寶姑娘到了我們家裏，諸事周到，我們奶奶便少操了許多心。」岫烟道：「我在這裏承你們奶奶多少照應，我總是感激的。又問鶯兒道：「如今寶二爺的身子，可越發健朗了。」鶯兒道：「如今大好了。這幾天倒很念書。姑娘你不知道。二爺還要下去場呢。所以園子裏也沒有來。」岫烟道：「這園子裏不來也罷。別的地方去逛逛，是沒要緊。你二爺進了園子，保不定不到瀟湘館去走動。再像先前這樣，他自己心裏也熬煎。人家看了，也不像個樣兒。」鶯兒道：「姑娘說的很是。我想不如回明老太太，把瀟湘館拆毀了。二爺便進園子來，沒看見這屋子，也就不想林姑娘了。」平兒道：「你別胡說。老太太聽見了要生氣。就是你姑娘知道，也不依你呢。」岫烟因問平兒道：「送林姑娘回南的人，可回來了？」平兒道：「去的人爲田租上的事，就攔住了。前兒有個稟帖，專差腳子來的，說路上平安的話。已回過老太太的了。」又道：「這幾時史大姑娘和二姑娘都沒來。如今園子裏冷靜，他們來了，自然還住在這裏。姑娘也有個伴兒，再熱鬧幾天也好。」那岫烟道：「我聽史大姑娘的口氣，總等這裏打發人去叫他。他嬌娘纔肯放呢。」平兒道：「可不是。我們奶奶說：趕中秋前，老太太要打發人去接呢。」平兒們又和岫烟們說笑了一會，各自走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對月懷人，聞蛩增感，設身處地爲紫鵲着想，確有不堪消受處。

蘭哥兒要去下場，李執爲之收拾，先人手澤之舊籃子，活畫出一個蓄着期望苦心之慈母來。

第八回 棘院尋郎驚心冤孽 書堂演劇指證仙圓

話說平兒同鴛兒兩個人從紫菱洲出來，各自回去，回明了話，連日事無可記，書不細表，時光如駛，到了八月初頭，點定主考官。初六日監臨各官送主試等官入闈，府尹衙署前起，至貢院這幾條街，各衙衛口兒上，都是老幼婦女，看的人非常喧鬧。榮國府裏，自有一番調度。李貴本來專管寶玉出門的，又添派了幾名老成家，人同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名小廝伺候寶玉。賈蘭另有伺候的人，先在附近貢院左右，找下一所精潔房屋，派定廚子、火夫、買辦人等，扛擡一切動用碗盞器具鋪墊食物，在寓所妥爲安頓。這一天寶玉出門，到賈母王夫人各處一走，雖然就在京裏，並沒遠離，賈母等因寶玉從來沒有出過門的，竟像寶玉此時要遠走幾千里路的一年半載纔回來的光景，十分惦記。王夫人叫周瑞家的上去，傳諭跟寶玉蘭哥兒的人，都要小心。寶玉同了賈蘭走出榮禧堂，早有馬夫帶着馬匹伺候。寶玉賈蘭上了馬，衆家人簇擁着到寓所去了。這裏襲人等早已把寶玉睡的被褥，並要替換的衣服鞋襪等物，收拾停當，叫老婆子送到垂花門外，指着交給焙茗。自寶玉出門後，寶釵爲人大方，明知數日之別，心上安然，毫無牽掛，惟暗祝寶玉三場得意，早聽捷音。那服侍寶玉這幾個大了頭，倒覺眼前似掉了一件活寶，屈指計算，有好幾天不得見面，獨有襲人更加關切，巴不得上頭吩咐出來，叫他們跟着去伺候纔好。講到寶玉進場這一天，五鼓起來，吃了早飯，便同賈蘭帶了衆家人小廝來到貢院前，見進場的人已入山人海，不多時升炮開門，唱名聽點。寶玉與賈蘭兩個那裏挨擠得上，跟去的人在稠人之中，用力擠開，前後護住，纔得上去，聽着點到自己，便應聲擠上，進了頭門。李貴等因與衙門裏多有熟識的人，瞞上不瞞下，混了幾個人，進去到儀門前照應着。寶玉賈蘭點過名，走進儀門，自己提了籃子，魚貫而入。從甬道上走龍門，到至公堂，領了卷。寶玉與賈蘭雖一樣領的官卷，各自坐開，不在一座號子內。寶玉歸號後，還陸續有人進來。寶玉命號軍掛了門帘，懶怠和同號去酬應，那號房又低又窄，自出母胎，何曾見過這樣房屋。雖有號軍伺候，那裏如得在家中，襲人這一班人周到。寶玉此時已心有所悟，也不計較到這上頭，等到下午時，聽得外邊放炮封門，胡亂用

了些茶飯。天晚安寢。睡到半夜。聽得人聲鼎沸。寶玉驚醒起身。出號觀看。只見火光燭天。都說西文場失了火了。外面巡場各官。一齊趕出撲救。忽然火要消滅。各號靜悄悄在那裏睡覺。並未失火。知是魁星耀斗。應有文曲星在場。各官都自散了。接着就有題目紙分來。號軍接過。送與寶玉觀看。首題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二題是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三題是內無怨。外無曠夫。寶玉看了這三個題目。狼不自在。悶悶的坐了一會。免不得想要落筆。毫無思路。連破承也沒有。一句不覺精神困倦。就伏在號板上。合眼睡去。只聽有人喚道。寶玉還不快做文字。睜眼一道金光顯出他失去的通靈寶玉。在號板上。定定懸着。便覺文思泉湧。汨汨而來。也不留心去看。那塊玉。趁着亮光。展開卷子。信筆直書。竟如夙構一般。頃刻間三篇落稿。擡起頭來。見天色大明。那塊玉已不見了。重又研墨。照稿謄清。從頭至尾。念了一遍。頗覺得意。詩題是此日中流自在行。寶玉素長於此。越發機神流利。一揮而就。正打點上去交卷。因號門未開。且在自己號中坐等片時。忽聽得同號裏頭喧嚷起來。說這一個人弔死得奇。怎樣好好的坐着。把繩子套在脖子裏。就會死了。寶玉不信有這件事。便出號。將過去。已有許多人拿了他這本卷子。在那裏瞧。寶玉擠不進去。只得站立在人圈外面。聽一個人笑說道。你們看剛寫上題目。沒做一句文字。倒有閑情逸致。填起詞曲來了。說着一頭念道。

淚燭催何急。冰蠶凍欲殞。迴廊步履空留响。可記得小犬吠花陰。覷紗窗月上。奴也會漢臯貽玉佩。洛浦解明璫。誰料你鴛鴦雙鎖。春風穩。忘卻了蝴蝶三更夜夢長。都因是結下的前生孽帳。到如今只落得珠沉玉碎。增惆悵。你思想高攀蟾窟桂枝香。

調寄世難容

寶玉聽那一個人念畢。旁邊的人都愕然道。這是幹了負心事。冤鬼到場裏來索命。附在身上寫的。當下紛紛議論。早有號軍回明了號官。稟了監臨。就有許多人進號來。把這個人抱放地上。摸他胸前猶溫。趕緊提髮的提髮。擦胸的擦胸。又拿官桂散用筆管吹入兩耳。再灌薑湯。那人命不該絕。漸漸甦醒。正值開門放牌。便命號軍背至號門外。交給打掃夫背出。有人認明。攔回場內。查明坐號。貼示。再講寶玉聽見此事。心跳不止。連忙上去繳了卷。

子走出頭門。李貴領了焙茗鋤藥等四個小子。早在門外伺候。見寶玉出來了。便引上了車。先回寓所。因賈蘭尚未出場。留幾個家人小廝等候。焙茗等先送寶玉回寓。早煎好參湯。端與寶玉喝了。寶玉無精打彩的。躺在炕上。焙茗上來問話。寶玉只是嫌煩。打發他走開。只想場中之事。一定他也和什麼人有私情。後來另締婚姻。害那女子。不知怎麼樣死了。怨不得他來索命。那女子有這樣詞筆。也是雋慧不凡的。死了豈不可惜。這不是我和林妹妹一樣的故事嗎。雖然。我與林妹妹毫無苟且之事。但他詞句內。也不過花前月下。情去情來。沒有寫出玷污那女子的實蹟。只負盟之處。已經過不去了。我再進二三場。倘林妹妹也像這樣找我來了。出那麼的醜。豈不是求榮反辱。寶玉一個人躺着。盤算直等到黃昏後。賈蘭也回來了。寶玉勉強起身。問了幾句場裏頭的話。說你也趕得快。今兒就出來了。賈蘭答道。姪兒不過敷衍完篇而已。就挨到明兒晚上出來。也是這個樣兒。寶玉笑道。狼難爲你了。一時便叫端飯。小廝們連忙應着。端上飯來。寶玉點景用了些。各自安歇。次日起身。寶玉對賈蘭道。明兒你一個人進去。我可進了這頭場就算了。賈蘭聽說。只道寶玉做的文章不得意。所以不高興。便道。咱們沒有犯規貼出。好歹進了三場。就算完了一件事。中不中隨他。二叔叔既然不高興。姪兒也要回去了。寶玉道。你不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又何必看我樣兒呢。賈蘭再三勸寶玉完場。寶玉想到此番。原非專爲功名而來。半途而廢。回去一來對不住家裏。二來此願何時得了。況且我正想見林妹妹。如今林妹妹果然尋到場裏來。見了他正好訴說我的委曲。還怕死嗎。於是轉想過來。依舊打點進場。只見焙茗進來回道。連二奶奶打發與兒送來兩枝庫參。還有些吃食東西。寶玉點頭道。你去收拾了。叫與兒回去道謝。焙茗出去。自與與兒叙話。一面收拾東西。見院子裏走出一個鄰居家女人來。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生得身材嫵娜。一張瓜子臉兒。有幾分姿色。那女子溜了與兒一眼。帶笑不笑的自出去了。焙茗便向與兒道。這個女人你認識他嗎。與兒笑了一笑。也不答言。坐了一會走了。壽兒對焙茗道。剛纔出去這個女人。你不認得他嗎。他就是多渾蟲女人的妹子。娘家住在楊梅竹斜街。早與與兒有一手的。前年嫁給一個姓錢的。在工部裏當貼寫。與兒還去走動呢。與兒求了他二爺。工程上還給他拉攏好些事情。住在這裏左邊拐彎兒上不遠。與兒出去。這會兒只怕還在他家裏。你只當去找與兒。叫他給你拉根

桑條可好不好。焙茗道：好話，李大爺查察得緊，饒是安分守法，在這裏還叫我們少喝酒要錢，別去鬧亂兒。安安靜靜，過了這幾天，回到府裏去，等下班的日子有錢，那一個門子裏去花不了。壽兒道：我不過這樣瞎說罷哩。當真叫你去鬧亂兒嗎？話未說完，見雙瑞進來，焙茗問道：那裏去了這半天，別偏了我們到好地方去逛來。雙瑞道：那裏的話，我替二爺測一字，拈着個仙字。他說人立山旁，定然高捷。今科是恭喜的，咱們興興頭頭要喝二爺的喜酒，還要討賞。焙茗接口道：二爺中了，說着把大拇指一伸，指着自己道：第一個是我的功勞。壽兒問道：怎麼說是你的功勞？焙茗道：伺候二爺上家塾念書，纔得中舉，不是我的功勞嗎？鋤藥道：先在家學裏，原虧你聽了葢哥兒的調撥，鬧起事來，不是李大爺在那裏張羅得快，二爺也等不到這會兒纔掛名金榜，那兩塊硯兒，飛過來，倒早已頭角崢嶸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不說焙茗一衆人要笑，講到寶玉進了二三場，並無可記之事，到了十五日傍晚，寶玉與賈蘭都出了場，是夜不在寓所耽擱，當時趕去，這裏賈母因寶釵來做媳婦，過第一個中秋，想熱鬧一天，打發人去接湘雲迎春，湘雲推辭，這裏又叫人去接纔來了。賈母因園子裏冷靜，不高興到園子裏去，就在自己院子裏月臺上擺了兩席酒，坐的是史湘雲、邢岫烟、迎春、探春、惜春、王夫人、李執鳳、姐、寶釵這幾個。陪着賈母賞月，薛姨媽因家裏有事沒去請他，邢夫人因感冒着也沒過來。大家陪賈母喝了幾杯酒，賈母想起今年過中秋有黛玉，今年回南去了，寶玉又不跟在跟前，雖有鳳姐等輪流把盞，說長道短，與賈母取樂，終覺沒興，坐了一會，先去睡了。王夫人見賈母走後，也起身回到自己屋裏歇着，惟有湘雲還高興與衆姊妹猜枚行令，正在熱鬧。見寶玉同蘭哥兒回來，先到賈母屋裏去請了安。賈母甚是歡喜，問了幾句話，叫出去同他們喝酒熱鬧。寶玉趁空兒關照了湘雲幾句話，寶玉見了鳳姐，便拉着蘭哥兒一同過去道謝。鳳姐道：我早就收拾出來，等你們出門的時候，倒渾忘了。前兒叫與兒送去的，說着衆人讓坐。寶玉因從小和姑娘們成羣作伴慣的，不比別一個做親後仍無避忌，便同賈蘭入席，隨便坐下。丫頭們添送杯箸，圍聚賞月。賈蘭不耐久坐，先拉了他母親回園子裏去了。這裏探春道：你們看歌歌銀河，碧天如水，今年的月色何如？湘雲道：月色雖佳，到底不如去年在凸碧山莊的暢飲。探春道：早知道二哥哥今夜就出場趕回來的，我們鼓舞老太太起來，依舊擺到園子裏去纔樂呢。湘

雲想到上年和黛玉在捲簾底下韻事。不禁脫口而出道。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探春釘了他一眼。那知寶玉聽了。已止不住一陣心酸。頓時掉下淚來。又怕被人看見。只得低下頭去。用衣襟拭了淚痕。湘雲瞧着。把那岫烟的囑咐。一時口頭留不住的話。好比骨鯁在喉。欲茹不得。欲吐爲難。勉強周旋世故。在丫頭手裏接過酒壺。向寶玉斟了一杯酒道。請乾了這杯狀元紅。專等重陽佳節。耳聽捷音。寶玉只得起身。接過酒去飲了。探春笑道。二哥哥喝了史大妹妹的我們一遞一杯。都要乾的呢。正在說笑。只見鴛鴦走來道。老太太說寶玉這幾天也乏了。別多喝酒。早些去安歇養養神。明兒月亮也是好的。還要樂呢。姑娘奶奶們高興。再多坐一會兒。寶玉因心頭有事。本是勉強應酬。聽見寶玉吩咐。便道少陪你們。起身走了。鳳姐便拉鴛鴦坐下。灌了他幾杯酒。大家點景用了些飯。各自散去。再說寶玉的行李物件。先已交代進去。襲人一一檢點明白。伺候寶玉安歇。次日飯後。寶玉將頭場的三篇文章。端楷謄好。來到代儒處。送與評閱。代儒便問你自己做的。還是遇着了對題。你肚子裏記得。就在場裏寫的。寶玉答道。實是自己做的。並非抄襲舊文。代儒點頭道。這幾篇文章。局勢詞氣。足神完。原像是一手出的。照你平日的本領。還沒到此地步。不料你一病之後。學問倒長進了。說着又捋鬚笑道。很有想頭。寶玉便問蘭哥兒的。太爺見過了沒有。代儒道。早上見過。比你的自然差得遠了。也算虧他的。當下寶玉告辭回來。寶母還要備席宴月。問寶玉在那一個地方好。寶玉因瀟湘館在園。已視大觀園爲恨地。要依舊擺在賈母院子裏。鳳姐寶釵兩個人。深恐寶玉進了一園。生出一番枝節。今聽了寶玉的話。彼此放心。是晚又聚飲至三更而散。連日無話。寶玉惟盼望揭曉之日。榜上有名。等至初九是辰日。都知寶玉場中得意。初八日夜裏。從頭門上起。至垂花門止。上班的家人小廝。至老婆子們。都像除夕守歲一般。要錢的耍錢。喝酒的喝酒。不敢睡覺。等至五更以後。果有報錄人等。擁進府來。一棒鑼聲。直到榮禧堂上。高貼報條。寶玉中了第五名舉人。各處早已點得燈燭輝煌。老婆子們往裏頭報喜。惟賈母處不去驚動。其餘王夫人各處都已知道。賈璉起來。命林之孝等。端整開發賞封。一面吩咐廚房備酒席。犒賞報子。接着有平日來往公卿世家。並賈政的同寅交好。以及親族人等。都來道喜。自有賈珍過來。與賈璉分頭酬應。那日領了鹿鳴宴回來。洞開賈氏祠堂門。擺宴祭祖。寶玉穿了公服。至祠堂家

廟行禮，順便到寧府一走，又去見了賈赦夫婦，然後回來，到賈母王夫人處都磕了頭，再與賈璉鳳姐並李紈，就在王夫人屋裏見了賈環賈蘭也來與寶玉叩喜，寶玉安慰了賈蘭幾句話，不叫了名班，連日唱戲宴客已畢，這一天家宴，止有寧榮兩府內眷，除薛姨媽史湘雲二人，其餘並無外客。戲臺搬到榮禧堂後面，內眷們往來便身，翻軒下一溜掛了堂簾。因連日宴客酬應勞乏，這一天改了早席，免得熬夜，擺了四席，以次而坐。薛姨媽與賈母互相推諉，點定了戲，開場演唱。賈母與王夫人心中甚樂，連薛姨媽亦因寶玉年青高捷，暗喜寶釵金玉姻緣，相當相對，便舉杯向賈母道：「今兒是寶哥兒的喜酒，老太太該多喝一杯。」老太太那怎樣疼他，難得寶哥兒巴結的，早中了舉，老太太見了也喜歡喜歡，也見先前並不是真不肯念書，因他老爺期望之心太重，總嫌他不肯用功，可也是委曲他的，賈母聽了，越發歡喜道：「姨太太說的話，就同我一樣心腸，寶玉真不肯念書，這個舉人那裏來的呢？他小時候雖是有些淘氣，瞧他並不是沒出息的不必管的他太嚴，倒把這一個人拘束壞了。如果生成的下流種子，就打死了他，那一輩子也變不過來的。」鳳姐趁着笑道：「老祖宗的酒自然該喝，姨媽也該多喝一杯呢。」寶兄弟害了這場病，不長姨媽疼他，尤子這句話，寶妹妹好意思自己跑過來，給寶兄弟沖喜，把病沖好了，纔得下場中學呢。寶釵聽了，噙着鳳姐多說話，便道：「那有像他這張嘴混說的話。」賈母一面道：「鳳哥兒說的不錯，你快去敬姨太太一杯，探春笑對寶釵道：「寶姊姊你怪鳳姊姊說的話，老太太還誇他呢。」探春話未完，湘雲接口道：「正是我們儘仔瞧戲玩兒，忘了敬二哥哥一杯喜酒。」說着便提了壺來敬寶玉。於是姊妹們並李紈鳳姐挨次都與寶玉賀喜。末後輪到寶釵，只是不動，衆人越發要和他取笑，催逼着與寶玉敬酒。寶釵便帶笑不笑的批回頭去，說道：「我是從來不會給人家斟酒的。」湘雲道：「前年二哥哥生日，那一天夜裏頭，我們慶壽玩兒，寶姊姊你不記得行令掣筌，你掣的筌上寫着什麼？」鳳姐道：「那夜裏沒有給二哥哥安席送酒嗎？」寶釵搖頭道：「我不記得。」李紈笑道：「史大妹妹你們不用熬寶姊姊玩兒了，我有一個調停之法，說着便叫鶯兒過來道：「你替姑娘斟了一杯酒，敬姑爺，就算數了。」於是鶯兒便斟上酒，送與寶玉喝了。一面李紈又說道：「今兒提起這件事，我還記得寶姊姊掣的詩句，寫着：『任是無情也動人，要在席中人各賀一杯。』還要唱一支兒新曲賀他，不是叫芳官唱的翠鳳毛翎嗎？」

如今想起來。那掣的筌子。竟有些意思。你們賀了寶兄弟。也該賀寶姊妹一杯。寶釵發急道。席面上有了雲兒。一個人已攔不住。連大嫂子也鬧起人家來了。正說着。寶玉因受了衆人的賀酒。自然要還敬衆人。先與薛姨媽。賈母王夫人敬了一杯。然後以次而及。那西首席上。坐的有蓉哥兒媳婦。不敢當寶玉送酒。其餘都接杯飲乾。寶玉在席上酬應了一會。因唱的都是繁華熱鬧戲文。不耐煩看他。便走席掀簾出來。出下臺階。遇着戲班裏因點的戲將已唱完。拿了戲目。又上來找值席的。請上去點戲。寶玉按過戲目。翻開一看。便點了兩齣。吩咐不用再點。就去唱這兩齣罷。寶玉點了戲。轉出遊廊。信着腳步兒。要往冷靜地場去。散動散動。從東院耳房門前經過。這個地方。是派着幾個老婆子在那裏經管燙酒的。寶玉聽得裏邊笑說道。這裏我們打平夥備了兩樣菜。不是沾光廚房裏的。還沒動筋子呢。你老人家賞臉。請喝一杯。又聽一個人道。今兒唱的好熱鬧戲文。你老人家也沒去瞧瞧。那一個人答道。瞧戲呢。也沒這個分兒。就有一件說給他們評評理。那一個老婆子道。又有誰來得罪了你老人家嗎。那一個人道。並不是有誰來得罪我。我告訴你們聽。寶哥兒原是太太養的。環兒也不能不算。是老爺的兒子。那孩子雖然沒志氣。巴結不上。一般念了幾年書。難道比蘭小子還趕不上。就不值得給他們捐一個監帶挈去進場。叫他也裝個人兒。中不中由命。我一開口。人家就壓派我謾短。這也是我謾短嗎。你們替我想。叫同那一個說理去。話未完。寶玉聽是趙姨媽。便笑了一笑。走過了又慢慢的轉了幾處。纔走到王夫人屋後西廊下。將過鳳姐這邊來。見薛月秋紋兩個趕來道。白要我們到園子裏去跑一趟。原來在這裏。快回去罷。老太太問呢。寶玉道。我是一輩子不到園子裏去的了。你們自要去瞎跑。說着。便同薛月秋紋過來。這裏早開唱寶玉點的。五郎出家。那出楊令公的老外。唱五郎的小旦。都是有名腳色。又唱得認真。看得賈母王夫人等都傷心流淚起來。賈母查問誰點的戲。林之孝家的在旁回明是寶玉點的。賈母也無言語。那時寶釵知道寶玉還點一齣仙圓。便回了賈母說。仙圓不如笏圓好。賈母聽了寶釵的話。叫改唱笏圓。接着寶玉到了。五臺尚未唱完。連忙上去。又與賈母王夫人敬了酒。答轉身來。斟了一杯。恭恭敬敬走到寶釵面前。作了兩個揖。送過酒來。寶釵不會提防。看見寶玉這個樣兒。漲得滿臉通紅。當着衆人。又不好說他什麼。鬧得各席上。鬨然大笑起來。麝鴛兒在旁靈變。忍着笑。

過來接了寶玉手裏的酒杯，遞到寶釵面前，寶玉叫聲寶姊妹，我只敬你這杯酒，算謝過你了。此時連賈母也禁不住發笑。又恐寶釵臉上下不來，叫聲親家太太，你看他們別笑，寶玉失了體統。這一杯酒，兩個揖，很該謝他寶姊妹的。寶玉頭到我們家來，做了這幾個月的媳婦，爽快快出來，坐席聽戲，還是第一回呢。一進門來，寶玉就害了病，累得他鎮日悶在屋子裏頭，後來病好了，念書也是寶玉頭陪伴着，還是寶玉想的周全，我瞧他像做戲的這樣做，我看了比瞧戲還樂呢。薛姨媽也笑道：那總是老太太疼愛孩子們的緣故，說着，見戲文開了，寶玉問道：我點的仙圓，爲什麼不唱？寶釵接口道：老太太看了五臺，心裏怪不受用，因是這一齣團圓戲，要取個吉利，我回了老太太，叫改唱笏圓的，難道這戲文還不好嗎？正說着，只聽得戲臺上笙簫細奏，冠佩趨隨，來與汾陽王慶壽的公侯卿相，叫兒孫們分班陪宴。果然顯赫非常。薛姨媽便比着賈母道：老太太到一百歲，做起生日來，富貴滿堂，曾元繞膝，也就有這樣勢派呢。賈母道：那是親家太太過獎了，我也不想活到一百歲，他們也沒有這樣福分。賈母雖然謙遜，心裏也覺歡喜，便叫鳳哥兒再給你姨媽斟酒，我們吃了飯，下半年再聽罷。薛姨媽站起身來，互相推讓道：酒已深了，鳳姐過去，便點景兒斟了些，這裏寶玉不等戲文唱完，對寶釵笑道：我想姐姐到底看不透，總算你不識戲文，不記得你先前和我講過魯智深打山門這一齣，是好戲，末了兒一支寄生草，唱的沒緣法，轉眼分離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簑雨笠捲單行。一但俺芒鞋破鉢隨緣化，我如今還牢牢記着。寶姊妹你爲什麼改了脾氣了？仙圓不要看，要看笏圓，你可知仙圓裏頭唱的，你是個癡人，我是個癡人，那虛生悟得五十年狀元宰相，美妻姣妾，只在邯鄲枕上，黃梁飯熟時的風流富貴，這仙圓纔是正經團圓戲文呢。寶釵只是不理他，不多時戲文煞了臺，正在歡天喜地之時，想不到鬧出一件舉家驚惶的事來，畢竟鬧的何事，下回自有分解。

逸梅氏評曰

心境爲主，物境爲賓。令節佳時，懷舊觸景，賈母因黛玉回南，寶玉不在跟前，致無興賞此中秋，寫得入情入理。

寶玉向寶釵作揖送酒。致寶釵漲得滿臉通紅。一個羞答答之新娘婦。神情似畫。

第九回 踐戲言新貴入荒山 試凡心夙系還寶玉

話說戲文煞臺後。賈母這一天高興到那上房裏躺了一回。又邀薛姨媽出來聽戲。王夫人等都來陪着。重又點戲開場。晚上並無席面。只吩咐些端整精潔食品。都放在一張茶几上。擺列各人面前。隨其自便。寶玉先於午間散戲後。忽然不見了。寶釵心上動疑。便叫鶯兒到賈母王夫人並鳳姐處去看了沒見。又叫老婆子小丫頭各處去找。找的人沒有回來。見小紅來請。說老太太太太姑娘們都在那裏聽戲了。請奶奶快出去。襲人聽見。便道。請奶奶且陪着老太太們瞧戲。我到園子裏去找寶釵。你不聽見小紅說。姑娘們都在前頭。只有邢大姑娘沒出來。也未必在他那裏。別處地方不用去找。除非到瀟湘館去了。你去瞧瞧。倘在那裏。就拉了他回來。說着。同了小紅自去瞧戲。這裏襲人趕進園子裏。徑往瀟湘館來。推進門去。先到裏間屋子瞧了。又向各處一看。不見有人。那襲人自寶玉病後。搬出園去。輕易沒有到此走動。就是那一天跟寶玉祭奠。來了一次。慌慌張張的走了。今日進來。滿目淒涼。也覺另有一種光景。剛要出去。見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回來。襲人便問道。你瞧見寶二爺到這裏來嗎。那老婆子答道。就是林姑娘回家這一天。寶二爺到這裏哭了一回。走了再沒見他來呢。我們就見寶二爺。總還上頭吩咐。不敢胡說。姑娘請放心。襲人聽了。笑道。誰又和你們謔這些陳年爛話。一扭頭便出了瀟湘館。心裏還放不下。便往紫菱洲去。一問岫烟回報。沒有來。又往稻香村各處問過。纔出園來。見了剛纔打發去找寶玉這幾個老婆子小丫頭們。問他都說沒有瞧見呢。襲人且不去回寶釵。自己趕到垂花門口。叫人去問焙茗。二爺到那裏去了。焙茗正同掃紅壽兒這幾個人。在那裏喝酒擲拳。聽了連忙放下酒杯。來到垂花門。見了襲人。發怔道。二爺出門。我們總輪替着跟出去的。今兒二爺在裏頭瞧戲。跟二爺出門的人。都在屋裏。也沒聽見二爺要到那裏去。多早晚出門。我們實在不知道。襲人道。別裝糊塗哩。快去門上問罷。我在這裏等着呢。焙茗往外就跑。不多時回來道。都沒瞧見二爺出去。這會兒叫人各處去找呢。襲人便啐了一口。罵道。都是一班子死人說

着。轉身進內。悄悄的回了寶釵。寶釵也不敢做聲。因賈母先已問過寶玉爲什麼不出來看戲。寶釵回道。想是多喝了兩杯酒。在屋裏歇着呢。賈母道。這幾天也怪乏了。由他歇着。別去叫罷。當下在座有幾個人知道的。也不理會。等戲文散了。各自回去。寶釵對襲人歎了口氣道。這件事太太那裏可不能不先回一聲。襲人見寶釵臉色悲中帶急。便向寬慰道。奶奶也不用着急。我想起來。不過到那沒要緊的地方去走了。牽扯住了。估量也就回來的。寶釵一面搖頭。又問襲人道。今兒二爺可和你說過什麼話沒有。襲人道。二爺這幾時。早就和我們不多說話的了。寶釵道。你瞧不出二爺中舉之後。一時歡喜。一時煩惱。行動改常。今兒點的戲。講的話。大有些古怪。我一時不留神。這會兒纔查察起來。已經遲了。保不定他去幹出些稀奇新樣的事來。我告訴太太去。說着一面拭淚。忙起身出來。襲人也跟到了王夫人屋裏。寶釵把這件事。和王夫人說了。王夫人也不在意。因見寶釵神色慌張。聲勢急切。便吩咐叫人趕快找去。接着鳳姐。李執。並賴大林的孝家的。這幾個管事媳婦。都知道了。陸續來到王夫人屋裏。聽候呼喚。王夫人道。寶玉往常出門。總有人跟着。今兒到底多早晚出去的。難道門上這班人。竟沒有一個人見的。你們快查去。賴大家的。先應了一聲。是。鳳姐接口道。太太吩咐去查。如果有人瞧見寶玉出去。這會兒還有人敢出來承認嗎。且先去問他。把今兒大門上該班的是那幾個。向跟寶玉出門的這班小廝是誰。通班打夥兒發出去。打了四十再問他呢。賴家林家的聽了鳳姐的話。一面瞧王夫人眼色。王夫人停了半晌道。且叫他們上緊找尋去。如果找不見。我定要處治他們的。難得老太太歡喜了一天。這會兒去告訴了這句話。老太太定要着急。鳳姐道。太太且別和老太太說去。等一回寶兄弟回來了。明兒只當沒有這件事。這會兒老太太沒有叫寶玉。可以瞞了過去。沒的要嚇着他老人家。王夫人點頭。一面叫彩雲去打聽老太太睡了沒有。彩雲回來說。老太太已經安歇了。王夫人略放寬心。同鳳姐寶釵坐着。等寶玉的信息。寶釵道。古怪在跟他出門的人。不短一個。怕未必就回來呢。說着一替一替的人。回來都說世交親族人家。連寶玉的同年寓所。各處找遍。並無踪影。直鬧至五更纔各人散去。歇了一歇。寶釵與襲人。一夜沒有合眼。到了天明。仍不見寶玉回家。王夫人料不能再瞞。只得回明了賈母。賈母聽了。驚得臉上失色。十分着急。忙叫人四下找尋。埋怨王夫人不早去告訴。又罵襲人這

班人並不留心。鬧得榮國府中。如倒海翻江。連日不得安靜。各處去求籤問卜。有說找得着的。有說一時難找。也有說不用找得。自然回來的。紛紛議論不一。邢夫人尤氏等都來問信。薛姨媽就是家宴唱戲這一天。戲散後回了家。因染時症。臥炕不能起身。一天幾趟打發人來探聽。寶釵過去請安。又細細盤問緣由。寶釵只得委婉相告。薛姨媽自是記望。打發薛蟠在外邊留心察訪。寶玉下落。且說那一天戲文煞臺後。寶玉趁熱鬧之際。沒人瞧見。溜出府門。也不辨東西南北。見路便走。心中似迷似醒。像不由自主一般。走了半日。也不覺困乏。一時站住腳跟。定睛四望。但見四野曠闊。絕少人煙。卻喜水秀山清。一洗城市囂塵之氣象。竟是生平從未閱歷之所。反覺耳目一新。漸見金烏西墜。正愁無處棲身。忽聽清磬一聲。在樹林中隨風飄送出來。寶玉便望着林子裏尋覓。覺徑而入。盤旋曲折。約行半里許。見一座茅菴。菴門半掩。寶玉走進裏邊。有一老僧夜課甫畢。爐內香篆未消。那僧相貌清癯。杖履古樸。寶玉趨步向前。稱上人稽首了。老僧連忙回禮。也不問寶玉來踪。說貴人想是來投宿的。小菴方便。招寶玉就在這一張竹榻上坐下。寶玉啓口問道。上人高壽。在此靜修有幾多年了。老僧答道。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貧僧只記進步的功程。不算修行的歲月。花落花開。不知閱幾多春秋矣。寶玉又問此去大荒山青埂峯。從那一條路走。有多少程途。老僧笑道。只一往向前。不要止步。便是大荒山。並無第二條路徑。說近便近。說遠便遠。寶玉聽老僧應答。大有禪機。不敢再問。凝神坐了片時。見竹榻上放有新製僧衣僧履。瞧看自己身上。全不像個出家人行徑。想就在此披剃了。再到大荒山去見師父。也顯得我心意至誠。便向老僧稽首道。弟子立志出家。因起身忙促。未曾改換縐衣。今見有現成衣服在此。乞師父就與弟子披剃了。把身上的衣服留下作抵。未知師父肯賜提挈否。老僧道。這副衣服。是一位護法佈施在此。有佛門的雲遊到來。那一個有緣。儘管穿去。貴人的衣服。貧僧留此無用。寶玉聽了。自愧失言。忙站起身來。求老僧剃度。老僧笑道。貴人出家的緣故。不過要盡一點心罷了。何必定要薙髮。寶玉求之再三。老僧應允。就拿了剃刀。替寶玉落了髮。寶玉忙把自己衣服靴帽脫棄。穿了僧衣僧履。向佛前拈香參拜。又拜謝老僧。想起出門時候。並沒和一個人說明。老太太和太太。不知怎樣在家裏盼望。不如把頭髮衣服寄回。叫他們一看。心裏就明白了。也免得着人四處尋訪。主意已定。便向老僧告知。老僧

答道。這裏常有擔柴的樵子進城。這事極便。但請放心。老僧又去取了兩枚鮮桃。遞給寶玉道。貧僧不食煙火食已久。不便留齋。奉敬冰桃二枚。聊以充飢。寶玉捧而啖之。感謝不已。當下住宿一宵。次早辭別老僧。拿住不要止步的念頭。迷迷糊糊的望前行走。見山中繁花綴樹。綠柳成陰。心想時交冬令。何得見此花柳鮮妍。定然地接仙源。已非塵凡世界。離大荒山不遠了。正走間忽見前面岔出兩條去路。躊躇不得主意。聽得山坳裏有人歌曰。

芒鞋踏處白雲浮。

柯爛歸來月一鉤。

隔斷紅塵千萬里。

滿山黃葉一肩秋。

寶玉聽罷。移時見一老者。肩挑一擔柴枝。從山坳裏出來。寶玉上前問道。往大荒山去。不知從那一條路走。現有歧途。望老丈指迷。那老者答道。心頭無歧念。便足下無歧途。何須指迷。你怕走錯了路。老漢便是要回大荒山去的。跟着我來。就是寶玉滿心歡喜。隨了樵子行去。先後不過數步。心想趕着那老者。還有話問。總趕不上。只見那老者回過頭來。指與寶玉道。從松林裏翻上坡去。便到大荒山了。寶玉向山上一望。霎眼不見樵夫。原來寶玉所遇老僧樵子。俱是僧道變化。指引他到此。寶玉盤上山來。見山上寺門外站立一僧一道。上前細認。便是從前見過的獼頭和尚同跛足道人。當下倒地便拜。那獼僧開口道。你怎麼便能尋到這裏。寶玉道。山下樵子指迷。引弟子到此。拜見二位師尊。跛足道人道。此非國清寺。安有寒山拾得耶。獼僧便道。你的來意。我們已知。但你塵緣未滿。此時還不逢皈依的時候。還了你的東西。且回去罷。寶玉道。弟子虔誠。削髮披緇。今日有緣。尋見二位師父。豈肯退步。還祈收納。僧道佯然不理。竟返身回進寺門。寶玉便跟了進來。獼僧道。你身雖入了我門。心上總未乾淨。如何容得下你。寶玉道。弟子心中。已是八垢皆空。九根無染。十二時中。一絲不染的了。師父怎責弟子。心頭尚未乾淨。獼僧道。魔頭正甚。敢在禪門打誑語。跛足道人道。弗與多言。試之可耳。當下僧道便把寶玉留下。令其執爨洗器。掃地烹茶。在府中小廚如焙茗。盡所不爲之事。寶玉甘心供役。甚至責以汲水拾薪。挫磨筋骨。亦任勞盡瘁不辭。日則淡飯黃齋。夜則繩牀破衲。寶玉處之泰然。如在安樂鄉一般。僧道憐其意誠。便令寶玉打坐參禪。一夜在蒲團上攝氣凝神。意不旁騖。用起功來。纔合眼。見有一隻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撲入殿來。寶玉明知是魔。毫無

驚悸。虎去了。又見巨蟒一條。身長二十餘丈。眼若銅鈴。目光如電。張開血盆大口。向蒲團蜿蜒而入。寶玉亦如不見。鎮靜如前。又見大觀園中一班姊妹。湘雲寶琴李紋李綺等。紅搖翠動。牽裾連袂而來。圍繞着寶玉。也有邀他去入詩社的。也有拉他去放風箏的。也有叫他去釣魚看花玩兒的。寶玉一概不理。湘雲等去後。又見寶釵淚痕滿面。把他拉住。哭訴道。你不念往日姊妹情分也罷。自從我嫁到你家。不到半載。一味冷淡着我。全無伉儷之情。忍心拋撇了。到此出家。便是佛門。也講慈悲爲本。蓮臺座下。容得你這樣狠心人嗎。寶玉心頭思想道。你自錯認了金玉姻緣。也怨不得我。仍漠然不動。停了一回。忽聽得耳畔有人叫道。寶玉寶玉。你被人家哄瞞了。我病好後。已經回到家裏。沒有死呢。你當真就做了和尚了。寶玉睜睛一看。見是黛玉。禁不住叫出一聲林妹妹。兩手往前一拉。撲了個空。頓時從蒲團上跌下來。只聽得僧道呵呵笑道。好一個八坵皆空。一絲不掛的出家人。寶玉聽說。明知自己走了魔。便欲鎮攝精神。再做蒲團上的工夫。那知蒲團已無。連屋宇僧道都沒有了。此時天色大明。朝曦欲上。見身在孤松樹下。那樹株礪多節。千丈森森。虬鱗濃蔭。如廈橫庇。九畝。又見一柱青峯。峻嶒壁立。聳接雲霄。寶玉走過。舉手撫摩山根下。顯出一片字跡。卻模糊認不明。看至下邊。見地上小小一物。晶光四射。炫目爭輝。拾在手中。一看驚喜非常。原來就是失去的那塊通靈寶玉。連鶯兒所結的金線絡子。依然無恙。心想從前因爲失了玉病了。被他們哄弄到這個地步。我若心裏不迷糊到十分。豈肯幹出這樣負心事來。夜兒明明見林妹妹來和我說。他並沒有死。就不是當真林妹妹來。師父說我塵緣未斷。焉知不是幻出林妹妹來點化我。合該與林妹妹還有見面之日。所以失去的玉復有了。但我有玉。林妹妹沒有玉。我小時候恨這勞什子。還要把他來碰過。偏寶姊有了什麼金的來配。鬧出這些事來。是今日得玉。又不必定應在林妹妹身上。此時寶玉心裏倒弄得七上八下。沉思了半晌。只得把那塊玉繫在身上。想如今這個地方。既不能安身。只可把出家的念頭。暫時中止。且訪尋林妹妹再作計較。一時移步。四壁一望。都是懸崖峭壁。瞧不見底的萬丈深坑。寶玉瞻顧徘徊。心頭焦躁。這個所在。並無坡路。如何下得去。我先前原說過。死了還要化作飛灰。隨風飄蕩而沒的話。這裏跌下去。雖不到隨風飄蕩的光景。也與飛灰爭不多少了。如林妹妹已不在世上了。我倒願意一死。好去遍歷泉臺。總有尋

得着他的日子，倘林妹妹還在，我這一死，反又耽誤他了，正在尋思無路，忽聽得半空中鶴唳一聲，有人喚道：寶兄弟不要着急，寶玉擡起頭來，見松梢影裏一雙白鶴，迴翔而下，一隻鶴背上還騎着一個人，旋着旋近，認得是柳湘蓮，一時落地，寶玉便和湘蓮握手問訊，喜之不勝，忙叫柳二哥，聞說你隨了一位道長雲遊去了，竟是仙凡迥隔，音信難通，使兄弟心中悵悵無已，今見鶴背逍遙，想已丹成九轉，何不將別後之事細說一番，湘蓮道：已過之事何必問他，且說你現在之事要緊，寶玉道：我的心事，在家裏從沒告訴過一個人，今兒不肯瞞你，我和你原是一路上的人，我立志出家，寶玉正要來踪去跡，告訴湘蓮，湘蓮道：你心上的事我已儘知，不必再講，如今我來引你回去如何，寶玉道：我家裏是不回去的了，湘蓮說：誰來引你回家，少不得送你到一個所在，去了你夙願就是了，寶玉十分感激，湘蓮便讓寶玉跨上鶴背，寶玉搖頭道：這上頭如何坐得住，柳二哥何不去換匹馬來騎上，湘蓮道：這個地方不用說找不出馬，也不是馬能行走的路，寶玉道：我步行尚能到此，怎麼馬倒行不去，湘蓮道：你來的時候，一往向前，心不偏傍，故地無坑陷，如今回轉去，便不是來的路途了，寶兄弟，你放大了膽，跨上去試着瞧罷，說着便過來扶寶玉上鶴背，寶玉死命抓住湘蓮不放道：你瞧我兩腳下垂，又沒腳踏踏住，如何開得穩呢，湘蓮道：寶兄弟你在這裏說些話，鶴背上掛了腳蹠，倒還得去尋一副鞍串來配上纔好，你只管放手，閉上兩眼，隨着他去，再沒亂兒，寶玉只得放手，依言把眼閉了，那一隻鶴便展翼凌空而上，湘蓮亦跨上了鶴，趕着寶玉相離左右不遠，寶玉連叫柳二哥，照應着些，只聽耳畔呼呼聲響，真是列子御風而行，爽快絕倫，那身軀猶如粘住在鶴背上一般，約有兩個時辰，鶴便墜下地來，寶玉睜眼看時，見往來人跡尚稀，而村莊離落，已入塵環，湘蓮道：寶兄弟你雖無十萬貫總腰，幸上揚州不遠了，送君至此，行將別矣，一面解下身繫寶劍，向寶玉道：我有鴛鴦劍二柄，其一已爲尤家三姐殉葬之物，此柄雄鋒，又將萬根頑惱絲斬絕，留之無用，古人原有掛劍墓門，以酬知己者，煩足下帶回，送至三姐塚上，使雌雄合而爲一，五百年再當出世，今交足下帶回，將來護送寶眷進京，還須借重此物，言畢把劍連鞘遞與寶玉，寶玉便問後會何期，湘蓮答道：後會非遙，即在你黃梁飯熟之年，寶玉一時未能會悟，只是扯住湘蓮的衣袂，依依不捨，湘蓮一面指道：你看那邊焙茗來找你了，當下哄寶玉回

頭。湘蓮已跨鶴離地。冉冉凌空。寶玉仰天觀看。旋入杳冥。已無踪影。不勝感悵。望見前邊雉堞高聳。知是城垣。便將鴛鴦劍繫在身旁。慢慢步入城來。見街市上肩摩轂擊。來往行人稠密。不知什麼地方。因湘蓮有上揚州不遠之語。錯記林公任所爲住宅。逢人便問林老爺家。衆人見他出家人打扮。舉止言語。俱不相稱。引得那一班游手好閒的人。都跟着瞧看。寶玉還只願向人訪問。有那老年誠實的。向寶玉指道。小師父問的那一家鄉宦。就在前邊。要去募化。他家那位老太太。最肯結善緣的話未完。只見兩個人跑得汗雨直淋。來請寶玉。此時寶玉並不想來請我的是誰家的人。也不想我纔從大荒山回來。怎麼就知道有我這個人。因心想林老爺家。一開口便道。你們是林老爺家來的嗎。那兩個人應道。正是。當下引了寶玉到一座高大門樓前。正門三間。五架門。飾綠油銅環獸面。氣象規模。雖略遜寧榮兩府。也頗顯赫堂皇。寶玉心想。林妹妹家已經中落。焉得有此巍峨門第。心甚疑惑。正要移步上階。見裏面有兩個年輕小廝。飛跑出來。對着回來這兩個人嚷道。快着些罷。裏頭催了好幾回哩。說着進了大門。轉道角門。讓這兩個小廝引了寶玉進內。纔至正廳院裏。裏面又有兩個小廝。掀帘出來。一見寶玉。便笑嘻嘻撥身回進。又走出一個人來。見了寶玉。四目互睜了一回。那一個開口問道。你莫非是賈寶玉嗎。寶玉應道。我便是寶玉。你是誰。那一個答道。我也叫寶玉。引得旁邊衆小廝稱奇叫怪。原來那一個。便是南京甄寶玉。剛纔引寶玉這兩個。就是甄府家人。聽見問他。可是林老爺家來的這句話。因林字與甄字音聲相似。一時錯聽了。並非有心胡弄寶玉。甄寶玉也曾到過榮府。甄府家人。非不知自家寶玉之外。有個賈寶玉。只因出其不意。一時引了個人進來。是和尙打扮。與甄寶玉相見。竟像西遊記裏孫行者鬪法。又有一個六耳獼猴前來廝混。看得衆人撩亂眼花。且說兩寶玉挽手進內。讓坐。甄寶玉道。昨兒接到家書。家君提及二哥鸚鵡後。忽然隱遁一事。兄弟大爲駭異。纔聞有人進來。說起街上見一小沙彌。年紀相貌。與兄弟一般。趕忙打發人出去。請來一認。不料果是二哥。自從那年到尊府。別後三秋之感。叫兄弟想的了不得。今兒有此奇緣。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不知二哥因何作此遁跡空門之想。還當慢慢領教。寶玉尚未答言。只聽得裏頭傳出話來。老太太叫寶玉引了榮府的哥兒同進去呢。甄寶玉道。想是我們老太太也聽見這件事了。於是兩寶玉挽着手。來至上房。見院子裏站着一

翠丫頭婆子。指五戰六的在那裏說笑。甄寶玉讓寶玉上了臺階。早有伺候的老婆子。掀起門帘。寶玉進內。見炕上端坐一位老太太。起居服色。彷彿與賈母相似。甄寶玉便向寶玉指道。這就是家祖母。寶玉恭恭敬敬的趨步上前。打了一個千。那位老太太把寶玉瞧了個仔細道。你是榮府裏寶玉嗎。寶玉應了一聲。是。甄老太太把榮府裏的事情。細細盤問。寶玉逐一應答。甄老太太便一手把寶玉拉過。一手摩挲他頭上道。一個大家的公子哥兒。忽然剃了頭髮。做起和尚來。也不怕人笑話。我聽見你們老太太疼你。像我疼自家寶玉一樣。你們太太越發把你當作的寶貝似的了。怎麼就肯放你出來呢。寶玉道。我出門的時候。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呢。甄老太太道。打量府上是不知道的。那個更使不得。你自己不打緊。這會子家裏不知鬧的怎麼樣。在那裏呢。一面叫人吩咐外邊打發人進京。到榮府裏報信。婆子們應了一聲。是。自去傳話。甄老太太又道。我們的太太。那一年從京裏回來。說起見這哥兒。生得與我家寶玉一模樣兒的話。我還不信。如今看起來。果然比雙生弟兄還像呢。說着。又叫人去叫了到過榮府。這兩個女人出來。指着寶玉。給他們瞧道。你們是見過的。可就是榮府裏的寶哥兒嗎。那女人把寶玉細細打量一回。笑道。可不就是這位哥兒呢。幸虧穿了這一身和尚衣服。和我們哥兒站在面前。叫人怎麼認得清呢。都說我們的哥兒淘氣。老太太看這位哥兒。竟是意想不到的事。都鬧了出來。只怕在家裏比我們的哥兒還淘氣呢。甄老太太笑道。這也不是他當着頑意兒事幹出來的。一定有個緣故。又向寶玉問道。聽見府上有一位老爺。不肯住在家裏受享。到怎麼觀裏去幹這種修真養性煉丹守庚的事。連命都送了。這一位是什麼輩分。寶玉答道。那是我們東府裏的敬老爺。長一輩呢。甄老太太道。這皆因你們生長宦人家。在富貴場中混的膩了。看見了這些旁門左道的書。一時動起那成佛作祖的念頭來了。一面又吩咐甄寶玉道。寶玉你以後在學堂裏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再不許放着別的閒書。我知道了。是不依的。甄寶玉應了一聲。是。當下叫伺候寶玉的人。拿出一副出門衣服靴帽。停會兒送出去。給榮府哥兒更換。又向寶玉道。還虧到了這個地方。有我們的人瞧見。偷走到別處。被那些遊方和尚誘拐了去。還了得嗎。如今住在這裏。就同自己家裏一樣。愛什麼吃的玩的。只管和我們伺候的人說。寶玉你陪着到園子裏去逛逛。來的是客。要有個儘讓纔是。別玩的淘氣了。說話時。

已擺上茶菓。甄寶玉便讓寶玉點景。用了些。然後同了出去。這裏甄老太太疼愛自家寶玉。原與賈母疼愛寶玉一般。今見寶玉生來與自己的孫兒無二。偏又穿着這一套出家衣服。更覺可憐可愛。就把疼自家寶玉的心腸去疼他。聽說寶玉在家裏。離不得女孩子們陪伴。便打發兩個丫頭出去伺候。那些丫頭們。心上也都願意。口裏只說他不是自家的寶玉。又是個和尚。怎麼好好去伺候他吩咐。甄老太太笑道。管他和尚也罷。姑子也罷。叫你們出去。有什麼避忌呢。當下便選定了兩個人。後來雖沒出去。卻留下話柄。都和這兩個丫頭取笑。叫他們是香伙。閒言少表。不知寶玉住在甄府。幹出什麼事情來。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出走。寶釵派人去尋。實則寶玉背誦寄生草詞。那裏討煙簋。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不啻已將已之行踪。明白告訴寶釵。奈寶釵之瞶瞶何。

第十回 叩仙壇乩盤藏隱語 遁禪門蠢婢露真言

話說甄寶玉同了寶玉。走出房門。來至園內。見樓臺庭樹。山樹坡塘。雖不及大觀園規模廣闊。而蹊徑亦頗幽曲。因寒冬並無花卉點染。只有幾樹梅花。與翠竹青松。交相掩映。一路留心觀玩。走進一座院落。是甄寶玉常在此間坐臥之處。室中帘幔鮮妍。鋪陳富麗。比自己怡紅院各有出奇制勝之妙。二人就坐敘談。未久。早有小廝來回擺飯的時候了。甄寶玉便命傳飯。一時盃盤迭晉。海錯山珍。其主賓之款洽。及下人趨踰伺候之節。俱不瑣述。飯罷。進盥送茶畢。便有兩個家人媳婦進來。一個拿一頂嵌鑲八寶紫金冠。連着撥珠金抹額。一雙烏緞粉底朝靴。一個拿一件雲龍大紅袖的箭衣。又一件鎖金天青緞排繡褂。一條長總宮織。請寶玉更換。甄寶玉瞧他頭上光光的心想光着頭。怎好戴金冠。既不戴冠。便不配穿這些衣服了。便向那兩個媳婦道。你們剛纔沒有瞧見嗎。靴子留下。把金衣服拿去。另換一套來。寶玉聽說。忙止住道。不用去換。實不瞞大哥說。兄弟出家。原爲一件未了夙願。如夙願不了。此身便返紅塵。這一輩子不過做一個僧不僧俗不俗的野人。那一領袈裟。斷乎不肯拋撇。只

管去回老太太說。兄弟已經穿上就是了。甄寶玉笑道。二哥在這裏。保不定時常要請到裏邊去。見個面兒。這話如何扯得去。一面叫小廝把冠帶等物接過放下。叫兩個媳婦去回老太太。只說把東西已經送在這裏。別多說話。我明兒見了老太太。自有話講。那兩個媳婦子答應了。只是笑嘻嘻的站着不走。甄寶玉問道。你們還有什麼話。那一個媳婦。便走近幾步。湊着甄寶玉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甄寶玉便笑向寶玉道。家祖慈的意思。因二哥在家。離不開女孩子們伺候。家祖慈把自己屋裏的人。挑了兩個。又恐二哥嫌他們不是自己使喚慣的人。未必合意。可要叫他們出來。二哥切不可見外。寶玉忙站起身來道。蒙太太過於疼愛。把兄弟當作自己的孫兒一般看待。實在感激萬分。兄弟先前這小孩子脾氣。近來已改過了。如今出家。一事雖沒有成功。而禪心已似沾泥絮。便茅菴草舍。也可止宿掛單。况生在這樣明窗淨几的所在。又有尊价們在此。何應已極妥當安適。再不敢費老太太的心。甄寶玉聽說。知是實情。便叫那媳婦自去回覆。寶玉又躬身致意。說明兒見了老太太。親自叩謝。當下兩個媳婦。回身便走。私下自有一番議論。這裏甄寶玉又談了一回。知甄寶玉已領鄉薦。彼此問及年歲。又是同庚。於是分外親熱。說話間早已掌燈時分。寶玉也知甄寶玉脾氣。大概與自己相同。讓他自便。甄寶玉告辭進內。寶玉一個人靜坐。想到剛纔進園來。爲什麼這些路徑。好像曾經到過。恍然記起。從前夢遊之所。醒來還對着鏡子裏的影兒。叫喚自己名字。連甄老太太屋裏的丫頭。有兩個面熟。在夢裏頭叫我臭小子似的。可知夢中所見。非盡幻境無憑。這麼想起來。蒲團打坐時。看見林妹妹來說。他沒有死的話。竟有幾分可信。便向小廝問道。你們可知道這裏有林老爺家。先前做過鹽運司的。小廝答道。這裏左近姓林的宦家很少。離這裏二百多路。揚州城裏有一家姓林。聽說是做過布政司的。他家有一位小姐。乳名黑玉。不知就是那一家不是。寶玉想道。我姑爹歿於鹽運使任所。並未陞轉藩司。聽紫鵲說過。林妹妹家再沒有出仕的人。莫非另是一家。隨把黑玉兩字。揣摩了半晌。因說道。黑玉二字不雅。如何取名。便用指頭向舌尖濺濕在桌子上。寫了黛玉二字。指與小廝看道。可就是這兩個字。那小廝看了點頭道。不錯。這不是叫黑玉嗎。寶玉笑了一笑。也不與小廝校正。心想聞名黛玉。本來就少。又是姓林。這位小姐竟像林妹妹了。纔說做布政司。是他錯記的。忙又向小廝問道。你爲什麼知道他

家有這位小姐呢。小廝道：因為我家哥兒去求過親，所以知道。寶玉着急，問道：親事說成了沒有？小廝道：說也古怪。不知爲什麼緣故。聽見我家哥兒去求親，倒像前生有仇恨一般，一口就回絕了。聽說我們老太太又寫了書子到京裏去，叫老爺另央媒人去說呢。寶玉聽了小廝的話，默默的想道：聽他講起來，不是林妹妹是誰？爲什麼家裏人都咒他的可笑？襲人，我在他跟前這樣盤問，瞞得我緊緊的，不肯露出一句話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是老太太也從沒提起林妹妹回南的話。怪道那一天到瀟湘館去，只是空空一室，並沒見棺柩停在裏邊。虧此大荒山一走，得了些消息，不是死過的林妹妹沒有死，竟是我這一個活活的死人。到如今在纔活在世上了，難怪林妹妹恨着我，所以甄家去求親，提了寶玉的名兒，他就生氣。但除了寶玉之外，還有不叫寶玉的，倘不是寶玉去求親，便允了，怎麼樣呢？又轉念道：林妹妹待我的光景，我也看透的了，決不至有意外之事。且等明兒問准了甄大哥，再作計較。當下打發兩個小廝，自去安歇，便和衣躺下一夜。左思右想，直至雞唱五更，朦朧合眼，一覺醒時，已見紗窗日上，忙起身來。早有小廝伺候盥洗畢，甄寶玉已進來了。二人讓坐，略敘幾句套言。甄寶玉道：早上請安。家祖慈已把二哥昨兒的話回過。叫問二哥有什麼不遂心的，只管請說，切不可隱瞞。況且兄弟同二哥同名同貌，同歲同年，也算得古今來絕無僅有的孿兄弟了。何妨一頓肺腑。寶玉心上盤算道：他既有求親一事，何不趁此道破，止其再生妄念。便道：既承關切，實不敢瞞。兄弟總角之年，與林舍表妹見面，卽如舊識重逢。共櫛聯牀，勝若同胞兄妹。稍長，雖避嫌疑，而花朝月夕，擊鉢飛觴，性情倍淡。雖未曾稟知堂上，在交婚雖未言明，而上下人等，都猜透老太太心事。罔然一傳，已入舍表妹之耳。不料兄弟在病中變生意外，另締姻緣。故有此逃禪之舉。甄寶玉不等說完，拍手笑道：兄弟明白了。當下也把求親不允一事，直說了出來。又道：如此請二哥把這水田衣拋棄。此願斷無不遂的。兄弟就去把這件事回明老太太。明日這裏便替二哥去說親，且慢打發人進京。等姻事說定了，好到尊府去報個雙喜信兒。於是甄寶玉回明了甄母，派人到揚州林府去，替買寶玉求親。寶玉纔安心，住在甄府不表。講到榮國府裏，自從走了寶玉，連日忙亂。這一天探春在寶釵屋裏，說起問卜求籤。總無准信。探春道：我記二哥哥失了玉，請妙師父扶乩。乩上寫出來的話頭，總像找不見的。到底沒有找着，我何不去煩

他謔個信兒，寶釵搖頭道：「頭裏我回家去了，也沒聽見寫的什麼，總是仙機祕隱，須過後好詳，況且妙師父這個人，箇中帶僻，這會兒去求他，保不定不推辭，寶釵話未說完，襲人在旁接口道：「奶奶的話不錯，先前我求那大姑娘去的，那大姑娘回來，說作了許多難，四姑娘倒和他好，不如求四姑娘去走一趟，說着起身便走。探春叫住他道：「你住着，我找四姑娘去。探春便往蓼風軒去，見桌上爐內點着一炷藏香，小小一方端硯，靠着手爐，暖氣臨的一筆靈飛經小楷，在那裏抄楞嚴經，見探春進去，便擱了筆，連忙讓坐。探春道：「這樣天氣，你不怕手冷，儘在這裏用功。惜春笑道：「閒着沒有事，不過借此消遣。探春道：「你可知二哥哥出去了還沒回家呢？惜春道：「據我看起來，請老太太太儘管放心。二哥哥就有信息的。探春道：「有了信息就好，你知道二哥哥就有信息，這會兒在那裏呢？惜春微笑道：「他在那裏，我如何指得出來。探春道：「但願早一天回來就好，怕老太太先攔不住，我這會兒來找你，也不爲別的，要你去煩妙師父扶乩，倘蒙仙機指示，得個早回來的喜信，合着了你的話去告訴老太太，太太也好寬寬心。惜春道：「既是相信扶乩，這是不難，姊姊在這裏坐一坐，我去了就來。探春道：「我且回去，停會兒有了你抄一紙，叫彩屏送來，說着出了蓼風軒，自回秋爽齋去。惜春帶了彩屏，徑往攏翠菴來找妙玉，剛近菴前，見妙玉一個人，站在紅梅樹底下看花，回頭見了惜春，便笑道：「今年天氣冷的早，節令沒到這時候，四姑娘纔幾天沒來，你瞧這幾樹梅花，都已衝寒開放了，我也今兒見老婆子折了一枝進去，纔瞧見，第一遭出來步步，恰好遇見你來，正是春在枝頭已十分，想是你也爲尋春來的。惜春微笑道：「我卻不爲尋春而來，倒爲尋人而來的。妙玉道：「我這裏輕易沒有人來，你要找誰？惜春道：「並不是到你菴裏找人，因爲我家二哥哥出門走了，沒處找尋，要煩你扶乩呢，一面把緣由說明。妙玉聽說，不覺神色一變，呆呆怔了半晌，纔讓惜春進菴，徑至妙玉房裏坐下。妙玉道：「這件事要神清氣爽的時候纔好，這會兒晚了，明兒清晨起來扶罷。我這裏沒有個副手，明兒須得煩你再走一趟。惜春道：「這是我來煩你，怎麼倒說煩我起來。妙玉一時臉泛紅雲，無詞可答。惜春便與說了幾句閒話，小環因惜春到妙玉處無事，每每要下一兩盤棋，纔回去，便不等妙玉吩咐，隨手送了棋盤過來。妙玉忙叫取開道：「今兒可不下棋。惜春略坐一回，起身出菴，徑回自己屋裏，過了一夜，因恐賈母望念，一早起來，梳洗完時，用了些點心。

帶了彩屏，便往攏翠菴來。那知妙玉起身更早，已經設好品壇，諸事停妥，專等惜春過去。惜春便向爐內添了香，虔誠禱告。和妙玉兩個人，左右站立分持，少須沙盤內龍飛鳳舞的，顯出一個個字來。妙玉隨着隨記，機停和惜春說道：我念你寫，惜春早在盤內看明，便在桌子上書匣底下，取了一張紙，提筆寫。就從頭念了一遍，點點頭道：怕他們看起來，未必能詳解呢。妙玉道：還要管他們能解不能解，你心上明白就是了。惜春道：我不比你，第一爲的是老太太不放心，說着，便叫彩屏道：你把這字帖兒，送到三姑娘那裏去，就說是今兒妙師父扶乩的句語，詳解起來。寶二爺不久就回來，請老太太不必着急，記清了，快去。彩屏應着走了。妙玉讓惜春到臥室內，惜春望桌上一瞧，道：好應時景，早供上折枝了。妙玉道：今兒咱們弄一個早局，一面命小鬟端過楸枰，與惜春對局不提。且說彩屏到探春處，告訴了惜春吩咐的話，探春便帶這字帖兒，要往寶釵處，纔出屋門，遇見邢岫烟，也要去看寶釵。因聞得這幾天薛姨媽有病不過來，他和寶釵是素日常敘的好姊妹，不必避忌，所以過去走走，便笑問探春拿的什麼字帖兒。探春道：就爲二哥哥的事，又去煩妙師父扶乩呢，說着，把乩判遞給岫烟，接過看了一看，也不說什麼，仍還了探春。二人出了園門，來至寶釵屋裏，見宮裁、熙鳳都在，大家讓坐。探春先告訴了惜春的話，然後把字帖兒，遞與寶釵，李紈也過來同看，念道：

喜重重，恨重重，翻覆情緣轉眼中。邯鄲未醒黃梁夢，月方西墜去，花謝一年紅，冬寒雪凍莫尋踪。

寶釵看畢，便一手放在桌上道：我不懂四丫頭是怎麼樣詳解的，襲人忙走過，拿與岫烟道：請姑娘看看詳詳。到底怎麼樣的，岫烟笑道：我見過的了，仙機元奧，委實解不透呢。想來四姑娘常和妙師父講究這些，他說的自然不錯。探春道：別管詳的是不是，且把四丫頭的話，告訴老太太，太太聽了寬寬心，底下再看罷。探春說着，先自走了。李紈、鳳姐、岫烟，又坐了一回，各自散去。這一天李宮裁、王熙鳳，都在王夫人屋裏閒話。鳳姐眼光早瞅着林之孝家的，站在院子裏，拿了幾件東西，似要進來，又不敢進來，只瞧着鳳姐眼色。鳳姐心靈，早已猜着八九分，便丟眼色，叫他不要進來。那知王夫人已經看見鳳姐臉上神色改常，兩眼對着院子裏搖頭示意。王夫人便問院子裏是誰，爲什麼鬼鬼祟祟的不進來。林家的答應了一聲，慌慌張張要把手裏東西遞給院子裏站的老婆子。鳳

姐忙叫道。快拿進來。回了太太罷。林家的走進屋裏。都睜着眼。見他手裏拿的。就是寶玉那一天穿戴出門的衣服。靴帽。還有一股漆黑的頭髮。梢上帶着素日墜的紅絲結束一串四顆大珠。不待林家的開口。王夫人接過手來。細細一瞧。不問情由。便嚎啕大哭道。不料他竟去走了這條路了。李執鳳姐在旁。再三把王夫人勸慰。一面問林家的道。如今既然有了這些東西。到底人在那裏。這東西又是誰送來的呢。林家的道。這些東西。是在焙茗手裏接來。焙茗說是一個賣柴的鄉下老兒送到門上。只說了二爺在什麼大荒山青埂峯出家一句話。那老頭兒就走了。鳳姐跺腳罵道。好糊塗混帳羔子。難得有這個人送了東西來。正好着落在他身上。根究寶玉的下落。怎麼就把這個人放走了呢。林家的又回道。剛纔奴才也問過這句話。焙茗說門上接了東西。正要把他拴住。那老頭兒肩上還挑了一擔柴。回身飛跑就走。門上好幾個人趕上去。纔轉得一個彎。老頭兒便沒踪影了。一時想起他來。挑的那一擔柴。都是青枝綠葉的。現在深冬時候。那有這青綠樹枝。知道這老頭兒有些古怪。料趕也趕不着。只得回來了。鳳姐道。聽他們的搗鬼。快叫趕去。尋不着仔細他們的。臘。林家的只得應了一聲。是。趕忙出去。吩咐李執道。這會兒再去趕那個人。說來走遠的了。既有這個所在。不如打聽確實了。叫人找到那裏去。自然也找着了。王夫人搖頭道。這個地名。想來也是一句渺茫的話。找也白去找。我橫豎不要這孽障的了。就只苦了寶玉頭。早知道這樣。先前不如一頓板子。任憑他老子打死了他。也不至帶累人家女孩兒白受委屈。老太太還把他當命根似的。一天好幾趟叫人來問信。叫我怎麼樣去回老太太呢。話未說完。只見鴛鴦急急的跑進屋來。正要開口。見炕上擺着這些東西。王夫人淚痕滿面。李執鳳姐都站在旁邊。用手帕子拭眼淚。鴛鴦也看出些來踪。只得呆呆站着。王夫人便問道。老太太又打發你來問寶玉的信兒嗎。你瞧炕上的東西罷。一面鳳姐就把林家的進來的話。細細告訴了鴛鴦。鴛鴦道。老太太很惦记呢。夜兒三更時分。睡夢裏醒來。還說寶玉回來了。聽見在院子裏說話。叫我起來開門。我說是老祖宗的心記。寶玉要回家。也不是這時候進來的。聽着院子裏靜悄悄並沒有人。老太太還說我躲懶。立刻叫起上夜的老婆子來。到底開門出去瞧了一回。何會有什麼影響呢。這會兒又叫我來打聽。有什麼信兒沒有。我看這些東西。可是叫老太太瞧見不得呢。鳳姐道。東西自然我們藏

起來。那寶玉現在這個地方。總得回去一聲兒。知道有了下落。便容易找了。也好哄着老太太。暫且安一安心。太看什麼着。王夫人嘆道。你們自己去酌量。回老太太罷哩。李執鳳姐又安慰了王夫人一番。便和鴛鴦來到賈母處。委婉回明。寶玉已有消息。現在大荒山要學道修行的話。賈母道。這個孩子爲什麼這樣糊塗。好沒志氣。纔娶了媳婦。中了舉。就起這種念頭。快點去打聽大荒山。離這裏多遠。趕忙打發人去。接了他回來。鳳姐只得應了一聲。回到屋裏。叫人去請賈璉回來商議。李執自在賈母處。陪着說話。且說寶釵自從寶玉出門後。終日與襲人傷心流淚。襲人心裏。不過胡猜亂想。盼望寶玉回來。惟有寶釵早猜透寶玉心事。懷憂更切。不但不肯向別人告訴。就在襲人面前。也未曾吐露出來。這一日在自己屋裏。落了一回淚。見鴛兒端茶進來。便把淚痕拭淨。喝過了茶。因有事要往王夫人處。帶了鴛兒出門。纔走至穿堂。想起一句話來。叫鴛兒道。你到璉二奶奶屋裏去瞧一瞧。倘鴛兒還在那裏。叫他到我屋裏等着。還有話問他呢。鴛兒答應着。自往鳳姐處去了。這裏寶釵纔走了幾步。只見傻大姐。從王夫人後院角門出來。一隻手拿了兩枝絨花。一隻手拿了一股鬚髮。扭着脖子。只顧瞧着。嘴裏咕唧道。這要他做什麼。怎兒寶二爺銜下的頭髮烏漆黑。又長又亮。可惜他做了和尚了。傻大姐一句話。已被寶釵聽見。不知寶釵聽了傻大姐的話。怎樣光景。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黛玉未死。不能終祕。故至此遂由甄家小廝口中輕輕說出。說得似是而非。妙妙。

第十一回 痛郎削髮傾藥捐生 憶主傷心擁衾敘話

話說寶釵聽了傻大姐的話。雖不十分仔細。做和尚三個字。已清清楚楚的入耳。因寶玉出門不歸。寶釵只防他去走這條路。今聞傻大姐之語。觸動心病。一時魂魄驚飛。竟似林黛玉在沁芳橋聽見寶玉娶寶釵的話一般。樣光景。便略略按定了神。叫住傻大姐問道。你爲什麼知道寶二爺去做了和尚呢。傻大姐瞅着寶釵笑道。沒有你的事。我和奶奶說了。又嫌我搬嘴。他們要捶我呢。寶釵道。剛纔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這會兒你和我說。我再不

告訴別人。你不說，我就去告訴你姊姊。仔細挨推罷。傻大姐呆了一呆，便說道：剛纔琥珀姊姊叫我到玉釧姊姊那裏要這鬚髮。玉釧姊姊又給我兩支花兒。我在太太院子裏見林大娘手裏拿了寶二爺剪下的頭髮，還有穿的衣服，進太太屋裏。人家說寶二爺去做和尚了。太太在那裏哭呢。後來我還站着，彩雲姊姊攆我出來，叫我不許多嘴。寶釵不等傻大姐說完，頓時神魂飛亂，急火攻心，噴出幾口血來。眼前一陣烏黑，昏暈倒地。嚇得傻大姐轉身便走。接着鶯兒同臻兒，從鳳姐處出來，看見趕忙來把寶釵扶起。寶釵已漸漸蘇醒。過來搭在臻兒肩上。鶯兒見寶釵面色如灰，腮頰上尚有血跡，忙拿手帕子，給寶釵揩抹淨了，扶着慢慢走回屋裏。鶯兒便問姑娘什麼着。寶釵道：我一時心裏不好過起來，讓我躺躺去。鶯兒便把枕头墊高，一面叫小丫頭倒了半盞溫茶來，送過寶釵唇邊漱了口。小丫頭接去茶盞，鶯兒扶寶釵睡下。早有襲人麝月等知道，急忙趕來。見寶釵臉上氣色改常。襲人明知寶釵爲寶玉傷心，但不敢忽然着起緊來。當着寶釵又不便盤問鶯兒。鶯兒亦不敢告訴襲人。惟有四目互相覷視，默然無語。半晌，寶釵睜眼望屋子裏一瞧，問臻兒沒有回去嗎。麝月便推臻兒過去，一面接口道：臻兒在這裏。奶奶有什麼話吩咐他。寶釵道：這會子我也沒有什麼話說。叫他回去。太太跟前少說話。沒的他老人家知道了。又着急。鶯兒在傍，便把寶釵的話，又叮嚀了臻兒幾句。臻兒自走了。襲人走近炕前，問寶釵道：奶奶身上不爽快嗎。寶釵閉着眼，點點頭。襲人知道他嫌煩，便走出房來。趕上臻兒問道：奶奶爲什麼忽然這樣起來。臻兒一路走着，答道：我和鶯姑娘從平姑娘屋裏出來，走到穿堂裏，見寶姑娘跌倒地上。傻大姐在前面飛跑的走了。也不曉得爲的是什麼。姑娘你去瞧瞧。說着，拉了襲人走到寶釵跌的所在，指與襲人一看。襲人吃驚道：這還了得。當下叫臻兒快些回去。別忘了姑娘的話。我告訴二奶奶去。叫快請大夫呢。臻兒走了。襲人獨自一個站在那裏，看了拭淚。心想大凡鬧出來的事，再離不了傻大姐。仔細想起來，比不得先前的事。况且寶姑娘是個明白人，斷不至聽了傻大姐的話，就認真當一件事。這麼樣起來，一路思想，往鳳姐處，見林之孝家的，正在那裏回道。門上這些人在外頭打聽，都說沒有知道這個地名。又問程日興相公們，也不知道。現翻着什麼廣輿記，不知查得着沒有。還到工部裏去吊齊了各省輿圖，細細再查，只怕也未必查得出來呢。襲人聽說，估量着爲尋寶玉的

事。等林家的回畢了話，便把剛纔看見寶釵的光景，告訴了鳳姐，叫人快請醫生去。鳳姐便吩咐林之孝家的，趕忙叫人去請王太醫。你回的話，我先回去了。老太太等二爺回來再商量。林之孝家的答應退出。鳳姐向襲人道：「這件事自然瞞不得寶二奶奶，也要說得委婉些纔好。不知道又是那個快嘴，大驚小怪的去嚇了他。纔這樣的。」襲人道：「剛纔臻兒說起，他和鶯兒見傻大姐不知和寶二奶奶講了些什麼話呢。」鳳姐道：「這又奇了。傻大姐又怎樣知道。」小紅在旁邊道：「林大娘進來的時候，傻大姐也在院子裏呢。鳳姐聽了，着急道：『可不要在老太太跟前。有的沒的，傻出些話來，可了不得。』襲人聽了，一面還聽不出傻大姐說的是什麼事。正要細問鳳姐，只見平兒進來，回道：「太太在老太太屋裏，叫奶奶立刻過去呢。」鳳姐連忙站起身來，向襲人道：「你快回去，鶯兒到底年紀小，麝月秋紋這班子人是靠不住的，停會兒大夫來叫蘭哥兒陪了進去，說着，自往賈母處去了。」襲人便向平兒盤問，平兒把寶玉出家送東西來的話，和襲人說明。襲人一時痛苦，不減於寶釵。因當平兒面前，勉強忍住。回到自己屋裏，抽抽噎噎的哭了一回。且說鳳姐來到賈母處，先把林之孝家的回的話，告訴了賈母，說等查出了這個地名，再來回明老祖宗。賈母點點頭，又問臻兒回來沒有。鳳姐道：「剛纔回來，姨媽家裏叫去，不知商量什麼要緊話。」老祖宗要叫他，就打發人去。賈母道：「既然姨媽家裏有事，這會兒且別去叫他。我纔和你太太說過，咱們當緊去查這個地方。一則人家也不放在心上，二則就查着了。倘或今兒在那裏，過幾天又到了別處，白不中用。不如吩咐家人趕緊多寫幾百張招帖，上面寫明寶玉年貌住址姓名，有人找着送他回來，給他多少銀子，通風送信的人，減半給賞。人家看見，貪圖發財，自然分路各去找尋，比咱們打發出去的人更上緊呢。臻兒回來，你就告訴他。鳳姐應了一聲是。王夫人在旁接口道：「老太太吩咐，自然叫他們照着辦，但我想頭裏失了玉，不是貼過賞單，真的沒有影響。倒叫他們弄了假的來胡鬧。」賈母道：「你別糊塗，玉可以弄得假的，難道人也可以弄出一個假的來嗎？果然有人找了寶玉回來，鳳丫頭你聽這宗銀子，也別叫動官中的，你太太折變不出，我那裏還有幾件東西呢。你們可記得，上回賞單上寫的多少。」鳳姐道：「上回寫的，送玉者賞銀一萬，送信者送銀五千。」賈母道：「論起理來，人自然比玉更珍貴些。如今說不得，只好照舊寫罷哩。」鳳姐聽了賈母吩咐，忙回來問平兒道：「二爺回

來沒有平兒道。二爺在廳上陪王太醫呢。原來外邊請到王太醫。因賈璉如今未便陪進寶釵屋裏。早叫賈蘭候着。一面老婆子傳說大夫到了。鶯兒上前回明寶釵。寶釵不叫診治。襲人在旁再三勸說。寶釵勉強聽了他的話。王太醫與寶釵診了脈。足有半個時辰。然後退出廳上。坐定開方。自與賈璉細談病症而去。賈璉走進裏邊。鳳姐忙問王太醫怎麼樣說。賈璉搖頭道。王太醫雖然不有講到十分決絕的話。聽他口氣。說是竟像頭裏林姑娘的脈氣。很難治呢。鳳姐道。既然像林妹妹。就可保無事了。賈璉道。我何曾不是這樣問他。王太醫說。先前園子裏住的這位小姐。病重的時候。論脈氣已萬無生機。及至回了過來。覆去診視。截然似換了一個人的脈。他也從來沒有經見過這種病症。說不得是醫藥調治之功。如今這位奶奶。除非也有意外之望。纔能保得平安。鳳姐道。到底開了方子沒有。賈璉道。方子是勉強開了一個。他說不過盡人事罷哩。還不敢擔承。叫再請高明斟酌。鳳姐道。我不信寶妹妹平日氣體健壯。比不得林妹妹生來單薄。纔吐得幾口紅。便說得那麼樣凶險。就只要寶兄弟早一天回來。自然一角安四角安了。你到知道那處有個叫什麼大荒山青埂峯。賈璉道。你倒問的奇。無影無踪的話。人家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嗎。鳳姐道。老太太叫你照着先前找玉的賞單。多寫幾百張。趕緊去貼呢。賈璉道。可是老太太的話哩。若講寶兄弟是榮府裏出去的。又是新科舉子。人家看見了。敢把他藏起來嗎。旁人去找得着。咱們打發出去的人。也找着了。不比得那塊玉偷偷摸摸挈來賣給人家。或因愛這一件罕物。想要瞞昧起來。必得多許他銀子纔起眼。便肯挈來送還咱們。鳳姐道。這塊玉在咱們家算件寶貝。人家要藏起來做什麼。不過當一件玩意兒。東西留着。估量值這一萬兩銀子嗎。也不過聽着老太太辦罷哩。賈璉道。那倒別講這話。像石獸子精窮一個人。他的湘妃棕竹扇子。還他一千兩銀子一把。不肯賣呢。如今別說閒話。外頭的飢荒。正打不了。比如寶兄弟本來自己要回家。那些人見了賞單。便因風吹火兒。拉扯着混說是他們去找着送回來的。揭了賞單。立逼着要兌銀子。你那裏現成嗎。鳳姐道。我有銀子。你早變法兒來。鼓搗了。那倒不要你着急。老太太有這句話。太太那裏折變不出。老太太預備着呢。賈璉道。既然有老太太不心疼的銀子。要寫十萬兩的賞單。也不難。賈璉立起身來就走。鳳姐又叫住道。姨媽的病。可好了些嗎。剛纔叫你去說什麼。可提起寶姑娘的事沒有。賈璉

道。姨媽的病已好了些。爲的是薛老大的官司。也沒有什麼要緊話。今兒寶兄弟的事情。他老人家早已知道了。寶妹妹身上不好過。我也回來碰見大夫。纔知道的。賈璉話未完。鳳姐便催着他道。快去幹你的事去罷。我點給平兒。送大舅爺家的生日禮。還要過去看寶妹妹呢。不表鳳姐這裏的話。且說紫鶻在攏翠菴聞知寶玉中舉後。忽然走失。便到稻香村來看李執爲由。暗暗打聽這件事。李執因寶玉不在家裏。諒無妨礙。可憐紫鶻一個人在攏翠菴孤凄冷靜。便打發人去告訴了妙玉。留紫鶻住下。紫鶻鎮日牽腸掛肚。思想回南。又因寶玉這一走。心裏想道。或者他病好了。到底撩不下姑娘。所以瞞着衆人。私下找尋到姑娘家裏去了。也論不定。但是他從來沒有出門慣的。遠隔幾千里路。獨自一個人。怎麼能够找尋去呢。倘或路上有個閃失。如何是好。紫鶻這幾天來。又換了一副心境。半驚半喜。心上總不得安穩。今日見李執過去了一天。到晚上還沒有回來。不知爲寶玉沒有信息。在那裏商量打發人去找尋呢。還是寶玉回來了。老太太太太大家歡喜。留着講話。專等素雲回來探聽個信兒。一個人在燈下呆呆坐着。再講李執在賈母處吃了夜飯。又到寶釵屋裏坐了一回。回至稻香村。已交三鼓。賈蘭把陪王太醫並王太醫講的寶釵病緣。都告訴了李執。素雲伺候李執母子睡了。來見紫鶻。便笑問道。你這幾天倒像越發有了心事了。這樣冷天氣。爲什麼不到被窩裏暖和去。一個人坐着閒打牙兒。紫鶻道。夜很長呢。橫豎睡不着。你和奶奶也沒有回來。今兒那邊有什麼事。整整去了一天。素雲道。我告訴你一件事。寶二爺今兒有信回來。誰知他竟剃下頭髮去做和尚了。穿出門的衣服。連頭髮都寄了回來。寶二奶奶聽見了這句話。嚇得死去活來。現在請王太醫叫蘭哥兒陪着瞧呢。紫鶻聽到寶玉去做和尚一語。吃了一驚。不覺情現乎色。素雲瞅着紫鶻道。這又奇了。你又不是襲人。爲什麼也這樣着急起來。紫鶻沉下臉來道。混噯些什麼。怎麼把我比起襲人來。素雲笑道。好姊妹別生氣。我有一肚子話在這裏。統告訴了你罷。你快把被窩攤好。剛纔園子裏的西北風刮得我臉都凍僵了。到炕上去暖和着。講給你聽。說着。二人上了炕。素雲便道。看起來寶二爺今番去做和尚。總爲的是林姑娘。你不知道。先前定寶姑娘的事。大家瞞着他的。後來娶親時候。怕他不依。哄他娶的是林姑娘。拜堂後揭去蓋頭巾。看見不是林姑娘。寶二爺正病着。一半明白。一半糊塗。還鬧個翻江呢。紫鶻道。後來他病好了。爲

什麼不聽見說要去找林姑娘呢。素雲道：怨不得你。是賤在鼓裏頭過日子的，寶二爺是只知道林姑娘已死過的了。就沒一個人告訴他林姑娘回家的話。所以如今鬧出這件事來呢。紫鵲怔怔的聽他說完，竟如夢方醒，連聲嘆氣道：他們幹的事也太狠了。聽你這麼說來，連那一件事我也明白了。素雲道：還有什麼事。紫鵲道：這會兒也不必說他。我要問你。既是知道這些事情，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素雲道：我頭裏也不過聽着些風言風語，不得很明白。況且林姑娘回家，瞞着寶二爺的話，上頭囑咐，不叫你知道。如何敢提這話呢。如今和你說了，別再告訴人家。紫鵲一面拭淚道：你聽聽這樣喪心昧良的事，叫我怎麼樣不替林姑娘傷心。敢仔你又要笑話我呢。素雲道：別再說了。我身上也暖和了。睡覺罷。素雲先自睡了。紫鵲一個人仍和衣躺在炕上，前前後後的事，如轆轤一般，在心頭轉動。想寶玉到底去做了和尚，他原不負林姑娘，也不枉姑娘素日這番用心。但這姑娘如今現在，可恨這班子狠心人，瞞得寶玉鼓樣似的緊，拿定沒有林姑娘這一個人。寶玉便一心一意守着寶姑娘，偏料不到有這樣事鬧出來。別人固然沒有什麼好處，姑娘的事情又怎麼呢。又想寶玉雖然願意出家，老太太太不肯依。一定要變法兒，弄他回來。知道他要出家的事情，自然有個調度。但不和姑娘打的什麼主意。紫鵲這夜的心事，真是千迴百轉。直到天明沒有睡着。講到寶釵這裏，天天延醫看治。因王太醫已經回絕，另請鮑太醫也是束手。那邊賈珍開得張友士又進京來，素信他脈理精細，推薦過來。看了兩回，說的也是王太醫鮑太醫的話，不敢擔承。寶釵又不肯好好服藥，竟像林黛玉絕粒捐生的光景。王夫人與鳳姐等十分着急。一日鴛鴦過來，看了寶釵，襲人便招他到自己屋裏坐下，問道：你瞧我們奶奶的光景，怎麼樣。鴛鴦搖頭道：不好呢。你瞧天天幾個大夫進來看治，吃藥下去，沒一點子鬆動。似乎精神越發萎頓了。襲人嘆道：你還不知道他何曾肯好好的吃了幾劑藥。我們幾個人輪流煎好了去伺候，就把我們支使開了。把藥都潑在火盆裏，不知他安的什麼心。鴛鴦道：果然是這樣也沒法兒了。襲人又湊近一步，悄悄的說道：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璉二奶奶倒一天幾趟的來看奶奶，我瞧奶奶近來竟像有些厭惡他的光景。倒教我解不出來。鴛鴦微笑道：這個我也猜不透。只怕還是你奶奶懈怠說話。所以是這樣冷冷的，也不定有什麼別的意思。襲人道：那也是一句沒要緊的話。我聽見老太太叫

璉二爺寫了許多單子。有人找着二爺回來。給他一萬兩銀子。那一個不上緊去找。阿彌陀佛。但願二爺早一天回來。我倒情願替二爺出了家。鴛鴦笑道。你既要出家。也不必盼你二爺回來。趕這會兒去。做了姑子。好去伺候和尚呢。襲人紅了臉道。咱們從來沒有取笑過的。爲什麼你也說起我來。鴛鴦道。你別着忙。寶二爺出了家。倒有個着落。便容易找他回來。就耽遲三頭四個月。也沒要緊。倒是勸你奶奶好好的服藥調理。是正經。襲人道。好姊妹。你見了四姑娘。只說是老太太的話。叫他再去問問妙師父。二爺出家這個地方。到底可找得着嗎。鴛鴦隨口應道。我見四姑娘。叫他去問就是了。一時鴛鴦起身走了。再講到寶釵的病。日重一日。王夫人天天過來瞧他。不過講些寬慰的話說。老太太已叫你璉二哥哥寫了幾百張招單。許了重賞。附近各處。已貼遍的了。這幾天裏頭。總有些消息。我的兒你安心保重。老太太很惦记你呢。寶釵聽了。勉強笑道。老太太和太太可是疼我的。我還沒有好好的孝順一天。不想寶釵說到這裏。就咽住了。禁不住落下幾點淚來。王夫人見了。頓時眼圈兒一紅。一面拭淚。又安慰了寶釵幾句。囑咐鴛兒秋紋這一班人。小心服侍。自回房去了。停了一回。小丫頭來回姨太太來了。寶釵聽說他母親到來。不覺一陣心酸。淚如雨下。不知薛姨媽到此。母女相見。如何光景。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做和尚。由傻大姐口裏說出。與前回黛玉未死。由甄家小廝說出者。同一機杼。

鴛鴦勸襲人道。『你別着忙。寶二爺出了家。倒有個着落。勸你奶奶好好的服藥調理。是正經。』數語頗有見解。

第十二回 燬金鎖遺言囑賢女 呼寶玉切齒類壘壘

話說薛姨媽一進屋內。走近寶釵炕邊。見他形容瘦損。面色改常。吃驚不小。坐倒炕沿。把兩手拉了寶釵的手。止不住流淚道。我的兒。怎麼樣就病到這個地步。我也因爲病了好多時。起不來炕。沒有來瞧你。心上很熬煎。丫頭們傳來的話。都明弄着我。今兒纔掙扎着過來瞧見了你。那知竟病的不像樣子了。我的兒。你心上到底要放寬。

一點。寶釵見他母親含悲扶病而來，倒要忍淚吞聲，凝神攝氣，打點一番永訣的話出來。從容勸慰，便道：女兒的病沒什麼要緊，倘有不測，母親總要看開些。第一哥哥的罪名已幹辦停當，不久可望出獄，嫂嫂雖然不大賢惠，還有香菱體心服侍，底下甥兒娶了那大妹妹過門，同自己媳婦沒有兩樣的。咱們家裏動用還輕，買賣行中張德仁這個夥計，是靠得住的。甥兒也是一個落手將來過日子，不用媽媽操心，千萬保重自己身子要緊。薛姨媽聽了寶釵的話，越發傷心起來，便含淚道：是我害了你了，如今想起來，說着滿屋子裏聽了一瞧，見襲人這一班子人都不在跟前，便道：和尚道士的話，到底聽不得的，說什麼金玉姻緣，都因這句話就誤了你，我真是後悔不及。寶釵聽到這裏，不覺觸動心事，怔了一怔，嘆口氣道：女孩兒出了嫁，就算完結了，這件事好歹憑各人自己的命去碰哩。媽媽也別後悔，我看媽媽的身子，還不大硬朗，何苦來跑這一趟。薛姨媽道：我在炕上躺了這幾時，也覺得膩煩了，邇着掙扎得住，出來鬆散鬆散，借了這裏老太太的竹椅子坐過來的。剛纔到老太太那邊，你太太和鳳姊姊都在那裏講了一回話，我也不到你太太屋裏去了一面，又和鶯兒道：你瞧姑娘病的那麼樣子，問你總沒一句真話，如今再別叫姑娘生氣，好好伺候着，說着，止不住滴下淚來，又怕寶釵見了傷心，暗暗拭了淚痕，轉身出了裏間房門。早有鳳姐隨着王夫人迎面進來，鳳姐先陪笑道：怎麼姨媽就要回呢？在這裏住幾天，問問我們太太和寶妹妹解個悶，等寶妹妹身子健了，回去也好。薛姨媽一路拭淚，說道：我住在這裏，也解不了他的悶，況且我自己的身子，也還是風擺荷葉似的，家裏天天鬧藥罐子，明兒還要端整東西，打發人送給蟠兒去呢。諸件事有他太太在這裏疼他，又有鳳姊姊留心，我也放心得下的。又向王夫人道：我也不過姊姊那邊去了。鳳哥兒也不用送，說着，出了院子。早有麝月秋紋這一班隨着王夫人，鳳姐送了薛姨媽出去。這裏寶釵被他母親提破了金玉姻緣四個字，便想到寶玉和黛玉兩個人幾年來的心事，別人或者猜不透，我是已經看到十分的了。雖然婚姻大事，全憑爹媽作主，但只母女之間，有什麼話說不得，何不把媽媽想不到的所在，提一提，再看媽媽的主見怎麼樣，及至林妹妹回生之後，事無不可商量，萬不該一錯再錯。聽了鳳丫頭的話，把活活一個人瞞住他幾個月，聽說顰兒走的時候，竟是歡歡喜喜的全不像先前的光景，也猜不透他什麼心思，倒叫那一個鬧

出這件事來。這一口怨毒之氣，全呵在我身上了。要想我一個做女孩兒的，斷使不出什麼壞心，把你們的事情離間了。何苦來和我賭氣呢。自從嫁到他家，他病好後，也似乎有些情意。到後看來，都是虛文。就是你要走這條路，且到三年五載，生男育女後，我將來也有個靠傍。你再走，也就誤不了你的事。只要你把待林妹妹的情分，移一分半分到我自己身上來，也就够了。你們兄妹私情，那麼樣淪肌浹髓，倒把夫婦正體，全當作水月鏡花。我原是刻刻提防着。不料他認真幹出這樣忍心害理的事來。寶釵想一回，又氣又恨，又怨又悔，滿腔說不出的話，無從發洩，竟移到一件無知之物上。暗合着黛玉焚巾的故事來了。一時把鶯兒支使開去，叫小丫頭把金項圈拿過來。原是寶釵病後，叫鶯兒褪下，隨手擦在桌上，並非收拾。今叫小丫頭取過，那小丫頭因從沒經由過這東西，怕有閃失，便要去找鶯兒來拿。寶釵生氣，指着桌子上，使勁說道：「那不是嗎？遞一遞就折了你的臂膊。」小丫頭答道：「我怕動壞了奶奶的東西。」寶釵嘆道：「我叫你拿的，動壞了要你賠不成？那小丫頭就扒上杌子，雙手捧了金環，滾下來，抖抖搜搜的遞給寶釵。寶釵接過，掙扎着欠起身子，把金鎖翻來覆去端詳了一回。線斷的淚珠滾將下來，使勁兒高聲連念兩遍，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便叫兩小丫頭去瞧襲人姊妹，他在房裏幹什麼。一時支使開了小丫頭，重又提起金鎖，嘆道：「先前原聽信你是吉利話，沉甸甸的掛了你這幾年。如今可是你來棄我，並不是我要離你。我死之後，恐怕他們要把這件東西，給我掛上。我死也不能瞑目，想罷，要找一件東西來砸他。手頭無物可舉，便把金鎖連環，望火盆裏用力一擦，眼前金星直迸，連忙伏倒枕上，喘個不住。卻說那金鎖恰好不遠不近，正擦在火盆裏面。鶯兒等回來，都沒理會。到了次早，有老婆子端出那火盆傾灰，並不留心，連灰倒在地上，也沒人瞧見。被屯裏擔灰的人拾去，不知是件貴重之物，賤價換脫，書且慢提。再講寶釵擦棄了金鎖，痛恨交迫，又連吐了幾口血，臉色如灰，已支撐不住。鶯兒進房，見小丫頭一個也不在，細瞧寶釵神色，嚇得魂不附體，趕忙走近炕前，將寶釵扶好，一手按在他胸前，揉了幾下，連問姑娘什麼着。寶釵微微睜眼，見是鶯兒，復又閉上半晌，纔把鶯兒推開。向桌上放的參罐，指了一指。鶯兒會意，便把參湯在藥爐上溫好，端過湊在寶釵唇邊。寶釵喝了半盞，覺得精神略略清爽。鶯兒纔說道：「姑娘天天不肯吃藥，你看這會兒纔喝了幾口參湯，比剛纔就精神好了些。張大

夫的藥早就煎好了呢。拿來溫一溫。姑娘吃了罷。寶釵只是搖頭。鶯兒正說着。見兩個小丫頭進來。鶯兒生氣道。你們瞧着奶奶屋子裏沒有一個人。倒脫滑兒都走了。要逛等我回來還不够你們逛呢。寶釵接口道。是我叫他去瞧襲人的。鶯兒道。正是好半天沒見他。剛纔聽見說花自芳家的。在他屋子裏坐了好一回工夫。不知咕唧些什麼話。那小丫頭道。我們剛纔進去。見襲人姊姊還在那裏哭呢。話未完。只見襲人走進。寶釵留心一瞧。見襲人淚痕未乾。只道他不過爲了寶玉傷心。便問你嫂子進來。和你說些什麼話。襲人支唔過去。寶釵叫他坐了。襲人走近炕沿坐下。細瞧寶釵神氣道。奶奶這會兒覺着自在些嗎。寶釵道。這會兒倒覺有些精神。趁我這口氣在。有句話要告訴你。咱們脾氣。彼此相得。原想斷混着過一輩子的。便是先前也曾聽見他說過。有人死了。要去做和尚的話。如今死的沒有真死。活的現在活着。做和尚的倒認真去做了。我想你終身不了。太太先前雖然有這條心。沒有明公正氣的收在屋裏。將來貞節牌坊也輪不到你。白耽誤了一輩子。我見了太太要把這句話替你回明。好歹放你一條出路。別自己錯了主意。襲人聽說。惟有低頭垂淚。坐了一會。自回屋裏去了。到了晚上。灑下想後思前。可怪寶釵的話。恰和他嫂子進來講的話。再沒那麼湊巧相合。原來花自芳的女人。今日進來。一徑去找襲人。襲人和他哥嫂。本來和睦。見他嫂子進來。雖然心煩。不得不勉強應酬。花家的道。我輕易沒事。也不敢進來走動。今兒你哥子叫我來瞧瞧姑娘。還有一個喜信。報與姑娘得知。襲人不等花家的說完。便着急問道。嫂子可聽見外頭說寶二爺有人找着了嗎。花家的道。那有這件事。你哥子聽見人說裏頭刷了許多賞單。發出去各處張貼。單兒上寫着賞的銀子。可不少。旁人都說。憑賈府裏把兩位公爺的蔭襲都讓給人家。我們也沒有這樣大福分承受。那位哥兒是已經跟着有德行的和尚。隱在一個人跡不到的深山裏修行去了。一輩子也沒處找的。姑娘你想。倘有找得着的地方。整萬兩銀子擺着。憑誰也是眼紅的。怕不變法兒去找嗎。襲人聽了這番話。不覺心懶意灰。便道。既是這麼說。剛纔嫂子講的是什麼喜信。真把人糊塗住了。花家的陪笑道。說的是姑娘的喜信呢。你哥子說有一頭好親事。人家來和姑娘說媒。叫我進來告訴一聲。要姑娘自己拿個主意。襲人聽到這裏。便通紅了臉。使勁啐道。我頭裏瞧你是個明白人。怎麼今兒白眉赤眼的。說這些話來奚落人。怪道你急爬爬。

的進來。敢仔要在我身上想法兒。你們兩口子別發昏了。花家的道。願意不願意。在姑娘也值得生那麼大氣。我勸姑娘凡事要三思。別太執意。我記起媽死那一年。姑娘出來的勢派。誰瞧不出來。姑娘得了好處。帶挈你哥子。也有臉。誰不願意爬高枝兒飛呢。如今寶二爺出了家。姑娘是沒有過明路的人。就在裏頭死守一輩子。也沒出頭。後來日子正長呢。難得有這門子對頭親。聽見那一人年紀又輕。人材又出衆。一般住的高房大廈。有的吃。有的穿。家裏也是呼奴使婢。那一件不稱心。你哥子爲的是兄妹情分。並沒使什麼壞心。難道還貪圖在裏頭賺一百八十兩財禮嗎。將來多一門子親戚來往。逢時遇節。端盤送盒。賠墊幾個錢。是有的。姑娘你去想罷。襲人聽的厭煩了。便道。嫂子有話自回太太去。我也不犯着和你嘔氣。說着便不理他。花家的見話不投機。只得走了。襲人越想越惱。正坐着垂淚。見寶釵屋裏兩個小丫頭來找他。慢慢的揩乾了眼淚。來見寶釵。偏偏又聽了寶釵勸他。這一番話。雖然還有盼望寶玉回家的癡心。已把惱他嫂子的氣減了幾分。未免有些活動。再說寶釵到了次日。叫鶯兒請那大姑娘說話。鶯兒便使喚小丫頭到園子裏去。請那大姑娘。那時岫烟未到。先是王熙鳳來看寶釵。寶釵只是閉着眼。懶的開口。忽然睜眼向鳳姐瞧了一瞧。叫道。鳳姊姊。你是爲好反成歹了。何苦來呢。只說這兩句。仍舊合上了眼。就沒言語了。鳳姐聽了。想要勸慰幾句。明知無益。意欲分證一番。又見寶釵病到如此地步。恐怕反惹他的氣。左思右想。只得忍耐住了。搭訕問鶯兒。你姑娘夜裏喝了些什麼。睡得自在些麼。正說着。聽得外間屋子裏。小丫頭掀起帘子道。那大姑娘來了。鳳姐先與岫烟問好。寶釵把身子略略欠起道。又要勞動妹妹。我今兒請你過來。見了一面。就算永訣了。心上有幾句話。要和你講。怕再遲兩日。趕不上了。鳳姐聽着。知道寶釵要和那岫烟講些什麼話。怕在這裏不便。因向岫烟道。那大妹妹。你在這裏多坐一會子。我屋裏還有人等着我說話。少陪你。說着便起身走了。寶釵纔接着說道。想我那一年進京來。到了這裏。老太太就疼了我這幾年。比自己的孫女兒一般。後來做了孫子媳婦。沒有孝順老祖宗一年半載。反叫他老人家眼裏見了這些意外的事。自然也是我的罪過。老太太已是八十以外的人了。不過伺候他喜歡一天。是一天。日子還淺。至於太太疼我。更不必說。也沒有盡我做媳婦的一點孝心。不到一年。出家的出家。死的死了。眼前的日子。委實也難過。但只還有大嫂子

在。鳳姊姊比自己的媳婦更着意。環兄弟雖是姨娘養的，也算得太太的親兒子。還有孫子蘭哥兒，本來是好的。太太心上可以寬慰幾分。還有三妹妹這班子人在跟前熱鬧。我雖沒有承歡的福分，也可放心的了。惟有我家媽媽，寶釵說到這裏，淚珠直滾，便咽住了。半晌不語，又說道：我媽媽娶了這樣嘔氣的媳婦，一個不識事的兒子，如今還在監裏，要媽媽時刻操心，便我哥哥有日回了家，也不能叫媽媽過舒暢日子。算香菱懂些人事，當不得幾分家，也是枉然。左右盤算起來，我的媽媽，是要靠託在大妹妹一個人身上的了。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你的。我給大妹妹磕頭，說着便掙扎起來，似乎認真要向枕上磕頭的光景。鶯兒趕忙過去，把寶釵扶住，因掙扎不起，仍舊躺了下去。撲簌簌的流下淚來。那岫烟心地明白，慈祥素來又感念寶釵爲人，今聽見寶釵這番囑託他的話，十分傷心，因自己尚未過門，當着丫頭們在跟前，臉腆的無言可答。惟有流淚而已。當下寶釵說完了話，便似睡非睡的朦朧合眼。神色大不如前。鶯兒又取參湯遞到寶釵口邊，寶釵只是搖頭不喝，也再沒人和講話。岫烟便起身回去，再講薛姨媽因那一天過來，看了寶釵，又着了些外感，兼之心頭鬱結不開，病勢翻覆起來。這幾天總沒過來。賈母放心不下，親自到寶釵屋裏，走了幾次。王夫人以及李執鳳姐等，常來看視，自不必說。怎奈寶釵的病，一天重似一天。自王太醫回絕之後，各處名醫束手。王夫人真無可如何。到了寶釵絕命的時候，賈母王夫人李宮裁王熙鳳探春，都在屋裏，衆人怕賈母見了傷心，先勸賈母回去了。不多時，寶釵兩眼往上一翻，鶯兒上前咽住哭聲，叫了幾聲姑娘不應，只聽寶釵忽然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就絕了氣了。李執探春聽寶釵叫出這六個字來，竟與黛玉從前如同響應，不禁面面相覷。毛髮直豎。王夫人聽見，明知寶釵心裏怨恨寶玉，因痛她而思子，寸腸如割，越發大放悲聲，號咷不止。李執等含淚，把王夫人勸慰一番。王夫人嘆口氣道：我懊悔把這孩子糟塌了。真對不住姨媽。聽說這幾天他又病的，炕都起不來，這會兒在跟前，還不知苦到那幾個分兒呢。我也走了。瞧着委實的難過，有一句話對你們說。姨媽不在跟前，別再委曲了這孩子。凡有知道他平日愛的東西，都給他穿戴了去。留着也沒處用。徒然見了傷心。李執鳳姐應道：這也不用太太操心。我們在這裏留心照料就是了。一時王夫人走了。早有賴大林之孝家的，引領衆媳婦忙亂動手，給寶釵裝裹停牀，惟有鶯兒只是哭個不

了。鳳姐把他亂推道。別哭罷。快去把你姑娘穿戴的東西。都經由出來。那一盤子金鎖。是要給你姑娘戴去的。鶯兒含着一包眼淚道。提起金鎖。是我和姑娘摘下來。放在桌子上。這幾天像沒有瞧見。因心裏有事。也就混忘了。說着。便向櫥櫃子上抽屜各處找了個遍。問小丫頭子可瞧見姑娘的金鎖。小丫頭子道。那一天姊姊沒有在屋裏。奶奶叫我在桌子上遞給奶奶瞧呢。鶯兒道。你們聽不問着他。還怕有人割了他舌頭。不哼一聲兒呢。奶奶瞧過了。到底交給那一個。放在什麼地方了。小丫頭道。奶奶正瞧着。叫我們去看襲人姊姊。回來不知奶奶遞給那一個了。鶯兒又向各人問過。都說沒見。鳳姐接口道。既沒人見。你姑娘又沒起來。丟的不過在炕上。還怕飛到那裏去了。便叫林之孝家的就在褥子被毯底下。細細找尋。都沒有。鶯兒着了急。自己還去翻箱倒篋。找了一回。總沒找着。鳳姐生氣道。屋子裏再丟不了東西。一定又鬧出墜兒的故事。便指着兩個小丫頭子道。你們好啣。趁奶奶病着。偷偷摸摸的。把奶奶的東西。藏在那裏了。快去拿了出來。給奶奶掛上的。好裝糊塗。再推不知道。仔細你們的皮。兩個小丫頭嚇得不敢出氣。只是打戰。衆人要脫自己干係。你一言。我一語。立逼小丫頭着落這件東西。鳳姐又叫林之孝家的。帶了幾個人。到小丫頭屋子裏。細細查搜。也沒搜出。探春見這件事。鬧得不能完結。細想小丫頭們。未必有此大膽。便道。鳳姊姊別性急。枉累無辜。我看這件東西。又像二哥哥失玉的故事了。寶姊姊這掛念鎖。也有些來歷。原不比尋常佩戴之物。頭裏二哥哥因失了玉。便瘋瘋傻傻起來。歸根兒鬧到去做了和尚。如今寶姊姊到了我家。遭此意外之事。一生祿命將絕。已近蓋棺。焉知不是鬼使神差。也先把這鎖攝去了。你們的意思。謂這鎖是寶姊姊在生時心愛之物。定要把他來殉葬。據我想起來。寶姊姊死必曠此。很可不必。他生前掛此不棄者。原因鎖上鐫有頌禱句語。今身已云亡。何必又取此吉利話頭。既不取吉利。不過是一件金珠佩戴之物。沒有什麼希罕。只叫鶯兒把他姑娘所有的東西。只揀好的收拾出來。插戴罷。也不必去回太太。叫他老人家又多一件心事。將來姨媽跟前。說不說都沒要緊。李執道。三妹妹講的很是。這會兒別夾在忙裏。鬧這件事。探春又道。我不過是這樣瞎猜。也保不定不是人家偷了去。鳳姊姊只管吩咐管事媳婦們。大家慢慢的留心查察。叫鶯兒襲人這班人。底下都留點心。奶奶不在了。屋裏沒有主兒。別因我這番話。有個推卸。認真把屋裏

的東西偷盜起來，倒是我來開門揖盜了。鳳姐道：既是三妹妹這樣說，咱們且把這件事攔起，便問林之孝家的道：那一件可端整了沒有？前兒大夫回絕了，聽見二爺說早吩咐你男人的了。林家的道：正要回奶奶這句話，幾天前頭二爺吩咐出來，趕忙去看了幾處，都看不中。價錢又不對，我倒想起一件現成的東西，不是頭裏替林姑娘辦的沒用着，還寄放在饅頭巷裏，也化了七八百銀子買的大奶奶情願減價要棄脫，因沒買主，就攔起了，不如就用了他，可使得嗎？鳳姐道：我也想起來了，要論價值，這件東西，很可用得，這會兒外邊正打飢荒，沒的又去張羅，快叫人去撿了來瞧瞧。林之孝家的一面出去傳話，探春聽說這副棺木，本爲林姑娘置備，竟留以待用，一大奇事，全信金鎖之失，定非無因，不說李執鳳姐輪替往來照料，這裏襲人麝月秋紋碧痕等，和小丫頭老婆子，常川伴靈，到了送殮那一天，鴛兒哭着攔住，不許蓋棺，要望他姑娘像林姑娘一般的還陽轉來，也有笑他癡的，也有看了傷心的。經鳳姐喝勸，沒奈何走開，大放悲聲，悼痛靡日，一時把寶釵殮了七日後，開堂發軔，親族弔喪，一切儀文，概不瑣述，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寫寶釵之死，淒涼慘痛，不讓悼紅軒原本寫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筆墨。

金鎖失去，鬧得上下不安，幸由探春幾句話，輕輕解釋，始得息事寧人，探春的是可愛。

第十三回 太虛境遺邀薛蘅蕪 紫檀堡補敘烈晴雯

話說寶釵臨終抱恨，直呼寶玉之名，霎時間已魂離軀殼，似在夢裏一般。見有三個人笑臉迎上，寶釵向他們嬉詳一會，那一個便開口道：嬌子是不認得我的，我便是東府裏蓉兒媳婦，又指着那兩個道：這是我尤家二姨，就是璉二叔叔的二房嬌子，這是尤家三姨。寶釵道：怪道都有些面熟，輕易不進咱們園子裏來逛逛，不在一堆兒厮混，所以生分了。秦氏道：今兒我和二姨三姨來接嬌子，順便進園子裏走走。寶釵道：正是我也多時沒到園子裏，今兒打夥兒去散散心也好。當下出了院門，寶釵隨了秦氏等，徑往大觀園來，各處看了看道：今兒有客。

怎麼園子裏這班姊妹們倒躲的不見影兒了。說着到了蘅蕪苑。寶釵便噴上夜的老婆子不經心。又道。屋子是要人住的。我看我離這裏不久。就躑躅的不像樣兒了。一時轉了出來。迤邐走近瀟湘館。只見許多挑夫。絡繹不絕。挑的都是銀鞘。前後左右。亂堆在地。寶釵驚異道。聽見躑躅二嫂子只嚷着飢荒。打不開。現放着的這些東西。做什麼呢。秦氏笑道。銀子可不少。這會兒不能叫躑躅二嫂子拿去打飢荒。寶釵道。銀子進來咱們園子裏。便是咱們府裏的東西了。現在太太這裏辦事。有什麼使不得呢。秦氏微笑不語。話未了。已到瀟湘館門前。寶釵似忘了黛玉已回家去。生前之事。都已渺茫。拉了尤二姐道。咱們進去。開了林丫頭。秦氏接口道。林姑娘這會兒也不在家裏。咱們別就誤了正經事。快走罷。寶釵又問尤二姐道。這幾時沒聽說鳳姊姊吵鬧。可和姊姊是好了呢。尤二姐眼圈兒一紅道。我們都是沒造化的。走得早了。要熬煎得一兩年。承望托了人家的福。也得過些好日子呢。話未完。尤三姐把他釘了一眼道。姊姊這會兒。和妹妹講這些有沒要緊的話。怎的。秦氏一面笑着把話岔開。徑往前走。不覺已到園外。遠遠望見一所高大門第。門前車馬喧闐。甚是顯赫。寶釵指着問道。這是那一家。勢派也不小。秦氏笑道。這就是嬌子的家裏。寶釵道。你別胡說。正經我家裏在南京。那又摸到這個地方來了。說話間。過了熱鬧地場。已行至鄉村。見一座小小結構的院宇。門戶煥然。秦氏向尤二姐指道。這就是襲人的對頭家裏。如今可不是他歸結的所在了。還要來住幾天。是免不了的。尤三姐聽說道。你們真愛講個閒話。不怕寶妹妹聽了嫌煩。說着。轉過樹林。又見一院莊。農人家門前。站立個人。寶釵定睛一看。認得是晴雯。便招手喚他過來。晴雯佯然不理。反轉身向屋門裏走了進去。寶釵生氣道。難道他不是晴雯。怎麼叫他也不理。到底要喚他出來。問個明白。秦氏道。他已不是咱們這一路的人。嬌子別去理他。走咱們的路罷。寶釵往四野裏一瞧。便着急道。正是跟你們走了半天。怎麼走到荒村野地來了。到底要到那裏去呢。秦氏道。我們引嬌子到來的地方去。寶釵道。來的不是這路。我不去。說着回身便走。秦氏忙上前扯住道。嬌子愛去也要去。不愛去也要去。可由不得嬌子呢。尤三姐笑道。寶妹妹別理他。我告訴你聽。我們去得的地方。諒來你也去得的。寶釵意欲回身轉去。又無同伴。只得隨着衆人便道。今兒偏不帶一個人出來。叫誰去套輛車來纔好。尤三姐接口道。我知道寶妹妹走乏了。便向腰間掣出鴛

鸞劍一柄，向地上一指，霎時起青雲四朵，一同踏雲飛起，徑往太虛幻境，書不細表，且說寶釵所見的晴雯，畢竟是鬼是人，是真是假，如不急於表明，閱者頗費猜嫌。原來晴雯被王夫人攆出去，在他姑舅表兄吳貴家裏，寶玉去看了他一會，悲痛五中，嗚咽至三更，昏沉暈去，一靈出殼，徑進大觀園怡紅院內，依依不捨。這裏吳貴的女人，因日間和寶玉調情，未遂其願，一夜不能安睡，等至天色微明，往毛房走動，見晴雯僵臥席上，只餘殘喘，便着緊叫他男人起來。那吳貴本是一個有名的醉泥飲，糊塗到十分的，也認做他已死，趕緊的往裏頭領了賞項，買了一口單薄不堪的棺材，雇人往家裏一擡，多餘的銀兩，留着自己吃喝花用，不管死活，把晴雯往棺裏一擡，就是隨身這兩件衣服，也沒裝裹，所有衣飾被褥，並襲人打發人送出去的襪包銀錢等物，吳貴的女人，盡淨收拾，撥在自己箱裏。因吳貴有一叔子，老兩口在離城十五里紫檀堡地方務農爲生，吳貴知他叔子空地上可以停放棺槨，自己先到叔子家裏，告訴了話，同着來到地頭，指點一塊空地停放。吳貴回到家裏，因裏頭吩咐出來，說是害女兒癆死的，把屍棺就燒化了。吳貴便雇人把棺槨擡往城外化人廠，相離吳貴叔子的地頭不遠。正擡着走時，聽見棺材裏面叫喚起來，嚇得衆人連忙放下，也不去通知吳貴，各自走散。及至吳貴夫婦同至化人廠，一送只見廠裏正在焚化屍棺，吳貴不問皂白，兩口子看了一看，便自回家。又怕他叔子查問晴雯遺物，着落他做些功德道場，便絕腳不到他叔子家裏去走了。這裏吳媽向來最疼愛他外甥女兒的，自從晴雯的老子，把他女兒賣給賴家，賴大家裏把晴雯孝敬了賈母，後來又派去侍候了寶玉多年，沒有見面，吳媽時常記挂。今聽說他外甥女兒死了，把棺槨擡來停放地頭，吳媽叫他男人去買了些紙錢，做了一桌羹飯，裝在籃子裏，提到路上，見放着一口屍棺，也沒葬到地裏，好好停放。吳媽也不見，想來就是他甥女兒在裏面，止不住傷心，哭了幾聲，苦命的女兒，只聽得棺內應聲道：「我還沒死呢，那吳媽連忙住哭，細瞧棺材板片朽薄，裂的有二三分縫，便問你當真不死嗎？裏頭應道：「正是，吳媽趕忙回家，告訴他男人，拿了斧子鐵錐，趕到棺邊，再聽了個真，便把棺蓋撬開，見晴雯臉上雖帶病容，氣色甚正，兩口子把晴雯扶起，坐在棺內，恰有吳家鄰居幾個人，剛纔聽見吳媽的話，當作一件奇事，一擁而來。吳媽叫一個人快去拿了一隻篋籃，同扁擔繩索前來。吳媽抱起晴雯，裝在篋籃裏面，就夾看的

人搥回家裏。臥於炕上。給他飲些米湯。連忙延醫診治。過了幾日。晴雯見他舅母看待甚好。比在吳貴家裏大不相同。自知死而復生。恍同兩世。自己也平心和氣的調養身子。把種種氣苦。淨盡丟開。飯食亦漸漸加增。不到一月。病已全愈。吳媽又替另收拾一間乾淨屋子出來。給他居住。晴雯因自己一無所有。衣食用度。都是他舅舅家裏供給。心上不安。叫他舅舅去吳貴家裏討取銀錢衣物回來。幫補他舅舅。倒是一個正經務農的人。平日瞧他姪子不上眼。後來娶了姪媳婦。又見是一個歪貨。總不許他們上門。聽見晴雯要去討他的東西。便道。甥女兒雖是你的東西。放在他家。這一個來月。已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你那一個嫂子。最是眼小的。趁你病着。順風吹火。兒藏的藏。變的變。貓嘴裏挖餵。不去討倒省些氣。瞧你舅母。將近五十歲的人了。只有你四五歲的小兄弟。粗布衣服。是够你們穿的。粗茶淡飯。也餓不了你們。聽你舅母說起來。你也不想進裏頭去的了。安心住在這裏。底下我給你留心。知道你莊家粗活是做不上來的。也不要你動手。有的絨線活計。幫着你舅母做做。也隨你的便。一番話說的晴雯十分感激。住在吳家。倒也算得個絕處逢生的地場。他舅母又引着到前後各處。瞧了瞧鄉村風景。道。你舅舅真是全靠兩隻手做這分人家來。一天那有半刻閒的工夫。一清早就背了筐子出去拾糞。數九天凍的手上開了裂。暑伏天鎮日在毒日頭地裏曬着。懷裏揣着兩個穀麩籩籠。也當了一頓飯。空閒的時候。還趕着兩個毛驢子煤窖上去馱炭。賺他一百八十。我們幫着你舅舅。熬個三更半夜。紡花織布。怕花錢。買燈油。趁着月明地裏做活。如今都熬出來了。靠着老爺幾年好收成。打的糧食吃不了。地頭上瓜茄蔬菜。都現成。那一樣要花錢買的。你看屋子也蓋好了。上好地置了八九十畝。家裏黃牛餵了兩三條。自耕自種。就添上一個甥女兒。也吃不窮你家舅舅。我知道甥女兒是在裏頭吃慣好的。愛吃什麼。儘管和我說。也別替你家舅舅省錢。太委屈了你。晴雯聽了。越發歡喜。有時到屋後園子裏逛逛。見一帶疎籬。幾叢翠竹。屋旁又有十餘株海棠。疎密相間。鋼景繁懷。不禁神往大觀園內。想無端被太太盛怒攆逐。定有人在太太跟前進了讒言。雖然我在裏頭性子未免躁烈一點。結怨的不少。但沒有這個人在太太跟前取說話。就是太太也未必相信他十分。我猜起來。除了他再沒第二個人。我到底害了他什麼路。不想我和你都是太太派給寶玉的人。你是已經够分兒的了。再已結

你的不好。何苦來暗箭傷人。我今番死不了。倒要睜開兩隻眼。看他別碰在我手裏。任憑你做了寶奶奶寶太太。肉也要咬他一塊下來的。又瞧着貼身穿的襖子。感念寶玉多情。倘知道我還沒有死。寄住在這裏。定要變法兒叫我進去。太太如何肯依。萬一翻騰起來。有許多不便。園裏姑娘們。這些坑兒卡兒。已够他照管了。攔得住再分一條心到我身上來。可還有吃飯念書的工夫嗎。橫豎人家都知道我已經死了。前兒聽這裏舅舅說起來。他姪兒兩口子。也不上門的。我再可囑舅舅舅母。竟把我住在這裏。這一節事別告訴人家。便好把寶玉瞞住。消停一年半載。再看機會是正經。晴雯打定主意。每日靜坐。無事做些活計。倒可添補自己零星動用。約過一年之後。忽一日有奴來與晴雯說媒。他舅母便歡天喜地的來告訴晴雯。晴雯一聞此言。便嚇得目定口呆。心頭暗暗盤算。自己爹娘已經亡過。推不到爹媽身上去。作主要說裏頭許配的了。又不便憑空捏出一個人來。若說不願出嫁。又怕他們動疑。也不像一句話。總想不出回覆他們的話來。一時神思慌亂。惟有臉漲通紅。悄默聲兒。跑到自己房裏。躺倒炕上納悶。吳媽還解不開晴雯的意思。只道女孩兒家聽了提親的話。臉上害臊。所以走了。便和他男人商量作主。竟把親事允了。因先前問過晴雯的年度。吳媽記得告訴了他男人。一面去央一位村館先生寫了八字。回來停了兩天。媒人來袖了庚帖送去。講定大婚。不用占卜。就擇吉行聘。那一天端送盤盒。所有金珠首飾。細緞綾紗。以至喜茶喜果。羊酒米麵。極其豐盛。一面端整酒席。款待媒人。吳媽將聘禮逐一檢點。都是耀眼增光。鮮明璀璨。料他甥女見了沒有不歡喜的。自己守着這些東西。便叫他五六歲這個孩子。去給姊姊道喜。叫姊姊出來瞧瞧。晴雯出來。一看已明白八九。此時再不能隱忍。便道。甥女兒蒙救命大恩。又養活了一年多。真是天高地厚。同親生爹媽一般。凡事原該聽舅舅舅母作主。但女孩兒終身大事。也要出於自己情願。怎麼舅舅就幹得這樣冒失。不如起早把這些東西退還了人家。是正經。吳媽聽了摸不着晴雯的心事。便道。這一門子親。數他人材是第一等。家裏也很勢派。來往的都是官宦。講到吃的穿的。比你舅舅家裏強幾十倍呢。他家也就住在這堡子裏。相離不過兩三里路。底裏都知道的。如今央的媒人。就算咱們堡子裏一家大富戶捐的官職。叫什麼掛線米桶。算起來沒有一件不稱姑娘的心。所以前兒我和姑娘說了。就叫你舅舅作主。許了他家。把姑娘的年庚

開了去。人家也不合婚。看了今兒好日子。送過聘禮來。姑娘你瞧。姑娘在榮府裏頭住的日子久。自然見識過這些好東西。若說莊農人家。一輩子沒有見過眼。我就看了件件有趣可愛。沒有一樣叫得出他名兒呢。晴雯不等吳媽說完。臉已氣白。幾乎要把這些東西。跼的跼摔的摔。發出舊時在怡紅院的性子來。又想他舅舅舅母一年以來。象養恩深。此事原是他們的好意。不過鄉里人辦事粗率。本來自己隱情。從未吐露。他們如何得知。於是又縮住了手。回到房中。自嘆薄命。心坎上雖丟不下寶玉。但現在內外隔絕。將來能否進府。尚在水中撈月。偏又碰出這樣意外之事。不如早早尋死。一了百了。一面鬆開外衣。把換穿寶玉的襪子。翻覆細看。怔怔的發了一會歇。止不住淚點淋漓。襟子上早濕透了一塊。當下主意已決。掩了房門。找了一條繩子。踮上炕沿。一手把繩頭穿在襟上。縛做了個活套。把脖子套入裏面。兩腳一蹬離炕。兩手直垂下來。霎時咽喉氣閉。魂魄離身。見一白髮老者。將手中拐杖架格益繩。倒身跪地。將手亂搖。晴雯不解其意。不多一會。早被他舅母推門進內。瞥見驚喊。叫了鄰居女人。幫同解下。灌救蘇醒。這一嚷。連堂屋內坐的媒人也吃驚不小。細細問明緣由。怕打威逼人命官司。情願收回原聘禮物。送還原庚八字。一場掃興而散。再講晴雯恍惚記起上吊時所見之人。明明像是土地。大有古怪。或者將來和寶玉還有相見之日。不該如此結果。於是轉悲爲喜。反向他舅舅舅母跟前。去陪不是。說甥女兒年輕性執。一時短見。累你們老人家受驚。別怪甥女兒。將來總要報答舅舅舅母的大恩呢。隱約其詞。說了幾句話。吳家夫婦。好言相慰。自此再不提議親一事。晴雯相安度日。此是補敘前事。交代清楚不表。且說花自芳的女人。那一日見襲人話不投機。一場沒趣。回到家裏。把襲人的話。都告訴了他男人。花自芳道。我確確實實打聽的。寶二爺是不回家定的了。他死守在裏頭。算什麼呢。既是叫你回去回太太。或因他自己開不出口來。你過幾天去。找太太的陪房周奶奶。煩他在太太跟前。方便一聲兒。候太太怎麼樣示下。當下正接着寶釵的喪事。裏頭忙亂。把這件事攔起。那邊媒人連次到花自芳家討信。沒奈何催他女人去走一趟。花家的趕着吃了飯出門。徑往榮府後街門。一直進院。來到周瑞家裏。告訴這話。周瑞家的滿口擔承道。娘子你坐在我家裏老等。太太允不允。我總出來回你個准信。一時周瑞家的進去。回了花家的話。王夫人想起寶釵在病中。也曾提過這件事。便道。襲人這

個人。我早瞧起他的。如今寶玉這下流東西。自己沒造化。顛頭倒倒。幹出這樣事來。已經坑死了一個寶丫頭。何苦再把人家女孩兒委曲他一輩子。既然他哥子有這句話。很好。明兒就叫他家去。當下吩咐玉釧。去和璉二奶奶說。寶姑娘屋裏的東西。前兒二奶奶已經手封鎖了。鑰匙在他那裏。叫他自己去過。或是打發平兒去。把寶姑娘的衣服首飾。多拿幾件。賞給襲人。外頭的例賞。也就給了他。替我另再給他幾兩銀子。一面又叫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一聲。那周瑞家的自己去和襲人說明了王夫人的話。就出來覆了花自芳的女人。且講玉釧聽了王夫人的吩咐。來和鳳姐說了。鳳姐嘆口氣道。死的死。嫁的嫁。都是寶玉自己鬧出來的事。井坍連屋倒。怎麼這兩三個月裏。咱們家裏的運氣。就敗壞到這個地步。又問玉釧道。這件事。到底是襲人自己要出去呢。怎麼樣。平兒一邊接口道。奶奶倒說的發笑。怎麼他自己要出去呢。頭裏寶姑娘病的時候。就恍惚聽見花自芳的女人進來過一趟。在襲人屋裏。咕唧了半天。碰了釘子出去的。如今不知太太什麼又知道了。一面笑問玉釧道。太太這會兒怎麼忽然要打發他出去。玉釧道。剛纔周大娘來回太太說。花自芳的女人。央他來求太太的恩典。太太這會兒許道。已經坑死了一個。再別委曲人家女孩兒。就叫我來告訴奶奶呢。鳳姐聽到坑死一個的話。一陣心酸。頓時兩眼發眩。便叫平兒你帶了鑰匙和玉釧同去。依着太太的吩咐。把東西拾掇出來。拿去請太太過一過目。再給他。說畢。就躺在炕上。叫一個小丫頭跪倒炕沿邊。和他揉胸口。平兒和玉釧自去拿了東西。送與王夫人看了。平兒和襲人素來本好。今日假公濟私。自然只揀好的拿出。王夫人還說這些東西。留着看了酸。不如再多給幾件。如今就是那麼着罷。又叫玉釧免了四十兩銀子。同衣包首飾。叫一個老婆子拿了。平兒仍拉着玉釧跟蹤到襲人屋裏。見他一個人呆呆的坐在炕沿上。眼圈兒已哭得通紅。襲人見他們進去。忙起身讓坐。三個人本是平日最投脾氣。無話不說的。及至此時。明知襲人勉強走了這條路。恭喜他又不是。勸慰他又不是。開口一着形跡。反像譏諷他似的。襲人一見他們亦覺膈膈。彼此無話。平兒只得叫老婆子打開包袱匣子。逐一檢點。交代清楚。各自推故走了。襲人想太太賞給這些東西。主子的恩典益重。未免悲苦益深。一件件知是寶釵遺物。觸目傷心。寶釵何在。寶玉何方。我這一個人。從此出了榮府。也似有若無的了。襲人想到傷心之處。萬縷愁思。迴腸百

折。連身子都混混蕩蕩。如做夢一般。這一夜整整的哭到天明。沒奈何掙扎起來。鳳姐那邊。正打發小紅過來。未知小紅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聽王夫人已經坑死了一個之話。一陣心酸。頓時兩眼發眩。是良心發現之表示。命不該絕者。雖至蓋棺斂定。自能悠然醒轉。觀於晴雯而益信。

第十四回 花襲人出府喪節守 蔣玉函感舊退婚姻

話說小紅來到襲人屋裏。拿了幾件首飾。又提着一包衣服。遞給襲人道。這裏頭一件天馬皮大毛褂子。奶奶說。先前給過姊姊的。後來要去配羊毛。就攔着沒有拿來。今兒平姑娘疊衣服。纔記起。叫拿來給了姊姊。還有二十兩銀。也是奶奶給你的。外頭的例賞。你哥哥領去的了。襲人打開包袱一看。見是頭裏回家時候。二奶奶因天冷給他穿的。這一件物則猶是。而已今昔不同。禁不住淚珠直滾。只得說道。勞動妹妹。奶奶那裏我過去磕頭。小紅略坐一坐。也就走了。停了一會。又見鳳姐處打發一個老婆子來道。花自芳自己坐了車子來接。在大門外等着呢。襲人這裏早有秋紋碧痕這一班人。替他裝箱鎖籠。收拾停妥。襲人一面拭乾了眼淚。先到王夫人處。玉釧一見襲人。便迎出院來。悄悄的道。太太心裏疼。還睡着呢。叫你不要去見老太太。怕老太太見了傷心。別的地方。也不用去走。只去見了鴛鴦琥珀等。一面說明王夫人叫不見老太太的話。便回身出院。轉過穿堂。徑至鳳姐屋裏。鳳姐見了襲人道。這幾時鬧得我來支持不住。百樣事都懶怠開口。你這件事。我竟摸不着頭緒。昨兒聽見說起。是太太作主。也怕你受委曲。疼顧你的意思。我想起來。也沒有什麼使不得。纔叫小紅送去的東西。都收到了嗎。襲人道。想到此刻自己身分。非比從前。只得下了一個全禮。鳳姐連忙拉住。瞧他臉上脂粉不塗。淚痕滿眼。委實可憐。便道。你將來不拘到那裏。依舊裏頭來走動。就是太太也不肯把你當一個打發出去的人看待。停幾天我就叫人出去瞧你。正說着。只見老婆子來回。花姑娘的哥哥又進來催過呢。襲人噙着淚。還要進平兒屋裏。

平兒便拉了他一同出來。早有鴛鴦琥珀玉釧麝月等一班姊妹。在過廳裏等着送襲人。一齊來到二門口。平兒便問車子呢。見有一個小子回道。車子是花家雇來的。裏頭沒吩咐出來。沒有套車。襲人只得同了一個老婆子。走到大門外來上車。平兒等在二門口站了一回。看襲人走遠了。各自進去。且說襲人所有的箱籠等物。自有麝月秋紋給他逐一檢齊。叫老婆子搬運出來。花自芳瞧着轎車裏面裝不下。又雇了一輛廠車。襲人同老婆子坐了轎車。花自芳在後面押了廠車。不多時到家裏。花自芳的女人早預備襲人住的屋子。燒燉了炕。把東西多收拾了進去。這一晚花自芳又把烟事稱心。並現在趕辦嫁妝的話。告訴了襲人。不多幾日。吉期已到。一切禮儀。倒也豐盛。親朋賀喜。鼓樂齊喧。甚是熱鬧。一面與襲人妝新催妝上轎。襲人此刻想到寶玉相待情分。未免戀戀舊巢。然事已至此。亦無可奈何。只得隨波逐浪。另抱琵琶。不說襲人心頭思想。再講花轎過門。參天拜地已畢。甫入洞房。忽聽新郎忽促出門。不知因何緊要事務。花燭良辰。孤幃獨守。一夜待至天明。起身梳洗。仍未見新郎回家。留心聽得房中伺候的老婆子說起。靜王府裏有事傳去。一時未能脫身。接連三日。那一天襲人離了臥房。向前後內外。細細瞧了一遍。見屋宇雖不軒昂。而結構新妍。陳設體面。似非莊農貿易人家客屋。東首有一套間。極其精雅。乃是新郎平日坐臥之所。壁上單條畫幅。雖不識是否名人筆墨。但覺裝璜華麗。擺的一色紅木桌椅。大紅哆囉呢椅墊。顏色鮮明。酒樽茗盃。無不精潔。靠壁一架梨木書櫃。無多書籍。只有大紅書面貼黃籤的一套。榻子上也擺着溜金香爐。碧玉花瓶。嵌鑲如意等物。還有笙笛鼓板。這些雜器。桌上多盛盤內。雜列着幾件漢玉古玩。內有玉及扇墜一個。倒像看見過的。炕上月藍洋綉。炕幔上面大好顯繡。走水兩旁鍍金。慢鈎一疊。五六牀被子。配搭顏色相宜。炕邊紫檀衣架上。搭着幾件隨常替換衣服。裏邊露出半條松花色湖縐汗巾。襲人順手抽出一看。怔怔的呆了半晌。又翻覆細認一遍。確就是那一日替寶玉繫在褲上。換給戲班裏人的。那時還噴他不該把我的東西給人。誰料數由前定。連身子都歸結在此。既然他家姓蔣。此人無疑是蔣琪官了。雖未免傷心往事。然已知數定勝人。萬難勉強。倒把鴛突的心腸安定了幾分。於是想起換來那一條汗巾子。記得捺在箱裏。從沒緊過。就帶了這條松花綠汗巾。回至房內。打開箱子。找出那條大紅的來一對。兩邊顏色一襯。分外鮮妍。襲人又歎

默的看了一會。把那松花綠的反收藏起來。留這條紅的在外。欲待本人回來。瞧見了看怎麼樣。原來娶襲人的。果然就是蔣玉函。只因成親那一夜。適值北靜王府裏宴客唱戲。傳了蔣琪官去伺候。接連鬧了幾日。直到第四天。纔得回家。趕忙來到新人屋裏。欲與溫存一番。一眼瞧見衣架上的茜香羅汗巾。因這件東西。本是外國進貢的罕物。又切記那一年贈與寶玉的。如何忘得了。定睛細認。大吃一驚。又將新婦端詳了一回。便問你莫非是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姊姊嗎。襲人粉臉泛紅。低頭無語。蔣玉函道。記得那年和二爺在酒席上行令。犯了姊姊的芳名。旁人還罰了我的酒。說寶二爺屋裏。有一位襲人姊姊。不該道出這兩個字來。纔見了這條茜香羅汗巾。就是我孝敬二爺的。想起姊姊姓花。定然就是襲人姊姊了。如今千虧萬虧。是北靜王府裏傳我去唱戲。就擱了三天。雖與姊姊洞房花燭。尚未共枕同衾。前兒在王府裏聽說王爺爲二爺的事。很惦記。傳一個起課先生。叫張鐵嘴起了一課。說二爺這個人。本有夙根。但此時還不能拋撇紅塵。不久就有回家的消息。我今誤娶了姊姊。日後二爺回來。縱然寬恕。我如何對得住二爺呢。便是二爺當真出了家。一輩子不回來。我也不肯唐突姊姊。這件事便怎麼樣好呢。當下蔣琪官心上盤算甚難。便向襲人作了四個揖。趕忙出去了。這裏襲人聽了蔣琪官的話。竟置身無地。想寶玉果真回家。自然好也。叫老太太放了一條心。但就我這個人看起來。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兒。如同潑出去的水。我已經到了這裏。還有臉兒再進府去不成。倒不如寶玉不回来的乾淨。不說襲人胡思亂想。提過這條大紅汗巾。呆呆的拿在手裏。嗚嗚咽咽哭個不了。再講平兒鴛鴦麝月秋紋這幾個人。知道襲人回家去不多幾日。就出了嫁。夫家離城不遠。這一天講起。因念素日姊妹情分。攢湊幾兩銀子。備了四個盒子。平兒回明鳳姐。叫周瑞家的。出去瞧他一趟。周瑞家便坐了車。帶了自己家裏一個小丫頭。叫趕車的。先到花自芳家裏。問明他妹子嫁的人家。住在那裏。那趕車的早已知道說。不消問得。就是紫檀堡蔣家。離城不過十幾里路。說着一揚鞭。趕出了城。徑望蔣玉函家。來到門前。住了車。先叫趕車的。端了盒子進去。隨後周瑞家的。下了車。帶了小丫頭。一徑走進裏邊。早有蔣家一個使喚的老婆子。聽說是榮府來的人。趕忙迎了出來。一見周瑞家的。穿戴體面。不敢怠慢。便陪笑迎進堂屋。一面讓坐。周瑞家的問新娘屋子在那裏。那老婆子問明了姓。便道。周奶奶你

不知道新娘已經不在了。周瑞家的倒吃了一驚，忙問道：「怎麼說不在了？」那婆子道：「周奶奶請這裏坐下，慢慢講給你聽。笑話多着呢。想是我們這位相公，今年天喜星沒照命，頭裏聘過一家姓吳，也是榮府裏出來的姑娘。媒人已講得停停妥妥，到了過禮這一天，媒人還不出他家的屋門，不知爲什麼那一個姑娘就上了吊了。幸虧解救得快，沒有死。女家頓時把親事退了。如今娶了這位新娘來，人材也出衆，性格也溫存，纔三四天還沒回房，就把他退還了娘家。瞧着我們這位相公，只好一輩子在場面上給人家做老婆，自己竟沒有娶老婆的福分呢。那婆子話未完，周瑞家的已聽得滿肚子疑惑，又想近來不聽見裏頭打發了頭出去，或者是東府裏的也未可知。爲什麼又上起吊來？此時反將襲人之事，擱過一旁，儘着盤算那一個是誰，便根問頭裏聘的新娘家住在那裏。那婆子道：「就是同堡相離不遠，這裏向東去，過了林子門前一個大場院，一帶種着十多株大柳樹，從這裏出去，轉過那黑叢叢的林子，便是他家。周瑞家的一面起身，那婆子陪笑道：「周奶奶倒白走了一趟，便叫一個小廝，把幾個食盒捧了出去。周奶奶順路到花姑娘家裏瞧瞧去，自然裏頭還有些鈎兒麻藤的事，他細細的告訴你老人家呢。說着，送周瑞家的出來，上了車。周瑞家的細想這兩件事，心上不得明白，先要到那一家去問問，又恐這老婆子說話傳錯，正在拿不定主意，書且按下，講到吳貴家裏，因先前把晴雯的棺柩，擡到化人廠去，送了回來，已算把這件事歸結。所有遺下的東西，都是他媳婦收了起來，還有幾吊錢，吳貴拿去花用了，心中安然無事。到了一年後，聽得風言風語，傳他表妹子又活了轉來，現在他叔子家裏住着，心上驚疑不定，怕瞞昧他的東西，終有日要發覺，兩口子疑心生暗鬼，一日吳貴的女人，忽然害起病來，昏迷不醒，胡言亂語的嚷說：「我是當方土地，查察你們瞞心昧了榮府許多財物，不快快拿去送還，便不饒你們性命。說着，站起身來，找了一根木棍，向吳貴劈頭打來，吳貴身心戰栗，一手接着棍子，雙膝跪倒，哀求土地尊神道：「瞞昧的東西，明兒就去送還，因不便送進榮府，等他女人蘇醒，說明此事，吳貴的女人也是害怕，情願送還了他。待至次日，吳貴將首飾衣服，連花去幾吊錢，也當湊齊了，包了一包袱，送到他叔子家裏，看見晴雯果然活着，面龐比舊時肥胖了許多，一面認了好些不是，然後把東西逐一交代清楚。晴雯因那時未媽送出來的包袱，自己在病危之際，不能檢點，今兒吳貴一總

送還了他。他是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把從前待他這些不好之處都撩開了。說話間問起榮府近日事情。吳貴自然把寶玉中舉出家一事先告訴了晴雯。已嚇得膽戰心驚。怔了半晌。尚未盤問細情。吳貴因記着他女人的病。急忙回身。恰好正值周瑞家的從蔣玉函家出來。到着那一家門首。像是剛纔這老婆子講的。便叫住了車。事有湊巧。一眼瞧見吳貴走出門來。便叫過車旁盤問。吳貴道：難得你老人家到這裏來逛逛。這就是我叔子家裏有一件奇事告訴你老人家。我家姑舅妹子還在呢。周瑞家的笑道：我記不起你家姑舅妹子是誰。吳貴道：在寶二爺屋裏伺候的。叫什麼連我也忘了。請你老人家到裏頭去坐坐。橫豎見了面。總認識的。周瑞家的下了車。吳貴引着先走。推進大門。便嚷道：榮府裏的周奶奶來了。妹子快出來。又道：我有些小事。少陪你老人家。說着飛跑的走了。晴雯在裏面聽說榮府裏來的周奶奶。不知因何事。故趕忙迎了出來。周瑞家的一見。認是晴雯。記起他被太太攆出已經死過的了。陡然一驚。便忘了吳貴的話。一時渾身打戰。倒退幾步。喊道：晴雯姑娘。我在太太跟前沒有說過你壞話呢。冤有頭債有主。你快去纏別人罷。晴雯笑道：周嫂子你別害怕。我不是鬼呢。連忙細細的把話說明。周瑞家的啞道：剛纔原聽見你姑舅表兄吳貴說。你還在的話。我也沒理會。見了你倒先嚇昏了。晴雯等不得周瑞家的話講完。便問寶玉出家的根由。周瑞家的便從晴雯出去後。寶玉怎樣失了玉。瘋傻起來。怎麼哄他娶林姑娘。反娶了寶姑娘。哭的死了去。林姑娘死去。又活了轉來。如今已回南去了。寶二爺進場中了舉。就去做和尙。害寶姑娘也苦死了。這些話約略講了一遍。連襲人出嫁的事都說了。晴雯聽說。渾如做夢一般。不料我出來不多時。竟翻騰變幻出許多事來。又想到襲人身上。便觸動他的舊恨。止不住夾槍帶棒的說道：也是寶玉屋子裏第一個靠得住的人。太太早把寶玉交給他的了。如今寶玉就走到外國裏去。也該跟着去找回來。交還太太。纔算他有能為。爲什麼寶玉一出門。這蹄子就要去嫁老公呢。周瑞家的笑道：晴姑娘這張嘴。還是那麼磨着。真是同刀子一樣。晴雯道：我倒不怕怎麼生硬的。太太知道了。攆我到陰司地獄裏去。敲牙割舌。我有命還活轉來呢。周瑞家的道：太太如今也不再計較你這些。就是花姑娘也不是他自己願意走這條路。太太主意打發他出去的。晴雯聽說。把眼一楞。道：周大娘你倒別說這句話。別的事情。自然一定要遵上頭的示下。這件事全

憑自己主意拿得定。拚着一個死。什麼事不了。周瑞家的又笑道。那裏都像晴姑娘。你這樣執性呢。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正是我聽說娶花姑娘這一家。先前還定過姑娘的。又爲的是什麼不願意。上了吊。晴雯笑道。原來就是那一家。話未完。見周瑞家的小丫頭進來說道。趕車的請奶奶上車呢。周瑞家的往院子裏看了看天道。果然時候不早了。怕趕不進城呢。一面又向晴雯道。我進去告訴了太太。只怕還要叫你到裏頭去住幾天。大家還要瞧你呢。說着趕車的又來催促。晴雯便送周瑞家的至門外。上了車。回到自己屋裏。算後思前。整整的想了一夜。書且不表。再講周瑞家的坐上車。急忙趕進城來。也不及到襲人家裏。徑回榮府。已近黃昏時候。先到平兒屋裏。平兒道。奶奶身上不爽快。船着呢。咱們等了你好半天。大家猜你被襲人留住了。在那裏看新人喝喜酒呢。琥珀玉釧麝月秋紋等都在裏面。大家讓坐。周瑞家的未說先笑道。送去的盤盒。原物帶了回來。我到太太屋裏去。再來講新奇故事給你們聽。玉釧便把周瑞家的一把拉住道。太太和大奶奶都在老太太屋裏。陪着打牌。你且把新奇故事講給我們聽了。再去不遲。鴛鴦接口笑道。憑是什麼新奇故事。我都不愛聽。我就不信襲人這蹄子纔嫁了男人。把咱們這班妹妹都不認了。連送去的盤盒。也不希罕。竟退了回來。是什麼意思。周瑞家的笑道。那再別冤屈他。可斷沒有這件事。姑娘們聽我講出來就明白了。於是把蔣家老婆子說的這番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麝月不等說完。便道。這一家姓蔣的。多分就是唱小旦的。叫什麼蔣琪官。二爺挨了老爺一頓板子。就是爲他呢。他算什麼東西。襲人嫁給他。還玷辱了他不成。怎麼沒緣沒故。把襲人休回訂娘家。周瑞家道。你爲什麼不當面見一見姓蔣的。與他評評這個理。玉釧道。要你看什麼急。你怕襲人受委曲氣不憤。明兒許你同了周瑞家到蔣家去評理呢。平兒笑道。他到蔣家去。倘然蔣琪官倒看上了他。把他留住。抵兌襲人這個窩兒。怎麼樣呢。大家都笑起來。笑得麝月紅了臉。正要依平兒。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道。老太太屋裏。已經散了場。太太來了。叫玉釧姊姊呢。周瑞家的忙站起身來道。我見太太吃飯去。還有一件奇事。明兒來講給你們聽罷。說着。只聽得鳳姐在屋子裏亂嚷。平兒連忙擺手。叫別言語悄悄的。聽得鳳姐嚷熱。叫小紅把蓋的綿被揭去一條。平兒過去。幫着伺候。琥珀聽說。老太太屋裏牌局已散。早先走了。周瑞家的走後。麝月等亦各自散去。再講周瑞家的來到王

夫人處。提起襲人晴雯這兩件事來。王夫人自然記罪襲人。吩咐周瑞家的。明兒叫人到花自芳家去。問個底細。又想到晴雯當日。並無確實劣蹟。不過聽了幾句閒話。正碰着園子裏鬧的不乾不淨。一時生氣。把他攆逐出去。已擦在一邊。如今聽說他死而復生。辭婚自縊。種種可異。不覺有幾分悔意。想喚他進來。盤問細情。只當聽講新聞故事。藉此散悶也好。便向周瑞家的道。不用叫人到花自芳家去問了。停一天。叫襲人晴雯兩個都進來。我問他們。可笑寶玉一個人。作精作怪的去出了家。連他屋子裏的丫頭出去。一個個鬧出這樣沒有經見過的事來。真真活話吧。說着。又嘆息了幾聲。周瑞家的見王夫人無話。站了一會。自回去了。要知襲人晴雯何時進府。王夫人怎樣看待。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周瑞家的陡見晴雯。驚得渾身打戰。說「我在太太跟前。沒有說過你壞話。冤有頭。債有主。你快去纏別人罷。」無怪當時晴雯聽之要笑。我知讀者至此。未有不為之軒渠者。

第十五回 鄧都府冤魂纏熙鳳 大觀園冷院感晴雯

前回書中。講到王夫人要喚襲人晴雯兩個人進來。話且慢表。再說鳳姐自寶玉走失。寶釵病亡。操心過度。兼之聽了些閒話。胸懷鬱結。臥病不起。這一天。鴛鴦來到平兒屋裏。問起鳳姐病緣道。我瞧他臉上很不好看。別由他的性兒。要上緊醫治纔好。如今又近年下了。事情越發瑣碎。也怪可憐他。這病全是操勞受乏。累出來的。平兒眼圈兒一紅道。你不知操勞受乏。他是慣常的。都沒要緊。他近來有一種心病。真是說不出來的苦。說着。把身子湊一湊近。悄悄說道。就為寶玉同寶姑娘兩個人。如今八下裏都抱怨到他身上來。太太雖然當着面。沒有哼出什麼。背地裏的話。也有幾句傳到他耳朵裏。姨太太也是有話說不出來。你沒聽見寶二奶奶病重時候的怨言。怨語。當着他面。竟明嚷出來。他懊悔的什麼樣似的。一個人在屋子裏哭了好幾回。你想走的走。死的死。有什麼法兒呢。鴛鴦道。豈但是太太抱怨他。我對你說了。再別叫他知道。就是老太太也悔的了不得。總說鳳丫頭誤了

事。不是我說句公道話。這件事委實辦的不貼理。捏神弄鬼的。鬧些什麼。話未完。只聽鳳姐在那屋裏亂嚷着討車道有人告了他。要去聽審呢。又一迭連聲的叫喚平兒。平兒趕忙過去。見鳳姐已跳下炕來。披頭散髮。兩眼直豎。瞧着平兒道。你爲什麼跑進我屋子裏來。有的是銀子。什麼天大的官司結不了。平兒這蹄子爲什麼躲開了。叫平兒快張羅我的銀子去。平兒見了。又急又怕。鴛鴦嚇得跑了出來。忙叫年壯有力的女人多進去幾個。把鳳姐連推帶扶的。睡倒炕上。一面回去告訴了賈母。連王夫人也知道了。一同來到鳳姐處。見幾個家人媳婦。和平兒等。都在炕前看守。鳳姐只是把兩手亂抓亂打。口中不住的嚷罵。賈母嘆口氣道。我也不知作了些什麼罪孽。看他們一個個都這樣鬧起來。不如先叫我閉了兩隻眼。倒安靜。王夫人無奈。只得先把賈母勸慰。忙傳林之孝家的進來。立刻打發人去求醫問卜。賈母又問王夫人道。我記得鳳丫頭先前也有那麼一回。像還鬧得利害。後來怎樣好的呢。王夫人答道。那時同寶玉一時起的病。都搬到上房屋子裏。虧來了一個和尚。給他們念了一會經咒。纔好起來的。賈母想了一想道。那麼看我回去。叫他們把人家替我念的金剛經。同沒有散完的佛豆兒。盛一小布口袋來。給他壓壓邪。叫屋子裏站幾個人。小心看着。說罷。賈母自回房去。王夫人又吩咐了平兒幾句話。也送賈母出去了。接着賈璉回來。陪大夫診脈。又叫人到玉真觀和張道士討硃砂鎮宅符。同賈母處送來的經卷佛豆。各各佈置起來。果然鳳姐安靜了些。賈璉趁空兒拉了平兒來到那邊屋裏。涎着臉兒向平兒附耳說了兩句話。平兒帶笑。輕輕的啐了一口道。你不見奶奶鬧的這個樣兒。我心裏還是混混的。你倒像個沒事人兒。趁着他這會兒查察不到。便來撮巧宗兒。我偏不呢。說着。摔脫賈璉的手。一扭頭跑出屋門。仍往鳳姐屋裏來了。這裏鳳姐外面雖似安靜。還是不省人事。昏昏沉沉的。挨到三更時分。見本宅土地。引他出了屋門後面。兩個獐獍鬼卒。趕着行走。睜眼看時。見面前兩道旗子。一扇紅旗。上寫的百善孝爲先五個金字。一扇黑旗。上寫的萬惡淫爲首。紅旗下一道金光。黑旗下一股黑氣。激射過來。鳳姐只向着那道金光行走。約有半個時辰。那股黑氣漸漸消滅。紅旗仍在眼前。不多時見前面一座牌坊。鬼卒站住。鳳姐過了牌坊。有一個人笑臉迎上來。叫聲孀子。鳳姐認是蓉哥兒媳婦秦氏。喜出望外。一把將他拉住。也不及敘談。便道。你這裏有什麼地方。引我躲一躲纔好。秦

氏道：「嬌子幸虧了一個人。這裏還不是嬌子來的時候。那一個地方也不能不去走一趟。咱們這裏自與你調排。嬌子此去。雖然要受些虛驚。可保無事。這會兒也不便相留。恐怕就誤時刻。說着。便摔脫衣袖。霎時不見秦氏牌坊。左邊現出金甲神。押送鳳姐過了牌坊。仍交與鬼卒。鳳姐只得隨着向前。有苦難叫。一路陰風悽慘。撲面黃沙。不辨走的什麼去處。只顧挨步前行。不敢擡頭。聽得有人叫道：「二嫂子你來了麼？」鳳姐一看。認得那人就是賈瑞。手裏拿着一面鏡子。正照反照了幾回。放聲大哭道：「算你是個正經人。也不該這樣擺佈我。今兒可給你算帳的日子了。」說着。把鏡子劈面打來。鳳姐慌忙躲避。身後閃出鬼卒。接住鏡子。向鳳姐一照。見鏡子裏面現出賈蓉。賈蓋兩個人來。又見賈瑞蹲在臺基上。賈蓉賈蓋在上面揭開溺桶蓋子。沖了賈瑞滿頭的光景。羞得鳳姐滿面通紅。低着頭。只顧走路。遠遠望着香花旛蓋。擁着仙童仙女。冉冉行來。一見鳳姐。仙童忽然變了一個披頭散髮。鮮血淋漓的年輕男鬼。仙女變了女鬼。脖子裏還繫着繩子。舌頭伸出五六寸長。揪住一個老尼姑亂打。老尼姑口內嚷叫：「二奶奶快替我分證分證。」鳳姐聽了。越發心驚膽裂。死命躲脫。行不到幾步。又有許多冤魂撲近身來。被鬼卒揭開。免遭荼毒。一時進了城關。約行里許。見一殿宇巍峨雄壯。門外無數披枷帶鎖的罪囚。往來不絕。鳳姐隨了鬼卒。進入角門。來至號房。銷票掛號。見有頭戴軟翅紗帽。身穿藍袍。手裏拿出一本簿子。揭開數頁。指着說道：「王熙鳳你本來是太虛幻境。不應墮落酆都。緣在生起滅詞訟。壽張口舌。斂財苛刻。種種罪孽。過於男子。合該剷除仙籍。故勾攝至此。明日便到森羅殿上判決罪案。說畢。仍令鬼卒押去。來到一所房間。將他推入裏面。黑黢黢並無燈火。冷風刺骨。陰氣侵肌。舉目不見一個親人。惟有悲號痛苦而已。正在傷心。見有一個人打進門來。覺眼前忽然明亮。看他頭戴武士巾。身穿箭桿衣。腰束絲帶。手持令箭一枝。口稱：「二奶奶快走罷。」鳳姐認得他是焦大。便如遇見至親骨肉一般。問道：「你是焦大爺。怎麼也在此這裏？」又是這樣打扮起來。那人答道：「奴才因為當年跟隨老主出征。也算得忠心報主。立些血汗功勞。雖然爲人粗魯。倒還心直口快。到這裏賞了一名旗牌。鳳姐聽說。便笑道：「今兒難得遇見你老人家。怎麼樣。想個法兒。搭救我纔好呢。」焦大道：「二奶奶的罪名不少。明兒到堂。免不得一件件要質審發落。如今恭喜了。因有什麼太虛幻境。知照到來。說要歸結他們那裏的公案。二奶奶雖

然劣蹟多端，獨平日間侍奉太君，尙能承歡盡職，一善可以蓋百愆，因此免了輪迴之劫，叫焦大來送二奶奶回府。於是鳳姐如魚漏網，也無暇細問，便出了那間屋子，望路便走。那押解王熙鳳的鬼卒，知是奉公而來，不敢攔阻，只得向焦大好言相告說：「我們辛辛苦苦跑了這一趟，不敢爭多論少，求你老人家方便一聲兒。」焦大楞着眼，問道：「再沒有你們這種不開眼的東西，不知道這是榮國府來的人，金的銀的，早就扛了幾箱來了，剛就短少你們的嗎？」停會兒都來找我焦大老爺，當下焦大喝開鬼卒，鳳姐隨在後緩緩行走，一路月白清風，大不比來的時候，一派陰霾愁慘氣象，心想此番幸虧了焦大，倒不記我的恨，很來巴結出力，一路把焦大獎勵了幾句，話且少表，再講平兒見鳳姐昏暈過去，便記起日裏吩咐的話，叫多買金銀紙鏢燒化，一面要去回王夫人，又叫去園子裏通知李、宮裁等，並過那邊去回賈赦夫婦，賈璉聽了，聽自鳴鐘點數道：「這會兒纔交子正初刻，大驚小怪的叩噤人家，算什麼？你別儘仔瞎鬧，我瞧着他還沒哪氣呢。」等到天明，再看光景去通信不遲。於是平兒也沒言語，又不敢高聲啼哭，便哄着巧姐兒去安歇了。自己過來，同老婆子們守着，只是嗚嗚咽咽，傷悲無已。直至雞叫的時候，天還未明，忽聽鳳姐喊了一聲「啞啞」，平兒纔住了哭，連忙叫小紅去取參湯，賈璉也放了心。等到天明，就請大夫到來，診脈開方，服藥調治不提。且說王夫人因上一天鳳姐狂症忽發，心裏牽掛，一早打發彩雲過去瞧他，彩雲回來，撞着趙姨，四顧無人，一手拉着彩雲，到自己屋裏坐下，把兩個指頭一伸說：「昨兒聽見那一個忽然又病的着起緊來嗎？」彩雲道：「同那一年一個樣兒，也是那麼胡說亂道，只沒有動刀子殺人。」趙姨聽了，又是觸心，又是歡喜，想如今並沒人暗算他，可是祿命該絕，自己作死呢。又問彩雲道：「聽說襲人出去了，太太把寶二奶奶的東西，給了他一半，現在又把箱櫃上的鑰匙，交給這一個了，他死了，又叫誰收管呢？」難道環兒就算不得太太的兒子，留一點子底下給環兒，可使不得？」彩雲道：「前兒給襲人幾件衣服是有的，你別聽老婆子們傳來的瞎話，說起襲人倒有一件稀奇事告訴你，一語未了，見賈環進來道：「剛纔我到太太那裏去請安，太太賞了我一個玉扳指，一個鼻煙壺兒，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你瞧好不好？」彩雲扭過頭去道：「不用瞧，那是前兒太太叫我收拾榻子，屜裏找出來的，太太叫把這兩件子留在外頭，如今你二哥哥去做了和尚，太太比先前自然要疼你些。」諸凡留

一點子心。討他老人家個好。底下好。彩雲說到這裏。臉上一紅。便縮住了口。賈環接口道。我倒忘了。聽見太太叫小丫頭到鳳姊姊屋裏去找你呢。彩雲抽身便走。到王夫人跟前。回明了。璉二奶奶後。半夜睡的安穩。早上大夫來診過脈。可以放心。書且不表。講到襲人自蔣家退回。又氣又恨。又羞又悔。種種惡劣。塞臆填胸。想到蔣家。既把我這樣好馬不吃回頭草。斷無再去俯就之理。欲另尋門戶對親事。諒我這樣苦命。也再找不出什麼好人家來。就在娘家過一輩子。更非了局。想寶姑娘勸我的話。原無歹意。如今看起來。璉二奶奶竭力弄成了寶姑娘的姻緣。倒害了寶姑娘。寶姑娘苦口勸我走這條路。又害了我。真是寶姑娘抱怨璉二奶奶的話。可不是爲好成歹。倒像寶姑娘受了璉二奶奶的胡弄。沒處翻冤。拿我來還報似的。倘然寶姑娘還活着。我也好到他跟前訴委曲。如今只好到鐵檻寺他停靈的所在。痛哭一場罷了。襲人因此鬱結成病。那日王夫人命人去叫襲人。晴雯兩個進府。襲人自覺無臉。推病不肯進去。惟有晴雯高興。同着老婆子坐車進來。先見過王夫人。晴雯淡淡粧飾。仍不改舊日丰姿。因王夫人心中既不憎惡這個人。卽不顯出他狐媚妖精模樣。一時舊怒全消。細問在外這幾時景況。晴雯便將染病出府。死而復蘇。寄住舅舅家緣由。一一回明。王夫人聽到此處。不覺觸動黛玉光景。心有所感。又問了些鄉村風景閒話。命晴雯在此多住幾日。晴雯又去見了賈母。隨到舊日相好各姊妹屋裏一走。因鳳姐正在病中。只到平兒處。說了幾句話。磨月秋紋留他在屋裏住歇。晴雯說要往園子裏逛逛。便一個人進了園。因時屆寒冬。木葉盡脫。景物蕭條。無心觀玩。惟不忘怡紅院舊地。想到那裏看看。因一個人覺得冷靜。剛纔聽說紫鵲尚在園子裏。且到稻香村見過了大奶奶。拉了紫鵲一同逛逛。便徑往李執處來。他們都已知道晴雯未死。王夫人叫他進來。見面時。自有一番敘談。晴雯知道黛玉死後回生。與自己一樣。紫鵲不同回南。尚住園中。彼此見面。覺比從前分外親熱。一手拉住紫鵲。要去逛園子。李執笑道。噯。噯。噯。這樣數九天刮的西北風。臉上還受得嗎。真像好幾時沒有進園子裏來的人了。晴雯道。橫豎要到各處姑娘們屋裏走走呢。李執道。二姑娘已經出了閣。只有三姑娘四姑娘。同那大姑娘。還在園子裏頭。等過了年。再收拾屋子出來。咱們這幾個人。都要往裏頭殺呢。紫鵲道。我這幾時也住得悶悶的。就同他逛逛去。李執道。沒有像你們這兩個傻子。去就去回來。又問晴

雲你今兒晚上在那裏歇呢。晴雯道：我如今倒像做了遊方和尚。那裏肯留。就在那裏掛單。李執笑道：咱們家裏纔出去了一個和尚，還沒着落。你要做遊方僧，快鉸了頭髮遊去。把那一個和尚引了回來。可不好說的。大家都笑起來。當下晴雯同紫鵲同出了稻香村，一路行走。紫鵲想起那一晚做的夢，再不料他還沒有死。既有這個人，那個夢像有些兆頭。或者姑娘同寶玉還有完聚之日，也未可定。一頭思想，不覺到了瀟湘館門前。紫鵲便要進去。和晴雯同至裏邊，見瀟湘竹枝青葱如舊，一陣風敲敗葉，淅淅瀝瀝，連凍雪都飄下來。聲韻淒清，荒涼滿目。獨有紫鵲到了這裏，想起黛玉，便無精打彩的呆站了一會。晴雯猜着他的心事，便道：我舅舅家後園子裏，也有幾叢竹子。我瞧着就想起這裏的光景來。再料不到林姑娘已經回南去了。有多大時候，園子裏頭就通變了樣兒。紫鵲道：你出去兩年，這裏的事情變遷不一，真像有幾十年似的。晴雯道：我住在外頭，路隔的不遠，裏頭的事全沒兒沒有得知。說是活着，比死過的陰陽隔絕一般。只算我是前兒見周大娘那一天，纔回生的。紫鵲道：你爲什麼不打聽打聽裏頭的事。晴雯道：我舅舅是一個莊稼老兒，古板頭自種自吃，輕易不和家人來往。連他姪兒姪媳婦，都不上門的。叫我那裏去打聽呢。紫鵲道：也怪不得你。城裏鄉間，到底隔着好幾里路。我住在園子裏，和那邊也像隔遠了幾千里路。襲人嫁了一家姓蔣的，說退了回去。我昨兒纔知道，到底不知他家爲什麼退了襲人回去。晴雯道：姓蔣的不要襲人，自然有個緣故。你要查察他什麼。二人說着，走進屋子裏，惟有空空一室，觸目傷心。紫鵲先退了出來。晴雯跟在後面，又到廂房裏，見炕火微紅，桌上擺着酒壺茶盞，燭臺上未盡半枝殘燭。像還有人在此上夜的光景。晴雯拉着紫鵲道：走罷，咱們去瞧瞧。我先前住的屋子，如今也不知踏蹋的什麼樣子了。紫鵲道：你們那園子裏，還是寶玉做親那一天去走了一趟。到如今再沒去過。晴雯道：寶玉在怡紅院做親的嗎。紫鵲道：你不知寶玉做親時，怪事多着呢。在裏頭多住幾天，自然一件件都明白了。那時候，晴雯的鼓也似的緊。因我要去瞧熱鬧，到怡紅院瞎跑了一趟。那知他們已挪了地場。晴雯一面聽說，想到寶黛二人心事，後來竟娶了寶姑娘。雖聞大略，究未深悉其故。意欲探問紫鵲，又恐他礙着黛玉，不肯細說。便笑問紫鵲道：妹妹，你可知道寶玉到底爲什麼去做了和尚呢。紫鵲沉下臉來道：你問的奇。寶玉去做和尚，怎麼問起我來。晴雯道：好妹妹，別生

氣。因我出去了。不知裏頭的事。故問問你。紫鵲道：襲人走了。還有麝月秋紋。這一班人都沒死。爲什麼不去問他們。晴雯道：他們就明白嗎。紫鵲笑道：你真發了昏了。他們不明白。我倒明白這些事。據我猜起來。只怕爲的是晴雯姑娘死了。寶玉纔去做和尚呢。晴雯紅了臉。啐道：我算什麼呢。只怕還爲是那。人講到這裏又縮住了口。紫鵲接口道：正經寶玉有一天回來。又添出你這一個死去活來的人。真也夢想不到的。你知道寶玉還回來不回來。晴雯道：好紫鵲姑娘。剛纔我自問一句。寶玉爲什麼去做和尚。你就說我問得奇。你問我寶玉回來不回來。叫我怎麼樣對答你呢。或者丟不下紫鵲姑娘。就回來也不定。紫鵲聽說。要來撕晴雯的嘴。二人一路耍笑。來到怡紅院。晴雯一看恍如隔世重生。又到從前自己屋子裏。細瞧一會。想起戲撕執扇。病補雀裘往事。如在目前。止不住滴下淚來。比紫鵲進瀟湘館。更添悲感。紫鵲道：咱們別儘仔跑到這幾處空院子裏來發獸。天也不早了。你今兒進來。各處姑娘們屋裏。該順便去走走。我也廝趕着。於是二人出了怡紅院。紫鵲道：先前這幾年到這院子裏來回的跑。足有上十趟。今兒同你來走了這一回。以後就沒有什麼事跑到這裏來了。晴雯道：我呢。紫鵲道：你丟不下這屋子。愛住由你一個住着。晚上有妖精出來要吃了你去。再別抱怨人家。晴雯道：我單不怕是妖精。他敢來試試看。紫鵲道：好冷天氣。快走罷。二人抄近路。往秋爽齋等處都走了。回到稻香村。李執也纔從王夫人處回來。見林之孝家的。急急忙忙的趕來道：有一件事。平姑娘叫我來回大奶奶。正是年近歲逼。照常的事。還鬧不開。攔得住。接二連三的有這些事出來。也真沒法兒了。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來回那個地方。近來很不安靜。夜夜聽的屋前屋後。有整百人不不住的跑動。昨兒晚上。他們睡到半夜裏。竟像有人進去。把炕上睡的人都拖了下來。說瀟湘館出了妖精了。李執道：林姑娘走後。裏頭東西都收拾出來的了。剛是幾間空屋。他們還在那裏上什麼夜。林家的道：因爲這幾個人派的專管那裏花息。左近也沒處住。就一搭兩便。歇着看看屋子的。李執便向紫鵲問道：這屋子裏你是住慣的。頭裏見過什麼沒有。紫鵲道：那裏有這些事。就是姑娘病凶的時候。也是安安靜靜的。李執道：如今什麼忽然鬧出這些話來。想他們賭的賭。喝的喝。自己攪昏。挺到炕上。便是那麼亂夢顛倒起來。既然那裏有妖怪。叫他們另找睡的地場去。等二奶奶好了。你再回一聲。這會兒叫我有什麼法兒呢。晴雯聽了。便指

着紫鵲道。都是你剛纔說起妖精。妖精來了。紫鵲便指着晴雯道。大奶奶道他是不怕妖精的。今夜推他到那裏歇去。未知李執可叫晴雯到瀟湘館去睡歇。晴雯去也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在病中。說有人告他。要去聽審。實則受天良之裁判。並非鬼譴神責也。紫鵲見滿院竹枝。想起黛玉。睹物懷人。當然有此一番情況。

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嫗疑怪 心無宿憤方物將情

話說林之孝家的。來回瀟湘館出了妖怪。紫鵲戲說。推晴雯去睡歇。李執尚未開口。那晴雯一聽紫鵲的話。一則因上夜老婆子搗鬼。未必實有其事。二則他爲人膽壯心直。被紫鵲一激。竟勇往直前。三則因投繯時見土地情形。自知定有好好結局。命不該絕。何懼這些。便向紫鵲道。那倒不用來拗逼我。今夜就去。看當真有什麼精怪出來拖了我去不成。便要打發人到紫檀堡去取他鋪蓋。林之孝家的笑道。晴雯姑娘。還是那麼性急。你看天也黑了。二三十里路來回。還趕得進城嗎。李執道。聽他的話。就要取東西。也不便打發一個小子去。聽見太太說起。要留他在裏頭多住幾天。少不得打發個老婆子出去走一趟。連要用的東西。叫他拾掇了進來。這裏還少了他鋪蓋的不成了。紫鵲道。我就有現成乾淨被褥。姑娘走的時候。給了我五六牀。都沒用過呢。李執又向晴雯道。罷。你纔進裏頭來。他們既是見神見鬼。說那裏不乾淨。何必定要去充好漢呢。我勸你不如安安靜靜。在這裏歇罷。林家的笑道。那是晴雯姑娘說的頑話。大奶奶又當真勸他起來。如今且討奶奶的示下。只好先叫他們挪個地方。底下再瞧罷。晴雯聽了這話。越發執意要去。道。林娘子你倒別說我的頑話。叫他們給我把炕燒得熱熱的。我吃了飯。就過去。林家的笑着走了不多時。果見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提了燈籠來接晴雯道。剛纔林大娘來說。姑娘有膽氣。肯到那裏去住。這是極好的了。我們兩個婆子。仗着姑娘的威風。膽子也大起來了。一面晴雯便催紫鵲。拿出被窩褥枕等物。交付來的老婆子。晴雯又要了幾枝安息香。同了兩個老婆子出

了屋門。紫鵲趕上來叫道：「晴雯姊姊，你到那裏害怕，就叫他們送了，你回來，別臉上下不來，小性命要緊。」晴雯回頭笑道：「你明兒早些起來聽信罷，說着出了稻香村，來到瀟湘館，老婆子引着晴雯徑到自己睡的屋裏道：『把我們的被窩挪出去，讓姑娘在裏間屋子裏歇。』晴雯道：『我今兒倒先來逛過一趟呢，怪道沒見你們一個白日裏就遠遠的躲開了。』我受不得你們這屋子裏一般膾炙人口，倒讓我在外間屋子裏歇罷，把火盆給我生得旺旺的，儘管睡你們的覺。有妖精來，讓我先吃我。那老婆子道：『姑娘又來講笑話了。』一面就在外間炕上，把被褥攤好，添上火盆內的炭，炷上安息香，關了屋門，一切收拾停當。一個老婆子又灌了一小壺白酒，一手拿了一包花生，一包鹽炒杏仁兒，送到晴雯面前。二姑娘喝了一杯，趕趕寒氣。晴雯搖頭道：『我不喝，你們也少喝些。』別灌得大醉了，停會妖精來，把你們連骨頭都吃了去，還不醒呢。那老婆子道：『姑娘別再講這些話來嚇我們了。當下老婆子們自己去喝酒。晴雯因不帶針線過來，無可消遣，獨自一個人坐在炕上，因地思人，未免想起林姑娘來，發了一會心事。寒天夜瀉正長，屋裏並無鐘表，只遠遠聽得譙樓正交二鼓，窗外忽起一陣風來，吹得竹枝簌簌有聲，裏間屋裏兩個老婆子早已睡熟，打的鼾聲不絕。晴雯此時也覺有些膽怯，站起身來，把蠟花剪了剪，靜聽院子裏毫無響動，且去就枕。直挨到三更，有些倦意，朦朧合眼，一覺睡至天明，醒來見兩個老婆子都已起身，說夜兒真睡的安靜。托姑娘的福，把那邪祟都壓住了。如今可天天要求姑娘在這裏住着呢。一個老婆子早舀了臉水進來，晴雯便起身穿好衣服道：『我不在這裏洗面，當下出了院門，望稻香村來，徑到紫鵲屋裏。』紫鵲道：『我正要來瞧你，夜裏可見些什麼。』晴雯道：『來的一羣妖精，都是青面獠牙，要來找紫鵲姑娘的。』說他先前往在這裏，爲什麼躲開了。我和他們說：『如今在稻香村住着，仔細今夜來找你呢。』紫鵲笑道：『你本是狐狸精，如今可和外四路的妖精認了朋友來欺侮人家，我也不怕。』一面取出梳具，借給晴雯。晴雯趕忙梳洗了，來見李執，回明夜間無事的話。李執道：『我早知是你們造的謠言，便叫林家的孝家的來說明。』林家的將信將疑，嗔怪上夜的婆子胡說。晴雯一連三夜，在瀟湘館住歇，照常安靜。到了第四日，因在那邊諸色不便，便不肯過去。老婆子們料不能相強，只得把晴雯的被褥送了稻香村來。晴雯自與紫鵲同炕睡歇，夜話多。晴雯自然要將自己出去後園內的情節，細細盤問前日周

瑞家的所講不到的情事。紫鵲與他痛快直說，聽得晴雯忽而眉豎，忽而淚垂，忽而罵那個，忽而怨這個，竟似聽了一本有悲無歡，有離無合，沒團圓的新戲。紫鵲亦如琴遇知音，流水高山，彈的不厭不倦，直至五鼓始睡。過了兩日，晴雯不在瀟湘館，便又作怪起來。鬧的兩個老婆子，一夜沒敢睡覺。等到天明，纔打了個盹。沒法兒，又來找晴雯。晴雯生氣嚷道：「我是太太的恩典，叫進來在裏頭玩幾天，不是替你們上夜的。真是活見鬼，我在裏頭住了幾夜，何嘗聽見娘的什麼響動。偏偏我走了，又鬧起什麼妖怪來了。我又不信龍虎山學過法的，妖怪就怕我了。誰耐煩驚在你們這屋子裏住呢。任憑妖怪出來，把瀟湘館的屋子都踏平了，也不關我事。晴雯正在這裏吵嚷，那邊惜春偶然來到李宮裁處坐坐。李執說起寶玉至今尚無下落。惜春道：「算起來不久該有消息了。」正說着，聽得晴雯的聲音，在那裏喧嚷。李執便叫素雲過去查問。素雲轉得身，王夫人處打發小丫頭來請李執。李執就把此事撩開，一徑走了。惜春素來不管閒事，隨後也起身要走。素雲回來，因此事奇怪，便將晴雯吵嚷緣由，告訴了惜春。惜春叫素雲去叫那兩個老婆子來，那老婆子素知惜春在園，不理家務，今聽他叫喚，只得過來。要把前後情節，回明惜春道：「不用你們講，我都明白。咱們園子裏正要興旺的時候，那裏有什麼妖孽。你們既然害怕，我給你們鎖治鎖治就好了。便叫老婆子跟到自己屋裏，命彩屏取了筆硯，裁了半張紅紙，提起筆來，寫了幾個字。當時封好，又在對面頂頭畫了一圈，遞給老婆子道：「你記清楚了。有圈兒的爲上，別顛倒過來，拿去高高的粘在屋門上邊。包管你不聽見什麼響動就是了。可不許拆開封來，倘給人家瞧了一瞧，就不靈了。老婆子雖然不信，只得謝了惜春。先將紙封兒拿去粘貼，不道果然靈驗。書且少表。再講李執來到王夫人處，見從前送黛玉到南邊的人回來了。炕上堆着許多東西，都是黛玉給他帶來送人的。自賈母起，以及邢王二夫人、東府珍大奶奶、薛姨媽，凡素日相好各姊妹，連趙周二姨娘，都每件上粘簽記認。另開總單一紙，無非江南土物、綢綾香粉、巾帕筆墨箋紙，配搭得宜，輕重不等。外送妙玉、佛榻、珊瑚佛頭、念珠一串、海南香四束、龍井茶二瓶、小笋工尖兩簋。又敬獻佛前鵝黃、哆囉呢、願綉、籠門一挂、絹地錦褙、白描達摩渡江一幅，係名人手筆。王夫人因見內有送寶玉寶釵兩人的物件，不覺觸目傷心，垂淚不已。講到黛玉焚巾時，已將自己所送寶玉之物，一一索回毀棄，以示

決絕。因何又送寶玉的東西，不知黛玉近來心地，將飯於一塵不染境界。胸中何有寶玉。既有寶玉，而衆姊妹皆有投贈。獨寶釵無之。則未免尚有芥蒂。即非菩提無樹。明鏡無臺之本意矣。今不知寶玉已經出家，只作泛常應酬。聊盡多年兄妹一處相聚舊情。親之正以疎之。從前臨行時，必欲與寶玉晤面辭別。即此意也。此時王夫人因鳳姐正在病中，叫李執來，先把送賈母的東西理出，自己引着送黛玉的老婆子，並家人媳婦，同到賈母屋裏。預備老太太要問林姑娘家裏的事，留下一個老婆子，叫李執照單打發。逐一分送各處。除開了寶玉寶釵這兩分。李執恐王夫人見了又要傷心，便叫麝月鶯兒兩個來，吩咐道：這是林姑娘叫送他去的人，從南邊帶來的東西，送你姑娘的。你拿去收着罷。送二爺這一分。麝月拿去攔着。等二爺回來再給他。麝月等各自拿回東西。獨有鶯兒氣苦交加，把東西瞧也不瞧，隨手一摔。麝月自與秋紋議論一番，將物件好好收藏起來。這裏李執料理停當。王夫人纔從賈母處回來，知賈璉手中拿了一封信來，回王夫人道：老爺任上打發人回來，另有與老太太請安稟帖。這是給姪兒的書子，隨念道：

兩月以來，不接家書。殊深繫念。前閱北關鄉試題名錄，知寶玉已倖一第，欣甚慰甚。但須囑其用心攻書，努力春闈。勿稍自滿爲要。昨接雨村來書，爲甄寶玉與林家甥女求庚。此子曾經面見，比我家寶玉學問大有進益。稟過

老太太。如肯許親，我當覆允。再我抵任後，因地方偏災，礙難奏辦。已挪庫貯兵餉銀二萬兩發賑濟民。現屆散餉日期不遠，別無設法。可速措辦銀兩，趕緊送到。萬勿遲誤。餘言囑家人面陳，不贅。

姪姪寓目。

存周手書。

賈璉念畢，說道：姪兒問過來的人，說老爺到任後，清廉聲名，頌揚載道。果然是好。但如今家裏正要打過年的飢荒，又添出一宗銀子來，說不得儘力去張羅。至於林妹妹回了家，這裏沒有稟過老爺，甄家央雨村作媒，也沒提及此話。這是極容易稟覆的，講到寶妹妹死生有命，也可不必隱瞞。獨有寶兄弟這件事，便怎麼樣呢。前兒工部裏查出江西南昌郡屬，有一座大荒山，同菱角山博白山相連，已經打發人尋去。叫不必到老爺衙門裏頭，恐怕

擠柴老頭兒說的是一句沒影響的話。實兄弟未必在這個地方。如今回覆老爺信裏，要提不提，還得請太太的示下。王夫人沉凝半晌道：「據我看起來，竟不必藏頭露尾，叫老爺知道了。那裏也好留心察訪，橫豎這會兒銀子也沒現成。臨時再商量罷。」賈璉答應出去，回到自己屋裏，跌足連聲歎道：「這個日子怎樣過！我瞧着人家放了外任，盤幾萬銀子拿回家來，那裏有家裏倒搬銀子出去的。果然金庫銀庫堆着也罷了。難道不知一個空架子，還支不起來。怎麼樣容易打發人來，立逼着就有兩萬銀子了。況且江西一省的官多着哩。單要老爺去管這些閒事，放起什麼不准支銷的賬來。我也沒處打算。喝醉了，睡我的覺罷，說着，叫平兒去燙了酒來，垂着頭，一聲兒沒言語，只顧喝完了酒，跛着腳步，到西屋裏炕上躺下。鳳姐那邊不聽見賈璉聲響，便問平兒道：「二爺呢？你請他過來。我有話問他呢。」平兒掀帘進來，走近炕沿，回說：「二爺已喝的爛醉，到那屋裏睡着呢。鳳姐微笑着，剛纔聽見他嚷的，像是說老爺任上打發人回來要銀子，果然是飢荒，但就是這樣瞎生氣。灌一泡子黃湯，就灌出銀子來了。他既然醉了，明兒再和他說話罷。到了次日，賈璉一早出門，各處去張羅了半天，回來只聽門房裏幾個人，都是愁窮歎苦道：「這樣日子，怎麼熬得下去。要帳的纔走了一班，又來了一班。咱們二爺近來倒像去賴債祖宗那裏學了口訣來似的，也不肯約人家一個准日子，總是停停歇歇，打瓜皮醬的話，賠茶賠酒，是咱們的名分。如今沒法兒，可帶挈兄弟到老爺任上沾個光兒嗎？那一個人答道：「老爺是要做清官，將來陞調起來，想地方上豎滿德政牌的。各州縣的餽送，連本衙門的陋規，一概革除，你們想官兒不要錢。咱兄弟們還有什麼法兒去弄嗎？現在跟老爺的人，都站不住，告假的告假，求薦書的求薦書，十亭倒走了五六亭。咱衙門裏薦出去的人，漕務裏是有拿手的，就想沾光他們一千八百，也不為稀罕。那裏知道老爺又不肯搭住人家脖子，幹寫的書子，是王胖子的褲帶稀鬆，一個個都送了幾十兩銀子，碰了轉來。如今漕糧都收足快了，弟兄們再跑到那裏去，保不定老爺一定肯薦。單靠着弟兄們拉攏，自然不肯叫出去跑海丟臉，也未必一丟一中。站個拿事的門印，好不過派上一分乾股子。人家吃了肉去，我們去喝湯，還不够添補衣穿靴帽，講到本衙門裏的出息，只瞧着老爺到任以來這幾個月，正好時候，還打發人家裏來拿銀子，就是做兄弟的，明知各位在這裏苦，實在不能盡一點敬意，真抱愧。」

的了不得。賈璉心裏正在發煩。聽見這番話。越發垂頭喪氣。悶悶的走了進來。纔到屋裏。平兒便道。二爺。今兒起的好早。奶奶請爺說話。早跑的沒影響了。一面小紅在旁打起帘子。賈璉走進鳳姐屋裏。便問今兒吃了藥沒有。鳳姐道。這兩天我的身子硬朗了好些。今兒叫他們不用煎藥。大後兒已是三十了。沒的薰得滿屋子裏都是藥氣。趕這年裏頭還要掙起來。給老太太太太辭歲拜年呢。我瞧你這兩天忙得什麼似的。老爺的銀子。可張羅出來沒有。賈璉道。我明知指着我的臉白。去給人家開口。估量着老爺現在的缺。人家都知道是好的。就借上他娘三四萬。並不是還不出來。問了好幾處。那知銀局子裏這些老西兒。耳朵更長。都說老爺是不要錢的缺。雖好有名無實。還起銀子來。保不定不俚拉九扣二分錢。都不肯借。這有什麼法兒。因此我想起先前鴛鴦經手。借老太太的當頭。已經贖還的了。如今還得和他商量。不是老太太叫我寫的賞單。找着寶玉送回來。賞銀一萬兩。老太太自然有現成銀子攔着。老太太既然疼愛孫子。難道不疼愛兒子。老爺現虧空着兵餉銀兩。雖然以公濟公。免不了丟官問罪。如今寶玉還沒有找着。何不就把這宗銀子。先應了老爺的急。有了一半。好再去打算。鳳姐扑嗤一笑道。倒虧你實在想的到。老太太爲着寶玉。使碎了心。所以不惜重賞。叫你們去貼招子。如今寶玉還沒影兒。倒看想老太太這宗銀子起來。就不疑心你們安心不去找寶玉。也叫他老人家聽了傷心。這是何苦來呢。罷啣。我積攢的幾兩銀子。再拿東西去贖當。這怕湊得上這個數兒來。賈璉道。那麼很好。只算替我轉一個肩。將來仍算還你三分利錢何如。鳳姐欠起身來。輕輕啐了一口道。我要盤剝利錢。盤剝到自己家裏來。還成了一個人嗎。到底來的人幾時動身。賈璉道。過了新年。到燈節前。打發他走也趕上了。還有一句話和你商量。這兩天有幾主要緊帳。必得開發。這裏頭我先挪三千兩去。打個飢荒。可使得嗎。鳳姐道。我說你就見不得銀子。我的東西。橫豎交給你的了。過了年。填不上這個窩兒。我可沒有了。賈璉道。誰再來打算你的。過了年底下。就好對挪你儘管放心。總誤不了老爺的事。鳳姐就叫平兒道。前兒恆舒當這張三千兩的銀票。你拿出來。先給二爺。賈璉便歡天喜地的出來。等平兒取出銀票。接過看明字號銀數。忙掖在靴掖子裏頭。自往外邊清理帳項。一路暗想。鳳姐的銀錢。總是有進無出。莫非因這場病都看破了。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不說賈璉心中思想。再講送黛玉回來的人。在

賈母處問了好半天的話，纔退出來。一個老婆子，又提了一個包袱，進園來找紫鵲。紫鵲正同晴雯聽素雲講起林姑娘南邊送了許多東西來，開着單子，一分一分送人的話，老婆子進去，見了晴雯，已忘了他從前的事。照常一個個問好，一面打開包袱道：「這些東西，林姑娘替另給我，裏頭也有一張單兒，開明，因我認不得字，叫紫鵲姑娘瞧着，檢出那幾件子，是送姨太太和香菱姑娘的，交給我送去。餘外都是給姑娘的了。紫鵲也顧不得看東西，便問姑娘身子近來是大好的了，路上平安。到家怎麼樣光景，老婆子笑道：「林姑娘身子也很好，一到家就有人家來提親，要恭喜呢。紫鵲聽到提親，便呆了一呆，問是那一家呢。老婆子答道：「聽說是什麼甄家寶玉。紫鵲一聽寶玉二字，越發神思昏亂，便道：「怎麼說是寶玉去求親，如今寶玉在那裏呢。老婆子道：「寶玉自然在家裏。紫鵲急的變了臉道：「你怎麼這樣糊塗。素雲在旁笑道：「他倒不糊塗，是你糊塗呢。他明明講的是甄家寶玉，不知你聽到的那裏去了。紫鵲被素雲一證，倒覺不好意思，便又問道：「甄家寶玉說親，你可知道放定了沒有呢。老婆子道：「多分放定了罷。素雲道：「那是沒有的事。今兒老爺任上有書子來，還提起林姑娘的親事，說是兩村本家替甄家作媒。老爺不肯做主，請老太太的示下呢。紫鵲道：「原來還有這一節事，怪道你肚子裏明白。一面又問老婆子道：「寶二爺出去做了和尚，林姑娘家裏，可知道沒有。老婆子道：「我纔回家來，他們和我說的，隔了兩三千里的路，怎麼就知道呢。晴雯道：「你也問的太嘮叨了，把送人家的東西，理出來給了他，叫他快去送罷。於是紫鵲就把送薛姨太太同香菱這兩分，交付老婆子道：「今兒天也不早了，你拿去攔着，明兒再送也不遲。老婆子答應着，轉身出了屋門，又回來道：「林姑娘還吩咐我的話，纔記起來，說裏頭還有一幅畫，是林姑娘寄來，給姑娘瞧的，別落在旁人手裏，看過了，交給大奶奶收好。底下有人到南邊去，包好了，寄還林姑娘呢。紫鵲心想：「不知一幅什麼畫兒，說的這樣鄭重，便一件件打開紙包，不過是些新樣花朵，精製宮粉，杭州的絨線，常州的篔簹之類。紫鵲都無心觀玩，連晴雯素雲二人，都爭先要看那幅畫兒。當下紫鵲找出了這幅畫，展開觀看，不知畫的什麼故事，且看下面分解。

逸梅氏評曰

心有罣礙，自多恐怖。此所以前人有妖由人興之說。晴雯獨不信，瀟湘館有妖神作祟，竟敢夜宿其間，識膽

如此勝於鬚眉男子。

賈璉對鳳姐說：「只算替我轉一個肩。將來仍算還你三分利錢何如。」雖屬頑笑之辭。然鳳姐平日盤剝重利。於此可見。

第十七回 寶玉還家混淆真假 惜春題畫點破機關

話說紫鵲把黛玉寄來的畫幅。展開與晴雯素雲一同觀看。見上面畫的一尊觀音大士。底下擺着蒲團。一旁畫的架上鸚鵡。又有一個身穿素澹衣裳的女子。手內捧着淨瓶。瓶中插的柳枝。那女子面龐竟似黛玉小像一般。晴雯看了又看。笑道：「活脫是林姑娘。就比先前胖了些。」素雲道：「你不見林姑娘回去的時候。就是那麼個樣子。說着看了一會。先走開了。」紫鵲和晴雯兩個。還瞧着不放。晴雯道：「那明明是你姑娘的一幅小照。到底南邊人小像。可猜透你姑娘的心事了。」紫鵲道：「我也是那麼想。怪道姑娘臨走的時候。和妙師父很親熱。原來他拿定主意。竟走到妙師父那條路上去了。任憑你寶珠寶金。真的假的。總沒相干。」晴雯道：「只要咱家寶玉回來。老太太作主。太太人到林姑娘家去求親。別管林姑娘妙不妙。就當真上了南海。修到五十三參的地步。也要拉他回來呢。」紫鵲笑道：「再沒有你這張貧嘴。誰聽你話呢。於是將黛玉給的東西。送了些與晴雯。又留幾件送給素雲碧月。一面留心訪問甄家說親一事。老太太如何作主。當下已屆歲除。只因榮府連遭逆境。園中姊妹。也如晨星疎落。第一個賈母心中懷悶。毫無意興。鳳姐還在病中。未免諸事闌珊。雖免不了開祠堂。掛影像。以及親族往來宴會。不過循照刻板舊例。有減無增。就是東府過年。因賈母這裏沒有興致。也熱鬧不起來。所以寧榮兩府過年。再沒冷淡如這年了。既無可記事。故一概無庸細述。且說寶玉留住甄府。專候好音。一日。見甄寶玉來笑道：「打發到令表妹府上去的女人。已經回來了。他們傳述的話。也不得十分明白。大概這裏人去。因有前番兄弟這一節事。未免動疑。尊府去求親。何必從舍下這一轉。又以二哥已與薛府姨表聯姻。早完花燭。禮無兩大並尊之伉儷。林氏

千金。豈肯讓居人下。還有一說。那去的人。私下打聽得令表妹已安置佛堂一所。晨夕焚香。供奉杜蘭香。不肯輕下閻風之苑。與二哥避世逃禪。頗有異地同心的光景。據兄弟看起這件事來。未必不可挽回。但須尊府另懇差修。先議明名分上。可以酌經行權。兩無屈抑。再將二哥一片苦衷。細細訴明令表妹。憑是鐵石心腸。亦化爲繞指柔矣。寶玉道。我此時不願先回家裏。不如就近自己去走一趟。看什麼樣。甄寶玉笑道。論至親本非不應上門。但既欲到他門下乘龍。豈有坦腹東牀者。自任冰上人的理。況二哥未換緇衣。亦覺外觀不雅。請勿焦急。兄弟本擬新正北上。如今爲二哥的事。當即稟明家祖母。趕緊束裝進京。到府上告知此事。想太君自然着急。一定設法料理此事。二哥且屈在舍下。耽擱幾時何如。寶玉聽了。十分感激。當下時交臘月初旬。甄寶玉定了長行吉日。來辭寶玉。寶玉自有一番叮囑。便將通靈寶玉解下。遞與甄寶玉道。此物前因無端失去。便鬧出許多不遂心的事來。今物還故我。想得失皆關定數。帶去交與家母。稟明家祖慈。見寶玉如見寶玉。不孝遠違膝下。罪有餘辜。惟望將此通靈作溫家玉鏡臺。寶玉一日不使南來。即寶玉一日不能北往。言訖。淚如泉湧。甄寶玉滿口允許道。此事可無他慮。又勸慰了寶玉幾句。一揖而別。慢表寶玉在甄府之事。且講甄寶玉帶了僮僕數名。水陸行程。在路無話。到京中正過新年。自然先至自己宅內。見了父母。稟過祖母康健。又說了幾句家務話。便提起寶玉在家。甄老爺早知寶玉着急。世交關切。也暗暗着人各處尋訪。那知留在自己家中。反抱怨甄寶玉爲什麼不同他進京。甄寶玉又說明寶玉不肯回家緣故。甄老爺立刻命兒子到榮府告訴明白。甄寶玉便帶了兩個家人。跨上馬徑望榮府而來。將至榮府大門前。因跟來的家人。遇見了一個朋友。拉住說話。這條街那些游手好閒的人。一見甄寶玉。都是交頭接耳。不知講了些什麼話。十幾個人一窩蜂擁上前來。將寶玉瞧個仔細。便拉馬的拉馬。在後面趁的趁。不由馬夫作主。把甄寶玉騎的一匹馬。竟似騰雲駕霧的擁進榮國府來。那兩個家人。一瞬眼不見了。哥兒隨後趕來。已趕不上。只聽衆人高聲嚷叫。找着寶二爺回來了。門房裏跑出幾個人來。迎面一看。飛風的嚷了進去。早有二門上小廝應聲接喚。傳到裏頭。賈母王夫人聽見。好似雲空裏掉了一個活寶下來。賈母一手搭上鴛鴦。一手搭上琥珀。頤巍巍的往外直走。旁邊鴛鴦忍不住笑道。老祖宗這樣走的快。不是我們來扶老祖宗。倒是老

祖宗在這裏拉了我們走呢。王夫人也在後面隨着，又有快嘴的六百里加緊的趕進園裏報知李執。這日史湘雲來拜賈母的年。見賈母處冷冷淡淡的，不似往年熱鬧。便到園裏來找着邢岫烟和探春姊妹，都在李執處閒談。湘雲道：咱們多少尋些年與出來，應應景纔好。林姊姊帶了些南邊東西來給我，還有一副象牙圍籐，虎豹獐鹿，刻的很精細。那是我上年叫他買的我帶在這裏。咱們來打圍罷。探春道：他還記得你喜歡鬧么？愛三呢。大家都笑起來。岫烟道：林姊妹真是個信人。他和我們餞行詩內說着：南枝傳信早，好寄隴頭春。果然點景兒。寄了許多土儀來。想來上年給他餞行這幾個人都有。湘雲道：正經我要叫回來的老婆子問問他。林姑娘的光景，李執道：不必問老婆子。他有一件東西在這裏。你瞧着就明白了。湘雲問是什麼。李執便命素雲把紫鵲前兒送過來這幅畫取出來。當下展開與衆人一看。各各領會黛玉苦心。未免黯然。湘雲又讚道：好手筆。真是神添頰上。此事恍與瀟湘妃子覷面一慰。闕大嫂子何不早送來給我瞧瞧。李執道：紫鵲說他姑娘囑咐來人，別給外人臨。將來還要寄還他呢。湘雲道：既要還他，咱們給他一題何如。探春道：枕霞舊友技癢，你瞧着大嫂子屋裏，供的天竺蠟梅歲朝圖，很對時景。隨意謔兩句解解饞也好。別再題這幅畫。湘雲道：這又是蕉下客什麼講究呢。探春道：凡寫小照佈景，或吟風，或弄月，或揪枰敲子，或綺閣揮絃，皆取平日所愛的景物，點綴怡情。今林顰卿迫於氣苦，不得意的構思，關係終身結局。你們題跋起來，若僅順題敷衍，未免有乖情理。一經翻駁，則又忤其意旨。不如善刀而藏爲妙。湘雲點頭道：蕉下客所見極是。惜春道：三姊姊自發他的議論，我本來不會做詩。如今見了這幅畫，倒要謔兩句在上面。叫你們瞧着。岫烟道：四姊妹既肯毫揮，咱們也好領教。惜春便命彩屏展開畫幅，提筆寫道：

慈雲海上忽飛來。

露滴楊枝着意栽。

尙隔紅塵遲許久。

此身終許近蓮臺。

湘雲等看了，正要議論。只那一個小丫頭飛跑進來，嚷道：寶二爺回來了。李執聞言，抽身便走。湘雲岫烟探春亦喜出望外，嘻嘻哈哈的跟着出來。獨有惜春早料寶玉交春後必有言耗，不爲奇喜，便自回蓼風軒去了。紫鵲和晴雯兩個人正在屋裏做明兒人日的綵勝銀簪玩意兒。聽見嚷着寶玉回來，各人心內一動，大家怔怔的把活

計丟下。紫鵲此時也忘了李執鵲，叫他不要出去走動的話。便道：「咱們也去瞧瞧。」晴雯搖頭道：「我是懶怠走動，你要瞧只管瞧去。」紫鵲會過晴雯不肯出去的意思，便道：「你不去也罷。我瞧瞧二爺還是和尙不是和尙，進來告訴你。」紫鵲趕出園來，只見老婆子丫頭們跑的跑，嚷的嚷，絡繹不絕，都要出去瞧瞧二爺的。府中大小男女上下人等，已到齊十分之七八，書且少表。再講衆人把甄寶玉擁到垂花門外，被榮府衆家人趕上來喝住，便都退到門房前，齊齊站着。七張八嘴道：「府上的賞單，可揭在此。如今有了寶二爺，快把銀子照數兌給咱們。那門上的人，也不敢吆喝他們，只說銀子上了萬，那有這樣現成的。該是你們發財也少不了。這會兒且到照牆邊去站着。站。」正經主兒回來，再給你們兌銀子。當下內中有兩個人說道：「大老爺吩咐的是。但是咱們這幾個人，太爺未必都認清楚，停會兒越鬧越多，兌起銀子來，給誰的？是不如先把咱們各人的姓名，開了一張單紙，留在大老爺這裏，別叫沒相干的人鬼混了去。咱們就多等一會兒，也沒什麼要緊。那門上的人道：「這話倒說的中聽。於是查照現在人數，記了姓名。一面去請賈璉，這裏甄寶玉明知他們錯認了，暗暗好笑，心想且等見了賈府主人，再講明真假。那知纔到廳上，賈母王夫人已經出來，甄寶玉正欲趨步上前施禮，賈母王夫人不等他開口，便一把拉住，叫的心肝寶貝，嗷嗷痛哭。一時也不想到和尙爲什麼還是這樣裝束。甄寶玉急欲訴明情由，無奈哭聲鼎沸，話不入耳，把自己也怔住了。一旁閃出麝月秋紋，因他們兩個人，素常伺候寶玉慣的，所以不避嫌疑，也是匆匆忙忙的走近身來，瞧着襟子上露出一節金線線子，麝月忙和他解開扣子一看，二人喜極便情不自禁道：「如今可連那玉也回來了，纔脫了我們的干係呢。和秋紋爭着褪下這塊通靈寶玉，遞與王夫人瞧了瞧，又送在賈母手中，說正是先前失去的東西。如今連人帶玉都有了。賈母王夫人纔止了哭，只見鳳姐亦帶病扶着豐兒出來，走近跟前，兩手拉着甄寶玉的手，說道：「嗚嗚，寶兄弟，你怎麼就傻到這步地位，也不想老太太那樣疼你，就是寶姊妹也和你好，你看如今連寶姊妹也嘔死了。賈母道：「鳳丫頭，你寶兄弟纔回來，再別給他多說話，叫他傷心。鳳姐道：「老祖宗怕寶兄弟傷心，我瞧老祖宗和太太哭得淚人似的。寶兄弟還只是在那裏笑呢。賈母道：「要那麼好，他到了家自然該歡喜。甄寶玉見賈母王夫人都止了哭，纔得進言，一面打千請安道：「我不是賈寶玉，是

甄寶玉呢。鳳姐道：寶兄弟你又講糊塗話了。誰說你是假的呢。甄寶玉道：我不是你家的寶玉。是江南甄家的寶玉。鳳姐聽說也不問青紅皂白，便着急道：寶兄弟你還鬧的我們不夠。這會兒纔回來了，何苦又變出法兒來混我們呢。那時麝月秋紋貼近身旁，一聽甄寶玉聲音，再細認面龐，未免略有些不同之處。又想起寶玉已銹下頭髮寄回，怎樣好戴束髮金冠。纔信果非自家寶玉，羞的滿臉漲紅，連忙退開，向王夫人回明。王夫人曾見過甄家寶玉，今被麝月秋紋道破，便道：你既是甄家哥兒，那塊玉從何處得來，還是真是假。甄寶玉道：老伯母且請寬心，府上寶玉現在舍下，其中情節，待小姪細細稟聞。王夫人纔叫甄寶玉坐了，聽他講寶玉怎樣走入深山，回到江南，留住他家，現在尚未改換衲衣，今寄回通靈之寶，必得聘定林府千金，始肯回來，及自己進京，到此送信，被人誤認，攙進府來，不由分辯，緣由，逐一敘明。此時賈母等雖未見寶玉，而寶玉已有下落，自可略慰懸心。又與甄寶玉敘話家常。鳳姐亦深悔鹵莽，與麝月等各自含羞躲避。那跟甄寶玉的人，趕到榮府門上問明，始知衆人妄想發財，混甄爲賈。那時賈璉亦得信回家，見照牆邊站着許多人，門上回明此事。賈璉命叫進衆人一泡子嚷罵道：不要臉的東西，大新年混要想發財，也瞧瞧臉兒着，我就不信你們這麼變法兒。總想混咱們府裏的銀子，那怎樣容易。先前拿了假玉來混也罷，如今連人都弄出假的來了。幸虧還有真憑確據。甄老爺宅上的人在這裏，你們自己去問罷。剛纔承你們費心送來，到底是榮府裏的寶二爺，不是混拉扯着的。甄老爺知道了你們可吃不了。又叫一聲來拿我的片紙，把這班人都送到兵馬司衙門裏去。問他個圖財拐騙，一個個都發他們出去。衆人一聽，纔知道錯認，不但銀子指望着空，還防打官司吃虧，便一閃而散，互相抱怨。這一個說那一個認得不真，那一個道這一個沒有問明，大家心還不死，都遠遠站着。這裏賈璉進內，自去應酬甄寶玉。一會兒甄寶玉告辭，送至二門外上馬。不說甄寶玉出了榮國府，衆人遠遠跟着，看他回到自己宅裏，纔死了心。各自走開。再講賈璉送了甄寶玉回來，忙到王夫人房裏，知道王夫人在賈母處，便來與賈母王夫人道喜。一面提及要接寶玉回來的話。賈母道：年底下老爺寫書回來，提起雨村本家給你林妹妹說媒，你太太來問過我，我因是林丫頭已經回他家裏，好不好憑你孀娘去作主，我也再不管這些事，省的落抱怨。現在寶玉雖有着落，還不肯回來，我懊悔先前錯

了點主意。如今寶丫頭又死了。叫我怎麼樣呢。甄兒且別性急。等咱們商量停當。再叫你寫老爺的回書。王夫人接口道。問老爺那裏來的人。幾時走呢。賈璉答道。怕老爺懸望。這幾天就要打發他起身。說着。見王夫人手中拿着這塊玉。賈璉驚問道。這不是寶兄弟先前失掉的那塊通靈寶玉嗎。怎樣又找着了。王夫人告以寶玉寄回緣故。賈璉接過手來。端詳了一會。笑道。我到底認不明白。瞧着倒像頭裏人家送來這塊假的一模一樣。既是寶兄弟寄回來的。都是真的了。難道他自己還哄騙自己不成。我記得找玉的時候。也寫了一萬銀的賞單。總沒人找着。如今還是寶兄弟自己去找了回來。可省了老祖宗一萬銀子。王夫人道。正是。如今寶玉既在甄老爺家裏。可把貼的賞單。都揭了進來。別叫人知道了寶玉的下落。瞧着賞單。又變出法兒來哄銀子呢。賈璉說。可不是。剛纔就有許多人擁進甄寶玉來。說是咱家的寶玉。揭了單的來領賞。我要把他們送到兵馬司裏去。都跑散了。太太吩咐的是。姪兒就趕緊叫人去把賞單都揭了回來。免得再有人混鬧。賈母道。剛纔甄寶玉來。連咱們自己的人。都認不清。別怪旁人。他們原貪圖銀子。留心咱們的寶玉。也並沒安設着壞心。故意來鬼混。多少該賞他們幾兩銀子。賈璉隨口答應了一聲。一面交還了通靈玉。便回身出去。王夫人接過玉來。又看了看。因聽賈璉說起假玉的話。轉疑惑起來。雖然甄寶玉不致捏造虛言。而寶玉自己不肯回來。或者變法兒照樣造出通靈。寄回家慰家中盼望。並哄他林妹妹作為聘物。也未可定。當時與賈母說完了話。回到自己屋裏。便命小丫頭去叫了麝月。秋紋來。細認此玉真假。麝月等因人且錯認。玉更難辨真假。一時想起金線絡子是鶯兒結的。便回明王夫人去叫。鶯兒聽說寶玉回來。並未隨了衆人出去一瞧。惟在自己屋裏垂淚。此時王夫人喚他。只得勉強過來。麝月將通靈遞與鶯兒道。你可記得這絡子還是寶二爺挨了老爺的打。養棒瘡的時候。叫你來給他打的。既是你經手的東西。自然認得準。可是那塊玉嗎。鶯兒正苦的寶釵已死。不得復生。如今便有一千塊通靈寶玉。也不放在他心上。欲待不理。麝月將玉擇棄。因當着王夫人面前。不敢使性。便哭喪着臉。答道。絡子是我打的。那塊玉真不真。人家常見的還認不清。你就認準了嗎。王夫人反陪笑道。這孩子倒說的好笑。我叫你來。原只要認這絡子。是不是原物。既是絡子還在。這玉自然也就是胎裏啣出來這一塊了。玉可以做得假的。這絡子倒假不來呢。於是

將玉珍藏起來。不表王夫人這裏的事。且講鳳姐回到房中。先罵門上這一班混帳瞎眼的。怎麼一個個都睡昏了。糊裏糊塗送了一個人進來。就說了咱們家的寶玉。問問他們。外頭去撞見了像他老子的人。也去混叫人家老子不成。虧的甄寶玉與咱們都有世誼瓜葛。太太們都見過他。歲數也同寶玉差不多。算我的小兄弟小叔子。沒有什麼使不得。話未完。見小丫頭打起帘子說。太太來了。鳳姐站起身來。讓王夫人坐在炕上。王夫人道。我來和你商量寶玉的事。這會兒怎麼樣辦法。剛纔聽老太太的口氣。是要依着甄寶玉傳來的話。去定林姑娘這件事。也很辦得。就是林姑娘近來大變了脾氣。聽回來的老婆子講起。已像要做超脫紅塵的人了。他性子又本來執拗。倘一時勸不轉來。我們這一個淘氣的。依舊不知要鬧出什麼故事。這會兒先沒有一個內外能說話靠得住的媒人。我想起老爺信來。是雨村本家來託咱們。如今轉去託他。叫璉兒結實實寫一封書去。諒他也不好意思推辭。鳳姐躊躇了半晌道。太太想的也是。雨村和咱家拉攏的事情不少。先前在那邊又教過林妹妹書的。男有家拿得幾分主。原可借重他。但這頭親事很要磨牙呢。太太說的非內外可以說話的人。斷下不去。林妹妹雖從過雨村念書。到底是個女學生。如今年紀大了。就見面也在客氣一邊。況且還有這些鈎兒麻藤的事。雨村如何得知。就便叫他知道。也講不出口來。說起寶兄弟和林妹妹他們心裏的事。我不能推乾淨說全。穀兒不知道。也難說我能鑽到他們肚子裏去做蛔蟲。林妹妹忽而病。忽而好。老太太也有些明白。因是老太太說的林丫頭虛弱。不是有壽的。又是什麼性子乖僻。只有寶丫頭最妥。太太也聽見過的。所以我們不過順着老太太的意。辦了寶妹妹的事。那知寶妹妹不是姻緣。這憑誰也料不到的。提起這件事。鳳姐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道。第一個林妹妹。心裏不知怨毒我到怎麼樣似的。王夫人道。你病的纔好。自己調養要緊。過去的事。別放在心上。如今商量現在的話。據你說便怎麼樣好呢。未知鳳姐計將安出。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賈璉欲將揭單領賞者。送至兵馬司。而賈母卻說此等人並沒安設壞心。還該賞他幾兩銀子。賈母心地仁厚。卽其載福之道。

賈母聽得寶玉回來，一手搭上鶯鶯，一手搭上琥珀，顫巍巍住外直走。旁邊鴛鴦忍不住笑道：「老祖宗這樣走的快，不是我們來扶老祖宗，倒是老祖宗在這裏拉了我們走呢。」寫急欲一見疼愛之人，的是傳神之筆。

第十八回 下廣陵鳳姐願爲媒 過樓霞焙茗欣遇主

話說王夫人和鳳姐商量要聘黛玉的事，鳳姐先訴了一番委曲。然後道：「要替太太想出一條萬穩萬妥的路，把寶兄弟同林妹妹兩個人弄他們攆來，請老太太太太看他們完了花燭纔算數呢。原來鳳姐意中並無別人可以爲媒，惟有從前想出接木移花，晴天過海妙計，智足多謀，伶俐牙齒的王熙鳳，可以去得。便道此事任憑叫誰去，只算得隔靴搔癢，都沒相干。先前幹誤的事，只可全盤兒兜攬到我身上來，仗着臉皮子厚，沒死賴活的，纏住了林妹妹，我估量起來，倒還有幾分拿手。太太只要回明老太太，願意叫我去走一趟，我也萬分不敢推辭。王夫人道：「你去果然妥當，老太太有什麼不願，我瞧你的病纔好，還沒十分硬朗，爲了寶玉的事，要你大遠的去跑這一趟，我心裏也不安。」鳳姐道：「太太不用管這些。先前寶兄弟走失了，大海茫茫，不知在那塊所在，委實沒法兒。如今別說在咱們老家地方，就在西洋外國，也要去哄他回來，倒還得指名要一個人同去做幫手纔好呢。」王夫人問是誰，鳳姐道：「就是紫鵲。」王夫人點頭。鳳姐道：「就怕紫鵲推托，必得太太獎勸他幾句，一面就命小紅去叫紫鵲。且說紫鵲正與晴雯在房內，講起鳳姐這些人都錯認甄寶玉的笑話，晴雯便罵麝月秋紋這兩個蹄子，怎麼當着衆人，走到跟前，去親熱，還動手給他解東西呢。可問他臊不臊，不是襲人嫁了漢子，今兒定要吧別人家的寶玉，拉到屋裏去，不知怎麼樣纔好呢。」話未完，只見小紅進來，說：「奶奶叫紫鵲姊姊去說話。」紫鵲道：「奇喲，這幾時你們奶奶從沒來叫我。先前寶二爺做親，要我去扶寶姑娘，可離不了我。如今你奶奶又是什麼地方，要使喚我，晴雯笑道：「先前叫你伺候假林姑娘，如今別有叫你伺候假寶玉呢。」紫鵲啐道：「那是要叫你們向來伺候寶玉這班人去的。」小紅向紫鵲笑道：「我見平姑娘抹的雀舌粉，說是林姑娘寄來給他的，不知姊姊這裏還有沒有，也給我兩匣子。」紫鵲道：「我也不愛這些，都分給人家了。記得還剩四匣子在這裏，你要都拿了去，說着便去拿了粉。」

匣兒遞給小紅。小紅一面道謝，催着紫鵲同出稻香村。來到鳳姐處。王夫人尙未回去。鳳姐便將剛纔的話，與紫鵲說明。紫鵲聽了，甚慰私願。惟口中卻不肯允許。故意推辭道：我雖是老太太屋裏人，自從老太太服事林姑娘這幾年，倒像是跟林姑娘的人了。如今你奶奶要到南邊去，算把我帶去，送還林姑娘使得。若叫我幫着二奶奶說什麼話，斷乎沒有這個理。況且林姑娘的心事，我也猜不透。奴才主子，怎麼好輕嘴薄舌，不守一點子規矩。王夫人道：誰叫你在林姑娘跟前說什麼話，不過看我分上，陪二奶奶去走一趟，因為寶玉鬧的不像樣兒。寶姑娘又死了。先前的事，再別提他。如今一邊疊牆，兩邊要好。我知道林姑娘和你對脾氣，保不定林姑娘心裏沒有點芥蒂，倘然執意起來，也好勸勸你姑娘。王夫人又叫了幾聲好孩子，把紫鵲灌了一泡米湯。然後紫鵲纔允。王夫人便到賈母處，將鳳姐帶了紫鵲，親到黛玉家裏去求親的話，回明。賈母十分歡喜。又道：鳳哥兒也是咱家媳婦，那有自己妯娌作媒的。王夫人道：等連兒媳婦先去，求允了，自然還得再請冰媒。賈母又問鳳丫頭的病怎麼樣呢。王夫人道：他說不相干，因為寶玉的事，很着急呢。賈母點頭道：這也難爲他。當下便催王夫人選定長行吉日。一面賈璉端整家信，通知寶釵病故。現奉賈母之命，欲爲寶玉續聘黛玉。可回覆雨村，并與王夫人商明。瞞住寶玉出家一事，以免賈政生氣。隨往甄老爺處，囑勿洩洩。趕緊備齊銀兩，打發家人起身。那夫人尤氏知道寶玉有了下落，過來與賈母王夫人道喜談心。王夫人因寶玉留住南京甄府，甄太太現在京中，又親往道謝。此時鳳姐欲下江南，爲寶玉求親一事，閩府皆知。衆人自有一番議論。紫鵲知道行期不遠，便收拾行李，及隨身應帶物件。記起黛玉小像一幅，尙在李執處，便取來自己帶去。送還湘雲見衆人忙亂，園中亦無興趣。先回家去了。講到鳳姐病已大愈，回明王夫人，將寶玉放在行篋帶去。王夫人將通靈寶玉取出，見絳子已舊，要重打新絡，以爲聘物。那時探春亦在王夫人處，便道：據我意思，竟不用換。那舊的倒是林妹妹向來見慣，離而復合，睹物思人，可以感動。王夫人點頭，當下將通靈寶玉遞給玉釧，叫他去送交鳳姐。鳳姐這裏正在點派跟去的人，因周瑞上來算繳租籽，順便帶着回南，並帶周瑞家，又派了旺兒包勇，還有兩房家人，鳳姐隨身服事的丫環，是豐兒小紅，又命送黛玉回去的一個老婆子，路上伺候紫鵲。平兒道：我也跟了去服事奶奶。鳳姐道：都走了。這屋子裏的事情交給

誰呢。平兒道：奶奶出了門，我一個人屋子裏像什麼呢。鳳姐聽出平兒話中有話，鼻孔裏出了一口氣道：你這句話，我倒正經囑咐你。二爺是個饞嘴貓兒，裏裏外外，你要留一點子神。我回來知道了，只是問你。平兒道：奶奶在家，還管不了，叫我把二爺怎麼樣呢。我說不如跟了奶奶走的好。話未完，見玉釧送了玉來，大家把話掩住。鳳姐接了自去收拾。晚上鳳姐又安頓平兒一番話，到了次日，轎馬車輛，俱已停當，隨行僕婦，各自忙亂。照應鳳姐行裝，鳳姐先到賈母處告辭。自有一番囑咐。然後到王夫人屋裏，先有李執探春那岫烟並尤氏，帶了蓉哥媳婦，都在王夫人處，與鳳姐送行。尤氏笑道：我們不知道你今兒就走，趕不上給大媒餞行。你們瞧，鳳丫頭真是太太麾下一員勇將，爲了寶兄弟的親事，不辭勞苦，獨馬單鎗的直下江南，連他腳跟上的泥，我們還趕不上呢。話未完，見鴛鴦進來說：老太太叫二奶奶到了南邊，得了林姑娘那裏的準信。二奶奶先打發一個人回來。老太太在這裏盼望呢。鳳姐道：有我這張涎臉纏住林姑娘，總要叫老太太做了外孫女兒的太婆婆纔歇手呢。求允了林姑娘，自然到甄家去，拉了寶玉先同他回來，請老太太儘管放心，說着，辭了王夫人並衆人。尤氏李執等都送至二門口纔回。鳳姐與紫鵲豐兒小紅四個人，坐了兩乘二馬車。家人媳婦們坐車，家人騎馬。離了榮國府，出城走了兩程。到第三日，正走之時，只見一個人走上來，拉住鳳姐坐的二馬車，要求看顧。前面家人見了，趕忙跳下馬來，拿着馬鞭子亂抽。那人只是不理。這裏家人楞着眼，罵道：那裏來這個野東西，這是榮府裏來的，你沒有問問明白麼？那個人道：我就知道是榮府裏來的。那家人又道：這裏頭坐的是榮府璉二爺的二奶奶呢，還不遠遠的滾開。那人道：正爲是，的璉二奶奶，所以敢來找他。太太爺你問問裏頭坐的奶奶，我先前和他到底有些瓜葛沒有。這會兒公然裝奶奶模樣兒，眼珠子就瞧不見人了。那家人聽他說的混帳，越發生氣，就把這個人打了七八個耳刮子。那人一手按着臉，一手仍拉住桿子，賴着不走。旺兒在前面，聽見嚷鬧，勒住了馬，回頭一瞧，見那個人有些面熟，忙跳下牲口，將他細認，便知來因，勸住了這一個家人道：別動手，又向那個人道：這位璉二奶奶，是做過九邊總制王子騰王大人的親姪女，我知道你是錯認了人，得放手時且放手，別再沒眼色。馬上叫了地保村頭，送到衙門裏，可是有便宜到你沒有。那個人把旺兒釘了一眼，連忙跪倒地上，碰了十幾個頭，跑開了。

兩個家人都上了牲口。一路談論那人胡鬧的緣由。不多時。進店打尖。鳳姐便叫旺兒上來問道。剛纔放肆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旺兒回道。此人就叫張華。本來不習上。想是把這宗銀子花完了。回到京裏。沒有打聽尤家二姨已死。聽說二爺的奶奶回南。一定錯認了人。做夢的跟了兩天。想說詐幾兩銀子。奴才告訴他明白。就不敢撒野了。鳳姐想了一回道。我記得你們回過說這個人已經被截路打的死的了。怎麼又跑出來呢。旺兒猛一下子。被鳳姐詰住。記起先前扯罵。一時圓不過來。忙扒到地上。碰頭道。先前錯聽了人家的瞎話。沒有打聽確實。是奴才的該死。鳳姐喝道去罷。我如今不追究這些事了。旺兒又碰了兩個頭。起身退出。不多時尖罷上車。傍晚住店。連日夜宿曉行。到了清江浦換船。水路行程。閒話少敘。且講寶玉在甄府度年。桃符換歲。柏酒迎新。江南風景。一般熱鬧。而現在客居。又因黛玉親事尚未定準。回憶大觀園中。與諸姊妹猜謎行樽。玩燈剪綵。何等興趣。今隻身落寞。虛度良辰。真自出母胎。從未經過此淒涼歲月。又轉念道。我雖卻繁華不享。非由旁人逼迫。乃是自己尋出來的淒涼。總為林妹妹分上。大荒山尚且願去。何論於他。想到此處。又將眼前寂寞境界。安之如故。一過新年。便稟知甄老太太。欲往揚州遊玩。甄母叫多派僮僕幾人。伺候寶玉前去。恐坐船走水路航險。命備鞍馬。至鎮江岸口。對渡瓜洲行走。原來南京到鎮江。只有兩站路程。一條平坦大道。寶玉騎的一匹小青馬。手挽絲韁。正走時。見一衣衫襤褸小和尚。肩掛飯桶。向馬前衝面迎來。四目互睜。小和尚忙上前抱住了寶玉的腿。叫道。可是二爺在這裏了。甄家跟來的人。見小和尚無禮。忙勒馬近前。用馬鞭子向他身上亂抽。那小和尚拖住寶玉。死命不放。口裏亂叫二爺道。我是焙茗呢。寶玉聽出聲音。果是焙茗。驚喜非常。喝開甄家家人說。這是跟我的小子。我出門後。不知他爲什麼也出了家。當下勒住了馬。向焙茗細問緣由。焙茗道。說起奴才的苦處。半天也講不完。怕就誤了程途。等晚上住了店。再細細講罷。這件東西。可要告別他了。說着。把飯桶撒在地上。甄家的人。忙讓焙茗騎上坐馬。自己命馬夫。把引馬帶過。騎了一同行走。不多時住了宿。連甄府家人。都要聽焙茗講他出家的情節。焙茗便從頭至尾。說起道。就是那一天。輪着奴才同鋤藥該班。大家正吃二爺的喜酒。高興裏頭。又沒吩咐。伺候二爺出門。二爺趁熱鬧。跑出了府。連大門上都沒瞧見。奴才們那裏知道呢。不知誰在裏頭。使了狹促。只說奴才是

該班頭兒不分皂白。把奴才一個人發到外邊，鞭責一百不算。後來知道爺做和尚去了。還着落奴才身上。找回二爺。將功折罪。奴才沒法兒。帶了盤纏銀兩。一個人跑出府來。打聽南邊有大叢林。料定二爺必到南邊。奴才沿路尋來。那知路上遇着了拐子。向奴才告訴說。這裏棲霞嶺有一個纒落髮的小和尚。聽他講的小和尚相貌。竟是二爺。這一個人就住在南京。叫奴才廝趕着他。還肯引奴才到棲霞嶺去找尋二爺。誰料到了半路。把奴才的行行李的精光逃跑了。奴才只得剝下身上穿的衣服。當的幾兩銀子。做了盤纏。心還沒肯死。沿途短雇腳驢。跑到棲霞嶺來找個遍。見的老和尚小和尚可不少。那裏有二爺個影兒。比那一天二爺聽了劉老老的混話。沒頭沒腦。叫奴才跑到鄉村裏去瞎找。還難受呢。身邊盤費沒有半文。進退無路。只得就在棲霞嶺出了家。他們寺裏的規矩。新收徒弟落了髮。先要擔三年水。不就是背了飯桶出去。化三年齋飯。奴才當了化齋的差使。爺想想奴才是伺候爺慣的。那裏吃過這些苦。如今天天背了飯桶來回。走幾十里路。今兒碰見二爺。奴才可也不想活了。寶玉瞧了瞧焙茗。倒好笑起來道。再不料你也出了家。焙茗道。咱們爺兒兩個。和尚伺候和尚。可不親熱些嗎。焙茗一夕話。說得甄府家人聽了。也道他訪主出力。頗有忠心。大家讚嘆。便取出衣服鋪蓋。送給焙茗。焙茗說。二爺還是和尚打扮。要還俗等着二爺一齊還俗。止留了一副鋪蓋。甄家的人。又向焙茗說明寶玉來踪去跡。當晚話至三更安睡。次日渡江。寶玉坐在舟中。觀玩吳頭楚尾。煙景滄茫。焙茗手指金山寺道。這山上一座大寺院內。也去找過的。寶玉縱目遠觀。知是名山勝地。霎時揚帆飛渡。已到了瓜洲口。住宿一宵。往揚州城內。寶玉叫甄家的人。問明林府住址。要去探望。那甄家的人都知求親不允一事。婉言勸阻。寶玉心想。咱們本是老親。只不提別的話。難道姑母家裏不該去走動。我先去看看林妹妹。在他家裏什麼樣。見了我他自然要生氣。我也甘心順受。由他痛痛快快罵我一場。消消他一年來的積憤。我心裏也過得去。一時執定主意。那裏肯聽人勸說。甄家的人怕跟着榮府哥兒出來。失了體統。回去難免老太太責罰。又因客邊不便。重言得罪寶玉。便拉了焙茗。背地裏叫他勸阻。說你爺這會兒要到林府論舊親。有什麼使不得。但現在要結新親。況這樣一身衣服。豈不惹人笑話。說招上一個和尚姑爺來了。你爺兒們到底向來知道他的脾氣的。勸勸這位小爺。別再淘氣纒好。焙茗聽了甄家

家人的話。便到寶玉跟前，依般直說，勸了一會。寶玉想道：他們那裏知道我的心事。若論林妹妹，不但怕他笑話。就正要我見我穿的一領袈裟，比腰金衣紫，還能敬歡他呢。但只他家裏還有當家的人，照焙茗說的話，果然當一個瘋和尚瞧我。因我這一走，等到家裏有人去提親，他們不給林妹妹知道，倒先回絕了，便怎麼樣呢？於是又把要見林黛玉之念中止不得已。又想到紫鵲身上，自己盤算道：林妹妹既不便相見，紫鵲這丫頭也還實心。但得一見紫鵲，訴我的苦衷，叫他轉達林妹妹，猶如見林妹妹一般。想起先前對我說他姑娘將來要回南邊，原是哄我的話。如今弄假成真，不知紫鵲心裏又怎麼樣。呆呆的想了一會，便叫焙茗道：我聽了你的話，不到林老爺家裏也罷。咱們同到門首，只要你進去叫紫鵲出來，說幾句話就是了。焙茗笑道：爺出了幾個月門，怎麼園子裏的人都記不清了。奴才聽說紫鵲姑娘還在咱們園子裏住着，沒有同林姑娘回南呢。寶玉生氣罵道：放屁。我病好後，從沒見他一面，怎麼說還在園子裏呢。焙茗道：爺別生氣，原是奴才打聽的不明白。就算紫鵲同林姑娘回來了，爺想奴才在自己府裏頭，可曾走進二門，叫那一位姑娘說過話沒有。如今林府裏就許奴才進去，叫紫鵲姑娘，他就肯同着奴才走到大門外來，和二爺說話嗎？爺講的話，可都是有理的。勸爺不用儘仔這樣發呆了。明兒去進平山堂，是正經。寶玉聽了，也沒言語。當晚無話。連日同了甄家的人，焙茗跟了各處去遊賞勝蹟。時交春初，雖草纔萌綠，柳乍舒青，而江南早暖，已是日麗風暄，遊人不絕。衆人都瞧着寶玉納罕，背地裏紛紛談論。有話傳入寶玉耳中，亦恬不爲怪。只願游玩。一日，聞得旁人傳說：林府新造墳墓莊觀，離平山堂不遠。寶玉觸動心事，命甄家人置備祭禮，親詣弔奠。一因姑爹姑媽逝世後，遠隔程途，未曾顧問。今既到此，本應稍盡晚親索酒，瓣香之敬。二則求婚心願，須默通於二大人之靈，使冥冥中護佑主持。三則欲借墓前盆尺之地，一瀉滂沱，宣符積鬱。不多時，祭品辦齊，雇夫擔往林老爺墳上。衆家人隨了寶玉，策騎行來，是日正值雇人添種墳上樹株，工人出進絡繹。寶玉約離墳墓百餘步，便跳下馬來，走近墓前，無心觀看墳塋儀制，只見石碑上鐫着敕授資政大夫，原任兩淮鹽政探花林諱如海公之墓，向西南兩穴。寶玉知是林公夫婦合葬在內，便命焙茗令挑夫擔上祭品，先自動手擺列。焙茗忙去馬上揭了一條馬褥，鋪在地上。寶玉焚香叩首，默默禱告已畢，又想到姑爹姑母只生

林妹妹一人。天既與以超凡靈慧。絕世姿容。不幸怙恃無依。鬻年寄在舅家。雖遇了我這一個知己。奈事遭磨折。棒打分飛。致使我大荒山一行。正爲不肯負林妹妹。幾乎又誤了他。此時胸中愁緒萬千。連一句話也無處告訴。想到傷心。止不住大放悲聲。淚如瀑布泉湧。哭的幾乎暈了去。連那種樹的人。都看的呆了。寶玉從前在家。爲了黛玉。雖也傷心痛哭過幾次。有襲人輩百般勸慰。焙茗自跟寶玉以來。未經見過。嚇的滿頭是汗。便叫我的爺。別再這樣鬧了。好容易碰着二爺。同回家裏。還算奴才的運氣。可以贖罪了。照這樣鬧起來。奴才的膽子小。驚嚇不起。情願去做化齋飯和尙。受些磨難。也說不得了。甄家人也都來勸說。寶玉纔住了哭。焚帛撤奠。將祭物賞了看墳的人。焙茗忙催寶玉上馬。離了林瑩。未知寶玉在此祭奠一事。有無傳聞到黛玉處。寶玉究竟能否得見黛玉。并且慢表。所有寶黛二人未了情緣。警幻仙子既欲破格玉成其事。早已移花接木。幹旋金玉姻緣。翻出一段新奇故事。下回書中。再爲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爲媒。有自贖罪愆之意。此其所以十分賣力也。

焙茗做和尙。出於意料之外。無怪寶玉要認不得。卽讀者至此。若不急看下文。亦決不知此小和尙便是焙茗。

第十九回 當金鎖巧合證良緣 夢寶玉因疑生幻相

話說寶黛二人。新翻金玉姻緣。卻值林府裏寶聚當舖第一天開張。大小夥計。到四鼓時分。一齊起身。敬過財神利市。挂出黑漆金字招牌。上面披了大紅綢緞。早有許多人擁擠進來。先是本縣坐捕巡役。並地方甲長等當的千鈞蚊帳等件。都取個吉利話頭來。打抽豐。上櫃夥計酌量各人身分。自二十四兩起。至四兩止。無論當物價值。一概接收。將銀兩按號開發。仍給當票。等那些在官人役當過。便有正經來當首飾衣服的人。擠上櫃來。那一天因是新開鋪面。該當八錢的。便當一兩。該當十兩的。便當十二兩。所以當當的人。挨擠不開。自黎明起。直鬧到

已牌時分。衆夥計纔得替換吃飯。見一個人拿了一件絹帕包的當物。在櫃上放下。便有一個年經的夥計。趕忙過來。解開絹帕。把那一件東西。仔細端詳了一會。問要當多少銀子。當當的答道。整整要當一千兩。那夥計向着當當的笑道。可惜只一件東西。上鑲嵌的珠寶。已經過火。就當的是金子。層色還足。多算些總值不到五百兩。怎麼當出一千兩銀來。還是要當一百兩罷。當當的道。一百兩銀。那裏當不出。要大遠的趕到這裏來。我不管東西值多少。總要當一千兩銀。那夥計已有些生氣。便道。值多當少。大例如此。雖是我們第一天開門。就要通融多當些。那有值不到五百兩銀的東西。要當一千兩的。那當當的聽了發急道。你們這裏不當。叫咱幾千里路跑到這裏。來回盤纏。要花幾十兩。叫與誰去算帳呢。那夥計便高聲嚷道。到底誰叫你來當的。當當的道。是咱老子叫到你們這裏來當的。那夥計道。快回去。叫你老子自己去當罷。當當的又道。咱老子已經死過。沒處去找。是他老人家託夢的。那夥計聽他說話。這個人像有些瘋傻。將當物丟還不去理他。自己去接別人手內的東西。當當的又趕過來。攔住纏個不了。那夥計按不住心頭火發。頓時緊漲了臉。罵道。那裏來的野雜種。原來不是當當。竟是來鬧當的。這個地方。容你外路人鬧事。當鋪都不用了。便叫頭兒們同本圖地保呢。快把只一個鬧當的拴起來。連東西一同送到縣裏。再究問他東西的來歷。你們看他賊頭賊腦的樣子。那東西不是偷來的。就是拐來的。說聲未絕。早有坐捕地保人等。因林府新開當舖。恐有鬧事的人。一半爲公。一半爲私。都在當舖前照應。聽見有人鬧當。巴不得生事。直擁上前。向胸前掏出錠子。正要動手拴鎖。被一個年老的夥計。走過喝住。且慢動手。便向那當當的好言相勸道。老客。我對你說。你的東西。我雖不見。聽他們說值不到五百兩銀子。你怎麼要當一千。我們當舖裏的成規。凡是足色赤金。值十當七。衣服綢緞。值十當五。當進來的物件。各人經手。都有記號。將來期滿落架。如不够本利。要經手人認賠。我們做夥計的人。若說一粟當就要賠五六百。那裏有這些家產來賠。我勸老客拿了東西。快走是正經。休討沒趣。當當的道。那麼你老掌櫃何不把咱的東西來瞧瞧呢。老夥計笑道。不用再瞧。老客疑心我們鋪子裏人不識貨。敝處城裏城外有幾十座當舖。何不去多走幾家。當當的聽了這番好話。無言可答。只得把東西揣在懷裏。垂着頭。慢慢的走出鋪門。原來這個當當的。就是石獸子。因賈璉出了一百兩銀子一

把。要買他的古扇。還不肯賣。鬧了一場官司。古扇仍歸烏有。越發窮得支持不下。他有一個表兄。開說現在江都縣裏跟官。從前會借給他家幾十兩銀子。石獸子想到揚州討這一項舊欠。這一夜夢見他死過的父親。說欠項竟沒相干。咱們有一宗意外財香可得。叫石獸子。明日見有換糖擔子裏頭。放什麼異樣東西。買得到手。趁便帶到揚州。見第一天新開當舖招牌上有寶字的。便進去當。只該發一千兩銀子的財。不可多當。切記。石獸子窮思極想。次日一早起身。站在門首呆等。等到早飯後。果有一副換糖擔子走過。石獸子便過去搭訕着說話。見他頭挑的是糖。一頭都是換來的破銅爛鐵。別無罕物。內中有一件東西。是銅非銅。是鐵非鐵。黑暗無光。細瞧着製工精巧。心想夢兆或應在此。拿在手內一提。竟是沉甸甸的。心中暗暗驚喜。便與換糖的講價。此物合該爲石獸子所得。只要得京錢二千文。石獸子還價便賣。自京中帶到揚州。可巧遇見一座當舖新開。招牌上寫有寶字。石獸子原想應夢發一注大財。那知當舖還價不對。險些鬧出事來。便垂頭喪氣。出了鋪門。還恐走錯了當舖。又對着招牌細看。分明有一個寶字在上。石獸子正在狐疑。有一個人汗雨淋身。跑進鋪內。問櫃上夥計。可有人拿了金器要當一千兩銀子的嗎。衆夥計忙答道。有的。因他說話玄虛。沒有當成。纔出門走還不遠。話未完。驚動了地方坐捕人等。見來人言動慌張。銀兩對數。便疑方纔進當的東西。一定來歷不明。一窩蜂擁上前要拿賊賊。見那個人尙呆站着。不由分說。即套上鎖鍊。帶進鋪來。搜起贓物。交與方纔跑來的人。那人在身旁取出一張紙條來。與那金器上鐫的字樣一對。便叫開了鎖道。我在西街鋪裏。聽他們講起。有一個外路人來當過這件東西。連上面字樣。都記在那裏。所以我寫了來對明。要留他的東西。你們不要錯疑別的緣故。冒冒失失把他鎖了。現在並沒失主。如何起贓。列位都是在官人役。可知誣良不是當玩的地方。人等認得此人是林府總管。不敢不唯聽命。便開了鎖。各自走開。林府家人讓石獸子進櫃房坐了。略敘幾句閒話。並不根究當物的來歷。令鋪夥如數兌銀子一千兩。寫了當票一張。交付當當的人。石獸子甚爲感激。想當內夥計。都不識貨。幸遇此人到來。一千兩始得到手。正是馬逢伯樂。玉遇卞和。便將當票留存以酬賞識。並明不來取贖之意。一拱而別。鋪內衆夥計。俱不識此物價值如許之多。復接過細看。向問緣由。林府總管亦笑而不答。令出了一千兩支賬。將當票銷號。袖了

當物回府。交進裏邊。這是黛玉嬌母林老太太因甄府求親。黛玉執意不允。又看出他近日行爲。勸之無益。心甚納悶。是夜忽得一兆。見一老人告以次日新開當舖內。有人持金鎖一盤。要當銀一千兩。兩面刻的什麼樣幾個字。必須留下。可定爾姪女黛玉姻緣。醒來記得清楚。便把幾個字寫在紙上。正值是日新開寶聚當舖。已信夢中之事。非全無影響。卽命總管家人遵照辦理。如果有人來當金鎖。但看上面所鐫字句相符。無論價值多寡。憑他要當一千兩。也如數當與他。不可有誤。那知夢兆有因。果得此物。見鎖上字句不錯一字。林老太太如獲珍寶。再講黛玉自從供奉大士。晨夕至誠禮拜。心中已是萬慮皆空。一塵不染。閒時連詩詠一事也擦開了。惟以撫琴臨帖。玩月賞花。有時調弄鸚鵡。或教雪雁下棋爲消遣。一日。雪雁偶開書篋。檢出黛玉所寫字跡。黛玉接過逐一翻閱。想到寫經時候。曾對雪雁講過。留此手筆。將來他們見了。如見我一般的話。如今紫鵲遠隔數千里。不知作何歸結。自己反把這些東西帶回南來。猶及檢點入目。恍如丁令威化鶴歸來。有隔世重逢是耶非耶之景象。又將近日寫的字來比較。覺先前運腕軟弱。指下乏力。亦如詩犯郊寒島瘦之病。今則豐腴潤澤。比前大不相同。觀玩之下。益覺心曠神怡。又悔病中何必將詩稿焚燬。留在這裏看看。亦可覺悟。今是昨非。黛玉想了一會。忽聽架上鸚鵡念的念煩惱。不念煩惱。念不念煩惱。我自煩惱。黛玉笑道。真是淮南得道雞犬同昇。你聽鸚鵡也忘了。昔日這些詩句了。黛玉命春纖添了水壺內的水。自己坐過調弄一會。站起身來。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莊子。看到至人無夢一句。又有所悟。想庸人愛憎喜怒。紛擾於中。神不守舍。則夢多。卽如我惡夢驚人。皆由心境不寧之故。如今回到家來。於七情一無黏滯。便寂靜黑恬。黛玉正在展卷凝思。見嬌母處打發丫頭過來。手持一盤項圈。說太太出一千兩銀子。得了這件東西。金鎖上面刻的吉慶話。叫我拿來與姑娘看了。太太還要把這上頭經過火的珠寶換下。重新鑲嵌好了。再送姑娘。黛玉接到手中。十分驚異。問這件東西。從何處得來。怎麼出了許多銀子。那丫頭回說。不知。黛玉隨叫他先回去。將金鎖遞與雪雁道。你可記得。見過這件東西。雪雁瞧着笑道。這不是寶姑娘身上常掛的嗎。怎麼到了這裏。黛玉聽說。益信而無疑。隨命雪雁前去細問來因。自己又將金鎖翻覆再看。緣黛玉自見寶釵後。只因寶玉有玉。寶釵有金。一聞金玉姻緣之說。刻刻關心。過日時看得十分真切。

今見鎖上鐫的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八個字，不但字句相同，而且筆畫模樣，絲毫無異，決非另有一盤金鎖。他們正圍聚金玉姻緣，何得分飛至此。此時黛玉心中一塊疑團，萬難解釋，專待雪雁回來，再問分明。及至雪雁來時，將黛玉嬉母昨晚得夢，及今日當鋪中之事，一一回明。黛玉聽了，不但不能消釋疑團，且因牽涉自己婚姻，反覺入耳厭聽，便欲叫送來的人，立刻拿了開去。又轉一念道：「我主見已定，豈有因物游移。纔悟從前認理未明，此時既承嬉娘好意送來，我看到不容緩棄之如遺，又蹈焚巾燬稿的故轍了。於是心上隨將金鎖一事擦開，不復置念。是夜就枕，合眼朦朧，覺有人在耳畔悄喚妹妹道：「咱們同來睡覺，再聽我講靈洞裏耗子偷香芋的古典。黛玉聽是寶玉聲音，便舉手一推，叫道：「寶玉，你別再來鬧我。咱們如今廝擻廝敬，怎麼又是這樣涎臉沒規矩呢。說着欠身起來，見了寶玉，吃驚問道：「你怎麼做了和尚了。寶玉嘆道：「我做和尚，正爲的是妹妹。怎麼妹妹倒問起我來。我虧的去做和尚，到一個地方走了一趟，把失去那塊玉拾了回來。如今交給妹妹替我收着，說罷，將通靈遞與黛玉道：「這玉失去多時，連那絳子都舊了，還得煩妹妹給我重打一個。黛玉道：「我打的也不稀罕，可央你寶姊姊叫鶯兒打的好。寶玉笑道：「寶姊姊已經回了家，我也不和他好。憑他弱水三千丈，我只取一瓢飲的禪語。難道妹妹就忘了嗎。黛玉噙道：「你說不和寶姊姊好，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說着取了桌上的金鎖，擦在寶玉手中。寶玉道：「這東西可不是寶姊姊的了。好妹妹暫且賞我，換了我的寶玉罷。黛玉不肯，寶玉笑嘻嘻把金鎖拿了，轉身就跑。黛玉趕上拉他，一交跌倒地上。驚醒卻是一夢。聽鼓樓正打三更，房內殘燈未滅，黛玉起身，將燈剔亮，見桌上放的金鎖依然無恙，便喚醒雪雁，倒了暖壺裏一盞溫茶，喝了，復又睡下。心想自回心以後，一切私念，破除淨盡。因何舊事，復擾胸懷，更怪寶玉做和尚一語，本係莫須有戲談，竟相因生幻起來，甚爲不解。於是輾轉反側，竟難成寐。黛玉只得勉強操持，摒除思慮，然後又入睡。天明起身，梳洗已畢，仍到佛堂照常功課。他嬉母處命人來取金鎖，去換嵌珠寶。黛玉這裏的事，且按下不提。再講鳳姐帶了紫鵲，從清江浦上船，一路無話，到了揚州，心中早已盤算停當，先與紫鵲說明，教他將從前辦事欠妥，並寶玉出家心事，及此番誠心求婚，細細回明。探了林姑娘的口氣，再酌量自去面求的話。紫鵲道：「二奶奶先所辦的事，聽說姑娘如今的光景，別說一位二奶奶，就

有十位二奶奶去。也沒相干。據我的意思。現在有三件事靠得住。紫鵲還可替二奶奶出幾分力。鳳姐笑道。那三件事。你且講給我聽。紫鵲道。第一件寶姑娘已死。我姑娘不做二房。名分上頭。並無關礙。第二件老太太還康健。寶玉出家。不肯回來。老太太怎樣捨得他。姑娘也要體諒老太太疼寶玉的心。第三件看二奶奶如今的行事。似難執意。若說單靠紫鵲這個人去說話。我雖然伺候姑娘多年。怎敢在他跟前胡講一言半語呢。鳳姐聽紫鵲侃侃而談。又情理。又透徹。便用手在紫鵲肩上一拍道。好孩子。我只見你本本分分。跟了林姑娘這幾年。再不知道你有這樣見識口才。正是強將帳前無弱兵。原像在林姑娘跟前調教出來的。將來你姑娘過了門。真是一個好幫手。我總教林姑娘別放你出去。就是了。紫鵲臉上一紅道。在這裏講正經。二奶奶又和我取笑。算什麼呢。當下船泊碼頭。先叫周瑞上岸。通知林府。一面預備轎子。帶了紫鵲一衆人等。來到林府。是日黛玉在房內臨帖消閒。夢見寶玉之事。又陡上心來。便攔筆步向窗前賞玩。幾樹杏花。因早上纔飄了幾點細雨。枝頭分外精神。一縷清香。隨風送過。覺目前塵氛俱滌。黛玉正在凝神領賞。見雪雁捧上茗碗。叫聲姑娘喝茶。黛玉回過頭來。一手接了茶杯道。爐內香滅了好半天。你們也不來添。雪雁道。太太那邊聽他們講起前兒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小和尚。到老爺墳上祭奠。哭的十分傷心。問他跟來的人。又不肯說明。管墳的看了怪異。不敢隱瞞。到裏頭來通報的。黛玉聽說便觸起寶玉做和尚一夢。怔怔的呆了半晌。反噴雪雁傳話不清。叫去問個明白。雪雁尚未動身。只見一個老婆子來報。黛玉道。榮府裏有一位璉二奶奶。同了什麼紫鵲姑娘。先到太太那裏。太太請姑娘過去。說着便回身走了。黛玉一時摸不着頭路。連日奇夢異事。接踵而至。頓時一片心旌便搖曳起來。翻疑身在夢中。連叫幾聲雪雁。問我可在這裏做夢不是。雪雁笑道。姑娘瞧滿窗戶太陽。照得紅紅的。怎麼說做夢起來。要說姑娘做夢。難道雪雁也陪着姑娘在這裏做夢不成。黛玉將身坐定。又問雪雁道。剛纔老婆子說。璉二奶奶同紫鵲來了的話。你可聽見嗎。雪雁道。怎麼不聽見呢。我去瞧瞧紫鵲姊妹。問他們爲什麼事到這裏來。黛玉心上已猜着鳳姐來。意幾分。然而還拿不準。等見了紫鵲。自然明白。便囑咐雪雁道。你去見了璉二奶奶。先替我請安。說姑娘感冒着。這會兒不能過去呢。此時雪雁也滿心疑惑。巴不得早早見了紫鵲。好問來因。答應着。飛跑走到那邊。林老太太

正與鳳姐敘話。紫溫一面叫管家婆子上去吩咐廚房。傳酒接風。指點房間。安歇上下人等。雪雁過去先把黛玉的話。致意鳳姐。這裏鳳姐亦巴不得不先見黛玉。恐致債事。自己且在林老太太處延挨。等紫鵲過去講通了。再聽消息。且說雪雁一見紫鵲兩個人。如有萬語千言。一時無從訴起。默默的對看了一會。雪雁拉了紫鵲到僻靜地方。盤問他的來意。紫鵲道。我心中的話。一夜也講不完。橫豎見了姑娘。統統要講。你總聽見呢。我先要問你。姑娘近來的主意。怎麼樣。聽見有人家來提親。沒有。雪雁道。姑娘依舊是先前回來時候的光景。倒像觀音菩薩面前的龍女。是要做定的了。那老婆子回去。自然和你講過。就可笑。姑娘前世。不知欠了寶玉兩個字什麼債。頭裏的話。不用說。回到家來。姑娘恨的是寶玉。偏有什麼甄寶玉來求親。回絕了他去。後來又混說寶玉。現在甄寶玉家裏。甄寶玉家又替寶玉來作媒。知道他甄的是假。買的是真。姑娘的主意。拿得定定兒。總沒理他。紫鵲笑道。寶玉在甄寶玉家的話。倒是真。不是假呢。雪雁性急要聽紫鵲的話。便引紫鵲來到黛玉屋裏。猛然問聽喚了一聲。紫鵲來了。紫鵲擡頭一看。見架上鸚鵡。似有親近之意。紫鵲把手逗他。道。隔了好多時。倒還認的人。說着。掀帘進內。見黛玉面容豐澤。氣度安閒。真與小像上描的無二。心上已十分寬慰。紫鵲與黛玉請了安。黛玉站起身來。先問老太太身體康寧。次及王夫人。並園中諸姊妹。紫鵲一一應答。黛玉拉紫鵲坐了。情談款敘一番。說咱們臨別時。自分南北分飛。此生難圖後會。誰料隔不上一年。又得見面。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你來也罷。又跟着琏二奶奶回來。更不可解。到底所爲何事。紫鵲道。講起來有極可惱的事。又有極可憐的事。不知姑娘先要聽那一種。黛玉笑道。你問雪雁。我如今可大改先前的脾氣了。便講可惱的事。我聽了也未必生噴。你講可憐的事。我聽了也不爲酸鼻。隨你愛講什麼。只如漢書之下濁酒而已。不知紫鵲講出何話。黛玉聽了如何光景。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黛玉將與寶玉重拾舊愾。卻先於夢寐中有此一度會叙。在情理上固屬由念生幻。在文法上亦覺虛實互參。

第二十回 癡絳珠感情灑舊淚 莽紫鵲認物發瘋言

話說紫鵲聽了黛玉的話，便將可惱之事，從頭講起道：「先前寶玉娶寶姑娘，叫雪雁去伺候拜堂，大家不得明白。後來聽素雲告訴我，這個緣故，就是哄寶玉娶的是姑娘。寶玉正病着，說他明白，卻不明白，說他糊塗，又不糊塗。拜了堂，揭開罩頭巾，見是寶姑娘，人家又哄他說，姑娘已不在，不叫他知道。姑娘回南的事，怕我在寶玉跟前，透漏他們的詭計，不許我見寶玉的面，又哄住寶玉，不進園子裏來。我還躲在妙師父菴裏，住了幾時。紫鵲話到其間，不覺怒形於色。連雪雁站在一旁靜聽，聽得說他咕噪着嘴生氣道：「我那裏知道他們弄鬼，早知這樣，別說寶姑娘，就是貝姑娘，我也不去扶他呢。引的黛玉扑嗤的一笑，紫鵲留心黛玉神氣，打量聽了他的話，未免有些憤憤，誰料黛玉毫無介意，只是點頭微笑。紫鵲心中暗忖他姑娘已經看破塵緣，立志堅定，恐講到後面寶玉的事，憑你說到鐵人下淚的地步，亦漠然無動，不覺其可憐。這件事，保不定又變了捏沙成團，大費廝羅了。紫鵲忽然呆呆的不語。黛玉道：「什麼不說下去了。紫鵲纔又將寶玉知道錯娶寶姑娘怎樣悔恨，怎樣到瀟湘館去痛哭，怎樣中舉，過了幾天，就出去做和尚了。剃下頭髮，交人送了回來。老太太怎樣着急，寶姑娘也哭死了。又不知怎樣到那裏去找着了通靈寶玉。現在在甄寶玉家，剛寄了那塊玉到家，去要老太太作主，求姑娘，允了纔肯還俗。如今連二奶奶的病纔好，怎樣懊悔先前的事辦錯了。回明了太太，親自來求姑娘的話，細細告訴。黛玉不等紫鵲說完，聽到寶玉去做和尚一語，多時一塵不染的方寸，頓將從前纏綿寶玉之私念，引逗起來。舊時還不盡的眼淚，重又滴了無數，恨不得寶玉立刻站在跟前，好將婉言勸慰，纔悟到夢中所見，幻出有因。直欲仿吐丹亭上杜麗娘去尋那不遠的夢兒，又想到爹媽墳上痛哭祭奠之和尙，非寶玉是誰。他果真牢牢記住做和尚一語，回憶時常向我寬慰之言，全從肺腑上鏤刻出來，也不枉我苦苦用心。這幾年我早疑寶玉，決不負心至此。因回生而後，已斬絕情根，種種可疑之處，不暇追求。如今看起來，我自謂獨清獨醒，這幾個月正是做夢。前日夢中之夢，乃醒夢之夢，從此墮落紅塵，我無悔矣。黛玉想了半晌，只是怔怔的支頤無語。紫鵲早已瞧出黛玉光景。」

心上氣不服鳳姐，因說道：「二奶奶今夜還等我去回話，我今兒偏不過去，還要拘這一回，別叫他瞧得容易了。」黛玉微笑不語，一面叫自己屋裏的人那邊去，把紫鵲姑娘鋪蓋包袱，這些都搬了過來，與自己同房安歇。是夜敘話正長，所有黛玉回南後，榮府日常事情，凡紫鵲知道的，逐一告訴了。說到襲人出嫁，晴雯未死的話，黛玉不勝驚異感嘆，直談至五鼓，各人就寢。次日紫鵲去見鳳姐道：「姑娘跟前已經替二奶奶講了許多好話，前兒商量的拿住三件事，那知姑娘也有幾件事來對答。鳳姐問什麼事呢？紫鵲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道姑娘體弱，本不是有壽的，也沒這樣福分去承受，怕也像寶姑娘這樣，再姑娘原蒙老太太的疼愛，太太的照看，但這已經應過名兒，園子裏外的人，都知道的，也可算報答老太太過了。至於姑娘的身子，別人都知道回了家沒有死，怕瞞住的人不得明白，疑神疑鬼起來，也不成一件事。姑娘的意思，雖然這樣，明兒二奶奶當面見了再說罷。」二奶奶口才本來好的，說一句話，到底比我們丫頭說十句還擔勁兩呢。鳳姐聽了紫鵲的話，句句觸心，就是嫌黛玉體弱沒壽的話，不是他說的，其餘都是主謀。這兩件事，委實對不住林姑娘，說起來竟無可置辨，欲待不去求他，此來所為何事？前日又在王夫人面前滿擔肩任了來的，甚是為難，還要教紫鵲幾句話再去陪禮黛玉。紫鵲只推鳳姐自己去說，沒奈何硬了頭皮來見黛玉。敘過浮談，鳳姐滿腹躊躇，不知提那一句話講起纔是。左右怕唐突了黛玉，黛玉察看鳳姐嚙嚙蹙蹙情形，倒先提件舊事道：「頭裏我回家，畧聽二哥哥遠遠的跑了一趟，上年走的時候，再不想和鳳姊姊見面，那麼快。這會兒鳳姊姊到南邊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昨兒我問紫鵲，知道老太太同太太都好，就不料寶姊姊那樣一個敦厚有福澤的人，也沒享壽年。鳳姐聽出黛玉詞鋒隱刺，只得滿臉堆笑道：「纔是年來家運不好，暗裏使人幹的事，頓顛倒，千不該，萬不該，上年不該放妹妹回家，就是老太太也後悔的什麼似的。妹妹問紫鵲就知道了，我也纔病得死去又活來的，沒法兒，不自己走一趟，臊着臉來求妹妹，妹妹看老太太分上，把過去的事，再別放在心上，就是妹妹的大賢大德處了，我給妹妹磕頭陪禮，說着，便當真要屈膝下去。黛玉忙把鳳姐攙住，說些閒話，岔了開去。雪雁在旁邊茶伺應，鳳姐瞧着雪雁誇獎道：「幾個月不見，出跳的身子都長了，你們園子這一班姊妹，都惦記着你呢。」鳳姐又說了一會話，然後來見黛玉的嫡母，重又提及親事，因

從前甄家來說。林老太太知道黛玉的脾氣古怪。如今雖然親上議親。那寶玉又與黛玉自幼在一處長大。現在奶奶親來打量。有幾分成局。到底不肯專主。便自己來問黛玉。黛玉心上已是千肯萬肯。只推嬌母作主。林老太太心已明白。喜姪女終身有託。大大放下一樁心事。便到鳳姐處允定了。鳳姐大喜。命小紅取出帶來。寶玉親手送交林老太太作爲聘物。要回一黛玉身上佩戴的珍重東西。以訂百年姻好。又說回京後。另央冰人執柯。擇吉完婚。林老太太接過通靈寶玉。瞧個仔細。便遞給跟去的丫頭。送到黛玉處去。鳳姐笑道。瞞不得太親母。爲了這一點東西。鬧出許多稀奇古怪的事來。瞧不起這塊玉。真是我寶兄弟的命根呢。林老太太道。原來是罕物。普天下那裏聽見有胎裏頭帶出來的金玉。想我姪女兒佩戴之物。那裏有配得上這玉的。可以回聘。就是前日得了一盤金鎖。雖比不上這玉的珍奇。因是夢中老人指示。可作紅絲。除了他。再無別物。隨命侍兒取來。當將夢兆講明。把金鎖送與鳳姐。鳳姐因這些東西。係閨閣中多有。豈無式樣相同的。惟因應夢而得。非比尋常。又與寶釵病中所失之鎖相似。一得一失。事非無因。不覺看的呆了。便極口稱讚道。這件東西就很好。一個是胎裏帶出來的。一個是因吉兆賜他得的。可見寶兄弟和林妹妹。合該配就姻緣。我遠遠的來跑這一趟。也有些功勞。咱們本來在一塊兒頑慣的姊妹。如今做了妯娌。等林妹妹過了門。還要重重討他的謝媒禮呢。林老太太笑道。那個不消二奶奶說得。又是瘦子。又是大媒。別的東西也不希罕。自然要他好好做幾樣針黹活計去謝媒。說着。鳳姐便要辭行。林老太太再四款留。紫鵲過來。鳳姐將林太太已經面許的話。告訴了他。紫鵲一眼瞧見鳳姐手裏的金鎖。心中便不自在道。二奶奶是有斟酌的。有了這塊寶玉做聘物就好。這會兒定親先要取個吉利。怎麼就把寶姑娘掛的東西拿了來呢。鳳姐道。算這孩子眼尖。我就糊塗到十二分。也不肯把寶姑娘的東西拿來定你姑娘。你只知道項圈手釧姑娘們戴。這些男家送到女家去的。是常事。那裏知道。我做了和尙的嫂子。來給和尙定媳婦。已翻了新花樣。那男女定親回禮的東西。也拘不得常例了。說着。把金鎖遞給紫鵲看道。你瞧瞧。這是寶姑娘的金鎖不是。原來那邊失去。並這裏當得金鎖之事。紫鵲都不知道。認准是寶釵之物。遞還鳳姐道。這不是寶姑娘的。難道是我姑娘的不成。若說我姑娘有了這金的。早就該配了有玉的了。鳳姐嘆口氣道。我得罪了。

個林姑娘已經攔不住。這會兒頑笑頑笑。又頑上紫鵲姑娘的氣來了。我對你說罷。你只知道你姑娘沒有金的。還不知道你姑娘如今該配有玉的了。話未完。只見雪雁走來叫道。紫鵲姊姊在這裏嗎。鳳姐便把金鎖給雪雁瞧道。你可認得。這金鎖是你姑娘的不是。同你紫鵲姊姊去問姑娘罷。雪雁笑了一笑。便拉着紫鵲走了。接着周瑞家的來回鳳姐道。剛纔聽見外邊說起寶二爺也在這裏。前兒還到林姑老爺墳上去哭了一會。我男人趕忙同着這裏的人出去打聽。說昨兒已經走了。是南京甄家有人回來的。有兩個小和尚呢。鳳姐啞道。別混噥他娘。一個和尚已經鬧得我腦門都昏了。那裏又跑出什麼兩個小和尚來。既聽見有這個話。到底問問明白。那一個小和尚。又是誰呢。周瑞家的忍住了笑回道。他們連寶二爺都沒認識。那裏知道這一個是誰。鳳姐皺着眉道。這句話聽的我不放心。這裏太太留我多住幾天。還要同去逛平山堂。我也委實的沒心緒。不知寶玉又在那裏傻出什麼事來了。叫你周大爺去。把送甄家的禮收拾出來。包勇是甄家舊人。他去熟識。明兒叫包勇先走。我也不過就攔一兩天。就要動身。回明他家老太太。說我要去請安道謝。再告訴寶玉一聲。先叫他放了心。要緊。周瑞家的自己去傳話。雪雁拉了紫鵲出來。不等到黛玉屋裏。便將金鎖的話說明。紫鵲方知金鎖來因。暗暗稱奇。深悔方纔出言莽撞。一同來到黛玉處。見黛玉一手拿着這塊通靈寶玉。正看的呆呆出神。擡頭見了紫鵲。便把玉遞給他。紫鵲笑道。歸根兒是這樣。先前何不早早辦了。也不至顛頭倒倒。鬧出這些緣故來了。說着。自替黛玉收藏。到了次日。鳳姐決意告辭說。老太太同太太在家盼望。不敢耽延。林老夫人不好強留。只得備酒餞行。鳳姐起身。到黛玉處一走。順便交還了紫鵲。黛玉因結親之後。不便與鳳姐照常款接。不過交談一兩句。連賈母王夫人處請安的話。一概刪減。外面船隻早已齊備。林老夫人送鳳姐至正廳前上了轎。紫鵲雪雁直送至大門。其餘管家媳婦了頭。送至船上。然後轉回。鳳姐這裏。周瑞先已趕至碼頭上預備轎馬人夫伺候。一時船隻出口。渡江。換了轎馬。陸路兩程。第二日已到南京。包勇先在碼頭打探候接。回明見過寶二爺話。鳳姐纔得放心。包勇坐騎引路。進了甄府大門。衆家人先下了馬。管家媳婦們。早在二門外迎接。轎子擡進。小紅等先下了轎。至大廳穿堂內伺候。鳳姐下轎。徑進甄老太太住的正房院內。將近臺階。見兩旁站的七八個丫頭。打起軟帘。管家媳婦

回明榮府二奶奶進來了。甄老太太似欲款步出迎。鳳姐趕忙上前。走幾步。進堂屋。先代賈母王夫人請了安。然後自行晚輩禮相見。甄老太太命丫環扶住。讓鳳姐客座。鳳姐再三謙遜。甄老太太笑道：「可是再沒這個禮。別教二奶奶跟來的管家大娘姑娘們笑話。我老的連禮數都糊塗了。」鳳姐然後告坐。甄老太太問賈母王夫人的安。鳳姐站起身來。回答個好。當下送茶已畢。甄老太太道：「我記得二奶奶就是做過九邊總制王大人的令姪女。不是。鳳姐答應一個是。甄老太太道：「怪道有些面熟。二奶奶沒有出閣的時候。記得見過兩次。就是榮府裏。我們也有親誼。又是世交。因我老的不愛動彈。只想躲在屋子裏躺躺吃吃。有時抹個牌兒。好幾年沒有進京。連親戚們都生疎了。」鳳姐道：「那正是老太太的享福。咱家老太太也是那麼着。就歡喜和這些孫女兒們頑頑笑笑。過日子的。」甄母道：「我們的姑娘們呢。纔聽說二奶奶到了。叫他們出來迎接。不知正在那裏頑得高興了。說着。便命丫環去告訴姑娘們。知道客人已進來了。旁邊幾個丫頭。齊聲答應出去。甄母又向鳳姐道：「聽京裏回來的老婆子說起。見過府上有好幾位姑娘。都長的俊。比我們這幾個孫女兒還強。政老爺的大小姐。已做了娘娘。可是知道的。可惜短了些壽。還有的姑娘都定了親。沒有。」鳳姐道：「三姑娘上年許給周總兵周大人家的。」哥兒家裏只有東府裏敬大老爺一個姑娘。不瞞老太太說。天生成的古怪脾氣。也像要做超凡絕世的人了。別的都是親戚人家來的姑娘。甄母笑道：「我的孫子寶玉。正想同府上結一門子親。聽二奶奶說起來。又白提了這句話了。如今且講你們這位啣玉而生的哥兒。怎麼也是那麼樣淘氣。前兒包勇到這裏。知道二奶奶去林府求親。已經允定。哥兒總不肯信。穿的僧衣還沒換下。」鳳姐忙又站起道：「寶玉蒙府上留住。咱家老太太真是感激。叫我親到老太太府上磕頭道謝。」甄母道：「這是老太太見了外了。本來早該送哥兒回去。因為這裏給哥兒到林府去求過親。那邊不允。哥兒一定要等這門親事成了。纔肯回家。所以耽遲了這幾個月。」鳳姐笑道：「府上的寶兄弟進京。外邊的人都認做咱家的寶玉回來。連老太太也錯認了。」甄母道：「這也難怪他們。別說見了一個要錯認。上年哥兒進來。同我們的寶玉站在跟前。還認不清誰是誰。話未完。聽丫頭們說姑娘們來了。一時花團錦簇。共有五六個年歲相同的姊妹進來。與鳳姐相見。俱同大觀園迎探雲岫輩彷彿。各自坐定。略敘寒暄。管家婆子

上來回道。榮府哥兒知道這位二奶奶到了。要進來見見呢。甄母點頭。姑娘們各自迴避。碧紗櫺後。寶玉進來。先與甄母請了安。然後與鳳姐相見。鳳姐瞧着寶玉。宛然是一個小和尚。又傷心。又發笑。叫聲寶兄弟。這會兒我也不和你提別的話。前兒打發包勇先到這裏。想來都和你講明白的了。快與這裏老太太磕頭謝。換了衣服。可安心樂意的回去了。照那個樣兒。你別想同着我走。這不像饅頭巷裏的小姑子嗎。甄母聽了。忍不住笑道。我不敢和二奶奶取笑。哥兒不換衣服。倒說榮府裏的奶奶。拐着小和尚跑了。甄母一句話。引的碧紗櫺背後這些姑娘們。都止不住要笑出聲來。這裏寶玉問道。我的玉呢。鳳姐道。那塊玉不是你寄回去叫聘林妹妹的嗎。如今已換金的來了。我真當寶貝一樣。不敢叫別人沾手。自己替你掛着呢。寶玉此時。已忘身在甄府。便叫好姊姊是什麼東西。給我瞧瞧。鳳姐知道寶玉脾氣。涎皮賴臉慣的。便一手鬆扣。褪下金鎖。遞與寶玉。寶玉一看生氣。將鎖摔在地上。道。先前哄的我不够。如今還要來哄我。這是寶姊姊的東西。怎麼說是林妹妹家的回禮呢。便跺着腳哭道。原來包勇來說的話。都是假的。我一輩子做和尚走了。鳳姐心想爲了他們金的玉的。不知受了多少閒氣。先前過去的事。不用說。偏偏如今又跑出一個金的來了。事情也委實奇怪。意欲數說寶玉幾句。當着甄老太太面前。還有他家許多姑娘們在裏頭。惹他獸出那些不中聽的話來。臉上越發下不來。只得忍住了氣。小紅一面把金鎖拾起。鳳姐正要與寶玉分證。說明家中失落金鎖。及至林府求親。黛玉婦說起得夢當裏金鎖等事。只見甄府管家媳婦。慌慌張張的進來。道。外邊打聽的。不知爲什麼。又有旨諭下來。地方官都出城接去了。甄母聽說。頓時嚇得戰兢兢的。口內只是念佛。鳳姐更不知來由。只得從旁勸慰道。老太太別着急。論老太太的福分。這裏老爺居官的聲名。先前雖然吃過一次虛驚。後來平安無事。這裏老爺在京。沒有打發人回來。恐怕是外面訛傳。或者下的恩旨。是府上恭喜的事。老太太可吩咐他們。再去打聽。甄母道。但願托二奶奶的福。沒有什麼事就好。不瞞二奶奶說。我有了幾歲年紀。膽也小了。真正經不起這些風浪。當下命管家媳婦。傳話出去。一語未了。又聽說京裏打發人下來。在外面聽候傳喚。甄母便命來人進見。暫請鳳姐避入碧紗櫺。自與甄府衆姊妹敘話。一時來人進內。先向甄母磕了頭。道。老爺太太請老太太的安。老爺在京納福。前見軍機處傳出信來。知道有欽使

諭旨到咱家來。卻不是咱家的事。是爲賈寶玉下的旨諭。老爺恐家裏聽見旨諭下來。不知爲什麼。叫奴才騎了包程隨子趕回稟老太太得知。甄家的人話未完。鳳姐在裏面聽說爲寶玉下旨。吃驚不小。心想有何旨諭。到寶玉身上。莫非老爺在任上挪用庫銀一事發覺。銀子去得遲了。彌補不上。如今連寶玉都有不是。不知家裏鬧的什麼樣了。又不便自己去問甄家的人。一面心裏着急。只瞧着寶玉如何光景。那知寶玉心上。只盤算金鎖一事。聽了甄府家人的話。竟像無事人一般。也不去盤問。只是呆呆坐着。鳳姐十分焦躁。因有姑娘們同在一處。不便叫寶玉進去教他的話。不知下的旨諭。所爲何事。畢竟與寶玉有無關繫。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是著名之潑辣貨。不料也有軟化乞憐之一日。

黛玉經紫鵲一說。便回心轉意。從此撥雲見日。翳障一空。即讀者至此。亦爲之快慰無已。

第二十一回 賜聯秦晉詔下南京 賞錫奇珍恩頒北闕

話說甄府家人。回明了甄母的話。見榮府寶玉正在上房。便向寶玉打了一個扞道。恭喜二爺。快請換了冠帶。預備接旨。寶玉茫然。不知來由道。爲的什麼事。要我接旨。甄家的人道。說起話長。請到書房講給二爺聽。甄母道。何必請哥兒到書房去。就在這裏講了。也叫大家聽聽。那家人向甄母回頭。咱家哥兒進京。老爺知道榮府哥兒這件事。告訴北靜王。北靜王面奏當今。因念賈娘娘已故。這位哥兒就是娘娘的胞弟。當今推念戚舊。吊哥兒中式的文章。瞧了大喜。道好的了不得。又因林府小姐的父親。就是做過鹽政的林如海老爺。當今念他清官無後。上年已有賞錫。他家這位姐兒。自幼寄住舅家。那一年娘娘回府省親。見過林府姐兒。極口誇他的才學。鳳藻宮已會鑄選詩章。合該與榮府啣玉而生這一位哥兒訂配良緣。就傳旨諭。命北靜王爲媒。欽天監選定吉日。聽說就在殿試這一天完婚。所以差老公公下來。召哥兒進京。定有什麼恩典。老公公先到這裏。還要到揚州林老爺家去呢。奴才見碼頭上已有許多官員。在那裏候接。這會兒差使約好快到。奴才出去叫他們預備。說着。連忙退

出。這裏甄母便叫把自家寶玉的大衣服取出，給榮府哥兒更換。管家媳婦忙應道：「上年這位哥兒來的時候，老太太就叫送一副衣帽出去。因哥兒不曾更換，還擱着呢。」甄母點頭，就叫去取來。一時取到，鳳姐此時纔得放心。趕忙出來，給寶玉更換。另取一頂網巾紮好了，添上假髮，再戴金冠，叫聲寶兄弟，如今可信了。現有旨諭下來，北靜王爲媒，也是哄你不成。旁邊管家媳婦也笑道：「哥兒是要有了旨諭纔還俗的。聽說跟哥兒的小廝，爲他主兒，也把頭髮鉸了，倒是難得的。如今也該改裝了。」鳳姐忙問寶玉道：「我不明白，這個人是誰？寶玉便把焙茗出家路上遇見收留的緣故，略敘了幾句。鳳姐道：「原來就是焙茗，怪道他去了多時，連音信都沒有了。說着，聽見外面嚷說旨諭到了，快請榮府哥兒接旨。」寶玉已經冠帶，趨步至大廳上。甄府家人早將香案排好。寶玉行三跪九叩禮，聽內監宣讀詔書。寶玉三呼謝恩畢，然後與內侍相見。就是常到榮府走動的夏秉忠、太監素與寶玉熟識，略敘浮文。夏太監極口稱誦主子隆恩，無非垂念椒房之戚的意思。夏太監起身告辭，說要到令姑丈林老爺府上去走一趟。主子還有恩典，寶玉送至門外。候夏太監上馬而回。寶玉因欽限緊急，不能同鳳姐行走。定于次日，先後起程。甄府忙亂備席餞行。鳳姐因寶玉在此攪擾多時，命周瑞家的端整銀兩，內外僕婦丫頭小廝及廚房人等，斟酌輕重，各有賞賜。當夜吩咐周瑞，仍留在南邊，辦他的事，不必同回家裏。寶玉憶及柳湘連臨別之言，取出鴛鴦劍交與包勇，命他自到揚州等候。護送新親，並珍重鴛鴦劍的話。包勇唯唯聽命，又將脫換下來的僧衣僧履，交付焙茗收藏，不可掠棄。此是寶玉切己之事，非鳳姐所得而知。一一自己經心。其餘任憑鳳姐主裁。鳳姐因帶來的家人周瑞、包勇，與寶玉分路行走，不够使用，有甄老爺京裏差來的人，就要回京。鳳姐便叫一個家人，同了甄家的人，與焙茗跟了寶玉同行。甄母先已送了寶玉兩套新製的便服。次早起身，鳳姐引了寶玉同到甄母處叩謝。自己又與甄府衆姊妹辭別，叫寶玉先走，叮囑他路上小心。又笑道：「我可是瞎操心，如今你是不比先前，什麼大荒山小荒山，一個人能跑來跑去的跑了，還怕什麼呢？」寶玉笑着自走了。鳳姐然後告辭。甄母將待下階相送。鳳姐阻止再三。甄母纔道：「恕我年邁無禮，叫孫女兒們代送罷。」衆姊妹聯袂上前，送鳳姐至穿堂上，轎。鳳姐出了甄府，自與寶玉分路進京不提。且說夏太監來到揚州，地方官辦差一般忙碌。林府得知信息，早邀內親在

家款陪欵差。因有賞賜黛玉物件。林老太太穿了二品命服。引領黛玉謝恩畢。黛玉回避。夏太監又與林老太太道喜道。主子時常和咱們提起這裏如海公居官清正。一任饑使。兩袖清風。念他生前沒有哥兒。上年領了許多恩典下來。前兒北靜王面奏主子。爲的是榮國府那位御玉而生的哥兒。和這裏如海公的千金。有一段未了姻緣。主子很惦記這件事。就命北靜王作媒。欵天監選的吉日。叫這裏趕緊把姐兒送進京去完婚。北靜王那裏過幾天。也就有人來。如今娘娘賞的內造妝蟒四端。珠冠一頂。玉帶一圍。還有赤金嵌寶鎖衣一盤。上面鐫的字樣。聽見北靜王奏的。榮國公會孫寶玉這塊玉上幾個最吉慶的字。就叫照着樣兒鐫在鎖上。取個夫唱婦隨的意思。當今聖天子百靈呵護。造福錫嘏。也配得過哥兒這塊玉了。說着哈哈大笑。一面設宴。自有人陪侍。夏太監入席一坐。卽行起身。別無耽擱。逕自回京覆旨。這裏林府遠近親族。都來賀喜。冠蓋絡繹。林老太太命將欵使之物。送進黛玉房中。紫鵲先在那邊正廳屏風後。聽夏太監講的金鎖一節。便去告訴了黛玉。此時送進妝蟒等物。逐一請黛玉過目。然後與雪雁收拾櫥櫃出來安放。黛玉看到金鎖上面的字樣。果與通靈寶玉相同。暗想當今體貼人情。無微不至。雖九重寵錫。毫無補於恨海情天。但外觀顯赫。亦足爲勢利人吐氣揚眉。若不遭階躓。早早完就姻緣。焉得有此榮顯。正是俗語道的不是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可見人謀究不足以勝天。自是滿心歡喜。林老太太屈指吉期已近。趕緊置辦妝奩。因銀錢便易。人手衆多。揚州繁華之地。那一件不可咄嗟而辦。因是皇上賜婚一切。俱要分外體面。不惜花費銀兩。先命家人帶了幾萬銀子進京。置買房產。爲送親住歇公館。包勇自南京回揚州。先到林府稟明。留此隨同送親的話。林府自然喚進裏邊。衆家人連日奔忙。所辦妝奩。極其豐厚。餘外奩田一千畝。幾張契紙。俱挑附近榮府南邊莊子一帶膏腴。又準奩銀十萬。裝鞘運送。諸事完備。專等北靜王處同榮府家人到來起程。講到榮府已先見了旨諭。賈母王夫人歡喜。也要趕辦迎親禮物。諸事匆忙。鳳姐又不在家。如何料理得開。平兒回了王夫人。要請東府珍大奶奶過來。同大奶奶幫辦。王夫人應允。於是尤氏同李執。便常在王夫人處幫理。因銀錢不能寬裕。諸事掣肘。鴛鴦看出光景。知道鳳姐有點積蓄。已運送老爺任上。墊了虧空。理二爺外邊飢荒又大。如今添出這件事。怎樣張羅得開呢。白請珍大奶奶過來。便八隻手叫他也沒

法兒主意已定，便趁賈母歡喜的時候，說林姑娘到底有福氣，寶玉做和尚，倒做出好來了。北靜王作媒，聽說娘還賞了林姑娘好些東西，今番寶玉做親，可不比先前娶寶姑娘，自然要像個局面，纔襯得起來呢。賈母道：頭裏娶寶丫頭，因為國孝家孝兩層，諸事潦草，連鼓樂也不用，原不成一件事。到底不吉利，如今鳳丫頭偏偏走開，不知多早晚纔回來，叫珍兒媳婦過來幫珠兒媳婦辦這件事，怕他們都是生手費力呢。鴛鴦笑道：倒不怕生手，橫豎有平兒在那裏，素日跟着他奶奶，經由的事也不少，珠大奶奶本來細心，東府裏大奶奶，也是見過陣仗的，就是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是頭一件難事。賈母道：虧你提醒我這句話，先前叫璉兒寫過賞單，有人找得寶玉回來，賞他們一萬銀子，如今省了這一宗，且叫他們拿去使了，也算花的是歡喜錢，差不多够了。鴛鴦道：老祖宗願意墊補在裏頭儘仔好。賈母道：我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留的銀子，總是他們的，先前錯了主意，鬧的頭顱倒倒，趕着這會兒我眼還沒閉，看他們完聚了孫子媳婦，就是我的外孫女兒頭裏又在一大堆兒，疼了他這幾年，我很樂呢，你就去找出銀櫃上的鑰匙來，告訴太太，叫他們來搬了一萬銀子去，當下鴛鴦便到王夫人處告訴了賈母的話，王夫人等賈璉回來，叫平兒領了幾個老婆子，徑找鴛鴦搬運銀子，發到庫上，榮府正在內外忙亂，門上報道：寶二爺回來了，原來寶玉起身後，兼程趕進京來，纔到寧榮兩府街前，先是焙茗一馬衝前進府來，門上因從前錯認寶玉一事，上前仔細認明，見有焙茗在內，料不致再錯，都打扞道喜，垂手讓寶玉過去，從二門口一疊連聲傳話到賈母，王夫人處，李執尤氏都在賈母屋裏議論趕辦寶玉喜事的話，王夫人說起老太太真疼愛寶玉，連家裏帶來的老替己，昨兒都挪出來墊在裏頭了，正說着，聽見外邊丫頭們，圍傳寶玉回來，一語未了，寶玉早已走進，先向賈母磕頭，賈母便把寶玉抱在懷裏，只是好孩子好寶貝的亂叫，不知從那句話問起纔好，便推寶玉去見王夫人，說寶玉這會兒纔到，別說他什麼，王夫人拉了寶玉的手，見他照常冠帶，竟似忘了他上年削髮一事，並不瞧他頭上，只是猷猷的看了一會，也沒一句話，尤氏開口笑道：寶兄弟出去跑了一趟，虧你失去的玉，找了回來，如今重重喜事，咱們喝不了你的喜酒呢。賈母道：正是珍大嫂子天天過來，幫着你太太大嫂子辦事，快先過去謝謝，寶玉然後與尤氏李執見過了禮，賈母又叫寶玉道：你鳳姊姊路上好，爲什麼不同着

回來。寶玉說明分路行走的話。接着探春惜春那兩煙進來。各各相見已畢。大家坐定。那兩煙說起上年四妹妹詳解妙師父扶的乩。真是過後好詳。四妹妹獨有先見之明。可是要佩服他。寶兄弟纔走的時候。比月之方墮花之初謝。畢竟隨後可望東昇。謝了逢春又發。當冬寒雪凍之時不尋訪。不是今年纔交立春。就有甄寶玉來報信嗎。探春道。果然詳的不錯。不但這一回准我想。先前失玉。妙師父也扶過乩。二哥哥你這塊玉是什麼所在尋回來的。寶玉道。這個地場。可是人跡不能到的。在大荒山青埂峯底下。探春道。何如。你們可記得有青埂峯下倚孤松。入我門來一笑逢這兩句嗎。寶玉聽了。拍手笑道。可不是那青埂峯前還有一株大松樹呢。就是入我門來。這一句也真真證。不入他的門。焉能得我的玉。可見我此番和尚做的有功。說着滿屋子裏一瞧道。爲什麼寶姊妹不見。王夫人聽問到寶釵。一陣心酸。止不住淚珠直滾。便向寶玉道。你還要提寶姊妹。鳳姊妹沒有和你講嗎。寶玉道。鳳姊妹沒有和我講什麼呢。王夫人嘆了一聲道。都是爲了你。寶玉頭已經苦死了。寶玉放聲一哭。頓時暈去。急得王夫人李紈等手足無措。賈母只是念佛。抱怨王夫人不該就告訴他這話。惜春在旁勸道。老祖宗別着急。二哥哥是這樣的。停一會就醒過來。尤氏李紈不住的叫寶兄弟。王夫人亦自悔話講的太急。我料他心上只有一個林姑娘。那知他聽了寶玉頭不在的話。一般也是那麼樣傷心。便含着一包眼淚。連叫寶玉。不多時寶玉醒轉。哭道。寶姊妹我害了你。不是我害你。還是人家害了你也。別怪人家來害你。歸根兒你自己看不透。錯了一點主意。自己害了自己了。便問設靈在於何處。李紈等恐寶玉見了傷心。勸他且在賈母屋裏歇息。寶玉那裏肯聽。賈母知道拘他不過。只好由他過去一拜。以盡夫婦情分。也是禮上應該。惟囑咐尤氏李紈們。陪他過去。從旁勸慰。一時麝月秋紋都趕了過來。隨着李紈們。同寶玉至寶釵設靈處。上香禮拜。問明棺柩已停鐵檻寺。遣衣掛壁。總帳淒涼。又哭了一場。被衆人勸住。只聽得賈璉在院內一路笑聲進來。叫道。寶兄弟回來了嗎。寶玉迎出相見。回進裏邊坐了。尤氏李紈各自散出。仍到賈母處回明。寶兄弟同他璉二哥哥說話呢。這裏賈璉道。寶兄弟在南京見過夏公公了。走的真快。倒趕上場期了。早上部裏已奉旨諭。賈寶玉到了。不必去謝恩。先命禮部備卷送場。等揭曉後。另旨召見。場期近了。該靜養幾天。寶玉告訴了。和鳳姐分路行走的話。賈璉道。剛纔聽回來。

這家的人說起都知道的。甄老爺這兄弟該去走一趟。甄老爺道：這兩天也顧不得好等場後再去罷。因事忙不及久坐，說了幾句話就走了。一時這寶子們搬進寶玉鋪蓋衣包，麝月秋紋上前檢點，便問今晚在那裏住。寶玉道：你們安頓我在那裏就住。問我什麼呢？麝月道：頭裏這些事都是襲人經由慣的，怕我們幹不了。白問二爺一句。寶玉道：正是襲人爲什麼不見呢？麝月道：二爺問襲人嗎？麝月說了這句話，又縮住了口。寶玉道：襲人什麼樣，爲什麼又不言語了？秋紋道：奶奶不在了，二爺已經知道。襲人的事瞞得到底嗎？寶玉吃驚道：莫非襲人也死了？秋紋道：果然死了也罷。寶玉道：不死就是病着。麝月道：說起這件事，也不是出於襲人情願。二爺聽了別生氣。襲人去嫁了蔣琪官了。寶玉笑道：一個人死了，沒法兒到棺材裏去拉他起來，他嫁了人，有什麼要緊，要他回來也不難。麝月秋紋聽了寶玉的話，都好笑起來，也不說明襲人已經退回在家的話。過了幾日，寶玉振刷精神入場。鳳姐在路上緊趕趕回家，先到王夫人屋裏，見玉釧彩雲這幾個人，都忙亂的辦寶玉娶親的零星事件。鳳姐便與王夫人見過，說明定聘一事。那塊通靈玉當面交給林妹妹的孀娘，自然林妹妹過門的時候帶來，一面在脖子上除下金鎖，遞與王夫人道：這是他家回來的東西，因爲林妹妹心愛之物，拿來配寶兄弟這塊玉的。王夫人瞧了一瞧，道：向來沒見林姑娘掛這個，倒像寶丫頭掛的，也有那麼一盤。王夫人纔說出口，想起林姑娘此時回聘的東西，要取個吉利，寶丫頭已不壽而亡，這會兒不該提起這話來，便默默無語。鳳姐錯會王夫人睹物傷心，不敢回明寶釵病凶時失脫金鎖一事，更不便將林姑娘家應兆得鎖一節敘述，只得含糊支飾過去。王夫人便把金鎖交玉釧收好，向鳳姐笑道：寶玉這件事，真拖累你了，等他們圓了房，好好給你陪禮酬勞呢。鳳姐道：罷了，任憑他們惱我也好，不惱我也好，盡了我的心就是了，不敢在太太跟前，指山賣磨。這一趟要算走的有功，這裏沒有人去和林妹妹說明，猛一下子有了什麼旨諭，憑你北靜王、南靜王作媒，林妹妹這性子，保不定倒要鬧出事來呢。說着，又回了林孀娘家怎樣款待，還到南京甄家的話，便站起身來道：還沒見老太太，當下去賈母屋裏來。一進院門，見琥珀同小丫頭們在院子裏放風箏。鳳姐笑道：你們好樂，琥珀見了鳳姐，把風箏遞給小丫頭，跟着鳳姐進屋道：二奶奶回來了，賈母正歪在炕上閉着眼，兩個小丫頭跪在炕沿上捶腿聽見

說鳳姐回來，便睜眼一看道：「估量着這幾天裏頭，你該回來。鳳姐忙上前請安道：『在路上天天耳熱，知道老祖宗在家裏盼望說我呢。』」林妹妹給老祖宗請安，賈母道：「林丫頭好，你瞧他果然不像先前這樣瘦弱了。」鳳姐道：「比老娘子回來講的樣兒越發長的富泰了。咱們同林妹妹家裏都托老祖宗的福，姑爹姑媽的墳墓，起造的怪體面。上年秋裏諱祭諱葬，林妹妹回去這一趟，可巧兒趕上。如今又得有恩典，夏公公也到林妹妹家去，不知賞些什麼東西，林妹妹家裏也很有勢派。他嬸娘做人寬厚，同咱們的太太差不多脾氣，待他姪女兒是再沒的說了。」鳳姐這番話，滿想賈母聽的歡喜，那知賈母因聽到祭葬一事，思女心傷，未免掉下幾點淚來。鳳姐揣度賈母之意，又講了寶玉蒙召賜婚的興頭話，纔轉悲爲喜。鳳姐又說甄家的光景道：「甄老太太同老祖宗一般康健。甄老爺復官後，門第照舊，又把來去路上風景講了一會。賈母命去歇息。瞧你姐兒去罷。」鳳姐回到自己院裏，平兒早引着巧姐迎了出來請安。鳳姐問姐兒這幾時淘氣沒有，平兒道：「倒還好，夜裏總不要他奶媽，就跟着我歇呢。」鳳姐一面聽平兒說話，見家人媳婦丫頭老婆子，都候着請安。鳳姐走進屋裏，見行李都已安放停當，自有平兒查明，不必再問，坐下便道：「寶玉如今做親，比先前娶寶姑娘的費用要加幾倍，我可再沒有什麼賠墊下去。不知二爺打什麼主意？」平兒道：「剛纔太太沒有和奶奶說嗎？」鳳姐道：「太太說什麼？我在太太屋裏也坐的不久，就去見了老太太來的。」平兒道：「老太太挪出一萬銀子，已經發在庫上，估量辦這件事，添補有限的了。」鳳姐道：「有了一萬銀子，也差不多了。怕又是二爺去搗鬼出來的。」平兒道：「二爺倒沒開口，前兒聽鴛鴦的口氣，像是他瞧出咱們手頭光景，不知在老太太跟前說了些什麼話。老太太高興，就叫搬出這宗銀子來的。」東府裏珍大奶奶也天天過來，幫着大奶奶辦事呢。今天珍大爺不知請什麼客，珍大奶奶沒過來。大奶奶纔回園子裏去了。鳳姐道：「我先過東府裏去走一趟，回來看看大奶奶姑娘們，算了結這篇帳。」一面平兒送過茶來，鳳姐喝了，隨便用些點心。小紅已打了水來，鳳姐洗了臉，對鏡理妝。一會出去，坐上車，跟着老婆子丫頭們，先往東府裏見了尤氏，仍舊請他過來辦事。坐不多時，便出來到邢夫人處請過安，約略回了些南邊的話。邢夫人因鳳姐路上受乏，命他且去歇息。鳳姐告辭回來，又到園子裏，往李紈紫姊姊處走了走，然後到自己屋裏。平兒道：「太太等着奶奶有話商量呢。」鳳姐

便往王夫人處，不知有何商量，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九重寵錫，詔賜定婚，極人世之奇榮，盡閨閣之豔福，是古今來唯一美滿事。讀至此爲之浮一大白。寶玉做親第一困難，就是費用無着，不料鴛鴦慧心粲舌，幾句話便挪出一萬兩銀子來。

第二十二回 清虛觀仙詞留粉壁 幻影鑑亡配照黃昏

話說鳳姐回到屋裏，聽說王夫人有事與他商量，連忙趕去。王夫人叫他坐了道：「你也太性急了，路上累了這兩個月纔回家來，也等歇息幾天，何必急巴巴趕去。走這一趟，就是你婆婆那裏，也沒有不體恤你的，我不知道你到東府裏去了，剛纔打發人去叫你，也沒有別的事。」寶玉做親的日子近了，這會子要再給他收拾屋子，又費一番起造，我想寶丫頭百日已過，靈座設在那邊，本該多擺幾天，如今只好從權，說不得委曲他一點子。把靈幃撤了，騰出屋子來，咱們一頭一緒，辦寶玉的喜事，也省得擺着看了，儘仔傷心。就是姨媽那邊，須得去告訴一聲，不知姨媽的意思怎麼樣。」鳳姐答道：「太太想的到，一時再去收拾屋子，也費事。寶兄弟完姻，自然要成個體統，那屋裏現擺着寶妹妹的靈座，也不吉利，我明兒橫豎要到姨媽那裏去走一趟，順便和他的家人說一聲，估量姨媽也不說什麼話的。這件事，太太不用放在心上，頭一件咱們這會子手頭窄狹，難得有老太太這宗銀子，添補在裏頭，便放心的長手辦辦事，省打多少飢荒。太太可知道老太太是想不到這上頭，聽說是鴛鴦不知對老太太講了什麼，纔挪過來的。」王夫人道：「前兒鴛鴦過來說，老太太吩咐的話，在我跟前並沒一點居功討好的口氣，鴛鴦這個孩子，真叫人看重他。如今咱們定了，你明兒就去見姨媽，我還要請張道士拜幾天懺，寶玉要下場，叫蘭兒去支應，也使得。」鳳姐聽了，便打發人去通知張道士，請了二十員全真啓建清醮七日，趕忙打掃庭院，蓋搭天棚，廚房內煤米油鹽，及供菜等物，多多買足，又預備一應碗盞家伙，忙亂開箱，取出法衣法器掛旛神像，又開明壇前需用供物，並檀降油燭黃表金銀錠件帳單，送交榮府備辦，又用四張奏本黃寫了超昇。

仙界斗大四個字。在觀門首懸掛。到了起懺之日。賈蘭便穿了素服。到觀中。在壇前支應。這裏自派了家人小廝伺候。寶玉入場。等到三場完畢。正值醮事圓滿。王夫人因寶玉連日辛苦。命他且自歇息。寶玉那裏肯聽。便帶了焙茗。麝藥等。來到清虛觀。張道士早迎至門外。躬身施禮。寶玉連忙下馬。一直行至大殿。聽得金鏡法鼓響振雲霄。又見燭焰香煙。氤氳滿殿。寶玉在壇前上香行禮畢。賈蘭上前見過寶玉。回了幾句話。張道士便讓寶玉至靜室。先請了賈母王夫人安。一面送茶。寶玉還是那年跟了賈母到來完願。因張道士送了他許多金銀玩物。在賈母跟前給他提親。所以惱了張道士。常久不到觀中來的了。如今已把前事擦開。又因張道士是榮國公的替身。不便輕慢他。當下敘談幾句。偶然擡頭。見那旁粉壁上寫有數行字跡。心想不知那一個不懂事的人。手開了沒的恁幹。把這牆上塗壞了。不知寫的什麼在上頭。定是粗鄙不堪的句語。便站起身來。慢慢的踱到牆邊。見那字兒便寫得逸致橫生。大有仙骨。從頭念道。

鐵笛吹還裂。金磚鍊欲柔。脫繯意馬債誰收。調和了甜酸苦辣。撒勻了離合悲歡。霎時間掣電驚瀉。無緣的悔不當初。有情的但看日後。謾說道月從西墜。水東流。認準了根由。大踏步闖開世界三千。伸出拿雲手。一腔熱血在心頭。化作人間海市與蜃樓。

底下落款。是渺渺真人戲筆。寶玉怔了一會。便問張道士。壁上是誰寫的。張道士笑道。我真老的不用了。竟把這件事忘記告訴二爺。那壁上字句。是一個遠方道友寫的。還有件東西留在這裏。叫給二爺。寶玉道。莫非也是那些金銀玩物嗎。張道士搖手道。不是不是。那件東西很有些奇怪。叫什麼太虛幻影鑑。亡過親人。幽明間隔。心上思念。不能相見。對他一照。便照出這個人來。寶玉聽了。趕忙要鏡子來瞧。張道士道。但是還有些荒誕的話。二爺信不信。總別見怪。寶玉等不到話講完。忙着要鏡子。張道士走進裏間屋子裏去。取了出來。用大紅緞盤金經袱包着。寶玉接過手去了。經袱露出一圓精瑩四射的寶貝來。彷彿妝鏡大小。捧起迎面一照。一無所見。睜眼仔細再看。仍是空空無物。恍如一輪明月。掛在眼前。寶玉道。爲什麼照不見一點東西。張道士道。就奇在這上頭。二爺想眼前有什麼形。鏡子裏就有什麼影。也是容光必照的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向着鏡子裏頭瞧。雪亮的鏡

面。不但屋子裏擺的許多物件。一些兒照不出來。連咱們的人影。也不見在裏頭。二爺你瞧古怪不古怪。寶玉道。張爺爺。你纔說心上想着那一個人。就照的出來。這又怎樣講呢。張道士答道。那是不要在白日裏照的。道友說。與二爺有緣。將此物一露塵凡。還有許多話。我的徒孫倒記的周全。說着便叫小道士進來。與寶玉請過安。垂手站着。寶玉瞧他。就是那一年拿着燭剪。撞在鳳姐懷裏。挨打的這個小道士。已長成了。寶玉叫他坐下。細講鏡子的來歷。小道士答道。那道士說。有兩面鏡子。一名風月寶鑑。一名太虛幻影鑑。在什麼太虛幻境通靈殿上鑄的。這面幻影鑑。照陰不照陽。照死不照生。心裏記念亡過親人。到夜靜時候。焚香祝告。鏡子裏便照出這個影來。寶玉正在思念寶釵。今得了這件寶貝。轉悲爲喜。想漢武帝想念李夫人。仙人授伊蘅蕪香。惟夢中能得一會。這鏡子更勝蘅蕪香了。便包好交給焙茗收好。囑咐不許開看。小道士陪笑道。那道士還要化二爺三十六萬銀子。寶玉一時計算銀數。尙未答言。小道士道。這句話。家師祖也會攔過。說二爺府上。近年來不比先前。這數目太多了。恐不便啓齒。那道士說。只要二爺應許。不必就要支用。府上園子裏頭。遍地皆金。多於點石。施捨這宗銀子來。叫在東首空基子上。建蓋一座太虛宮殿。兩廊要列許多配廡。裝塑各司儀像。感化世界上這一種癡男怨女的。還要博施濟衆。起四大捨局。一施藥。二施棺。三施粥。四施衣。施藥局延請名醫。多購藥料。合製各種丸散膏丹。那些窮苦人害了病。沒錢請大夫看治的。都到這局子裏頭。就醫領藥。又施棺局。凡有窮人死了。沒錢棺殮的。無論異鄉本地。一概賞他棺木一口。至於捨衣施粥。都是憐恤窮人凍餓的意思。就這幾件事。二爺積了萬代陰功。寶玉聽了笑道。咱家園子裏。有銀子。照這樣辦起來就是了。據我想。還得添設一個局子。凡有兩家連了姻。因貧不能婚娶。也叫他們到局子裏來領費。別叫有怨女曠夫。可不好嗎。小道士笑道。敢仔那麼是二爺的功德。越發大了。寶玉坐了一會。見院內松陰過午。又到埭內行了禮。忙着叫鋤藥拉馬。小道士又道。重長說過。這面鏡子。三日內就要來取的。一面張道士趕忙出來。送了寶玉。賈蘭仍留觀中。照應寶玉。先自回了家。見過賈母王夫人。便回自己屋裏。嚷着拿衣服來換。一時麝月秋紋們都走開了。只有鶯兒一個人。睡在裏間炕上。淌淚聽見寶玉回來。叫喚沒人答應。只得勉強起來。懶懶的站着。寶玉瞧他眼圈兒通紅。便問他們那裏去了。你一個人在屋裏爲什麼。

傷心。鶯兒也沒答話。寶玉還要搭訕着。只聽麝月秋紋兩個人一路說笑。掀起簾子進來。見了寶玉道。我們拿了衣服。趕到太太屋裏。想不到二爺倒先回來了。寶玉道。我是順便先到太太那裏。就從老太太東院子穿堂背後繞了過來。你們可瞧見焙茗送進來的一個小包。別去亂動。麝月向書架上指着道。那不是嗎。到底什麼頑意兒。在裏頭。包得圓圓的。沉沉的。倒像一面鏡子。寶玉道。算你猜得準。可不是你們用的東西。說着。看看天色尚早。又往鳳姐處一轉。鳳姐問了清虛觀好些話。賈母那邊打發人來叫寶玉。寶玉去陪賈母吃了飯。回來呆呆的。等到黃昏後。便叫小丫頭們擡一張香几。當空擺着。命秋紋挪過大銅供爐。自去取了藏香。一手提過包袱打開。把鏡子安放几上。炷上香。默默禱告已畢。向外作了一揖。捧起鏡來一瞧。果然現出影來。宛如寶釵立在面前。春山歛恨。秋水含顰。似欲向寶玉告訴的光景。寶玉止不住一陣心酸。便覺眼前昏黑。只得把鏡子放下。退回幾步。坐在椅上。垂頭落淚。麝月秋紋先見寶玉這番舉動。不解何故。忽見他對鏡生悲。都猜是這件東西作怪。不約而同。趕過來取鏡照看。不見一些影兒。把鏡子一摔。都來拉着寶玉問道。二爺瞧見了什麼。變成這個樣兒。寶玉道。瞧見了寶姑娘了。你們可要瞧瞧。麝月秋紋。只道是寶玉的頑話。都笑應道。我們想見見奶奶呢。寶玉站起身來道。你們都來。便又拿起鏡子。心頭暗禱。三個人並排站立。瞧見鏡子裏有個寶釵像立在他們背後一般。嚇得麝月秋紋。寒毛直豎。回過頭來。又不見一些形跡。麝有寶玉壯了膽。一同照着。寶玉見寶釵嬌態如生。豐姿若舊。比先前照的時候。又換了一個樣兒。麝月想起鶯兒時常記念他姑娘。便走到他門口。叫道。鶯兒快來看呢。那鶯兒就在東廂房睡歇。並沒睡着。聽他叫了幾聲。故意不應。麝月又着緊問道。你到底聽見沒有。多少應一聲兒。鶯兒在屋子裏賭氣答道。憑什麼我都不愛瞧。麝月道。人家好意叫你。倒像踏了你尾巴似的。寶玉擺手道。別叫他瞧罷。說着。只是對鏡沉思。恨不得把寶釵拉下鏡來。伸手向前。忽然不見。一時想起了一個人。便又禱告再照。誰知左照右照。瞧不見一些影兒。心頭焦急。暗暗想道。莫非他不是這一路上的人。還是與我無緣。算不得親人。所以不能見他。照了一會。默默的坐着淌淚。麝月道。這面鏡子。又是禍根。攔不住天天這樣鬧起來。明兒須得去回太太一聲。寶玉道。我原不該叫你們瞧的。告訴太太不要緊。鬧得姨太太知道了。也要這面鏡子照起來。叫他老人家傷

心放在屋子裏。天天照他，橫豎照不下寶姑娘來。你們不用費心去回太太。我明兒拿去還了就是了。麝月聽了，便沒言語。聽得鶯兒在那屋子裏咳嗽一聲。寶玉道：「你們聽鶯兒還沒睡着。這丫頭怪可憐。麝月道：「別提他罷。一個紫鵲去跟林姑娘，到林姑娘病凶的時候，沒好沒氣的，背地裏天天哭得淚人一般。林姑娘回家去了。紫鵲縮在園子裏，頭面也不見。講到鶯兒，還沒有細細的告訴二爺呢。自從他姑娘死了，活脫又是一個紫鵲。二爺沒回來的時候，還好一點。如今二爺回來了，他越發變的個不成樣兒了。寶玉點頭嘆道：「林姑娘一個紫鵲，寶姑娘一個鶯兒，都算難得了。麝月道：「二爺既道鶯兒好，不如就叫他來伺候。秋紋笑道：「別說叫他伺候二爺，只怕掉個轉兒，叫二爺去伺候他。還得一天碰十幾次釘子呢。寶玉道：「誰要叫他伺候，說畢起來，把鏡子包了放好，一面取過表來一瞧，道：「時候不早了，再別說話罷。麝月秋紋兩個人，過來服事寶玉睡歇。明日起來，先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安，想起上一夜麝月的話，自己病後，果然也沒與紫鵲見面。後來他們哄我，說紫鵲送林妹妹靈柩回京去了。聽焙茗說起，紫鵲沒有同他姑娘回家，還在園子裏住着。我要問問他。林妹妹到底怎樣回家去的。先前聽我娶了寶姑娘，他可說些什麼。人家哄我，娶的是林姑娘，他可知道。不知道一頭思想進園，徑往瀟湘館來。各處屋子裏找了一會，不像紫鵲在裏頭住的。纔想起黛玉回了家，紫鵲一個人自然不在這裏住了。此時寶玉心中，雖明知花殘又放，月缺重圓，不久就要團聚。這所瀟湘館，比先前到此祭奠這一次情景，自然各別。然室邇人遐，懸懸盼望，想到那幾年一進屋門來，見了黛玉，就有多少情談款敘，說不盡的綢繆，何不早早完我心願，又岔出寶姊姊這一番支節。累我跑到大荒山，平白地落下許多抱怨。又呆怔的看了這屋子一回，轉身走出院子裏，聽得廂屋裏有人說話。寶玉煞住了腳，聽是老婆子的聲音，便走進屋去。兩個老婆子，見是寶玉，在炕上連忙站了起來。寶玉便問紫鵲姑娘，如今在那裏住呢。那老婆子答道：「紫鵲姑娘是上年林姑娘起身回家，這一天就挪出去住的了。那一個老婆子，瞪了他一眼，道：「你不要發糊塗。在寶二爺跟前混說話。紫鵲姑娘，是送林姑娘靈柩回南去了。這一個又道：「我不發糊塗，你纔是在這裏做夢呢。如今皇上作媒，給寶二爺娶林姑娘，天天大鑼大鼓，在這裏嚷。寶二爺肚子裏怕不明白，你還記着上頭吩咐的陳年爛古話，哄二爺嗎。那一個聽了，笑道：「我因是邊上頭吩

附。怪怕你錯說了話。我們擔不是一時忘了二爺。如今人家瞞他這些事情。都已知道的了。寶玉聽他們搵了一會扛。到底沒說到紫鵲住在那裏的話。便賭氣不再問他們。回頭走了出來。在瀟湘館門首。站立多時。纔往稻香村各處去一走。因李執探春都在王夫人處。惜春到妙玉菴裏去了。只有那岫烟在屋裏。寶玉便坐下。閒起紫鵲那岫烟只得約略告訴了幾句。不便細說。寶玉纔知道鳳姐帶了紫鵲到南邊。現留在林妹妹家裏。自然要跟着一同來的了。便起身徑出了園子。到鳳姐處。見尤氏幫着料理瑣碎事務。寶玉上前。與尤氏見過。說我回家因老太太叫靜養着。不許出門。昨兒場事畢了。又到清虛觀裏去了一天。還沒過大嫂子那邊去呢。尤氏道。我時常過來見面的。你珍大哥那裏。我也替你說聲。再稍停幾天過去罷。鳳姐接口。叫了一聲寶兄弟。你看珍大嫂子。揀了他家裏的事。過這裏來。忙得什麼樣的。還不先給他謝謝。尤氏道。我也不希罕寶兄弟謝我。等林妹妹來了。和他算帳就是了。一時說笑着。寶玉便問鳳姐道。聽說姊姊帶了紫鵲去。沒見他回來。可是留在林妹妹家裏了嗎。鳳姐道。不留在林妹妹家。難道把紫鵲拐騙到別處去不成。當下寶玉在鳳姐處坐了一會出來。便叫焙茗。因這一天不是焙茗該班。壽兒上來回道。焙茗正和雙瑞在那裏拌嘴。這件事是焙茗的不是。二爺還得把他申飭幾句。寶玉道。他們鬧什麼。壽兒道。說了又嫌奴才搬嘴。偏袒了那一個。二爺叫他們自己來講罷。寶玉道。那麼你把雙瑞也叫了來。壽兒去不多時。同着焙茗雙瑞都上來了。寶玉問道。你們爲什麼吵嘴。焙茗沒有開口。雙瑞先回道。上年二爺畢了三場。奴才去測一字。拈了個仙字。那測字先生說是中的。今兒奴才和焙茗說他測的字不準。那測字的問明緣由道。聽爺們的話。據在下的字。明明一個舉人。要入山修行去的。還說不準嗎。焙茗惱着測字的先沒有講明。累他出去。受了一趟苦。不許測字的在那裏擺攤場。奴才說。你去問二爺的功名。他只就功名上講。後來的事。他又不是神仙。那裏知道。把焙茗拉了回來。焙茗還是不肯休呢。寶玉聽了道。這原是焙茗多事。隨把焙茗吆喝了兩句。叫壽兒雙瑞自去罷。焙茗自知理虧。站着不敢言語一聲兒。誰料寶玉又有話吩咐焙茗道。蔣琪官如今可還在紫檀堡住。打發個人去喚他來。焙茗聽說到蔣琪官身上。知已把自己這件事擦開的了。因答道。二爺記不得爲了他。挨過老爺一頓板子。這會兒老爺雖然管不到。底下老爺回來。有小耳朵吹風查究出來。別

說二爺要洵氣，奴才可再挨不起了。寶玉道：老爺回來也查察不到這些上頭，就是知道了，也不用你着急，有我呢。焙茗知道拗不過主人的脾氣，口內便應了一聲是。又回道：琪官家裏離的不遠，奴才馬上打發人去叫他。但他常在王府裏伺候，在家裏住的日子少。二爺也是知道的，倘然不在家，別的地方可不能去找他。二爺別性急，纔好。寶玉聽了，點頭無話。焙茗就一溜煙走了。不知蔣琪官來也不來。寶玉與他講些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畢竟是個多情種子。在太虛幻影鏡中照見寶釵，所以會得一陣心酸。會得眼前昏黑，會得低頭落淚。惜乎秋紋麝月過來，將鏡摔去，否則一定能見鏡中人之洩瀾相對也。

第二十三回 尋花公子屬意遠珠 掃墓佳人痛心淚草

話說寶玉叫焙茗去傳蔣琪官。焙茗答應了出去。心上計較，怕寶玉又要親近這班人，上頭查出來，自己干連在內。想上年二爺走失了，我不過一時沒留心，不算什麼過犯。立逼着在我身上還出一個二爺來，帶累吃了這場苦。如今還敢搗了二爺的木梢，亂動一動嗎？一時拿定主意，儘管自己去頑他的。停了一會，捏個謊，回報寶玉。只說去的人回來了。琪官不在家。現留着話，叫他一回家就來見二爺。寶玉沒法兒，只得由他。百忙裏到甄老爺宅子裏，並薛姨媽家東府裏，各處去走了一趟。回來又盤算到南邊去的人。這幾天也該起身回來了。心頭碌碌不定。倒覺日子容易過去。把題名奪錦的心腸反丟開了。轉瞬到了放榜之日。寶玉又高中第七名進士。賈母王夫人都喜笑顏開。親朋道喜請酒。寶玉瓊林赴宴，拜座師。會同年。種種忙亂，自不必說。這一天寶玉纔出門回來。在賈母處看賈母和姊妹們耍牌。覺背後有人扯了他一把。回過頭來，見秋紋站着，與他扭了一嘴。寶玉會意，便趁着衆人不留心，扯了秋紋，走到外面。秋紋道：焙茗叫老婆子來請二爺出去，說有人要見二爺，不用換衣服。寶玉連忙趕到垂花門首，見焙茗還站着。寶玉問是誰。原來前日寶玉吩咐焙茗去叫蔣琪官。焙茗並沒去叫。只是支吾的話。寶玉因連日事忙，也不催問。今蔣琪官自來，與寶玉道喜。門下告訴。焙茗只得來回寶玉道：蔣琪官來了。

現在門房裏。寶玉聽了，喜出望外，即叫招他進來。自己跟了焙茗出去，在花廳裏站着等他。焙茗便到門房裏，引了琪官，到夢坡齋書廳內。這書廳就是從前賈政痛打寶玉之處。焙茗有意引到此間，欲寶玉觸目驚心，疎遠蔣琪官之意。焙茗安頓了琪官，來請寶玉。蔣琪官生怕寶玉見罪，未免膽忒。見了寶玉，便跪下道：「一來與二爺叩喜。二來負荆，寶玉忙把琪官拉起，蔣琪官見寶玉相待光景，依然舊時情分，毫無見怪之意，便隨寶玉走進套間裏。命琪官一同坐下。蔣琪官未曾開口，寶玉先笑道：「這件事你別放在心上。如今和你商量一句話，就爲你娶這一個是老太太賞我的人，你可送還了我。底下在我身上給你圓全一頭好親事如何？」蔣琪官聽了發怔道：「二爺還不知後來的事麼？」寶玉着急問道：「後來便怎麼樣？」蔣琪官就把這一天娶親到門，拜堂後，適值王府來傳，伺候了三天，纔得回家。看見茜香羅汗巾，問明來由，就把新人送回娘家的話，告訴一遍，又致了許多不安。寶玉纔明白這件事，心裏倒感激琪官，便道：「難得你這樣義氣，不枉先前相好一場。我總知道的，就只太委曲耽誤你了。」蔣琪官笑道：「二爺說到這句話，委曲不止這一遭兒呢。」寶玉問道：「還有什麼委曲呢？」蔣琪官道：「我頭裏定過一家親事，女兒已經允許的了。到定聘的一天，不知爲什麼忽然翻悔，把禮物原盤送回，所以又定花家這頭親事。娶過門來，也落了空。後來聽見說起先前定的這位姑娘，也是府裏出去的。寶玉道：「這件事我越發摸不着了。既有這些緣故，等我查問確實，包管叫先定那一個人配給你，也算還了我一件心事。」蔣琪官聽了，點頭答應，又打扞謝了寶玉。說些別後的事情，就告辭走了。寶玉聽了剛纔的話，要向麝月細問，連忙回到自己屋裏，聽見麝月正在那裏和秋紋吵嘴，兩個人都漲紅了臉站着。寶玉向問情由，麝月便道：「剛纔平姑娘那裏打發小紅來問，說二奶奶屋裏的自鳴鐘壞了，問我們有要修的，一搭兒拿去。不是我們這個勞什子也不準了好多時，沒有裝放在書櫃榻子上頭，我開了榻扇子，拿自鳴鐘，記起二爺拿回來那面鏡子，瞧一瞧，襖子散開，鏡子不在裏頭，還是二爺藏過了。拿去還給人家了。」寶玉着急道：「正是你提起這件東西，這幾天我竟混忘了。拿去還人家，不包襖子去的嗎？」麝月秋紋兩個人聽了，彼此瞪着眼，便叫老婆子小丫頭來查問，都說這屋子裏頭，放的東西，不是姑娘們發放出來，我們那一個敢動呢。秋紋想了一想道：「不是二爺那一晚照的時候，鴛兒在他屋子裏，還沒睡着，別他聽

見鏡子裏照見寶姑娘的話，悄悄聲兒拿了去。快問他一聲。麝月道：「罷罷。鶯兒也未必來拿。他近來火氣大。你不見他一動。就給二爺臉子瞧。我不去碰他這個釘子。」寶玉道：「白去問一聲兒。怕什麼呢。麝月便推秋紋去問。秋紋問了回來。說鶯兒並沒有動。寶玉心裏焦躁，急的頓腳道：「那是我自己不好。早早拿去。還了張道士就是了。這件東西。不是銀錢買得來的。如今叫我拿什麼還他呢。正在吵嚷。探春惜春兩個進來。探春聽見問何事。麝月料不能瞞。就把寶玉在清虛觀拿回鏡子一面。放在柵子裏頭不見了的話說明。只不講出照見寶姑娘的情由。探春道：「這又奇了。爲什麼別的屋子裏沒聽見失東西。就是你們這裏。先前在園子裏頭。二哥哥不見了玉。後來連寶姊姊的金鎖也沒了。如今又鬧出這些事來。我看總有個不要臉的混在裏頭偷摸。須得回明太太。叫二奶奶來查究纔好呢。」寶玉道：「這件東西。又不好玩兒。就拿去變賣。也沒人識他。不值幾個錢。那一個偷了去。簡截拿來還在原地方就是了。省去回太太。鬧什麼呢。惜春便道：「三姊姊說。二哥屋裏常失東西。其實並沒有人來偷去的。肯遠遠的送到人跡不到的荒山裏去撩呢。如今這面鏡子。既沒處找。也可不用再尋。那鏡子主兒。未必來要的了。探春聽了。便知惜春話裏藏機。再沒言語。寶玉亦有所悟。就去開手了。他們三人。談敘一會走散。麝月秋紋總不放心。還是東找西查。那裏查得出來。不多時。琥珀來叫寶玉過去吃了飯回來。寶玉便問麝月道：「襲人嫁到蔣家。蔣琪官就把他退送回來。這件事你可知道嗎。」麝月道：「我怎麼不知道。上年年底裏。太太還打發人去叫過來。說是病着沒有進來。」寶玉道：「後來太太又去叫過沒有呢。」麝月道：「接着過年。甄寶玉來了。就要料理。二奶奶出門。家裏忙的什麼樣似的。太太那裏還提起他。」寶玉道：「你先爲什麼不告訴我明白呢。說着。便把麝月拉在自己坐的杌子上道：「咱們商量要在太太面前提一句。叫襲人進來。或者竟不用告訴太太。我悄悄的打發人去叫他。你道好不好。」麝月嘆道：「我和襲人不比別一個。前幾天還打發人出去看他。說他還病着。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心上鬱結。懨懨纏纏的沒好。他肯進來。也進來過幾趟了。何必定要去叫呢。如今他知道林姑娘也來快了。怕未必肯進來。」寶玉道：「說到林姑娘。也在園子裏混了這幾年。大家怪好的。爲什麼他怕林姑娘呢。麝月微笑道：「我也不過這樣瞎猜。襲人是一個要強的人。也願臉。只爲錯走了一步。知道林姑娘頭上是利害的。見了

面。保不定不說兩句取笑的話。他就當不起。二爺你不知道。我們做女孩兒的。雖然是丫頭。比不得千金小姐的身分。也常聽見鼓兒詞上說的。什麼另抱琵琶。又是什麼潑水難收。想起他的錯處。臉上下得來嗎。寶玉道。今兒我見過蔣琪官。聽他說。襲人過去。還沒同炕。蔣琪官知他是我的屋裏人。就送回花自芳家裏。不過到蔣家去白走了這一趟。也算不了什麼。麝月聽了。嗤的一笑。停了半晌道。我告訴二爺。咱們府裏。我看見出去的人。就記不清。若說配給小子。應該進來服役當差。不用說了。就是娘家贖身出去。許配人家的。他感念老太太太太奶奶姑娘們的恩典。常進來請安走走的人。何嘗少呢。只爲襲人與別一個不同。蒙太太的擡舉。又和你好。他既然走錯了路。索性嫁了蔣琪官。倒也罷了。如今有人知道的呢。說是蔣琪官的好意。不知道的還要添些混帳話出來。說是鈍貨。害得他青不青。藍不藍。算什麼呢。二爺走了。襲人的眼淚。明裏暗裏不知淌了多少。如今二爺回來了。襲人在家裏。二爺倒替他想想。難道他不願意進來見見二爺嗎。二爺既不是怪他。要他進來。別一時性急。總得盤算一個長局。等林姑娘來說明了。再叫他進來。纔妥當。我知道襲人別處是不去了。還怕他飛上天去。我先前沒有告訴你明白。就怕你急巴巴要他進來。倒把這件事弄壞了。寶玉聽了點點頭。秋紋在那邊屋子裏。聽他們講得厭煩了。便走出來道。你們也講的有時候了。請麝月姑娘歇息罷。麝月道。我同二爺講話。礙着你的筋疼。秋紋笑道。這會兒襲人不肯進來。二爺當緊。何不就叫麝月權替着襲人呢。麝月便起身來。要打秋紋的嘴。說我饒了你。也算不得。寶玉笑着。來廝羅他們。秋紋又道。你那一樣不如襲人。二爺權把你當了他好多着呢。當下麝月秋紋頭罷了。各自坐下。把髮髮理了一理。秋紋笑道。頭裏瞧二爺病好了。這幾個月不理我們。竟像屋子裏這一班人。統可以攆的了。那時候二爺出去做了和尚。咱們也像襲人都走了。二爺回來。叫誰伺候呢。麝月道。扯捺短了你。二爺就沒人伺候了。寶玉道。你們統走了。我還一個個叫你們回來。麝月秋紋一面整理寶玉的衾枕。服事安歇。次日起來。寶玉往賈母王夫人處請了安。到鳳姐屋裏坐了一會出來。正遇見林之孝家的進去回話。寶玉便拉住了。叫聲林嫂子。我問你一件事。上年咱們家裏出去的丫頭。到底是那一家許配了人。後來又翻悔了。你去查問明白了告訴我。林之孝家的笑道。咱這邊同東府裏一年出去的姑娘們。少算些也有二三十個了。頭沒

腦的叫去問誰呢。二爺吩咐，只好留心慢慢去查訪。一時性急不來，寶玉道：「你留心問去罷，說着，自往園子裏找探春姊妹們頑笑去了。」林之孝的，因要辦的正經事，正料理不開，知道寶玉的話，沒有頭蹤，那裏放在心上。進去了，鳳姐的話，半晌出來，把這件事就擦開了。鳳姐和尤氏鎖日料理寶玉完婚之事，又有報喜開賀這些夾在裏頭，真是忙上添忙。人逢喜事精神爽，因有賈母這一宗墊項，手頭寬裕，賈璉安心在外應酬，裏邊鳳姐打起精神辦事，趁空兒還要陪賈母抹一會牌，專等南邊送親到來，榮府之事，暫且按下。講到黛玉家裏，諸事齊備，黛玉靜坐閨中，惟與紫鵲閒話消遣。這年是閏三月，清明節氣較遲，想起父母早故，風木悲深，做了一個女孩子，不能承祧宗祀，幸上年回家，趕上送葬大事，如今遠嫁到京，連墳墓上不得時常去看看，雖則舅舅家祖基亦在南邊，現有田房產業，但近依畿輔，世受國恩，若說回到原籍來，有什麼好處。趙太后愛女遠嫁，持踵祝其勿返，我亦明大義，自然不敢動回南的念頭。今年清明節，必得到墓前祭掃哭別一番，主意已定，看看到了寒食上一天，半夜裏下起濛濛細雨，到天明晴了起來，推開窗子，見院子裏滿地綠苔帶潤，樹上未謝的桃花，飽含宿雨，分外精神。那天上顏色如洗過的一般，黛玉愛這好天氣，就趕這一日，要去掃墓。早飯後，俱已齊備，喚了四個家人同家人媳婦，黛玉坐了大轎，紫鵲雪雁小轎隨後，擔夫扛了條盒，離了林府，出城行來，黛玉從玻璃窗內望見花綴路旁，柳盈門上，記起儲光羲的詩：「杏酪漸香鄰舍粥，又宋祁的簫聲吹暖賣餛飩。」正是映景及時，一路上踏青的女子聯袂而行，隱隱綠楊樹裏，露出千秋架子。鄉村婦女挽着綵繩戲耍，沿路風景，娛目不多時，到墳前下轎，衆家人已將祭禮擺設齊整，黛玉輕移細步，走到墓前，見已鋪好拜墊，止不住雙淚交流，跪將下去，放聲大慟，拜畢，猶嗚咽不已。紫鵲同家人媳婦都上前勸慰，半晌，纔止了哭。雪雁送過手帕子，把淚痕拭淨，然後將添種的松柏樹株，墓前後週圍看了一遍，見鬆土新添，鋤除蔓草，另有墓前一叢，約長一尺餘，草上生成的斑斑點點，如血染一般，四下裏並無一點微風，那幾棵草對了黛玉，似有性靈，不住的輕搖淺曳起來。黛玉便彎了腰，細細認他，並不識此草，只是暗暗稱奇。紫鵲雪雁動手燒化紙錢，家人媳婦們收了祭禮，便請黛玉上轎，到墳屋裏去坐坐歇息。黛玉搖頭道：「這幾步路，我慢慢走了過去，也算踏個青，應應景兒。」當下衆人圍着黛玉，往墳屋裏來，管筵的女人，趕

先過去開了東屋門。請黛玉進去。回身取茶。這裏一個家人媳婦笑道：盤碗茶葉都現成。知道你們這裏水是清的。提一壺開水來就是了。黛玉走進裏邊。見小小三間。坐坐倒也精雅。花牆外幾株垂柳。間着紅桃。院內滿架朱藤。清香馥郁。家人媳婦又去推開了後窗道：姑娘到這裏來看看遠景。黛玉步至窗邊坐下。見遍地菜花。新雨後照着日色。爛爛燦燦的。分外光明。遠遠望去。一帶平山堂景緻。如在畫中。風帆搖曳。往來不絕。黛玉正在凭欄凝眺。那管塾的女人。已攜上水來。家人媳婦接過。把帶來茗具。泡上旗鎗。又整備幾色點心。送上。黛玉一面喝茶。便叫住那管塾女人問道：老爺太太。墓前後的青草。當春容易發生。該隨時留心除淨。纔看見墓前留這一叢。是什麼意思。那女人答道：這是有個緣故。一個月前頭。有個小和尚來。在墓前哭了一場。我男人到府裏去稟過的。不料那小和尚哭的眼淚。滴在草上。那草就顯出這樣顏色來。雨也淋不淨。姑娘看見草上。不是像血點樣的嗎。我們鄉裏人見的草也多。沒見這一種。這定是那哭的眼淚點成的。因想起那小和尚。不是仙家變化來的。就是返老還童有德行的高僧。我家男人所以單留這一叢。不敢鋤棄他。黛玉聽了。怔怔的想道：那小和尚非寶玉是誰。怎麼哭的這樣傷心。連草上都染成血點。也太苦了他了。半晌對那女人道：你們這樣說。想來也是的。仙人遺跡。當真鋤棄不得。我也希罕這種草。要分掘一半去。留他一半。讓他長發罷。那女人答應。連忙要去掘草。黛玉便叫紫鵲向他們借了一件小小鐵器。自己去動手。帶着些泥土。掘來別損壞了根。紫鵲會意。便回到塚前。約分了一半。連土掘起。送與黛玉看了。黛玉點點頭。命將根土包好帶回。當下上轎。一徑回府。黛玉先到嫡母處。講些鄉間野景。坐了一會。纔到自己屋裏。紫鵲就去找了一個羊脂白玉盆。把草栽上。灌了些水。黛玉又端詳了一會。天色已晚。當夜無話。清晨起來。梳洗纔畢。就去玩弄那盆草兒。又添了無數傷心。這裏雪雁屈指吉期已近。便對紫鵲道：姑娘京裏帶出來的東西。回家來住了幾時。都又翻騰過的。如今還得過一遍手。姊姊來幫幫我。紫鵲笑道：你不記得那時候。我正病着。都是你拾掇的。我連手也沒沾一沾。眼也沒瞧一瞧。這會子倒像沒處插手似的。好妹妹。我勞你一個人。輕了罷。雪雁道：你不肯來幫我。罷。說着。一面動手。笑道：就是這幾件東西。先替替姑娘收拾。厭煩得什麼樣似的。今兒動起手來。像輕快了許多。紫鵲忙喝道：悄悄的罷。別教姑娘聽見了。黛玉聽他們

講話，只是支頤默坐。紫鵲忽然想起這幅小照，站起身來，在自己箱子裏，找出來送還黛玉道：「畫兒帶回來了，還沒告訴姑娘。姑娘看看。」也叫雪雁收拾在書畫箱裏。黛玉道：「我也忘了。」說着接過展開，見面上題有書句，細細咀嚼了一會，認得是惜春筆蹟，還有落款，便問紫鵲道：「四姑娘題詩，可是在甄家送信之前，還是在後？」紫鵲道：「就是這一天得信的。四姑娘題詩的時候，甄寶玉還沒有到呢。姑娘們都在大奶奶屋裏，先是四姑娘高興，三姑娘說題得的。後來四姑娘寫上的，姑娘看四姑娘題的好不好？」黛玉點頭，暗想：惜春已有先覺之明，差不多功程圓滿的時候了。雖然詞句裏有些獎藉，早把我終身料定，若不是寶玉這樣死活把人拖下糞，四姑娘與妙玉同我結定松竹梅歲寒三友了。黛玉想了一會，把小照遞與紫鵲道：「替我把這幅大士像也收下來，一搭兒放在畫箱裏。我還去哄他。」黛玉這邊的話，且按下不表。林府得信，北靜王因有朝政，不便遠行，命長府官帶同榮府總管押送禮儀，路程遙遠，除表禮外，一切水禮都到南邊備辦。差官將次抵揚，林府差了四名體面家人，迎出百里之外，投帖請安。一同來到碼頭停泊，地方官親往拜謁。這裏早已邀請出仕過的二、三品頂帶親戚，迎接差官。大門外兩旁，紮了吹鼓綵亭，裏邊東西院廳房二十餘處，結綵懸燈，陳設華麗，預備安頓差官。及新親一衆人等，不用另備公館。這裏榮府家人，備齊水禮，將盤盒裝設停當，用硃紅描金迴鸞翔鳳禮單開寫的鳳冠一品，翠翹雙額，補服四襲，宮帶全圍，霞珮四披，朝裙四褶，金玉珠翠首飾一百六十件，緞綢紗綾二百四十四匹，單夾綿皮四季衣服三百四十套，吉羊二十四腔，福酒二十四樽，枝圓松榛，各色細果六十四盤，還有聘金禮金，並種種禮儀，單上自然分款，寫得滿滿的，話休繁瑣。王府差官，坐了轎，升砲吹打，從碼頭上迎進林府，開筵款待。名班唱戲，這裏家人將禮單送進內廳。太太過了目，便送到黛玉處。紫鵲接過，展開呈上。黛玉就在紫鵲手裏，把眼略梭了一梭。紫鵲便摺攏放在一旁，接着管家媳婦，同老婆子們，七手八腳的，把首飾綢緞衣服等物，連盤送進院裏來。交付紫鵲雪雁照單檢收，說喜果六十四盤，太太已留在那裏，替另買了一千多觔，籠總打包停當下船。備着到那裏使用。紫鵲和雪雁一一收拾明白，開了單紙，裝好箱隻，記明號數，陸續發下船去。包勇託林府家人回明，發了自己的行李，帶了鴛鴦劍，先到船中照應。這日女眷都已到齊，內外三班戲文，正廳上只請幾位大老鄉紳，同揚州府

江都甘泉兩縣陪宴王府長官。花廳內親友坐席看戲。女眷們也有戲酒。是一班小簧腔。在內院伺候。還買了蘇州一班女清音。要陪送到榮府去的。先叫他們在堂樓下試演。奶奶姑娘們愛清靜的。自去聽清音十番。也有席面。這裏黛玉早已妝飾得天仙似的。等丫孃媳婦們來請。珠圍翠繞。擁到那邊。與衆親戚序次見禮。黛玉的嫡母。一一指點。豈分長幼稱呼。內中也有見過的。沒見過的。因黛玉在榮府住了多年。未免生疎。便少浹洽。且現在妝新。自與平日起居不同。見禮後。各自坐定。戲文開場。演的是滿堂福。晚上席散。黛玉自回房來。不能在彼酬應。接連宴客三日。早已雇定大小沙飛。滿江紅。牡丹頭。共三十餘號。一應妝奩粗細什物。箱籠行李。並需用器皿。伙食。各編字號。發運下船。分派家人管理。各有職司。到了啓行吉日。排開林府執事掌號細樂數班。衆丫孃媳婦伺候。黛玉拜別祠堂。又拜辭嫡母。坐上綵輿。紫鵲雪雁坐轎。隨後滿城文武官員。俱至碼頭候送。林府家人。站立兩旁。回帖阻步。請安。看的人塞街填巷。挨擠不開。一時黛玉的嫡母。同女眷們。下轎下船。帶了公子與黛玉同坐一舟。男女各分船隻。船上一色扯起奉旨完姻黃旗。送親的船上。各扯自己官銜旗號三聲。砲響起。櫂開船。各船頭上。鑼聲響。應震天。一號一號的都挨次開出去了。未知送親船隻。行到何處。纔回。路上有無事故。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淚草可與湘妃竹媲美。

蔣琪官送回襲人。其風義足愧士夫。

第二十四回 話鄉情愛叨翡翠簪 誅盜首飛斬鴛鴦劍

話說黛玉登舟。送親船隻。離了碼頭。行到三十里之外。還要遠送。林老太太吩咐家人。坐了小船。分赴各船上。阻止。便挽了黛玉的手道。我爲家裏走不脫身。不能送你到京。底下不知幾時。再得見面。盼望音信常通。稍慰遠念。黛玉亦安慰了嫡母幾句話。各各垂淚。黛玉又把他兄弟攙住。親熱了一會。林老太太道。你兄弟年幼。離不開我。等他大了。幾歲。去看姊姊。說著。就要過船。與女眷們一路同回。黛玉含淚。送出艙外。被嫡母攔住。只得止步。看

丫環們扶着太太，家人媳婦抱了公子，一同過船，灑淚而別。黛玉回身進艙，留心那一盆淚草，安設妥當，鸚鵡架亦懸掛艙中。兩邊上起弔窗，裝上玻璃榻扇，觀玩野景。岸柳垂絲，和風澹盪，正是豔陽天氣，淑景怡神，行了數日，已到清江浦起岸。地方因係奉旨完婚，進京船隻，不怕各開留難，是以徑走水路。圖其安逸，王府差官，急於覆命，便要舍舟登陸，趕緊進京。榮府家人，分了幾個隨著差官前站先行，那時包勇在船聽見，也想起岸，因寶玉囑咐，不敢離開。林府總管向來認識包勇，邀他搬到自己船上，一同照應。渡過黃河，行了幾天，到山東地界，路漸曠野，船上無事。衆家人媳婦，問起紫鵲，知道姑娘的生日是二月十二，已過來的了。那時正值事忙，家內無人提及，如今在船上閒暇無事，便派起公分來，與黛玉補祝。紫鵲告訴了黛玉，由着他們，各船上知會了，該用海菜果品酒麵等物，伙食船上，原係無物不備，因釀金慶壽，要盡各人的懼忱。喚買辦頭帶了幾個人，坐着小划船，飛風上岸，置備酒席上一切應用的東西，並請佛馬香蠟等件。不一時，買辦齊全，趕上大船，交代明白。兩府家人，都遞手本上船叩喜。家人媳婦一齊過黛玉坐船，船上供了西池王母，南極仙翁，點起紅蠟，船板上鋪了紅氈，與姑娘磕頭。便叫那一班小清音過船，說這十二個女孩子，都是蘇州買來的。姑娘還沒有聽過他們的曲子，叫來熱鬧一天。黛玉見這班女孩子，在面前黑鴉鴉的站了一堆，年紀不過十三四歲上下，一個唱小生的叫慶齡，唱小旦的叫遐齡，更覺靈動可愛。紫鵲笑指慶齡道：「姑娘瞧他不像芳官嗎？可惜芳官出去了，不然，到那裏叫他們拜姊妹纔好呢？」當下擺開場面，先唱了八仙慶壽，就拿腳本送來點曲。黛玉點了掃花三醉遊園入夢，唱起來，果然歌喉清脆，逸韻飛揚。這坐船寬大，添了許多人，並不見挨擠。一面吹唱，那號船隻，隨幫照常行走。黛玉正在靜聽怡情，望見玻璃榻扇外，波光雲影，一時耳目俱清。比上年回來時候，別有一番光景。歡娛日短，又早是泊船時候。那女孩子們還上來點曲。黛玉道：「難爲你們唱了一天，回船去歇息罷。」慶齡遐齡在這裏陪我吃飯，那管班女人，自領孩子們過了船，陸續二十餘號船，一排停下。這裏河面寬闊，兩岸垂楊，似繫住了一輪落日，反照迷離遠近，望見村墟裏炊煙起來，一時隨風飄滅。黛玉想起香菱講的詩句，配這一會的晚景，真是詩中有畫，他說見了詩，倒像又到了那個地方。我如今到了這個地方，觸景又想起他講的詩來了。黛玉正在出神，媳婦門早已端上酒席，各人

敬了酒。叫慶齡遞盃多敬姑娘幾杯。又唱了兩支曲子。黛玉問他們住在蘇州那個地方。慶齡道：我家住在虎阜。黛玉道：虎阜我也到過呢。慶齡問道：姑娘爲什麼到那裏去。黛玉道：那一年從京裏回到南邊。送老爺的靈柩到蘇州。厝在虎阜山背後。還記得耽擱了兩天纔走。慶齡瞪着眼看了黛玉一會。笑道：這樣說。姑娘我還見過老爺太太的靈柩。都厝在山後。就是我家看管的。到上年遷回揚州安葬。我媽媽還說起姑娘的。黛玉聽了。因是鄉親。又念他家裏照看了父母靈柩多年。恍惚那年也會見過那女孩子。他年紀還小。如今離鄉背井出來。因憐生愛。便從頭上拔了一根翡翠簪子。給了慶齡。又叫紫鵲拿兩件金玉插戴。分給他兩個。紫鵲也給了他們些東西。這裏送酒。各船上都有席面。大家高興。猜枚行令。點起燈燭。照耀輝煌。標杆上扯起紅燈。只見岸上來了兩個人。提了一盞小小燈籠。投進一個四頁的大紅手本。上寫某路某營守汛兵丁某某等叩賀鴻禧。當下賞了他們的喜錢。汛兵謝賞。便說前面一里多路。就是卡房。我們自然在這裏支更守夜。還要爺們各船上留心一點纔好。衆人因二十多號船。堂堂標着旗號。雖然地方僻野。還怕什麼。都喝得酩酊大醉。各自睡了。這裏黛玉因慶齡們慇懃。多勸了幾杯酒。點景用了些飯。愛着月色。步出艙來。見風已轉了。四野裏雲頭推起。遮得月色朦朧。覺身上微涼。便回進艙來。叫春纖取過清水。自己灌漑那盆淚草。沉思默默。相對忘言。紫鵲站在旁邊道：姑娘你瞧他發了寶光。果然比別的草不同。怪不得眼淚叫他淚珠。原來是珍貴東西。可惜姑娘那塊手帕子。擦在火盆裏燒了。留着他還要變花蝴蝶飛出來呢。黛玉微笑。啐了一口。暗想寶玉是多情。苟令一流人物。不用情到海枯石爛不磨的地步。如何能感應草木。從小這幾年來。他也陪着我淌了無數眼淚。點點滴滴。都和那些落花片兒拌和了。送在埋香塚上。當真不知發出怎樣的奇花來呢。黛玉想了一會。紫鵲因春天夜短。便催黛玉安歇。再說這夜各船上酒醉熱睡。竟鬧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來。因王熙鳳下江南的時候。張華錯認鳳姐作尤家二姐。跟了三天。鬧了一回。被榮府家人喝打開了。他心還不死。不敢明隨。只是暗跟。一直跟到揚州。打聽得蓮二奶奶與林府說媒。姻事成了。就要送親進京。妝奩豐盛。頗有貲財。他本是一個無賴之徒。向在京中結識幾個朋友。都是鼠竊狗偷。也有剪徑爲生的。今在揚州。遇見各道來由。便勾通了山東一夥巨盜。尾隨林府送親的船。走了幾天。不敢動手。這

一天見泊船的地方荒野。雖離前面營汛不遠，料這四五個汛兵，濟得恁事。打聽船上的人，都因慶壽開筵，喝得大醉。那爲首的兩臂有千觔之力，武藝高強，敢來覬覦這二十餘號官船的行李。時交二鼓以後，便齊集數十人，坐了划船，傘飛盪槳而來，各持器械，先撲那有重載的船上。首盜飛躍上船，打開艙門。這船內正是包勇同林府總管在裏頭，也因多飲了幾杯酒，睡夢中聽得艙門響動，包勇驚醒，燈光中見強盜一擁而入，一時未備兵器，難以空拳架格。正在籌思無計，纔坐起身，那爲首的提起撲刀砍來，包勇閃避，自忖性命難保，只聽聽的一聲，見後艙木板上飛下一道白光，射到強盜面前，那強盜頓時跌倒，包勇便奪取盜手撲刀格殺。衆盜大聲嚷喊，驚起本船水手，並各船上的人，應聲拿賊。岸上巡邏的汛兵，也拿着撈鉤，立在船邊，和聲吶喊。也有在遠處施放鳥鎗嚇賊的。賊人見勢頭不好，各自逃散，受傷的幾個強盜，都被捆縛，一面點燈照看。這盜首已經氣絕身死，包勇見林府總管還朦着頭縮做一團，便笑着叫他起來，回視掛的鴛鴦劍，已出鞘一尺有餘，纔曉得這道白光所由來。包勇重把鴛鴦劍入鞘，當下林府管家一齊起來，議論報官，就把帶傷的幾個人，交給汛兵。汛兵不敢接手，包勇楞着眼道：你們平日一天三分三分六分六分的皇上家錢糧吃了，派你們在這裏守汛，不說你們不能擒賊拿盜，連這幾個半死不活的人，交給你們，還要推三阻四，你沒有眼珠子，瞧着標杆上我們是奉旨進京，剋期要到，那有閒工夫在這裏打劫盜官司。那汛兵陪笑道：大老爺不用生氣，不是這話，我們武營裏原有捕盜之責，拿住了要送有司，官衙門裏審辦的。這死的死了，那幾個帶傷的，小心經由着，也不怕他跑到那裏去。大老爺你沒瞧見來頭，我們在岸上看得清，來的船不少，他們怕拿住的人，到堂上供出夥伴來，打聽往城裏解的時候，截在路上劫奪了去，寡不敵衆，如何抵擋得住。我們這幾個窮兵，沒身家，有性命，委實耽不住，求大老爺方便，多派幾個人，我們跟着把拿住的強盜，往縣裏一送，等大老爺來驗了屍，府上的事，只消問了幾句話，立刻標籤去拿逃犯。這案就完結了，也沒有多耽擱的工夫。衆人聽他說話近理，等到天明，派了人，帶同汛兵，解送盜犯。一面吩咐衆水手，先自開船，等他們隨後坐了小船趕上。那地方官見拿住盜賊，是搶劫榮國府迎親船隻的，立刻坐堂訊供，把拿住的帶傷夥盜收禁，會同營汛，到失事地方踏勘，驗屍錄供，令榮府家人自回，後來又緝獲了十餘人。張華亦在其

內。把上船行劫的幾個人。按強盜不分首從律即行正法。其餘都問了外遣。此是後事。表過不提。這裏黛玉到辰牌時分。纔睡醒起來。知道昨夜有遇盜的事。接着衆家人媳婦。都過船請安壓驚。說起昨夜三更時候。聽見嚷喊。推開弔窗。望見姑娘坐的那一號船頭上。明明有個穿白衣服的女人。手裏像拿着樹枝子。這些強盜上船去。一個個都打下水來。頭裏嚇昏了。只說姑娘船上那裏有這一個大膽的女人。穿的衣服顏色也不對。後來纔明白。這定是一位菩薩來護佑姑娘的。到了京。還要替姑娘燒香去呢。黛玉聽說。知道是白衣大士。慈悲感應。由平日虔心禮拜所致。便道。怎麼我夜裏一些兒不聽見什麼響動。那媳婦道。姑娘睡得夜深了。春天困倦好睡。倒是沒聽見的好。省得唬驚嚇。紫鵲道。我們也到今兒起來纔知道的。衆人又陪黛玉講了一會話。仍過船去了。黛玉因在舟中。無事時叫慶齡們過來唱曲消遣。一日慶齡唱了一套琴心。黛玉想劇本戲曲。都被改壞。我從前看過的西廂。原因詞曲豔麗。真可爲才子之書。讀西廂者。須略其事。而咀嚼其詞。謂西廂爲淫書。是不會讀西廂者。記得我行吟說了一句。寶姊姊勸我說。閨閣中不宜看此等閒書。未免有買櫝還珠之見。不表黛玉心中思想。再談紫鵲不懂文義。但覺悠揚入耳可聽。高興起來。叫選齡教曲。選齡便與他拍了一套規奴。又拍一套掃花。紫鵲心裏。不到十來天。便可上笛。黛玉在旁靜聽。也順口熟了。叫選齡吹笛。自己按板。也唱了一套。慶齡笑道。聽姑娘同紫鵲姑娘比我們唱的好呢。於是藉此消閒。不覺篷窗寂寞。那船上受了這番虛驚。沿途分外小心。催趕水手人等。趕緊行程。一路鬧口。先有溜子下去。隨到隨放。不敢留難。一直到了張家灣。起早。黛玉坐轎。紫鵲等坐兩肩小轎。隨身伺候。其餘人等。同行李分別上了馱轎車輻。因一時雇不出許多車子。添了一百餘頭驢馱裝運。榮府早已得信。即忙派了家人媳婦遠遶出來迎接。轎子進了公館。見房屋已修葺得煥然一新。請黛玉在東院花廳套間內住下。兩府家人彼此往來請安道喜。黛玉命紫鵲坐了車。進榮國府來。先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安。又往李執鳳。鳳姐姑娘們處。逐一走到。紫鵲不敢停留。各處拉拉扯扯。問了這件。又問那件。此時紫鵲一個人倒像在海外。出使封王回來似的。早飯後進去。直至傍晚纔得脫身回來。便把與各人問答的話。約略回了黛玉一遍。黛玉便問。可見晴雯襲人兩個。紫鵲笑道。從上頭老太太起。一直到底下。這些姊妹們。拉住我說話的。像我出去了幾年回。

來的光景。一天沒有住嘴。晴雯襲人都沒見。我問晴雯人家說他出去了。沒有進來。黛玉點頭。又問這見什麼人沒有。紫鵲答道。聽說寶二爺出門。拜同年去了。也沒見他。黛玉臉泛微紅道。誰又問他呢。便回過頭去調弄鸚鵡。這裏並無可記之事。書且按下。講到賈母。聽見黛玉到了。比從前黛玉幼時打發人去接的光景。更加懇切。恨不得立時見面。又不便自己出去看他。想起湘雲這班小姊妹應該來了。便叫琥珀到鳳姐那裏去問問。史大姑娘這些人去請過了沒有。爲什麼還不來。琥珀便到鳳姐屋裏。只見那幾個管事的媳婦。往來不絕回話。鳳姐與尤氏兩個人正在忙亂。一時林之孝家的來回臨昌伯爵裏景鄉侯府裏都來送禮。先呈了禮單上去。因賈母嫌煩。預先吩咐各處送禮的。只看咱們先前送去怎樣收受。壁還照着行事。不必呈與賈母過目。就是王夫人也說過不用件件去請示。只叫同着珍大嫂子酌量辦理。當下鳳姐與尤氏作主。該收的收。該壁的就壁了。接着吳新登家的來回榮禧堂榮慶堂同各處該換的鋪墊桌靠。並請客酒席上用的茶酒杯箸器皿。各色燈綵。都要領出去。交給各項管事的人接收登帳。鳳姐便叫平兒取出各處鑰匙。同吳新登家的。引着衆人領取。這事沒有發放完畢。賴昇家的。早又等着回皇親郡主王妃福晉太君各位誥命的請酒。應該請那幾處。等裏頭定了。發出單子去。帳房裏好照着發帖。鳳姐道。這倒不用忙。那些客氣的女眷。總要等寶玉完姻之後再請。等查了老太太八十八歲生日的請酒單。再看這會子送禮簿子上。該要添補幾家子就是了。你說起請酒。倒有一件爲難的事。還得與太太商量呢。說着。見琥珀站了好一會。便笑着問道。我倒忘了。你有什麼話嗎。琥珀道。我瞧着二奶奶正忙呢。老太太叫問這些姑娘們都去請了沒有。鳳姐道。前兒老太太吩咐了就去請的。他們都說今兒來呢。話未完。只聽得院子裏老婆子們回道。大奶奶家兩位姑娘。同史大姑娘二姑娘都來了。一時進來見禮讓坐。鳳姐笑道。你們倒像約會了來的。說着。便指琥珀道。我們瞧不是老太太惦記。趕着叫他來問你。我也不留你們喝茶了。快同他去見老太太罷。我這裏再打發人去請四姐喜鸞呢。琥珀道。我這一趟算跑得有功。身還沒轉。姑娘們倒都來了。說着。引了湘雲們一路說笑。去見賈母。探春惜春也在屋裏。大家相見坐定。賈母道。林丫頭到了。大後日就是寶玉完婚的好日子。你們該早些過來。大家熱鬧幾天。向來和林丫頭都在一搭兒頑慣的。林丫頭自然惦記你。

們該出去瞧瞧他。照舊的頑頑笑笑。有什麼使不得。林丫頭一個人在那裏。也怪冷靜呢。湘雲道：「昨兒聽說林姊姊到了。就是老祖宗不打發人去叫我們。也急的怎麼樣似的要來的。這會兒就去瞧林姊姊。說着見屋子裏沒有岫烟。便叫翠縷去拉了邢大姑娘來。說姑娘們都在老太太屋裏等着。請邢大姑娘換了衣服。同去瞧林姑娘呢。翠縷去不多時。同岫烟來了。先與賈母請了安。見過衆人。便問林妹妹幾時來的。在那裏住呢。湘雲道：「我們外邊都知道。你倒不像在裏頭住的人。說着便辭了賈母。各帶自己的丫頭走出院外。鴛鴦叫小丫頭連忙去告訴了鳳姐。派幾個媳婦跟着到垂花門上了車。徑往黛玉公館裏來。至儀門內下車。早有林府家人媳婦出來接應。引了湘雲岫烟李綺迎春探春惜春一衆人。走進黛玉住的院子裏。湘雲先開口笑道：「我們道喜來了。黛玉聽見。忙起身迎至翻軒下。讓進裏邊。都與黛玉賀喜問好。然後就坐送茶。各人先謝了黛玉。上年送的土儀。又問問南邊的風景。路上平安。黛玉亦不提船中遇盜一事。探春道：「林姊姊回南後。咱門家裏遭的事可不少。想來紫鵲講過。姊姊都知道的了。可喜的老太太安康。咱們姊妹又得相聚。老太太自然樂極的了。黛玉微微一笑。這幾個人裏頭。第一個史湘雲。與黛玉分外親熱。難得別後重逢。出於意外。可講幾句傾肝剖膽的話。只因衆人在座。且有寶玉出家。寶釵病故這兩節事。夾在裏頭。措詞終有些關礙。難免黛玉多心。只好把浮文套語。應酬幾句。至黛玉此番見了湘雲這班姊妹。自然親愛歡喜。亦不便流露出來。彼此轉覺得生疎。浮談不耐久坐。倒是李紋想起上年餞別一事。提頭說道：「咱們如今又該與林姊姊做接風詩了。湘雲道：「接風不如賀新婚的詩好。衆人都湊趣道：「咱們和新婚詩開了場。底下重新整頓詩社起來。黛玉聽了。只是微笑不語。大家又敘談一會起身。黛玉移步相送。衆人阻止。紫鵲雪雁送至儀門。看上了車纜回。這裏湘雲一衆人回去。仍到賈母屋裏。鳳姐同寶玉都在裏頭。大家和寶玉道喜。賈母問你們什麼就回來了。不和林丫頭多坐一會。湘雲道：「林姊姊家去走了一趟。和我們倒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了。也不請老祖宗的安。也不給二哥哥問好。賈母聽了。倒好笑起來。湘雲原是取笑寶玉的話。大家瞧着寶玉。聽湘雲說到寶玉身上。竟不來搭問。鳳姐忍不住笑道：「寶兄弟。如今爲什麼不趕着問林妹妹幾時過來呢。寶玉道：「鳳姊姊虧你還提先前的話來取笑人家。我如今可不瘋呢。鳳姐聽了寶玉

的話會過意來。心中一動，臉上泛紅，只得特別的話岔了開去。寶玉道：「這話也真難聽，到園子裏去聽，人受住那一個屋子，回來都到這裏來吃飯。寶玉聽了，便跟妹妹們到園子裏來。一路說笑道：「姊妹姊妹，綺妹妹是要到大屋子裏住的。二姊姊同史大妹妹住在那裏呢。湘雲道：「怪道你像久不到園子裏來的了。我和二姊姊來了。那一會不去鬧那大姊姊呢。如今還去鬧他。岫煙笑道：「如今可說得的了。我們與林妹妹餞行聯句的事，只怕寶兄弟還沒有知道呢。寶玉道：「不要說這些事，怕我不知道。就是那大姊姊史大妹妹的面，那時候也沒有見。做的餞行詩我那裏知道。如今可快拿出來給我瞧瞧。湘雲道：「我是要來看你的。別怪我。探春忙攔住他道：「別提舊話了。如今咱們商量賀新婚詩。湘雲道：「二哥哥高興，等我做了給你瞧瞧。你也和他兩首。寶玉笑道：「我不愛瞧，由你們去罷。說着，惜春自回蓼風軒，李紋姊妹，自到稻香村去了。寶玉同了湘岫迎探來到紫菱洲。寶玉向滿屋子裏瞧了一瞧，道：「窗榻子上的紗也太舊了。門簾也沒換。我告訴鳳姊姊去。叫人來換過。那岫煙道：「統是好好的。換他做什麼。探春道：「史大妹妹同二姊姊不過暫住幾天。那大姊姊也不講究這些。這幾時鳳姊姊忙的吃飯工夫也沒有。二哥哥倒不必去嚕噓他。寶玉看見桌子上磁瓶裏插着兩朵芍藥花，便道：「芍藥都開了。這就是咱們園子裏的嗎。岫煙道：「是妙師父院子裏。寶玉走近桌旁，端詳了一會道：「到底是出家人會培植花兒。你看開的這樣精神飽滿。姊姊還常到妙師父那裏去走走嗎。岫煙道：「他菴裏做三界神仙會。昨兒早上還同四妹妹在那裏擾他的素麵呢。寶玉又與衆人談了一會，忽然想着一件事，站起身來說：「再來看你們。不知寶玉記起何事，要找誰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紫鵲見春纖，灌溉淚草。因說淚珠原是珍貴東西，可惜姑娘手帕子擦在火盆裏燒了，留着他還會變花蝴蝶飛出來呢。解頤妙語，可入笑林。

世間之元惡大憝，安得有此一柄鴛鴦劍以盡斬之。豈不大快人心。

第二十五回 金殿傳臚榮膺曠典 香閨製錦集賀新婚

第二十五回

金殿傳臚榮膺曠典 香閨製錦集賀新婚

話說寶玉在紫菱洲與衆姊妹敘談。想起一事。徑出門來。要喚包勇。纔吩咐二門上傳話出去。包勇正捧着鴛鴦劍進來。見了寶玉打千請安畢。便指着劍道。這是二爺那裏得來的。怪不得這樣珍重。他可不是塵凡之物。奴才的性命。還仗着這柄劍救下的。當下就路上遇盜。幸虧此劍飛斬盜首。船上並無失物。緣由細細講明。寶玉聽了放心。一面接過鴛鴦劍。出鞘細玩。見光芒四射。如秋夜銀河匹練。其貴不在切玉斷金。真夜行不畏魑魅也。看了一會。暗暗感激涕不已。便攜了鴛鴦劍。到自己屋裏藏好。麝月等連忙趕過問道。這又是那裏來的。寶玉道。這可又是一件寶貝。瞧也瞧不得。別去鬧亂兒。麝月道。二爺把那古董董這些東西拿回來。我們可不會經由。過幾天再不見了。又和我們鬧不明白。剛纔太太打發人來問你說。這一兩天裏頭。正應該靜坐養養神。別各處去亂跑。正說着。見翡翠來叫寶玉道。姑娘們都在老太太屋裏。叫二爺去同吃飯呢。寶玉便跟着往賈母處去了。講到榮府家人。以及家人媳婦。平日各有職司。如今有了寶玉完姻這件事。鳳姐早按着花名冊子。重又分派一番。某人管某處的陳設燈綵鋪墊。某人管某處的茶酒器具。某人在某處伺候賓客。值幫送茶。至王親郡侯國公駙馬等到來。另派體面家人伺候。管廚買辦。都添了人。寶玉迎親這天的鹵簿轎傘旗鑼各項人役。預先派定某某人等經理。衆家人媳婦。亦按職司分派。當在上頭走動的人。如林之孝賴昇吳新登這幾個。同他媳婦們內外各處照應總理其事。焙茗等專管跟隨寶玉。別的事一點不派着他們。早幾天前頭都已派定。回了王夫人。這一日趁着裏頭事情稍閒。鳳姐抽空兒。便坐車往黛玉公館走了一趟。回來見王夫人道。今兒我也去瞧瞧林妹妹。當面沒有說什麼話。剛到家就有兩個媳婦子跟着來說。他姑娘的屋子。不要別處。就只見他頭裏住的瀟湘館不是。太太吩咐趕緊收拾屋子。如今可用不着了。這也不費什麼事。已經叫人去把瀟湘館裱糊出來。林妹妹走的時候。收進來的東西。照舊發了出去。這些帳幔門帘鋪墊。都已製備在寶兄弟新屋子裏。這會兒要另製起來。也趕不上。暫時挪了過去。總是一樣的。還聽見林妹妹那裏有一班小清音。陪送過來。也是十二個女孩子。橫豎梨香院白空着。就叫他們去住罷。王夫人聽了點點頭。鳳姐道。還有一件事。要回太太。林妹妹知道晴雯還在。就要叫他進來。聽那來的兩個女人。口氣。將來要把晴雯留在寶兄弟屋子裏呢。王夫人道。晴雯這孩子。我先前

錯看了他，如今林姑娘有這個意思，也很好，罷哩，你打發人去叫他進來就是了。鳳姐道：還不知晴雯在那裏呢。玉釧笑道：上年周大娘不是到過晴雯舅舅家裏，後來太太要叫他進來，還是周大娘叫人去同來的。鳳姐道：那時候我正病着，全個兒沒有知道這些事。他舅舅家住在那裏呢？王夫人道：那麼着還叫周瑞家的去走一趟，當下打發小丫頭子叫了周瑞家的來。鳳姐告訴他緣故，周瑞家的笑道：晴雯的脾氣，聽見大奶奶說起，他知道寶二爺回來的信，立逼着要坐車出去。太太不是留過他，他一定要走嗎？這會子去叫他，拿不准他來不來呢。鳳姐想了一想，道：周大娘我教你一個法兒，包管他肯來。周瑞家的道：二奶奶的示下，依着去辦就是。鳳姐便向王夫人道：叫周大娘去見了晴雯，竟說是林姑娘叫他，也不必到這裏來，一徑送到林姑娘公館裏去。有什麼話，憑林姑娘和他去講就是了。王夫人道：倒是這樣好。當下周瑞家的回到家裏，帶了小丫頭子坐上車，徑往紫檀堡去。見了晴雯，說明林姑娘叫他的話，晴雯知道林姑娘已到，便高興同了周瑞家的，在跟前都說不出一句話來。晴雯拉了紫鶻到他屋裏坐了一會，講不多幾句話，聽說周瑞家的走了。晴雯便出來見黛玉道：我出去後，姑娘的光景，紫鶻妹妹都和我說的了，我聽了也替姑娘恨得牙齒扎扎的。如今恭喜姑娘了，黛玉低頭不語，倒被晴雯幾句話觸起前情，用手帕子擦了擦眼，拉晴雯坐了，細細問他，離了大觀園以後的情事，想到他遭讒被逐，與我被入病中播弄，死而復生，兩個人都如隔世重逢，把自己身子對照晴雯出來，如同一轍，便覺與晴雯加倍親熱，話更投機。如今那邊把晴雯送了過來，知所議已諧，暗令紫鶻在他面前微露其意，晴雯十分感激，所以進了榮府，只算是黛玉的人。總叫姑娘不肯改口，後話表明不提。這裏鳳姐還在王夫人處回話道：今番寶兄弟完姻，各處請了酒，把姨媽撩開，沒有這個理。倘因咱們去請了姨媽勉強過來，他老人家看見了，難免不傷心。倒是一件為難的事。王夫人沉吟了半晌，道：你看什麼樣呢？鳳姐道：姪兒媳婦想起來橫豎要去請琴妹妹香菱的，在姨媽跟前，淡淡的邀一聲，來不來由他老人家，就使姨媽不來。總叫琴妹妹香菱來的。王夫人道：不是你的大嫂子的妹妹，同史大姑娘都來了嗎？沒見了琴丫頭來呢？鳳姐道：那是老太太叫打發人去叫他們來頑的，正說着，見周瑞家

的來回覆了晴雯的話。王夫人同鳳姐。又放開一件事。此時榮府內瑣屑的事。一天不知有幾百十件。概不細述。單講寶玉迎娶。正在殿試這一天。是日天喜月德金馬玉堂諸吉星集照。擇於亥時拜堂。榮府正門洞開。自穿堂及兩邊超手遊廊。直到正房大院。一色懸掛五珠綉紗掛珠玻璃燈籠。顏色配搭得宜。越顯得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寶玉一早出門。隨着同年諸進士等候殿試去了。北靜王上朝後。便坐轎來到榮府。賈赦穿了公服。接至大門外。陪到榮慶堂款留。各官賀喜。絡繹盈門。另有支賓分別護至各廳陪坐。四班名戲。酌量地方安設。榮慶堂是蔣琪官的班子。候北靜王一到。立刻開臺。裏邊王夫人院內。也有小安慶班。預備是日伺候至親近族。來賀喜的女眷們。酒席少停。客都陸續到了。鳳姐實在不能分身陪坐。王夫人只得推尤氏留心照應。自己也到各處護護。李執因是孀居。要些避忌。所以從前寶釵過門時。新屋子裏並沒有他。今日自然也不過來。講到榮慶堂正在唱戲熱鬧。賈璉騎着馬趕回來。跑得滿頭大汗。徑到榮慶堂。見了王爺。回了幾句話。便來找着鳳姐道。快叫人去收拾省親別墅來。鳳姐聽了這句話。摸不着頭路。便怔了一怔道。這又是什麼。賈璉道。我爲寶兄弟殿試的事。正在禮部裏聽得傳出旨諭來。賜寶兄弟在省親別墅完姻。拜了天地。花燭迎歸洞房。想來是皇上思念故妃。寶兄弟是娘的胞弟。一則推恩以及。二來寶兄弟聖眷優隆的緣故。鳳姐笑道。今番寶兄弟做親。連那屋子都由不得太太當家。一個林姑娘要住他瀟湘館。已經翻騰了一遍。這會子旨諭都下來了。那省親別墅是鎖年關鎖的。鋪墊燈綵。統要重新安設起來呢。賈璉道。那個說不得。你看着叫人趕緊去收拾。外邊的客都來了。我也得去點個卯兒。支應着些。還有要緊辦的事。說着。又到王夫人處回了幾句話就走了。鳳姐聽了賈璉的話。便去回了王夫人。吩咐了林之孝賴昇家的。叫多帶幾個人。先到省親別墅去打掃出來。一面平兒取了鑰匙。交給林之孝家的。去開省親別墅的門。鳳姐又吩咐道。既在那裏結親。離這裏遠了。還得就近在嘉蔭堂。綴景閣這兩處預備衆人坐落。賴昇家的同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就走。少停。鳳姐還親自跑去看他們收拾一回。又到自己屋裏。辦別的事去了。這裏史湘雲爲頭。同了岫烟迎春到稻香村。拉了李執姊妹們來找探春。要做詩賀黛玉新婚。探春道。我纔到那邊。見太太屋子裏的人。都擠滿了。委實懶怠。應酬他們。就跑回來了。你們又要做詩。倒也雅得很。新婚詩自然既

不了香齋體。只要貼切便佳。湘雲道。我們還是聯句。還是各人做各人的。探春道。隨各人的便最好。李執道。你們大家高興要賀林妹妹。我也謔一首。岫烟迎春都道。自然要推大嫂子首唱。那湘雲要想新奇意思。一個人走出院子裏。出神看缸裏的金魚。口內又道。那邊好幾個班子唱戲。爲什麼一些鑼鼓響也沒聽見。探春在屋子裏隔著紗窗道。路隔得遠。那裏就聽見鑼鼓響呢。快來做你的詩罷。要聽戲。完了你的卷。儘管請到那邊去。剛才太太還問姑娘們愛聽戲的。爲什麼不過去呢。李執道。你們儘仔講話。我的倒有了。李紋道。姊姊念來我寫。衆人一面聽李執念他的詩。一面看李紋寫道。

鍾郝徵堪仰。

清江娣姒綠。

捧匣循我職。

聯袂羨卿賢。

自鼓瑤琴樂。

偕磨鐵硯穿。

蘭馨徵吉兆。

椒頰製佳篇。

月映芙蓉帳。

花明玳瑁筵。

稻香村酒熟。

雙醉玉堂仙。

衆人都道。這真是大嫂子口氣。再不能挪到別一個的。爲什麼起海棠詩社。不肯來助興。這樣客教呢。說着。探春的也有了。湘雲看他寫道。

自出于歸舅氏門。

滯楊世續兩交婚。

碧桃舊識仙源種。

紅杏新栽月窟根。

席香鸞坡誇培貴。

扇開雉尾荷君恩。

探春纔寫了六句。湘雲把手按着紙。不叫寫下去。問是幾韻。探春道。剛賸兩句了。快讓我寫完了再講罷。湘雲把探春手內的筆奪過道。末兩句。我替你續了。便提筆寫道。

辭占早賜投懷燕。

稽首慈雲禮世尊。

惜春笑道。這兩句是史大姊姊看了林妹妹小照上悟出來的。難道叫他天天拜菩薩求子嗎。你們瞧我的罷。一面笑道。

花又重開月又圓。

遠僻蓬島三千里。

瑤草琪花栽別苑。

秦臺自有神仙路。

漏洩靈聲上九天。

湘雲道。四妹妹講玄門的話。又是一路。咱們不懂。迎春道。我諷的也怕史大妹妹笑話。你們高興。又不敢不附驥。只得集了幾句詩經。你們要笑孔夫子已經刪訂過的了。由你們去笑罷。衆人聽了。倒先好笑起來。便催迎春寫道。

二月初吉。文定厥祥。天作之合。金玉其相。寧適不來。相怨一方。亦既見止。懷允不忘。藁竹猗猗。佩玉將將。琴瑟在御。鴛鴦在梁。綏我眉壽。載弄之璋。孝孫有慶。俾爾熾爾昌。

衆人看道。這就很好。末後連老太太都祝頌在裏頭了。那岫烟笑道。我集了四首七絕。內中雖帶些戲謔。也只可委答於古人。隨寫道。

芙蓉粉上玩新粧。

今夜月明人盡望。

生來占斷紫宮春。

雲鬢半偏新睡覺。

心持半偈萬緣空。

百態再來生倩女。

馮聲透入碧窗紗。

海燕雙栖玳瑁梁。

溪頭仙子遇裴航。

傾國傾城總絕倫。

不逢京兆爲誰翠。

會向瑤臺月下逢。

桃花依舊笑春風。

舊是嬌龍小鳳家。

續紅樓夢

三扣玉扉人未起。

覺來紅日又西斜。

接着李紋李綺各人做了兩首七絕。姊妹兩個聯名寫了四首道。

流水人間一葉紅。

花開今許問東風。

莫嫌往歲春遲信。

春在瀟湘舊院中。

合是文簫駕綵鸞。

天香有意護團圓。

蓋珠已改昇仙劇。

綉得宮袍下廣寒。

咏菊詞壇句自仙。

筆花許放並頭蓮。

通靈畢竟迷才思。

早續南華秋水篇。

日上紗窗竹影重。

侍妝張敞對芙蓉。

試描淡淡春山樣。

記取芳名筆未濃。

衆人看了。都道本地風光。細膩熨貼。探春道。怎麼大嫂子兩個妹妹做的詩。倒也像在園子裏頭住了多年似的。頭裏的事情都明白。話未全見寶琴香菱進來道。要我們好找阿誰。知你們都在這裏。衆人都道。估量你們也該來了。於是就把賀黛玉新婚的話說了。要他們也做兩首。寶琴道。那邊鳳姊姊忙得什麼樣似的。你們倒閒情逸致。在這裏做詩。湘雲道。你看我們在這裏。又要研墨。又要弄筆。肚子裏又要想。手裏又要寫。還不忙似他們嗎。又道。算算看如今與林姊姊餞行的人。都全了沒有。岫煙道。只少一個妙師父。探春道。今兒這一局。自然沒有他的。香菱道。也沒有我。別的詩。都可以跟着姑娘們學學。賀林姑娘新婚取笑。我可不敢。探春笑道。看不出他倒是一個道學先生。寶琴道。香菱不做。我是免不了的。便一頭想。一頭寫道。

面壁深山萬里遙。

仙源纔認舊藍橋。

調螺香借生花管。

引鳳春藏弄玉簫。

壁種藍田今夜合。

詩題桐葉幾時飄。

通靈卽是溫郎鏡。

月下紅絲繫一條。

寫完。衆人看道。這一起便起得有趣。對面文章也貼切。湘雲道。末後兩句也收得住。那大荒山拾回來這塊玉的。真是林姑娘一條月下紅絲。正評論着。只見素雲跑進來。告訴李執道。二奶奶叫人收拾姑娘省親的屋子。說寶二爺今天要在那裏拜堂呢。李執道。那是沒有的事。這屋子裏如何敢去開動呢。探春道。大嫂子你不知道。我纔在那邊聽說是奉了諭旨。賜二哥哥在省親別墅結親。還賞錫宮扇雉尾拜堂時候用呢。湘雲笑道。怪道皇上家的錫典。都供了你們的詩料了。寶琴便把各人做的詩看過道。爲什麼沒有史大姊的呢。探春道。他儘着評論。自己的倒不寫出來。湘雲道。我的詩早已有。就怕送去給林姊姊看了不依我呢。說着便寫出來。給衆人看道。

賦罷催妝夜已深。

鴛鴦惹夢醉香林。

汗融乍試芳脂滑。

腕怯生憎寶釧沉。

畫裏素娥空耐冷。

月中仙子有知音。

茜紗窗外春迷曉。

紅日三竿護竹深。

探春道。什麼連畫上的人。你都取笑他起來了。衆人看了。只讚他詞句艷麗。也不理會。一時鳳姐處打發小丫頭過來道。二奶奶請姑娘們去瞧戲呢。今兒戲文好看。差不多唱了半本了。探春站起身來道。我們過去罷。停會兒太太又打發人來。叫李執。也叫李紋李綺。跟着姊姊們都過去。晚上再到園子裏來瞧熱鬧。迎春問香菱。你太太過來沒有。香菱搖搖頭。迎春便拉了岫煙。都過那邊去。各自跟了丫頭。一羣人出了秋爽齋去了。獨有香菱因那邊客多。隨了李執回到稻香村去。到了傍晚。省親別墅已安排停妥。嘉蔭堂纔景閣兩處。亦皆燈綵鮮明。陳設燦爛。自園門首起至省親別墅。走嘉蔭堂纔景閣。到瀟湘館經由的路上。隨着水岸山坳。彎彎曲曲。兩邊豎起盞燈。望去如盤旋兩條火龍一般。各處的戲文煞了。臺中不多時。重又排場。真是筵開玳瑁。屏列芙蓉。簫笙鼓樂之聲。內外迭奏。賈赦等陪侍北靜王飲宴。家人一起一起的赴午朝門外。探聽寶玉殿試的消息。等到了萬年策。蕭聽賸傳。寶玉中了鼎甲第三名探花。加恩卽授翰林院編修之職。游街已畢。命賜金蓮燈一對。送歸省親別墅完。

姻。寶假一年。寶玉於午門外尙未動身。探信家人。飛馬趕回。一疊連聲的傳話進來。說寶二爺回來了。等到一盞茶時候。寶玉回來。先謝下北靜王。並見過賈赦等。又進內見了賈母王夫人。即刻出來。外面鳴鑼開道。賈赦先讓北靜王上了轎。隨後寶玉坐轎來到林府公館親迎。一切奠雁催粧諸禮儀完畢。細樂三奏。候新人上轎。排開執事。先是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公爵的頭牌。次是提督學院。又江西督糧兵備道。末後是欽賜完姻探花及第兩對硃紅銷金行牌。龍頭月斧筆插冲天棍金銀瓜錘等件二十四對。擺列齊全。馬上吹鼓手。賴昇林之孝等共二十餘對家人。並林府管家。都被紅騎馬。寶玉坐的綠呢玻璃大轎。轎前兩對提鑪。焙茗鋤藥掃紅墨雨雙瑞壽兒等八個小廝。一色披了紅坐馬。隨在轎後。榮府去的十二對丫嬛。都坐小轎。提了宮燈。林府陪家的十二個女清音。一路奏樂。黛玉坐的雙鳳盤頂絡珠八寶七香綵輿。林榮兩府家人媳婦丫嬛。坐小轎隨後。約有二三里路長的燈火。照耀如同白晝。此番比元妃省親。也算第二樁興頭體面的事。因不用圍幔在兩旁遮擋。看的人擁塞當街。好比看勝會一般。從青龍頭上。走到榮府大門。北靜王自帶護從人等回府去了。這裏花轎進了大門。往儀門向東一座院落內。將花轎暫停等候吉時。這就是從前元妃歸省更衣之所。上房看對鐘表。說要等亥初二刻。這會子還是戌正三刻。寶玉先到王夫人屋裏坐下。早有丫嬛們預備參湯伺候。送與寶玉喝了幾口。湘雲們過去和他鬪耍。寶玉也與衆人說說笑笑。先是林之孝家的來回鳳。鳳道。剛纔打發到那裏公館裏去的人來說。迎親的已在那裏起身了。晴雯紫鵲兩個也坐了大轎。跟林姑娘。好不風光。鳳姐聽了林家的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向林家的道。你快去找着薛月秋紋兩個人。叫立刻就來。我有要緊話問他們呢。林家的應了一聲。轉身便走。鳳姐又叫他回來道。倘他兩個人不在一處。不論見那一個。先叫他來。鳳姐性急。等了沒半盞茶時。便接二連三的打發幾起人去催他們。林之孝家的。趕到瀟湘館。連薛月秋紋的影兒也不見。原來他們兩個。因這會兒沒事。叫碧痕住着。他們先往省親別墅。瞧熱鬧去了。林家的正找得發急。有人和他說了。便氣喘吁吁的跑到省親別墅門外。迎面撞着一個家人媳婦。把他拉住道。正要找你老人家呢。這裏地毯有兩條。顏色不配。還得要換呢。林家的聽了。把他啐了。一口道。爲什麼不找管鋪墊的人去。我還有閒工夫管這些事嗎。一撒手往裏就跑。

果見麝月秋紋都在林家的喘氣說道。跑得我渾身是汗。你們不在新屋裏照看着。脫滑兒都到這裏來幹什麼。璉二奶奶有要緊話問你們。快走罷。麝月道。璉二奶奶從來沒叫過我們。有什麼話說呢。林家的道。你們不知道璉二奶奶的脾氣。向來沒有說明白的。只叫你們去問話。我也不知道爲的是什麼。麝月秋紋摸不着頭路。只得跟了林之孝家的。出園子來。正遇着鳳姐打發一起一起的人到來催他們。麝月秋紋想我們沒有幹下什麼虧心事。倒像拿強盜似的。趕這許多人來叫。心上轉疑惑起來。連林之孝家的也有些發怔。便同着來到鳳姐處。才進院子。又見平兒站着等他們。麝月悄悄向平兒問道。你奶奶到底叫我們做什麼。平兒笑道。實在連我也不明白。快去見了他。自然知道的。麝月秋紋只得進去。見了鳳姐。怔怔的站着。鳳姐先開口道。原是句沒要緊的話。這會兒倒必得先問問他們。就爲晴雯他還沒死。寶二爺回家來。到底知道這件事沒有。麝月秋紋聽問是晴雯的話。纔都放了心。便笑道。我們都沒提過這話。估量別的人也沒有講起。若說二爺知道。早向我們追根到底的問過幾次了。鳳姐聽說。便抱怨他們道。你們早該告訴二爺一聲纔是。這會兒不是我想着他。不提防見了晴雯。免不了失驚打怪。也不像一件事。這便怎麼好呢。林之孝家的站在旁邊。見鳳姐着急。便上前陪笑道。幸虧奶奶想的到。寶二爺見了晴雯。真要嚇着他呢。奴才的意思。不如叫晴雯暫且躲開。底下慢慢再和寶二爺說明。不知可使得嗎。鳳姐搖頭道。林姑娘脾氣。如今纔進門來的新人。把他來的人。忽然支使開了。一時又不便叫人去告訴他。兼之晴雯的性子。也是難纏的。他正興與頭頭的伺候林姑娘進來。這裏打發人去叫他走開。不說是咱們的好意。反疑心有人又要擺布他。怕免不了是一鬧。麝月接口道。二奶奶惦记這件事。我就去給二爺告訴明白了。鳳姐道。且慢着。寶二爺現在太太屋裏。等吉時拜堂。許多人在那裏。你着忙的趕去和他講這些話。太太聽見了。也不便。麝月道。請二奶奶放心。這也算得一件喜事。二爺聽了更開心。我悄悄和二爺說去。包管沒亂兒。鳳姐因想不出法兒。只得由着麝月去了。那麝月走到王夫人屋裏。見寶玉正與姑娘們說笑。麝月也不避忌衆人。走近寶玉身旁道。有一件事告訴二爺。聽了不知怎樣樂呢。二爺可知道晴雯還活着。跟林姑娘來呢。那知寶玉一聽麝月的話。不及細想。猛然觸動平日傷痛晴雯之心。欲信反疑。悲中帶惱。頓時變色頓足道。別再哄我。了一個林

姑娘好端端的先前都瞞着我。這會兒倒說晴雯還活着。我如今又不傻又不瘋。我做什麼呢。麝月這句話。拿定寶玉聽了歡喜。誰料他反着惱。臉色都變了。怕王夫人聽見責罰。一時着急。禁不住漲紅了臉。欲待把晴雯還陽之事。細細講明。又礙着裏頭夾些不吉利的話。不便講出口來。只得籠統說了幾句道。上年年底下。太太還叫他進來。住在大奶奶那裏過了年。聽見二爺有信回來。他就要出去。太太留他不住。依舊回去了。可是編得出來的謊話嗎。因二爺回來事情忙。我們也混忘了。沒告訴二爺。現有姑娘們在這裏。可以問得的。探春湘雲們。衆口一詞道。麝月的話是真的。晴雯果然還在呢。寶玉纔信以爲真。又如得了一件活寶。向麝月問道。太太既然不惱了。他爲什麼聽見我回來。他倒走了呢。麝月冷笑道。那是各人肚子裏的盤算。我那裏知道呢。正說着。林之孝家的回來。吉時已到。女眷們簇擁着寶玉來到省親別墅。有先在綬景閣嘉蔭堂兩處坐的。此時也都來了。室中燭影繽紛。香煙繚繞。地上鋪滿了猩紅綉毯。衆丫嬭扶持黛玉出轎。與寶玉並肩站立。參拜天地。後望北闕謝恩。便行夫婦交拜之禮。黛玉背後。掌了雉尾宮扇。二十四個丫嬭掌燈。雁翅排開。十二個清香女孩子奏樂。音聲嘹亮。寶玉此時。幾如身在廣寒。一眼睽去。見扶新人的果有晴雯在內。喜極而驚。又想起黛玉從前故事。猶如看放榜的舉子。見榜上有了自己姓名。身上又打起戰來的光景。一時情不自禁。默默的向着黛玉口裏說道。如今是林妹妹不是。我不放心。還要瞧瞧呢。說着。便把黛玉的蓋頭巾揭下。對面瞧了一瞧。黛玉把頭低下。晴雯紫鵲在旁。急得沒法。又不便過去攔他。引得滿屋子裏的人都笑起來。鳳姐此時明知寶玉的話。不是有意指破他們前番的胡弄。聽了未免觸心。不覺臉上一紅。踟躕難安。又不好躲避。只得硬裝出一個不理會的模樣。連忙趕過。帶笑把寶玉拉開。重新替黛玉罩了蓋頭巾道。寶兄弟你好不害臊。怎麼還像小孩子似的那寶玉見了黛玉的面。心已放寬。聽鳳姐說他臉上也紅紅的。站着不敢擡起來。當下請賈母過來受禮。因在元妃省親之所。不敢正坐。便向西南坐了。受寶玉夫婦行禮。賈母滿心歡喜。將已往之事。一概丟開。惟想起黛玉之母。不免心上一動。只得含笑忍住。接着王夫人也照樣見了禮。那夫人尤氏鳳姐。並族中諸長輩。俱推另日再見。衆姊妹都隨着賈母看寶玉拜堂。大家高興。不料王夫人那邊鬧出一件事來。未知鬧的何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寫公子玩劍亦豪俠亦溫文的是斌媚筆墨。

此回文字熱鬧之極然在熱鬧中夾寫一段湘雲探春之拈題吟詠自覺逸致閒情別有天地是文章之調劑法。

第二十六回 不忘舊鶯姐欲捐軀 因忌才鳳姑思退位

話說寶玉正在園中拜堂之時那邊鬧出一件事來只因黛玉仍要住瀟湘館寶玉先前做親的屋子已騰空出來。麝月秋文碧痕同小丫頭們都挪在瀟湘館伺候連文杏也過去了。獨有鶯兒不肯出來這一天寶玉做親。鶯兒看見益增淒楚也不出去瞧戲悶坐在自己屋裏到晚上孤燈相對只聽內外鼓樂之聲不絕想起他姑娘心中傷感走出外間設靈之所。連繡帳都已除去。一室空空。棺柩又遠停鐵檻寺。默默站了一會仍回房內聽見外邊迎娶到門。戲文煞了臺。這裏賈母王夫人鳳姐兒同女眷們一齊擁進大觀園裏連丫頭媳婦們都走個空。只留幾個看屋子的老婆子不敢走開。在炕上打瞌睡。此時鶯兒住的屋子冷靜猶如從前寶玉同寶釵做親時候。那邊瀟湘館裏沒有一個人去走動的光景。講到寶玉娶的寶釵。哄寶玉說是林姑娘。鶯兒是知道的。想林姑娘也受過委曲。寶玉出去做了和尚。一輩子不回來。倒也罷了。那知把我姑娘軀死了。他和尚做不成回來仍舊娶了林姑娘。雖然是各人的緣分。但我姑娘不能死而復生。這冤苦好比沉於海底。我在這裏住一天。看了他們增一天的怨氣。就便離了這地方。也活得無趣味。不如尋個自盡。找着姑娘。同在陰司裏過日子。倒比陽間還自在些。鶯兒這個念頭。不是此刻纔動。所以日間早向一個老婆子屋裏。要了一包鉛粉。只說有個用處。預備停當。一時主意已定。哭了一會。便取鉛粉包子抖開吞下。不多時毒發肚疼。倒在炕上亂爬亂滾。正在危急。可巧有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進去。要蠟。見鶯兒在炕上喊滾。不知爲什麼緣由。回身見地上雪白的洒了許多。連忙取燈照看。知是鉛粉。連包的紙還在。那老婆子一面叫人。自己趕到園內。叫林之孝家的。纔進園門。見了老田媽。便問

嫂子見林奶奶嗎。田媽答道。他在省親別墅伺候。這會兒正忙呢。這一個老婆子又道。我不知省親裏的別墅在那裏呢。田媽笑着指道。你尋上有蟲燈的路。左手轉彎。望見那向南的屋子門前有牌坊。燈兒點得紅紅的就是。這老婆子依着田媽告訴他的話。找尋到省親別墅。見林之孝家的拉着王寶善家的說道。嫂子。你是大太太那邊的人。難道就不懂這府裏的規矩。大太太同老太太在裏頭瞧寶二爺做親。一定短了你進去伺候。你不想想自己是個半邊人兒。只看咱們的大奶奶。爲什麼不過來呢。林之孝家的話未完。那老婆子便上前告訴道。林奶奶不好了。鶯兒姑娘服了毒了。你老人家快瞧瞧去。林之孝的聽了。便向他兜臉啐道。我瞧你年紀有了一把。竟是我到三不着兩的。你看我還離得開這個地方嗎。不趕早叫幾個人去灌活。失驚打怪的跑到這裏來。好沒眼色。說着便走了開去。那老婆子不敢回答一句。只得忍着氣跑轉來。見已來了兩三個人。有一個老婆子道。救是有救。只要用黑鉛五觔打一把壺。壺裏灌了酒。泡上土茯苓乳香。煮他一天一夜。埋在土裏半個月。拿出來喝了就好。衆人都笑道。依你這樣泡煮起來。土裏埋的酒。沒創出來。人倒已經埋了。說着。聽見鶯兒還在炕上哼哼。又有一個老婆子道。看來毒還輕。快去取些小磨香油來灌下去。只要吐了。就有命。當下便去尋了香油灌治。也是鶯兒命不該絕。少停嘔出了許多毒來。喝了幾口米湯。那老婆子就在鶯兒屋裏歇了。隨時送些湯水。睡至天明。漸漸平復。那老婆子再三囑咐鶯兒。不要說出在他屋裏取用鉛粉的話。鶯兒理會。再講省親別墅拜堂見禮已畢。花燭引導。衆侍女張燈奏樂。送至瀟湘館。賈母衆人各自回去。惟有湘雲這一班姊妹。一同跟了來看。坐牀撒帳已畢。又鬧了一會。纔各散去。此時黛玉已挑去蓋頭巾。紫鵲雪雁幾個人簇擁着。坐在炕上。寶玉等不到紫鵲們散開。便笑嘻嘻走近黛玉身旁。叫道。咱們到今兒也得見面了。我爲了妹妹寶玉纔說出這幾個字。又縮了轉口道。妹妹統知道了沒有。黛玉低頭不語。晴雯在外聽見。怕寶玉傻出什麼故事來。林姑娘纔過門第一天妝新。攔不住他這樣歪纏。隔着簾子。叫一聲。請二爺呢。寶玉聽是晴雯的聲音叫他。便轉身跑了出來。拉住晴雯的手。不知從那一句話說起。對面看了一回。便問道。你穿的什麼襖子。說着就來掀晴雯的衣服。見有陪房媳婦們走來。晴雯慌忙脫身走了開去。陪房女人看表已交丑初三刻。便請寶玉安寢。是時與黛玉二人雖無爲雲爲雨之歡。

都有相愛相親之樂。覺比從前款洽綢繆意味。判分涇渭。實有難以言語形容之處。香夢甜濃。因各矜持早起。黎明已醒。黛玉起身梳妝。外邊已經伺候多時。同寶玉先往宗祠行禮回來。到賈母房中請安。賈母亦已起身。因昨日未曾瞧見黛玉的臉。今兒來了。便一手拉住。叫琥珀打起窗子。把黛玉臉兒細瞧一會。真歡喜到十二分。不知怎樣心上一酸。幾乎掉下淚來。連忙忍住。黛玉看見賈母光景。亦不免眼圈兒一紅。賈母吩咐跟來的陪房女人道。園子裏過來路遠。姑娘路上辛苦了。以後不必按着規矩。早來請安。再消停幾天。隨姑娘的便。隨着姊妹們。高興大家到這裏來逛逛。衆人齊應了一聲是。擁了黛玉到王夫人屋裏。見過王夫人。亦如賈母吩咐。再至鳳姐處。順路走東角門回園。正要往稻香村。只見素雲碧玉兩個趕來阻步。黛玉便回了瀟湘館。是日正請永昌宮主北靜王妃安南王太妃錦鄉侯誥命臨昌伯誥命這幾位。同衆勳戚命婦。賈母王夫人俱按品大妝迎接。賈母吩咐林之孝家的。請新人到來見禮。北靜王妃道。聽說新人洞房就在大觀園瀟湘館。咱們都要去逛逛園子呢。就一路逛到新入屋裏。見了豈不是兩便。賈母笑道。只太覺不恭了。於是衆人都進了園。一路賞玩園景。穿花渡柳而來。將近瀟湘館。林之孝家的。先抄徑路去通知了黛玉。便盛妝迎出。接至裏邊。序次欲行大禮。安南王太妃與衆人阻止。對賈母笑道。這位就是令外孫女。記得太君大慶這一年。咱們也到園子裏來見過的。如今越顯得豐腴富泰了。真可謂丹山之種玉。勝綿祥。總是太君的福分所招。賈母連忙遜謝。衆人略坐一會。起身出來。見園子裏高高下下。千百竿翠竹。遮映着一帶朱欄。綠蔭濃濃。苔痕點點。兩旁迴廊。亦造得曲折精緻。沿牆引進一股清泉。往復瀉迴。浸灌竹園。都道好幽雅所在。也只配太君這位令外孫女。如今是孫媳婦住的一路說笑出院。黛玉送至門外纔回。一羣人又轉過沁芳閣。繞出瀟葛山莊。見省親別墅的燈綵未收。衆人問及賈母。告以欽賜寶玉在此間拜堂的緣故。說着。行至嘉蔭堂。讓進坐下。只見花木深處。青溪瀉玉。石窟飛雲。兩邊畫樓綉檻。隱約於山坳樹杪之間。都道這裏很好。咱們何不在此坐呢。王夫人聽了。連忙叫賴昇家的。把戲班子傳了來。一時鋪設齊全。呈上戲目。各人點了吉慶戲開臺。便是張仙送子。賈母陪席。恭肅盡禮。邢王二夫人與尤氏鳳姐。俱站立值筵。接着榮府規矩。說不盡席上山珍海錯。場前檀板金樽。少停客散。各自回房安歇。次日。女眷們仍在王夫人院內。

坐席聽戲。內外宴客六天。外面係賈赦賈政賈珍應酬。家宴一天。亦在嘉蔭堂內。黛玉首席。是鳳姐妯娌探惜姊妹作陪。並湘雲岫烟寶琴李紋李綺迎春香菱。還有喜鸞喜鳳。連巧姐亦在其內。書不細表。三朝後。黛玉命紫鵲理出送寶母王夫人以及衆人的禮物。按照單開樣數。各處分送。連趙周姨娘處都有。湘雲們各人做的新婚詩。送到黛玉處。正在事忙。大概看了一遍。便貼於屋內。因見寶琴詩中有通靈卽是溫郎鏡之句。便叫紫鵲取出那塊玉來。送還寶玉佩帶。一時寶玉進來。正要看湘雲們做的詩。見紫鵲手內拿着通靈玉。便接過笑對黛玉道。這碰不爛的牢什子。不是爲了妹妹。如何能到大荒山青埂峯下找他回來。如今這件東西。要算妹妹賞我的了。說着。麝月上去。與他繫好道。你繫上也該去告訴太太看看。寶玉就往王夫人處去了。黛玉看見那金線絡子。想起鶯兒向麝月查問。原來鶯兒服毒一事。衆人都已知道。因是黛玉吉期。不敢在他跟前提及。今見黛玉問起。難以隱瞞。麝月還怕黛玉見怪。鶯兒支唔着。不敢一直講出口來。紫鵲已明白這件事。便細細告訴了黛玉。黛玉沉凝半晌。不但不怪鶯兒。而且重他有義氣。就叫麝月去同了他來。麝月纔掀簾出去。笑說史大姑娘同三姑娘來了。兩個人進內坐下。探春看見黛玉挂的金鎖。走近去細瞧了一會。探春早已聽見內裏賞賜金鎖一事。今見一面鐫的字樣。便問那一面又鐫的什麼字呢。黛玉伸手。把金鎖登轉給探春看了。探春稱異。黛玉怕他們取笑。趨步仿照鐫刻。便說明這就是娘娘賞下來的。湘雲也看與寶玉這塊玉上。字字相同。笑道。林姊姊你不表明來歷。免不了人家說你是抄襲舊文呢。正說笑間。見玉釧捧了一盤金鎖。就是鳳姐帶來回聘之物。王夫人見寶玉帶了玉去。記起金鎖。叫玉釧拿來。送還黛玉。黛玉見玉釧細瞧他行動舉止。又想起他姊姊的話。便動了個垂青之意。叫紫鵲陪到那邊屋裏坐坐。雪雁自己去接了金鎖收拾。探春見了。正想探問來由。麝月已同鶯兒來了。探春湘雲各自走散。鶯兒自向黛玉磕頭道喜。黛玉見他面容慘淡。眼帶淚痕。心上甚是可憐他。把好言勸慰一番。叫他挪了過來。別孤孤悽悽的一個人在那裏儘管傷心。那鶯兒並不是個糊塗人。雖然痛他姑娘。卻不能怨恨到黛玉身上。今見黛玉如此待他。也甚感激。便改口叫奶奶道。我來伏侍奶奶願意。就不願伺候別人。奶奶這裏難道短了我這個丫頭。也不過可憐着我。我求奶奶說個情。送我到一個地方去。就感戴不盡。黛玉道。你想到那裏去呢。鶯兒

道。我要去跟四姑娘。黛玉已明白鴛兒心事，便道：你要跟四姑娘不難。且到這裏來住幾天。等我和四姑娘說了。叫你過去就是。當下叫老婆子跟鴛兒去，把他的東西搬了來，說不要你伺候別人。閒着到園子裏去逛逛。再折些柳枝子來，編幾個花籃給我瞧瞧。鴛兒笑笑，引着老婆子去搬他的東西。只得權在瀟湘館住下。講到鳳姐這裏，忙過了幾天，便趁空兒把黛玉的妝奩簿細細查對。因一應器具箱隻物件，瀟湘館安置不下。什麼物件該歸什麼地方的，逐一註明號數登記。準奩銀十萬兩，五萬寄在庫上，吩咐且不用去支動。其餘是銀樓上匯的銀票，共有十幾張，要去照一照票的一千畝田的契紙，都已稅過。田在南邊，連各租戶的租券，並看莊子的家人花名冊，亦在其內。等回明王夫人，再送到黛玉處，自行經理。正在忙亂，寶玉由王夫人處轉到鳳姐屋裏，笑嘻嘻的在衣襟上掏出這塊通靈寶玉，叫道：姊姊你送去的東西，又帶在我身上了。鳳姐瞧着笑道：這可該謝媒了呢。寶玉道：自然該謝姊姊，就是有一件事不得明白。言明了再謝。鳳姐聽了，不知又要牽扯他頭裏幹錯的什麼事，便膽忒忒的問道：還有什麼事，你不得明白。寶玉道：寶姊姊同林妹妹兩個人，都是從小和我頑笑慣的。先前娶了寶姊姊來，就不會說話了。如今林妹妹也是這樣，難道做了一個女孩子，總要過這一個不會說話關節嗎。鳳姐扑嗤的笑道：林妹妹還妝新呢。寶玉道：見了熟人也妝新嗎。爲什麼和史大妹妹三妹妹這一班人，又不妝新呢。我倒還要問姊姊一句話。姊姊在家裏時候，和我們璉二哥哥是不大見面的。姊姊到這裏來，越發該妝新了。到底幾時纔和璉二哥哥說話呢。鳳姐臉上一紅道：寶兄弟你問出這樣話來，叫我怎樣對答你呢。你還去問你林妹妹罷。平兒在裏間屋子裏聽了，走出來也和寶玉耍笑了兩句。寶玉自覺沒意思，訕訕的走開。自回園子裏去。鳳姐向平兒道：你看官也做了。還是這麼傻，怨不得傻出奇。奇怪這些故事來。我想起先前的事，原白使的心計太重了。就一個人兜攪起來，都算我的錯。如今把月沉海底似的，一個林姑娘原是我去撈了起來，交還了寶玉。沒有對不住林姑娘。老太太跟前也可以贖罪了。我的罪名，就只死的苦了一個寶姑娘。活的苦了一個姨太太。也都是前世的一劫，不用講他。看咱們這個地方，將來也難站了。寶玉的喜事，算有了老太太這一宗支撐過去了。攔不住後手，不應上年年底下老爺在任打發人來要銀子。二爺急的什麼樣似的。我看不過，沒法兒把我

的墊了下去。二爺說暫挪個窩兒。如今丟到爪哇國裏去了。再碰出什麼事來。我還有嗎。難得林姑娘來了。這裏的事。怕他還辦不了。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不如回到那邊。受太太的熬煎罷。平兒道。林姑娘家拿來的不少。可以有個通挪。鳳姐道。你說出好話來了。林姑娘的陪嫁。肯放在公中使用嗎。就便有個挪移。也等到三年兩載。林姑娘實在自己看不過去。憑他發心。這會子還是簇新的媳婦。咱們現站在這個地方。掉了牙去和他開口。平兒道。這幾天我沒有見林姑娘的面。瞧不出他光景。上年要回家的時候。看他這一場病回了過來。全個兒不是頭裏的脾氣了。鳳姐搖頭道。未必。林姑娘是有心機的人。你們那裏瞧得出他來呢。話未完。只見王夫人屋裏的小丫頭進來道。太太在老太太那裏請二奶奶過去。看林姑娘送老太太的禮呢。鳳姐便把坑上料理未清的東西。交給平兒。忙到賈母處。一路笑了進來道。太太叫我來看林妹妹孝敬老祖宗的什麼好東西。說着。便看見擺的西藏赤金無量壽佛一尊。八寶嵌鑲盤螭壽星拐杖一根。東珠佛頭珊瑚念珠一串。金玉如意四支。三藍願綉西池蟠桃赴會福色哆囉呢炕幔一掛。刻金五綵妝蟒朝服一襲。朝裙一條。七裏天孫錦四端。鵝黃湖縐四匹。紫絳羽縐四板。內造佛青寧綢八端。鳳姐笑道。這是林妹妹的孝心。也難爲他媳婦配搭這些好東西出來。有了錢一時也沒處找呢。賈母道。我也不希罕這些東西。就只林丫頭家去了。又來做了我的孫子媳婦。孝敬我的。我看了很歡喜。自然他婆婆那裏也有的了。王夫人道。林親家太太也多禮了。送的金鐘玉磬兩架。七尺珊瑚一枝。羊脂玉連環拱壁兩對。百福盤金猩紅大呢炕圍一條。餘外同老太太一樣的。賈母道。林丫頭先前住在這裏。你做舅母的也疼了他幾年。如今做了他的婆婆。該盡他一點子孝心。我算他後兒該回九了。怎麼辦法呢。王夫人道。這件事同睡兒媳婦商量。過正要回明老太太。林姑娘家裏遠。新宅子裏又空空的沒有他一個親人住着。不如叫班戲子擺幾桌酒。就在咱們家裏熱鬧一天。老太太看好不好。賈母道也使得。接連聽了好幾天戲。人也乏了。我聽說林丫頭家裏帶來一班小清音。叫他們就在林丫頭屋子裏。寶玉同他姊妹們頑一天就是了。話未完。小紅走來。悄悄向鳳姐道。寶二奶奶打發人來送禮。平姑娘請奶奶回去呢。賈母問他說什麼。鳳姐道。這是當不起。怎麼連我們那裏都送起禮來。賈母笑道。你是個大媒。送的禮越發比咱們該豐盛些纔是。鳳姐道。老祖

宗說起謝媒。倒有一個笑話講給老祖宗同太太聽呢。於是把寶玉講的女孩兒家。總要過不會說話的一關。這些話前前後後統學說與賈母王夫人聽了。都笑起來。因見小紅還站着不走。賈母便叫鳳哥兒回去。把林丫頭送的禮收了。打發來的人走罷。鳳姐同了小紅回去。王夫人自陪賈母說話。再講寶玉自鳳姐處回到園中。正要往紫菱洲找湘雲說話。頂頭碰見紫鶻帶了兩個老媽子走來。寶玉便問那裏去。紫鶻答道。姑娘叫我送禮呢。寶玉道。送禮爲什麼叫你去做呢。紫鶻道。那是送妙師父的。寶玉道。你姑娘又幾時與妙師父交往起來。紫鶻笑道。怪道頭裏的事。你一些兒也不得知道。上年姑娘回家。妙師父還同史大姑娘們替姑娘餞行。送姑娘的人回來。姑娘送過妙師父好些東西。史大姑娘們統有的。還有送你的。看見了沒有。寶玉嘆口氣道。你姑娘家去。送我的東西。人家肯給我瞧嗎。紫鶻道。這倒不是人家不給你瞧。那時候你已經走了。我問的是你回來見了沒有。寶玉道。也沒見呢。你姑娘送我的。是些什麼東西呢。紫鶻道。我沒有瞧見。也不過南邊的土儀。不是麝月與秋紋替你收拾着去。問他們就知道了。寶玉道。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說着。就來拉紫鶻的手。不知紫鶻怎樣光景。寶玉有何話要問紫鶻。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心願既遂。宿疾俱除。晴雯再惡。其傻出什麼。未免過慮。

此回寫寶玉姻緣。似乎於已死之寶釵太覺冷寂。於是遂有鴛兒殉主服毒之一段事跡。

第二十七回 貯金屋嬌婢會公姥 興寶藏財星臨福地

話說紫鶻往櫺翠巷去。遇見寶玉。拉扯他說話。怕寶玉有什麼私語說出來。被跟來的老媽子聽見不雅。便灑脫了手。徑自走了。紫鶻到了櫺翠巷。先在菩薩面前磕了頭。然後見了妙玉。把黛玉送的禮物交點明白。妙玉道。謝。問了些南邊的話。紫鶻又到他從前住的屋子裏看了一會。自己帶了些揚州的土儀。送給老佛婆們。想起上年在此何等孤悽。如今主婢皆有依歸。那夜夢見寶玉拜堂。並自己與晴雯之事。果應其兆。全仗菩薩護佑。底下

還要來完願心。老婆子見了紫鵲，覺得分外親熱。紫鵲坐了一會，帶了同去的老媽子，徑回瀟湘館來。因王夫人在黛玉屋裏，紫鵲便找鶯兒去了。一時寶玉回到瀟湘館，問麝月道：「上年林姑娘南邊送來的東西，爲什麼不給我瞧瞧？」麝月笑道：「當真我們竟忘了這件事，虧得多是送爺們的東西，我們一點子也用不着的。不然，還疑心我們瞞昧起來，偏偏前兒又翻騰了一遍，過幾天再找出來給你罷。」寶玉聽說，也就罷了。這裏黛玉因向來寧榮兩府規矩，做姨娘的，不但正經酒席上面，沒他們的分，就平常擺酒聚飲，也不能上場，反不如有的體面的大丫頭，碰着老太太高興時候，倒許同姑娘們在一堆兒吃喝頑笑。所以黛玉要替寶玉收晴雯紫鵲兩個人，不叫開了面明當納妾。丫頭婆子不許他們叫一聲姨娘，也像先前襲人一樣。月錢等項，情願在自己名下捐給他兩個人。等過兩三年再正名分。因王夫人在此順便回明，就趁後兒好日子，把他兩個人收在屋裏。伺候寶玉方便些。王夫人因晴雯的話，已經提過，紫鵲是黛玉的人，出自黛玉之意，想來他們和氣，所以說這些話，就一口許了。到了後日，鳳姐聽賈母吩咐，便令十二個清音女孩子，在瀟湘館清唱設席。是日，迎春已被孫紹祖打發人來接了家去，喜鸞四姐，因家裏有事，都回去了。只有寶琴香菱李紋李綺湘雲岫烟探春惜春，來到瀟湘館，都已知晴雯紫鵲的事，先與他們道喜。接着慶齡還齡等十二個女孩子都來了。寶玉見他們個個體態輕盈，口齒清脆，便歡喜同他們問長問短。把慶齡的臉兒細瞧一會，宛然是芳官，因此尤愛慶齡。一時擺開場面，各人伸出筭芽兒的纖指，動起鑼鼓魚板，打出錦上添花大富貴蝴蝶探這些牌兒名來。比聽戲倒覺清趣雅靜。少停，坐起席來，並排兩桌。第一個湘雲豪爽高興，首倡擗拳猜枚，豎旂揚鼓的，與合席對壘。黛玉還守新人體統，靜默陪坐。寶琴道：「史大姊姊你再像先前說的古文唐詩骨牌名曲牌名時憲書一連串這個，這會子你一口氣能講出三個來，我滿滿的喝三杯酒。」湘雲問酒底呢。寶琴道：「酒底說一花名，又要是鳥名，或蟲名亦可。」再說一句古詩映合。湘雲道：「這也難不倒我，講了出來，你是要喝的呢？」賴酒的就是個哈叭狗兒，便道：

我張我三軍，電烟旌旂日月高。好一個將軍掛印回去，朝天子，宜上表章。
酒底是杜鵑花，聲聲啼血向花枝。衆人聽了，都道有意思。寶琴催他說第二個。湘雲又道：

揚眉吐氣。華堂今日綺筵開。擺列了錦屏風。與那好姐姐。宜結婚姻。酒底是蝴蝶花。等閒飛上別枝花。衆人都笑道。好對點兒。越發有趣。晴雯站在旁邊。雖聽去不懂文義。那好姐姐結婚姻的話。明是打趣他們。便道。史大姑娘行令。再要取笑我們。先前的桂花油。還沒有給。如今是要定的了。湘雲道。桂花油倒端整着。等你們上了頭。好來送賀禮。香菱對晴雯笑道。那可你自己招出來的。連別人都拉在裏頭了。黛玉帶笑。瞅湘雲一眼道。偏是他咬舌頭的。會謔出這些來。寶琴對湘雲道。算你好的不用。再說了。我喝了兩杯罷。探春道。二哥哥你瞧史大妹妹太猖獗。和他搗三拳。寶玉猶未開口。湘雲便捲起衣袖。輕攪玉腕。伸過手去。與寶玉搗了三拳。連輸了。晴雯忙過去在湘雲面前。滿滿斟了三杯酒。湘雲哼了一聲道。承照顧。便連喝了兩杯。見寶玉面前。有半杯剩酒。一時趁晴雯不留心。便把寶玉的酒杯。拿在手內。站起身來。向晴雯道。好姐姐替我喝了這杯酒。再不敢和你取笑了。晴雯只道。是湘雲輸的拳酒。接過了酒。未嚙下喉去。湘雲大笑道。喝過交杯酒了。晴雯會意。也忍不住要笑。一口酒都噴在紫鵲臉上了。寶玉忙用手帕子。與紫鵲擦衣服。湘雲看見。又笑道。這杯酒連紫鵲姑娘也交在裏頭了。引得圍座愕然。晴雯紫鵲都紅了臉。避進裏間屋子裏去了。探春道。別儘你的興。這樣鬧了。咱們靜靜的喝兩杯。聽他們唱幾套曲子。黛玉便叫慶齡。你們看這瘋子。看得高興。連曲子也顧不上唱了。慶齡們聽了。笑着連忙開場。先唱了一套鬧宴爭花。那唱大淨的。年紀不過十三四歲。聲音宏亮。真有響遏行雲之妙。寶琴道。難爲他腔口道白。色色到家。我們如在隔壁聽了。誰說不在這裏唱戲呢。李紋接口道。講到他們的曲子。比戲班子裏還認真呢。說着。聽他爭花完了。又接唱了生旦曲子兩套。屋子裏早點上燈了。寶琴道。這樣長日子。咱們在這裏鬧了一天。還不够。別喝得大醉了。也惹的人來鬪席打架起來。話未完。只聽得一片喧嚷之聲。漸近瀟湘館門前。衆人都吃了一驚。寶玉便令婆子們出去。打聽什麼事情。不多時。林之孝家的來回道。剛纔那邊聽見。嚷說園子裏走了水。像在瀟湘館左近。嚇得我們慌了手腳。連忙叫齊了人趕來。進了園門。還瞧見冲天的火光。誰知走到這裏。靜悄悄的。憑什麼兒也沒有。倒驚動奶奶姑娘們了。我們再往別處去瞧瞧。好回報太太。二奶奶放了心。說着。轉身走了。探春道。咱們都在這裏。沒聽見什麼。真是瞎見鬼混。來造謠言。惜

春道：那倒不是謠言呢。黛玉聽惜春話裏藏機，便着急問道：這可是什麼兆頭，莫非要防火災？惜春笑道：請放寬心。這是姊姊的福分，所招非凶兆也。探春接口問道：林姊姊福分所招，該怎麼樣？惜春道：過幾天便見。這會子連我也不明白。探春知道惜春不肯洩漏，不便再問。眾人終席後各自散去。黛玉獨留惜春，背了寶玉，悄悄說道：爲兒要尋死覓活的事，四妹妹自然也知道了的。我叫他過來，總不肯安心，住在這裏，怪可憐。這丫頭他說情願去伺候四姑娘，四妹妹可收留他去。了他的心願也好。惜春道：這又同你的紫鵲住到櫺翠巷去。前後印板文章，其間不同之處，一個是發於自己心願，一個是爲他人逼迫。若論鶯兒要跟我，又是不了的事。這會子也不用和我講什麼，叫他暫在這裏住着。等到下半年我收留他就是了。黛玉聽惜春講的話，雖然不得明白，也不便根問下去。惜春走了。黛玉要到賈母王夫人處請晚安，帶了晴雯紫鵲，先見賈母，請安畢，便叫晴雯紫鵲磕頭。賈母忙問緣由。兩個人羞得說不出話來。鴛鴦已知此事，笑着回明。賈母點點頭道：該是這樣辦法。又到王夫人處也磕了頭，然後回到瀟湘館。晴雯紫鵲也要與黛玉行禮。黛玉把他們拉住，那時怡紅院的屋子早已收拾停當。晴雯紫鵲分屋住開。黛玉又把自己的小丫頭與他，每人派了兩個去伺候。催他們都到怡紅院去。此時寶玉直從心裏裏歡喜出來。不知今夜該到那一個屋裏去住歇纔好。紫鵲晴雯又互相推讓。晴雯拉了寶玉，要送到紫鵲屋裏去。紫鵲連忙把門關上。寶玉知道他是不開門定的了，只得回到晴雯屋裏。晴雯再不便推卻，想起從前在此被攆帶病出去，冤苦無伸。今日公然得與寶玉成其好事，真是夢想不到。便同寶玉坐下。寶玉扯了晴雯的手道：咱們天天見面，總不能暢暢快快說一會子話。把個人急得什麼樣似的，倒比不見面還不好過。你在外頭的光景，我聽見紫鵲說起，多半我知道的了。我單要問你一句話，後來你的病好了，爲什麼不帶個信來給我？知道。晴雯道：不要說我住在堡裏，沒處寄信，就寄進信來，便怎麼樣呢？寶玉道：你竟不想進來嗎？晴雯道：虧我不想進來。這會子還有我倒得進來了。假如巴巴結結要想進來，你知道了，保不住又鬧出什麼故事來。太太一定要擺佈我，就死不了。還有我這個人，在嗎？說着，揭起衫子，露出貼身的舊襖，指給寶玉瞧道：你看這件襖子，我要天天穿，又捨不得穿。脫下了又想穿他。兩三年過來，倒弄爛了。寶玉細瞧襖子上斑斑點點的都是淚痕，便道：你如

今也可把他擦藥了。還留他做什麼呢。晴雯道。爲什麼。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擦的。寶玉道。如今你比人家有臉了。先前的委曲。也可以消釋了。晴雯道。我只感激林姑娘。寶玉道。說起林姑娘的苦楚。比你還加幾倍。我娶的寶姑娘。都哄着我說是林姑娘。我雖然病着。模樣糊糊也省得些。後來林姑娘病好了。家去。又哄我說林姑娘已經不在了。我還到瀟湘館去哭了一會。燒了些紙錢。這不是活活的咒詛他嗎。可憐再沒一個人告訴我一句真話。連紫鵲也不叫見我一面。我被他們瞞得來。倒像不在世界上活着的一般。到如今還似雲天霧地裏過日子。心裏終究不大明白。林姑娘雖然來了。不肯和我多說話。頭裏的事。他並沒提起一個字。晴雯道。我是個丫頭。那裏敢比林姑娘。講到受人家算計。幾乎把命也送了。這樣說不出的苦。真同我差不多呢。你不知道。我告訴你罷。於是晴雯就把前前後後的情節。並人家哄他。說林姑娘不在的意思。要他再不起別的念頭。好一心一意同寶姑娘過日子的話。說得來。竟似晴雯在跟前親眼看見的一般。寶玉道。你住在外頭。爲什麼倒知道這些呢。晴雯道。那都是人家告訴我的。裏頭那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寶玉道。人家告訴你的。自然紫鵲也知道的了。難道不告訴你姑娘。到底林姑娘知道我的心沒有。怕他還怪着我呢。晴雯道。這當是瞞你的說了。林姑娘怪你。還到你家來嗎。如今你們兩個人的心。好比新磨出來的鏡子。對照得通明透亮的了。有什麼不知道呢。這裏正在說話。那紫鵲悄悄的開門出來。走到窗戶底下。早已聽了多時。又聽得晴雯說道。咱們講的高興。不覺的你聽雞多叫了。我見大奶奶那裏餵了許多雞子。這遠遠的聲音。一定是稻香村裏的。寶玉道。你瞧瞧我的表。什麼時候了。晴雯道。我懶怠動彈。左不過交寅時候了。寶玉笑道。正經今兒晚上。別叫你再擔個虛名。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嘻笑之聲。兩個人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聽不清說些什麼話了。紫鵲聽到這裏。也就轉身回去睡歇。次日起來。梳洗已畢。便到瀟湘館。將上一夜所聽的話。一句句都告訴了黛玉。黛玉聽了。心頭暗想。這個人爲什麼癡到這步地位。連晴雯的見識都不如。這會兒還有什麼要說的話。還有什麼要說的話。我不知道的話。細細追想起來。他這條心。一天十二個時辰。除開睡覺工夫。十分之中只有三分。在別人身上。其實這三分還是容易使出來的。沒有什麼隱微委曲之處。歸根兒分出去。這三分有時也要併到這七分裏頭來的。難爲他怎麼挨過了這幾年頭裏。只道



我這個心是捺在連拍水裏泡透，再沒第二個心比我苦的了。誰知他到如今，還是這樣。倘我死後，回不過來，倘就去做了和尚。這一腔怨氣，也歷劫不能消化的。黛玉呆呆想出了神。紫鵲見了，暗吃一驚，將黛玉臉色神氣，打量了一會。想姑娘病後，除了幾個月，我不在跟前，從沒見他發過心事。瞧他這會兒，活脫是舊時形景，莫非我剛纔說錯了什麼話，一句句想去，並沒有也不犯着爲他發悶。滿腹猜疑，倒把一個紫鵲糊塗住了。且出去叫小丫頭，擲了茶來。假以送茶爲由，留心察看。紫鵲端了茶，送到黛玉跟前，站了半晌，叫一聲姑娘喝茶。黛玉纔見是紫鵲，心上一動，也覺得自己的神情，已被紫鵲瞧破，微微笑道：「有他們在這裏呢。」紫鵲也是一笑，走開以後，寶玉提起前情。黛玉便笑臉聽訴苦衷，故意尋話問答。寶玉纔得把受人胡弄，並從前幾次三番，要寬慰黛玉說不出的話，都傾肝剖膽，逐一分證明白。一日，黛玉向晴雯道：「我聽紫鵲說起，你還有些東西，在你舅舅家裏，也該打發一個老婆子出去，取了進來。晴雯沉思半晌道：「想我病了，攆出去，半死不活，撩在一個薄皮棺材裏頭，擡到野地裏，不是我舅舅舅母救了我這條性命，養活了兩三年，在我姑表哥子家裏，還住得嗎？這一點子東西，就留在那裏，算謝了我舅舅家，也不想拿去拿回來。」黛玉道：「不是這樣的，既然你舅舅家待你好，要補補他們的情，我打發人去，叫你舅母，把你東西帶了進來，也好說說話，瞧瞧你的光景，叫你舅母歡喜歡喜，我這裏有個道理，叫他們過得去，就是了。」晴雯道：「姑娘的恩典，那麼着敢仔好，於是黛玉就叫周瑞家的，坐了車子出去，引着晴雯的舅母進來。在晴雯屋裏，講了半天的話，臨走時，給他五百兩銀子，書刪繁冗，卻說襲人在家，先聞寶玉有了下落，又聽鳳姐親往求親回來，接着林姑娘已到不多幾日，寶玉完姻，林姑娘的主意，收了晴雯紫鵲，叫他兩人同往怡紅院，一報一報，似遞塘報的，傳到他家，別人得意之事，襲人聽了，件件觸心。不料林姑娘竟是一個大方寬厚的好人，從前看不透他的深沉，錯會了。東風壓西風，西風壓東風的話，枉費心機，提防過甚，順着一帆風，以致顛倒，倒連遭不得意之事，自己又沒主意，錯跨了這一步路，真是後悔無及。一日，開看梳頭匣子，檢出兩截斷玉簪，想起勸說寶玉的時候，拿准了，要與他過一輩子的，誰知自己反落了一個沒下梢，正在傷心，見他嫂子走來道：「這幾時裏頭，府裏的喜事，接二連三的出來，姑娘何不借些叩喜的由頭，進去走走，剛在家裏，給我們臉子瞧，也不

中用。自己該拿個主意纔是。襲人聽了。越發沒好氣的發作起來道。嫂子叫我拿主意。我的主意早就拿定了。花自芳家的道。姑娘定了什麼主意。別放在自己肚子裏。說出來我們商量好辦。襲人道。求嫂子和哥哥說一聲。要他看同胞情分。好好的買一副棺材備着。這是我的主意。花自芳家的。見襲人氣得臉都黃了。只得陪笑道。姑娘的氣也太旺了。叫姑娘往裏頭走走。我沒有使什麼壞心。認真你哥哥想靠着妹子。拉扯他嗎。也不過爲姑娘自己一輩子的事情。太太的恩典。不用說了。那年年頭上姑娘回了家。寶二爺找到我們家裏來。留他吃飯。這是那兩個人的光景。也瞧出來了。俗語說的好。人有見面之情。姑娘你自己去再想想。襲人半言不語道。要我自己進去。就死也不進府去的了。花自芳家的。聽出襲人的話頭。是心想進去。自己不肯捨臉。便道。怨不得姑娘的臉重。說不得我去跑一趟。當下換了衣服出門。想起從前。叫他姑娘出來。原是走周大娘這條門路的。解鈴還得繫鈴人。不如再去找他。一路思想。逕往周瑞家來。見了周媽。便講起襲人之事。託他想個法兒。周瑞家的沉凝了一會道。上年太太。原叫過一回。他自己不肯進去。如今裏頭沒人提起。我們怎樣說話呢。嫂子既然託了我。再沒有不放在心上。只好碰機會。在旁邊替他幫襯一兩句話也容易。嫂子你回去。對你姑娘說。叫他不用性急。且等我的信罷。或是過幾天。你自己進去走一趟。探探裏頭的光景。怎麼樣也好。花自芳家的。坐了一會。就回家去了。卻說寶玉這裏。一日。麝月把上年黛玉送與寶玉的東西。找了出來。寶玉看見。便都捧在手內。走去與黛玉瞧道。妹妹家去。還送我這些。可見妹妹始終沒有惱我。心上終有我的。黛玉微笑道。你也是參悟過來的人。全不想我送你的東西。與送別人不同。正是心上沒有你呢。寶玉也不理會。只當黛玉故意惱他的話。便拿去仍給麝月收拾好了。走出院子裏。喝道。你也來做什麼。黛玉與紫鶯鶯兒。在屋子裏聽見。不知寶玉吆喝的是誰。只見傻大姐掀簾進來。黛玉看見了。記起蜂腰橋撞見他。哭訴被打的故事來。此時另換一番心境。反笑自己當日。過分一點。惟紫鶯鶯與鶯兒兩個。見了他。各人想起前事。都因他而起。惱得傻大姐如眼中釘一般。紫鶯鶯楞着眼。嗽他道。沒好樣兒。各處地方。便够了。又傻到這裏來。我去告訴鶯鶯姊妹。仔細揭你的皮。黛玉因是賈母屋裏的人。便叫住紫鶯鶯。反叫去揷些果子給他。傻大姐嘻嘻的笑道。我聽見人家說。林姑娘屋子裏有女孩子唱戲。我來瞧瞧熱鬧呢。說着。

撩起衣服。兜了果子出去。到瀟湘館外。一路頑耍。吃完了果子。又到牆根底下。刨竹鞭兒。刨出一件東西。認不得是什麼。恰值王保善家的。因那夫人叫他往黛玉處道謝出來。看見傻大姐問道。你手裏拿的東西。是那裏來的。傻大姐道。我在地裏刨出來的。王保善家便站住了腳。估量是瀟湘館裏人撇出來的東西。埋來土裏的。便起了貪心。哄傻大姐道。這不是一件好東西。可記得頭裏你捨的。被太太瞧見。滿園子的人都鬧的安靜。你給我罷。傻大姐嚇得呆了。忙遞給王保善家的道。奶奶拿去。別告訴太太。王保善家的道。是了。你快回去。別在這裏頑了。當下王保善家的。傻大姐各自走開。到第二日早上。那夫人來到王夫人處。鳳姐也在那裏。那夫人道。咱們園子裏又鬧出一件希奇事來了。昨兒王保善家的。從林姑娘那裏好好回去。睡到半夜裏。翻天覆地的鬧起來。像有什麼。附在他身上道。瀟湘館牆外一帶地裏。藏着一千三百萬銀子。看守了多時。等他們起了去。好回去銷差。你敢瞞昧一個元寶。缺了數。叫誰補上。還不快拿出來。一頭說。伸手到炕頭邊摸了一個元寶出來。就擦在地上。鬧到這會兒。還昏迷不醒。你們道奇不奇。說着。便向跟來的老婆子手裏。接過手帕子。解開給王夫人瞧着。見元寶面上繫着林黛玉收四個字。鳳姐看了笑道。這也奇了。怪道。前兒瞧見那裏有火光呢。原來林妹妹是個財星。既然有這些事。咱們商量去起罷。王夫人道。王保善家的。見神見鬼的話。那裏就信得准。鳳姐道。這元寶是假不來的。太太不必多心。咱們拿了這個元寶。告訴林妹妹。大家同去看看。就明白了。於是傳了賴昇林之孝家的。鬧動一衆老婆子丫頭們。隨着都往瀟湘館來。那夫人自回去了。王夫人見了黛玉。說明此事。同往院外牆邊查看。有幾個獻勤高興的老婆子。已帶了鋤頭鐵抓。不由吩咐。向地裏扒上一尺來深。就是元寶。瀟湘館前後左右。鋪得滿滿的。王夫人鳳姐。驚喜非常。黛玉見了。雖覺得奇異。不過是身外之物。不足以炫自動心。王夫人心上盤算了一會道。且不用上庫。開了綴景閣。就近運放在裏頭。傳齊做粗活的女人。帶了器具。隨起隨運。吩咐賴昇林之孝家的。輪替小心照看。又叫紫鵲晴雯們。大家留心。林之孝家的笑道。奴才們自然不敢離開。太太也不用操心。現有榜樣。那一個起了黑心。他們不怕做王保善家的。丟了臉。還要受罪。一兩黃金四兩福。有他們的分嗎。黛玉請王夫人鳳姐。到他屋裏坐了一會。各自散去。起的藏銀。自往綴景閣堆放。接連運了兩天。已經堆滿。回

了王夫人。王夫人道：這宗銀子，原是林姑娘的。去回明林姑娘，請了封條，封鎖了綴景閣的門。再開嘉蔭堂，運放以後，怎樣存貯動用。到瀟湘館回話，憑林姑娘主張。黛玉聞知等起，運完竣，暫時把嘉蔭堂與綴景閣一同封鎖。所有開門藏銀，地面隨掘隨平，不消吩咐。黛玉定了主意，擇定日期，請了李宮裁、王熙鳳並邀探春，同到議事廳敘話，不知所議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晴雯成其好事，寫得匣劍帷燈，耐人尋味。若俗手寫之，便成淫穢。

賈府資財，已入窘困時期。作者寫至此處，勢難再事鋪張，不得已乃有瀟湘館牆外得大宗藏銀云云。正所以爲下文之開發也。

第二十八回 置產營財葛蘆誼重 因金惜玉膠木恩深

話說黛玉請了李執鳳姐探春三個人，在議事廳敘話，各帶丫頭，先後到了。原來這議事廳，便是從前因鳳姐有病，李執同探春幫着鳳姐到此辦事的所在。大家坐定，黛玉先開口道：請兩位嫂子，同三妹妹來，不但要把家務瑣碎事件，整理個頭緒出來，還帶着幾件正經大事。大家商議，瞧瞧額上輔仁諭德這四個字，想咱們祖宗勳烈，世代簪纓，聖經上講的，治國必先齊家，家字所包者廣，睦嫺任恤，都是齊家裏頭的事。同宗一脈，痛癢相關，必須有個照應。咱們族中寒素者多，未必各房豐衣足食，前兒回過太太，自爺爺這一輩起，至蘭哥兒一輩止，凡在五服以內，及出服不遠的，開了一紙清單進來，算有二十來家，雖其間品行賢劣，材具短長不同，然亦不可以預存愛憎之見，不過由近支推及遠族，分別個差等。咱們既得了這宗，白放在家，也不能滋生，不如到南京蘇揚地方，或人參局、珠寶鋪、綢緞行，或典當，開設幾座，也不爲多。開在南京鎮揚，從京裏起到南邊，沿途熱鬧碼頭一處，開設一座，咱們來往的人，也便易。凡起標運貨，路上更有照應。裏頭支發本銀，先發一等二十萬兩，二等十五萬，三等十萬，一等族之最近一輩，各領銀二十萬，以次遞減。某人在某處開什麼鋪面，這裏議定了，叫他們各自去

幹辦。一年之後，開造管收。除在四柱清冊送核。每年滋生利息等薄扣銀股之外。管事人分得一半。聽其支用。其餘收在本銀上。源源子母相生。三年之後。打發人出去查盤一次。比較各處生息。調管大鋪買賣。倘有虧折。許他聲明緣由。或因置貨脫貨時。價值長落不一。或因攪纏重大。利息微細。不够開銷。夥計勞金飯食費用。或有意外事故。此乃虧本有因。尚可原諒。許管事人仍舊責成。下次比較時。將盈補細。如查有挪移侵蝕等弊。只好撤回。另派接管。也不能抱怨了。再發銀五十萬。置買上則田畝。派妥當家人去經理。每年所收租息。除春秋祭掃。及修葺墳塋。添種松柏樹株外。凡本宗外姻。按服圖內至無服之親。遇有紅白事件。無力辦事之家。最近者幫銀一百兩。嫁女減半白事。尊長幫銀一百兩。卑幼減半。遞及疎遠。減至二十四兩爲止。至鄉會試年。無論親疎遠近。送鄉試盤費三十兩。會試盤費一百兩。以資鼓勵。再造義學一所。延請名師課讀。凡已開筆有志向上。無論是否親族。許來附學。每年資助紙筆銀二十兩。經費統歸於租息內支銷。支剩之數。仍就近歸入當舖內生息。再除祭產外。如有良田。儘着置買。立契投稅後。按四季連四尾送驗。先於當舖存項內挪款。給價領標歸款。講到家裏的事。大嫂子同三妹妹代管過的。揀節了幾件事。沒聽見有人在背地裏哼了一聲兒。不是如今要議論久遠的話。除開三妹妹。咱們三個人。論理那一個不該操心。但家務事必須有個專責。況且咱們事件又繁。各行當的人也雜。如不責成一個人總理。叫底下人摸不着這件事。該回那一位奶奶。那一位奶奶吩咐了話。沒有關照這一位奶奶。這一位奶奶。又那模樣吩咐了。他們依着辦去。又怕那位奶奶說話。回了那位奶奶說。又怕這位奶奶見怪。諸如此類。倒弄得散漫而無頭緒了。說着。便向探春道。三妹妹。你道什麼樣。探春正聽黛玉說得井井有條。暗想。先前瞧着不過吟風弄月。在閨閣筆墨上用工。何曾歷練家務世情。如今聽他這番議論。竟是洞明世務。練達人情。還高出寶姊姊之上。但不知他說管理家務一層。結穴在何處。惟笑而不答。李執本來忠厚。諸事退縮一步。鳳姐先聽黛玉引經據典。說得正大光明。已經畏服。後來議論家務。更近情貼理。又見黛玉。只問探春。便不好插入一句話來。黛玉見他三個人默默。又道。二位嫂子別多心。不如趁早把這句話講明了。前兒起出來這宗銀子。雖是整我的姓名。但我的身子。已到了這裏。這身外之物。自然也是這裏的東西。可公而不可私的了。前兒起出來。就該放

在外邊庫上。何必堆在園子裏頭。後來說是太太的主意。過兩天搬出去。也是一樣的。講到東府裏。自然遠了一點。不用說。至於環兄弟蘭哥兒。再二嫂子。恭喜有了姪姪。總是一樣的。前兒聽說二嫂子。要辭了太太回那邊去。不知存的什麼意見。我也早知道。咱們這幾年支的空架子。攔不住。如今手頭不用說是紓展的了。不過多操一點心。二嫂子算熟手。還得借重二嫂子一個人把持。碰着事情忙的時候。還有大嫂子。我也幫着是應該的。這會兒別說我敢來煩二嫂子呢。現在有老太太通裏的事情。分得出個彼此來嗎。鳳姐未及開口。探春先笑道。我今兒服了林姐姐了。黛玉道。莫非先前你不服我嗎。探春道。二哥哥早就誇你會說話。據我看起來。不過是談諧鬪口之間。詞鋒銳利。壓人。從來沒聽見你議論過正經大事。今兒纔顯出你的經緯學問來。怎麼不叫人敬服呢。不說探春和黛玉的話。講到鳳姐素來好強。前在王夫人跟前告辭。原非本意。今聽了黛玉這番話。又感激。又愧悔。滿心欲允。又未便允出口來。欲待推遜一番。一時想不出幾句對得住人。又不丟了自己身分的話來。把一個伶牙俐齒的王熙鳳。急得汗流頰赤。不免將近來身子不能耐勞。要妹妹疼顧的話。支唔了兩句。還是探春替他湊口兜攬起來道。林姊姊的話。已說到盡情的了。竟是那麼着。二嫂子勿再推辭。李執在旁。也順着探春說了幾句。鳳姐當下應承。黛玉又道。先前領對牌支銀。還不免有些參錯。據我想來。對牌之外。須得加具領紙。比如外邊要支領那一宗銀子。先把款項銀數填寫。領紙送到帳房查核。倘或款項不清。或銀數浮開。先由帳房駁回。另開再送。核正用戳。然後帶了領紙來。請對牌。裏頭留下領紙。登了內帳。再發對牌。倘如帳房徇情。還許裏頭批駁。探春接口道。這樣辦法。自然越發有個稽察了。鳳姐也道。妹妹細心。想的周到。那麼好就定了章程以後。照着行去就是了。黛玉又道。咱們家往來王親公侯。以及紳士。自宗族以至交游。既有高下親疎之別。自有等數厚薄之分。及日常飲食動用年節祭祀宴會。總照舊章辦理。不過再加豐厚些。內中有該斟酌之處。不妨大家商量。還有些話。等外邊送了冊子進來再講。當下議事已定。各自閉坐說話。見平兒拿了一紙藥方來回鳳姐。李執問道。巧姐兒又是怎麼了。鳳姐道。正是呢。夜兒發了一夜燒。直到天明纔睡着。黛玉道。昨兒下半天。小紅引了姐兒。在我院子裏。和小丫頭們撲蝴蝶兒頑。我把小丫頭子吆喝着。別同姑娘頑。鳳姐道。就是那會兒回到家裏來。嚷着熱。把衫

子都脫了。想是着了些涼。真洵氣呢。黛玉笑問道。昨兒小紅回去。那句話可提了沒有。鳳姐道。正是這句話。我要打發平兒去。告訴妹妹。偏生姐兒要接大夫。姨媽那裏又打發人來。兜搭住了。這會兒告訴你。頭裏太太太惹老。太太生了一場氣。那是該的。前兒妹妹和我說的話。我是十拿九穩。去和太太說了。也沒有碰釘子。再不料那一個倒拿起腔來。天底下竟有這種糊塗蟲。李執笑道。你們的話。我還聽不出點蹤影。又是什麼老太太碰釘子生氣。鳳姐道。那是陳年的話。拉扯上時新話在裏頭。怨不得大嫂子糊塗住了。黛玉接口道。大嫂子聽我們再講下去。就明白了。又問鳳姐。你回去了太太。太太怎麼樣說呢。鳳姐道。我見了太太。簡截說是一件事來求太太。並不是寶兄弟有什麼私心。就把你的話細細告訴了太太。太太道也便得。就怕寶玉屋裏的人太多了。老爺知道要說話。我又回道。寶兄弟如今已成了家。又發了鼎甲。點了翰林。也要替皇上家辦事的人了。難道還像先前小孩子脾氣。儘仔在丫頭淘裏胡鬧。就是屋裏多放幾個人也沒相干。太太便道。既是林姑娘的好意。聽你講來。還有這些緣故在裏頭。揀一個好日子。叫他過來就是了。那時候他在裏間屋子裏聽見就哭起來。我叫他出來。當着太太面前。問他又不哼一聲兒。妹妹你說這不是癩蝦蟆吃着了天鵝肉。還嫌腥呢。若說寶兄弟別說要太太屋裏一個丫頭。誰借給我一張上天梯。跑到月宮裏頭。告訴了他們。怕月裏嫦娥不跟着我走呢。李執黛玉聽了。都笑起來。李執又道。到底寶兄弟要不要。別你們在這裏兩頭忙。鳳姐笑道。大嫂子說的好明白話。寶兄弟這個人。還怕貪多嚼不爛的嗎。黛玉正要回答鳳姐的話。見秋紋急忙走進。回黛玉道。剛纔二爺換了衣服。說暹羅國進了什麼貢物。裏頭賜宴。今兒回來。未必早。請奶奶先吃晚飯。別等二爺。還有一張未完的詩稿。壓在書櫃子上頭。請奶奶回去瞧瞧。高興就續了下去。黛玉道。這是什麼要緊事。也值得趕來。當一件事回呢。李執道。你們看寶兄弟有了這樣正經事。還有閒工夫留心到這些上頭。先前叫他無事忙。如今竟有事閒呢。鳳姐瞧着黛玉笑道。那是記望他二奶奶。生怕就誤了晚飯。纔不忙呢。說得黛玉臉上一紅。李執把話岔開道。三妹妹沒言語一聲兒。不知什麼了時候走了。黛玉道。二嫂子怕碰釘子的时候就走了。鳳姐道。正是。咱們也該散了。一面又向黛玉道。我叫平兒再去探他一個准信。回報你。說着。大家站起身來。外面伺候的媳婦們。爭先上前。打起簾子。三個人出

了議事廳。李執與黛玉。自回園去。鳳姐立刻到王夫人處。回明了黛玉這番話。並仍要他管理家務一節。王夫人聽了歡喜。不免又抹刷了鳳姐幾句。王夫人又去告訴了賈母。賈母深悔從前不早把黛玉配給寶玉。可笑並沒一個人在我跟前提起。未免又抱怨一會。再想到黛玉洞明大義。頗有作爲。仍託鳳姐管理家務。妯娌和好。財喜重重。這榮府裏越發該興旺起來。便把已過之事。都擦開了。不說賈母心上的事。再講黛玉回到瀟湘館。麝月便在書櫃子上取下一張箋紙。送與黛玉。見題是咏白虞美人。寶玉寫得七言兩句在紙上。黛玉便命雪雁研墨。提起筆來。續成一首。擱在旁邊。叫雪雁取出前兒太太那裏送來這一張單紙。看那上頭。按照宗圖。開寫支派。遠近一目瞭然。除了代儒代修賈赦已上了歲數。各有子孫經手家務不算外。其餘賈芸賈璉賈芹賈蕙賈菱五個人。論支派雖親疎不等。向來常在府中走動。比別的宗族不同。就定了賈芸等五個人。各領銀二十萬兩。近在京城內外。開設典當。金珠。人參局五座。賈琮賈璵。也各領銀二十萬。到南京開當舖。綢緞局。賈珩賈琮。各領銀二十萬。到蘇州開銀樓。綢緞。賈閻領銀二十萬。到揚州運販福建安徽等省漆器茶葉。賈瓊賈璘。各領銀二十萬。到天津設鋪運洋貨。賈蓁賈萍賈藻賈蘅。各領銀十五萬。賈芬賈芳賈藍賈茵賈芝。各領銀十萬。在於山東泰安沂州江南王家營子清江浦等處馬頭。或當舖。或雜貨。因地制宜。懋遷營運。統共二十一。該支發本銀三百五十萬兩。黛玉便用筆批定。叫丫頭把單子送交鳳姐處。請賈璉回明王夫人。再邀族中到府議定。然後支發銀兩。又催鳳姐派人將園內所放銀兩。搬運貯庫。鳳姐自與賈璉商量。大家用心料理。賈璉因意外得了這宗藏銀。自然手頭寬裕。心上先已盤算該還那幾宗欠項。贖回那幾處房屋地畝。已興頭到十分。便喚小紅燙酒。平兒在西屋裏哄騙巧姐兒。纔吃了藥。聽得賈璉叫小紅燙酒。便走出來。端正杯箸伺候。賈璉喝了幾杯。仰着脖子好笑道。可惡這一班勢利小人。如今可不受他們的氣了。不過約的日子遲了幾天。狠巴巴的就叫倒票。九扣三分利上還要盤利。打量我是窮一輩子的了。明兒就叫這班亡八羔子來。一如一二如二的清了他們。還敢來咬我璉二爺的雞巴。鳳姐聽了好笑道。這也犯不着生氣罵他們。放債原是圖利。有銀子還了他們。自然不來叨瞪你了。賈璉道。敢仔你也是個愛剝人皮的人。自然說這話呢。鳳姐嘆道。咳。我盤剝來這些銀錢。自己使着了一厘咬嘴。

嗎。如今我也看破，再不幹這些事了。今兒聽了林妹妹的話，越發悔得我置身無地。賈璉問林妹妹又說些什麼。鳳姐道：就是園子裏起了這宗銀子，明明是他的東西，他要置買祭田義產，發給族中營運也罷了，還說是咱們家公共的物，並沒分個彼此。要我接管家務下去，以後咱們存了一點私心，還算個人嗎？賈璉笑道：黃鸝子難免不偷雞。鳳姐啐了一口道：這會兒也不用與你分證，底下你瞧着罷。這裏賈璉與鳳姐的話，暫且按下。近日寶玉娶黛玉之後，又收了晴雯紫鵲。黛玉看待紫鵲，竟似姊妹一般。與晴雯亦極其和藹親密。這一天，寶玉應召出門去了。紫鵲晴雯兩個在怡紅院吃了晚飯，仍到黛玉處坐着閒話。紫鵲問道：二爺今兒回來，怕不早呢？黛玉道：那也論不定。倘宴畢還有獻詩賦的事，就有時候了。晴雯笑道：頭裏老爺只是抱怨二爺不肯念書，不知生了多少氣。寶姑娘也時常勸二爺用功，就只姑娘沒有說過二爺，所以我們常聽見二爺說起，惟有林姑娘是我的知己。如今說句公道話，到底二爺何曾好好的念過幾年書？可見一個人要做官，也不在乎念書，還是姑娘見的透。黛玉道：人與人不同，你不知二爺這個人，是有夙緣的。若講但凡一個人，不用念書，就有官做，那是沒有的事。晴雯道：別說老爺管教二爺的嚴，便是襲人也時刻咕唧着。倒像將來這頂鳳冠，是他頭上有分的。如今二爺做了官，他倒先走了。這也想不到的事。正要告訴姑娘，今兒襲人的嫂子進來，在老婆子們屋裏坐了好半天，說襲人這幾時，越發哭的人都脫了形了。晴雯話未完，只聽見院子裏老婆子說：二爺回來了。旋聞靴聲橐橐，晴雯紫鵲連忙上前，打起簾子，見有兩個小丫頭，打了一對五彩玻璃燈，後面老婆子拿了東西。紫鵲接過，認得那老婆子小丫頭，是老太太屋裏的人，便讓他到廂房裏去喝茶。這裏黛玉起身道：探花老爺回府了。當年翰林院應召，撒金蓮燈送回，今兒這一對燈，可應了古典了。寶玉道：那裏的話。我回來先到老太太那裏，見我有了這些賞賜，老太太喜歡，叫他們掌燈，送我到太太屋裏，給太太看了纔回來呢。我給假的人，本不能預宴，那是格外恩典。我先到內閣裏，因軍機處議奏海疆奏凱善後事宜，等了好半天，纔有旨諭下來，賜宴畢，又令賦化被聶耳五言八韻排律一首。我忘了聶耳兩個字出典。幸虧甄寶玉也在我問了他，纔潦草完了事。黛玉道：聶耳國在無腸國之東，懸居海中，出於山海經上。寶玉道：典雖不僻，我些在這上頭，就不大留神。一時那裏記得起呢。說着，到書統子上亂

找麝月道。不在這上頭了。那桌子上硯台底下壓的不是嗎。奶奶又寫了好些在上頭了。寶玉道。妹妹替我續上了嗎。說着便轉身取了詩稿。且不看詩道。我今兒從蘅蕪苑走過。見山崖蘿薜倒垂之處。開出這一種異樣的花來。靜同梨夢。清比梅芬。記得同妹妹埋花的時候。任憑園子裏頭的奇葩異卉。那一樣花瓣兒不從咱們手裏經過。沒有見這種花。可巧葉媽走過。我拉着問他說是紅的變種。我想這個所在。是寶姐姐住的。這花忽然變了顏色。莫非爲的寶姊姊緣故。黛玉道。一樣花並不是只開一樣顏色。比如牡丹黃的紫的多。一般也有黑的白的。梅花白的多。櫛翠菴前又開了紅梅。那裏就附會到寶姊姊身上去。你不明白開花的緣故。何不去問問花神呢。寶玉怔了一怔。黛玉指着晴雯笑道。花神就是他。你頭裏不是說他去做了芙蓉花神嗎。寶玉纔會過意來道。別說笑話了。瞧詩罷。黛玉道。我還要改兩句。說着提起筆來改了末後兩句。寶玉接過。先從自己起句念道。

誰把靈根坡下栽。

東風惹恨見花開。

縞衣殉國春無主。

香骨埋紅玉有胎。

淚洒不曾消粉盛。

夢回只合駐瑤臺。

蘅蕪苑外迷離月。

倩影亭亭約伴來。

念畢道。只個題單用些縞袂素裳。冰心玉骨。切那白字。最易混到詠梨花梅花上去。擦開白字。又剛是詠虞美人了。比如嚼們先前詠白海棠的字樣。用到這上頭。便不貼切。我籠統起了兩句。底下便無思路。妹妹續的縞衣殉國這一聯。是此題絕唱。一收也有意味。黛玉笑道。也不見得。黛玉又與寶玉講了一會詩。晴雯紫鵲自回怡紅院去。黛玉帶了雪雁。把賞賜物件。珍藏好了。然後進房卸妝。不知寶玉在何處住歇。有無可敘之事。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黛玉處理財政。井井有條。的是閨閣奇才。毋怪鳳姐歎服。

有錢人祇圖自己之逸樂。不顧嫗族之窮苦。爲一般人之通病。今黛玉獨能破例爲之。具此仁心。所以得享此特殊之福澤。

第二十九回 訴往事窗外站癡人 辭側室園中談孽語

話說寶黛二人談了一會詩。黛玉把賞賜物件珍藏好了。便進房卸妝。寶玉跟了進去。見黛玉寬去外罩衣服。步向妝臺。卸除簪飾。纖纖玉手。重理烏雲。越顯丰神嫵媚。寶玉歪在桌上一張杌子上。瞧着出神。黛玉星眼微醺。故意將掠鬢的抿子。輕輕一洒。微微幾點水兒。到了寶玉臉上。纔自覺着。寶玉便笑道。我記得頭裏史大妹妹同你睡覺。早上我來瞧你們。定要攆了我出去。你纔肯起來穿衣服。如今爲什麼很大方呢。黛玉抿着嘴笑。半晌纔開口道。那年我纔來。大家都還小。在老太太住的套間裏。不也是一張牀上。這時候何曾理會什麼呢。寶玉道。那時同着一張牀上。雖然親近。總是兩樣的。黛玉道。別講古語了。他們那裏。你也好幾夜沒有過去。別儘在這裏討人厭。今夜隨你便。到那一個屋子裏去歇着。讓我安安靜靜一晚。寶玉又靦腆延挨了一會。纔起身。叫老婆子掌燈。陪至怡紅院。先到紫鵲那裏。剛進外屋門。一個小丫頭正提着水桶。要往裏走。見了寶玉。便站住。叫道。姑娘二爺來了。話聲未絕。只聽得輕輕呀的一聲兒。把裏間房門掩了。然後聽紫鵲在裏面笑道。睡不起來了。寶玉把門一推。已經門上。便道。你姑娘叫我到這裏來的。姑娘是關了門了。紫鵲道。那麼請二爺到晴雯姊姊屋裏去。寶玉道。我怕到了那裏。照你樣關起門來。便怎麼樣呢。紫鵲道。他是不關門的。寶玉問爲什麼你關門。他不關門呢。紫鵲笑了一笑。又道。還有麝月在那裏說話呢。寶玉回身便走道。你不關門。少不得和你姑娘算帳。當下逕往晴雯處。先在窗戶外聽了一聽。果然是麝月的聲音道。那也沒有什麼要緊。蔣家去住了兩天。姓蔣的又不在家。第三天就把他送了回去。還是原封不動一個襲人。晴雯冷笑道。你這句話。就是真的。還虧蔣琪官倒有一點良心。保全了他。不然這會兒襲人要做媽呢。麝月道。話別說盡了。一個屋子裏。多年的姊妹。三天不好也有兩天好的。他嫂子好容易巴結進來了一艘。摸不着一點門路。可是要你看開一點。在奶奶跟前。幫襯一半句話。回了太太。叫他進來。也占不去的。什麼別太太狠心了。晴雯直聲嚷道。我的麝月姑娘。你和他本來交厚。他是該進來的。我便是什麼狐狸精。寶玉是我誘壞了。該攆的。麝月道。這又奇了。那些話是他在太太面前挑撥的嗎。晴雯道。沒

有。他暗地裏撥火兒。太太就能編出這些話來。你知道不是他到底是誰呢。可還出一個人來。麝月半晌又說道。那我也不敢憑空指誰。晴雯道。可又來。我正病得四五天。水米不沾牙。生巴巴炕上拉下來。退送到那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骯髒屋子裏。偏又撞着這些黑心腸的人。憑你壞破喉嚨。要口水喝也沒人來理。麝月笑道。沒人理。那窗戶臺上的茶吊子。就飛到你嘴邊來了。晴雯聽說。估量那一天寶玉出去。看他的情節。麝月已經知道。不與分證。這話又接下去。說道。把我裝在棺材裏擡出去。要不自天有眼。連這幾塊骨頭。也不知那裏去了。如今我倒進來了。他氣不服。有臉兒只管進來。太太還有替己月錢分給他呢。難道我敢攔他出去嗎。麝月道。別的事。都不用提。就是你出去了。他也整整的哭了幾場。你沒有親眼瞧見。信不信由你。太太吩咐。除你貼身穿的衣服外。不許拿一點東西出去。他私下瞞了太太。把你所有的銀錢穿戴。細細拾掇了半天。不少一件。包了包袱。還把他自己幾吊錢。打發宋媽送到你家裏。可是有的嗎。便這上頭也該見人家一點子情。寶玉在外面聽了。講論襲人這一番話。便不高興進去。一個人回到瀟湘館。想起鶯兒這幾時。再不和我說話。不如去問問鶯兒。不知襲人的嫂子進來。說了些什麼。借此也可去搭訕搭訕。慢慢的走到鶯兒那邊。見門已關了。紙窗上照着燈亮未熄。又聽鶯兒在裏面嘆了一口氣。寶玉便悄悄的叫道。鶯兒。姐姐開一開門。鶯兒不應。寶玉又連叫幾聲。裏面纔應道。可是二爺嗎。爲什麼三更半夜。跑到這裏來。奇不奇。寶玉道。我來問你一句話。鶯兒哭喪着聲氣。答道。二爺如今是心滿意足了的。僵死的已經僵死。活着的不過在這裏現世。還有什麼話來問我呢。寶玉道。你可聽見襲人姐姐的嫂子。今兒進來。說了他些什麼。鶯兒道。二爺問襲人嗎。左右不過也是熬煎着死。各人怨各人的命罷哩。寶玉又問道。你到底知道襲人姐姐有什麼話沒有呢。鶯兒再不答應。撲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寶玉站在廊簷底下。默默想道。大凡一個人的性情脾氣。都因遭際而異的。鶯兒從前出言吐語。何等樣柔順。如今大變了。於是因鶯兒想到寶釵。又因寶釵想到襲人。死別生離。纏綿寸抱。不禁掉下淚來。默了一會。仍回黛玉處。叫開門進去歇了。到了次日。賈璉傳齊賴昇林之孝。吳新登等一衆管事家人。雇備人夫。鳳姐命吳新登家的。來到瀟湘館。回明黛玉道。璉二奶奶打發來領緞景閣的鑰匙。璉二爺親自在那裏照應。起運寶銀上庫。入了收帳。再送來過目。黛玉便命

雪雁取鑰匙，交給吳新登家的道：「今兒一天不能運完，鑰匙存在那邊，不必再送過來。」吳新登家的答應出院，來到鳳姐處，回明這話。賈璉先到帳房裏，囑咐管帳公公們幾句話，帶了隆兒與兒兩個小廝進了園門。一徑來到綴景閣，早有吳新登帶領人夫，備了擔子伺候。賈璉便命開鎖，揭封進內，搬動挑運上庫，點齊了十擔，派一個人輪流押送，掣回籌碼。兩邊記了數目。賈璉在門外照着。隆兒悄悄拉了與兒一把，道：「橫豎這銀子沒數的，咱們何不撮巧宗兒進去拿幾個使使，與兒搖頭道：「不想發這宗財，你沒聽見太太那裏的王老媽，他瞧得眼紅了，起了貪心，財沒有發，倒成了個壞名兒，還弄得七死八活，如今病得要瘋呢。那是林姑娘的福分鎮治的，別人敢動他一個邊兒。」隆兒笑道：「我當真豬油蒙了心，白說着頑罷哩。這裏事且按下不表，再說賈璉出去了。鳳姐便向平兒道：「我昨兒晚上對你說的話，就去走一趟，討個准信，好回報人家。」平兒忙應道：「我正要去呢，說着，便到王夫人處，找玉釧兒，彩雲說他到二奶奶那裏去了。平兒轉身就走，一徑進了園門，往稻香村來，知道今兒綴景閣那裏起運銀子，有腳夫來往，繞了遠路兜轉，走過山坡，相離不到十餘步，前面有兩個老婆子，一路行走講話，一個就是玉釧的娘白媽，一個是管園子的祝媽。白媽指着地上道：「你瞧樹上的果子，刮了許多下來，雖然沒有很熟，白糟蹋了。今年春裏雨水多，外邊這些東西見新的都沒味兒。」祝媽道：「可不是，這園子裏的比外邊買的強，因沒派定人，沒人來照管，過幾天就好了。」白媽道：「你不知道，底下去又另換一個勢派了。昨兒寶二奶奶請了大奶奶，二奶奶到議事廳上，講了半天家務，二奶奶就插不上一句話，說起那位寶二奶奶，再沒那麼仁慈寬厚。比二奶奶一個竟在天上呢。」平兒聽了，便攔住了腳，讓他們走遠幾步，纔高聲叫道：「白媽，你多早晚進來的。」二人回過頭來，見是平兒，祝媽先吃了一驚，心想：「幸虧相離還遠，估量着剛纔說的話，他未必聽清。」兩個人便回身迎了上來。祝媽先開口道：「白媽，我到太太那裏請了安，進園子來瞧瞧我，偏我走了開去，回來碰着他，拉到我屋裏去歇歇。姑娘到那裏去，我瞧着許多人在那邊扛銀子呢。」白媽忙接口道：「纔到奶奶那裏去請安，瞧瞧姑娘，紅姑娘說，奶奶正忙着，也沒得進去。平兒笑道：「難為你今兒你自己進來，還是太太叫你進來呢。」白媽道：「我自己進來的。」平兒又問道：「見過玉釧妹妹沒有？」白媽道：「我在太太屋裏，沒瞧見他，也沒什麼話和他說，就這孩子年紀也大了。」

儘仔跑開去頑。姑娘見了他，替我管教管教。平兒道：那是你過慮了。如今太太很看重他呢。白媽眼圈兒一紅道：我底下也只靠着他呢。但願依得姑娘的話，就是這孩子的造化。平兒又和他說了幾句閒話，各自分路走開。且說玉釧因聽了鳳姐的話，心上怪不受用，悶坐不過，想到稻香村來看看園景。一路到了李執院子裏，聽見湘雲探春許多姑娘們在裏頭說笑。玉釧原是到此閒逛，沒有正經說話可回，便到碧月屋裏，說了一會閒話，起身出了稻香村，順路要到紫菱洲去走走。頂頭撞着了平兒，平兒和玉釧本是素日相好的姊妹，一見面，便笑臉相迎的。不料今兒玉釧見了平兒，沒言語一聲兒，頓時沉下臉來，一扭頭回身便走。平兒心裏想道：奇喲，我口還沒開，怎麼惱到我身上來了。欲待不理他，各自走開，怎樣去回覆奶奶，且傷了姊妹相好的情分，只得趕走幾步，上前陪笑臉。向玉釧道：妹妹慢些走。我來和你說話呢。玉釧回轉身來答道：你那個見風使帆，飛高枝兒的主子，我那一隻眼睛裏瞧得進去。一面平兒把他拉着手，兩個人在一塊石子上坐下。平兒又陪笑道：你別生氣，並不是奶奶叫我來的。因我昨兒聽見一句話，猜不透你心上的盤算。咱們好姊妹，自來問問你，你想起來先前太太去討鴛鴦，不是我在背地裏，敢說這句話，怨不得鴛鴦不願意。講到你如今林姑娘也瞧出他的行事來了。晴雯不過嘴上頭燥一點，其實道沒有掉三窩四的壞心腸。紫鵲更不用說了。比鴛鴦可不把你擡到雲端裏去了。到底還有什麼不如意呢。玉釧只是拿着塊手帕子擦眼。平兒一隻手搭在他肩上，推着笑道：這有什麼害臊說不出的話。你還不知道這都是林姑娘的好意，爲着你家姊妹，所以要照應你。倒不是寶玉有什麼私意。玉釧纔說道：我也知是林姑娘的好意，就這寶玉鬧的，我家姊妹死得那麼傷心，又落了一個不乾不淨的名兒，我因此反去做他屋裏人，心上怎麼過得去。再者，晴雯紫鵲兩個已經過了明路，底下去鴛兒，只算未必。薛月秋紋這一窩子總要留一兩個，襲人現在他家裏，保不定不弄他進來。難道咱們這一班人，都要跟寶玉的嗎。林姑娘我感他的情，少不得過一天去磕頭。我對你說這些話，你奶奶跟前說得的，說了兩句，說不得的別去多嘴。放在你肚子裏就是了。平兒點頭又問道：你媽，今兒進來別太太，和他說了什麼。玉釧忙問道：你見我媽麼。平兒道：纔進園子裏來瞧見他。這會兒在老祝媽那裏，估量還沒走呢。說着，兩個人站起身來，平兒一擡頭，見在一株楓樹底下，四

面瞧了一瞧，笑道：「怨不得事沒成就，原來一個地方。風水不吉利。玉釧問什麼風水。平兒道：「不和你講罷。玉釧道：「我也不愛聽你嚼舌。我要找我媽去呢。當下平兒又瞧這地方，自己不覺發笑道：「我還要到山子背後瞧去。一頭笑着，當真往裏邊瞧了一瞧出來道：「今兒可沒有人躲在這裏了。平兒這番言動，倒把玉釧怔住。因笑向平兒道：「做什麼大天白日，你見了鬼了。當下各自走散。玉釧自找他媽去。平兒回到鳳姐屋裏，告訴了玉釧的話。鳳姐因黛玉要他管理家務，重新提起精神辦事。這第一件就不得成功，似乎掃興丟臉，便生氣道：「太太已經應許，怕他不依。立刻要傳賴昇家的，叫玉釧的娘進來，當面吩咐以勢凌壓。平兒在旁再三解勸道：「這原是寶二奶奶的好意。奶奶這樣翻騰起來，玉釧的媽有什麼不願意呢。保不定玉釧執性再鬧出點緣故來。叫寶二奶奶怎樣過得去呢。奶奶倒落了個抱怨也不犯着。明兒我去和寶二奶奶說，包管他沒有什麼芥蒂。還要想法兒，提挈玉釧呢。鳳姐聽了平兒一番話，細想也似有理，且因他這場病後，諸事留神，不敢縱性逞強，便丟開了手。任憑平兒自己去回報黛玉。果然黛玉瞧起玉釧，說他立志存心，令人敬服。反悔自己唐突了他。心上盤算了一會，定了主意去見王夫人，講到寶玉從賈母處回來，不見黛玉，便問奶奶呢。晴雯正在裏頭聽見寶玉回來，忙趕出來，笑向寶玉道：「有一件奇事，告訴你。別聽見了儘嘮叨叨起來。人家又嫌我多嘴呢。寶玉便拉晴雯挨着身子坐下，問道：「好姐姐，你和我講了，我再不告訴別人。晴雯道：「那倒不是要瞞人家的事，就怕招惹你的獸性出來。我先問你，玉釧兒這個人好不好。寶玉怔了一怔道：「你為什麼忽然提起他來。你問我，我瞧女孩子那一個是不好的呢。晴雯嗤的一笑道：「依你這樣說，老太太屋裏的傻大姐，他也是個女孩子。你瞧着他也是好的了。寶玉忍住了笑，向晴雯道：「咱們講正經，你到底為什麼問我這句話。難道爲他姊姊的事，他不理着我，就硬派他一個不是。晴雯搖頭道：「不爲這些。我和你說了罷。姑娘託瑛二奶奶和太太，討他來給你做屋裏人。他反不願意，你說奇不奇。寶玉聽了晴雯的話，又想起當日梨香院齡官的故事，便對晴雯道：「這也算不得奇事。我早說過你們的眼淚，不能葬我一個。襲人尙然有意外之變，何況別人。晴雯聽說到襲人，便沉下臉來道：「你想襲人何不去叫了他進來，說着一扭頭，站起身來要走。寶玉正去拉他，只聽見黛玉走進來，笑嘻嘻的問道：「二爺在家嗎。請到太太那裏去道喜呢。當下

小丫環打起籬子。黛玉含笑進來。寶玉問道：我早上在太太屋裏，沒聽見說什麼。這會兒叫我，去道什麼喜。說着，又向雪雁道：可是你姑娘哄我呢？黛玉道：我說給你聽，爲的有個緣故。我要認玉釧做乾妹子。太太也知道我的意思，很歡喜，就說你要認他做乾妹子。不知我認他做乾女兒。剛纔已經拜過的了。太太要揀個好日子請客，叫他到老太太那裏去磕頭呢。寶玉歡喜道：妹妹真是我的知心。那麼着，我心裏也過得去了。橫豎太太要揀日子擺酒，我到那一天與太太叩喜未遲。黛玉道：也使得。還有一件事，統告訴了你。叫你越發樂一樂。咱們先前梨香院這班女孩子，都散開了。後來因爲芳官在你屋裏淘氣，太太連各處派給使喚的，打夥兒攪了，晴雯在旁，不等說完，觸起舊事傷心，便匆匆的自回怡紅院去了。衆人都沒理會。又聽黛玉道：太太因爲擺酒，要叫班子，想起園子裏頭，向來有一班小戲子，不如把攆的女孩子，叫他們回來。同清音班住在梨香院。多早晚老太太高興，瞧戲，他們伺候着現成。已經告訴鳳姐姐。吩咐外邊叫去呢。寶玉聽說要叫芳官這班人回來，園中越發熱鬧。又得與芳官親近，正是離而復合，事事稱心。再講榮府族中，風聞有上千萬銀子，發給房族中營運，各人畫策門路，或想囑託賈璉，或想賄通鳳姐，以圖捷足先登。不知此事，出於黛玉調度。無所用其資緣。外邊如何明白，先是賈苦心，上盤算去走鳳姐門路。又怕如前一回謀幹工部事件，白躑躅了些總貨。鳳姐推辭不管，先要他母親進府去走一趟。到小紅處探聽些消息。又恐鳳姐生疑，事不成功。反累小紅受苦。左思右想，不得主意。直至那一日，賈璉邀齊族衆，照依黛玉開單所議，宣明一番，各人照着派定的章程，自去幹辦。遠處先行製備行裝，聘請夥計。銀子都已現成，照數支領。衆人自有一番議論。有的說近處便於照應，有的說遠地方去，見識蘇揚風景。有的說從陸路走，剋期可到。有的說走水路，省了腳價。有的說銀子多了，要請保鏢的。有的說搭幫同行，也不怕什麼。分頭打點，各自經心。這許多承領銀本之家，都伏着財福星鍾住。到處貿易獲利。內中有幾個不務正業，刁鑽游蕩的人，皆化而爲善，不敢營私舞弊，激發天良，以圖報效。此是後話。表過不提。當下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來薦幫夥的，來求投靠的，不計其數。鬧得賈府族中紛紛攘攘。書中先敘出一個人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窺黛玉理烏雲一段。寫得十分豔韻。似展周昉畫稿。寫妻妾爭夕。已成俗套。此卻以遜讓出之。自覺別開生面。

第三十回 領白蠟陡成新富戶 製霓裳重集舊伶人

話說賈氏族中領了榮府銀兩出去。熱鬧非凡。先講賈芸承領二十萬。就在京都開設當舖。好不興頭。心想先期賠奉承了鳳姐。到那麼個分見。花上本錢。買了許多香貨。討得個種樹差使。有多大沾光。和花兒匠磨牙。如今不費一點子力。領了二十萬銀子。開了當舖。我便是個大掌柜。每年少算些一個七釐錢。不派到我名下。有幾千銀子進路。因向他母親道。媽。前兒夜裏。夢見走水。連房子都燒塌了。媽驚的嚷醒來道。這夢不吉利。不是兒子告訴媽。說夢見走水。怕嚇們要發財呢。媽還不信。如今可應了這夢了。他母親道。這也再想不到。璉二姨子那麼大。出手起來。整十萬銀子往外頭推倒放心。賈芸道。什麼整十萬。我們房族中遠遠近幾十家門子。都有一二十萬銀子。領短了那一門子。媽。你不知道。這是璉二姨子。有那麼作爲嗎。都因寶二姨子在園子裏。得了一宗橫財。他老人家疼顧族裏。出了這個意思。纔散嚇們營幹的呢。他母親道。這寶二姨子。就是先前在園子裏住的林姑娘。那一天。寶玉圓房。我進去瞧着。他原像個有福氣的人。嚇們底下不都依靠他吃飯嗎。你錢在手頭。別瞧得太容易了。儘仔瞎花。短少人家的帳目。就去清了他們。你娘家這宗會錢。你舅舅三頭五天捎信來說。等湊着要幹辦端午節的香料呢。賈芸道。你老人家別信他們的話。那是怕我拖散了他。儘仔來催逼他。兩老人家心上。纔有盤算。如今知道他外甥平空裏承領了這宗本錢。保不住還要眼花。若說短他這幾吊錢。就到下半年不送去。再不來開口。他母親道。可不是人都勢利。知道嚇們有了。你看昨兒就有人來給你提親。賈芸聽了提親兩字。倒怔了一怔。問是那一家呢。他母親道。就是東街裏璉大姨子娘家。嫂子家裏胡老娘的內姪孫女兒。說模樣也長的好。陪送也體面。璉大姨子坐了車子。自己來說。我便含糊應他。你留心打聽打聽。倒是一件正經事。賈芸搖頭。不論那一家來說親。媽別應許他。他母親正要問的是什麼緣故。聽得外面有人叫道。芸二爺可在家裏嗎。賈芸

聽是鄰居倪二的聲音。趕忙走出見倪二帶着一個年輕小子。頭面長的乾淨。賈芸估量他不是正經來路。便指着那一個笑問倪二道。這一位是貴相知了。爲什麼很面生呢。倪二正色道。二爺什麼話。這裏賈芸一面讓坐。此時已新買了小廝。便叫看茶。三個人坐下。早端上茶來。倪二開口道。頭幾天就沸沸揚揚。榮府裏頭發了整千萬銀子出來。交給貴族中營運。我就估量着二爺常在裏頭跑動的。這件事總脫不了二爺。後來細細打聽。果然是有的。今兒一來道喜。二來有一件小事相求。要二爺賞個臉。賈芸因從前借過他銀子。雖已清還。也領過他的情。便道。老二有什麼話。効力得來的。一定遵教。倪二道。咱們多年老鄰居。幹的事什麼瞞得過二爺。我如今也看破了。到底不是一件正經事情。二爺你不見街坊上貼起大張的告示。禁止賭博。重充發。輕則發落。便是枷杖。抽頭。贏錢。還要追繳入官。我已剝指頭戒賭了。說着。把右手伸起。給賈芸瞧道。二爺不信。瞧那指頭還包着呢。賈芸笑道。你剛剝了這一個。那幾個指頭。就抓不動色子了嗎。說着。大家笑起來。倪二又道。我和馬販子王短腿搭了夥計。也要去做他這個買賣。家裏只丟他們娘兒兩個。沒有男人在家照應。說着。便指那年輕的道。那就是上年冬裏。給我女孩子定的女婿。女兒年紀還小。別管他生熟。叫我這女兒到家裏。年輕的人浪蕩壞了。底下求二爺賞賜他碗飯吃。在鋪子裏跑動跑動。教訓他學出一點本事來。一家門都是感激的。倪二沒有別的孝敬。將來騎出一匹。又會顛又會走的馬來。送你老人家。賈芸因剛纔語言冒失。未免踟躕。聽倪二要把他女婿薦到當舖裏學習生意。本來一樁淡事。又見這個人青年美秀。並非粗笨之人。便滿口應許道。這一點小事算什麼。老二儘管放心。幹你的去。等這裏的事定了大局。就去相邀令婿幫忙。你往口外去給我揀兩匹好馬回來。毛片身材。都要看得過去。將來奉價。說送是斷不敢領。正說着。又見有兩個人來找賈芸。都跑的汗流滿面。氣喘吁吁的。倪二估量他們有話。便起身告辭。賈芸送了倪二翁婿出去。回身進內。那兩個人便開口道。我們又去瞧了好幾處。都不及前兒看的。鼓樓西大街那一所。又緊密。又寬敞。我們去打通原業主。得了個底裏。照前兒講的數目。再添不到一千兩銀子。就可下臺。二爺總別開口。讓我們去打掃臺。總不叫二爺吃虧。賈芸道。就是弄到薛大爺恆舒當當門去了。一個人道。店多成市。那怕什麼。說着。催賈芸就走。賈芸便進內安頓他母親幾句話。又道。銀號裏有人來找。

回報他們晚上到號裏去說話。一面說完，趕忙同那兩個人出門走了。再說林之孝奉了裏頭的話，要去訪尋舊日梨園，急得一時無處想，查覓起梨香院教習一事，向派賈蓋專管，便來賈蓋處探問消息。賈蓋正在承領銀本，經營鋪面，無暇他顧，惟心坎上止有齡官一人，向雖彼此留情，苦無買玉之資。此時正可重價許購，偏值榮府招集舊伶，難以下手。目下正靠着他們提拔，不敢弄鬼，還喜這班人不比到了別處，消息難通。有從此蕭郎是路人之嘆，當下把知道這幾個人的下落，告訴了林之孝。餘外憑他自去找尋。林之孝只得上緊察訪。因那些人聲氣相通，訪着了一兩個，都有着落。可巧他們並未遠去。查明藥官早已死了，小生藕官，小旦蕊官，先跟了地藏菴姑子四信出家，未曾落髮，仍被教習中人賄買出去，復了舊業。大花面葵官，老外艾官，丑淨荳官，老旦茄官，同先前打發教習時早出去這幾個腳色，現俱賣歌爲活。一共十來個人，雖各有班主，或懼怕榮府聲勢，或貪得重價，兩三日內都已停當。又在原班之外，另買了幾個人，雇覓女教習，一齊送進府來。回明鳳姐，仍安置梨香院與清音分開居住。一應器用什物，照舊發出，派人照管，並添製舞衣綵服，及一切刀鎗旗幟，以備演習新戲。一日，史湘雲薛寶琴李紋李綺探春王夫人都在賈母屋裏陪着閒話。賈母屋裏們，如今又熱鬧起來了。園子裏有了清音，又有戲班，你們姊妹們高興，戲在我院子裏搭起臺來，說聲就唱。王夫人道：「他們纔進來，聽說要還排一排再出場，正經又不請客，就是咱們娘兒們這幾個，叫孩子們帶演帶習，先唱一天，給老太太散散心。」賈母道：「聽見你們要擺酒請客，定下日子沒有？」王夫人道：「我想叫迎了頭回來，也高興兩天。昨兒打發人去接，說他家裏有事，要後兒纔來呢。」賈母嘆了一口氣，滿屋子裏一瞧，纔說道：「迎了頭這樣在人家受苦，好笑太太一點子也不在心上，還是你惦记着。」王夫人陪笑道：「正是這句話，還沒回老太太。昨兒打發去的老婆子回來說：『這一會子去見二姑娘，不像先前愁眉淚眼的樣子，想是孫姑爺的性子改了些了。』」賈母躺頭道：「那是天生成的牛性，怎麼改得來呢？」迎丫頭當着他家的人在跟前，也不好向咱們家打發去的人訴委曲。那時寶琴正站在賈母身旁，賈母便把他攬在懷裏，用手撫摩道：「我的兒，你如今有了乾姊妹，別太太又不疼你了。」王夫人叫了一聲琴丫頭道：「那是老太太給你取笑，說着，又向賈母笑道：『老鴿子，比起鳳凰來，這一個，那一樣趕得上他。』因爲林姑娘的好意，我瞧這孩

子也還安頓。當一件頑意兒事的辦了。又借這個名兒。擺擺酒。孝敬老太太。瞧一天戲。賈母道。那倒論不得。說着。對李紈們衆姊妹道。不是我當着你們姑娘跟前說句話。古來丫頭出身的戴鳳冠做夫人。比姑娘小姐福氣還大有呢。我就會看相。先前我也沒理會這孩子。過一天仔細瞧瞧。他是那麼個模樣兒。王夫人道。揀了好日子。過來給老太太磕頭。正說着。只聽得嘻嘻哈哈。鳳姐的聲音。一路笑進來道。我來給老祖宗要人呢。賈母道。你也學了你婆婆。又來看我屋裏那一個丫頭。你說了要誰的。只要我願意。就給你領了去。鳳姐陪笑道。這會兒老祖宗高興。又捨得了。我有那麼麼大面嗎。老祖宗這裏來要人是真的。爲的那小班子裏頭短了一個正生。當下聘不出來。文官是他們原班腳色。道他腔口身段。都記先前留在老祖宗屋裏。就只他沒有出去。如今打夥兒進來了。要求老祖宗。叫文官出去配一個腳色。不知老祖宗叫他出去不去。賈母道。不是你來說起。我也沒理會。文官在我屋子裏。正是先前爲什麼單留住他呢。鳳姐道。那是太太爲芳官洵氣。把派給各房裏的人都攆了。太太不敢叫老祖宗屋裏的人也走。便留了文官。如今想起來。他們出去的。依舊進來了。在你老祖宗屋裏的人。不叫出去。豈不省事呢。賈母聽了歡喜道。文官在這裏。也儘閒着。叫他用心唱幾齣戲。給咱們聽也好。一面便命琥珀去叫文官。王夫人問鳳姐道。這些孩子們進來。你多見過了。鳳姐道。前兒進來請安。打聽老太太歇午覺。太太事情忙。就回報了他們。我也沒見呢。聽得平兒說。原班腳色。蓋官。藕官這些人。都在裏頭。王夫人道。我記得頭裏。他們攆了。有幾個孩子。去了家。想不到依舊他們唱了戲。賈母聽了嘆道。他們學了這個。拋撇家鄉父母出來。原是命苦的小孩子。家看得破。修修前世。也難得的。不該又叫他們進來。鳳姐答道。聽說他們在菴裏住不多時。早就出去唱戲的。賈母點點頭道。既是這樣也罷了。說話時。文官早已叫到。賈母便問文官。他在屋裏做什麼。文官應道。琥珀姑娘教我挖花呢。賈母道。你們一班子師弟師兄。又到咱們園子裏來了。叫你去排戲呢。一面又叫鳳姐道。鳳哥兒。你來要的人。給你領了去。鳳姐笑道。老祖宗倒推到我身上來了。我算當一名內領班。伺候老太太。就只放起賞來。我是要加二扣頭的。湘雲在旁笑道。鳳姊姊還是那麼愛錢。探春瞧了湘雲一眼。鳳姐正向賈母說話。並沒理會。一面拉了文官的手道。你如今做了還籠的雀兒子。快理你的戲本子去。仔細再別像頭裏秦

瓊沒帶上鬚鬚，就殺出潼關去了。說着，叫兩個老婆子，到文官屋裏收拾東西，領着送到梨香院去。這裏賈母叫琥珀擺開雙陸場子，與李執打雙陸消遣。王夫人鳳姐各自回去。湘雲和衆人出了園門，行至蜂腰橋，李紋姊妹要轉過山坡子，自回稻香村去，被湘雲拉住道：「咱們鬧林姊姊去，說着同到瀟湘館。」湘雲一進院門，便笑着嚷道：「我們約了一羣人來鬧你們呢。」黛玉一個人坐在窗前調弄鸚哥兒，聽見湘雲聲音，忙站起身，早有了頭們打起籠子。黛玉含笑，讓進裏邊坐下。湘雲不見寶玉，一口嚷道：「二哥哥躲了我們了，便向各間屋子裏裏外外找尋。又到了頭們房裏掀起炕幔一瞧，雪雁早跟了進去，見湘雲揭他睡的炕幔，便漲紅了臉道：『史大姑娘，這算什麼？找二爺找到我們炕上來了。』」湘雲笑道：「二爺躲在那裏了呢？」雪雁道：「二爺在老太太那裏。」湘雲道：「你別扯謊，剛纔我們就在老太太屋裏出來。」春纖在外邊接口道：「二爺聽說藕官這班人都進來了，估量着到梨香院去瞧他們呢。」湘雲道：「你打發個人去叫他，咱們要商量正經事。」寶琴叫道：「史大姊姊你出來罷，告訴了林姊姊，也是一樣的。」面向黛玉道：「他又要起詩社呢。」黛玉道：「我瞧雲丫頭發了瘋了，你們可瞧見他前兒的詩？」胡謔亂道：「講些什麼？照像他這一位詩翁，底下再結起社來，便要鳴鼓而攻，麾之門外的了。」湘雲道：「文章以不切題者爲陳言，賀新婚詩總得醜麗貼切爲佳，這不是到省親別墅獻詩，都要像你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的莊重句語嗎？」黛玉道：「你瞧琴妹妹他們這幾首，何嘗不醜麗。」大嫂子這一首，何嘗不貼切，定要像你那麼樣謔，纔算得切題。」我單問你，汗融乍試芳脂滑這兩句，虧你一個做女孩子的，把嘴裏說不出的話，筆下公然寫了出來，臊不臊？」湘雲道：「這兩句也算不得稱俗。」黛玉道：「離開了題目，約略看去，原其平淡，你細細推敲起來，成了什麼話？」雲丫頭你到什麼知道的，你講呀。」湘雲道：「臯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衆人聽湘雲說了這兩句，底下便然住了，都怔怔地聽他語不於倫，半晌，黛玉接口道：「自然是想當然耳，虧你也肯想，也會想的到家。」湘雲又辯道：「後人評閱前人之書，往往有作者心思，未必想到之處，閱者竟批得出來，我本無心，你偏現身說法，竟會硬要派着我。」我總不服。」黛玉道：「子非我，焉知我之現身說法領會？」湘雲被黛玉辱駁詰，理屈詞窮，寶琴探春都笑道：「今兒枕霞舊友，與瀟湘妃子，舌戰大北了。」湘雲紅上臉來，要撕榻上貼的那首詩，黛玉道：「你這一撕，又是蛇足了。」貼上這上頭，除了你二哥哥，

就咱們姊姊和妹妹。有什麼忌諱。底下留心一點就是了。別儘你的高興。湘雲低頭無語。李綺笑道。史大姊姊和林姊姊。講了半日話。我總不得明白。黛玉笑向李綺道。史大姊姊肚子裏很明白。你儘管悄悄問他去。湘雲站起身來道。平兒。你再說。我來擰你的嘴。說着。就趕攆來。黛玉只得陪笑求饒。一時寶玉進來了。寶琴忙走過。把湘雲拉開了道。二哥哥來幫林姊姊了。你別鬧罷。當下湘雲放了黛玉。問寶玉道。二哥哥你到梨香院去。瞧見我的葵官沒有。寶玉道。我何曾到梨香院去。他們還沒進來呢。話未說完。丫頭們報道。璉二奶奶來了。衆人起身讓坐。鳳姐道。那大妹妹身上不好。去瞧瞧他。順路進來坐坐。恰巧你們都在這裏。寶玉忙問道。唱戲的女孩子都進來了嗎。我還不知道。史大妹妹賴我去瞧他們呢。探春道。二哥哥不在梨香院。到底那裏去了呢。寶玉道。我在四妹妹屋裏瞧他和妙師父下棋。黛玉我前兒到菴裏去拈香。妙師父感冒着沒有見他。如今想是好了。湘雲接口道。你還該再去走一趟。上年他給你起的課。我也知道。你好像不輸服。如今看起來。竟判得准極的了。衆人問起的什麼課。湘雲便將上年的事告訴了他們。衆人都說好靈課。鳳姐暗想寶黛二人。委係姻緣前定。何不早爲撮合。省卻多少煩惱憂驚。又轉念自爲寬解。想出諛詞。向寶玉笑。寶兄弟何不再到妙師父那裏去起一課。看太太幾時抱孫子呢。衆人聽了。都瞧着黛玉笑。黛玉便沉下臉來。瞪鳳姐一眼。湘雲道。且慢講起課的事。咱們講起社的事罷。趁這幾天都齊全。二哥哥高興。就鼓舞起來。倘因別的事忙。顧不上。剛纔二嫂子的話。等做湯餅會再說罷。寶玉笑了一笑。便道。這件事先前有大嫂子還得拉他在裏頭。這會子大嫂子不在。咱們定了日期。打發人去告訴他。一聲也使得。鳳姐一聽。忙站起身來道。我聽你們講到這些。只好幹我的事去了。回頭一笑道。少陪。黛玉送鳳姐走了。這裏湘雲一衆人。重又坐下。探春道。你們別忙。這幾天頭裏太太就要擺酒唱戲。不如鬧過這幾天。二姊姊也回來了。邢大姊姊的病也好了。多幾個人。越發熱鬧些。不好嗎。湘雲又坐了一會。各自走散。次日寶玉起身。到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回來。吃過早飯。就要叫芳官這班人來。又想屋裏人多。不便閒話。何不自己到那裏。順路瞧瞧園景也好。於是出了瀟湘館。徑往梨香院來。心想芳官與晴雯同時被逐。不料死者復生。離者重聚。一路行走。但見紅雨塵花。綠陰鏤日。到了山石旁邊。有幾株杏樹。遮得密葉重重。住步擡頭。見樹上已垂垂子結。又想起

當日園中情景。遇見藕官在此燒化紙錢。也是清和時節。風景宛然。他們雖年歲漸長。還不至像那子結枝頭落盡深紅的時候。一頭思想。已到了梨香院。戲班班子里的人。見了寶玉。忙去通知領班的。喚齊全班。迎出請安。寶玉仔細瞧。偏不見有芳官在內。寶玉便問起芳官呢。藕官見寶玉問起芳官。頓時掉下淚來。寶玉忙問根由。藕官道。二爺還不知道芳官的事嗎。此事說起話長。請二爺裏邊去坐了。細細講給你聽。寶玉道。你在那一個屋子裏。咱們進去瞧瞧。藕官引路。領班的退出。有幾個女孩子各自走開。藕官個五六個舊人。隨了寶玉。來到藕官屋裏。藕官忙去泡茶。用五彩蓋閉放在豎金洋漆盤中。捧與寶玉。寶玉接過。放在桌上。一手拉了藕官。挨身坐下。追問芳官之事。藕官道。要講芳官。還得我和蕙官兩個人說起。有半本戲文情節。二爺只當聽戲一班。畢竟芳官作何下落。再看下回藕官替他述明分解。

逸梅氏評曰

秦瓊沒帶鬚髯。就殺出潼關。此是近來票界常鬧之笑話。不料梨香院文官卻先已爲之。然則票界不過抄襲舊文章耳。一笑。

湘雲是個詩迷。所以動輒提起社主。讀之可發一噱。

第三十一回 訊芳踪香院惜閒花 還詩集絮詞盤侍女

話說寶玉到梨香院不見芳官。向藕官跟問。藕官道。頭裏芳官蕊官和我三個人。太太叫各人的乾媽領出去。我們想好容易派了房頭。沒福分住得。當到別地方去。還有什麼好處。大家看破。求太太許我們出了家。我和蕊官都跟着圓信做了徒弟。要等個好日子纔落髮。誰知不過是這些出家人心腸。哄了我們到菴裏。後來見了銀子又眼紅了。貪圖一百兩銀子到手。翻轉舌頭來說。我們是穿好吃好慣的。熬不得苦日子。又道。我們是唱過戲的人。住在菴裏。離免地方上這些混帳人造謠言。他也擔不起。依舊把我們送去。幹那行業。可憐我們又沒一個親人在跟前。沒法兒憑着他擺弄。不承望我們又進來了。底下保不定還有些好處。各人再看唱下半臺的戲。

罷了。你的芳官。比我們心堅。苦也受得起。現在水月菴裏。死守着這個破蒲團。不肯放。看來倒是他一齣團圓戲了。寶玉聽了。怔了一會。便道。何不去叫他進來。同你們唱戲頑兒可不好。藕官笑道。他已經光着頭做了姑子。怎樣唱戲呢。難道叫他常唱。潘必正偷書。小尼姑下山不成。寶玉道。那怕什麼。我上年要做和尚。也把頭髮薙了。如今留得齊齊的。就添上鬚髮了。說着。將身子扭過。把頭一低。叫他們都來瞧着。一時五六個人趕攏爭瞧着道。和尚養了頭髮。自然姑子該還俗了。說的衆人都笑起來。藕官向桌上端起茶盤。一手揭開蓋子。遞給寶玉。寶玉接上手來不喝。藕官因在黛玉屋裏住久。深知寶玉脾氣。便道。這碗是我一個人認定了喝的。二爺別嫌醜。寶玉便喝了幾口。藕官接過放下。寶玉道。姑娘們都在園子裏。你們可想去瞧瞧。藕官道。昨兒文官出來。我們問了半夜的話。裏頭事情。他都和我們說過。不料寶姑娘竟不在了。他做人怪好。我們聽了。也是怔怔的。怨不得蕊官哭的那麼傷心。二爺瞧他眼還腫着呢。寶玉看了。也禁不住淌了幾點淚。藕官自悔出言莽撞。忙忙把話撇開。我們這幾天趕的排戲裏頭。沒有人叫。不敢走動。難得二爺到這裏來。咱們跟着走罷。寶玉便站起身來。帶了藕官這幾個人出院。文官送至門外。自回裏邊排他的戲。衆人隨了寶玉穿林渡水。一路觀玩園景道。我們離了這園子兩三年。你瞧這路徑都生疏了。不是跟了二爺來。謹防走迷了呢。寶玉笑道。別說你們這條路固然走不到。如今又被這些樹葉子遮得嚴嚴的。連我也模糊了呢。說着。便敘住了腳。藕官轉過寶玉面前。趕繞的跑了一箭多路。轉出山子。站在一塊太湖石上。招手道。二爺這裏來。寶玉同蕊官們行至藕官站立之處。藕官指與他們瞧道。走過了這一條曲折朱欄板橋。沿堤繞東行去。再轉過荇葉渚前。不是那院子裏一叢翠青青的竹子。都瞧見了嗎。寶玉笑道。繞了遠路了。好久不進去。引你們多逛一會子也好。一路說話行走。蕊官指着堤上的柳枝子道。到了這裏。可再迷不了路了。藕官。你可記得鶯兒姊妹編花籃子。被芳官乾媽的姑媽看見。鬧了一場沒趣。籃子也掠在河裏了。寶玉問道。前兒進來。你們這些乾媽去瞧過你們沒有。藕官道。誰願意他們來瞧。就只園子裏管廚房的柳大娘要算疼顧我們的。說起這幾個乾媽。不如沒有倒乾淨。寶玉道。誰叫你們認這些混帳東西做乾媽。我囑咐你們先前的話。都拉倒。如今。就是他們來認你們做乾媽。也別理他。藕官們都笑道。先前我們年紀小。也有

些淘氣。如今大是小。儘他們一個面子上的規矩。不怕他再來盤算咱們了。說着。已到瀟湘館門前。寶玉趕在前頭。跑進裏邊。見湘雲探春和黛玉坐着說話。寶玉站在廊簷下。招手道。你們姑娘們都在這裏。快進來罷。幾個人一齊擁進。先到黛玉湘雲探春面前請了安。又向屋子裏的人。都問過好。黛玉的藕官。湘雲的葵官。探春的艾官。各人走近各人身旁。自有一番親熱光景。問長問短。說些出去後的情事。獨有蕊官一人。遠近站着。似失所依。黛玉一眼看見。記起他是派在寶釵屋裏的人。雖不比主婢恩深義重。如今他進來。不見了寶姑娘。卻有一種伶仃形狀。又想到自己。設使去年一病不起。或回南後。永別瀟湘。今日他們到此。將藕官易地而觀。也不免有此情狀。觸景追思。默然神動。於是喚過蕊官道。怎麼你就像失了羣似的。想是見你同伴的。都去找着姑娘親熱。只不見你寶姑娘傷心嗎。蕊官勉強笑了一笑。黛玉便問這些時學了些什麼戲。蕊官道。現在那裏排戲中樓呢。黛玉又問了他幾句話。便命雪雁去裝些果子來。給他們吃。雪雁裝了四盤精細點心。叫兩個小丫頭端了出去。放在小桌子上。各人過去隨意吃了些。蕊官便問雪雁道。鶯兒姑娘在那裏。黛玉道。正是。藕官們都住在這裏。蕊官叫他到鶯兒那邊去逛逛。寶玉道。別叫他去罷。他兩個人見了面。就大家淌眼抹淚的一泡子是有。黛玉道。他們哭也是應該的。由他去罷。你管住人家不哭嗎。說着。就叫小丫頭引了蕊官。到鶯兒屋裏。這裏湘雲笑道。林姊姊是一個公道人。州官放了火。就許小百姓點燈。他自己愛哭。再不厭惡人家。這個寶玉忙接口道。你林姊姊如今又何常哭呢。湘雲道。二哥哥再催他。林姊姊就會哭。寶玉道。啣們小時候。我也並沒去催他。你林姊姊多心。和我慳氣。只是哭。我見他一哭。心裏頭就不知怎麼樣纔好。後來他便哭。總瞧着我。我也知道。如今要再瞧他。先前淘氣的樣兒。正經催他。還催不上來呢。湘雲抿着嘴。一面推着黛玉笑道。林姊姊聽聽。你那先前的故事。可都是二哥哥自己說出來的。黛玉道。你們好哥哥好妹妹。一遞一句去嚼舌。我沒聽見。話未完。只見晴雯急忙忙的掀簾進來。一疊連聲的問芳官。寶玉歎了一口氣道。你要問芳官的事情。蕊官都知道。他在鶯兒屋裏。你找着他問去。晴雯抽身便走。湘雲道。但凡一個人。總有個交情故舊。你看蕊官進來。便問鶯兒。晴雯又急巴巴的來找芳官。黛玉接口道。正是爲什麼不見芳官。寶玉正要講芳官的事。只見香菱的小丫頭臻兒。手內拿了兩套書進來。先

與衆人問了好。便走近黛玉身邊道。我們姑娘給奶奶請安。臻兒纔開口。湘雲便悄悄的。向探春誇他道。你看臻兒年紀小。嘴頭上倒很靈變。不是向來聲聲口口林姑娘叫慣的。這會兒忽然改口叫起奶奶來了。黛玉道。雲丫頭。又是鬼鬼祟祟什麼姑娘奶奶。湘雲道。二奶奶別聽我們的話。臻兒又接口道。我們姑娘說。奶奶的詩稿子在那裏。趕着寫完了。就給奶奶送過來這兩套子。是叫什麼。臻兒想了一想道。叫裏開禪包氈裙。上年留在那裏。先拿來送還奶奶的。倘然奶奶用不着的了。等着我姑娘要看再來取罷。臻兒話未說完。湘雲和探春聽見書名兒說的古怪。趕忙走攏。同黛玉看時。見書套標籤上寫的一冊是庚開府遺稿。一冊鮑參軍全集。大家笑得彎腰曲背。湘雲便指着臻兒。說不出話來。寶玉忍住了笑道。他小孩子家那裏記得清這些話。說着也忍不住大笑起來。探春笑的一面擦淚。對湘雲道。你纔贊他嘴乖。就鬧出緣故來了。臻兒瞪着眼。估量他們這些人笑的是他。便紅了臉道。我說錯了話嗎。聽見我姑娘吩咐。是那樣的呢。湘雲道。你說的不錯。我們是笑你姑娘。黛玉道。當真是香菱說的累墜呢。箇箇截截叫他拿了兩套書來。就完結了。要那麼提得清。怨不得鬧出禪也開裙。也要包了。說的大家又笑起來。探春道。想他又天天在那裏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的念溜了嘴了。我們不知道。這兩冊書。你幾時借給他的。黛玉道。因是那一年香菱要我教他做詩。我先借給他。王摩詰全集這幾部去看了。末後來。又借給他這兩套。不是上年來給我餞行。這一天他還提起。我叫他留着看就是了。這會兒不知爲什麼。又打發臻兒送了來。黛玉正欲向臻兒問話。臻兒已走開了。雪雁忙找出院子裏。見他同藕官們。在假山石子邊。創那新出土的竹笋兒頑呢。雪雁便叫臻兒道。姑娘有話問你呢。怨不得你姑娘不肯打發你出來。正經話沒有講完。脫滑兒就頑去了。臻兒把手上的泥。搓了搓。自回屋子裏來。雪雁又喚藕官們道。你們如今。又不在裏頭住的時候了。頑了這半天。仔細回去師父要捶。藕官道。蕊官還沒有出來呢。又各人拿起創的笋片子給雪雁瞧道。我們拿回去。和廚房裏討些火腿片子。放起湯來。纔新鮮有味兒呢。雪雁道。你們也太淘氣了。這都是些嫩片子。祝媽瞧見。和你師父算帳。正說着。蕊官已從鶯兒屋走出來。大家重又回進裏邊。說要走了。黛玉便命雪雁去。各人給他們兩個餞子。又叫老婆子把他們吃剩的滿滿四盤點心包起。給他送去。探春對湘雲道。咱們也該走了。寶玉便

問你們到那裏去呢。探春道：「瞧那大姊姊去。」寶玉道：「咱們同走。」又叫藕官們跟着一齊下了臺階。藕官們各自去取削的嫩笋。寶玉見了，喝道：「不怕髒了手！什麼希罕東西，便叫一個老婆子替他拿了。」寶玉湘雲探春帶了藕官們，又跟了許多老婆子丫頭一羣人，出了瀟湘館。這裏黛玉纔問臻兒道：「這兩套書，你姑娘愛瞧，只管放着，爲什麼拿了過來？」臻兒道：「聽見我姑娘說住在這裏，要來園子裏和奶奶姑娘們說個話兒，也方便。如今把走熟的一個地場，生巴巴要離開了。」我姑娘還一個人在屋裏淌淚呢。太太叫我姑娘收拾東西，要挪屋子，所以把這兩套書叫送還奶奶的。」黛玉道：「挪到那個地場去住呢？」臻兒道：「不知到那裏去住。只聽得我們二爺在外城找新屋子。」黛玉道：「姑娘打發你來。」太太知道沒有，臻兒道：「太太知道的。」黛玉道：「我這幾天就要到你太太那邊去，先替我請安。」姑娘跟前問好。臻兒答應着要走。黛玉道：「不去瞧瞧你鶯兒姊姊嗎？」臻兒道：「要去呢。」一面臻兒自往鶯兒處去。黛玉走進裏間屋子，見紫鶯一個人靠着窗戶，在那裏做盤珊瑚的扇絡子。黛玉道：「我倒沒見你帶了活計來的。」外邊那麼說笑，你也不出去聽聽，趕緊弄這個做什麼？」紫鶯站起身來，把針線放下，笑道：「我到姑娘這裏來帶這個來消消閒。」奶奶們外邊說的話，我都聽見呢。」黛玉道：「你可聽見臻兒的話嗎？」紫鶯道：「那是姨太太要辦那大姑娘的事，嫌這屋子不寬展，所以要換新屋子呢。」黛玉道：「那裏是爲這些？」我們沒有去見過嗎？」屋子雖然整齊的，沒有幾院。除他大奶奶占了一個院，小丫頭老婆子們都住的乾乾淨淨屋子，當真就讓不出一院來。我倒猜着有八九。紫鶯笑問道：「姑娘道的是什麼？」黛玉道：「寶姑娘不在了。」他老姊妹兩個，雖說是和氣，到底少了一個親人。二則咱們這園裏的人，先前都和寶姑娘在一堆兒耳鬢廝磨的，姊妹姨太太住在這裏，保不定在園子裏來多走幾趟，瞧着難免不傷心。況且咱們的事，鶯兒見了，尙然如此，姨太太就破到十二分心裏頭，就沒有一點芥蒂嗎？不如離開這裏的好。但是姨媽沒有想到，挪了開去，聽得那位大奶奶很不賢慧，那大姑娘還沒過門，琴姑娘年紀也小，在這裏住的日子多，就同香菱兩個人越發孤伶了。再講到我們這裏，不要說太太面上的體統，情分上不好看，就是你心上也過不去。想去先前姨媽待我也好，後來就爲寶姑娘的事，存了點私心，那是親疎厚薄，誰沒有一點半分別。」紫鶯笑道：「姨太太別的上頭，也再沒的說，就是那一天說起姑娘的事，他老人家既沒真心。」

就不該當頭話說。既講出口來，也該認真辦去。爲什麼我多說了一句話，還把我來取笑。後來就拋在九霄雲外了。黛玉微笑道：你什麼這些話，還都記得。紫鵲道：如今姑娘算沒有委曲到底。先前的不論什麼話，原可不必提起。但是我在睡夢裏想起，寸寸節節的事來，還心驚膽戰。除了他沒有一個人不叫人寒心呢。黛玉沉思半晌道：罷呀，就是你在南邊和我說的話，頭裏的事都擱開，再別提他了。我先到太太那裏去，探聽姨太太那邊的事。太太知道了沒有，便命雪雁春纖跟着出了院門，走不多路，見小紅同着剛纔送藕官們回去這兩個老婆子，一路說笑走來。見了黛玉，老婆子便站在一旁，回過了話，自回瀟湘館走去。小紅含笑問道：奶奶那裏去呢？我們奶奶打發我來，請奶奶明兒吃了早飯，奶奶這裏沒有事，請到議事廳去，倘定下了詩社，別攪鬧奶奶姑娘們的雅興。改日再來請罷。黛玉道：沒有的事。明兒我准過去的。你去請了大奶奶三姑娘沒有？小紅道：我們奶奶沒有叫去請三姑娘。我先到奶奶這裏，再去請大奶奶。奶奶要請三姑娘，我帶便就替奶奶去請了。回去告訴我們奶奶一聲就是了。黛玉道：你奶奶沒有吩咐，你別去請罷。橫豎請了三姑娘，也未必來。你回去對奶奶說，前兒送來的冊子，都看過了，明兒帶到議事廳上，還有話和你奶奶當面說呢。小紅答應了一聲是道：不到奶奶屋裏去了，站着等黛玉走了，再往稻香村去。再說黛玉來到王夫人處，正值王夫人睡午覺未起，便至玉釧屋裏，見玉釧頭上金珠璀璨，服飾鮮妍，已改了妝飾。王夫人又派了兩個小丫頭伏侍他，炕上鋪陳帳幔，及屋內簾櫳器具等件，雖不精雅，卻也富麗一新。玉釧面龐豐滿，態度從容，正是移體移氣，潤屋潤身。黛玉上前相見，叫了一聲姊妹。玉釧臉泛微紅，似形踢躄。二人自有一番套言絮語，不必瑣述。黛玉坐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來請道：太太起來了。黛玉辭了玉釧，便過王夫人處。王夫人叫黛玉坐了道：這樣長天，你不歇個中覺嗎？黛玉道：剛纔史大妹妹和三妹妹在那裏說了一會子話，混了過去，倒也不覺的倦了。王夫人又向院子裏瞧了一瞧道：這時候晌午纔熱呢。雖然四月裏天氣，這太陽曬着地上，熱氣蒸上來，就利害。你這會兒又趕來，有什麼話嗎？黛玉道：沒有別的。我聽說姨媽在家裏趕着拾掇東西，在外邊找屋子，太太知道這件事沒有？王夫人道：姨媽這些時也沒過來，我恍惚也聽過這話。你又聽見誰說呢？黛玉道：剛纔聽臻兒講起。小孩子家也說的不明白，所以趕着來問太太。果然

是真的。咱們過去留住他老人家纔是個正理。王夫人道：姨媽瞞了咱們，背地裏在那邊辦這些事。估量他已打定主意，要留也留不住。黛玉笑道：太太儘你放心，包管把姨媽留住就是了。王夫人歡喜道：果然能把姨媽留住，頭一種老太太那裏得時常有個人來閒話，解釋悶兒，再者我心裏也過得去，就是大概體統上，也不落旁人褒貶。黛玉道：明兒就過去。王夫人道：據我想起來，你倒不必過去，橫豎這幾天裏頭，要請酒，前兒打發人到孫家去，說你二姊姊明兒一准回來的，俾會兒對你鳳姊姊說，戲又現成，一搭兩便，請了姨媽過來聽戲。那時候你留姨媽自然有你的一番情意，趁着老太太和我的都在跟前，人多口衆，說的姨媽下不臉來，便把他留住了。黛玉應了一聲是。又說了幾句閒話出來，由穿堂徑過鳳姐後院，見小紅已從李執處回來。黛玉道：纔和你說的話，可記明白了。小紅笑應道：說下了。奶奶不到我們奶奶屋裏歇歇去嗎？黛玉道：不進去了。明兒見面再說話罷。黛玉自回園去。小紅便到鳳姐處，回了李執的話。又道：纔在穿堂背後，碰見寶二奶奶，想是太太屋裏出來。鳳姐點頭，便叫過平兒，悄悄的吩咐道：你到太太那裏打聽林姑娘剛纔說些什麼話。平兒笑道：我去見了太太，沒有什麼話可回，便什麼樣呢。鳳姐想了一想道：你只說錦鄉伯府裏的添妝，同南安郡王府裏的壽禮，和寶二奶奶商量過，比往常加豐，已辦好繳進來的了，等打發人送去的時候，再請太太過目。回了這幾句話，可不就唐塞過去了。太太沒有提什麼，你悄悄叫一個小丫頭子問他，別叫玉釧知道。平兒答應，走出房門，見賈璉正掀外屋門簾子進來，悄悄奶奶睡中覺起來，沒有平兒扭了一嘴。賈璉就在堂屋裏坐上曬熱，叫平兒打水洗臉。平兒笑道：你叫小紅去，我有事呢。說着，出了院子。小紅只得上來伺候。鳳姐便從裏間走出坐下，瞧賈璉洗臉。賈璉問道：你可知道姨媽那裏的事嗎？薛老二趕緊在外邊找屋子，要挪出去住呢。鳳姐道：不是姨媽自己也有幾所住得的房子，爲什麼又要去找呢？賈璉道：你不知姨媽家的屋子，都賃給人家住着，一時騰不出來，所以要另尋。這件事不知太太知道沒有？鳳姐道：太太卻沒在我跟前提起這件事。估量琴姑娘常在這裏，難道不吐露一半句話出來嗎？賈璉道：我們就大家不言語一聲兒，但憑姨媽挪出去住。鳳姐道：唉呀呀，太太不用說，上頭還有老太太，况且姨媽要離開這裏，自然有個緣故。如今的事，比不得先前，再怪不到咱們身上來，倒不用你操心。你想姨媽這樣性急，

就等不得薛老大回來。你到底打聽他的官事了結沒有。賈璉道：有什麼不了結。不過瞎花錢罷。前兒他老二回來。說起衙門裏頭的事。都是胡打胡撞。先在縣裏已經花了幾千。辦了一個誤傷人命。上司衙門也照轉的了。刑部裏駁了下來。據招冊上供情。爲燙酒口角起衅。憎嫌跑堂的不就去燙。把酒潑地。失手帶碗擲去。碰在跑堂的頭上。受傷身死。明係是鬪毆。怎麼算得誤傷。就是誤傷身死。律應絞抵。也不能收贖。委員發審。提了一千人證上去。又拉出蔣琪官這些人來。蔣琪官求了王爺一封書子。也沒到案。就只難爲薛老二東鑽西跑。花的是姨媽的錢。現今案是定了。捏改了姨媽守節年分。等秋審後辦孤子留養。幸遇海疆奏凱。一應罪囚減等。薛老大的案還算鬪毆情輕。准減流三千里。只等都覆一轉。就可辦留養回家了。鳳姐道：部裏還得去安頓纔好。賈璉道：那是彙奏事件。又是照例辦的。倒不用去照應。就是薛老大回來。要改改他的脾氣纔好。兩場人命官司。歸根兒外邊也不去走走。就這樣麻花踢煞。別把他的性子。越發縱起來。鳳姐道：姨媽如今也苦了。只盼薛老大回來。叫他老人家寬寬心。底下的事情。那裏料得這些。賈璉道：別上仔講姨媽家的事了。上兌銀子的總數。你瞧見了嗎。鳳姐道：正是這句話。整千萬的銀子。可巧沒有一點畸零。賈璉道：我也那樣想。不是末後這幾平。我也在那來瞧着。要猜疑他們把尾數截去了。正經還有一件事。我前兒和你說芹兒的話。向林妹妹提過了沒有。鳳姐道：明兒到議事廳上再說。賈璉又問了幾件事。書不繁敘。再按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玉既已和尚還俗。無怪要教芳官尼姑下山。趣趣。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託主 傳家存厚溥利輕財

話說鳳姐與賈璉議論兌銀上庫之事。講起賈芹。鳳姐說到議事聽再提的話。暫且按下。講到次日。寶玉因同年的太翁壽辰。一早起來。先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安。一逕出門。這裏黛玉起身。早有鳳姐處打發平兒。帶着老婆子。一同到來。平兒走進瀟湘館。纔上臺階。便接過包袱。命老婆子在外候着。平兒走進屋門。便問奶奶起來嗎。

雪雁在裏間屋子裏應聲。一面出來，見了平兒笑道：「好早阿。姑娘梳頭呢？」黛玉聽是平兒聲音，便叫雪雁：「請平姑娘裏頭說話。」平兒一面放包袱，同等雪雁進內，見黛玉正在對鏡理妝。春纖站在旁邊，手內捧着珠釧釵環等物。雪雁進去，接過一件件與黛玉妝飾。小丫頭子忙端了一張杌子過去。黛玉叫平兒坐下。平兒欠身就櫪沿坐了。黛玉叫小丫頭子端茶。平兒道：「奶奶賞我的桂圓建蓮，我天天起來，叫他們預備着，纔吃了來的。早上不喝茶呢？」小丫頭別去倒。奶奶今天起的早，我們奶奶纔起來呢。昨兒銀庫上送了幾本子支發，滾存帳簿進來，我們奶奶看過的了。請奶奶過目，打上圖記，再發出去。我們奶奶叫先打發人來看奶奶起來了，纔叫我送過來。因是小丫頭說，見寶二爺從太太屋裏出來，穿了出門衣服，像是外邊去拜什麼客。我估量奶奶也起來的了，所以趕着送了來。現放在外間屋裏桌子上。黛玉道：「那又是你奶奶多心了。你就是你奶奶一個好幫手，不是我背地裏說一句，不怕你奶奶見怪的話。我先前冷眼瞧着你，有時聽旁人說起，果然存心寬厚。辦事周到，又知輕識重。憑着人斷極斷敬，自家再不肯作一點威福。正經比着你奶奶強遠呢。」平兒站起身來道：「我又知道些什麼，不過我們奶奶事情忙些。小事件可以傳言送語的，替我們奶奶分一點勞。那裏當得起奶奶這樣擡舉。可不要臊死了人。」黛玉道：「那是我的真心實話，何犯着面諛你？」前兒重託你奶奶掌管家務，也爲的是有你在那裏幫着。你奶奶靠得住你，纔說起銀庫上的簿子。這會子既送了來，且擱着。我瞧一下子，以後可不必送來。說話時梳妝已畢。黛玉命雪雁在四寶箱頭一屉內，取出蟠螭漢玉圖章兩方來。黛玉接過，揭開匣蓋，取了一方。那一方仍叫連匣收好，便將取出這一方，遞與平兒道：「這方圖章是我夫婦娘要的，玉情也好。我又愛他上面鑲的這幾個字。簿子上就打這個。如今只當交給你。回去告訴你奶奶一聲，就是還得去另配一個匣子擱着。平兒接過圖章道：「蒙奶奶作差，盡心幫着我奶奶辦事，總不敢辜負奶奶。當下又說了幾句閒話，順便提起明兒擺酒，並去請姨太太的話道：「昨兒打發人來，回過奶奶的了。平兒一面取出手帕，包好圖章，辭了黛玉，一逕出瀟湘館走了。這裏黛玉吃了早飯，且不省平兒拿來的簿子，命雪雁把前兒送來的冊子，一同叫小丫頭捧了，帶了雪雁春纖，步出瀟湘館，逕往議事廳來。頂頭碰着小紅來請道：「我們奶奶和奶奶，都在議事廳候着奶奶呢。」說着，便轉身跟了黛玉來到議

事廳前。見院子裏許多管事的媳婦。都垂手站立兩旁。黛玉進內。與李執鳳姐相見讓坐。雪雁接過小丫頭捧的簿冊。擱在一旁。妯娌們先說了幾句閒話。黛玉先叫翻開地畝冊子。指着說道。我看冊子上有地幾千頃。莊子幾十座。這怕一半是虛的。大嫂子未必明白。二嫂子自然知道些大概緣由。鳳姐忙答道。那是外邊鬧的鬼。恐怕老爺太太知道。連我都瞞着。也不定當真摸不着他們偷天換日頭的事。就瞧着手頭一年窄似一年。保不住不在這上頭挪個窩兒。黛玉道。不是饑荒緊。沒地方抓挖。誰願意把祖遺的血產。向別人手裏送呢。但是咱們的田產。未必敢賣絕。也沒人敢承買。只要告訴二哥一聲。把私下賣當出去的統贖了回來。在庫上開了一筆支帳。就是了。再查家人花名舊冊。男女共有二百餘名。核對新冊。因近年散去的短少好幾十名口。除開家生子這些人來投靠的。若不爲有了過犯撵逐。是他們自己告退。或因無所職司。或因出息微細。迫於衣食。也須格外原諒。但凡去而復回者。一概收用。量材位置。現在的都按着舊派職事。照常經管。賴昇林之孝不用說。如吳新登仍總管銀庫房。再派安人幫辦。戴良仍總管倉務。周瑞仍管春秋兩季地租子。買辦頭兒。仍派錢華。各寺廟菴觀月錢月米。仍派余信。一應職司。及賴大娘林大娘等。都不必更動。不論何人查出弊端。即行重究。再園子裏頭老祝媽仍叫他修理竹子。老田媽管稻香村一帶禾稼菜蔬。怡紅蕙蕪兩處的花朵兒香草兒。依舊交給葉媽去擺弄。黛玉便問這些人都在麼。一語未了。早有賴昇林之孝。吳新登家的這幾個有頭臉的管事媳婦。走進簾子裏頭。應聲道。他們都在院子裏伺候着呢。平兒站在鳳姐背後。挪了幾步。向着簾子外說道。三位奶奶都在這裏。剛纔吩咐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嗎。衆人在院子裏齊聲答應。黛玉又向鳳姐李執道。今兒三妹妹不在這裏。我不是要駁他的話。先前他講的話。也是因時制宜。比如我與聞其事。未必不有他這番調度。如今我想園子裏頭。原是個頑意兒的所在。有人專司管理。那花卉自然開得分外精神。足供游賞。即田禾畦菜。亦是園中點綴。講到出息上頭。叫他們多沾個光兒。只要每時每節。自老太太起。至各位奶奶姑娘們屋裏孝敬些時新花果果品。就算盡了他們的心了。至於我們用的頭油脂粉。及禽鳥鹿兔的糧食。並各處簸箕筲帚等類。一概不用他們置備。歸於帳房內支領開銷。倒是園裏頭單做粗重活計。沒有出息的這些老婆子。多分些餘利給他們。是應該的。黛玉講到這裏。那

管園的老婆子們在外邊聽了，早已感激不盡。面面相覷，自有一番歡喜。又聽黛玉道：「若說到賞項上頭，各房裏姨娘家裏有了白事，向來賞二十兩，再加一倍，向來賞四十兩，再加二十兩，紅事做此，各房丫頭到十八歲卽行許配，如外邊買的人賞給娘家領回，或情願配給裏頭小子，各聽其便，或本人感念主兒恩典，願在裏頭多伺候一兩年，亦聽其便。小廝到二十歲，便令成家，或裏頭一時沒有丫頭發出，令其自行定配，格外賞銀五十兩。此外若有出力得用之人，以及哥兒姐兒的奶哥們家裏遇了紅白事件，隨各人的情分恩典，不拘定額。至於各房大小丫頭月銀月錢，再別去刻省他，算起來一年費得多少，必得把後來減下的數目補上，再加一倍賞給。丫頭們既添了，沒有太太奶奶姑娘們倒照舊的理，自然也加一倍。還有哥兒在學裏紙筆銀八兩，本來不多，及各位姑娘房裏，每月所用頭油脂粉這些東西，不必就在月費裏頭拿錢去買，仍叫買辦按月到帳房裏領錢買了，交給老婆子們分送各處，只不許買辦拿了使不得東西進來，胡亂搪塞。月例一項，到了初一日，便按數開發。再別遲慢。有時的子，鳳姐聽到這裏，觸動他的心病，臉上一紅，正要開口，想和黛玉分證兩句，又聽黛玉道：「先前來遲去慢，有時也爲庫上不便，並非故意壓攔他們。如今自然慮不到這上頭了。就是我諸事要從豐厚一邊行去，並不是有意揭人家的短。自己沽名弔譽，要知掩節用度，原是量入爲出的道理。如今通盤核算起來，任憑什麼樣揮霍一點，也不至於後手不應。這斂財聚怨四個字，咱們也要慮到的。鳳姐此時敬畏黛玉已到十分，且聽他議論宏通，層層周匝，本無懈可擊，要因風吹火兒，奉承他幾句，當着衆人面前，防他們要笑話。又怕越發招認了頭裏自己尖酸刻薄的行爲，只是默默不發一語。惟有李執開口道：「妹妹所見極是。剛纔說的因時制宜，何必拘定與奢寧儉，况又重在恩寬下人居多，也不失咱們祖上厚道傳家的根本。正經照那麼辦去，很好的了。那時衆人在院子裏鴉雀無聲，聽黛玉的話，也有擠眼的，也有吐舌的，也有伸了兩個指頭做手勢握臉的，也有悄悄聲兒念佛的。再講黛玉命雪雁取過人口冊，揀出使婢花名一本，揭開翻了幾頁，指與鳳姐李執看了，因笑道：「這可不是他們糊塗。太太已經認了乾女兒，怎麼冊子上還有他呢。林之孝家的忙上前回道：「這是因冊子造在前，太太認在後，所以沒有開除。又陪笑道：「奴才正要請示這件事，向來各房裏的姑娘們發出去配了人，或有了不是，攆出

去。就把這個人開除了。底下註明某年月日配人或攆逐的話。如今該怎麼樣註呢。李執也笑道。這倒是一件創事。不便不開除他。黛玉便命雪雁取一張紅紙條兒。貼了這一行道。也不用註什麼字樣的。只叫他們把後面總數改了一筆就是了。林之孝家的應了一聲。黛玉一手又取家人冊子翻開。提筆圈出了王榮和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四個人道。這四個奶哥兒。既不在正經行檔上。我的意思要叫他們出來。或在本地。或到南邊。四個人分開了。不拘跟那一位爺們當舖綢緞局裏去。分上一分子釐頭。告訴璉二哥哥。對外邊說一句就是了。還有爺們哥兒姐兒的奶哥子兩位嫂。再去查一查。李執道。蘭兒的奶哥都還小呢。鳳姐笑道。我們奶奶的只沒有。就是你璉二哥哥的趙媽媽。有兩個奶哥兒。叫什麼涼呢。涼呢。平兒在旁接口笑道。一個叫趙廷榮。一個叫廷棟。鳳姐道。正是這兩個。趙媽到裏頭來求過。還沒允他。如今妹妹想的到原是應該的。咱們就先這幾個入安頓了。再查去。還有一件事。要告訴妹妹。不是妹妹查家人冊花名冊。照舊派周瑞經管租籽。如今要到南邊去。多置田產。周瑞一個管不過來。且到那時候再開出幾個妥當的。請妹妹斟酌。黛玉口裏應着。一面又命將平兒早上送來的簿子翻開一看。面上一本。係旬結總簿。上寫某年月日結存舊管貯庫銀一千二百八十四兩。某日至某日。兌進上庫銀一千三百萬兩。先提出月例動用銀三千兩。另開日清簿。長短再算。除支發項下。某日芸哥兒領銀二十萬兩。某日蓄哥兒領銀二十萬兩。挨次而及。共一十八家。照依前定發本。已如數領訖。惟有賈珩賈璘。只各領銀五千兩。又領辦西寧郡王之孫完姻送禮銀五百四十四兩。錦鄉伯府孫女挑選添妝禮銀四百六十八兩。南安郡王壽禮銀一千兩。世襲陳也俊家生子滿月禮銀一百二十四兩。各項下註明。另有備禮用銀清帳結存貯庫銀一千零零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八兩。黛玉命取算盤。早有賴昇家的捧了二十七柱一面大算盤。送到黛玉面前。黛玉便輕舉纖指。撥動盤珠。如落珠迸豆之聲。李執先聽黛玉口內報了數目。便向簿子上一瞧總結。並無參錯。因笑道。這又奇了。向來從沒見你弄過這些。怎麼回家去了幾個月。倒像錢鋪子裏做了掌櫃來了。黛玉道。古人背聽唱籌。尙能記數。這算什麼。就是堆積丈量。費事一點。也只要心眼手相應。並非難事。一面查對發領銀本底帳。便問鳳姐道。後街三房芹哥兒爲什麼不來領銀。還有兩家。每家只領五千兩呢。鳳姐道。那兩家先支幾

千銀子出去。做聘夥計的安家費用。並置辦行李物件等。定了長行日子。就打總兒來領的。至於芹兒這一宗銀子。正要告訴妹妹。你連二哥哥說起芹兒很不安分。已把錢糧檔子革除的了。他倒進來跑了幾趟。想要領出這宗銀子去。就怕他幹不了經。所以還壓着沒有發呢。黛玉道。連二哥哥慮的也是。但只闔族中都應酬到了。他還算是近支。又在裏頭跑動的。因他行事不大誠實。預料他幹不了。單把他這宗銀子扣住。人家心裏也不輸服。咱們先以不肖之心待人。更使不得。等到查盤時候。虧短了本銀。果有對不住裏頭的緣故。然後收回他銀子。可怨不着咱們了。一面說。便叫平兒打簿子上的圖記。又對鳳姐道。早上和平姑娘說過的。以後這些簿子。就留在二嫂子那邊。叫平姑娘幫着看看。別再送到我那裏去。我的圖書已交給平姑娘的了。又向平兒道。平姑娘你幫着奶奶。又算幫我一樣。話未完。平兒都打了圖記。李執接過圖書。看道。好玉情。黛玉道。我愛這幾個字。鐫得秀穩精工。捉刀有力。句語也好。我還留着一方上面刻的處世無奇。但率真。咱們雖不處世。這率真兩個字。都可去得。這一方上是傳家有道。惟存厚七個字。恰配印在這上頭。李執又在素紙上印了一方。細玩稱讚不已。黛玉又問林之孝家的道。甄家薦來一個人。叫包勇。爲什麼冊子上沒有他的名。林家的回道。那是甄家薦來的時候。就說在這裏暫住幾時。底下要討回去的。所以老爺也沒有派他職事。並沒上冊子。黛玉道。薦來的人既然收了。就同自己家人一般。老爺那裏留心到這上頭。況且這個人很有肝膽。膂力也好。不是進京的時候。船上被了盜。全虧他出力抵退的。二嫂子告訴連二哥哥。他們起身。把這個人帶着路上。有多少照應。一面便命衆人各自散去。都要循職安分。任勞報主。衆人齊聲應了一個是。魚貫而出。這裏人還未散。見寶玉忙忙的趕到。未進屋內。先笑道。你們瞞着我。倒在這裏興起這件事來了。一頭走進。滿屋子裏一瞧道。史大妹妹。三妹妹。這些人。爲什麼不來。鳳姐道。寶兄弟。你說我們在這裏幹什麼。寶玉道。我問小丫頭子說。你們帶了許多書本。在這裏起詩社呢。黛玉聽了。忍不住一笑道。頭裏也起過好幾回詩社。你見那一個帶了書本子來。如果做詩。要帶着書本子走。請來的。醫生要挑幾擔藥書來。好現翻湯頭開方呢。李執笑道。你瞧這個所在。是起詩社的不是。你們翰林院衙門裏。有設兵馬錢糧的事嗎。寶玉便在桌子上。隨手挈起一本簿子。翻了一翻。便擲下笑道。原來是這些。怪道鳳姊姊也在這裏。

鳳姐道。你別笑話。我不會做詩。我拼出半年閒工夫。也像香菱那麼拜了你林妹妹爲師。怕你們底下要起詩社。還得拉我呢。黛玉道。我也當不起你拜師。你也不用再學。蘆雪亭就有你的佳句。鳳姐道。你們爺同奶奶別再取笑我了。咱們且講正經。姨媽是請定的了。明兒請大家聽戲。寶玉道。偏偏鎮國公牛府裏頭。新弄了一班戲。邀我明兒去聽。我又允了他們了。鳳姐道。那也沒有什麼作難。只管聽你的戲去。家裏的戲。老太太高興多唱幾天。也不定。寶玉道。我今兒買了兩件東西。你們瞧着好不好。鳳姐問買的什麼。寶玉道。我在牛府裏碰見了馮紫英。說起有人託他銷的四件東西。老爺也見過的。銷脫了母珠。鮫綃帳。還剩自鳴鐘。同那漢宮春曉圍圍屏。我倒愛他這幅鮫綃帳。夏天張在屋子裏。說是一個蚊蟲也飛不進去。已被人家買去了。圍屏自鳴鐘。因賣主急等錢使。讓了一千銀子買下了。明兒他們叫人擡來。圍屏擺在綴景閣。時辰鐘就擱在我屋子裏。鳳姐道。記得那顆母珠。原拿進來與老太太看過。因是沒有閒錢。同那一幅什麼帳子。原封兒沒打開還了他們。如今到底是多少銀子買的呢。寶玉道。五千讓了一千。不是四千嗎。李執笑道。你肚子裏的算盤。原不錯。人家沒有聽見要五千兩的話。知道讓了一千。還得多少呢。鳳姐又故意慳他道。明兒人家送了東西來。看你銀子在那裏。寶玉道。姊姊給他們一面對牌。到庫上領呢。鳳姐笑道。我不管。如今我的對牌也不靈了。還是和你林妹妹說去。他不借給你。明兒他們一擡來。還得叫他們擡回去。寶玉聽說。便走近鳳姐身旁。涎皮賴臉的猴上身來。叫道。好姐姐。你別臊我的臉。鳳姐一時把寶玉推又推不開。揉搓得他紅上臉來。口內嚷道。林妹妹。看你寶哥哥那麼模樣兒。也不管教管教他。黛玉道。我知道你們姊妹兄弟。向來那麼胡鬧慣的。倒來拉扯人家。一頭說。便扭過臉去。把日清支銷各簿翻開。界看了一看。叫雪雁包好。同那些冊子。一總交付平兒。又與李執說些閒話。正要起身。只見賈母處一個小丫頭。喘氣吁吁跑進來道。二姑娘回來了。在老太太屋裏。說了好些話。老太太叫奶奶們去聽新聞。我自到園子裏跑了一趟。誰知奶奶們都在這裏呢。衆人聽了小丫頭的話。連忙起身。出了議事廳。逕往賈母處來。未知聽何新聞。再看下回分解。

話說李執妯娌在議事廳聽了小丫頭的話。獨有寶玉更加高興。都闕至賈母處。只見迎春打扮得服飾鮮豔。面龐豐潤。氣度舒徐。迥非向來愁病萎蕙的光景。各人相見問好。湘雲寶琴探春。先在那裏。一面敘話。寶玉忍不住向賈母問道。老祖宗叫我們來聽的。是什麼新聞。湘雲道。誰叫你們來遲。我們是已經聽過的了。賈母道。正是。迎了頭。你把這些話。再講給他們聽聽。剛纔我還有有些聽不明白。細細的再聽一遍。倒比女兒先兒說的書還好聽呢。也教大家聽了歡喜歡喜。迎春先紅了臉。笑而不言。湘雲道。二姊姊還有什麼害臊的。二哥哥第一個熱心腸。先前知道你在那裏受委屈。還要求老太太。把你接回家來。留住在這裏。一輩子不放到孫家去。這會兒不快快告訴他。鳳姐笑道。再沒有他這張嘴。留不住一句話的。迎春見人多了。又聽了湘雲的話。越發礙口難言。倒急得湘雲不等迎春開口。便道。我是已經聽你講過的了。若像他們纔來的要聽。生巴巴要把一個人急死了。老祖宗我替二姊姊講罷。橫豎他剛纔講的話。我記得周全呢。賈母歡喜道。到底史丫頭好。代你二姊姊說了。比他自已講的。我還聽得清朗些。便叫琥珀道。你把二姑娘送來的百果糕。同早上的桂花酥油餅。裝了拿出來。叫他們泡好茶去。讓奶奶姑娘們吃些點心。一時茶果俱到。湘雲先喝了口茶。故意咳嗽一聲道。開書了。二姑娘半月頭裏。睡到三更時分。想起姊夫不和他好。委實難過日子。就要來告訴老太太。替他出氣。可惡孫家這些婆子丫頭們。一個個都不肯引他。二姊姊氣得沒法兒。就瞞着他家裏。一個人從後門跑了出來。偏認不得路。一走竟走迷了。不往寧榮兩府大街。反跑了別處去。越走越遠。到了一個曠野地方。四圍一片白茫茫。連路都沒有了。他心裏正着急呢。寶玉聽到這裏。嚇的臉上變了色道。這還了得嗎。二姊姊你好糊塗。怎麼等不到天明。打發個人。告訴一聲。套車子去接。你半夜裏一個人跑了出來。到底後來怎麼樣呢。湘雲看了寶玉發急形狀。自己倒不講了。只是笑。探春道。史大妹妹講的話。先沒提清。故意藏頭露尾的。我們沒有聽見。二姊姊講過。這會兒聽他說的。

話。也要聽迷糊了。二哥哥別着急。那是講二姊姊做夢呢。鳳姐笑道。怪道我也聽去有些不像話了。老祖宗聽史大妹妹的話。果然比女先兒說書還會哄弄人家呢。史大妹妹。你快些掙下去講罷。湘雲道。正好聽的在後面呢。你們不知道。二姊姊迷路着急的時候。來了一個穿破爛襖的和尚。口內朗念南無摩訶海。情天救苦光明佛。說有緣的善男子善女人。要想脫離苦難。快跟着我來。二姊姊心裏不得主意。便跟了那和尚。儘管走。走到一座牌坊前。和尚忽然不見。前面顯出許多房屋。分明像是宮殿式樣。便定了心。只往前走。見宮門前有個年輕女子站着。遠遠向二姊姊招手。走到跟前。認是東府裏蓉小大奶奶。他碰見了家裏親人。心上歡喜。就忘了這個人是死過的了。蓉小大奶奶挽着二姊姊的手。到旁邊一個屋子裏說。二姊姊本該就要到這屋子裏去的。因為一樁公案未了。把幾個人一生結果註定的冊子改了。連二姊姊也在裏頭。二姊姊不信他的話。他便開了屋子裏頭的櫃子。拿一本冊子翻開。指給他瞧。還和二姊姊道喜呢。寶玉便向迎春問道。二姊姊你可記得冊子上寫的什麼。念給我們聽聽。迎春道。我在夢裏看得清楚。到醒來還記下數句。及至起來。連一個字都想不起了。鳳姐道。寶兄弟你別打譚。快聽史大妹妹講完了。我還要去看他們找出戲臺上的陳設來呢。湘雲道。二哥哥到底要聽他自講呢。怎麼樣。寶玉忙央告湘雲道。冊子上寫的什麼。二姊姊忘了。你替他講給我聽。湘雲道。二姊姊夢裏的事。他自己早都忘了。我知道冊子上寫的是天地元黃。叫我替他講什麼呢。說的連寶玉也自己笑起來了。賈母道。我聽了寶玉的說話。比聽鳳丫頭說的笑話還惹笑呢。衆人瞧着寶玉。只是暗暗的笑。一面又催着湘雲道。老祖宗要聽呢。你快講罷。湘雲道。蓉小大奶奶送了二姊姊出來。二姊姊要拉他厮趕着回來。蓉小大奶奶道。我是再不得回去了。家裏也沒有什麼牽掛。先前對二姊姊說。要立永遠基業的話。如今祭田義產。眼見就可辦成了。鳳姐先聽湘雲的話。一半還疑心他們是搗鬼。及聽到這裏。不禁毛骨悚然。怔怔的又聽他講道。二姊姊還拉住

的事倒是一

不知那一位菩薩。不敢擡頭。只聽得上面坐的菩薩開口道。你祖上靠着榮府提拔。恩德未報。後來結這一門親戚。原是註定的惡姻緣。但如今公案已翻。你就不能照前這樣磨折懦弱。欺凌伉儷了。倘再不知悔改。黃巾力士何在。喚聲未絕。只見黃巾力士。手起刀落。拍尺一聲。霎時身軀分爲兩半。睡夢裏就甕醒了。二姑夫便千小姐萬小姐。左作揖。右作揖。央告二姊妹一味央求。別記他先前許多不好。湘雲話未住口。李執鳳姐都笑問迎春道。二姊妹這話果是真的嗎。迎春低頭微笑道。我就知道他要替我講的意思。定要編派這些話出來。取個笑。湘雲道。我編派些什麼。那都是二姊妹你自己講出來的話。老太太也聽見的。探春道。前頭都是真的。末後來未免有些裝點。賈母道。雲丫頭講的不錯。要是那麼纔好呢。衆人知道。賈母喜歡的是湘雲說孫紹祖給迎春陪禮的話。大家又笑了一笑。賈母道。那和尚定是菩薩化身的。迎丫頭做人忠厚。菩薩也怪可憐他。你們年輕的多聽着記在心上。一個人總要吃齋念佛。做些善事。菩薩自然來保佑的。鳳姐道。那是老祖宗敬神信佛。修行了一輩子。舊德蔭在兒孫。二姊妹還全靠老祖宗的福庇呢。李執道。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賈母又笑道。但願迎丫頭的女婿。常常記着這個夢。再別發舊脾氣出來。就是迎丫頭的造化了。寶玉道。老祖宗放心。孫姊夫再像先前那麼欺侮二姊妹。叫二姊妹再做起夢來。找蓉兒媳婦告訴他就是了。湘雲道。只找蓉兒媳婦沒相干。那黃巾力士又叫誰去找呢。賈母道。寶玉這孩子。心腸太熱。說的又是獸話了。夢裏頭的人。那裏有處找的呢。鳳姐道。正經寶兄弟在家裏。那麼講慣了。別裏頭去見了大人們。也是這麼隨口亂話起來。可不失了體統。寶琴道。二哥哥不過在老太太屋裏。姊妹們跟前說話。不大留神是有的。若是上朝奏對。應酬會客。他自然據今證古。按部就班。不肯錯一點子的。賈母歡喜道。琴丫頭是知他二哥哥的。果然寶玉到外頭說話。原成個規矩體統的。只在家裏這樣。自說自道。我正愛聽他說的獸話。比斑衣戲采有味呢。迎丫頭你還沒有見過你太太。趁早過去。走了一趟。到我這裏來吃飯。琴丫頭三丫頭史丫頭也在這裏陪你二姊妹。鳳姐笑道。老祖宗只叫他們幾個人吃飯。我們沒分的。別賴住在這裏了。說着起身。衆人都到院子裏瞧着戲臺。見結構得繡圍錦簇。耀目爭輝。鳳姐道。這欄杆結的花樣不配。還得從新收拾戲房門帘。顏色不好。去換新鮮的來。臺子上掛的玻璃燈。要繫高些。緊防他們使刀鎗碰着。

呢。又吩咐了管臺婆子們幾句話。先自走了。李執迎春黛玉寶玉四個人隨後走散。纔出門來。只見晴雯紫鵲麝月秋紋素雲彩屏。還有許多小丫頭子。連鶯兒這幾時。常守在屋子裏的。也趕了來。李執問道。你們約齊了這一羣人。幹什麼去的。衆人只圍繞着迎春。不轉眼的瞧。還有幾個小丫頭。遠遠站着笑。黛玉便喚紫鵲道。你們這班人。還是不認得二姑娘怎麼。紫鵲道。纔聽人說。二姑娘回來。變了一個人了。大家爭着來瞧。原來二姑娘就是臉上發了福了。黛玉道。當真二姑娘長出三頭六臂來不成。迎春只是微笑。一路行來。要與黛玉們分路。寶玉道。大妹妹還和邢大姊姊住着。二姊姊原到那裏。同他們一搭。鶯兒們去瞧。你也近便。迎春應道。就是這樣很好。黛玉道。不知二嫂子把二姊姊的東西。叫送到那一個屋子裏去了。還得打發人去問一聲。便叫小丫頭到璉二奶奶那裏去。和平姑娘說。把二姑娘的東西。依舊送到紫菱洲去。小丫頭答應着走了。迎春分路到垂花門。早有小厮們套車伺候。跟了丫頭老婆子。往邢夫人處。自有一番敘話。按下不提。且說黛玉幾個人。同進園門。李執帶了素雲。逕回稻香村去。寶玉向黛玉道。妹妹你瞧。今兒微雲遮日。樹影搖風。咱們何不從梨香院前面繞轉。看看園景。黛玉因離大觀園一載。今復進園。與寶玉完姻之後。只匆匆到櫺翠菴走了一次拈香。尚無暇玩景尋芳。今聽寶玉之言。正合其意。又想順路到妙玉處一談。便循崖傍岸。渡橋穿徑而來。鶯兒先要回去。被紫鵲拖住。只得與衆人同行在後。纔轉太湖石。見一塊平地上面。芳草芊芊。寶玉道。這不是和妹妹葬花的所在嗎。你看春紅落盡。連地下的零瓣殘香。都不知那裏去了。可惜今年忙忙混過。沒有再弄這個。黛玉道。葬花原是韻事。可譜無雙。若一年一度。按板的行起來。有何新奇趣味。正說着。忽聽梨香院送出一派歌聲。黛玉側耳細聽。因風不順。聽不清演的何曲。不知是清音。還是戲班裏的。但覺音調悠揚。神怡心曠。因想起當日在此葬花的時候。聽他們演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兩句。已禁不住纏綿感嘆。如今細味眼前光景。好把這兩句底下奈何天。誰家院這六個字截去。同一春去難留。花殘可惜的時節。而心境迥與舊日不同。卽再聽牡丹亭尋夢曲文。又何必傷心似水流年呢。黛玉正在出神。寶玉笑問道。你又想的是什麼了。難道因地生感。還要想隨花飛到天盡頭嗎。黛玉笑了一笑道。咱們走罷。行不多時。已到櫺翠菴。黛玉道。我前兒來這一趟。沒見妙師父。今兒你先回去。我進

去和他說說話就來。寶玉道：「咱們同進去擾他的茶。」黛玉道：「這像什麼？如今不比頭裏，你要見他，你明兒一個人來倒使得。今兒你要拉扯我，讓你一個進去，我自走了。」寶玉道：「這有什麼要緊？我就不進去，在外邊等着你。」黛玉道：「說話要准的呢。別停會兒又跑了進來，說着帶了紫鵲雪雁進菴去了。」寶玉在菴外瞻顧徘徊，見那些梅樹綠葉重重，想到上年開花時候，不曾賞玩，假如我做成了和尚，那有再見他開花的日子。一面向晴雯道：「這裏年年開的紅紅梅，我就上年沒在家，你不見這花開了有兩三年了，咱們今年要與興與頭頭賞梅，做些頑意兒。」晴雯道：「我不愛這些。」寶玉道：「你愛什麼呢？」晴雯在旁笑道：「他就愛坐在薰籠上暖，也配着梅花呢。」寶玉道：「瞧這裏左近沒有個坐落，離蘆雪亭又遠。」妙師父那裏，不常常去擾他，不如蓋起一座院宇來，到冬天請老太太到這裏來賞梅，和姑娘們結社做詩，但只看梅賞雪，必得起一座高閣，怕逼近菴旁，閣上開了窗，瞧見妙師父院子裏，還要和他去商量。晴雯道：「咱们的園，蓋咱们的閣子，有那麼些功夫，和他商量去。」寶玉道：「我怕不知道，是咱们的園子，他比不得別一個。別冒失。」寶玉和晴雯一面說話，各自隨便在假山石子上坐下。那小丫頭們因晴雯近來性氣不比從前，又爲他們是伺候奶奶的人，諸事看開一點，不去嚴行彈壓他們。寶玉是向來沒人怕他的，這裏一帶花果樹木，歸於菴中經理，與管園老婆子們無涉，沒人攔阻，越發任性的頑起來。有的蹲在牆下，挖那嫩竹筍兒，也有攀拉籬笆，摘那薔薇花朵，甚至有猴上樹枝打纜結的梅子吃的。鶯兒也站在樹底下瞧着他們。寶玉見了，怕他們栽下樹來，便招手道：「快下來罷。」這些不是頑的，纜結的小子兒，有什麼味兒。麝月道：「二爺去喚他們呢，少不得栽下來。」跌個希糊腦子，爛纜免淘氣呢。小丫頭聽寶玉吆喝，都笑嘻嘻的下來，走攏寶玉身旁，獨鶯兒一個人遠遠站着。寶玉叫道：「鶯兒姐姐，你也來這裏坐坐。」鶯兒只是不理。寶玉在石上坐了一會，黛玉還不出來，便向小丫頭手裏接過一朵花兒，插在晴雯髮邊。晴雯帶嗔不嗔的扭回身去，伸手把花摘下，擦在地上，引得鶯兒也撲嗤的一笑。麝月道：「難得鶯兒姑娘，也有笑臉兒，給二爺瞧了一語未了。」妙玉已送黛玉至菴門首。寶玉連忙站起，妙玉早已看見，把寶玉釘了一眼，和黛玉取笑道：「有人來接你呢。」寶玉忙趨步上前道：「瞻謁不誠，故爾止步。正不啻有浮樣，已入蓬萊境。門障蓮花無路通之憾。」妙玉並不答言，只顧與黛玉笑道：「恕不過虎溪了。」寶玉走了。

十餘步。回頭見妙玉，還站在門首。妙玉見寶玉回過臉來，便抽身進菴去了。寶玉一路問黛玉道：「妹妹坐了好一會，與妙師父講些什麼話？」黛玉道：「我進去，先拈了香，和他話的也不久。不過講講路上風景，南邊古蹟。」寶玉道：「可惜我在南邊住了這些時，先前心上有事，顧不得。後來到了揚州，只逛得平山堂兩回，別的地方都沒有去逛。」黛玉道：「有的地方，不過徒有其名，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景緻。還有附會其說的，我今番回家，不過到爹媽墳上走了幾回，順路瞧瞧野景，記得小時候出去逛的地方不少，那得逛得遍呢？」即如妙師父剛纔講起的露筋祠，我就不知道在那裏。」寶玉道：「露筋兩個字，什麼出典呢？」黛玉道：「舊說傳有姑嫂，夜行至此，因天雨泥濘，不能前進。此地蚊蟲最多，難以露處，旁有耕夫草舍，其嫂止宿。伊姑寧死不進田家，遂被蚊蟲咬死，致露其筋，後來立祠，嘉其貞潔。我不信有這樣利害的蚊蟲。」寶玉道：「可憐這一個女子，自然姿色不是平庸的了。如此捐軀守潔，還不該建祠表揚他嗎？」一路講話，行過朱欄板橋，已到蘅蕪苑。寶玉道：「嚙，我們進去瞧瞧。」黛玉恐寶玉傷心，待要不進去，又想既到這裏，必執意徑過，又似顯露形跡。且寶姊姊並非病故在此，不過是他舊日寄居之所，何必避忌？豈料一進院內，但見室纏蛛網，梁落燕泥，苔斑柱礎之痕，塵積窗紗之格，舊時陳設的石頭盆景紗照屏，這些古玩，都已收去。止留椅桌籬櫳，壁間尚掛着水墨字畫，雖有管屋的老婆子在內住歇，連洒掃啓閉之事，並不留心，以致滿目荒涼。不但寶玉悽然欲慟，即黛玉此時亦不禁室在人亡之感。又想到自己身上，倘去年一病不起，此日瀟湘館淒涼景況，同此一般，未知入我室者，又何以爲情？晴雯紫鵲在旁，看出寶黛二人各有傷感之意，便道：「你們瞧東牆上的太陽，只剩下三四尺。天正是傳飯的時候了。」黛玉也恐寶玉在此發默，便抽身出外。寶玉亦隨了出來，一同回到瀟湘館。黛玉因家裏來的人，已經住了兩個月，要回南邊，幾天前已將公館內所有的陳設器具，開了一扣清摺送進，派接手人接管。黛玉便酌留兩三房家人媳婦，其餘都打發回南，專派一房，就住在公館內，接管一切。連夜寫了請安稟帖，鳳姐處自料理送黛玉婦母的禮物，並給家人們賞封盤費。黛玉另有盛禮附送。寶玉次日一早起來，出門去了。黛玉吃過早飯，正要往王夫人處，只見平兒過來，說：「姨太太請來了。」已見過老太太。姨太太要到奶奶這裏來，老太太留住姨太太在屋裏說，奶奶就過那邊去的。我們奶奶叫我來請奶奶呢。」黛玉道：

我正要過去。又要你來跑這一趟。說着。便同平兒來到賈母處。未知見了薛姨媽怎樣光景。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葬花是韻事。若一年一度。按板而行。便無趣味。此不但葬花爲然。卽其他一切。亦祇可偶一爲之。至再而三。雖新奇亦爲腐臭。

寶黛二人遊園。過蘅蕪苑。黛玉恐寶玉傷心。待要不進去。不料一經涉足。黛玉自己傷心。反較寶玉爲甚。奈寶玉之不知何。

第三十四回 義認螟蛉周旋往事 錦添富貴成就家童

話說黛玉聽見薛姨媽到了。同了平兒徑往賈母處來。見王夫人鳳姐李執寶琴。都在那邊。便上前欲與薛姨媽行禮。薛姨媽再三阻止。並道謝黛玉兩次送的禮物。黛玉站住。開口便叫媽媽道。早要到媽媽那裏請安。因是媽媽不叫過去。到了如今。今兒媽媽又不叫行禮。做女孩兒的有幾句話。總要媽媽賞臉。先前這幾年。媽媽疼愛着我。比衆不同。也不過看我是沒有親媽的人。早有這句話。要認在媽媽跟前。做個乾女兒。媽媽也應承過的。就沒有與媽媽磕頭。今兒定要媽媽受了禮。算還了舊日的心願。薛姨媽眼圈一紅。半响說道。先前原有這話。也出於我的本心。因恐人家議論。沒有當一件事辦成。就撩開了。如今可越發使不得。黛玉道。媽媽說的什麼話。那是我自己願意。媽媽今番認了我這個女孩兒。越顯得先前疼愛我的心腸。是千真萬確的了。我是可憐沒有親媽的。媽媽認了我。就是我的親媽。也算是媽媽的親女兒了。黛玉講到這裏。雖沒有提及寶釵一個字。薛姨媽心中已轉到寶釵身上。並賈母聽了黛玉說到沒有親媽的話。各人暗自傷感。連王夫人鳳姐都掉下淚來。當下丫頭們已把繡毯鋪上。黛玉跪下去。薛姨媽要拉也拉不住。身不由主。只好由黛玉自去行禮磕了頭。然後起來。與衆人讓坐。賈母歡喜着。原該是這樣的。姨太太再別多心。瞧咱們院子裏搭起臺子。請姨太太過來瞧戲。就算是會親喜酒。明兒叫林丫頭再孝敬乾媽一天戲。姨太太嫌煩。林丫頭家裏帶了一班清音女孩子來。咱們陪姨太太

太再聽一天清香。還叫林丫頭備席。鴛鴦笑道。老祖宗如今該改口了。還像頭裏這樣叫。賈母道。那是我向來時順了口。就是我底下抱了重孫子。還是這樣叫。說得衆人都笑起來。黛玉頓時紅了臉。因是賈母所講的話。不敢頂嘴。反悄悄向鴛鴦抱怨道。但憑老太太去叫就是了。要你多什麼嘴。惹出老太太這些話來。鴛鴦道。大家評評這道理。我可說錯了什麼。寶二奶奶倒不依我呢。鳳姐接口道。咱們且講正經。老太太都留姨媽不叫挪屋子。姨媽不聽。如今只看乾女兒的臉了。黛玉道。我也不過順着老太太太的意來留姨媽。姨媽要挪屋子。我猜着沒有別的意思。不過爲娶邢大姊過門。嫌這屋子不寬敞。現今還沒定下日子。到那時候。再挪也不遲。我聽見姨媽尋的新屋子。在外城離的太遠。就要挪開去。一時在這左近地方找不出來。咱們那一所公館。翻新修理過的。可以住得。如今白開空着。請姨媽挪進去住。豈不近便些。鳳姐道。正是這所房子。是林妹妹家裏預備送親來住的。我進去見過。又齊整。又寬大。別說要娶一房媳婦。姨媽將來要娶十房孫子媳婦。也住不了。勸姨媽竟聽了林妹妹的話。再別三心兩意了。於是薛姨媽思前想後。見黛玉這番情分。懊悔從前不該存了一點私心。兩情相感。由不得認真疼愛黛玉起來。並不怨旁人。錯把姻緣撮合。以致葬送寶釵性命。也不怪寶玉忍心拋棄家室。雲遊出外。只恨自己同女兒命苦。禁不住傷心落淚。王夫人又懇懇勸慰一番。接着。史湘雲迎探惜紋綺一班姊妹進來。都與薛姨媽道喜請安。此時邢岫烟病已痊愈。因有薛姨媽在此推病不來。薛姨媽見了衆人。都是從前在園子裏和寶釵親熱的一班姊妹。又不覺心上一酸。便勉強忍住。與衆人問了幾句話。因不見邢岫烟。便道。你們姊妹爲什麼不拉了邢大姊同來。湘雲們笑笑。薛姨媽道。先前常見面的有什麼避忌呢。鳳姐接口道。邢大姊妹頭裏這幾天身上不爽快。想來還不大好。並不是沒過門的醜媳婦怕見婆婆呢。衆人聽了。都笑起來。當下坐定。蓋官們上來點戲。賈母與薛姨媽推議一會。鳳姐道。老太太同姨太太。也不用儘讓了。叫他們揀新排的好戲起來。唱的不好。告訴他們師父要捶的。蓋官道。後雷峯塔。前兒已排出來了。又熱鬧。又新鮮。薛姨媽道。這本戲我們記得也瞧過。可是許仙的兒子中了狀元祭塔團圓的嗎。蓋官道。不是這樣的那一本戲。是許狀元已經拜了相。黑魚精下凡。做了靠海大王的軍師造反起來。許丞相掛帥出征。小青逃下七寶池。來幫助許元帥成

功。王母娘娘啓奏玉皇大帝。遣了天神天將。打開雷峯塔。放出白娘娘。重又與許仙成爲夫婦團圓的。薛姨媽聽了。向賈母道。聽他講的關目很好。老太太愛聽。就叫他們唱這一本罷。賈母道。我聽來也是好的。快叫他們妝扮起來。一聲吩咐。戲房內早已伺候齊集。開首便是王母娘娘。起了蟠桃會。駕返瑤池。衆仙女舞雲奏樂。腳色齊整。服綵鮮明。果然好看。及至看到白素貞。出了雷峯塔。許仙已在金山寺披剃五十年。仍是小生扮的容顏如舊。重與白素貞夫婦團圓。薛姨媽看了。又觸到寶玉出家一節。想起寶釵死者不能復生。那得如白娘娘再後團圓之日。情動於中。止不住淚珠直滾。看到正本唱完。又點了幾齣耍笑雜戲。混了過去。然後擺開席面。照常坐定。重又點戲開場。席還未散。寶玉回來。與薛姨媽請了安坐下。薛姨媽見了寶玉。雖然傷心。只得耐住。只管看戲。這裏史湘雲向寶玉道。二哥哥你不早回來。瞧新戲。後雷峯塔許仙是藕官小生扮的。許仙的兒子許夢蛟。倒是艾官老外扮的。公然一位老丞相。鬚鬚已蒼白了的。這本戲妙在所有腳色。先翻新得奇。寶玉道。那也是在舊本子裏脫胎來的。你見長生祿小生扮劉晨入天台。遇了仙子回家。已閱數十年。劉晨的夫人已老的龍鍾了。探春問道。二哥哥今兒在外面瞧的什麼好戲。也講給我們聽聽。寶玉道。也不過常唱的這幾齣熟戲。我就很不願意聽。沒法兒不應酬人家多坐一會。這真寶玉。自與探春講話。黛玉一面向鳳姐道。過了幾天。就是端午了。我上年回家正趕上了看龍船。多年不在南邊看。這一回覺得新鮮。咱們園子裏蓼溼紫菱洲一帶的河道。也還寬展。吩咐他們趕忙置備起來。龍船外用木排。裝幾座水臺。開玩兒。咱們留姨媽在這裏看了龍船回去。寶玉聽了。更加高興。着咱們這幾年從沒有弄過這玩意兒。老太太同太太一定歡喜看的。怕日子近了。趕不上。鳳姊姊叫他們趕緊置造起來纔好呢。鳳姐道。寶兄弟你聽不得一句話的。林妹妹纔講出口來。這會兒就有龍船划到你面前。纔稱你的意呢。老太太同太太未必定要聽這個。第一個數你高興。賈母便問你們講些什麼。鳳姐把黛玉的話。對賈母說了。賈母道。我記着小時候看過。很有意思。我們園子裏玩耍。應個景兒也好。鳳哥兒你就叫他們辦去。寶玉拍手道。你們聽老太太的話。可是歡喜不歡喜。當下鳳姐就向林之孝家的說了。立刻傳到巧手紮綵匠。並各項匠人趕辦。這裏席散後。黛玉便邀薛姨媽到瀟湘館住下。蕊兒上前伺候。黛玉免不得提起寶釵一番。薛姨媽又

落了一會淚。各自安歇。寶玉自到怡紅院住了。次日起來。記起一件事。便寫了一封書子。藏在袖裏。先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安。又回進園中。往那岫烟處。見迎春岫烟都起身梳洗已畢。寶玉進去。大家讓坐。寶玉便問岫烟身體可大好了。又道。史大妹妹還沒起來嗎。一面取出書子。送與岫烟道。這一件事與姊妹商量。不知可用得嗎。岫烟不知是何事。接書展開看道。

昨訪蓬瀛遙瞻

仙範。不啻遠隔洪濤萬丈。弱水九重。惟於牆外巡簷索笑。見紅梅幾樹。綠葉成陰。不禁慨然。追往憶來。擬於

左側隙地。開玉照堂。仿鐵腳道人嘯雪沁香。誦南華秋水。但恐百尺齊雲。逼近

閨風之苑。望仙迎仙。引度天花。噴葉耳。用肅蕪棧奉商。如蒙

俯允。庶便鳩工。怡紅濁士稽首上。

檻外上人蓮座。

岫烟念畢。笑道。這也太周到了。本是極雅的事。妙師父斷沒有不樂從的。這封書可不用打發人送去。就留在這裏。我好幾天沒有出門。明兒想到菴裏去走走。我帶了去給他瞧一瞧。就是了。寶玉連忙作揖道。姊妹帶去。還可借重美言。那是極妙的了。寶玉又和迎春說了一會閒話。起身出來。逕回瀟湘館。秋紋道。二爺又往那裏去。連二奶奶打發人來請呢。姨太太奶奶都到老太太那裏去了。寶玉便往鳳姐處來。鳳姐問道。寶兄弟。你多早晚兒佈施清虛觀裏三十六萬銀子。要造什麼太虛宮。還要設局濟衆。可是有的嗎。寶玉道。就是頭裏在他觀裏拜懺的時候。話是提過一句的。我也並沒回絕他。如今他們來領這項銀子嗎。鳳姐道。既然有這句話。就該當一件事辦起來。況且來的人也說得明白。並不是要這許多銀子。交給他們經手。原請我們派了人去經理。不過估計工程費用。須得這個數目。如今銀子現成。只要寶兄弟說准了好辦。寶玉道。姊妹自去問林妹妹。鳳姐道。你們聽聽。這是寶二爺自己說出來的。總得要求奶奶。爺們可當不得家呢。寶玉被鳳姐說得臉紅。回身就走。鳳姐又把寶玉叫住道。別臉上下不來。正經還有話和你商量。你林妹妹跟前。我見他提一句就是了。諒來沒有什麼作難的。

這件事工程也不小。管工的自然有些沾光。我替你想起一個人來。那焙茗出去找你。很吃了一番苦。賞罰要公道。不如叫焙茗去管了這件事。明叫他沾個光兒。寶玉道：「權翠菴外邊也就與興工。我想叫焙茗去經管。那裏另派人罷。」鳳姐道：「權翠菴又與什麼工。我不知道。」寶玉道：「那是我纔起的想頭。姊姊如何得知呢？」於是寶玉就把緣由說明。並託那岫烟去與妙玉商量的話也講了。鳳姐道：「寶兄弟你也太鬼祟了。這個地方起了閣子。上去玩的不過是咱們家裏太太奶奶姑娘們。還有什麼外四路不相干的人。瞧見他菴子裏什麼東西嗎？既是焙茗有你的差使。林妹妹留住他的家裏人。有一房看他公館閒着。我去和林妹妹說了。把起造太虛宮的工程交給他。拿了一個總餘外設局施捨的事。再另派人。話未说完。見賈母處小丫頭來叫寶玉吃飯。寶玉便往賈母處。見薛姨媽。同黛玉衆姊妹都在。寶玉隨他們吃了飯。是日。黛玉孝敬乾媽一天戲。次日是湘雲迎春探春這一班姊妹的公東賀喜。薛姨媽順便與黛玉還席。黛玉向薛姨媽道：「大嫂子。總沒來過。媽媽何不叫他過來。也瞧瞧戲。逛一逛咱們的園子。把他胸襟開展開展。省的悶在家裏。就事生非。叫香菱也同了來。王夫人接口道：「當真姨媽聽林姑娘的話。叫蟠哥兒媳婦過來散蕩兩天。或者他心裏頭有什麼說不出的鬱結悶氣。也可消釋消釋。還有一說。他們這一班姑嫂。我不敢說一定是大賢大德的。到底規矩體統都不錯。俗語說的：近朱者赤。來瞧瞧他們的樣兒。或者能把脾氣改過些。也料不定的。香菱待他奶奶自然知道。有個儘讓。但蟠哥兒媳婦平日厭惡了他。總看不出這個人的好處。鎖天在家裏。免不了雞爭鵝鬪的。說着。叫老婆子去請了姨太太家裏大奶奶同香菱姑娘來。薛姨媽忙止住道：「姊姊不知道我這一個媳婦。是見不得人的。所以總沒叫他過來。給老太太姨媽請安。姨媽跟前不用說了。也不怕老太太同姑娘們笑話。就被這裏老婆子丫頭們見了。也不好看。若講要他改改這種好樣兒。就請孟母來也教化不過來的。這是前世的冤孽。拚着我這條苦命。儘着和他熬一天。算一天的事。看誰熬過誰。倒是我走了出來。怕香菱在家裏越發難受。不如去叫了香菱來也好。當下王夫人吩咐老婆子去不多時。同了香菱過來。這裏戲文早開了場。事無可記。不必碎絮。晚上散了戲。次日照舊。又相敘一天。黛玉款留薛姨媽賞玩龍舟。薛姨媽因黛玉懇摯纏綿。情不可卻。只得同香菱住下。這裏寶玉便把清虛觀之事。告訴了黛玉。黛玉

聽說太虛兩字。雖記得不十分清楚。恍惚死後遊魂。曾歷於此。並模糊與太虛宮仙子敍話一番。猶如夢境。今聽寶玉說到清虛觀。雲遊道人要化佈施。知有來歷。甚為合意。又道。那設局濟世這幾件。本是應該辦的。前兒在議事廳與大嫂子鳳姊姊沒有議及。不過先親後疎。由近及遠。留待日後再辦。不知你在清虛觀已先有此議。這是極好的了。寶玉又將造閣賞梅一事說明。黛玉亦以為可。到了明日。便打發人去關照鳳姐說。清虛觀佈施。只管開工辦理。鳳姐又將所派看公館的家人去承辦。告知黛玉。即時擇定吉日破土。管工家人領銀。趕緊督辦。趕辦去了。這裏寶玉回到怡紅院。紫鵲便道。那大姑娘來找二爺。說妙師父見了書子很樂。完工之後。冬天下起雪來。妙師父還要請那大姑娘同四姑娘到閣子上賞雪看梅花。妙師父沒有回書。叫那大姑娘覆二爺呢。寶玉聽了。連忙走出園來。叫傳焙茗。二門上的小廝回道。不用傳得。焙茗一早在這裏候二爺呢。話未完。焙茗過來請了安。見二門上小廝走了開去。便道。有一件事來求二爺。寶玉便問何事。焙茗笑道。二爺可記得萬兒嗎。寶玉道。我那裏知道什麼萬兒千頭呢。焙茗道。怪不得爺出去做了和尚回來。都停當了。奴才也陪着爺出了一會家。回家就不看顧奴才一點子。寶玉道。有話要說個明白。知道你肚子裏什麼萬兒呢。焙茗便引寶玉到書廳內講道。這事說起來。年代原久了。那年新年頭奴才跟了二爺。到東府裏賭戲。奴才偷空兒出來。撞着珍大奶奶的丫頭。叫萬兒。拉他到小書房間裏。按倒他正要上手。被二爺開了門進來趕散了。這件事爺可記得。寶玉道。我記起來了。可是萬兒的娘。夢裏頭得了一疋什麼萬字錦纜生他的。焙茗拍手道。正是他。寶玉又問萬兒什麼樣。焙茗道。萬兒是外頭買的人。如今珍大爺叫他娘老子領回許配。奴才央媒去說親。萬兒同他娘都願意了。誰知他這個混帳老子賭極了。尋着慣放京債的老西兒。九扣三分吃利錢。兩個月一轉票。利上起利。如今滾到三百多兩銀子。那老西兒明知他有個女兒。所以安心放給他。就要把萬兒准折做兩頭大。因為萬兒不肯。在家裏尋死覓活的鬧人。還沒有搗去。他娘轉託媒人來尋奴才。叫商量尋個辦法。寶玉道。婚姻事先要問女孩兒願意。老西兒就能霸佔他嗎。焙茗道。攔不住老西兒天天逼着他老子要銀子。怎樣得開交呢。寶玉道。這會兒有銀子還了他老西兒。可還要人不要呢。焙茗道。有銀子清了。他就要人。也由不得他了。寶玉道。那有什麼難處。要多少銀子。我給你叫

他們還了老西兒。你把萬兒接了過來。就完了這件事了。焙茗忙爬下磕頭道：謝爺的賞。寶玉又將起造園子。要他監工的話。對焙茗說了。焙茗道：奴才的表兒。就是個有名的工匠頭兒。內裏起造花園的工程。就是他攪的。二爺要怎樣造法。怎樣的工料。奴才可對他說了。叫他遞上一張攪狀。講定多少銀子。限他幾時完工。奴才自然天天來照看。不費二爺一點子心。寶玉道：我知道要什麼樣造法。你只和他說。園子要起得高。材料要精細。完工要快速。該多少銀子。隨他估價就是了。焙茗答應。寶玉叫焙茗先領了五百銀。速去辦他的親事。焙茗知道庫上新定章程。先具領紙由帳房送驗。再給對牌。赴庫領銀。因是寶玉所賞。不比別項支銷。各處並無批取。焙茗領了銀子。便去找着媒人。原來媒人就是冷子興。知焙茗有了銀子。不難玉成其事。立逼萬兒的老子。邀老西兒來本利算清。當面抽還欠約。那老西兒知道榮府的來頭。又有冷子興說話。現在借欠已清。並無拿把。只得死了心。垂頭喪氣的走了。冷子興討了萬兒的庚帖。送與焙茗之母葉媽。一面擇日完婚。焙茗自去與他表兄工匠頭兒說了。當下繪了圖紙來回寶玉。講定工料銀九萬兩。都包在內。先領銀一半。限四個月完工。再找銀兩。寶玉看見圖紙。又限定完工迅速。恰到寒梅開放的時候。關子蓋成。十分歡喜。便叫焙茗赴庫上支領銀兩。這宗銀子領出。不用開明公然加一扣頭。除庫上門上花銷外。焙茗大大沾光。便借此排場娶親。了卻數年前書房一敘之緣。也應了其母夢得富貴萬字錦的吉兆。再說午節的龍船臺閣。到初四日製備都已齊全。那時迎春香菱。俱被黛玉留住。賈母又叫打發人去。請了喜鸞四姐到來。第一寶玉高興。自己到蓼花汀一帶。看駕娘們演習。因來說與黛玉道：果然好看。黛玉想起每逢佳節良辰。遊戲賞玩。總少見趙周二姨娘。趙姨娘做人。雖然器量窄狹。行爲鄙陋。未免人家也太奚落了他。激之使然。我想天下無不可感化的人。何不甄陶他。同歸於善。書上講的和氣致祥。俗語流傳。一家和氣值千金。我先盡我的道理。明兒的龍船。定要去邀他們來瞧瞧。當下便叫紫鵲去請趙姨娘周姨娘。明兒到園子裏來看龍船。未知趙周二姨娘來不來。明日的龍船怎樣有興。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前次鳳姐向寶玉道。寶兄弟何不再到妙師父那裏去起一課。看太太幾時抱孫子。黛玉便沉下臉來。瞪鳳

姐一眼。此回述賈母道：那是我向來叫順了口。就是我底下抱了重孫子。還是這樣叫呢。黛玉頓時紅了臉。黛玉雖灑脫。卻還是脫不了女孩兒家習氣。

薛姨媽觀雷峯塔劇。想起寶釵死者不能復生。那得如白娘娘再有團圓之日。是反襯日後寶釵之借體回魂。

第三十五回 慶蒲觴龍舟觀競渡 開壽筵舞榭發悲歌

話說黛玉叫紫鵲到趙周二姨娘處請看龍舟。紫鵲去不多時。回來。黛玉問他們說什麼話。紫鵲道：我先到趙姨娘那裏說了。趙姨娘歡喜得什麼似的道：你姑娘賞臉。不拘打發一個小丫頭老婆子來叫一聲就是了。什麼又勞動你來。他又說早聽見今年園子裏有龍船。很想過去瞧瞧。怕老太太太見了憎厭。還怕三姑娘說話。怪沒意思的。如今你姑娘有咱們這些人在眼裏。真真當不起。明兒定要去的。見面再謝你姑娘。隨去又到周姨娘那邊。他也說來的。回來碰見三姑娘。問我那裏來。我就說姑娘叫我去請趙姨奶奶明兒看龍舟。三姑娘並沒有言語就走了。黛玉點頭。暗想探春爲人。諸凡可敬。就只在名分上頭。太看得認真。豈不思屬毛離裏。顧公義而廢私恩。也使不得。他非不明白這個理。蓋過猶不及耳。底下須得陶鎔他一番。不說黛玉心頭暗自議論。講到次日早飯後。邢王二夫人。並尤氏。都聚在賈母處。同進園來。史湘雲一班姊妹。也陸續來到。李執鳳姐兩個先在沁芳亭。指點安設坐位鋪墊。並茶几茗具一切伺候需用物件。黛玉同薛姨媽徑往沁芳亭來。與賈母衆人相見。坐在一處。看那龍船。已從紫菱洲那邊。一隻一隻鳴鑼蕩漾的開放出來。按青黃赤白黑共有五隻。先是黃龍。次青龍。兜尾而上。龍頭龍尾。並週身鱗甲裝的玲瓏活潑。彩色鮮明。黃龍船上旗幟招展。兩旁共一十六個駕娘。並船頭上站的龍宮太子。一色穿的黃衣。青赤白黑四號。各分顏色。駕娘們手搦划槳。在水面上掀波逐浪。盤旋飛舞。各獻技能。賈母看得樂意。便叫放賞。鳳姐早已預備小船。貼岸停着。一聲吩咐。每船賞錢二十千文。船上衆人磕頭謝賞。駕娘們因賈母與衆人都在沁芳亭過去了。又折轉來。幾回旋繞。以供賞玩。足足鬧了一個多時。候龍船過

去了，纔見水臺閣過來，底下都把木頭裝成筏子，用石墜下，沉離水面一尺餘，並不露出，木筏上用五絲綉綉結成樹木亭臺，照依所扮故事，位置得宜，如扮的八仙過海，水漫金山，都選十四五歲的清秀女孩子，用精巧鋼條貫串，或站在漁鼓簡板上的，或立在棕籃荷葉上的，白蛇小青，站在魚蝦背上者，法海和尚鬪法，真像懸空在水面，掛取河水從山上潑下，白茫茫一片，宛然自下，漫起一座，過去又接着一座，扮的臺閣十二座，制勝出奇，各盡其妙。賈母薛姨媽皆讚美不絕，寶玉看得高興，便要下船去，隨着遊玩，黛玉道：「這要坐在岸上，看他們從水裏過去，由近而遠，纔看得齊全，你下了船，不過看見前後兩處，餘外的都瞧不見了，有何趣味呢？」寶玉總不肯聽，一忽兒走到蓼溼邊下船，上了一座臺閣，扮的是劉晨阮肇入天台，見一派仙景，白石青苔，琪花瑤草，橋畔一灣流水，卽是活波，便叫扮阮肇的女子，脫下衣服，與自己穿了，扮作阮肇，去訪仙女，真是心曠神怡，先從沁芳亭岸邊經過，向湘雲衆姊妹笑着招手，賈母迷齊了眼，看不清楚，問道：「這向你們招手的是誰？」鳳姐笑道：「老祖宗，認不清是寶兄弟在那裏淘氣呢？」賈母道：「那可不是玩的，快叫他起來罷。」鳳姐道：「請老祖宗放心，這個地方還穩當，由他高興玩罷。」湘雲笑道：「二哥哥上年到了大荒山，如今又想入天台了，仙子已在這裏，還要去訪誰呢？」黛玉瞅了湘雲道：「就是你會說話，一面湘雲同黛玉取笑，賈母向薛姨媽道：「咱們坐了一會，也該到別處去散散，怕要吃午飯的時候了。」鳳姐接口道：「今兒的酒席，就擺在絳景閣底下，請老祖宗同姨媽太太姑娘們，到那邊去坐罷，這裏賈母一衆人起身，自到絳景閣去，再講寶玉一路沿堤順水蕩來，見岸上那些老婆子丫頭們，攢三聚四的，都在綠樹陰濃之處，坐着的，也有撐着的，過去，又見趙姨媽周姨媽帶着丫頭們，另在傍水涼亭裏坐着，觀看，將近藕香榭，望見一羣紅粉，輕搖紈扇，坐着說笑，漸漸近來，乃是那岫烟晴雯紫鵲這幾個人，原來紫鵲知道沁芳亭有姨太太在那裏，所以同着晴雯去邀了那大姑娘，悄悄的到此，瞧熱鬧，先是晴雯認出寶玉來了，便指手點戳的，與那岫烟說話，寶玉看見他們，也就笑笑過去，由蘆港之下，盤旋而出，到了蘅蕪苑前，回想起數年以來，每逢端節，總有寶釵在一堆兒聚樂，今年有此龍船勝會，舊時衆姊妹都在，獨不見了寶釵，不禁觸景傷懷，興致索然，便換了衣服，坐小船攏岸，上了雲步石梯，轉出蘅蕪苑，緩步行來，正遇見琥珀道：「老太太同太太姑娘們，都在絳景閣

過午。等你去喝雄黃酒呢。又瞧着寶玉身上。笑道。這會兒倒換了衣服了。爲什麼不照前扮的故事。去給老太太大家瞧瞧呢。寶玉也不言語。便隨了琥珀。到繡景閣坐下。一同慶賞端陽。賈母說起今兒裝的臺閣龍船。很有意思。既然費了許多工夫。置造出來。咱們再玩兩天也好。薛姨媽道。他們謁誠想出來應景的玩意兒。孝敬老太太。自然老太太該多樂兩天。我家裏還有些事情。走出來好幾天了。可先要回去。叫香菱在這裏多住一兩天罷。賈母笑道。姨太太既然來了。那可由不得姨太太做主呢。薛姨媽正要推辭。黛玉接口道。老太太留媽媽。做女兒的有句話。這會兒也就告訴了媽媽。不是媽媽的生日。已經過的了。沒有盡女兒一點孝心。如今媽媽聽了老太太的話。住在這裏。再看兩天龍船。接着補祝媽媽壽辰。就是園子裏這一班姊妹。兩位嫂子。同珍大嫂子拜壽吃麵。外頭叫一班好戲。打夥兒熱鬧一天。話未說完。鳳姐接口道。唉呀呀。不是林妹妹提起。連姨媽的生日。我們都混忘了。到底是乾女兒的孝心誠。記得清楚呢。賈母笑道。姨太太可再沒的說了。乾女兒孝敬乾媽。慶壽唱戲。不用派咱們的公分。落得吃喝聽戲。那有這樣相應的事。姨太太再不賞臉。不是心疼乾女兒花錢。就不肯叫白便宜了。咱們說得在座衆人都笑起來。大家順着賈母的話。留薛姨媽。薛姨媽道。一來家裏有事。二則蟠兒還不知什麼樣。看了這個不賢惠的媳婦。老太太想有怎麼好心緒。到老太太這裏。高興做起生日來。也被人家笑話。我領姑娘的情就是了。黛玉道。本該到乾媽家去慶祝纔是正理。因媽媽那裏諸色不大便易。咱們姊妹都去了。倒累媽張羅費事。所以想個權宜之法。不如在這裏辦了。總是一個樣兒的。媽媽既然擦不下家裏的事。看罷龍船回去。到那一天再請媽媽過來就是了。說着。各席上又點景用了幾杯蒲酒。飯畢盪手送茶。等賈母起身。各自散去。薛姨媽回至瀟湘館。黛玉又諄諄訂邀。薛姨媽順口含糊應許。次日又陪賈母坐船。玩了一天。至晚決意要回。衆人不能挽留。第三日賈母衆人又到藕香榭坐落玩賞。是日黛玉便叫人去請了邢岫烟。同着看了一天臺閣。又打聽趙周二姨娘。連日都到他兩個十分感謝黛玉爲人細心周到。講到黛玉要與薛姨媽慶壽。寶玉知道。喜之不勝。對黛玉道。你認姨媽做乾媽。這件事辦得很好。可憐姨媽如今眼前沒個親兒。也苦了。咱們這一番舉動。聽見旁人都誇你呢。黛玉道。我那裏管旁人的議論。不過各人盡各人的心罷了。姨媽向來待我也好。我是沒娘

叫的，姨媽如今也是沒女孩兒。世上四種窮民內，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卻不提及無母無女之人，想失恃與失怙，無異與無女無子一般。可由孤獨類推，况我雙親俱喪，姨媽痛失掌珠，有子若無，兩相依傍，彼此有情，豈可把你棄家披荆一節，藉爲補蓋，我心始安，你也以爲然。可見咱們兩個人的設心，並非有己無人，總要由忠而恕，如今也不必講這些了。且商量與姨媽做生日的事，在園子裏那一個地方唱戲好呢？寶玉道：你不聽見姨媽的口氣，怕未必過來。黛玉道：咱們只管排場起來，到那一天，多走幾個人去拉也拉他老人家過來了。寶玉道：園子裏就是綴景閣同嘉蔭堂兩處寬展，我想綴景閣還不如嘉蔭堂好。現在天氣熱了，嘉蔭堂前靠山腰，這二十來的大樹，遮得陰陰的，又看那流出來的一股泉水，清心爽目，北靜王府裏上年新攏一班戲，腳色也多，行頭也全，比咱們家裏的戲好。老太太同姨媽都愛看熱鬧戲，瞧了一定喜歡，我去要了來。就在嘉蔭堂翻軒外，寬寬闊闊，搭一座臺子，本來無外客可請，就是咱們家裏這幾個人聽戲。當下說定了。黛玉叫人去關照鳳姐那邊，鳳姐早已預備，與薛姨媽慶壽的事，專等黛玉這裏定了地方，便吩咐林之孝家的，傳老婆子們，把應該添設的燈綵坐墊，都挪到嘉蔭堂去。一齊動手搭臺。寶玉親自去指點道：戲班裏腳色有一百多人，臺子小了擠不下，又叫人去開了綴景閣，要擡新置的十二扇圍屏。鳳姐知道，忙來對寶玉道：前年老太太生日，甄家送的一架大屏，是大紅緞子刻絲滿牀笏，一面泥金百壽圖，論起價錢來，雖然不及這一架，正是配做生日擺的。老太太說要送人，還沒送出去，不如搬那一架去擺好。寶玉不聽，定要擡他買的那一架。鳳姐也就由他。當時擡了過去，諸色安設停當。黛玉上一天，就約定了人。天明起來，梳妝已畢，知道寶琴上一天已過去了，便同湘雲迎探惜綺李紈鳳姐玉釧喜鸞四姐連平兒晴雯紫鵲，也高興跟在裏頭，帶了一羣丫頭老婆子。寶玉見了花枝招展，這一班人真是羣玉山頭，瑤臺月下，便要同去。黛玉道：等我們過去了，你隨後來也使得。跟着我們像什麼樣呢？媽媽橫豎就要過來的，快去換了衣服。在這裏等着拜壽，也是一樣的。鳳姐笑道：你要同我們去，也該把衣服早換上了。你瞧這個樣兒，不像伺候寶二奶奶的小子嗎？衆人聽了，都笑起來。寶玉連忙回去，找麝月，要衣服更換。這裏衆人走園子裏，便門，攆到薛姨媽家裏，挨次拜了壽，略坐一會，便拉薛姨媽過這邊來吃麵聽戲。薛姨媽情不可卻，便同寶琴香菱，

隨着衆人過來。剛進園門。早有丫頭們迎上去道。老太太太太都在嘉蔭堂候姨太太呢。薛姨媽便徑至嘉蔭堂。賈母先迎出來。與薛姨媽道喜。薛姨媽回讓了賈母。接着邢夫人尤氏也到了。同王夫人都與薛姨媽道喜拜壽。大家遜讓了一會。隨後寶玉上前跪下。磕了四個頭。薛姨媽忙把他拉起。賈母便與薛姨媽讓坐。各人以次坐下。見中間供設西池王母。兩旁燈臺上。點起壽同山岳永福共海天長的繡金大蠟。文王鼎內焚燒西域進貢的麟瑞名香。上面擺開瑪瑙翡翠綴嵌的漢宮春曉圍屏。耀目爭輝。果然是富貴氣象。賈母笑道。今兒王母娘娘。可被衆仙女拉下瑤池來了。薛姨媽遜謝道。老太太纔算得一尊無量壽佛。托老太太的福。要趕上老太太的歲數。還差一半呢。承老太太揆愛。就是姑娘高興。何必這麼樣費心。我也不配呢。鳳姐道。姨媽說老太太是無量壽佛。今兒可算得個羣仙會合了。佛菩薩來陪王母娘娘。林妹妹向來人家都稱他是瀟湘仙子。今日老王母下了凡。須得這位仙子那裏去採一枚仙桃來獻獻纔好呢。說着。戲文已開了場。先唱八仙慶壽。臺上站了八十多個人。都是繡蟒綵衣。舞袖踮躑。歌喉宛囀。第一齣沖場戲。已看得賈母樂了。接着坐席吃筵。共擺六席。因是外面的班子。翻軒底下。滿掛蝦鬚簾子。寶玉走出簾外。被領班的蔣琪官看見。便到戲房裏叫齊了二十四個小旦。都是十五六的年紀。生來似粉團玉琢一般。在簾子外齊齊站着。與寶玉打千請安。寶玉在北靜王府裏。都見過認識的。便笑着同他們說了幾句話。叫人取了二十五副綉網袍褂來。連蔣琪官各人賞了一副。當下有兩個年紀最小的。托了戲目上來點戲。在簾子外站住。林之孝家的。接了戲目進來。退到薛姨媽面前點戲。薛姨媽與賈母互讓。大家商量。點了正本火雲洞。這本戲文。本來熱鬧。內中又多添了些彩。玩得神出鬼沒。果然好看。引得文官這些孩子。同了十二個女清音。都來看戲。鳳姐見賈母不住的喝彩。便悄悄問了黛玉。吩咐放賞林之孝家的。叫了二十名小廝。用炕派盪了十不子。共二百串滿錢。賞了他們。賈母見簾子外站着藕官蕊官。便叫進來道。今兒不叫你們唱戲。倒在這裏玩耍。瞧唱的戲好不好。藕官笑道。他們的戲。不過仗着人手多。行頭齊全。講到唱起戲來。也唱得過他們。鳳姐道。老祖宗聽藕官的話。好可惡。饒由他們在這裏瞧了現成的戲。還要誇嘴。論起理來。今兒他們也該來孝敬姨太太兩齣戲的。賈母道。咱們瞧了這半天熱鬧。再叫他們來唱一兩齣清戲。瞧瞧也好。鳳姐聽

了買母的話。趕忙叫林之孝家的來吩咐了。一面薛姨媽道。老太太坐了半天也乏了。該請歇歇去。賈母道。今兒姨太太的大慶。我很高興。不覺得乏呢。咱們到後院子外邊走走。再來瞧他們的戲。說着鴛鴦琥珀扶了賈母。衆人都隨着散步一會。仍走後院子。回到嘉蔭堂。梨香院的戲班。早來伺候點戲。賈母道。今兒有外頭的班子瞧。你們只揀好的戲唱。別丟臉。蕊官便指藕道。王十朋祭江。是他的拿手戲。唱得好。薛姨媽聽了。便叫藕官唱祭江。藕官下去。扮了王十朋。上場唱了第一支。一從科第鳳鸞飛。抑揚頓挫。意致纏綿。出場便好。原來錢玉蓮一腳。向來是小旦藥官扮的。他們兩個人戲場上的夫妻。以假作真。十分親熱。藥官死後。藕官猶忘不了他。時時追念前情。偷偷向沒人處掉淚。從前芳官還把他的心事告訴過寶玉。今點了這戲。便借戲中關目。發洩自己私情。曲曲摹神。竟忘了是唱戲。倒像場上的身子。就是王十朋了。哭得來哀猿斷腸。鐵人下淚。看戲的人個個傷心。連王府戲班裏。都圍着要看。無不叫絕。寶玉在座。其觸目傷懷之處。自不必說。又見薛姨媽拿着手帕子不住的拭淚。寶玉坐不住了。便站起身來。往籬子外一走。拉住林之孝家的。問道。今兒姨太太的壽辰。要取個吉慶。誰點這些戲。你瞧鬧得滿屋子裏的人。都是淌眼抹淚的。像個什麼樣兒。林家的道。因是藕官的拿手戲。姨太太叫他唱的呢。寶玉聽了。薛姨媽所點。便沒言語。轉身走到王府班戲房裏。蔣琪官拉住寶玉的手。悄悄二爺給我察聽的事。可怎麼樣了。寶玉道。還沒訪問出來。你別性急。總在我身上。還你個下落。就是了。又與他說了幾句閒話。出了戲房。轉過嘉蔭堂。一路行走。盤算蔣琪官之事。又因蔣琪官想到襲人心頭納悶。回至怡紅院。徑進紫鵲屋裏。躺在炕上。唉聲嘆氣。那紫鵲同晴雯在嘉蔭堂廊房內。看了正本戲完回來。正在屋裏換衣服。紫鵲問寶玉道。爲什麼不陪老太太瞧戲。也回來了。好好的又發什麼的心事呢。寶玉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紫鵲坐下炕來。笑拉着寶玉道。有什麼心事。和我說。寶玉道。料你也摸不着這件事的踪影。對你說也自不中用。紫鵲道。雖然不中用。到底說出來大家知道。悶在你一個人肚子裏。做什麼呢。寶玉道。蔣琪官娶襲人這件事。你自然知道的。說起來也奇。他頭裏還聘定過一個人。也是咱們這兩府裏。不知那一房出去的。因爲那一家悔了親。纔又娶襲人的。難得蔣琪官有義氣。我已許他訪出頭裏這個人來給他。如今竟沒處訪呢。紫鵲忍住了笑問道。如訪出了這個人。二爺還

肯把他配蔣琪官不肯呢。寶玉道：訪了出來，爲什麼不把他配蔣琪官？紫鵲道：這個人我倒知道，還有處找，說着站起身來，便拉了晴雯來見寶玉，笑道：這個人有了，快叫他去跟蔣琪官罷。寶玉晴雯兩個，一時都摸不着頭腦，怔怔的四眼互睜。晴雯因聽見跟蔣琪官的話，便笑罵紫鵲道：混帳你的什麼？想是你剛纔瞧着，倒瞧上了蔣琪官了。於是紫鵲細將前事說明，又把寶玉的話，對晴雯說了。晴雯纔知紫鵲和他取笑的緣由。寶玉亦恍然悔親不肯嫁蔣琪官的，就是晴雯，還上了一吊，纔得把親事退成的細情。暗歎晴雯貞烈，果與襲人不同。而蔣琪官兩次定親，無心湊合，皆係自己房中寵愛之婢，又虛名空掛，卒歸水月鏡花，奇也，奇極，巧也，巧極的了。當下經紫鵲一番取笑，悶懷頓釋。晴雯紫鵲，便催寶玉，仍到嘉蔭堂去。寶玉只得出了怡紅院，走到蓼溼一帶欄杆邊，就是從前李紋李綺們四個人在那裏釣魚的所在。見一個女孩子，靠着欄杆，手裏拿了半個饅頭，一點點滴下來，撩在河裏。引那魚兒泳游吞啜玩兒。寶玉暗想那女子倒也玩得幽雅清趣，走近身旁，見他回過臉來，眼如秋水含情，眉若春山帶蹙，見了寶玉，微微一笑，轉身要走。寶玉把他叫住，端詳一會道：你不是柳五兒嗎？那女子點點頭。寶玉道：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玩兒？五兒道：我媽到嘉蔭堂找林大娘回話去，叫我站在這裏等他同回去。寶玉道：嘉蔭堂唱戲，爲什麼不跟着你媽媽去瞧兒？五兒答道：我媽叫我定定的站在這裏，不許到別處去亂走呢。寶玉道：我記起來了，有句話要問你，未知寶玉記起何事要問五兒，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黛玉事薛姨媽體貼入微，惜乎早年喪母，否則定能克盡孝道，戚黨交稱。

第三十六回 慈姨媽三更夢愛女 猷公子一諾恕私情

話說寶玉在蓼溼欄杆邊，遇見柳五兒，記起舊事，問道：頭裏芳官說你要到我們屋子裏來，我已經應許他的了。後來因太太把芳官這些人攆了，接着我就害了病，鬧出許多不遂心的事來，把你也攔了。如今叫你進來，不知你可願意不願意？五兒低了頭半晌道：有什麼不願意呢？就可惜芳官倒出去了。寶玉道：底下我還是要叫芳

官進來。五兒道：「還叫他進來唱戲嗎？」寶玉道：「不是唱戲也。豎心出了家，不必定要在水月庵裏叫他進園子來。跟着妙師父住在櫺翠庵，不比在外頭清靜嗎？」五兒道：「我跟着媽去瞧過他，見他身上穿的爛布衫子。我媽問他道：『你師兄弟們，已常進裏頭來的。你爲什麼不進去走走？』死熬着在這裏。他道：『你們瞧我在這裏受苦，我倒樂呢。』目下的地獄翻轉來，便是日後的天堂。已經攆出來的人，還到裏頭去混什麼？如今想起先前的受用，倒很沒味兒。我聽他對我媽說這番話，怕叫他也未必進來呢。」正說着，雪雁來請寶玉。寶玉便同雪雁來到嘉蔭堂。席已坐定。王府戲班又開了場。寶玉上前，先與薛姨媽敬了酒，然後自賈母邢王二夫人尤氏李執鳳姐各處以次而及。隨便入座。少停席散。湘雲拉了香菱同去。黛玉仍留薛姨媽至瀟湘館，說起明日宴客之事。黛玉道：「照樣今兒的戲班酒席，代媽媽作東，不用媽媽費一點心。」已吩咐他們辦去了。薛姨媽感謝不盡，說着紫鵲來回管公館的娘子，有話回姑娘。黛玉叫他上來，呈出太虛宮圖紙，回明清虛觀道人說的，照這樣起造纔合式。黛玉看了點點頭。那媳婦退出。黛玉與薛姨媽敘話至二更後，各自就寢。次日黛玉起身梳洗畢，雪雁說姨太太今兒不知爲什麼，一早就起來了。黛玉忙過去請安。見薛姨媽眼圈兒紅紅的，便問媽媽不再睡一會兒，就起來了。薛姨媽道：「昨兒晚上做了一夢，甚是奇怪。明明是你寶姊姊站在炕前，他說趕不上給我拜壽，他也就好回來了。林妹妹仍舊住了瀟湘館，晴雯紫鵲住了怡紅院，沒有人佔他的屋子，將來還住他的蘅蕪苑，打夥兒同在園子裏來去，近便些。還叫鶯兒等着他，不用去跟四姑娘。正要問他話，他道：『怕天明快了，他還要去看太太呢。』說着就回身走了。我醒來，聽聽你屋裏的自鳴鐘，已交子正的光景，再也睡不着。等天明就起來了。黛玉道：『那是媽媽的心記。』一語未了，只聽外邊老婆子們說道：『太太來了。』王夫人便到薛姨媽屋裏坐下。黛玉問道：『太太有什麼事，早過來了。我正要請安呢。』王夫人笑道：『有一件奇事來問姨媽，說着便對薛姨媽道：『昨兒晚上夢見寶丫頭說要回來了。還說到園子裏見了媽媽，纔到我那邊去的。』妹妹可真夢見他沒有？』薛姨媽詫異道：『剛纔和姑娘講起，果然姊姊也有夢。這事奇極了。於是便把對黛玉說的話，一一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道：『中間的話，字字相同，就沒提起鶯兒的事。還叫我在老太太跟前說一聲，他怕天明趕緊要來，我起了心上疑惑，所以來問妹妹。』果然兩夢相同，莫非寶

丫頭真個要還陽。算他死過半年多了。肉身已壞。那有這件事呢。姊妹二人。同黛玉談論了一會。王夫人因早起未到。賈母處請安。不敢久坐。黛玉也隨至賈母房中。講起這話。賈母將信將疑。半晌道。姨太太得了這個夢。倒叫他心上越發不定了。今兒早些請他去。瞧戲散散心罷。當下黛玉起身。往王夫人處請了安。回進園中。一路思想此事。未必不由姨媽日有所思之故。就這鶯兒要跟四姑娘的話。姨媽並不知道。何以夢中有此一節。又與太太夢的一樣。委實叫人不得明白。大約寶姊姊這樣人。夙有根基。死後一靈不散。來去自由。偶然御風而行。晚上到此看看媽媽。盡他一點孝心。也是應該的。但又何必說要回來的話。哄騙他老人家呢。再者。既然到了我屋子裏。多年好姊妹。何不也來會會。在夢裏頭說幾句話。莫非怪了我了。寶姊姊你若果然怪了我。恐蓬萊闔苑。容不下你這一個不公道的神仙。正在思想。只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趕來。黛玉問他那裏去。鶯兒道。太太說我們姑娘要還陽了。我想棺柩停在鐵檻寺。姑娘還陽轉來。在棺木裏喊叫。沒人聽見。怎麼樣走出來呢。我要去瞧瞧。聽見什麼響動。就好叫人開棺。我到璉二奶奶那裏套車子去。黛玉道。你也成了一個傻丫頭了。你姑娘果然還陽。須得的的確確。定准了一個日子時辰。纔好商量這件事。如今太太不過在夢裏頭得了一句沒影響的話。倒惹你發起獸來。你去便什麼樣呢。到底你要鐵檻寺去。太太知道沒有呢。鶯兒道。我沒有告訴太太。那裏承望姑娘就能活轉來。我去走了一趟。看看光景。也就死了我這條心了。說着。掉下淚來。黛玉見他可憐。便道。這也難為你一片熱心。不走這一趟。想是過不去的。回頭便叫跟的老婆子道。你同鶯兒到璉二奶奶那裏去。說我的話。叫外頭套一輛車子。再派一個有年紀的穩當家人。到鐵檻寺。你也同了去。又對鶯兒道。早些回來。別去發歇胡鬧。說着。自回瀟湘館吩咐道。姑娘們的早飯。擺在嘉蔭堂。一時湘雲等衆姊妹都到黛玉處。隨了薛姨媽至嘉蔭堂。用過早飯。賈母王夫人也到了一面。點戲開臺。黛玉趁寶玉走開。便和湘雲們講起薛姨媽與王夫人夢見寶釵一事。衆人稱奇。湘雲便問二哥哥知道了沒有。黛玉道。已經瘋了一個鶯兒。到鐵檻寺瞧他姑娘去了。再對這一個講了。不知越發要傻出什麼故事來呢。因此衆議紛紛。道。搜神記。如朔方女子趙春。幽明錄。如瑯琊王生。都是還魂的。有的說漢末有人發前漢宮人家。宮女猶活。談昔年宮中事了。這都是渺茫的話。也有說寧信其有。兩夢相

同。必非無因。惟有惜春默無一語。湘雲道。你們瞧四妹妹。只妝聽不見。偏是他有些講究。不言語一聲兒。聽咱們在這裏胡說亂道。惜春道。將來自然明白。湘雲道。好一個將來明白。咱們想你說句話。原是不到將來。先要明白。若定要將來明白。等到三十年五十年。寶姊妹還陽不還陽。自然知道了。但恐將來等得太遲。寶姊妹就使還陽。咱們這班人又要還陰了呢。衆人聽了湘雲的話。連惜春都笑起來。不說嘉蔭堂敘話。講到鶯兒與老婆子同坐了一輛車。叫趕車的買了些銀錠紙錢。帶在車上。老人家坐馬。幾鞭子趕出了城。徑往鐵檻寺下了車。鶯兒是前次隨送靈柩來的。知道停柩之處。一徑進去。走近棺旁。只見棺蓋上積厚的灰塵。連叫幾聲姑娘。周圍撫摩個遍。棺內寂然。全無一點還陽的影響。便抽抽噎噎哭個不住。老婆子在旁邊化了紙錢。便勸住鶯兒的哭。催着回去。鶯兒還不肯起身。又延挨了一會。老人家也來催促。鶯兒只得叫老人家囑託寺內的和尚。叫他們隨時留心。到這裏來看看。倘聽見棺內有什麼響動。立刻進城通信。老人家自去。依言囑咐了色空。鶯兒同老婆子上了車。老人家跟着回來。嘉蔭堂猶未散席。便在瀟湘館等候。那邊薛姨媽因不見鶯兒上來伺候。便問黛玉。黛玉恐被寶玉聽見。支唔過去。心上記望鶯兒。想起惜春前叫鶯兒且慢去跟他。與薛姨媽所述夢中寶釵之言相合。今日又聽惜春言語隱約。寶釵還陽之說。似有幾分可信。原來黛玉心中。以爲寶釵還陽。有三樁可喜。第一慰了姨媽痛女之心。第二夫婦三人。可共承歡堂上。第三寶釵病故。由於寶玉出家。我慶團圓。不使人留缺陷。兩番鏡月重圓。先悲後喜。豈不是人間難得之事。只恐未必是真。轉令悶念牽腸。癡心難釋。又恐鬧得寶玉知道。也像鶯兒一樣。認真要去開棺。胡鬧起來。這還了得。於是黛玉倒添了一種心事。勉強陪着衆人。坐在那裏。還有什麼心緒。應戲。急欲等鶯兒回來。細問鐵檻寺之事。不多時散了席。薛姨媽定要回去。黛玉叫老婆子們掌燈。薛姨媽帶了香菱。也不回瀟湘館。從嘉蔭堂出來。徑走便門回家去了。這裏黛玉回到自己屋裏。悄悄問了鶯兒。不禁愜然。到底心裏總牽掛這件事。隨時探問鐵檻寺有無消息。光陰如駛。瞬交三伏炎天。迎春回了孫家。寶琴時來時去。湘雲還留住。在園。李紋李綺亦在稻香村。並未回家。諸姊妹各自在屋裏。看書下棋。或隨便做些針黹。消遣長日。一日午後。夕照初斜。涼風微至。寶玉閒步到紫菱洲。聽裏邊有人唱曲。側耳細聽。唱的是花繁穠豔想容顏。雲想衣裳。花

燦新妝。誰似可憐飛燕嬌。這聲音很熟。卻不是慶齡。又不像藕官。蕊官。滿肚猜摸。踱了進去。想不到唱的竟是晴雯。寶玉笑道。怪不得時常不見你們在屋裏。原來悄悄兒在這裏樂呢。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一聲兒。慶齡道。史大姑娘也有了兩套。寶玉便要湘雲唱一支。湘雲道。林姊姊同紫鵲姑娘都會唱呢。叫你林妹妹先來唱一支。我就唱給你聽。寶玉道。你們玩這個。比樞人的彈琴下棋有趣多着呢。寶玉因芳官出了家。心上未免悵悵。難得慶齡貌似芳官。心裏頭有了芳官。比別人眼裏瞧出來覺像的分外逼真。便叫慶齡拍小宴驚變。不到兩三天。也會了。又叫藕官。蕊官。同慶齡。遛到怡紅院。教身段腳步。命慶齡改妝旦腳。還逼着晴雯。與自己同串。晴雯不肯。寶玉再三央告他。蕊官便把班裏的綵衣翠翹帶來。給晴雯紮扮出場。黛玉和姊妹們。常到怡紅院來。瞧熱鬧。誰高興也拍一兩支。湘雲也想串戲。到底爲身分拘住。寶玉頑出了神。連熱都忘了。覺此中頗有佳趣。並起社一事。竟不提。那一天。湘雲邀了岫烟到怡紅院一轉。不見黛玉。便往瀟湘館找他。路上遇着探春三個人。同到黛玉處。問小丫頭們奶奶呢。雪雁在裏頭聽見。忙迎出來道。姑娘在後面佛堂裏。湘雲問道。供的可是觀音菩薩。雪雁笑答道。正是。湘雲道。林姊姊又在那裏稽首慈雲禮世尊了。咱們瞧瞧他去。一路說笑進來。湘雲叫道。林姊姊爲什麼不瞧他們去。晴雯姑娘的戲串熟了。看他妝扮起來。當真有些像楊娘娘呢。探春搖頭道。不像。楊太太。還該富泰一點。你不記得那一年。瞧戲。二哥哥說了寶姊姊一句話。寶姊姊惱了。倏忽間已是好幾年的事了。湘雲道。正是我瞧他戲目上寫的驚變埋玉。叫他們改做埋環纔是。黛玉道。你怕犯了一個玉字嗎。這又何必呢。一面探春又道。今兒瞧見你掛的大士像。記起一件事來了。林姊姊把你這幅小照拿出來。咱們還要瞧瞧。說着。同到前頭屋子裏坐下。黛玉便問雪雁。你可記得我這幅行樂圖。在第幾號箱子裏。要翻騰他出來呢。雪雁道。前兒同觀音佛像。取出來的。在這裏呢。說着。便拿出來。湘雲接過展開。大家端詳了一會。又看到惜春題的詩句。正在議論。來了寶玉。便問你們在這裏瞧什麼。湘雲就把這幅照交與寶玉看了。笑道。把我畫在上頭。林姊姊算是龍女。該配一尊善才。正說着。只見平兒引了小紅柳五兒。後面還跟幾個老婆子。背着箱子衣包進來。衆人都不明白。探春笑向平兒問你們這一羣人拿了行李包裹。倒像投歇店似的。做怎麼。一面小紅五兒與衆人都磕

了頭。平兒道：小紅是先前在寶二爺屋子裏。我們奶奶要了去。原說撈進人來補還二爺。因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過了幾年。還沒補上。如今挑五兒來補小紅這個缺的。黛玉道：既是這樣。爲什麼連小紅也來了。平兒笑道：小紅的話。停會兒再說。寶玉道：鳳姊姊別因我前兒去要人。他頭裏要了小紅去。沒有補還。我如今賭氣。連小紅都還了。我可是不要的。留五兒在這裏。把小紅領了去。小紅站在平兒背後。聽見寶玉的話。忙把平兒衣服。拉了一把。平兒理會。便道：那是沒有的事。別多心。說着。便同了小紅五兒。進雪雁屋裏。見紫鵲也在裏頭。便道：姑娘們多在外邊。我不好說得。和你講了。停會兒告訴你姑娘一句就是了。當下與紫鵲說明緣故。平兒轉身。小紅又有話求了紫鵲。外面黛玉向衆人道：我早瞧着五兒。是有出息的人。也生來乾淨。說着。便叫一聲五兒。五兒連忙走了出來。站在黛玉跟前。黛玉笑問五兒道：我倒盼你進來呢。願意住在這裏伺候我。還願意伺候二爺。五兒微微一笑道：奶奶的話。在這裏服事奶奶一般。就是伺候爺有什麼分別呢。黛玉一時倒無言可答。湘雲接口道：五兒你還不知道。這裏瀟湘館。是你奶奶住的。你二爺住的。又不在這裏瀟湘館一處。怪不得你奶奶在這裏要你。我聽你答對奶奶這兩句話。再沒那麼說的好。竟把你奶奶對住了一面。向黛玉道：這也不必問五兒。自然二爺知道。你歡喜他。仰體奶奶的意思。叫上來伺候的。大家聽了一笑。不覺笑的黛玉臉也紅了。紫鵲在旁也笑道：當真五兒與姑娘有緣。他沒有進來的時候。倒先已伺候過姑娘的了。探春道：紫鵲姑娘的話。不知說到那裏去了。怎麼人沒進來。就伺候你姑娘呢。紫鵲道：我告訴姑娘聽。先前我姑娘叫廚房裏弄長弄短。熬這個。煮那個。柳嫂子嫌廚房裏腌臢。都拿回家去。叫五兒做的。不是會伺候姑娘的嗎。湘雲道：這麼說起來。五兒倒有先見之明。早早巴結上奶奶了。寶玉一面聽。一面自看這輻行樂圖。不肯釋手。湘雲又過來瞧着黛玉道：給你寫照這個人。如今可還在揚州。他肯進京來。剛是嚼們園子裏頭的人畫起來。也得畫一兩年呢。寶玉聽了歡喜。一時就要請他進京。黛玉道：你別高興。這個人就住在嚼們園子裏頭。也不肯畫你的照。湘雲問道：這個人有多大年紀了。黛玉道：年紀不過二十多歲。說起這個人。叫人起敬。他男人本是個窮秀才。專靠他筆上生涯。資助家中薪水。後來他男人亡故。上有孀姑。下遺幼子。仰事俯育之責。都在他一個人身上。總在揚州一帶。宦宦富商家裏。畫女眷們的行

幾。若要他與男子寫照。不論許他多少謝金。他總不肯動筆。湘雲聽了黛玉的話。便道。二哥哥果然要畫。咱們想法兒。把你女扮了。混在咱們姊妹隊裏。他就瞧得出來嗎。哄也哄他畫了。黛玉道。真是你們哥哥妹妹。還怕你二哥哥要不到家。代他想出這些刁鑽古怪的想頭來頑呢。探春道。當真去請了他來。把園子裏的人。都寫一寫。各人愛佈什麼景。由他自己打稿兒。林姊姊再畫過一幅。湘雲道。林姊姊愛竹子。該畫一幅幽篁滌暑圖。再不然。畫一幅葬花圖。也對景兒。寶玉道。葬花圖果然別致。但這一個葬字。未免頹喪。不如把葬花改作掃花更好。探春又道。我要畫蕉窗玩月圖。湘雲道。我畫什麼好呢。一時倒想不起來。黛玉道。你畫一幅醉眠芍藥圖。極妙的了。探春又問道。這個人到底肯來不肯來呢。黛玉道。有什麼不肯。他想同我進京。爲的是要拉了他婆婆回來。他婆婆病了。沒有起身。過了年。打發人去接他就來。他倒是妙師父一個知己。那一種清潔自愛的脾氣。竟像妙師父。卻也有不同之處。寶玉道。說起妙師父。我又記起一件事來。便對那岫烟道。過幾天怕就要動工了。姊姊多早晚到妙師父那裏去。就煩姊姊轉致一聲。那岫烟道。動工有十來天了。寶兄弟還不知道嗎。這幾天我也沒去走動。妙師父。昨兒打發老婆子來。叫我從稻香村擺轉。走他東首後邊小角門。沒有人瞧見的。寶玉聽了。便起身道。我瞧瞧去。當下離了瀟湘館。一路由樹陰遮處。望攏翠菴來。只聽蟬噪夕陽。與溪澗中涓涓流水之聲。不覺心神怡曠。暑氣頓消。手拿芭蕉扇。單穿了一件熟羅長衫。撒了褲腳管。穿着網線涼鞋。慢慢的一步一步。到了做工的地方。見面都圍着藍布幔子。但聞登登削鑿之聲。但不見一個人影兒。寶玉挨入帳幔。見焙茗在一塊青石子上。鋪了馬褥子坐着。看那些匠人手忙腳亂的做工。見寶玉進去。忙站起來。先回了工程上幾句話。一手在靴統裏拿出一封書子。遞與寶玉道。候了二爺好幾天。再沒見面。我媽倒天天擺弄花兒草兒。他老人家膽子小。守着規矩。不敢亂遞東西。今兒難得爺到這裏來當面交明了更好。這是花自芳給我送二爺的。寶玉接過。想書子上總有提起襲人的話。拆開看道。

沐恩賤妾花襲人叩請

二爺恩主萬福金安。妾蒙

參養多年。恩深如海。上年

恩主看破紅塵。忽然走失。寄回髮衣作證。並無還鄉之意。妾遵

太太奶奶之命。出府改嫁蔣門。拜完花燭。尙未同房。將妾送回。今聞

榮歸。自恨琵琶再抱。潑水難收。氣苦成疾。一命懨懨。今生料無見面之日。來世投生犬馬。再圖報効。呈稟。不勝依戀惶愧之至。

寶玉看罷。皺眉道。好不通的書子。不知叫誰寫的。焙茗道。聽見說花自芳倒能寫。怕就是他自己的罷。寶玉道。果然花自芳寫的。倒很虧他。說着。把書子撕碎。叫焙茗取火來燒了。無心觀看工作。也不囑咐焙茗一句話。轉身就走。心想這件事。林姊姊如今倒不計論這些。先前的事。都擦開的了。沒有什麼作難。就是晴雯難說話。也怨不得他。頭裏實在受了委曲。如今要叫鴛人進來。攔不住這一個冷一句熱一句的。把他排揎個難受。不是拉他到活路上來。竟叫他進來送死了。一路思想。回到怡紅院。心裏發了躁。滿頭是汗珠子。連羅衫羅褲汗透的。如雨淋一般。紫鵲連忙叫小丫頭子提了水來。服侍寶玉洗了澡。換下衫褲。因剛纔在瀟湘館歡歡喜喜出去的。忽然這個樣兒回來。不知是什麼緣故。當下黛玉處打發小丫頭來請吃飯。寶玉便問紫鵲。你們吃了沒有。紫鵲道。晴雯是在老太太屋裏看抹牌。牌局散了。璉二奶奶不在家。拉了他去。不回來吃飯的了。就是我一個人。還沒叫他們擺飯呢。寶玉便叫小丫頭子回去說。請奶奶自己用飯。我就在這裏吃了。一時便傳擺飯。寶玉點景兒吃了些。問紫鵲道。平姑娘送了五兒。小紅過來。那五兒是我指名要的。璉二奶奶把小紅也送了來。他和你說什麼沒有。紫鵲笑道。講起小紅這一件事。就有兩三件事牽扯在裏頭呢。寶玉問有些什麼事牽扯。紫鵲把寶玉拉到自己屋裏坐下。悄悄說道。你前兒叫林大娘留心。有丫頭倘打發出去。要賞給蔣琪官。璉二奶奶正想打發小紅出去。一聽了這話。這裏的話。璉二奶奶道。小紅本和二爺要去的。如今送到這裏來。憑二爺作主去賞人。寶玉道。既然是這個緣故。咱們就把小紅賞了蔣琪官。他們兩口子很配得上呢。紫鵲搖手道。你聽下去。還有緣故。不是剛纔你見咱們同在雪雁屋裏說話嗎。小紅等平兒走了。他再三央我求你。不要把他賞別人。他是死活要

去跟西廊下五奶奶家芸哥兒的。寶玉笑道。他多早晚與芸兒有這些鈎兒蕪藤的事。紫鵲道。他也不瞞我說。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在園子裏掉了一塊手帕子。彼芸哥兒拾去。因此兩個人就有了心。小紅說在璉二奶奶那裏。從沒敢告訴過一個人。守到如今。好容易把他送了回來。要求你開恩。遂了他的心願。寶玉聽了紫鵲的話。但不肯跟究私情密約。而且歡喜成就了他們各人願意的姻緣。便滿口應許。紫鵲忙去攪了小紅。又把細情回明黛玉。小紅十分感激。他本是林之孝的女兒。聽說鳳姐忽然退還小紅。叫賞給蔣琪官。林之孝家的心裏很有些不願。後來知道要給賈芸。喜出望外。也來謝了寶玉。寶玉叫小紅不必回家。一面打發人去對五奶奶說了。擇定吉日。就坐了裏頭的轎車。送到西廊下五房裏。這裏賈芸正領了二十萬銀子。開張當舖。手頭寬裕。房屋器具。早已修置一新。小紅過去。甚得其所。而且名爲側室。芸哥並不再娶。與正配無異。完結了一段手帕姻緣。寶玉另與蔣琪官留心。仍是榮府裏的丫頭。賞了他一個。又賞了一千兩銀子。此是後話。表過不提。講到寶玉爲了花襲人悶悶不樂。黛玉與紫鵲都猜不着他的心事。璉門晴雯亦無頭緒。適值這一天。有一個管園門的老婆子。拿了一個衣包。送在雪雁手裏。說二爺叫他送來的。雪雁不知來由。拿進黛玉屋裏。偶被紫鵲看見。問是什麼東西。雪雁告訴了管園門老婆子的話。紫鵲打開包袱。見是一件半舊的女襖子。便送與黛玉看道。二爺的心事。有些蹊影了。一面把管園門老婆子送衣服來的緣由。細細說了一遍。黛玉沉思半晌道。這件半舊的女襖子。別無來路。也不犯着爲他發心事。除非是襲人的衣服。紫鵲道。叫那送衣服的老婆子來。問他就明白了。黛玉道。且不用去叫老婆子。可先叫晴姑娘來。給他看看。果然是襲人的東西。晴姑娘或者認識也說不定。說着。就叫小丫頭子去找晴姑娘來。瞧一件好東西。不知這件衣服。究係何人之物。老婆子在何處拿來。晴雯看了。是否認識。下回自有分解。

逸梅氏評曰

敘還陽之前。先有王夫人薛姨媽之夢。並一番猜真疑假之議論者。所以免後文之突兀也。惜春說。將來自然明白。非慧悟人不能出此語。

第三十七回 送舊衣噴查紅綾襖 證回生錄寄柳絮詞

話說黛玉叫小丫頭去找晴雯來認老婆子送來的衣服。不多時晴雯到來。掀簾走進。笑道：「姑娘得了什麼好東西。叫我來瞧。」黛玉道：「二爺的心事。怪道咱們大家猜不透。如今倒尋出些蹤影來了。你瞧這件衣服。可認得是誰的。」晴雯接過一看。脫口嚷出來道：「這是我那裏來的。」黛玉聽說是晴雯的衣服。一時倒弄得糊塗了。便問道：「既是你的衣服。老婆子在那裏拿來的呢。」這裏頭的緣故。又奇了。那晴雯一時嘴快。說破了。及被黛玉問住。回想從前私情。不覺臉上一紅。露出羞澀的光景。黛玉察言觀色。知其中又有別情。便逼住了晴雯。問他道：「這又有什麼說不得的事。」晴雯暗想這件事。亦不必在黛玉跟前隱瞞。講明寶玉出去看他的病。穿了衣服回來。留作死生永訣的情由。如今問起這件衣服。總無下落。忽然送在那裏來。自何處。反尋根到底的追問起來。紫鵲說明緣故。晴雯立刻打發人去叫了送衣服的老婆子來查問。說是二爺叫他到襲人處家裏去拿來的。晴雯火冒沖煙。不願黛玉在跟前。便罵道：「這不要臉的東西。把我的衣服髒在他家裏。算什麼。賭氣要撕那件衣服。紫鵲連忙趕過奪住。晴雯沒處出氣。便移怒在老婆子身上道：「頭裏就爲你們遮東遮西。鬧到姑娘們房裏。也抄檢了。把我們都攆出去。如今還不守規矩。這樣混鬧起來。還了得。」奶奶發他外邊去打了四十再講。那老婆子只管磕頭求饒。說是二爺叫他拿進來。饒過這一次。以後再不敢了。黛玉便叫老婆子起來吩咐道：「若講二爺的差使。自有二門外小廝承辦。或者二爺要送二姑娘史大姑娘的東西。打發小子去不便。就近叫你們走園子後門出去。也是正經。再要到別處地方去走動。就是二爺吩咐。也得進來回一聲。叫咱們知道。老婆子聽一句。應一聲。黛玉又道：「還要問你。襲人家去。是二爺同去的。還是你一個人去的。」老婆子道：「二爺沒有同去。叫我去見了花大姑娘。他把衣服給我。說是二爺叫拿回去。交給雪雁姑娘的。」花大姑娘還病着。躺在炕上呢。晴雯道：「竟叫他一聲。蔣奶奶就是了。什麼花大姑娘。葉大姑娘。」黛玉道：「明白了。想是二爺到那裏走了一趟來的。那老婆子還站在門外發戰。紫鵲道：「還不謝了奶奶。等什麼。」老婆子聽了。忙向黛玉並紫鵲晴雯都磕了頭。然後退了幾步。轉身走了。紫鵲笑

向晴雯道：「你這個人也太不公道，好意把襖子送還了你，不謝謝人家，倒要把送衣服的人出氣。這算什麼？」晴雯道：「我的衣服爲什麼要拿去？去做賠嫁呢？說着叫自己的小丫頭拿了衣包，自要收拾他的衣服去了。原來那一天寶玉瞞了衆人，趁着早涼，出了怡紅院，走進園子後門，想去看寶玉，寶玉是到過花自芳家的，依稀認得路徑。一個人找到他家門首，四下寂靜無人，便溜了進去。花自芳並不在家，寶玉站定，嗽了一聲，不見有人出來，一徑走進裏邊，正到了襲人的臥室，見炕上一人，面向裏睡，頭上挽的慵梳髻，枕的半新不舊大紅頂繡花枕，蓋着一條豈綠西紗夾被，像是襲人的舊物，炕邊桌上燈臺茗具俱全，比從前去見晴雯睡在蘆席上的光景，雖大不相同，而心中已如沁梅潑醋一般，又恐不是襲人，不便造次，只得輕輕喚了一聲，那人在睡夢裏，直聲叫了兩聲寶玉，寶玉知是襲人，尚在夢中，便連推他兩推，襲人驚醒，回過臉來，見了寶玉，把兩眼亂揉，坐起身來，寶玉就炕沿坐下，拉了他的手，可憐花枝瘦損，非比舊日丰姿，襲人隨着眼怔怔的看了寶玉半晌，哽噎不出半句話來，寶玉忙把襲人撫慰一番道：「等你病好了，纔要叫你進去的。」襲人聽見要叫他進去這句話，又感激，又慚愧，越發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起來。寶玉道：「你的事我都已明白，不用提他，你只把咱們頭裏的話想去就是了。調養你的病要緊，襲人嘆口氣道：「你的話我也記得，你的心我也知道，只恨我自己發昏，一時錯了主意，抱怨得誰呢？偏又死不了，活在世上，現人家的眼。」寶玉道：「過去的事都撩開，再別放在心上。」襲人道：「你今兒來瞧我，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不是那一年晴雯出去了，你去瞧他，換了一件襖子穿，晴雯後頭不回來，還撩在我箱子裏，是你們兩個人恩物，非別的衣服，別說我有心措他的。」寶玉道：「正是晴雯要過幾次，我問麝月說，你收着，如今還了他，他很好，襲人便叫一聲嫂子，那花自芳家的聽見襲人，和人說話，過來看是寶玉，便站在門外竊聽，襲人叫了他，連忙進去，與寶玉請安，襲人叫他在那一隻箱子裏頭取了一件舊銀紅襖子出來，花自芳家的，便去開箱，尋取交給襲人，自出去了，襲人抖開衣服，掉下一個紙包，寶玉拾起開着，就是晴雯的指甲，重又包好，藏在身邊，襲人把那件襖子，拿在手裏，翻來覆去，看了一會，追想晴雯當年，又想自己今日，比晴雯與寶玉換穿衣服的時候，一樣傷心，禁不住撲簌簌淚珠滾下，倒把晴雯的襖子濺濕了一大片衣襟，襲人落了一回淚，見寶玉還默默的站着，便向寶玉道：

你出來有時候了。快回去罷。有誰同你來沒有？寶玉竟似沒有聽見，一手接過襪子，便要穿在身上。襲人道：「這樣熱天，還穿得上綿襪子嗎？你回去悄悄打發一個老婆子來拿罷。」寶玉只得把襪子擦在炕上，又安慰了襲人幾句話，出了花自芳家，仍向園子後門回來，並無人知道。叫管園門的老婆子，到襲人家去拿了一件衣服回來，交給麝月。那園子裏自從偃大姐拾了香囊鬧事以後，嚴禁私自傳遞物件。因寶玉吩咐，不敢不聽。那老婆子偷空兒到襲人家去取了襪子回來，又錯記了寶玉的話，把襪子遞在雪雁手裏，被紫鵲瞧見，回了黛玉，鬧起這件事來。那時晴雯說的拿去做賠嫁的話，正值平兒拿了支銷總簿，送與黛玉過目，進來聽見，便笑問道：「又是那一位姑娘要辦嫁妝，我們好端整送添箱。」紫鵲把話岔開道：「小紅去做芸二奶奶，又是好幾天了。」黛玉道：「前兒你送他過來，早知道要配芸哥兒的，不該受他這個頭。」平兒道：「芸哥兒也是小一輩子，聽說寶二爺認過他做兒子，奶奶還是他婆婆呢。說着都笑起來。」平兒又道：「我送他來，爲是我們奶奶送還二爺，賞蔣琪官的，誰料到後來這節事，真是姻緣前定。」黛玉道：「小紅正是你一個幫手得用的時候，你奶奶爲什麼急爬爬打發他出去？」平兒笑道：「別的不爲，就爲二爺多看了他兩眼。」黛玉道：「你們奶奶這個醋罐子，總丟不了一語未了。」鳳姐處又打發小丫頭來找平兒，問鶯兒姐姐爲什麼不過去。姨太太那裏又打發人來催說，等着他去瞧寶姑娘呢。黛玉驚問：「那一個寶姑娘，平兒也瞪了眼，說剛纔姨太太那裏打發人來叫鶯兒過去，我也知道是沒要緊的事，這裏拉着說話，兜搭住了，我還不知道是那一個寶姑娘，打量就是寶琴姑娘也不定。」黛玉搖頭道：「向來人家都叫慣琴姑娘的，況且琴姑娘好好在太太那裏，姨太太叫鶯兒去看他什麼呢，莫非鐵檻寺有了些消息，但這裏並沒知道。」斷沒有姨太太那邊先得信的。這句話倒把人糊塗住了。平兒笑道：「那有這件事，想是他們錯聽了話。這簿子留着，奶奶看過，我再來取，說着連他走了。」黛玉便叫雪雁過去打聽。一時寶玉進來問平姑娘來說什麼，黛玉道：「他沒什麼說，就支銷簿子來，我問起小紅的事，好笑，鳳姊姊還是那麼愛吃醋，他把這條子也改了過來，豈不變了一個好人了？」寶玉道：「我如今想起來，姑也是女子的好處，不是女子的壞處。」黛玉怔了一怔道：「這話又是那裏來的？」周南咏后妃之德，多半在不妬中，稱其賢，你反說妬是女人的好處，后妃不妬，倒是不賢的了。」寶玉笑道：「妬有兩種，有

悍妬。有情妬。女子貌劣才庸。惟恐寵移愛奪。比如庸臣竊位。不得不忌賢嫉能。以自保其爵祿。甚至詭譎兇殘。正人罹害。此與婦人悍妬無異。若情妬則不然。即如妹妹所言。后妃風詩咏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寤寐反側。君子用情既如此。以情感情。淑女人非木石。其間時勢常變不同。人事遭逢不一。憂愁思慮。悲恐驚憂。無所不至。不免釀出一個妬字來了。妬由情生。情到十二分。便妬到十二分。此與勃籛悍厲之妬。大相徑庭。黛玉聽到這裏。竟如把他自己從前的光景道破。體貼入微。無可辯駁。不覺臉上一紅。微笑道。誰來聽你這些胡謔。正說着。見雪雁手裏拿了一紙字帖兒來。請姑娘看了再講。寶玉問什麼字帖兒。忙向雪雁手裏接過一瞧。連叫奇異。便遞給黛玉看道。這不像寶姊姊的筆蹟嗎。黛玉此時分外留神。一面與寶玉同看。寶玉看到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這兩句。便記起這一闕詞來。因說道。這是寶姊姊填的柳絮詞。他們抄來做什麼。又看到末後寫的一行。薛寶釵錄前生於大觀園填臨江仙詞。寶玉還不明白。黛玉道。是了。一定是寶姐姐借體還了陽了。如今在那一家呢。雪雁纔笑答道。聽說那家姓張。張家姑娘死去了。又活了。這個帖兒。是張家姑娘寫的。張家打發人到姨太太那裏。香菱看了。叫老婆子送來的。黛玉笑向寶玉道。這件事還沒有告訴你。就是姨媽生日這一天。他老人家晚上夢見寶姊姊。說要回來了。咱們都盼望他還陽。那裏想到是這樣還陽的。寶玉道。我還不信有這事件。黛玉道。漳郡蘇宗屍爲朱進馬所借。汝陽張宏義附李簡之體而活。古來借屍還陽。原是有有的。寶玉道。寶姊姊回生。不該借體纔好。這節事好叫我懸心。黛玉啾着寶玉道。這一件天大的喜事。倒還有什麼懸心。寶玉道。你知道張家是什麼樣人家。這位姑娘多少年紀。才貌怎樣。倘是一個粗陋不堪的女孩子。叫我還去認與不認呢。幾句話。把一個黛玉也聽得躊躇起來。只得把寶玉勸說道。你別性急。等鶯兒回來。底細都知道了。寶玉一時有可這件心事。坐立難安。只盼鶯兒回來。問個明白。講到寶釵的真魄。留住太虛幻境數月。算准還陽日期。因肉身已壞。湊巧有個做過南留道張家大老爺的女兒。暴病夭殤。那一日仍是尤家姊妹。和秦氏送寶釵真魄到張家。附在那小姐身上。借體回生。寶釵如同夢醒。看了衾帳房屋。並上下人等。心已了然。那張家只有這個女兒。愛如掌上明珠。忽患暴病身亡。他父母哀慟無已。今見死而復甦。張太太便心肝垂肉。叫不絕口。寶釵睜眼細看。開口便稱太太道。我不是

你的女兒快送我回家。張太太只道是病人的謔語。急請名醫診治。肝氣和平。已全然無病。兩三日後。起身梳洗。步近妝臺。啓奩一照。竟與前生所見鏡裏的容顏無異。暗暗稱奇道。天下那有這樣相像的。房中也有三四個丫頭伺候。都叫不出他們的名兒。只得一一問明。連生身的父親張大老爺進來。也要迴避。便對張太太道。我姓薛。哥子薛文起。母舅王子騰。家住什麼地方。要坐車回去見見母親。張太太如何肯放。便說既有這些緣故。不如請薛太太過來。大家說說話。倒可以使得附身的薛寶釵聽了歡喜。巴不得立刻即見母親。又恐他不信。要等尋一件東西帶去作憑證。睜眼首飾衣服。都是張家之物。因想起前生在大觀園與諸姊妹填的柳絮詞。詞義巧與如今附體還陽之事有些映合。便要紙筆寫了出來。送去爲證。張太太接在手中。走出來。將詞遞與張老爺觀看。並說明去接薛太太的話。張老爺看了柳絮詞。大爲誇美。知他女兒不過識得幾個字。那裏填得上這首詞來。益信軀殼空留。性靈已易。自是傷感。本來知道薛家是榮府的親戚。張家離榮府不遠。便叫一個老婆子細細告訴了他的話來。請薛姨媽。薛姨媽聽了。以爲奇事。所以來喚鶯兒同去的。是日薛姨媽帶了鶯兒坐車來到張宅。張太太忙出來迎接。薛姨媽進去。見了這位張家小姐。倒吃了一驚。看來竟不像附體還陽的。如同寶釵活了轉來一樣。鶯兒在邊也看得呆了。薛姨媽沒有開口。母女二人便抱頭大哭。張太太忍住一腔的淒楚。倒把他們勸慰。然後讓坐道敘寒溫。張小姐開口便叫鶯兒拉着手。又哽噎了一會。這裏薛姨媽細問緣由。張太太將他女兒病亡甦醒轉來。便不是原魂的話。一一說明。薛姨媽又問他年紀生日。取何闈名。張太太逐件告訴了。薛姨媽笑道。天下那有這樣奇事。不但同歲同日。生名也叫寶釵。而且長來竟是一個模樣兒。我剛纔進來。見了太太的令媛。面貌竟是我的亡故女兒。若這兩個人都還活着。叫站在一堆兒。我和太太見了。真認不出誰是誰的女兒來呢。正說笑着。薛姨媽忽然想起一件要緊事來。便問媛令在日。定過親事沒有。張太太道。因是沒有合意的人家。將這件事就誤了。現在倒有一頭姻事。在這裏講。是賈雨村賈大人作媒。說的南京甄家。薛姨媽着急問道。占定了沒有呢。張太太道。看光景兩親家都願意的了。還沒過聘。薛姨媽道。太太快不要應許了。我的女兒寶釵。是已經出嫁。配與賈寶玉的了。張太太呆了半晌道。且再商量。一面吩咐廚房。備席款待。要留薛姨媽在那裏多住。

幾天。薛姨媽定要回家。席散後。謝了張太太。就叫套車。寶釵想跟他母親同回。張太太不允。薛姨媽心上躊躇。想寶釵借了他家的女兒的身體生轉來。到底是張家的人。反將寶釵勸住。叫他不用心急。寶釵也是個明白人。斟酌其事。未便造次。只得叮嚀他母親。速到榮府。議出個萬全之策。接他回去。現在此間人家。看他猶如親人。他看人家竟同陌路。要留鶯兒陪伴。鶯兒即便住下。張太太送薛姨媽上了車。回到裏邊。自與張老爺議論這件事。這裏薛姨媽回到家中。天色已晚。一宵易過。次日起身。便往榮府。先到王夫人處。細細說明此事。鳳姐正過來探問。賈母處已打發琥珀到王夫人屋裏來請薛姨媽過去。王夫人道。老太太也惦记這件事。咱們一同過去。先回明了。就在老太太那裏商量。怎麼樣個轉法。說着便請了薛姨媽。帶着鳳姐。來到賈母屋裏。賈母滿臉笑容。先向薛姨媽恭喜道。難得又鬧出這件新奇事來。我活了八十多歲。從沒聽見過呢。昨兒只聽說寶丫頭借體還陽了。姨太太去看到底是怎麼樣的。要姨太太細細講給我們聽聽。薛姨媽陪笑道。托老太太的福。寶丫頭有造化。該來侍奉老祖宗一輩子。賈母笑道。我先要問問這位姑娘。長來相貌怎樣。別磕着。一醜陋的。白糟蹋了寶丫頭了。薛姨媽道。不講俊醜。第一件奇事。叫那位姑娘。站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再不說是別人的姑娘。竟要嚇老祖宗一跳。認是寶丫頭又活了。賈母道。聽姨太太說來。竟同寶丫頭一個樣兒的了。這是越發難得。於是薛姨媽又向賈母細細講了一遍。賈母聽到賈雨村現在爲甄家作媒一事。便不樂道。寶丫頭是我家的人了。怎麼又與甄家說媒。那雨村荒唐。我不依他呢。鳳姐笑道。雨村本家還是去說張家小姐。知道後來的事。自然也不去說了。賈母道。寶丫頭已經與寶玉圓房的了。如今咱們只當他是寶丫頭。不知道怎麼張小姐李小姐。說的大笑起來。薛姨媽道。老太太講的眞不錯。但昨兒寶丫頭要跟我不肯放。我想寶丫頭這個身子。終是張家的人。寶丫頭也沒法兒。只得把鶯兒留在那裏。我今兒過來。一則報老太太個信。二來就要商量這件事。王夫人道。我倒想出個主意。回老太太。看使得使不得。賈母道。你有什麼主意。說出來同姨太太大家計較。王夫人道。我想張家的意思。終不肯把這個沒性靈的空殼子女孩兒推了出來。既是雨村替甄家提過親。沒有放定。咱們就央雨村去說媒。如同與張家再絕了一門子親。仍舊行聘迎娶。寶玉又算做了他家的女婿。這樣辦法。諒來張家再

沒有不允的。賈母笑道：「這樣也好。寶玉又多了一個丈母娘，便問璉兒在家沒有。」鳳姐道：「剛纔聽說馮大爺來拜，出去會他。不知這回兒客走了沒有？」說着，叫小丫頭子去對與兒說，等客去了。老太太叫二爺呢，小丫頭去不多時，便同了賈璉進來。賈母便問賈璉道：「你知道寶妹妹還陽的事情嗎？」賈璉答道：「昨日孫子媳婦說，還不知底細。剛纔聽見姨媽過來了，正要問姨媽呢。」賈母道：「叫你媳婦講罷。」於是鳳姐就把此事一一說明，並要央兩村說媒的話，也講了。賈璉道：「咱們去央他，諒兩村也不好推辭，就是事情碰得太湊巧了。怕兩村作難，老太太不記得上年老爺寫信來，兩村替甄家提林妹妹的親，如今又替甄家作媒，求張家的親，翻轉來又說到寶兄弟身上。雖然與這些情節在裏頭，覺得朝秦暮楚，不但到張家去不好開口，而且甄老伯面上，也難為情。想起來倒有兩個現成原媒在這裏，何不央他們去，包管一說便成。」王夫人道：「寶玉幾時提過他家的親？」賈璉道：「不就是做過南詔道的這一家張家嗎？太太忘記了，與那大舅舅家也有些瓜葛親誼。那位姑娘長得很俊，也還識字，因是獨養女兒，要招贅女婿到他家去。老祖宗不願意，回報他們的。」王夫人同鳳姐聽說，都記起這件事來，笑道：「原來就是那一家。」鳳姐又道：「如今還要入贅女婿，叫寶兄弟入贅到姨媽家去。」王夫人又問賈璉頭裏說媒的是誰呢？賈璉道：「就是咱們家裏的清客相公王爾調。」詹光兩個人。賈母聽了道：「這更好，又不用到外邊去央人。」璉兒快去辦妥。賈璉應了一聲，是退了兩步，轉身出外走了。這裏賈母又與薛姨媽提起舊話道：「頭裏娶寶丫頭，因寶玉有病，又碰在國孝裏頭，胡弄那局允了姻。太委曲了寶丫頭。如今聘娶了張家的親，總要成個局面，也算補還了寶丫頭先前的虧缺。」又向王夫人道：「你們要依我的話，王夫人應道：「老太太想的到，遵着老太太吩咐去辦就是了。」賈母又問道：「寶玉做親的屋子，現在空着，不用替另收拾罷。」就是林丫頭這班姊妹，都住在園子裏，又隔遠了。王夫人道：「這件事告訴過老太太，不是同姨媽那夜兒夢見寶丫頭，說他若進來，還住他的蘅蕪苑。」賈母道：「我倒忘了，那應着很好，就依了他罷。」當下薛姨媽在賈母屋裏，又說了一會閒話，然後進園來到瀟湘館。黛玉因等鶯兒不見回來，無處打聽信息，正在焦急，今聽說姨太太在老太太處，正要過去。薛姨媽來了，黛玉忙問寶釵還陽的事。薛姨媽重又講了一遍。黛玉纔替寶玉放了心。薛姨媽又把賈璉去央王爾調詹光到張家說親一節，也講與黛玉。

聽了。敝話至晚。黛玉款留薛姨媽。薛姨媽也因要聽媒人的覆信。即便住下。大丫頭同貴留在家裏照應。只帶同喜過來。黛玉便叫柳五兒過去服事。再講賈璉從買母處出去。便到書房裏。見王詹二位。先將寶釵附體還陽之事說明。然後託他們作伐。王詹二位聽了。大家驚異道。這是府上的喜事。算得世上的奇事。當得効勞。王爾調站起身來。取通書一看道。今兒就是黃道吉日。便同詹光換了衣服。各人命小子備了馬。至儀門外上馬。出大門離了榮府大街。揚鞭來到張宅求親。未知允與不允。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寶釵附張家小姐遺體還魂。奇。而張家小姐面貌又與寶釵一樣。更屬奇之又奇。無巧不成書。無奇亦不成書。

晴雯前既撕扇。如今又要撕衣。其發嬌使性。平日之恃寵可知。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襲婉語勸晴 設法制環正言索彩

話說賈璉託了王爾調詹光到張家。與寶玉說媒回來。賈璉忙至書房。先陪笑致謝道。勞駕了。張大老爺可允了沒有。王爾調搖首道。難說難說。這頭姻事。先前原與令叔大人提過。因張大老爺要招贅過去。所以沒有說成。後來人家求親的。卻也不少。老世臺想。都是富貴門第。誰願意把哥兒送到別人家去做女婿呢。蹉跎下來。張大老爺也漸漸冷了這個贅婿的念頭。前月貴本家雨村先生。轉了內任進京。就與南京甄大人的公郎乳名也叫寶玉說媒。要迎娶過去的。張大老爺口允。還未出帖放定。如今這位小姐病故。可巧有薛府上令表妹借體還了陽。知道薛府。這位小姐已于歸薛府。雨村先生的話。只可中止。今兒小弟同詹兄去說府上求親的話。揣度張大老爺的光景。也願結這門親事。就聽他口氣。似乎有一件作難。因現在寶二爺已有正配。他家又與府上聯了姻。這位小姐性靈雖失。體質尚存。終算張家嫁出來的女兒。到府上做個二房。這名分上難免旁人誹謗。小弟回他說。兩家都是閨閣詩笺。再沒有人議到這上頭的。况且形質是塊然無知之物。不能不隨性靈為轉移。幸喜令媛

千金生前不曾受聘。捨身歸於榮府。兩全其美。即或已受甄府之聘。也只可棄彼就此。難道竟當作尊府千金。嫁到甄府去嗎。張大老爺聽了小弟們的話。終是躊躇。倒叫小弟與詹兄到府上商酌停妥了。再去回覆他。小弟想出一個法兒。不如請寶二爺奏上一本。恭候聖裁如何。賈璉笑道。使不得。皇上一日萬幾。怎好爲寶兄弟的婚姻瑣事。上瀆宸聰。再者借屍一節。未免涉於荒誕。豈可登之章疏。詹光道。可不是老世裏的高見。借屍還陽。原是有此事。無此理的。所以律例婚姻門內。並不載此條。應作何判斷之處。比如趙家的閨女。已嫁錢家死了。有孫家的媳婦。借他的屍身。還了陽。趙家的女兒。該斷歸那一家。纔是。這些事。只可私下酌經行權。隨機應變。辦去。如今妙在張府千金。未曾受聘。總無不可商辦的了。賈璉道。二公不知林氏舍弟婦胸中。頗有經緯。可算個巾幗丈夫。與亡故的薛氏弟婦。他們從幼在一處相聚的好姊妹。我就把張家這一番話。叫內人去告訴了弟婦。他們自然有個公正堂皇的議論出來。我來告知。再勞二位的駕去走一趟就是了。當下賈璉回到自己屋裏。見了鳳姐。把媒人的話。細細講明。叫鳳姐過去。與林妹妹商量。鳳姐道。姨媽也在瀟湘館裏。要聽張家的信。今兒晚了。明兒早上過去。當着姨媽的面。和林妹妹說。看他出什麼主意。你不用去見老太太。明兒得了林妹妹的話。再講罷。一宵易過。到了次日。鳳姐一早。便至瀟湘館。薛姨媽同黛玉都已起來。在一處敘談。鳳姐將賈璉的話。照樣講了一遍。又道。姨媽家的寶妹妹。倒要姓張的做起主來。你們聽聽好笑不好笑。薛姨媽道。聽這樣說起來。他們還不允呢。叫璉哥兒到張家說去。再要作難。講出這樣不中聽的話來。我把這條老命拚了他。黛玉道。姨媽也不必生氣。這件事有什麼難處的。就是張家太過慮了。若講娶他家的女兒來做二房。不必姓張的不依。名正言順。還有媽媽在這裏。該說幾句話呢。我盼也盼不到寶姊姊有了這件喜事。咱們多年的好姊妹。難道還爭這些。不要說張家的姑娘。與寶姊姊同庚的。比我大。就比我小。我還要叫他姊姊呢。咱們照前姊妹稱呼。分得出什麼大房二房來。薛姨媽聽了甚是歡喜。鳳姐暗想寶玉聘娶林姑娘。是在寶妹妹亡故之後。況且又是欽賜完姻。北靜王爲媒。名分已定。誰敢哼出別的話來。這口角春風。落得做個面子上人情。也難得他自己肯講出這幾句話來。只要哄得張家過。把他女兒娶了過來。就完了這件事了。惟有晴雯在旁。聽出一肚子火來。道。張家的人也太糊塗了。不想自己

的女兒沒壽。噙出了這口氣。不是寶姑娘。借他還陽。那副身體臭皮囊。早就埋在土裏頭了。還有這個人。在世上的嗎。這會兒現成了女婿。也不用講到行聘迎親。簡簡截截把寶姑娘送了來。就完結了。黛玉道。晴雯的說話。也是情理。鳳姐笑道。再不用嚼囉。央媒作伐。他可以沖得蘇州南濠街上打巷奪埠的孫娘娘。坐了一輛車子。到張家去。把寶姑娘拉了回來。罷。黛玉道。別再瞎說了。正經鳳姊姊去告訴璉二哥。快央媒人去說。吉期選近些。省得寶姊姊在人家難過日子。鳳姐道。寶姊妹在張家。他們也似親生女兒疼愛他的。倒沒有什麼難過。黛玉道。你那里知道到底不像親生女兒疼他。猶如作客一般。也過去了。越像親生女兒。這樣待他。這個日子。等寶姊姊來問他。就知道這個味兒了。鳳姐聽說。就出了瀟湘館。把黛玉的話先去告訴了王夫人。便與賈璉說。仍託王爾調。詹光再到張家去說。這裏黛玉留住薛姨媽。寶玉也知張小姐容貌與寶釵無二。十分歡慰。這一天因同年相好。送到知單。釵分。只得換了衣服出去應酬。薛姨媽往王夫人處閒話去了。黛玉一個人。在自己屋裏。與紫鵲談論寶釵之事。清香班裏女孩子。送了兩盤蘋果來。黛玉叫收了。雪雁包了賞封。打發了來的人。晴雯過來。見了喜歡。道。咱們園子裏的沒有這樣大。可是外頭買的嗎。黛玉道。我不愛吃這些東西。那裏還去買他。是清香班裏送來的。又是個拙豐局。不知看想我什麼東西呢。你愛吃分一盤子過去。湃在涼水裏。你慢慢吃罷。雪雁便隨手拿了那個紐絲瑪瑙盆子。滿滿的裝了一盆。遞給老婆子。送到怡紅院去。晴雯見了道。姑娘賞我蘋果。不拘裝在那裏就好。可惜這個盆子。他們不小心。失手打碎了。可惜黛玉道。孤零零這一個。也不成件器皿。晴雯道。本來一樣的兩個。因是二爺送史大姑娘東西。連這盆子留在那裏了。掉這一個。到如今。還沒有碰。說着。又笑道。提起二爺送東西。又記起那年碧痕一件故事來了。二爺折了園子裏纔開的桂花。插在聯珠瓶裏。打發碧痕送到太太屋裏去。太太正在閉箱子。收拾衣服。賞了他一件。樂得什麼樣似的。我笑他說。人家得了多少好的。剩下來給你這一件。也算不得有臉。紫鵲問道。給了誰剩下來的。晴雯冷笑道。那時候的紅人兒。還有誰呢。紫鵲便知道他說的是襲人。便道。他出去。太太還把寶姑娘的衣服。給了他好幾十件呢。晴雯道。那是太太給他陪嫁的。更不希罕。黛玉聽了。便向晴雯道。提起襲人有一件事。要勸你前兒。這幾天二爺的心事。你也瞧出來了。接着有了寶姑娘的。

信。纔又分了心去。底下寶姑娘來了。二爺不稱心的事。再沒別的。就只在襲人身上。咱們何不越發成全了他。晴雯半晌不語道。這蹄子使壞心。擺播人家。不用說就是他欺壓二爺的話。也太過分了。黛玉問說什麼話。晴雯道。姑娘不知道。我明明聽見他裝妖作媚。說要出去。二爺好意留他。倒說強盜賊也跟他一輩子嗎。誰料二爺不過出門了兩個月。還沒爲匪。他不願意跟強盜賊。倒去做唱戲的老婆。果然比做強盜賊的高貴些。如今二爺回來了。做了官。他又想進來。做現成的姨奶奶。敢存體面呢。黛玉笑道。我的話不過是爲二爺。總不肯撩開這個人。何苦看他們熬着。至於襲人的身分。進來不進來。已是這樣定的了。將來你瞧他可還是先前這樣有臉嗎。晴雯道。姑娘既然開恩。不計較他的壞處。難道我倒不容他進來。黛玉道。不是說你不容。我有幾句話告訴你。你不懂史鑑上的事。古來惟真英雄真才子。纔有人殺他。咱們雖不敢高比。總是一個樣兒的情理。你想麝月秋紋這班人。都是你們一個屋子裏住的。他偏要算計你。可見他心裏瞧得起的。沒有第三個。還有一說。當日太太沒有攔你。後來他即便想走。怕你笑話他。或是你把他激勸一番。襲人不走也論不定。到如今他還是他。你還是你。那裏顯得出你們兩個的好歹來。偏偏攆了你。就走了他。再沒那麼報應昭彰的了。勸你消釋了頭裏的氣。等他進來。再沒提起前事。也斷不可刻薄他一言半語。咱們待他到十二分好。正叫他愧悔到二十四分。比奚落他還難受呢。正說着。見鴛鴦掀簾進來。黛玉起身讓坐。鴛鴦坐下。不住的扇道。大伏天已經過了。還是那麼熱。到底姑娘這屋子裏。鴛鴦纔叫了姑娘。忙改口叫奶奶道。我們向來叫姑娘慣了。一時竟拗不過口來。笑着又說道。奶奶這屋子裏外面有這些竹子。遮得窗上陰陰的。比別處涼快的多。黛玉道。這毒日頭地下有怎麼事。這會兒跑來。鴛鴦道。老太太性急。那一家子還沒允出口來。趕緊要收拾新屋子。叫我到蘅蕪苑去看。有要修葺的地方。和麝二奶奶說。快叫人收拾。我各處看了看。都是好好的屋子。只要模糊出來就是了。咱們倒等着要瞧瞧這一位張家的姑娘。像寶姑娘不像。真是一件希奇事。紫鵲道。碰着咱們二爺的事。再沒有不希奇的。先前娶寶姑娘。說娶的是林姑娘。如今娶的明明是張家姑娘。又是寶姑娘。越發連旁人都要攪昏了。黛玉向鴛鴦笑道。你別聽他的話。正經我問你要件東西。不知老太太那裏還有沒有。那一年老太太給我的軟煙羅糊在窗子上。映着外面竹子的。

顏色果然好看。如今再找不出這樣紗來。鴛鴦道：那是穗二奶奶在庫上找出來的。怕沒有了。我再到老太太箱裏找去。如有便叫人送過來。說着起身要走。黛玉道：忙什麼。你瞧太陽還沒下去。坐在這裏涼快涼快不好。鴛鴦道：老太太還等着我問話呢。一時鴛鴦出了瀟湘館。接着寶玉回來。一迭連聲的叫熱。紫鵲晴雯兩個人。連忙過去。與他脫了衣服靴子。換上涼鞋。叫小丫頭去取了涼水湃的西瓜來剖開。揀了一碗。插上銀叉子。晴雯托在手里。一塊一塊的。又與寶玉吃了幾塊。說够了。黛玉便問那一家有什麼喜事。派了多少分子。寶玉道：有個同年。因路遠沒有去接家眷。有幾個朋友。慫恿他買了一個人。派公分賀喜唱戲。那買個人我也見來了。好模樣兒。隨指着晴雯道：同他不爭什麼。晴雯紅了臉。二爺如今越發愛說什麼。就說什麼。知道了買的什麼人。混比起來。一扭頭便回怡紅院去了。黛玉笑道：要去看別人家的人。一句話倒惹惱了自己屋裏的人了。寶玉道：我說過的就是他。難說話要惱。由他惱去罷了。黛玉道：咱們如今講正經話。你的心上人。早些弄了他進來纔好。寶玉怔了一怔。道：你說的可是寶姊姊嗎。黛玉嘆口氣道：你講的話。好沒分量。難道是寶姊姊。我好講這句話。別怪晴雯惱你。寶玉道：我還有什麼心上人。黛玉道：別假裝糊塗。你第二回要做和尚的人。難道就忘了。寶玉記起前言。黛玉所說的。明是襲人。想前兒去看他。林妹妹已知道了。了。便乘機進言道：我也不是要瞞妹妹。因他現在病着。不能進來。知是妹妹是肯寬恕他的。就是晴雯這張嘴。肯讓人家一句嗎。那一個進來了。不是揭他的短。便壓派他頭裏許多不是。襲人是失時退運的人了。捱不住晴雯的磨折。怕倒把妹妹的好意辜負了。黛玉道：論理晴雯說他幾句。也是該的。如今我已苦苦勸過晴雯。包管襲人進來。再不欺壓他。你放心。寶玉便向黛玉連連作揖道：謝謝大賢大德的奶奶。黛玉見寶玉當着丫頭們在跟前。這個樣兒。臉上微紅。帶笑啐了一口。轉身自己去賞玩擺的繭花。寶玉記起襖子。忙回怡紅院去查問。知晴雯已經收到。又將指甲交與他自己藏好。這裏黛玉正要到了王夫人處。探聽張家親事。只聽得廊下站的老婆子道：姨太太二奶奶來了。一語未了。鳳姐帶笑。一路嚷進來道：虧了林妹妹幾句話。張家就滿口應承了。當下坐定。把媒人回來。張家允親的話。說了一遍。又說他們的妝奩都備現成。倒叫咱們日子看早些。黛玉問回過太太沒有。鳳姐道：老太太太處都已回過。姨媽也在老太太屋裏聽見的。老

太太叫外頭去選日子。要越早越好。這幾天裏頭。咱們先送聘過去。我已叫人收拾薔薇苑屋子了。鳳姐坐了一坐。起身就走。薛姨媽與黛玉各各歡喜。過了一夜。薛姨媽自回家去。那岫煙知薛姨媽去了。不時與湘雲探春姊妹至瀟湘館閒坐。談論寶釵之事。都稱奇異。盼望過門迎娶相敘。寶玉知道張家姻事已成。黛玉又許他襲人進來。件件遂心。十分樂意。一日黛玉瞞了寶玉。叫裝了兩提盒點心果子。就命前日送襖子那個老婆子去看襲人。叫他好好調養。病好了回明太太。就叫他進去。又告訴他寶姑娘已經借體還陽。張家許親之事。老婆子到了襲人家裏。說明是寶二奶奶叫送去的。又把黛玉吩咐的話。一一說了。襲人默默的想了一會。感激黛玉。愧悔無地。老婆子臨走時說不出一個謝字。惟有兩眼流淚而已。老婆子回來。把這些形容回明紫鵲。紫鵲轉把老婆子的話。告訴了黛玉。襲人這東西。真不知好歹。姑娘這樣待他。也不知道感激姑娘。叫老婆子回來謝謝。不知還哭他的什麼。黛玉點頭道。你說他不知好歹。這就是我對晴雯說的話。你不知他心裏正悔的怎麼樣不好過呢。話未完。見寶玉進來。兩個人便住了口。寶玉問道。你們講些什麼。我是聽不得的。黛玉笑道。偏不叫你聽。一語未了。只聽平兒在簾子外問道。奶奶在家裏嗎。寶玉笑應道。在家裏呢。姊妹進來。一面平兒走進裏間。黛玉忙起身拉他坐下。平兒道。我們奶奶要自己過來。因為太太那邊不知有什麼事。過去了叫我過來。回奶奶的話。後兒放定。迎娶日子。揀的八月初五。初三老太太生日。過了寶二爺喜事。接下去和奶奶商量。還得請珍大奶奶過來幫幫呢。黛玉道。自然要請他過來的。還有咱們的大奶奶。平兒道。頭裏娶寶姑娘。同今年奶奶的喜事。因大奶奶是個單身子人。不大上前。說起大奶奶也是可憐的。瞧他在老太太跟前。一般有說有笑。我聽素雲說他奶奶陪爾哥兒念書。自己做些針黹。淌着眼淚。三更半夜的苦熬。我替他算起來。到那時候。又要惦记爾哥兒下場的事了。寶玉聽說下場的話。便記起趙姨媽之言。說幸虧姊妹提醒了我。今年是正科。環兄弟該同爾哥兒去走走。便問平兒道。你二爺在家沒有。平兒道。纔同媒人王爾調商量什麼話。在屋裏呢。寶玉道。我就託二哥給環兄弟捐監去。說着。趕忙出去了。平兒道。寶二爺還想環三爺同爾哥兒下場。這幾時環三爺在外邊鬧的越發不像樣了。黛玉問環兄弟在外邊什麼樣鬧呢。平兒悄悄的說道。我對奶奶講了。且別去告訴太太。這話也是二爺在外邊察聽

回來和我奶奶說的。如今本家這一班子年輕的爺們。領了銀子去。各自幹正經營生。都習好了。不肯同環三爺混鬧。他偏又結識不相干的人。日逐出外非賭卽嫖。勾引他在錦香院相與一個叫什麼雲兒。被堆子上知道了。要拿錦香院裏的人。也怕吃官司。叫環三爺跳後牆逃跑了。還聽說趙姨娘的東西。所有細軟金銀珠翠。多被環三爺拿去。鼓搗了好些出去。趙姨娘又不敢嚷破。私下與環三爺吵鬧不依呢。黛玉又問三姑娘知道沒有。平兒道。誰告訴三姑娘這些話。若三姑娘曉得了。定要與趙姨娘淘氣。我奶奶在太太跟前還瞞着呢。黛玉道。環兒弟弟年紀也不小了。該早些給他定下一頭親纔是。平兒道。我奶奶和二爺也提過。二爺道。環三爺的親事。就難說。差不多的人家。攀不上咱們。要是門戶相當的。少不得打聽打聽哥兒。誰家願意把女孩子許他呢。黛玉道。既然親事一時難定。只好先尋一個妥當人。給他放在屋子裏。倒可以羈絆他些。不至於常出去混鬧了。平兒笑道。講到裏頭的人。怕願心跟他的就少。除非是太太屋裏的彩雲。估量我們奶奶是不肯在太太跟前說這句話的。黛玉道。不用你奶奶管帳。我就和太太說去。當下平兒回去。把黛玉的話對鳳姐說了。鳳姐道。果然這樣辦成也好。怕做了太太討鴛鴦的故事。要碰太太的釘子。又問平兒道。林姑娘到了太太那裏去了沒有。平兒道。就要去呀。鳳姐便借回別的事由。頭過王夫人處探聽這事。這裏黛玉來見王夫人。先回明寶玉要環兄弟同蘭哥兒下場的話。和提到親事上頭。王夫人也是賈璉回過。說起寶玉要與環兄弟捐監。今科正場預備鄉試的話。早已曉得。今黛玉慢慢說到本題上來了。指名直要彩雲。給賈環做屋裏人。王夫人素日聽的風言風語。也有幾分知道賈環與彩雲有些勾勾搭搭的事。今是黛玉來說。便欲將情實與黛玉面上。沉凝了半晌道。我不是捨不得一個丫頭。環兒這個下流東西。總不肯往上爬。他娘又是一個糊塗蟲。這會兒給他屋裏人。雖然是個丫頭。怕白糟塌了人家女孩兒。黛玉道。太太慮的很是。但凡物因材成器。比如樗木爛鐵。也要造作他一件器皿出來。可以用得。環兄弟年紀輕。樹枝子從小壓。趁這時候。他肯收收心。回頭轉來。還不遲。老爺又不在家。太太那裏照應得到。所以我來求太太給他個人。正是羈禁他。並不是放縱他。請太太裁奪。王夫人道。我想寶玉屋裏先前就有個襲人。如今又有晴雯紫鵲。環兒不給他一個。顯見得環兒不是我養的人。家說我有偏心。况又是姑娘來說。我也不好駁回。

不知彩雲願意不願意。你們也得去問他一聲。此時黛玉正與王夫人講話。鳳姐可到了。聽王夫人口風。便接口順了黛玉的意思。慫恿了王夫人幾句。見彩雲不在跟前。便道：「我叫平兒去問彩雲。當下回到自己屋裏。笑對平兒道：『這件事我竟料不着。剛纔林姑娘的話。太太倒應許了。還怕彩雲不願意。叫去問他。你快找彩雲問去。』平兒道：『問也不用問得。我替彩雲做主。』」尤了奶奶。儘管回太太去。鳳姐帶笑罵道：「扯你娘的騷。你知道人家願意。也要他自己才縫裏落出句話來。我去回了太太。彩雲拿起腔來。叫你去跟環老三。平兒便笑着去找彩雲。彩雲聽了平兒的話。喜出望外。平兒與鳳姐說了。鳳姐就去回明王夫人。王夫人賞了彩雲幾件首飾衣服。叫老婆子送到趙姨娘處。說明此事。趙姨娘也感謝不已。一面鳳姐叫林之孝家的進來。吩咐挑人補彩雲的缺。過了幾日。這一天。賈環見了賈璉。想要一溜過去。賈璉叫住他道：「環兄弟別走。有話對你說。賈環只得站住了。未知賈璉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襲人得黛玉餽贈。並致慰語。一時感激之餘。愧悔無地。至說不出一個謝字。惟有兩眼流淚。寫得情景逼真。非俗筆可及。

晴雯因張家事。說出一番話來。有爽若哀梨之妙。

第三十九回 恩全夙願追憶畫齋 緣了今生重諧卜鳳

話說賈環見了賈璉。想要躲避。猛不防賈璉將他叫住。賈環只得回轉身來站着。賈璉道：「環兄弟。你這幾時趁着家裏有事。查察不到。你在外頭鬧的。太不像樣了。我要寫稟帖到老爺任上去。老爺是已有了陞轉的信。等旨諭一下。就要回京請訓。那時候看你死呢活。我聽太太已給了你屋子裏人。你寶哥哥叫你同蘭兒下場給你捐了監。照也有了。你肯聽我一句話呢。書也念念。好歹巴結完了三場。再別出去胡鬧。老爺回來。我也好替你遮飾過去了。你自去想罷。賈環臉漲通紅。不敢回答一句話。賈璉又瞪了他一眼。自走開了。賈環因在錦香院被堆子

上要拿。受了這一次驚嚇。稍爲斂跡。屋裏有了彩雲。私情已遂。不向再去問柳尋花。又被彩雲隨時勸阻。賈環倒肯受他幾分管束。還怕賈政回來究責。從此摒除外務。竟將執袴惡劣行爲。漸漸改了。趙姨娘知道彩雲一事。全仗黛玉之力。又聽說寶玉的主意。與環兒捐監下場。頓時把他母子擡舉起來。想起那一年薛大爺帶了許多南邊東西來。寶姑娘叫人送來。分給環兒。我還誇寶姑娘爲人。抱怨林姑娘尖刻。如今諸事有咱們娘兒在眼裏。先前真是錯怪他的。俗語道的日久見人心。一點也不錯。從此趙姨娘不但把怨毒寶玉之心。冰消瓦解。而且追悔無及。親到黛玉處說了無數感激的話。接着彩雲也來謝黛玉。黛玉往紫菱洲去了。晴雯紫鵲都在那裏。便拉彩雲坐下。見彩雲尙未開面。同自己一般。不過收在屋裏。留以有待。一面叫小丫頭子倒茶。因小丫頭都玩去了。五兒在外間屋子裏泡了一盞茶進來。遞與彩雲。彩雲接了茶。對五兒笑道。你幾時進來的。也巴結上好地方了。五兒想起茯苓霜一時帶累他母女兩個人。受了一夜苦。一向不敢發洩。如今到了這裏。聽他說巴結上好地方的話。由不得哼了一聲道。幸虧先前沒有攆出去。得到了好地方。也沒別的話頭。就是太太屋裏。再被人家偷了東西去。巴結相好的。可連累不着我受罪了。彩雲聽了五兒的話。觸心禁不住臉上一紅。羞臉變怒。指着五兒罵道。你這小蹄子。纔上了臺盤。沒幾天就要倚勢欺壓人家。你見我偷了太太的東西去。給過誰。就算我偷了。害着你的筋疼。不是你們廚房裏現出賊來。就硬派上你們個賊名兒了。五兒道。我沒有指名說姑娘偷太太的東西。姑娘何必攪到自己身上去。姑娘說我們廚房裏有賊。有賊要有賊。到底審出偷盜實跡。亦沒有紫鵲喝住五兒道。你要死呀。不怕奶奶回來聽見了。捶你。又笑向晴雯道。怪道五兒長來像你。聽他這張利害嘴。和你差不多。晴雯也笑道。五兒原該打。怎麼就得罪新姨娘起來。彩雲見紫鵲咕咕住了五兒。也就不言語了。又聽晴雯和他取笑。便不依。向晴雯道。我是新姨娘。你算什麼呢。你是新奶奶新太太。怕一個樣兒。還掙不到姨娘的分兒呢。不想自己混來取笑人家。唉呀呀。好不害臊。晴雯一想。原是自己的話說莽撞了。便向彩雲陪笑道。好妹妹。是我的不是。別生氣。一語未了。麝月從外邊進來。聽見晴雯和彩雲陪禮。便道。我同他過了半輩子。憑他自己錯了。總強到底要他陪不是。可是今兒第一遭。還是彩雲姊姊臉大。說着。大家一笑。紫鵲問麝月道。姑娘在那大姑娘那裏。

做什麼。麝月道：「纔開了棋局，和史大姑娘下棋呢。叫我回來取馬褂。」麝月便往黛玉屋裏，取了一件夾紗馬褂，送往紫菱洲去了。彩雲道：「奶奶回來還早，你們替我說聲罷，說着起身。」彩雲與紫鵲晴雯三個人，同出了瀟湘館。彩雲道：「你們要往那裏去？」晴雯道：「今兒好涼快天氣，我們約着逛逛，還要轉到梨香院去。有你來了，又坐住了，咱們同走罷。」彩雲道：「趙姨奶奶還等着我描花樣子，你們自去，一路說話，行至蜂腰橋分路，彩雲自出園去了。這裏晴雯紫鵲慢慢行走，聽得寶玉叫着趕上來，問你們到那裏去。」晴雯道：「屋子裏坐着悶得很，和他到梨香院去逛逛。」寶玉趕上前去道：「這裏來，那邊有起鬮子的匠人，你們兩個趕着，我盤出了櫺翠苑，多走幾步，橫豎閒逛，說着穿林渡徑而來，只見碧天雲淨，桐蔭生涼。」寶玉道：「立過了秋，竟是一派秋天的光景，原來節氣是不錯一點的。」紫鵲道：「記得去年這時候，正是避難的躲在妙師父菴裏呢。」晴雯道：「我比你強在堡裏，住了兩三年，春夏秋冬也一天一天的挨過了。」寶玉一路聽他們講話，不多時到了梨香院，先進清音班的屋子裏，只見那唱大淨的女孩子，在那裏哭呢。原來他們兩班，都住在梨香院，彼此往來，講到唱曲字面辨得真，板眼按得準，清音高似戲班，卻不知道場步。清音的師父，也要這些女孩子學幾齣戲，請戲班裏教師過來教他們。今兒正在那裏排大淨的戲，師父因他腳步走得不是，打了他幾下。寶玉見了，問起緣由，便生氣把他師父吆喝道：「他們本來不是唱戲的，該慢慢教他學習，不可性急，底下再不許打他們，我知道了是不依的。」那教師只得應了一聲是，各自走開。寶玉拉了唱淨這女孩子的手，問學的什麼戲，排了幾天了，可會了沒有一面，又拉了慶齡說話。那慶齡雖然在怡紅院走動，和晴雯時常見面，到底與紫鵲分外親熱，只挨着紫鵲身旁說說笑笑。晴雯和他玩笑道：「你瞧慶齡是有二爺歡喜他的，可惡慶齡也只認得鵲姑娘，理也不理我。」慶齡們聽了，趕忙笑着走過晴雯身邊，紫鵲道：「你喜歡他們親熱，很好，便叫慶齡還齡你們兩個，都拜給晴姑娘做了乾女兒，可不好，一語未了，不由晴雯做主，兩個人便跪下磕頭，連叫乾媽，臊得晴雯臉漲通紅。」寶玉見了，笑道：「這有什麼害羞的，比如芳官這幾個，認那些混帳老婆子做乾媽，不如認你們好多着呢。」紫鵲便笑着向慶齡道：「你們有了乾媽，就該去認乾爹，說着，呶嘴兒叫他們去認寶玉，和晴雯取笑。慶齡們也知道紫鵲要玩晴雯，便一眼瞅着晴雯，搖頭笑道：「我們可不敢。」紫鵲道：「你們瞧認了乾女兒，就

迴護乾媽了。慶齡笑着，叫唱大淨的女孩子去，拿了鼓板笛子來，把鼓板遞與寶玉，自己拿起笛子道：「二爺的折柳楊關，還沒很熟，再同一同說着，把笛子唬好。」寶玉尚未開口，只見戲班裏的藕官，笑嘻嘻的趕來，拉了寶玉過去，見藕官房裏坐着，他們一個同班女孩子，笑臉相迎，趕忙站起來，請安倒茶，親手捧與寶玉。寶玉仔細瞧他，便是在薔薇花下畫薔字，要他歌曲不肯唱，反走了開去，冷着他的這個齡官。今兒爲什麼忽然懇懇起來，再看他柳眉帶蹙，杏靨含嗔，嫵媚中露出一種病態愁容。寶玉正思細探其故，藕官拉了寶玉，至無人處道：「齡官有一件事，要求二爺呢。寶玉問有什麼事，藕官道：「他先前在裏頭唱戲，就和薔哥兒好，二爺也知道的。後來咱們出去，仍舊唱了戲，薔哥兒還常去瞧他。如今咱們又進來了，他們兩下裏乾着急，薔哥兒要買他出去，因在裏頭唱戲，師父不敢做主，薔哥兒寄信進來，叫齡官想法兒。齡官也知道我在杏樹下燒化紙錢，被春燕的姨媽看見，不依，幸虧遇了你，倒替我遮掩過去，說你最肯憐念我們女孩子的，想要求你，當着面又臊的開不出口來，所以我替他來求二爺的情。只要二爺肯到上頭去說一句話，准他出去，師父另去聘了一個腳色來頂了他，寶玉問頂他的人有了沒有呢，藕官道：「那是現成，寶玉道：「齡官有了替身，也不用到裏頭去說話，只推齡官有病，到外邊調養，好了再進來，裏頭也不查察這些，叫了一輛車子，把齡官送到薔哥兒家裏去就是了。」又笑道：「你去對齡官說，今兒可要好好唱一支曲兒我聽聽，藕官也笑道：「今兒就叫他唱十支曲，也包管肯，說着引寶玉到齡官房裏，藕官跟了進來，藕官道：「二爺要聽你的曲兒，寶玉道：「可我不要聽崑曲，要唱小曲呢，藕官道：「他就唱的好，馬頭調還會自己彈，齡官便拿起琵琶，伸出尖尖玉指，撥動絃槽，噉了一聲嗓子，輕啓脂唇唱道：

繡不完細針密線的鴛鴦帶，拭不乾淚珠滾滾滴下香腮。想起我那可意人兒今何在，病懨懨香銷錦帳，軟
相思債。 哈哈夢醒陽臺聽梧桐葉落，雨滴空階剔銀燈，苦把秋涼耐，嘆命薄的紅顏，錯轉了胎，恨只恨今生還不盡

寶玉聽他唱完，怔怔的出了一會神，便向齡官你放心，包管你不叫在薔薇花底下白淋了一會雨就是了。一時又進來了蓋官玉官，寶玉叫他們過清音班那邊去，叫了晴雯紫鵲來同走，玉官們去不多時，回來說他們走了。

好一會了。越看越覺這幾個。同歸官藉官這幾個人。送寶玉出了梨香院。寶玉一個人。便走到櫺翠巷前。看看匠人做工。回到瀟湘館。一概閒文不敘。看看七月將盡。賈母不等去請示。便對王夫人道。今年我的生日。可不必舉動。接着就是寶玉做親。說不得再受親友們一回賀禮。底下碰着人家有事。從厚答還他們。也使得。總要像娶林丫頭一樣。張親家面上好看些。二來你補了寶丫頭的情。不可存寶丫頭是已經做過親的了。這條心。這些話。我已對你說過的。別的事我不管。王夫人應了一聲。是出來便把賈母的話。和鳳姐說了。此時銀錢寬裕。辦理從容。一切遵依賈母的吩咐。八月初三日拜壽。並無外客。都是子姪輩。女眷們就是邢王二夫人。同孫子媳婦。孫女兒並園裏住的這幾個姑娘們。還有尤氏領了佩鳳文花與蓉哥兒媳婦。又來了薛姨媽香菱。鬧了一天。賈母道寶玉喜事。這幾天衆人正要辛苦。不肯久坐。早早散了席。叫上下人等各自歇息。過了一天。就是寶玉吉期。諸王妃勳戚命婦。聽說張親家府上出嫁這位千金。就是賈寶玉從前所娶的薛氏借體還陽。當一件新聞異事。都要來瞧瞧。因此今番來賀喜的女眷。比娶林黛玉這一會又多了幾家。照前叫了幾班好戲。內外唱戲宴客。還添了梨香院的兩班。越發熱鬧。園內鋪設了綵景。關嘉蔭堂兩處。只有省親別墅的門不開。迎親鹵簿。照樣排場。張家見了也甚歡喜。雖然素來儉嗇。此處陪嫁妝奩。極其豐美。也頗相稱。一時迎娶進門。在榮禧堂結親。這裏晴雯紫鵲兩個人。預先私下商量。把雪雁妝扮好了。引他來見黛玉。黛玉不解其故。笑問道。你又不不要妝新。這樣插戴好了做什麼。雪雁道。紫鵲姊姊他們兩個人替我這樣妝扮的。問他們又不肯和我說明白。晴雯在旁。只是抿着嘴笑。紫鵲道。送他到璉二奶奶那裏去。黛玉道。送他到璉二奶奶那裏去幹什麼。紫鵲道。二爺頭裏這一會娶寶姑娘。不是雪雁去扶着寶姑娘拜堂的吗。怕今番還要他用他送去。交給璉二奶奶。聽他們去使喚呢。黛玉聽了。纔會意過他們這番舉動來。便帶笑喝住道。已經過去的事。還翻騰他什麼。如今你們把雪雁送去。叫璉二奶奶臉上怎樣下得來呢。不說你們鬧的玩兒。還道是我故意揭他的短。况且寶姑娘也是死去活來的人。叫他知道。心裏怪不受用。何苦來呢。紫鵲聽了黛玉的話。也就歇了。再講寶玉結親後。自榮禧堂進園。直至蘅蕪苑。一路滿鋪了紅毡條。照樣二十四名丫環提燈。清音細樂。送入洞房。賈母與衆人要看新人的面貌。等揭了蓋頭巾。爭先

去看。宛然是一個寶釵。寶玉見了，更樂得心花開放，竟忘了情。不顧衆人在跟前，連聲便叫寶姊妹。衆人都笑着來。黛玉暗暗扯了他一把。寶玉回頭見是黛玉，便笑着走開了。再講新人睜眼看時，滿屋子都是熟人。想想我薛寶釵一個人，與寶玉兩番花燭，真是亘古奇聞。不禁悲喜交集，因不能不替張家小姐留些體統，勉強放出一個做親人的模樣，暫且緩待。與衆姊妹再訴死後衷腸。一時衆人散去。鶯兒與張家幾個陪嫁丫頭，在屋裏伴陪。見寶玉進來，鶯兒想想要數說他幾句，一則因他姑娘已經過團聚而來，當着張家的丫頭們在跟前，只得忍耐住了。寶玉等衆人散去，便來親近寶釵。此時寶釵亦將怨恨着寶玉之意，付之汪洋。寶玉還疑借屍之說，事屬模糊，將舊話幾般探試。寶釵逐一登答，纖悉不忘。寶玉十分奇異，敘談至四鼓後，寬衣同入銷金。枕席歡娛，比從前冷巷時已加幾倍。惟是含葩初放，重點元紅，不能不又試一番呻吟羞澀之態。話休絮表，連日酬客演戲，忙亂過了幾天。就是寶釵回九之期，同寶玉到了張家。張大老爺夫婦，看見寶玉生得俊偉風流，而且侯門子弟，年少登科，真是乘龍佳婿。有女天殤，幸得絲羅借附，居然坦腹承歡。比親生更覺難得。其款待懇懃之處，自不必說。因按規矩，不便留住。內外筵席散後，當日就回。聞了一天，便是中秋。鳳姐向賈母處請示賞月酒席，設於何處。賈母道：上年爲你寶兄弟不在家，林丫頭又回南去了，冷冷落落這幾個人，大家不高興，就在我院子裏坐了一會，也算圓了月了。今年難得林丫頭同寶丫頭兩個，都是意想不到的，與寶玉團聚了。我瞧這天氣，明兒晚上的一會，一定好的。咱們興興頭頭做一個圓月團圓會，別辜負了這一個中秋。還是園子裏瞧月亮，也寬闊些。你們商量去，揀一個合式地方擺酒。鳳姐道：向年八月十五，老太太在凸碧山莊平臺上擺酒的，那個地方高敞，玩月最好。當下湘雲黛玉也來了。聽鳳姐說擺酒的話，黛玉便道：近水樓臺多得月，山上玩月還不如在有水的地方更妙呢。凸碧山莊底下，就是凹晶館。這個地方玩月，又是省老祖宗走山坡子。鳳姐道：林妹妹說凹晶館好，就擺在那裏罷。賈母點頭道：也使得。我記得那一年，還有你大老爺老爺都陪我喝酒，叫他們講笑話我聽的。姑娘們也有兩桌，怎麼不記得。有你在裏頭呢。鴛鴦在旁接口道：那時候他正病着呢。鳳姐忙陪笑道：不是躺着爬不起來，肯躲懶，不跟老祖宗去吃好東西嗎。賈母道：咱們先算算有多少人。鳳姐便從大老爺那裏算起。賈母道：我說今年中秋

喝的團圓酒。你老爺不在家，連你大老爺也不必過來，叫他自同太太在家裏團圓。珍哥兒也叫他爺兒們各自兩口子團圓去。咱們去邀了姨媽來，娘兒們多樂一會。鴛鴦指着鳳姐笑道：「他呢？也該讓他們團圓去。」賈母聽了，也笑道：「當真我倒忘了他們兩口子呢。」鳳姐道：「老祖宗別聽他的話，沒有這個理。況且璉二爺也不在家，接環兄弟蘭哥兒的場去了。」賈母道：「環兒不肯念書，就去下場，不過應個名兒罷了。我倒望蘭哥兒中一中也叫他母親喜歡，喜歡不枉他這幾年的苦守。話未了，院子裏老婆子們說：「姨太太來了。」鳳姐忙起身相迎。薛姨媽早已進了堂屋，與賈母相見，讓坐。鳳姐過去問了好，便道：「老祖宗纔說要請姨媽過來，正要打發人過去。姨媽倒過來了。」薛姨媽道：「橫豎後兒一早要過來，與老太太拜節。今兒寶丫頭回九，到張家去來，不知怎樣款待他們。我還要問問。今兒過來，就在院子裏歇了。後日起來近便些。」鳳姐又問香菱呢？薛姨媽道：「纔從你太太那裏出來，遇見紫鵲，拉他到院子裏去了。當下薛姨媽在賈母處說了一會閒話出來，進園子裏，先到蘅蕪苑，見寶釵已經回來了。薛姨媽坐下，正在說話，黛玉進來，便叫媽道：「方纔紫鵲說姨太太來了，我在屋子裏等了好一會，知道媽在姊姊這裏，我也趕來了。」薛姨媽笑道：「我也纔來，正要問他張家的話呢。好笑這位張太太，今兒寶丫頭回九，還當他親生女兒看待，連女婿都成了他家的親女婿了。」黛玉道：「這也難怪，他們姊姊不是他家親骨肉嗎？總是姊姊的命好，倒多了一個親媽，說着，由不得眼圈上一紅。寶釵笑道：「你也不用傷心了，我有張家親媽，也不認我的媽了。把媽給你做了親媽，豈不是我和你兩個人都有媽了？說的連薛姨媽都笑起來。正在說笑，見一個小丫頭子來，請黛玉道：「不知那裏來了一位奶奶，等姑娘回去。」黛玉問是誰那小丫頭道：「我來了幾個月，沒有見過這個人，認不得是誰。」黛玉道：「雪雁這些人，不知在那裏幹什麼，講不清的話，偏生叫這一點子小的來，估量是襲人進來了。」寶釵道：「他出去嫁了一家姓蔣的，又退了回來，這件事，鶯兒在張家早和我說過的了。如今爲什麼又進來呢？」黛玉道：「他停會兒，總要到你這裏來的。」細細問他，便知道了。說着，出了蘅蕪院轉彎，走不多路，遇見香菱。黛玉問香菱那裏來，香菱道：「我到紫菱洲去。那大姑娘史大姑娘叫我吃姑娘送去的百果桂花餡子的月餅，嘗着味兒很好。」黛玉道：「你愛吃，我那裏還多着呢。」香菱又笑道：「寶二爺在那裏商量明兒賞月的地方，那大姑娘說，不拘在那

裏。總沒有他的分。他要到櫺翠庵同妙師父賞月去。黛玉點頭笑道。你太太在你姑娘屋裏。快去罷。黛玉自回瀟湘館來。不知在屋裏等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娶黛玉敘之恭詳。娶寶釵則以簡略出之。此正作者之筆墨靈活處。否則便犯重沓之病。

第四十回 慶團圓賈母賞中秋 博歡笑村嫗陪戲宴

話說黛玉在蘅蕪苑見小丫頭來。請回到瀟湘館。走上臺階。聽見雪雁屋裏一片嘻笑之聲。卻不聽得襲人說話。黛玉便問道。小丫頭說不明白。說來了一位奶奶。可是襲人姐姐嗎。襲人在裏邊聽了奶奶兩個字。臉先紅了。趕忙迎了出來。與黛玉磕頭。黛玉把他拉住。問道。如今可大好了。我倒惦記你呢。說着。拉了襲人的手。走進裏間。讓坐。襲人不敢就坐。黛玉笑道。這屋子裏你頭裏常來慣的。咱們舊日在一堆兒。猶如相好姊妹一樣。別生分了。我襲人只得在一張小檯子上。就攪沿欠身坐了。低頭無語。黛玉看他一種拘謹羞愧之態。迥非舊時舉動。便問見過老太太沒有。襲人欠身答道。剛纔進來見過的了。又問晴雯寶姑娘的事都知道了嗎。襲人道。都知道了的。黛玉道。第一個先講晴雯。那時病着。被太太攆出去。死了放在棺材裏。擡到地頭活了轉來。悄悄的在他舅舅家裏住了兩三年。咱們都不知道世上還有這個人。第二個寶姑娘金玉姻緣不到頭。靈柩現停在鐵檻寺。有這位張小姐的遺體。附靈還了陽。更是天下少有的事。講到我黛玉。說出我字。嗽了襲人一眼。重又道。我也是死去活來。上年回了家。都料定我再不能到這個屋子裏來的了。那曉得後來的事。竟是神仙也不能知道的。你和我一個樣子。今兒進來。也只當轉世投胎。把頭裏的事。再別掛在心上。大家過快活日子。晴雯不過嘴燥一點。其實心上也是坦白的。襲人聽了黛玉的話。不能回答一句。惟有流涕說道。奶奶寬宏仁厚。我活一天。戴奶奶一天的恩德。說着。又跪下去。黛玉忙拉住他道。話都和你說明了。還要這樣。算什麼呢。又道。寶姑娘仍舊住他的蘅蕪苑。做新房。晴雯紫鵲叫他們住在怡紅院了。你愛住那裏。憑你去揀罷。晴雯聽了。忙過來叫道。襲人姊妹照

舊同嚼們去住怡紅院好。襲人心思撩亂。話不留神。說一句我不去。住這屋子住了膩的了。晴雯聽了。心想好意留他。他倒講出這句話來。由不得答他一句道。你住膩了。再到蔣。晴雯纔吞出個蔣字。紫鵲正同晴雯站着。連忙在他衣巾上拉了一把。晴雯記起黛玉勸他的話。便縮住了口。襲人只做不理會。便接口道。我到這裏來伺候奶奶。黛玉道。你願意在這裏住。也使得。快去看看寶姑娘再來。襲人道。我的鋪蓋還沒拿進來呢。紫鵲道。雲雁就有幾牀被褥。怕短了你的鋪蓋嗎。當下襲人出了瀟湘館。一路行走。細想林姑娘的話。說得情理懇切。似沒有惱我。他素日是有心眼的人。真假尚難揣度。只好留心再看底下。正走間。頂頭來了彩屏。見面彼此問好。彩屏便問姊姊那裏去。襲人道。蘅蕪苑去瞧寶姑娘。彩屏笑道。姊姊怎麼連園子裏的路。都認不得了。這是到櫺翠苑去的路呢。襲人因心裏有事。不留意順腳走去。被彩屏道破。擡頭一看。自己啐道。我當真發昏了。便回身同了彩屏一路敘話。過了荇蕪渚。彩屏自回蘅蕪軒去。襲人徑往蘅蕪苑。他一進外間屋門。見了寶釵。並不覺得疑異。竟當了素常見慣的寶姑娘。把自己嫁到蔣家纔回家時候。要往鐵檻寺哭訴的心腸。就此發洩。滿腔怨苦。結爲淒楚之聲。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寶釵一見襲人。也禁不住兩行珠淚。直滾下來。鶯兒忙上前悄悄勸道。今兒是姑娘回九的好日子。快別這樣。你瞧。引得姑娘正傷心起來了。薛姨媽在裏間屋子裏。聽見也出來。把襲人勸說了幾句。襲人纔住了哭。寶釵道。剛纔小丫頭來請林姑娘。說來了一位不認識的奶奶。林姑娘就猜是你。我先要問你是誰。叫你進來的。襲人答道。是林姑娘呢。寶釵道。林姑娘叫你進來就很好。你見了林姑娘。他和你說些什麼。襲人就把手裏說的話。一一告訴寶釵了。寶釵道。難得林姑娘同你講這些話。你也不用傷心。就把林姑娘這番話細細領會去。我也再沒別的話。和你講了。你在那裏住呢。襲人道。我就住在瀟湘館裏。寶釵點點頭。襲人又問了寶釵借體還陽的話。一時寶玉回來。見了襲人。因前日已與襲人見過面。知道他進來了。此時不過與他淡淡問答幾句。等將來到無人處。私與綢繆。自不必說是日薛姨媽同襲人。都在瀟湘館住下。到了十五早上。賈赦率領子姪輩。先在賈母處行禮已畢。散出。邢王二夫人及尤氏李執鳳姐黛玉寶釵衆姊妹。挨次與賈母叩節。然後李執姉輩等。又見過了邢王二夫人薛姨媽與賈母。邢王二夫人互讓一會坐定。寶玉先已隨着賈赦一班行過禮了。只混

在姊妹們裏頭同那個扯扯，與這個講講。衆人坐不多時，賈母便令邢夫人尤氏婆媳各自回家去過團圓節。晚上不必過來。邢夫人先自走了。尤氏隨後站定，回轉頭來，笑道：「老祖宗趕我們，只好走了。鳳姐也笑道：「不知好歹的。老祖宗體諒你們，不磕個頭謝謝。你們瞧他還要拿腔呢。別害臊，儘管走你的罷。說着，把尤氏一推，蓉兒媳婦也帶笑隨着走了。衆人各自回去。鳳姐到自己屋裏，脫了衣服，纔吃完飯。平兒進來說道：「老婆子上來回劉老老來了。在二門外站着呢。鳳姐道：「爲什麼不叫他進來。老太太前幾天還問起呢。平兒吩咐了老婆子，便站在月臺基下等。他不多時，劉老老走進院子，趕着上前與平兒問好。見廊下放着一大堆西瓜，劉老老道：「我女婿家裏種了十幾畝瓜地，裏頭一股腦兒起來，還沒這些呢。平兒道：「這幾個是挑出來，賞丫頭婆子們晚上供月的。你去瞧，咱們堆西瓜的屋子，比這裏還多幾十倍呢。說着，進了堂屋。劉老老見了鳳姐，彼此問好。鳳姐道：「老老，算你有兩三年沒來。瞧你倒越發硬朗了。咱們都說老老爲什麼不來。連老太太也惦記你。別上會子得罪了你。惱了咱們了。劉老老念了一聲佛道：「我的好奶奶，說起這樣話來，就爲上會子奶奶同老太太太姑娘們，都看顧我，拉了許多東西回去。我女婿家裏，瞧了好幾畝地，屋子也蓋了幾間。一年四季，瞧他們閒的時候，就要看不過，幫他們動動手。那裏走得開，所以沒有來看奶奶。鳳姐笑道：「你又拿什麼時新菜蔬來送咱們呢。劉老老道：「今年雨水多，結的瓜果都不好。上會子來孝敬了這點點硬的，軟的，騙了一大車子東西回去。今番進城來，我女兒女婿，原叫我地頭上搜尋搜尋，多少帶一點子，再不然，蠅蛆也捉兩個籠子來，送給哥兒們頑頑。我想哥兒們年紀也大了，不愛這些。講到別的，還有什麼希罕東西，知道的呢。說我盡一點窮心，那一等刻薄嘴，一定說那討人厭的劉老老。又拿了兩籃子蟲蛙，蠅豆，退倭瓜來打抽豐了。不如場拉了兩條臂膊進來，看看奶奶倒乾淨。鳳姐道：「那是老老，你多心。咱們倒想你們田裏一點野味兒換換口。底下來再給我們罷。劉老老又回過臉來，向平兒道：「姑娘給我，我要的葫蘆茄子條兒有了，心也沒孝敬。果然奶奶姑娘不嫌棄那些東西，值什麼錢呢。鳳姐道：「你外孫外孫女兒爲什麼不同你進來。劉老老道：「他們如今也都大了，不許他們出來頑耍。在家裏輕便活計，也好替替力。我一個人搭了一輛屯車，趕天明就進了城。到門上不叫進來。盤詰爲難，耽擱了有時候呢。鳳姐聽他的口氣，知還沒

有吃飯便命平兒叫他們與老老端飯。他屯裏上來走了十多里路了。先拿兩個月餅來給老老先點點飢。老太太那裏傳過飯了。老老你吃了飯。同他過去。太太也在老太太屋裏呢。我到園子裏去走走。看他們收拾圓月的地場。當下便帶了小丫頭子進園來。先到凹晶館前看了看。見已撐起五色綵帳。老婆子們搬拾桌椅。小丫頭支架風爐。洗滌茶酒器具。正在忙亂。鳳姐吩咐了幾句話下來。要到瀟湘館去。見五兒正走來道。姨太太同奶奶都到蘅蕪苑奶奶那裏去了。鳳姐又回身來到寶釵處。見史湘雲李紋李綺探春寶琴香菱玉釧都在寶釵房裏說笑。薛姨媽與黛玉兩個看寶釵做的針黹。因這些綉花東西。都是張家姑娘的手跡。所以看了還議論針黹好歹。鳳姐進去。大家讓坐。講不到兩三句話。只見翡翠進來。找璉二奶奶道。老太太因為劉老老來了。留他聽戲。叫就在賞月的地方。傳梨香院戲班來唱戲。晚上再圓月呢。鳳姐道。凹晶館前唱戲就寬敞。便叫小丫頭去叫林之孝家的來。吩咐預備着。一面先打發人去。告訴王夫人。黛玉笑問。可就是大火燒了毛毛蟲。這一個劉老老嗎。鳳姐道。可不是他呢。寶釵湘雲都笑道。今兒來了。可有了頑意兒了。當下衆人都拉翡翠坐下。翡翠道。我要走了。你們去罷。老太太今兒高興。也就來了。鳳姐忙同翡翠出了蘅蕪苑。這裏薛姨媽一衆人也都慢慢起身。齊至凹晶館。紫鵲鶯兒晴雯。又去拉了襲人。都來聽戲。衆人纔至凹晶館。李執也來了。遠遠望見鴛鴦琥珀攙扶了賈母。戰戰兢兢的行來。王夫人同翡翠玻璃隨在後面。劉老老走得快。站着。等賈母一同到來。相見。劉老老見了花園錦簇這一羣人。已斜着眼瞧道。奶奶姑娘們可要恕我老糊塗。我見了奶奶姑娘們。都面熟。卻認不真那一位姑娘。那一位奶奶。誰是誰。鳳姐笑道。別位奶奶姑娘都不用說。內中有兩位奶奶姑娘。須得我來告訴你。纔明白。因指黛玉道。這一位是先前住在園子裏。你見過的林姑娘。如今是咱們寶二奶奶了。又指寶釵道。這一位也是見過的。姨太太家的寶姑娘。做了咱們寶二奶奶。如今是張太太家寶姑娘。又是姨太太家寶姑娘。還是咱們寶二奶奶。賈母聽了笑道。你們聽這猴子。又故意鬧他呢。薛姨媽道。這可真把老老糊塗住了。你越往明白裏講。越不得明白呢。劉老老也不理會鳳姐的話。便道。老祖宗今兒叫我在這裏賞月。月亮還沒有上。我先跑到月宮裏來了。這一個簞一個的。都不是月裏嫦娥嗎。鳳姐道。老老到了月宮裏。那桂花樹底下的石白子。可要你去搗兩錘

呢。劉老老道：奶奶又取笑我了。這不是叫我做老兔子嗎？衆人都大笑起來。一時戲班伺候點戲。賈母道：點什麼戲呢？我同姨太太隨便瞧他們兩齣。只揀好的唱就是了。一時開場。先唱滄紗記。探蓮因少腳色。連清音女孩子都拉在裏頭。接着又唱解妓趕車。賈母問道：老老你瞧他們的戲。比你們屯裏唱的好不好？劉老老道：我活了這麼大年紀。戲也聽過的多。那裏有這樣好戲。別的我不懂。只瞧扮的且腳。活脫像個女孩兒。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拉了蕊官。推到劉老老身旁。叫他瞧道：老老你仔細瞧瞧。他是真女孩子。假女孩子。劉老老道：那是我認得清的。他不過生來俊。妝扮得像。那裏是女孩子呢？說着。把蕊官的頸頸子撫摩了好一會。蕊官見劉老老認得男孩子。瞅着他笑嘻嘻的笑。劉老老越捨不得放手。鳳姐道：老老你歡喜他。肯把你家青女子給他做個老婆。你也招了個好孫女婿。劉老老道：我倒願意呢。便問蕊官：你定了小媳婦兒沒有？蕊官忍住了笑。說不出話來。只是搖搖頭。劉老老道：我回去問問青兒的媽。把青兒給他了罷。鳳姐又笑道：到底要察訪察訪明白。別把青女送到他家。兩口子配不上。退回家來。人家說你孫女兒配給戲子都不要。底下就不好攀親了。一句話說得衆人臉上紅了。又紅。鳳姐偶然梭眼到廊簷下。見了衆人。纔想起這句話。無意中傷觸了他。悔已無及。忙把別的話岔開了去。一時賈母要散步出來。看看園景。便叫煞了場。同薛姨媽先走。衆人都隨在後面。一陣風來。滿鼻子聞的桂花香。劉老老道：別說別的花卉。就這桂花香。比屯裏桂花香的不得一樣。鳳姐瞧着山子底下兩株桂樹道：果然今年分外開的茂盛。園子外就聞着香呢。說話間。早走了一箭多路。鳳姐回頭叫老婆子們：快到前面沁芳亭。鋪設好了。一面隨賈母進去坐歇。便道：老祖宗看看河裏種的菱角子。早就密層層結的多呢。劉老老接口道：這些瓜果蔬菜。輪着年分。那一年種的那一樣有收成。就是我們莊家人也再拿不准。照像這園子裏。誰還計較到收成不收成。不過頑意兒種上些點點罷罷了。鳳姐道：老老你不知他們園子裏這些瓜兒果兒。各有地段。分給管園的老婆子經理。比如河裏的蓮藕菱角。都是老媽們的出息。他們比你們鄉裏種莊家的還用心盤算呢。正說着。寶玉拜客回家。換了衣服趕來道：我知道老祖宗今兒要逛園子。趕早回來了。說着。見過賈母薛姨媽。自與黛玉寶釵諸姊妹隨意說笑。一面賈母道：荷花早開敗了。這些殘敗荷葉子。也該叫駕娘們坐船下去收拾乾淨。鳳姐道：這

是寶兄弟頭裏聽林妹妹說什麼丟脫柴胡剝葛根。所以叫留着的。賈母不懂這句話。黛玉寶釵史湘雲這幾個人已笑得腰都彎了。寶玉笑向賈母道。老祖宗別聽風姊姊的話。林妹妹說的是一句唐詩。留得殘荷聽雨聲。不知他纏到那裏去了。寶釵住了笑。纔對平兒道。你奶奶這幾天想是傷了風。請王大醫在那裏吃發散藥。一鬧就鬧到藥鋪子裏去了。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這裏寶玉見了劉老老便道。老老多時不來了。這幾時那裏有什麼新聞講與咱們老太太聽聽。黛玉悄悄衆人笑道。你們同他講新聞。又有個穿綠的女子。要作怪了。那時晴雯正穿着一件蘭花綠的夾紗襖子。站在葡萄棚下摘葡萄。湘雲指着他取笑道。你瞧晴雯姑娘就是穿綠的。他作起怪來。還要奶奶鎮壓他呢。晴雯悄悄道。我本來是狐狸精。也不用奶奶鎮治。請太太再攆了我出去就是了。黛玉釘了他一眼。大家無話。聽劉老老道。二爺問我這話。可真有呢。就是我們隔壁鄰居。有一個女兒。因是屬雞的。小名就叫金雞兒。怪好的模樣。今年十七歲了。兩個月前頭。忽然面黃肌瘦起來。請了幾個大夫來看治。都不識這種病。夜間關上屋門。像有男人在裏頭說話。他娘老子留心瞧他。見有一個穿綠衫子戴秀才巾的後生。天夜兒來呢。衆人聽道這裏。都指着黛玉笑道。怎麼鑿兒的話。說的能准。一面又聽到劉老老道。他老子娘只有這個兒。什麼妖怪。鳳姐正色道。這個妖怪。我到猜着。他是個黃狼精。劉老老道。奶奶爲什麼知道他是黃狼精呢。鳳姐道。那姑娘叫金雞兒。黃狼想拖金雞。可不是黃狼精嗎。賈母聽了。笑罵道。這猴兒又要胡謔了。寶玉聽見這些話。便代他們着急道。這女子被妖精迷住了。還了得。該叫他們再想法兒纔好。劉老老道。正是他們要請張天師。不知幾時進京。叫我裏頭來打聽打聽。寶玉道。天師三年進京一回。上年纔來過了。再等兩年。那女子還有命嗎。李執見寶玉這樣着急。他也是誠實仁慈的人。便笑道。咱們園子裏有張天師呢。說着。便叫劉老老去求借春道。咱們四姑娘能驅邪除祟。畫的符靈驗。劉老老聽了。不管是真的假。便向借春求符。借春那裏理他。賈母因李執的話。不比鳳姐那種取笑。聽了有幾分相信。便叫四丫頭。我知道你常和妙師父來去。果然有什麼驅邪符咒。就給他兩張。這也算行好。靈不靈沒有什麼要緊。借春道。老祖宗不要聽大嫂子的話。他有何曾見過我畫符畫咒呢。李

統笑道。我從來不肯說謊。不是林妹妹回了家。那看屋子的老婆子鬧的。晚上不敢進去睡覺。你畫了一張符。給他們貼上。就安靜了。不是你鎮治的嗎。惜春聽見李執道破這事。難以分證。只得叫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來。命他去取上年給他們這一封字條兒。那老婆子已換了班。忙去查看。只見那封字帖兒。還高高的粘在門上頭。便揭下拿在手中。忙忙的趕來。送還惜春。這裏賈母和衆人已先向李執問明了上年的事。第一個黛玉要緊開看。便在惜春手裏接過拆開。裏面並無符咒。只有林黛玉在此五個字。黛玉靈機透徹。事關切己。一時看了。便知瀟湘館並無邪祟。定是看守藏銀的謔從神往來走動。欺壓這些運退命窮的老婆子。以致失驚打怪。四妹妹早覺未來。寫我的姓名貼上。鎮之卽寧。不肯說破。衆人見了。都嘲笑惜春戲弄老婆子們。並李執亦爲其所愚。惜春便藉此向賈母掩飾道。但凡一個人疑心生暗鬼。這原是上夜的老婆子。見屋子裏沒人。覺這冷靜了。心裏害怕。倒像有什麼作耗似的。我原要哄騙他們。沒的寫上。就寫上林姊妹姓名。封嚴了給他們。說拿去貼上。就不怕了。他們從此放大了膽。夜裏也沒聽見響動了。可見我並不知道畫什麼符。如今劉老老聽了大嫂子的話來。纏我。就照樣再寫一百張給他拿去。也攆不了妖怪。惜春幾句話。把衆人都哄瞞了過去。賈母道。他們不會拿捉妖怪。也別管人家的事。且願逛我們的罷。說着。站起身來。行行歇歇。往各處逛了一會。來到蘅蕪苑。看寶釵的新屋子。賈母坐下道。我先前說你屋子裏太素靜。如今還像新房裏的擺設。也就看得過去。一面寶釵捧茶。送與賈母。王夫人薛姨媽。衆姊妹。隨便散坐吃茶。寶釵又去應酬湘雲寶琴李紋李綺一衆人。鶯兒先拉了劉老老到他屋裏吃茶去了。坐不多時。天色已晚。林之孝家的上來。回凹晶館的圓月酒席。已預備多時。鳳姐因賈母今日多走了幾步路。怕賈母身子倦乏。便叫把軟轎擡來。請賈母坐轎。衆人隨着。只見皓月一輪。已從樹梢影裏。推上來了。秋色澄鮮。碧天如洗。一時到了凹晶館。席面已擺現成。賈母與薛姨媽坐了居中的一席。拉劉老老同坐了道。磨門在一堆兒說話。近便些。別去鬧他們年輕的。原來榮府規矩。有喜慶事宴客。賈母坐了主位。邢王二夫人皆不能坐。就是尋常家宴。媳婦孫媳婦亦皆侍立捧觴。賈母命坐。然後退下。不比孫女兒們可隨着賈母行坐不拘。今夕雖無外客。而中秋慶宴。不比尋常。王夫人要按規矩。李執鳳姐自然隨着。至於黛玉寶釵兩個人。與從前在園中作客。

之時不同，亦等在執鳳之列。賈母見他們各人要按禮節，便笑道：「我有一句話，你們大家聽着。別說我偏心，未知賈母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林妹妹說一句唐詩，留得殘荷聽雨聲。而鳳姐說詛爲丟脫柴胡剩葛根。可知他雖不解韻語，卻還懂得藥名。

第四十一回 擊鼓傳花預徵佳兆 推雲淨月立毀冶容

話說賈母在凹晶館賞月坐席。王夫人等欲按規矩時候，賈母便道：「寶丫頭林姑娘，都做了我的孫媳婦，自然該隨着他兩個嫂子行事。但是他們不比人家做媳婦兒，都受過一番委曲的。我的意思，要叫他們如今且不必按做媳婦的規矩。照像先前在園子裏做女孩兒時候，陪着我吃酒，等我抱了重孫子，再叫他們盡起媳婦的禮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的話，原是疼愛他們，講到孝順兩字，只要老太太歡喜，也就是行孝的道理，何必拘定什麼樣。」王夫人道：「王夫人說着又笑道：「可是太便宜了他們了。賈母也笑道：「剛便宜了寶丫頭林丫頭，他兩個嫂子同你做婆婆的，不叫你們佔些便宜，你們心裏也不輸服。連你們一概都蠲免了。說着，便叫王夫人在賈母這一席上旁首坐下。東邊一席，坐的湘雲、寶琴、李紋、李綺。西邊坐的探春、惜春、喜鸞、四姐、玉釧。東邊下一席，便是李執鳳、姐、寶釵、黛玉、寶玉，並無定位，隨便往來。又在西首擺了一架小圍屏，圍屏之外，另設兩席，坐的是香菱、鴛鴦、琥珀、平兒、晴雯、紫鵲這班人。平兒又去拉了襲人、紫鵲拉了鶯兒，一同坐下。寶玉因聽了賈母的話，喜得手舞足蹈道：「老太太不叫寶姊妹按規矩，咱們還照先前姊妹們頑兒取笑，纔有趣呢。」鳳姐對寶釵、黛玉笑道：「你們兩個人聽聽，老太太的話，要圖舒服，別要早養兒子。黛玉、寶釵都來擰嘴。鳳姐難以招架兩邊，只得討饒。一時坐定，酒肴齊備。劉老老因這酒上口未醇，不等相勸，便接連吃了幾杯酒。賈母道：「今兒劉老親家來，可巧碰着這中秋節，咱們別吃酒，想行個什麼纔好。」劉老老搖手道：「頭裏行令，灌得大醉了，不知丟了。」

多少醜。可再不敢鬧這個了。老太太高興行令。我聽着學個乖。沒有我的。鴛鴦在那邊。聽賈母說要行令。忙走過來。向劉老老笑道。你頭裏行的令好。今兒可脫不了你老老。你不和興。瞧地上現擺着兩大罇子紹興酒。要你一個人吃的。劉老老笑道。我就是彌勒佛肚子。也盛不下這些。賈母道。劉親家你別聽他們不相干。有人再來鬧你。我不依。咱們頑兒取樂。你吃不得酒。見個杯兒也算了。說着。鳳姐也過來伺候問道。老祖宗行什麼令呢。賈母道。劉親家在這裏。再別嚕嚕嚕。說什麼。今兒賞月。花月相連。月中有桂。折一枝桂花來。傳花飲酒。闔席都道。老祖宗行這個令很好。賈母又想了想。向王夫人道。我恍惚記得前年賞月。也弄這個。你老爺還講了一個笑話。是什麼說的。我記不起頭尾了。王夫人與衆人聽了。賈母的話。都記起賈政講這個笑話兒。大家只是好笑。卻沒言語。賈母瞧着衆人。也笑道。你們都這樣好笑。何不再講一遍。給我聽聽。闔席的人都面面相覷。那鳳姐兒明知這笑話。帶些村俗在裏頭。便帶頑向寶玉姊妹們說道。前年賞中秋。偏偏沒有我。你們誰記得。爲什麼不講給老祖宗聽聽呢。那衆人有礙口說不出來的。也有要說不敢說的。鴛鴦便笑着。把這個笑話。講與賈母聽了。到臊得自己臉都紅了。於是大家闕然一笑。賈母道。今兒再別想聽笑話。桂花枝有了沒有。當下值席的媳婦。早去折了一枝桂花來。鳳姐接過。送與王夫人。轉送賈母。一面叫丫頭們隔着圍屏。打起花腔令鼓來。那一枝桂花。在四桌席上轉過。恰恰又轉到賈母手中。鼓聲住了。衆人都道。花兒第一回。落在老祖宗手裏。也該老祖宗添壽增福。鳳姐便斟了一杯酒。王夫人接過。送與賈母。鳳姐又道。合席同有福。都該陪老祖宗吃一杯。於是賈母衆人都飲了。重又起鼓傳花。遞到李執手內。住了鼓。賈母歡喜道。這枝桂花。偏落在他的手裏。蘭兒今年有想頭呢。薛姨媽道。老太太說的是。嬌宮折桂。這佳兆應在他母親身上。蘭哥兒一定恭喜。王夫人接口道。但願托老太太的福。李執此時聽了也樂。寶玉忙過來斟酒敬賀。李執接杯飲了。花在李執之手。吩咐起鼓。晴雯因要戲耍劉老老。便在小丫頭手內接過鼓來。敲打一面在圍屏縫裏。覷着那花遞到劉老老。忙住了鼓。劉老老只得吃了一杯。重又起鼓。花枝將到劉老老之手。他聽出鼓香將絕。推着不肯去接。晴雯在外面瞧准。忙又急打幾下。劉老老只得接了。鼓聲截然而止。衆人都笑道。又該老老吃了。鳳姐道。咱們向來傳花的規矩。接連兩次。花在誰手。吃了酒。還要唱一支小

曲兒。賈母明知鳳姐頑他，便道：「讓了劉親家這杯酒。剛唱一個曲兒，算數了。劉老老道：『我不會唱別的曲兒，就只聽見青兒在家裏哼唧哼唧，唱的紗窗兒外高底兒響叮嚀。我也會哼兩句，怕唱的不好聽。老太太同奶奶姑娘們別笑話。』」鳳姐道：「這支曲兒就好，咱們正要聽你的妙音呢。衆人瞧劉老老這樣兒，唱的聲口，可想而知。今聽鳳姐加以妙音兩字，已先忍不住要笑，都瞪着眼瞧劉老老。他便拿腔做勢，擠眼唾嘴的，唱了幾回，嗓子唱出來，老貓聲，而且牙齒掉了一大半。個個字兒不關風，扭扭捏捏，放出許多惡劣的形狀來。哼一句，衆人笑一句。直到哼完，滿席的人都已笑得彎腰曲背，不可支持。賈母與劉老老近在一處，瞧着他這一副扭頭拗頸嘴臉，越發好笑。只得背轉身子，把臉伏在翡翠肩上，笑個不止。寶玉聽了，想起那年同薛蟠在馮紫英家行令，比薛蟠唱的哼唧調，更難聽。一時笑止。林之孝家的來回梨香院戲班，還伺候着。鳳姐問了賈母，賈母道：「晚上正要瞧月亮，兩隻眼睛那裏還有空兒看戲，不如叫清音女孩子在山頂子上敲兩套打絃鑼鼓，咱們聽。橫豎兩個耳朵儘閒在這裏，當下一聲吩咐，立刻傳到清音班上了山坡，先打一套鬧龍舟，只聽一隻一隻船開了出去，又轉回來，忽近忽遠，隨緊隨慢，真像有許多龍船在凸碧山莊鬧勝會一般。劉老老聽出了神，伸着脖子，只望山頂子上瞧。鳳姐笑道：『老老隔着路遠呢，停會兒，他們自然要划到面前水裏來的。你再仔細瞧瞧罷。』」賈母道：「這裏近着水，聽山上的聲音，越發幽雅好聽。那年聽吹笛子，雖然清裂，覺得太淒涼了。到底不比今夜的好。又笑道：『就只中秋鬧龍船，不配時景一點。』」王夫人見賈母高興，叫重換熱酒奉敬賈母。此時月到天心，銀蟾光滿，四面彩雲微起，照耀池中，倒像水裏頭湧出一輪金鏡來了。賈母十分樂道：「林丫頭說的果然不錯。水邊玩月，比山上更有趣。又對劉老老道：『劉親家多飲幾杯，別辜負了今夜的好月。』」咱們都是八十以外的人了，能再過幾個中秋。劉老老道：「別說老祖宗正要享福，我這想年年到這園子裏來，再陪老祖宗過一百回中秋，貪嘴吃好東西呢。寶玉聽了劉老老的話，他是想要常聚不散的，便向黛玉寶釵們發歎道：『咱們果然得能如劉老老說的，在這裏過一百回中秋快樂呢。』」黛玉悄悄的纔道：「便再活一百年，我們這班人早成了劉老老了。寶玉被黛玉一句提醒，愀然有感，惜春道：『二哥哥別想到將來歡喜，也別想到將來煩惱。眼前過一天的日子，樂一天就是了。』話未完，又聽山上打起鑼鼓，各席上弄盡

傳杯益添興趣。丫頭媳婦們各自隨便在臺階上吃酒。輪替上來伺席。直至三更以後。夜氣漸涼。各人的丫環送衣服來添了。賈母道。今年這捲簾底下。到底不比在山子上。又多吃了幾杯酒。倒不覺得涼呢。一時用了飯。撤開席面。重又擺十圓月的果品。另送好茶。大家不過點景。用了一些。又坐了一會。賈母似有倦意。王夫人便請賈母去歇息。說聲已備軟轎伺候。鳳姐等扶賈母上了轎。衆人簇擁着送出園門。各自回去。黛玉拉了湘雲寶釵笑道。我還捨不得回品館。前這兩個月亮。咱們再去坐一會子。湘雲道。怪不得你們成雙作對了。連月亮都跑出兩個來了。黛玉道。你不瞧水裏比天上的月亮還有精華呢。三個人一路說笑。回至凹晶館前欄杆邊坐下。見老婆子們還未散去。黛玉道。儘管收拾你們的。叫小丫頭看看茶爐子。留幾個細茶杯在這裏便是了。一語未了。寶玉趕來笑道。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裏這個好地方玩月。不可無詩。咱們四個人在此聯句罷。湘雲道。不瞞二哥哥說。兩年前倒先偏過你了。湘雲當把前事說明。寶玉道。我沒有說過你們的詩。何不肯給我聽聽。寶釵道。我也沒見過。黛玉道。五言排律有三十多韻。那裏記得清呢。我稿也沒留。想香菱寫在那裏。姐姐幾時家去。向香菱要來瞧就是了。湘雲又道。二哥哥要瞧我們的詩。內中有兩聯好句。我念給你聽。寶玉道。好妹妹。你就先把這兩聯念給我聽。湘雲便念出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兩這句。寶玉拍手道。真是仙句。寶釵接口道。凹晶館中秋賞月聯吟。此一聯。已如劉禹錫賦金陵懷古詩。探驪得珠。元白擱筆。你再別想在此聯句了。湘雲道。不做詩。便步月。咱們再鬧妙師父去。寶玉聽了。越發高興。德惠同行。當下吃了杯茶。一路步月來到櫺翠苑。門猶未掩。走進裏邊。有妙玉供月纔畢。妙玉一面款接待茶。先問寶釵借體回生一事。又與黛玉湘雲追波聯吟舊話。大家即景敘情。湘雲問妙玉可曾出菴步月。妙玉道。纔送那大姑娘出去。在菴前站了一會。一個人也無處可走。就進來了。湘雲道。園中月色雖佳。終有天上人間之別。妙師父功行已深。能如羅公遠擲杖成橋。引挈咱們遊清虛之府否。妙玉笑道。法便有。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耳。寶玉便道。自有綉繡井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妙玉注目微笑道。綵鸞已得。其雙。猶羨慕鍾陵西山嘯。寶玉瞪了一眼。四目互睜。妙玉紅雲暈頰。自回過臉去。與湘雲們敘話。當是雞聲已唱。黛玉們猶清談不倦。反是妙玉催促他們回去。因便告辭。妙玉送出菴門外。寶玉與寶釵新婚尚未滿月。同回菴

蕪苑去了。黛玉拉湘雲到了瀟湘館。薛姨媽已經安歇。湘雲二人亦各就寢不提。講到寶玉睡下。想着劉老老講的女子。要設法救他。總睡不安穩。記起那口鴛鴦劍。可以鎮邪驅祟。主意已定。便朦朧合眼。醒來天已明了。忙起身下炕。麝月上來伺候。諸事完畢。便叫他到怡紅院去取鴛鴦劍。捧着跟他出了園門。到賈母房後穿堂內站着等他。麝月笑道。像捧劍將軍。站在這裏。走個人來見了。算什麼呢。寶玉道。我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就出來的。你別走開。寶玉去不多時。找了劉老老來。對他說道。我有一口寶劍。能鎮妖魔。老老你拿去。叫他們掛在這女子屋裏。那怪自然走避。倘或不驗。咱們再想法兒。三日後拿劍來還我。說着。便把劍交付劉老老。一面叫二門小廝。雇車送劉老老回家。劉老老把這話。和平兒說明。出門坐車回去了。這裏瀟湘館薛姨媽起身梳洗纔畢。只見他家裏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慌張走來。問我們太太可在這裏住嗎。同貴聽見。接應道。太太在這裏。你來做什麼。那老婆子走進屋裏。見了薛姨媽。開口便道。太太不好了。大奶奶要回家去了。薛姨媽聽了。啞道。他要家去。誰又攔他。他去了。倒得安靜幾天。要你慌慌張張鬼祟來似的。報什麼。那老婆子道。不是呢。前兒太太過來了。到了晚上。大奶奶就喊不好過。頭裏發疼。一晚沒有好睡。昨兒因是個大節下。沒有請大夫。誰知病的很險。到半夜裏過去了。又醒轉來。就叫請太太家去。有幾句話說明白了。再回他老娘家呢。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黛玉也過這屋子裏來。問老婆子的話。認得他就是那年寶釵打發過來送花兒。胡說亂道的這一個。因對薛姨媽笑道。這婆子的話。怕有些說不明白。媽媽倒得過去聽去。那老婆子因黛玉完婚後。猶未見面。夾忙裏又與黛玉磕頭賀喜。他向來只聽人家叫林姑娘慣的。一口還稱林姑娘。黛玉笑笑。叫雪雁賞了他兩疋綉子。薛姨媽帶了同貴。就走向頭。又對黛玉道。寶丫頭那裏。我也不過去和他說。姑娘見他替我告訴一聲。我家去看了什麼樣。再打發人過來。通知你們。說着。走下臺階。黛玉送至館門外。香菱來了。薛姨媽便同着香菱。徑走園裏的角門回家去了。黛玉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早安。順便告訴了姨媽家裏的事。回至瀟湘館。同湘雲吃過早飯。寶釵到來。把寶玉取那劍給劉老老拿去斬妖之事。當笑話講了一遍。黛玉亦將夏金桂病凶緣由。告訴了寶釵。正說話間。寶玉進來。問知姨媽已回家去了。便道。早知姨媽回家。我拉了那大姊姊來了。他一個人在屋子裏怪冷靜的。湘雲在裏間屋子裏。

聽見忙出來道。咱們同去瞧他。三個人正要起身到紫菱洲去。見賈蘭來了。復又坐定。賈蘭與各人請了安。寶玉命他坐下。問了場裏頭幾句話。又問你環叔叔三場都完了沒有。賈蘭答道。三場都完了。一面在袖管裏取出場內做的文章。站起身來。送與寶玉觀看。寶玉從頭至尾。大略看了一遍。便叫五兒取筆硯過來。五兒送過筆硯。磨好了墨。寶玉提起筆來。正要加批。又問大爺看過了沒有。賈蘭道。還沒到書房裏去。先送來二叔叔看了再去呢。寶玉道。既是大爺沒有看過。我不便動筆。說着重又放下筆道。你這起講開門見山。驪珠在握。起比未見出色。中二比筆勢夭矯。中權握要。所嫌後幅單薄了些。據我看起來。中是中的了。名次恐不能高。講到時藝一道。原不過假他誣取功名之具。與聖賢空心行事。竟是天然相反的。要知心平則無嶮巇之患。心直則無邪曲之私。推之路平。則行人便。水平。則放舟穩。凡一切材料造作。古人於規矩之外。匡之以繩墨。皆取乎平與直也。獨文章用筆。則大忌此兩字。你將來持身立行。務要反乎作文之用筆。庶俯仰無所愧怍。賈蘭應了幾聲。是。寶玉一面和賈蘭說話。湘雲笑道。二哥哥深惡而痛嫉之者。是文章。見聯對上有了這兩個字。連這屋子裏都不肯進去坐的。虧他場裏頭不知寫些什麼。公然鄉會兩試中式。點了詞林。想是文曲星在天上也。跟着紅鸞星跑的。寶釵黛玉聽了道。這咬舌頭的。又不知謫到那裏去的。寶玉也笑道。難道我評的不是嗎。湘雲道。如今你是一位老前輩了。誰敢說你評的不是呢。寶釵道。你聽他並不是老前輩的講究。又談到禪門裏去了。大家說笑了一會。賈蘭告辭走了。只見鳳姐處打發人來道。姨太太大奶奶不在了。寶釵因完姻尚未滿月。黛玉雖已認在薛姨媽侍下。素日亦甚鄙夏金桂爲人。不相狹洽。鳳姐正值家中有事。分身不開。王夫人是長輩。都不過去。惟寶琴不能不回家。幫着料理瑣碎事務。寶玉亦不過到那邊一吊。並不久坐就回來了。卻說櫺翠苑妙玉。中秋那一夜。送了黛玉諸人出苑。獨自一人對天仰望。見彩雲羅列。迴護團圓。漸漸現出霞光萬道。俗語所謂中秋月華是也。妙玉呆看了一會。但聽秋蟲唧唧。四無人聲。不覺露冷衣單。回進禪房。見小鬟和老婆子們東倒西歪。鼾聲鼕睡。妙玉叫他們起來。重添爐火。煮茗滌碗。打發他們去睡了。自己做起靜攝功夫來。纔合眼朦朧。只見寶玉來拉他道。妙師許相伴入仙壇西山絕頂處不遠矣。妙玉道。我是跳出火坑的人了。此時夜深人靜。你來纏我則怎。寶玉笑道。非是我來纏

你。你多次有情於我。我怎肯漠然。妙玉厲色道。這話奇了。我何曾留情於你。寶玉道。你可記得耳房裏。把你自己常用的絲玉斗。飲我梅花雪水。嚙們在蘆雪亭賞雪聯吟。我獨自一個人到你菴裏。多情贈我紅梅。檻外人飛帖。賀我生辰。又一回你在四姑娘屋裏下碁。我一句話。問得你兩頰生春。後來我們兩個人。同到瀟湘館竊聽彈琴。這幾樁事。可都是有的嗎。還有別人不知道的情節。也不須我講出口來。請妙師自去心照。妙玉着急道。寶玉。你莫非瘋了。膽敢這樣放肆。還不快走。我是要去告訴你家老太太呢。寶玉道。我非園子裏的寶玉。你告訴誰去。妙玉道。你非園子裏的寶玉。是那裏來的呢。寶玉道。你不知我來的所在。但看我去的地方。說聲便向妙玉胸前一撲。霎時不見。妙玉驚喊一聲。跌倒地上。幸有一個老婆子。尙在看管茶爐。未睡喚醒。夥伴把妙玉扶起。服事他睡好。忙進盥湯灌治。至天將明。漸漸平復。又睡了一會。雖於氣體尙無妨礙。而煉性功夫。已間斷了。心中焦急不得主意。便叫老婆子去請四姑娘。不多時。惜春到來。妙玉一把拉住惜春的手。嘆道。我是枉費推移力。羨你中流自在行。竟漠視不作他山之助。惜春道。這是你的心病。何處求得友聲。說着。見妙玉臉上一紅。無言可答。惜春便道。只有一個推雲淨月之法。把你心上的渣滓。移在臉上。這腔子裏就乾淨了。包管你此後功夫。再無阻滯。妙玉道。有法。你且說來。惜春道。法雖有。你可別懊悔。妙玉道。你這話說得我奇。我只要把這一關打通了。即使刀鋸在前。亦所不懼。有什麼懊悔呢。惜春道。你如果心堅力固。立可奏效。叫個老婆子跟我去。給你一服藥。只須用清水調了。臨睡即塗於臉上。明日起來。即在鏡中見效。妙玉道。我要驅除心頭魔障。怎在我臉上擺弄起來。這不是隔靴抓癢嗎。惜春道。你試試看。當下站起身來。便去取藥。老婆子跟去。帶了藥來。交付妙玉。妙玉總不解其故。且依言敷上。不知此藥上臉。怎樣疼痛難受。其實毫無痛癢。及至次日起身。將藥洗去。對鏡一照。只見臉上一片片青黑相間。洗擦不淨。竟變了一個奇醜的形狀。本來面目。已歸烏有。妙玉初照鏡時。又噴惜春將他戲耍。轉念一想。知他定有作用。只嘆了一口氣。把菱花擲地。碎了幾塊。從此誓不對鏡了。以後參禪打坐起來。果然如月到天心。風來水面。一關通徹一關。佩服惜春之至。一日。惜春到來。見妙玉面龐已變。便檢衽稱賀。妙玉感謝無已。又道。我雖由之尙未透徹。所以然之理。惜春道。冷容誨淫四個字。儒家淺言。是推到外邊去講的。如慢藏誨盜。一般。釋家元

論則不然。須要收到腔子裏來。由己及人。其中細微曲折。也不容我再說。你細細去想這四個字。就明白了。妙玉點頭道。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總因我的根基不如你。惜春道。並非根基不如我。不過我的心比你乾淨些罷了。不說二人談論。且將惜春作用代爲表明。要知潘春過處。東村女自慚形穢。必不輕將果擲。則心中較爲清淨。今惜春卽以此法針灸妙玉之病。確是對症發藥。話休絮絮。再講寶玉記望鴛鴦劍。時刻盼望回音。到了第三日。果見劉老老進園來了。寶玉忙向前問訊。未知能否除妖。且聽劉老老如何答言。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傳桂飲酒。事既韻雅。且借此點景。又爲得體。

第四十二回 還原壁疑破金鎖案 嘲顰卿戲編竹枝詞

話說寶玉正在記望鴛鴦劍。見劉老老跟了一個老婆子來到蘅蕪苑。劉老老送還鴛鴦劍道。前兒趕回家去。把劍交給他們。依二爺的話。叫他們掛在女孩子屋裏。妖怪走到屋門口。不敢進去。到第二天晚上。妖怪自己尋死。不知怎樣。又去鬧這女子。只聽得響了一聲。外面撥門進去。那怪跌倒地上。脖子裏鮮血淋漓。現出原身。是一隻蝦蟆。他們把死蝦蟆擦棄。夜裏就安靜了。就要備了禮物來孝敬二爺。磕頭道謝。我對他們說這府裏輕易進不去。二爺也不希罕你們東西。等他女孩兒病好了。就帶他進來當面謝二爺。還要見見奶奶們呢。話未完。見賈母處來了一個小丫頭。找劉老老道。老太太知道老老來了。請過去說話。劉老老道。我正要過去呢。又累小姑娘跑一趟。說着連忙轉身。跟小丫頭走了。寶玉便叫麝月放下了鴛鴦劍。湘雲黛玉正和寶釵在裏間閒坐。聽劉老老去了。都走了出來。寶玉笑道。你們總說劉老老的話是撒謊。剛纔你們可聽見了。黛玉道。焉知剛纔說的話是真的。你瞧見這個蝦蟆精了。寶玉道。底下這女子還來見你們呢。問他就是了。寶玉話未完。聽得寶琴在簾外笑道。二哥哥要問誰。一面掀簾進來。大家讓坐。寶釵道。什麼你不陪媽媽多住幾天。就過來了。寶琴道。我這去呢。因聽見一件奇事。裏頭還夾着可喜的情節。來告訴你們。黛玉道。你聽見了什麼事。快講給我們聽聽。寶琴道。就

是我們這一位死鬼大嫂子的。他不是我家的媳婦。原來是討債的。他前生是一個販洋貨的大客人。第一會到咱們行裏交易。有十來萬銀子的貨。跟他的。小夥計。給他錯上了帳。這個人回家就病故了。後來算帳短了幾千兩銀子。是他的小夥計。錯給咱們了。也不是有心瞞昧他的。轉世過來。這客了投人大嫂子。小夥計投了香菱。冤冤相報。碰在一堆兒。要了結這宗公案。香菱該遭大嫂子磨折死了。還要陷害咱們吃官司。花用這項銀子。幸虧香菱的父親。已得道成仙。親到森羅殿問明案由。與閻王判斷。咱們並非有意昧財。香菱亦係無心之過。這幾年鬧得學家不安。香菱受其毆辱不少。已足相抵。判大嫂子善終。另去投生。這不是一件奇事嗎。寶釵道。這些話是誰說的呢。寶釵道。我聽媽媽說。都是大嫂子死了去醒轉來告訴了媽媽這些話。纔斷氣的。寶釵道。這也算不得喜事。你說還有可喜的情節。又什麼樣呢。寶釵道。大嫂子還說他死後。香菱合該扶正。等到十月初一。叫香菱到西門天齊廟燒香。有親人相見。這不是可喜的事嗎。寶釵聽了。將信將疑。惟有寶玉聽不得這些話。便替香菱連聲叫好。黛玉道。香菱的委曲。也受够了。果然這樣辦法。已是應該的。寶玉道。等薛大哥回來。只要媽媽作主。不怕薛大哥不依。明兒請媽媽過來。你們就和媽媽說停當了也好。寶釵笑道。我大哥還沒回來。要你忙什麼呢。你不知道我頭裏在家。見嫂子和香菱鬧得利害。這叫香菱跟着我。如今嫂子死了。便沒有他這些鬼話。也想同媽媽商量辦這件事呢。就是天齊廟有親人會面。這句話。且等到十月初一看驗不驗。於是大家又議論一番。寶玉因鴛鴦劍又斬了妖。想起柳湘蓮託他之事。便走出園來。叫了李貴來吩咐道。你去打聽東府裏大奶奶的妹子三姑娘。他的棺木停在那裏。可會埋葬。看了來告訴我。還有話和你講。李貴道。不用打聽。那棺材就是璉二爺在外邊買的新屋子裏擡出去。城外埋着。那時候因沒人經理。由這些做工的胡弄局兒。今年多下了兩場雨。奴才前兒出門去看個朋友。從那裏走過。看見那塚上淋的泥都塌了。寶玉道。既這樣。你去請陰陽選個日子。把磊的磚都拆了。定燒墳塋一副。叫他們工料都要認真。好好盤起一座墳來。就是你去監工。李貴應了一聲。是。打了一個千道。整萬兩銀子工程。都派別人去了。爺再想不出差使來。叫奴才去創墳掘墓。也是爺的恩曲。寶玉道。底下有好差使派你去就是了。好好的辦去。等到完工的日子。回我知道。我親自要去祭奠呢。吩咐畢。回進園中。到了

瀟湘館。又提起香菱的話。黛玉道：香菱眼擺着有個出頭了。你倒替他性急。我託你的話。到底什麼樣了。寶玉笑道：你和我說什麼話。黛玉道：玉釧妹妹的事。他就忘了。寶玉道：我有個同年。是甄老伯家的遠族。年紀還輕。現分在部曹。與你雨村先生。也有世誼。前兒託雨村先生去說親。甄年兄也願意。怕家裏又定下親事。不便就允。等他家信出來。纔定局。我打聽那是寒素出身。一時家裏未必就對出親來。總在成功這一邊居多。黛玉道：你不該央雨村先生作媒。他是十說九不成的。寶玉笑道：那裏的話。只要是姻緣。與媒人什麼相干。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寶玉自到怡紅院找晴雯紫鵑頑笑去了。一日。黛玉想起寶釵成親後。總沒見他戴過從前常戴這盤金鎖。有意把嬌娘送他這一盤戴上。來見寶釵。纔進蘅蕪苑。一股清香撲鼻。見兩旁湖山石上。上下下蔓的藤蘿。時近重陽。猶蒼翠欲滴。結的紅豆。纍纍如珊瑚一般可愛。覺比瀟湘館另有一種雅趣。心中想道：屋子是要人住的。如今雖當秋令。陰氣肅殺。倒不比夏初同他進來。這一回的淒涼光景。一頭思想。來至寶釵房內。見李執探春先在裏邊。各自隨便坐下。寶釵見黛玉掛的金鎖。釘眼看了半晌。忍不住開口問道：妹妹向來沒有見你戴這盤金鎖。黛玉道：姊姊這盤金鎖。為什麼總沒戴。我首先要問姊姊的金鎖那裏去了。寶釵猶未答話。探春先笑道：就是這件事。我和大嫂子留心訪察了一年。總不得底裏。先前太太打發玉釧送還你。我見了原就要問的。因別的事打了岔去。後來沒見你戴上。也就混忘了。今兒三對六面。連大嫂子也在這裏。這疑案可該破了。黛玉道：疑案又是什麼樣的。你們先把這疑案講給我聽聽。李執接口道：上年寶釵妹妹病囚的時候。找他常戴的這盤金鎖。給他妝戴。許多人找個翻江。那有蹤影。鳳丫頭道：屋子裏丟不了東西。疑心小丫頭們偷了去。又要到底下人房裏去搜檢。幸虧三妹妹周旋了這件事。說金鎖去得奇怪。同他二哥哥這塊玉一樣。那時候也不用取什麼吉慶話。別的拿一盤戴上。等他們慢慢的找。後來也總沒有下落。今兒見了你戴的。可巧鑄的字樣相同的。像就是這一盤。或者其中有個來由。所以我也要問問妹妹。李執未說完。紫鵑在鶯兒屋裏。聽見忙走出來。就把金鎖的緣由。細細講明。李執聽了默默會意。寶釵二人。合有金玉姻緣。天工佈置巧妙。真難測度。探春道：如今這件事。已明白了大半。可知就是這盤金鎖了。但好好在屋子裏的東西。什麼失去了。還得問寶釵姊姊。寶釵只是笑而不言。探春見寶釵不肯

明言。知其中自有緣故。上緊向他根究。寶釵不能瞞隱。只得笑道。原是我噴恨他。瞞着鶯兒這班人。擦在火盆裏的。後來怎樣混出去。連我也不知道了。李執探春都笑道。這就是了。於是大家又談論了一會夏金桂的事。李執探春先走了。黛玉把金鎖褪下。送還寶釵。原璧歸趙。寶釵再四推謝道。這合該是你的東西。豈可還我。黛玉道。我已有了娘娘賞那一盤。這一盤送還了你。豈不是我都有了。如今何必又分彼此。說着便將金鎖遞給鶯兒。寶釵也只得受了。停了半晌。纔開口道。你病好回家。這幾時。咱們總沒見面。聽說你的脾氣都改了。我還不信。此番相聚一個月來。真看出你來了。你待媽媽的情分。我都知道。感激不盡。難道你未卜先知。我要附體回生。還到這蘅蕪苑來住的嗎。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講到他爲了你去做和尚。就我這一面看起來。未免忍心。其實早有這句話。也怪不得他。至於你的苦處。也知道。但是我做女孩兒。我的媽媽做了主。叫我怎麼樣呢。你自後該原諒我。我說一句。不怕你惱的話。你先前的存心行事。也太古怪。够欺壓人的了。黛玉笑道。說我欺壓人。上頭是天。寶釵道。不說你如今。說的是從前。你自去想罷。黛玉沉思半晌道。咱們早知道。可以像如今這樣。在一堆兒過一輩子。你我都不至遭意外之事了。寶釵道。你說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黛玉道。別的話也不用講了。我怎樣脾氣古怪。你到月底說一兩件我聽聽。寶釵道。我也說不得這許多。編幾首竹枝詞給你聽去。說着一頭想。一頭寫。一首一首的遞與黛玉看道。

老嫗因便送宮花。
奇方海上製應難。
偶然雪夜暖瓊酥。
談諧談吐欲生風。
年來未展翠眉翠。
自家多淚不爲奇。
較量身材瘦與肥。

順路分來禮未差。
荷蕊梅花共牡丹。
酒自宜溫話不誣。
行動何曾一返躬。
蝶怨鶯愁豈爲春。
反指旁人作解頤。
如簧相誚不知非。

情分一般皆姊妹。
自是傳來醫熱症。
何事旁敲來刺語。
羅帕輕拋因底事。
乞到微生鄰院去。
一自怡紅承夏楚。
馬嵬千載思芳躅。

爭先畢竟讓誰家。
何須着意冷香丸。
故噴侍婢送銅爐。
天邊獸雁笑怡紅。
不容人戴赤麒麟。
滿缸誰把棒瘡醫。
媲美難當楊貴妃。

弓杯蛇影古來開。暗裏難將黑白分。試問身旁棕拂子。可曾羅帳逐飢蚊。

黛玉看道：「倒虧你好記性。拉拉扯扯連人家和你取笑的話，也編派在我身上了。算數了罷，不必再謔下去了。寶釵道：「如今也不必說人家自己從前之事。概付東流。我同你兩個人，竟不算死後還陽，只當重投胞胎。到大觀園裏來了。結前生的情緣孽債就是了。正在說笑，寶玉進來，見了這幾首竹枝詞，有知道的事，也有不知道的事。不過他們追敘舊見，鬧得嬉笑之談，看畢，隨手搓了紙團兒，撿了。寶釵道：「怎麼把我寫的毀了？又怕得罪你林妹妹。今兒當你林妹妹在跟前，我要問你一句話，可要抖出良心來說。不許口是心非。你待林妹妹和我兩個人，到底和那一個好？寶玉道：「都好。寶釵搖頭道：「只怕未必爲什麼林妹妹死了。你去做和尚，我死了，你做了和尚，倒還俗。寶玉笑道：「別講做和尚不做和尚。夫婦之情，總是一樣的。寶釵冷笑道：「你說到夫婦之情，這會兒沒有外人在跟前，我說一句話。我先前只當你做了幾個月姊妹，算不得夫婦。只有寶釵出了只有兩個字便住了口。黛玉道：「只有什麼？怎麼不講下去了？寶釵道：「講下去怕你着惱。黛玉道：「你們的事，與我何干？寶釵笑道：「我們的事，倒偏有。你這些話，我也說不出口來。你私下悄悄去問他就是了。寶玉笑道：「如今呢？可不像姊妹了。還有什麼話說呢？寶釵聽了，笑臉微紅，便默默無語。寶玉又道：「別的事都算我的不是。爲什麼林妹妹回過來，好端端在瀟湘館，後來要回家去，你也聽了人家，瞞着我，不說句真話呢？寶玉詰到這裏，寶釵竟無詞可答，寂然半晌，只得勉強支飾道：「何嘗不和你說過實話呢？寶玉道：「屈天屈地的，你幾時和我說過林妹妹病好的話？寶釵笑道：「你做祭林妹妹的文給我瞧。我說題目不切文章，明明對你說人還活着，何爲祭文？你自己解不透。寶玉想了一想，道：「果然有這句話的。這時候我心思昏亂，那裏想得到呢？黛玉道：「你做的祭文，在那裏，給我瞧瞧。寶玉道：「悻悻悔悔的事，還瞧他什麼？黛玉道：「古人如陶靖節之自祭，司空表聖自著墓銘，最爲曠達。今及身而見祭我之文，更爲千古美談。說着立刻索取。寶玉道：「這稿紙不知擦在那裏，還得去問襲人。黛玉便令小丫頭去叫襲人來。寶玉與他細細說明，叫去找尋。襲人道：「我也記起有這件東西。如今屋子都搬騰過了，怕一時沒處找呢。說着，連忙回去，叫了麝月同去找這稿紙。找了一會，在寶玉書箱裏頭找着了。麝月道：「不知可就是這不是。再沒有別的了。襲人道：「上年林姑娘

回南上一天。我見二爺寫的，多分就是這個。襲人接過，便至蘅蕪苑送與黛玉看道。

嗚呼三更兩夜。鵲啼淚以無聲。二月花朝。蝶銷魂而有夢。追憶仙遊舊境。恨三生債自難酬。朗吟莊子遺編。悟一點靈應早燬。維我瀟湘館子。誓年失恃。內賓依舅氏之門。夙慧能文。進士競關家之秀。妝臺弄粉。向無同櫛之嫌。繡榻橫經。不異聯牀之友。蕉窗剪燭。共寫龍華。苔徑牽衣。同扶鳩杖。戲解連環九九。消長日以怡情。閒尋曲徑三三。餞殘春而覓句。詞勒螭蟠碑上。蘭室增榮。才傳鳳藻宮中。椒房誌喜。綺閣悟參禪之諦。直勝談經。綉閣拜問字之師。無須載酒。買勇續金箋一五律。杏帘獨冠羣芳。補荒臨玉版十三行。松墨異貽。至寶吟詩結社。何疑香圃搜來。集豔成團。早貯水仙作伴。敲枰落子。饒有餘閒。擊鉢留音。何須索句。落紅塚畔。埋香竊步芳踪。櫛翠菴中。試茗叨陪韻事。折絳梅於雪裏。溫酒宜寒。打綵線於風前。慧心格物。剪通靈之穗。規過會慚。收拭淚於巾。邀憐知感。詎意變聲忽兆。驚聽綠綺之音。無端讖語先成。謬改茜紗之句。鷓鴣春老。絮欲沾泥。鷓鴣詩傳。花誰埋塚。似會相識。乍逢訝有前因。畢竟非凡。永訣難憑後果。聆歌樹覓。裳雅韻已傳。小像於登場。拈花枝曉露清愁。早逗元機於宣令。試認粉筠個個。淚點常斑。空餘香屑重重。吐絨尙豔。蓼風軒裏。堪摹入畫之容。蘆雪亭前。難覓聯吟之侶。離畔如來問菊。執意悲秋。池邊留得殘荷。阿誰聽雨。綠窗明月。尙留垂露之箋。青史古人。已渺駢雲之駕。鬪寒圖在。尋踪許問霜娥。焦尾琴亡。遺響空悲月姊。乞借仙莖之粒。化丈六金身。擬浮宿海之槎。渡三千弱水。昔聆侍鬢戲語。驚魂早渡江鄉。今嗟仙佩遺昇。濁魄難追碧落。看倩影花飛隨去。問盡頭天在何方。記前言於漏盡燈殘。早驚塵夢。渺寸臆於天荒地老。聊感泉臺云爾。黛玉一頭看。一頭想。難爲他把頭裏瑣瑣屑屑的事。都記在肚子裏。寶玉真是知己。我就當真死了。沒有回過來。留此一篇祭文。雖死猶生。寶玉坐在一旁。察看黛玉神情。怕他見了祭文傷感。便在黛玉手裏奪過。去火燒化了。黛玉道。這又何必。留他瞧瞧。有什麼使不得。寶釵笑道。你們兩個人的古典。是那裏張羅來。謔成這一篇。將來林妹妹過八十歲生日。就把這篇前後改換幾句。可以當得壽文的。黛玉道。別要嚼舌了。姊姊你提起生日。咱們的生日上半年已經過的了。等到明年再講。這九月初二是鳳姊姊的生日。咱們倒要給他熱鬧一天。老太太也是

高興的。寶釵聽了笑道。就怕傻頭裏鬧出緣故。兩口子又打起架來。怎麼樣呢。黛玉也笑道。咱們索性把鳳丫頭灌個醉。吃够子酒。自然不去吃醋了。二人正在說笑。寶玉坐在一旁。只是默默的出神。並不搭言。就走開了。黛玉道。這不又是一件奇事。他是無事要生出法兒來鬧的。今兒爲什麼聽替鳳姊姊做生日的話了。倒冷冷的走開。忽然發起什麼心事來。寶釵道。這個我也猜不透他。二人商議已定。便同去和賈母說了。賈母果然高興。到了初二日。傳梨香院內兩班女孩子。早上吃麵。午間酒席。就擺在議事廳上。一賀生辰。二爲酬勞的意思。開戲後不約而同。座上走了寶玉和玉釧兩個人。黛玉悄悄叫秋紋碧痕。分頭去瞧他們。碧痕去不多時。回來道。剛纔出去。碰見跟玉釧姑娘的小丫頭。說他姑娘到園子裏東南角那邊拈了香回來。換衣服去了。就出來的。還說二爺也在那裏回來了。話未完。玉釧與寶玉先後進來。衆人都沒理會。惟黛玉心上已猜着他們幾分。是日盡歡而散。絕無可記之事。不必細表。過了幾日。這天寶玉一早起來。走出園去。到清客相公房裏坐坐。見嵇好古與詹光早就擺局。程日與王爾調坐在一旁觀看。見寶玉進去。便都站起來笑道。世老先生。久不到敝齋來賜光了。今兒難得移玉至此。說着。程日與讓寶玉坐了。自己又拉了一把椅子過來。擺在旁邊。仍看下碁。他兩個人各下了幾子。詹光要另尋結打。寶玉指道。這一着不應他。不是這大大塊黑碁都沒有了嗎。詹光算了一算道。幸虧世老先生提醒。這一着。竟看不出來呢。嵇好古道。向來從沒領教過。倒不知世老先生手談亦甚精明。程日與道。我聞說世老先生這兩位夫人。都是高明的。自然是刑于之化了。嵇好古笑道。程兄的通文。好似趕老羊叫了個倒通了呢。寶玉忍不住也笑起來。程日與臉上一紅。嵇好古連忙把話岔開道。正是我們求世老先生的單條字幅。好幾年來還沒見惠。如今的筆墨可是越發難求了。寶玉道。什麼話。如不嫌棄。過兩天塗幾張奉送補壁就是了。程日與道。且慢說求字的話。世老先生的喜酒。我們都擾過了。但詹王二兄原是冰人。世老先生該替已端整幾樣好菜。謝謝媒。牽帶我與嵇兄做個陪客。寶玉笑道。一定要奉邀。王爾調道。聽說令姪的文章。很得意。自然是恭喜的。咱們先擾了令姪的喜酒。再講。寶玉道。我正爲此。在這裏打聽。今兒放榜。早該有信了。這會兒雅雀無聲。怕沒想頭。一語未了。只聽一棒錘聲。喧嚷進來。不知中的是賈蘭是賈環。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蘅蕪苑秋色。寫來如畫。

祭黛玉文。可與誄芙蓉神辭並傳。皆極哀感頑豔之致。

第四十三回 聽捷音稻香村設席 洗繁華蓮花落侑觴

話說寶玉正在書房。與清客相公稽好古們敘談。只聽一棒鑼聲喧嚷進來。忙出去查問。是賈蘭中了。因有一名中式的麝勘雷同出來。重又抽換。所以放榜遲了兩個時辰。寶玉便進內。先到賈母王夫人兩處告訴。賈母王夫人自是歡喜。寶玉又直跑進園子裏來。逕至稻香村。與李執道喜。說蘭兒中了。李執更加樂意。不免又想起賈珠。幾乎滴下淚來。勉強忍住。與寶玉說了幾句。此時賈蘭喜信。合府傳知。適平兒在黛玉處回話。便叫平兒去對你二爺說。吩咐外邊帳房。此番蘭哥兒中了。一切應酬賞賜。查寶二爺上年的舊帳。總要加豐。鳳姐那邊。照黛玉之言。回明王夫人。自去辦理。這裏黛玉約了寶釵。湘雲。岫烟。探春。到李執處賀喜。見稻香村外秋禾成熟。匝地黃雲。宛然田家風景。黛玉對李執道。我要替大嫂子這裏掛一張匾。寶釵道。向來有人題過的。杏帘在望。最妙的了。黛玉搖頭道。不切當。湘雲道。大嫂子教子成名。竟是畫荻遺風。何如。黛玉道。也脫了稻香村本色。不如老老實實。題個耕讀傳家。讓他自成一國。寶釵道。我們在園子裏住了幾年。就是興詩社的時候。擾過大嫂子一會。並沒擺酒請過咱們。今番蘭哥兒中了。該掬個替己請老太太太太過來。賞玩稻香風景。咱們大家熱鬧一天。衆人都道。此論極是。黛玉道。也不要大嫂子花費。我去封三十兩銀子送來。叫柳家的端整酒席。李執笑道。當真我短少了這幾兩銀子。還要你送來。只要你們去請老太太。定准個日子。我好叫他們預備。黛玉道。你們定了。我還有個條陳。諸色要配這個地方。必得換個新鮮樣兒纔好。衆人問換什麼新鮮兒呢。黛玉道。鋪墊不必華麗。器皿都要古樸。咱們穿戴切忌豔妝。伺候的丫頭媳婦。更不用說。纔襯得起大嫂子這裏農家風味來。湘雲拍手道。當真這樣。果然別致有趣。老太太見了。倒也耳目一新。李執道。我是現成的。怕你們找不出這些衣服來。黛玉道。找是那裏

去找呢。各人開了長短尺寸。一色是洋藍布衣裳。叫外頭成衣鋪子裏。一兩天就縫起來了。當下約定。各自散去。講到李貴承辦尤三姐葬事。諸色停當。擇於是日封口。請寶玉前去祭奠。這幾日因賈蘭中舉。親朋道賀。往來不絕。自有賈璉與賈珍過來應接。寶玉自去幹他的事。帶了鴛鴦劍出了二門。命小廝備馬坐上。逕出大門。揚鞭往郊外而來。這一日正值重陽佳節。那裏有一處勝境。仿照戲馬臺古蹟。名金臺戲馬。臺甚高峻。每逢重九。遊人登高聚飲。最為熱鬧。寶玉在馬上遠遠眺望。因少知己作伴。且心頭有事。亦無意留戀。一路行來。見林楓染醉。野菊堆金。一派蕭疎秋色。不多時到了尤三姐墓前下馬。祭禮早已擺齊。寶玉恭肅行禮。想起尤三姐。已許身柳湘蓮。因湘蓮誤聽謠言。退悔親事。索還聘物鴛鴦寶劍。以致霎時間青鋒隕命。血濺梨花。真可謂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今湘蓮已登仙籍。猶有故情。將一劍寄回。歸於尤三姐墓中。使鴛鴦兩劍不致分飛。以示生離死合。亦可慰幽魂於冥冥。拜畢。酒酒化紙。接過鴛鴦劍。正要送入墓中。只見手中飛起一道白光。直冲墓門而沒。那劍連鞘都不見了。寶玉悚然站立。暗嘆此劍。固非塵凡之物。又命李貴在此。看工人擔土堆塚。四圍要種植樹株。李貴道。爺什麼吩咐。奴才總照着去辦。要立石人石馬。再起石牌坊也容易。寶玉道。不用多來講。那尤家三姐節烈可嘉。我將來真要奏上一本。替他請旌建坊呢。當下寶玉站着。看了一回。上馬回府。一進園來。找黛玉寶釵。襲人回道。兩位奶奶同姑娘們。都在凸碧山莊登高去了。寶玉連忙趕來。見一班姊妹。都在山坡子上觀玩。湘雲見了寶玉。笑道。二哥哥到那裏去了。各處找你沒見。黛玉道。他自然往城外別處地方登高去了。寶玉道。城外是去的。就看了人家登高。我一個人有什麼興致。所以趕回來找着你們。應個景兒。你們倒都在這裏了。園子裏要算這個地方最高。你瞧各處的秋色。都在目前。山子底下這兩株桂樹。雖然開敗了。還有些餘香。湘雲道。安得道人般七七。不論什麼時候。愛看什麼花。就遣他開了。何等不妙。寶釵道。不如登南山文峯。清歌一曲。更妙。寶玉道。我就羨慕孟參軍。龍山落帽。最為韻事。於是各人隨便起坐。談說起李執明日請酒的話。寶玉道。何不應今兒的佳節。要等明朝。黛玉道。只緣今日人心變。未必秋容一夜衰。這兩句詩。你就忘了。春秋多佳日。何必定要今朝。寶玉道。及時行樂。咱們今兒也該賞賞菊花。寶釵道。園子裏的菊花。咱們來來去去。那一天不看他幾回。定要怎樣賞他。況且那一

年賞菊做詩，也算頭得他淋漓盡致的了。如今憑你怎樣，也再打不出新辭稿子來。我想不如把菊花饒了他罷。衆人聽了，都笑起來。一時笑聲未止，見一個小丫頭走來道：太太叫二爺去問話呢。寶玉便下了山坡，往王夫人處去了。這裏衆人，也各自走散。到了次日，李執親到賈母處相邀，見着薛姨媽那王二夫人，尤氏鳳姐已先在那裏。衆人簇擁着賈母，來到稻香村。賈母平日輕易不到此處，今值秋成時候，與別處另換一番景象，便歡喜道：這不是到城外鄉村裏去了。可惜不留劉親家在這裏瞧瞧。到底與他們屯裏光景一樣不一樣。鳳姐道：這假的總比他們真的強呢。一路說話，將近門首，一班姊妹都迎了出去。賈母見他們一色的荆布敘裙，田家打扮，便笑道：又是誰調排你們妝這個樣兒，覺得換了眼。比你們平日間穿的衣服還好看呢。薛姨媽也笑道：姑娘們真會頑兒。一時走進裏邊，就在南屋三間，卸下後窗，一眼望見稻香村的遠景，真有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景象。鳳姐道：大嫂子爲什麼不言語一聲兒。瞧了你們穿的，我身上衣服很不配。黛玉道：你愛穿，現成多幾套在這裏。鳳姐連忙換了鴛鴦平兒幾個人，見鳳姐換上，還有多餘衣服，猶如屬壓肥甘的，見了蔬菜，反覺新鮮可口一般。也都換了。賈母對薛姨媽道：姨太太也見識過多了，咱們從小到如今，倒沒有赴過這樣席面有趣呢。薛姨媽道：也虧他們變出法兒來。孝敬老太太，太太一樂呢。說着，賈母同薛姨媽先坐了。邢王二夫人以下挨次就座。李執執壺遞酒，賈母滿屋子裏一瞧，問寶玉那裏去了。鳳姐道：方纔還看見他呢。正要叫丫頭們去找，只見寶玉穿戴了北靜王送的玉針箋金藤笠跳了進來。合座都笑他。李執道：我們的田禾都要收割了，穿了這一套子求雨來了。寶玉道：他們都扮了老農，我也妝一個漁翁。賈母道：快脫了坐下來。麝月秋紋連忙過去，與寶玉除下簪笠，寬了簾衣。寶玉隨便坐下，與衆姊妹說笑飲酒。賈母問蘭小子呢。李執答道：他今兒去拜房師，怕留住吃了晚飯，纔回來呢。賈母又問薛姨媽道：翠丫頭爲什麼不來。薛姨媽道：因是香菱膽小，拉住他在家裏作伴，沒有過來。賈母道：正是我聽說蟠大奶奶不在了，還說許多搗鬼的話，傳來不得明白。姨太太講給我們聽聽。於是薛姨媽將夏金桂臨終的話，從頭至尾講了一遍。賈母聽到叫香菱扶正這一節，便點頭道：這樣辦倒也罷了。蟠哥兒幾時能回家來。薛姨媽說：前兒甥兒有信回來，趕着年底總可到家。王夫人道：聽他說到香菱扶正的話，竟像有什麼附在

他身上。他同香菱兩個死冤家。天天烏眼雞似的。死了肯便宜香菱嗎。李執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或者這位蟠大奶奶。因他生前磨挫了香菱這幾年。一時良心發現。擡一擡香菱也未可知。寶釵道。我想起來。還是太太的話不錯。我們這位嫂子。別想他死來肯說句良心話。就到陰司裏上起刀山來。還要嘴硬呢。賈母道。咱們儘仔閒話。姨太太酒也不喝。珠兒媳婦。今兒你是主人。也該想個法兒。多敬姨太太一杯酒。咱們還是行個令罷。大家想一個沒有行過的新令纔好。寶玉道。前兒一個同年請客。行的令倒好頑。我說了好。那主人連這付象牙籌碼送了。我。老祖宗高興。今兒就行這個令。賈母道。什麼樣的。你先講給我聽聽。寶玉道。每一根籌上。刻的西遊記上一個。像唐三藏孫悟空八戒沙僧共是四根。餘外有二十多根。都是精怪。各人暗取一籌。都別言語。惟取了孫悟空。就要他出來尋師父。倘然錯尋了八戒沙僧弟兄。見面各人喝一杯。如尋着了妖精。兩人搏戰。必得戰勝了妖精。許他去另尋。再尋不着。照舊搏拳。賈母聽了歡喜道。這個令倒沒有行過。寶玉便叫鶯兒去取那副鑄像的酒籌來。鶯兒去問了小丫頭。取到酒籌。先送與賈母看過。交給鶯兒抖亂。暗中分與衆人。偏鳳姐得了孫悟空。便不依問鶯兒道。怎麼你揀個孫猴子給我了。鶯兒道。誰見來呢。賈母道。我常叫他個猴子。偏偏是他拿着了。你們瞧他跳去罷。衆人都笑了。鳳姐手內拿着籌。向各人臉上相面的相到。那裏能相得出。挨次看湘雲。湘雲笑道。唐僧在這裏。鳳姐便指着他道。只怕就是你。湘雲撒開手。將籤遞與鳳姐看明。原來是個耗子精。二人搏起拳來。鳳姐連輸了三拳。挺着脖子。喝了三杯酒。無底洞的耗子精果然利害。直到第四拳。纔贏了湘雲。又尋着寶玉道。寶兒弟也做過和尚。同和尚在一堆兒。一定是了。衆人都笑。獨有黛玉臉上一紅。因寶玉是紅孩兒。已與鳳姐交手。都看他們搏拳。並不理會。鳳姐又輸了兩拳。然後勝了。再尋過去。不是沙僧八戒。便是精怪。那時鳳姐已喝了二十來杯酒。鶯兒看他有些支持不住。算算籌也剩得沒多幾根了。早瞧見賈母分的籌是唐僧。便向鳳姐丟了個眼色。鳳姐會意。便向賈母笑道。猴兒今兒殺敗。只得來尋老祖宗了。不知是不是。賈母一手將籌撒放桌上道。猴兒猴兒。你師父在這裏。何不早來尋着我呢。當下奉敬了賈母一杯酒。還是鶯兒分籌。這會賈母得了個孫行者。恰恰鳳姐得了個唐僧。賈母道。如今該我去重整花果山了。不知找那一個纔好。別也像鳳丫頭碰見就是妖精。賈

母一面說。鳳姐早已照會了鴛鴦。鴛鴦指點了賈母去尋鳳姐。賈母道。我也不找別人。鳳丫頭。鬼頭鬼腦。定是他得了這一根籌子了。鴛鴦笑道。二奶奶拿出來看罷。躲也躲不過去的。鳳姐道。老祖宗不是孫大聖。竟是活神仙。怎麼一找就找着了。唐僧的了。籌子果然在這裏。鳳姐便自己喝了一杯酒。把這個令又轉了兩三轉。李執道。這行令喝酒。雖然雅致。終究冷靜。梨香院女孩子閒着。叫他們來伺候。唱幾套崑曲罷。賈母道。在這個地方。瞧你們這樣妝扮。不配打十番唱崑曲。他們會打蓮花落。叫幾個來打兩套聽纔得呢。薛姨媽道。老太太果然想的。到打起蓮花落來。不但地方相配。而且今兒統改了一個樣兒。分外覺得新奇呢。李執便命老婆子到梨香院去。立刻傳了四個女孩子來。也穿了布衣服。帶了蓮花落家伙。李執叫他們把對景的蓮花落唱起來。那四個女孩子。就站在旁邊唱道。

田家樂。春景天。瓊頭春酒美香甜。一朵蓮花。鄉村社火家家樂。一朵蓮花。綠楊影裏耍秋千。唵嘛哈哈蓮花。雲拉拉梅花落。

田家樂。夏景天。一溝新雨插秧田。一朵蓮花。倚耒閒話前朝事。一朵蓮花。輕蒲搖扇晚涼天。唵嘛哈哈蓮花。雲拉拉梅花落。

田家樂。秋景天。中秋供月慶團圓。一朵蓮花。高粱稻黍般般熟。一朵蓮花。不欠官糧便是仙。唵嘛哈哈蓮花。雲拉拉梅花落。

田家樂。冬景天。葷腥腥背笑聲喧。一朵蓮花。迎神社鼓咚咚響。一朵蓮花。五穀豐登大有年。唵嘛哈哈蓮花。雲拉拉梅花落。

賈母聽了笑道。這一套田家樂。蓮花落。真配在這裏稻香村唱的。咱們今兒這一天。也樂够了。田家風味。也要吃一口飯。點點景兒。算數了。李執又送了一巡酒。然後用飯。漱盥畢。賈母又步出村外。看看晚景。衆人送賈母出了園。各自回去。黛玉纔到自己屋裏。見那看公館的媳婦。等着回話道。太虛宮工程。即日便可完竣。有件奇事。我男人叫進來。回明姑娘說。開工以後。常有一個瘸腿道人。在裏頭指點這些做工的。有的日子不見道人。晚上點人

數兒。給他們的工錢。總比早上點工短少一個人。黛玉笑道。有人做工。沒人領錢。不白便宜了。咱們那媳婦道。因為領錢的人短少了。不是他們鬧鬼。也不去查察了。常聽人家說。但凡工程大了。有魯班仙隱在裏頭。誰認得出來呢。說着。在袖管裏掏出一張紙。送與黛玉看道。這上頭寫的。都是太虛宮裏裏外外的對聯句子。也是那癩道人瘋瘋癲癲。不知那裏抄來的。叫照着在石柱子上鐫的。殿門外掛的掛呢。黛玉接過。約略看了一眼。知道有些來歷。也不必斟酌。便遞還那婦。命他男人照着去辦就是了。再講寶玉從稻香村出來。轉到櫺翠巷前。焙茗上前回道。正要去回爺的話。這閣子裏連雕工漆工。一應彩飾。件件完畢。今兒晚了。不能細瞧。請爺明兒來看罷。寶玉道。不過在外面大略看看。何必等明兒呢。說着。擡頭看那閣子。自下至上。共三層。簷接雲霄。比園內東邊兩樓。並大觀樓還高。前後左右。另有精緻坐落。四面一色水磨磚牆。檣頂滿砌嵌花磚。下面都是五尺來高。二丈餘長的白石築腳。牆外平砌虎皮亂石。第二層。第三層閣外。俱有遊廊通轉。窗櫺欄杆。雕刻精細。時新花樣。上面銅瓦泥嵌脊背。焙茗問道。爺瞧這閣子的工程何如。寶玉點頭。焙茗見寶玉看得樂意。便道。二爺再進裏邊瞧瞧。越發好多着呢。寶玉道。外觀已見一斑。等天下了雪。請老太太賞梅花。再進去瞧瞧罷。二爺再進裏邊瞧瞧。越上去領。焙茗道。還短他四萬五千正項。他前兒說這工賠了錢。求二爺格外賞賞。那也不用理他。奴才自同他磨牙去。又道。屋子裏還得上一張匾額。請爺擬定了什麼字。叫他們做去。二人一路行走說話。焙茗自出園去了。寶玉來到瀟湘館坐定。黛玉道。今兒大嫂子那裏。各色排場。都相稱。倒是一洗富貴氣象。寶玉搖頭道。老太太同我們都說好。只是不合我意。那一年有了娘娘省親的信。佈置園景。老爺同清客相公們。都到這個地方。問我好不好。我對他們說。遠無鄰村。近不負郭。總是造作而成。欠天然二字。老爺還着喚我呢。黛玉道。怪不得老爺要喚你。據你的意思。不過道咱們園子裏頭不該有這樣地方。單講造作而成。那一處不費人工的呢。即如你的怡紅院。寶姊姊住的蘅蕪苑。我這瀟湘館。天造地設。就是這個樣兒。不借些人力在裏頭的嗎。寶玉笑道。算我說錯了。不用再講。如今有一件事。同你商量。賞梅的閣子。已造起了。這也不是我多此一番造作。比如這裏栽了竹子。就有這座瀟湘館。寶姊姊那裏有這些香草。便有個蘅蕪苑。類而推之。蘆雪亭。藕香榭。風軒。梨香院。凡有花木香草。

栽植之處。定起一樓閣亭榭。以爲觀玩之所。獨有那數十樹紅梅開放。左近並無一閣一堂。想是那時候趕緊辦差。只顧得眼前。這幾處地方略幽僻的。他們也不再旁顧了。因地制宜。此處必得起一個閣。不過補其缺漏。非過事添設。黛玉道。誰人多事了。寶玉道。園子裏各處的匾對。多半是我的。老爺也知道。如今寄到老爺任上看了再定。來回要得幾個月。我想這會兒先掛上。等老爺回來。見了嫌不好。再換也使得。黛玉道。老爺回來。如今也不理會到這些事情上。你擬定了沒有呢。寶玉道。這閣子原爲賞梅而起。高啓梅花詩。綺袂相逢半是仙。就題名迎仙閣何如。黛玉道。迎仙望仙古來都有過的。不知竟用半仙兩個字倒現成。也別致些。於是寶玉就定了半仙兩字。又念出對句道。景借紅霞侵玉照。人來紫府換冰綃。還有一聯。是風約暗香清酒政。月邀瘦影伴詩魂。請教妹妹。你道好不好。黛玉道也好。這是陸放翁的佳句。寶玉道。妹妹何不替我改好了。就發出去。叫他們鐫刻起來。黛玉道。各人的思路筆意。這就很好的了。何必又要改呢。又笑道。如今在老先生面前。也不敢捉刀。寶玉聽了。一笑也就罷了。黛玉又問寶玉道。前兒太太叫你問什麼話。寶玉道。真是沒要緊的。就爲蘭兒中了。要謝老師。鳳姊姊查對上年的舊帳。說他們錯記了。太太問我送了房師多少贄見禮。我那裏知道這些呢。當下寶玉在瀟湘館無事可記。話刪絮繁。一日彩雲去看了黛玉出來。紫鵲拉他到雪雁屋裏去喝茶。停一會走了。黛玉問紫鵲道。彩雲同你咕咕唧唧說些什麼。紫鵲說。彩雲說起環三爺。如今竟絕腳不到外頭去胡鬧了。看蘭哥兒中了。臉上也知道害臊。叔叔趕不上姪兒子。他一個人在屋子裏看書巴結。就有人人來給他提親了。趙姨娘很感激。說都虧二爺給他捐了監。同蘭哥兒下場。鼓舞他起來的。又說他先前自己糊塗。四路進來這些師婆媒婆。沒有一個好的。底下再不許他們進來走動。黛玉道。爲什麼趙姨娘講起這些話來。紫鵲道。我也問他呢。彩雲說。趙姨娘想來是爲趙媒婆幹的事。見不得人。趙姨娘同他也有些拉扯。如今自己悔過。講出來想要做好人了。黛玉聽了。點點頭道。我說天底下再沒有不可感化的人。說着。帶了雪雁出門。往紫菱洲看湘雲。岫烟閒話去了。紫鵲也自回怡紅院去。這裏有什麼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鳳姐道。假的總比真的強。無怪他處處以假面目對人。一班姊妹。鬧紅羅綠。無非要使賈母歡喜。孝思不匱。的是可敬。

第四十四回 辭水月伴居權翠菴 照情天羣瞻太虛像

話說黛玉帶了雪雁。往紫菱洲去。與湘雲岫烟閒話。紫鵲也自回去。五兒春纖並小丫頭們。見黛玉走開。各人自去呼姊喚妹。偷閒去頑耍了。只有襲人在自己屋裏。悶坐了一會。想起要描花樣子。來找雪雁。因雪雁剛纔正在做鞋幫子。黛玉叫他跟出門去。將未做完的活計。隨手擦在炕上走了。襲人進去。不見雪雁。便在炕沿坐下一手拿起瞧他的針線。比頭裏跟他姑娘在園子裏住的時候好的多。因要等他回來找花樣子。拿着鞋幫子。默默坐着。又想到自己先前伺候寶玉。何等有臉。如今進來。雖蒙林姑娘垂念舊情。另眼相看。晴雯亦不記前嫌。照常姊妹和好。但自己總得時時留心。讓人一步。眼看怡紅院舊地。鵲巢鳩占。此身即終老大觀園中。有何趣味。想了一會。兩手便懶懶的將鞋幫放下。一時神思困倦。倒身下去。就枕朦朧睡去。誰料寶玉進屋。鴉鵲無聲。不見一個人影兒。走到雪雁屋裏。見炕上睡的是襲人。看他鬢雲墮枕。星眼微傷。心上一動。便去推醒了他。正在情不自禁之時。雪雁因翠縷與他討香餅子。回來找取。掀帘進屋。瞧見不敢做聲。縮身退出。一盆的火。要想去告訴紫鵲。正出瀟湘館門。來了個晴雯。見雪雁滿臉氣急的樣兒。便問你做什麼。雪雁就把所見之事。與晴雯說了。晴雯笑道。你管他們什麼呢。雪雁道。你倒說的好。我原不該管他。各人有各人的屋子。憑他把二爺藏起來。黑夜白日去鬧。都使得。怎麼鬧到我屋子裏來呢。我炕上是乾乾淨淨的。他倒也像姓蔣的。不問那個地方。就是戲臺。晴雯道。他這一會上去開了臺。應個好日子。你的臺子現成。底下熟門熟路。叫你接一臺不好嗎。雪雁紅了臉。使勁啞道。那是應過官戲的了。屋裏有現成臺子。爲什麼不招他到你臺上去呢。晴雯道。我同你說一句頑話。當真就生氣了。好妹妹。是我的不是。我幫你去拿他們。晴雯往前就跑。雪雁跟着走到瀟湘館門首。晴雯雖然與襲人不對。想起黛玉勸他的話。又見襲人近來諸事退縮。大不比從前光景。甚覺可憐。便煞住了腳。把雪雁拉攏住勸道罷。饒

了他這一次罷。嘴們也行些方便。就去撞破了。也怪沒意思。雪雁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是要護庇他的。我去告訴姑娘。評理。晴雯忍不住要笑道。這件事還有什麼理可評。自然是襲人之錯。我倒要問你什麼好開口對姑娘說。姑娘聽見了。還要惱你呢。再想去罷。二人正在講話。來了個侍書。問晴雯道。我遠遠瞧見你們。像在這裏。伴嘴。到底爲什麼。晴雯道。沒有的事。我們說閒話。你要往那裏去。侍書道。我來找我姑娘。可在裏頭嗎。雪雁道。三姑娘同我姑娘。都在那大姑娘那裏。嘴們同走罷。雪雁也不去拿香餅子。同了侍書。自往紫菱洲去了。一時寶玉出來。見了晴雯。便道。襲人一個在裏頭。你同他說話去。晴雯瞧了寶玉。只是抿着嘴笑。寶玉問有什麼好笑。晴雯道。房東不依你們呢。我在這裏勸了好半天纔走的。寶玉聽說。知剛纔的事。已被雪雁瞧見。晴雯也知道的了。便向晴雯擺手。轉身回衙蕪苑去。纔到荇葉榭。遠遠瞧見一個小尼姑走來。便站住了一時。小姑子走近。向寶玉打了個稽首。細看認是芳官。想他向在怡紅院。一旦被王夫人怒逐。恨氣出家。今見丰韻依然。而妝束已非昔日。不禁愀然。半晌說不出話來。芳官道。二爺不必傷心。你上年走了。再不回來。這會兒也同我一樣。各人願幹各人的罷了。寶玉道。可記得你同襲人姊姊派分子。給我做生日。衆人說你和我倒像雙生弟兄。大家喝得爛醉的時候嗎。芳官冷笑道。記得便怎麼樣呢。你說這個。我倒感激太太催逼我跳出來了。一個人不早遇些驚風駭浪。那裏就知道回頭是岸。太太說唱戲的女孩子。沒有一個好的。若論享榮華。受富貴。自然唱戲的沒有這個福分。講到立心看破紅塵。要超拔情天孽海。倒論不定是什麼出身。我偏要替天下唱戲的爭口氣。寶玉眼看着芳官不語。沉思道。他住的水月菴。就是我走的大荒山。近的住牢了。我遠的倒跑了回來。不過各人自有了不了的塵緣。他倒先了我一步。於是轉悲爲喜。向芳官道。我和柳五兒說過。你既堅心修行。何不隨着妙師父。住在櫺翠菴。比外邊到底清淨些。五兒說你不願進來。所以也沒有來叫你。今兒難得你進來了。當面問你。可到櫺翠菴去不去。芳官道。我這個身子。住在外邊。同裏頭一樣。可以不進來。便可以進來。我要去看看妙師父。二爺可知道妙師父的事嗎。寶玉吃驚道。妙師父有什麼事。芳官道。我看你們園子裏這幾個人。四姑娘是已經參悟的了。我在外邊聽說妙師父坐禪。又走了魔。虧你家四姑娘。不知怎樣。與他搗鬼。妙師父變了一個奇醜的相貌。二爺不知道這件事。

事嗎。寶玉道：從沒聽見人說起。咱們同去看他。一語未了。只見園門上的老婆子。同着蘅蕪苑一個小丫頭來找寶玉道：有一位本家老爺。在書房裏坐着。請二爺出去會呢。寶玉便對芳官道：你可知道晴雯姑娘沒有死。又進來了。還住在怡紅院。你可瞧瞧他們去。芳官道：今兒同師兄來收月米。我師兄還在璉二奶奶屋裏等着我。看了妙師父就同他回呢。過幾天再來瞧他們。芳官自往櫳翠菴去了。寶玉回去換去衣服出外。見是雨村談了一會。送客後。徑到瀟湘館。黛玉已經回來。寶玉道：玉釧妹妹的婚事已成了。剛纔你雨村先生來說。甄年兄接到家書。他南邊沒有定親。竟就這裏的親事。因他宅子窄小。想要借妹妹進京來住。這所公館。一個院子。我想橫豎空着。已應許他了。黛玉道：我前兒借給姨媽家了。底下姨媽家挪進去。也住不了這許多屋子。分一座院落給他。這也使得。明兒去告訴太太。叫二嫂子吩咐林的孝家的這幾個媳婦。趕緊辦起來。寶玉道：忙什麼。他們年裏頭也趕不上。你聽見史大妹妹的婆家。有什麼話。今年可要娶過門去。黛玉道：前兒史大妹妹家裏有兩個老婆子來。老太太問起他們。說要到明年呢。那大姊姊是要等薛大哥回了家。纔與薛二哥辦這件喜事的了。咱們三妹妹。周家也有信來。極遲總在明年冬間。寶玉道：遲些好。我早說過這句話。叫他們多做幾個月。清清白白的女兒兒。留在咱們園子裏鬧熱些。黛玉道：你別再講這樣不中聽的話。依你講起來。我倒有個主意。叫寶姊姊回了張家。我依舊到南邊婦娘家裏。連紫鵲帶了去。叫晴雯到堡裏他舅舅家住了。咱們各人自去做水似的女孩子。讓你一個人。住在園子裏。省是泥水攪和了。可好不好。寶玉聽了。竟無言可答。只得笑了一笑。又問黛玉道：我聽說妙師父變了相。是四妹妹壞了他。你可知道什麼樣的。那不是四妹妹胡鬧嗎。黛玉道：真是真的。這是他們講參悟一道的元妙。你別去管他們。寶玉因是日已晚。等至次日。一個人到櫳翠菴。果見妙玉形容已改。昔日冰姿玉貌。忽變爲牛鬼蛇神。幸早知這段緣由。相見之下。留心審察。彷彿認是妙玉。禁不住長嘆一聲。故以戲言試探道：妙師。如今妙而不妙了。妙玉怡然自得道：你那裏知道。不妙而妙呢。寶玉因聽黛玉之言。信他禪門作用。也不究問其故。只得將無限感懷。付之流水。當下即留寶玉奉茶。覺比從前酬應。較爲有禮。而一種曠達坦白光景。迥異昔時。真是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寶玉提起芳官道：不料芳官拋卻舞衣歌扇。相安暮鼓晨鐘。雖則可憐。卻也

可敬。妙玉道：豈不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爺瞧不出芳官已打破一關的了。寶玉道：妙師何不留他在菴，以衣鉢付之。妙玉道：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我如何能做他的師。他昨兒說起，二爺叫他進園子裏來，他亦如流水行雲，身無定向。我留他在這裏作伴，他說去辭了水月菴，這幾天就來也不定。寶玉此時，覺與往日到此，意與各別，並不久坐。辭了妙玉出菴，一路行來，心上總參不透他們的作爲，只是替妙玉嗟嘆不已。卻喜芳官肯進園來，雖是已空色相，還得散而復聚，停了幾日，芳官果然進來了，並不到黛玉寶釵屋裏，徑至櫺翠菴住下。妙玉與他改了法名，叫蓮貞，取乎出汗泥而不染，又正而果也之義。晴雯知道，倒先拉了紫鵲到櫺翠菴去看花。晴雯是與芳官同時被攆的人，紫鵲曾在菴中耐過淒涼況味，他們一見芳官，都有一種掉淚光景。芳官竟漠然無動，不過敘幾句別後寒暄。問問奶奶姑娘們的好。晴雯紫鵲坐了一會回來，五兒問姑娘們那裏去。晴雯道：芳官進來了，咱們到櫺翠菴去看他呢。五兒飛風趕到廚房裏，告訴了他媽。那柳家的因五兒進去伺候，還是芳官的來由，趕忙端整了一席精潔素菜，叫人挑了，自己帶着五兒，送到櫺翠菴去。路上正撞見了寶玉，問明送菜給芳官的話。寶玉歡喜道：難得這菜，算你媽送的，該多少錢，我給你。柳家的聽了笑道：這幾樣子素菜，值得幾個錢呢。二爺恩典，照顧我們的地方多着哩。寶玉點頭道：我知道了。當下柳家的自同了五兒到櫺翠菴去。寶玉來到瀟湘館，見寶釵探春湘雲這幾個人，在裏頭。寶玉坐下笑道：我聽你們正說得高興，要到那裏去逛呢。湘雲道：二哥哥你還不知道嗎？你們起造的什麼太虛宮，連神像都塑好了，後兒開光，來請拈香，還聽說配殿上塑的像，寶姊妹林姊妹，咱們園子裏的人，你道奇不奇。咱們打夥兒都要去呢。寶玉聽了歡喜道：這樣我也同你們去逛逛。寶釵接口道：這還少得了你嗎？寶玉道：寶姊妹你不去呢。寶釵道：問你林妹妹，他去我也去。探春道：二哥哥不用你多管閒事，咱們已經說停當的了。寶玉忙起身，又到各處去，邀那個，問這個。這裏正在講話，見香菱急忙趕來，向黛玉道：姑娘們後兒去逛，琴姑娘也去的，爲什麼不來叫我，我也要去的呢。黛玉道：你要到那裏去。香菱道：姑娘們到那裏，我跟着也去。黛玉道：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愁，連自己關切的事，都忘得了的。你想想後兒是幾時了。香菱發了怔道：後兒是十月初呢。黛玉道：可不是你要逛太虛宮，底下那一天去不得。十月初一這個日子，你是錯過不

得的。在天齋廟有親人見面的話。你忘了嗎。香菱想了想。笑道。當真不是姑娘提醒。我竟忘了呢。寶釵道。我們大嫂子雖然有這句話。也是沒影響的。探春道。那也論不定。他還有叫香菱扶正的話。這件事倒有幾分可信。就白白跑了一趟。也礙不了什麼。於是衆人慫恿他回去。到後兒趕早去守他一天。看這話准不准。香菱又坐了一會。隨衆人走散。自回家去。告訴了薛姨媽。到天齋廟去不提。這裏黛玉等到了初一日。各人早起梳妝已畢。用了早飯。一面林之孝家的和周瑞家的。算定了人數。吩咐二門外小廝。叫預備車子去的。是黛玉寶釵探春惜春。岫烟湘雲寶琴李紋李綺連李紈鳳姐。東府裏的尤氏也高興去逛逛。還有鴛鴦平兒晴雯紫鵲。那鶯兒雪雁五兒麝月等各自隨着伺候。小丫頭同老婆子們不計其數。除了賈母邢王二夫人不去。其餘的人。比那一年五月裏元妃在清虛觀設醮。榮府裏奶奶姑娘們去逛的還熱鬧。等周瑞家的來回車子早已齊備。各人行至垂花門。丫頭們各自伺候了上車。寶玉騎上馬。趕先行走。這裏一羣車輛。離了榮國府。徑往太虛宮來。進了頭門下車。講到起造這座太虛宮。原有仙人在內指點。所以殿宇房廊款式。並匾對上句話。金陵十二釵正副冊上的。塑像無一不仿照下來。如同水裏面印出來的。太虛幻境。只有各櫃的冊子上。不留墨跡。恐漏洩天機。至於費了幾十萬銀子的工程。其雕刻精巧。鋪設輝煌。自不必說。那時黛玉寶釵。先見牌坊上橫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石柱上。並宮門外的對聯。一路觀看。心中思想。這座宮殿的規模氣象。竟像是熟遊之地。連匾對也還記得些影響。正要步進正殿。聽見寶玉嚷說對聯句語不好。怎麼不到裏頭來請示。就胡亂刻上了。明兒叫匠人來敲毀。斟酌定了再鑄。那管工家人的媳婦。忙上來回。道。這些匾對字句抄了進去。回過姑娘的。姑娘說就是這樣。所以叫匠人照樣鑄了。如今姑爺吩咐照着辦就是了。寶玉聽他叫的是姑爺。知道是黛玉家裏的人。說是回過黛玉的。也就沒言語。當下衆人正在殿上拈過了香。仰視塑的警幻仙子。宛似平時熟識姊妹。別後想逢的光景。又遊到兩旁配殿。也有春感秋悲。癡情薄命。結怨各司匾額。寶玉看了。怪不受用。便想逐一更換他。黛玉諸人看各處塑的仙女。有像這個的。有像那個的。呼姊喚妹。贊三聚四。有看了塑的像。比着那一個人笑的。有瞧了這一個人。指着塑的像說的。寶釵道。就是蘇州山塘上捏作。鋪裏瞧了這個人捏出來的臉兒。也不過是這樣罷了。難爲這些

匠人從沒見過我們一面。塑來這樣活龍活現的，想起來他們並不知道啗們這班人，原不是有心塑來要像誰，難得在無心暗合。這裏頭果然有個緣故。探春道：「今兒不是來遊太虛宮，各人照鏡子來了。大家講了一會，又去看那塑的一位仙女，背上插了兩柄劍，圓長臉兒，嫵媚中帶一種肅殺之氣。有人見過尤三姐的，都指着向珍大奶奶道：「這不是你妹妹三姑娘嗎？」尤氏笑道：「果然像，又有人指道：「這活脫是死過的蓉小大奶奶，珍大嫂子快來瞧呢。」一句話引得這裏的人，又趕過去。惟有鳳姐兒見了，記起秦氏死後，在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身上倒覺凜了一凜。因說道：「什麼死的和啗們活的同塑在裏頭？」寶釵道：「鳳姐，你別多心。世界上的人，無生無死，無死無生，那一個是長生不老的，那時湘雲也厭惡塑的混雜，聽了寶釵的話，便道：「寶姊姊是你不怕死的，橫豎死了，有人替你活的，但不知這塑的是張家姑娘，還算是蕩蕪君，黛玉笑道：「替活兩個字，出得新鮮，從來沒有聽見過的，那湘雲想起剛纔的話，未免有些唐突寶釵，連忙尋話岔開，因向黛玉道：「可惜你這幅照沒有帶來，再把這一幅子掛起，竟是戲裏唱的太上老君，一炷化三清，化出三位，當湘妃子來了。」探春道：「史大妹妹這句話，虧在如今講了，林姊姊聽了沒生氣，照像他先前的脾氣，不知又要什麼樣了。」湘雲道：「可不是那一年外頭來了一個班子，在老太太院子裏唱的正本蕊珠記，扮蕊珠夫人這個孩子，鳳姊姊說他活像一個人，我口快說了出來。」二哥哥瞧了一眼，連二哥哥拉扯在裏頭，與他賭氣的嗎？」黛玉笑道：「虧你還記得這些沒要緊的陳年舊話，如今憑你們愛把誰來比着，我都使得。」湘雲道：「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歲之非，你早就改悟了。」賢於避大夫遠矣。衆人一笑，過去了。寶釵道：「別講古話了，我倒想起一件事來，這裏該招募住持要緊，我瞧前後配殿，及兩旁廊廡房屋不少，晨夕啓閉，焚香洒掃，不是一兩個人可以照料得來的，必得有個當家便好督司其事。若講到這裏來住的僧道，固非所宜，須訪得一個高雅清趣的女尼，怕一時沒處找呢。」黛玉道：「只有妙師父配在這裏住。」寶玉道：「我也正想着他，就是他在園子裏住着，忽然要請他出來，似乎下逐客之令，又使不得。」正在議論，那邊薄命司裏，有像襲人的塑像，雪雁進去，見了，觸起前情，帶頭不頑的道：「他算什麼，也塑在這裏，便伸手上去羞他的臉兒，紫鵲忙把雪雁喝住，晴雯四下裏一瞧，想虧他今兒沒來，當着衆人，被雪雁這樣糟蹋，臉上怎樣下得來，這裏晴雯一班人，牽

糖聯袂的轉出迴廊，逕到別處去了。黛玉獨自一個人，走到絳珠宮丹墀裏站着，見牆腳下白石堆的花壇內，長出一叢芝草，精神丰彩，搖曳多情，似係攜來仙苑之物，正在出神。接着寶玉也來了，一眼瞧去，見了牆下的芝草，更覺舊雨重逢，十分親熱，與黛玉兩個人相對，半晌並無一語。湖雲遠遠望見他們兩個人在那裏，便笑着趕過來，問你們在這裏瞧什麼好看的東西，不叫咱們也來瞧瞧。黛玉回過臉去道：沒瞧什麼呢。湖雲只道他們在這裏看水磨磚上的雕工，也沒理會到花壇內這莖草。三個人一路說笑，出了院門，衆人都回出來了。見管工家人的媳婦，陪笑上前道：後邊還有小小一所花園，雖然這時候沒有什麼花兒可玩，請奶奶姑娘們進去瞧瞧。結構款式，可好不好。衆人都道：咱們逛了一天，時候也不早了，底下再來瞧瞧罷。於是一羣人出了儀門，陸續上了車。管工的家人媳婦，送衆人走了，自己也到大門外上車，回了公館。自有他男人到各處照看一會，然後把門關鎖，貼上封條，也自回去。衆人到了家，都到賈母王夫人處請了晚安，問他們幾句話，各回自己屋裏。講到寶玉騎在馬上，一路行走，正盤算匾對上該換的字句，要與黛玉商量。進門下了馬，將到垂花門首，焙茗上前回道：奴才有句話，要回二爺。寶玉道：這會兒我心上不得閒，有什麼話，明兒再說罷。說着，便進了垂花門，往賈母王夫人屋裏一轉，徑進園子裏，到瀟湘館，見黛玉道：今兒聽見管工的媳婦說，牌坊宮門下的對句，寫進來，請過示。妹妹爲什麼不斟酌好了發出去。如今我改了幾個字，來請叫妹妹。牌坊石柱上的該題假作真時，真不假，無爲有處，有非無。宮門上橫書四個字，該題恩海情天，對句上聯堪嘆兩字，該改惟有下聯，該改爲到頭風月債還酬，兩旁配廡上匾額，朝啼司改爲朝歡，暮哭司改爲暮樂，薄命司改爲造福，奉感秋悲改爲春花秋月，逐一改了他，也見得古今來有情的都成就他，美滿前程，豈不妙呢。黛玉搖頭道：我看這些句話，都有來歷，是要點醒世上這一種癡男怨女的。照你這樣改了，不是顯悖了建造太虛宮的旨意了。寶玉道：妹妹論的果然是，但我還有一個想頭，比如你一病竟歸大夢，我走入大荒山，再不回家，那裏還有這一座太虛宮呢。如今憑咱們的血性，歸根兒恨能填海，石可補天，可見債難酬者，終是情不盡到十分地步，原鐫對句，豈不把古今之情，同你我之情都煞抹了。黛玉道：你不知道咱們這班子人，原是蒼蒼破格矜全，不可援以爲例。若說合該是這樣的，倒不足爲奇。連這座太虛宮

也可以不必建了。所以對上的句話。竟不用去勸他。纔可以點醒世人。寶玉道。這個地方。不比別處菴觀寺院。許閒人進去走動。白擺着這些頹喪話。又去點醒誰呢。黛玉道。我也在這裏籌畫。這裏頭既有嚼們的塑像。原不許男女混雜進去。若一概禁止。難道警幻的意思。就只爲點醒嚼們園子裏頭這幾個人。須得一年之內。擇定幾個日期。大開宮院。許近京一帶城鄉婦女進去燒香遊玩。只不許有男人跟隨進去。內中有認識字句粗通文理的女人。看了匾額對聯。知所感悟。纔曉得情天便是孽海之源。只可安於薄命。自甘暮哭朝啼而已。然話也不可說煞了。普天世界的人。或也有情到十分。癡到十分。到頭頭得了風月債的。由他們去碰罷了。寶玉聽到此處。又歡喜起來道。真是妹妹講的透徹。嚼們商量停當。請颯二哥到兵馬司衙門裏去給了示。懸掛大門。每逢朔望日期。許婦女們走動。要幾名番役。在門外巡邏查察。不放一個男人進去就是了。寶玉正與黛玉議論得高興。雪雁上來說。今兒有管園的老婆子來回。現在天氣冷了。各處院子裏擺的盆景。都該下地窖了。請發出去。叫他們標簽記認。明年開春後。再來送還。不知姑娘屋子裏這盆草。該發去下窖不下。寶玉接口道。正是妹妹玩的這盆草。我幾次盤問妹妹。總不肯和我說明。我細細問了紫鵲。纔知道來由。古來虹貫化碧。原是連山川草木都可感動的。這盆子草。也不怕霜雪來侵。今兒嚼們在太虛宮院子裏瞧的這一莖。覺比蓬萊園苑長的琪樹瑤花。另有一種可人之處。何不把妹妹愛的這一盈攜去並植了。也不致冷落了絳珠仙草。黛玉微笑道。山海經並本草綱目諸書裏頭。沒見這種名色。何以知他是絳珠仙草呢。寶玉道。在絳珠宮裏長出來的。自然是絳珠仙草了。黛玉道。原來是你胡謔的。這麼着盆子裏草。我也有個美名兒見贈他。寶玉問道。妹妹叫他什麼草呢。黛玉道。湘妃灑淚。染成斑竹。這淚染的草。該名淚芝。寶玉笑道。妹妹前哭的眼淚。灑在院子裏竹枝上。也該有斑點。斑竹淚芝。倒是個絕對。但我不敢與古賢妃媲美。只叫他做杜鵑紅也好。二人又說笑了一會。當日無話。到了次日飯後。黛玉記起一事。要往寶釵處探聽。未知所爲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妙玉毀容。寶玉謂之妙而不妙。妙玉則以不妙而妙答之。是真妙人妙語。

雪雁見寶玉襲人一回事，卻要告訴姑娘評理，寫得慈態可掬。

第四十五回 硃砂痣甄母認嬌兒 伏梁症襲人思舊院

話說黛玉上一天遊了太虛宮回來。天已晚了。次日飯後，來到寶釵屋裏，便問香菱：「昨日去齊廟，怎麼沒來？」寶釵道：「我正要打發鶯兒去問呢。」鶯兒在旁接口道：「估量沒有這件事，果然真的。」太太早叫人過來通一個信了。寶釵道：「白閒在這裏叫你去走一趟。」就說躲懶的話，說聲未了。香菱笑嘻嘻的進來，說道：「白到齊廟去守了這一天，懊悔，昨兒不跟姑娘們去逛逛。」黛玉道：「難道竟沒碰見什麼人嗎？」香菱道：「來的人可不少。知道那一個是我的親人。」寶釵道：「我說我們大嫂子的話，是聽不得的。」黛玉道：「可憐他家在那裏，家裏有幾個人，一些都不知道。」到底他親人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叫他去認誰？」寶釵道：「可不是，見了親人，認不得是親人，也算不得親人了。」香菱道：「有一位太太，瞧我個仔細，淌了一會眼淚，後來各自走開了。」黛玉道：「這個人就古怪，該問問他的來歷。」香菱道：「瞧他老人家，像有五十來歲，跟的老爺子丫頭，勢派不小，也像那一家宅子裏出來的。」寶釵道：「這樣說，香菱與他沒有什麼相干的了。」正在議論，只見同貴喘氣吁吁的跑來，對香菱道：「太太叫你呢，你纔走了。」有一位太太來問，他們太太說：「昨日天齊廟去，這位姑娘是親生的，還是抱養的？」太太對他說：「這個人原是在路上買來做丫頭的，爲了他還吃一場人命官司，這孩兒的住處姓名，他自己一點也懂不得。」那位太太說：「既是買來的，多分是他的女兒無疑了，還得出一件真憑實據。」他眉心裏一點胭脂痣，迎面便見的，猶恐冒認，還有右腰眼裏照樣那麼大一點，那是說謊不來的。」太太說：「同他過了這幾年，倒沒留心到這上頭，等着你去看。」香菱道：「寶釵笑問：『到底你身上有這個沒有？』我也沒瞧見過。」香菱搖頭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黛玉和寶釵兩個爭着要揭起香菱衣服來，瞧見寶玉進來了。香菱便不肯讓他們瞧看，忙跟着同貴走了。寶玉笑道：「真是香菱的母親來了。」寶釵道：「又在這裏瞎說了，你怎知是他的母親呢？」寶玉道：「不是剛纔同貴來講他母親說，香菱腰眼裏有點胭脂痣嗎？」香菱果真有，寶釵道：「越發亂話了。」香菱道：「我和他同住了這幾年，沒有瞧見，你又怎麼知道？」寶玉道：「就

是那一年。我過生日。香菱和蘆官這班人。在園子裏鬧百草頭兒。拚起嘴來。泥水裏濺污了香菱的石榴紅裙子。我叫襲人拿一條來給他換上。他背着我換裙子。我蹲在地上偷眼瞧見的。黛玉笑道。說話留點子神。也不怕薛大哥回來知道。不依你。寶釵啾着寶玉半噏不笑。道。真是下作脾氣。人家女孩兒怎麼好意思瞧他。黛玉笑問寶玉道。你瞧寶釵身上可有沒有。寶釵接口道。先前倒有的。可惜瞧不着了。如今張家姑娘身上。可是沒有這個的。又向寶玉道。你林妹妹身上有一對鴛鴦痣。晚上點着燈。細細瞧去。寶玉笑了一笑。站起身來。便往怡紅院去。要把香菱的話。告訴晴雯紫鵲。走進裏邊各處。瞧了一瞧。靜悄悄的。他們兩個人都出去了。便轉身往外。聽得兩個老婆子在屋子裏講話。說這件事。先是女孩子自己不願意。就接着他脖子幹嗎。寶玉聽了女孩子不願意的話。越發放輕了腳步。走到窗戶台邊。潛聽他們又講道。怕趙廷棟要他媽去求璉二奶奶。有幾分拿手。不是頭裏來旺家的就求了二奶奶辦成的嗎。那一個老婆子道。如今他也怕做惡人。未必再幹這樣強橫霸道的惡事。只看他們的月錢。總是按着百子。清清楚楚發給。再沒個捏拉挪移。就是嚼們園子裏的人。經管這些物兒果兒。盡嚼們的規矩。送他也收了。設或有個來遲去慢。也不來挑剔我們。他先前有這樣好脾氣嗎。這一個婆子道。那是他明知瀟湘館二奶奶才幹強似他。不能像先前這樣由他鬧鬼。有的是銀子。索性打撒手。落得做個好好先生罷哩。那一個婆子笑道。這話也別委曲他。如今我們府裏的事。比頭裏多添了幾倍。瀟湘館二奶奶不過拿個總。還是平姑娘幫他。按着定的規矩。認真辦的。不過不像先前的尖酸刻薄了。只就一件事。就瞧出他的厚處來了。這個老婆子問是什麼事。那老婆子道。你不知道。我告訴你聽。寶玉聽了半晌。他們把話岔到鳳姐身上。把正經要聽的話。倒打斷了。不耐煩再聽他們。只得踱了進去。兩個老婆子連忙站了起來。陪笑說道。晴姑娘和鶻姑娘都逛去了。沒有在家呢。寶玉便根問他們女孩子不願的話。這一個老婆子。因和那一家人有了瓜葛。勝脫氣不服。見寶玉盤問他們。便將計就計道。我們本不敢在二爺跟前胡說亂道。二爺既是聽見了問我們。也不敢瞞着二爺。就是先前在這屋子裏當差的四兒。那時候因園子裏鬧事。太太攆了他出去。配了個小子。沒過門。女婿死了。他娘要揀一門子對頭親。還沒合意的。那裏曉得趙廷棟的女人死了。他們硬央了媒人。要去定這頭親事。

年紀大小了一半。四兒心裏不願。天天在家裏尋死覓活。寶玉道：你們講的就是四兒。我再不料他道在家裏。你們又什麼知道他們要去求璉二奶奶。老婆子笑道：那也是瞎猜的話。因為趙廷棟的媽是奶過璉二爺的。璉二奶奶很看重他呢。寶玉站着出了神。半晌想起太太性子。本來好的。不知聽了那一個的混帳話。一時發起火來。晴雯芳官這一班子人。沒有什麼不是。就爲沒相干的事。都攆的走了。鬧的害病的幾乎死。恨氣的出了家。四兒現擺着要受人家的欺壓。我不能叫薄命司裏的女孩兒。一個個都歸到我們院子裏來。就只和他多們過幾天快活日子。也是好的。便道：我叫四兒依舊進來。他媽自在外面。給他留心好親事。趙家的話有我呢。但不知四兒能願意。你們去問他一聲。那老婆子笑道：這不用問。二爺有天郡大的恩典。四兒同他媽還有什麼不願意。寶玉道：那麼着我就叫他進來。當下出了怡紅院。可巧遇見林之孝家的走過。寶玉便叫住了他。說要叫四兒進來伺候的話。林家的笑道：如今二爺住的地方。叫四兒到那個院子裏去伺候。吩咐明白了。好去和他們說。寶玉想了一想。道：叫到蘅蕪院去罷。林家的就先去回了寶釵。又到鳳姐處說明了寶玉的話。鳳姐心想晴雯攆了出去。太太叫他進來。芳官出了家。如今也進園裏來了。太太已經把先前的事擦開。可不用去回。又因昨兒趙老媽子果然去見鳳姐。提起這話。鳳姐含糊答應。正在爲難。今聽見寶玉要叫四兒進來。正可藉此推些。便吩咐林家的。叫了四兒。徑送到蘅蕪苑去。四兒喜出望外。難得又進園子裏頭當差。臉上也有了光彩。且不怕趙家再來纏擾。立刻跟了林之孝家的。到蘅蕪苑來。書且不提。講到香菱天齊廟親人相會一事。原來賈雨村娶了甄士隱家的使女嬌杏扶正後。甚是相得。當年賈雨村在林如海衙門裏教書。一日。閒步到鄉間。見一座破寺院。門外掛的對句。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有些意旨可味。牢牢記着。及至顯榮後。記起那座智通寺。便捐助銀兩。起造這寺。把門外舊對句做新懸掛。不會更換語句。如今廟宇煥然。一方香火。有求必應。那時雨村除了內任。從京裏打發人到南邊接家眷進京。先有水路坐船。尚未起岸。那日守風停泊。離這智通寺不過二三里路。賈夫人坐在官船。聽後面船婆笑講道：不用說。人要走運氣。就是佛菩薩也要講交運的。幾年前頭一座破廟。白日裏鬼也捉得出的。是從賈雨村大人佈施了這宗銀子。就有多人出來募化。翻改了這寺院。菩薩重裝了金。佛地應該興旺。

起來，菩薩也靈了。左近一帶去燒香許願的人，挨擠不開。賈夫人聽見就是他老爺佈施銀子。這座寺也要去進香。因大船撐不進小港，便叫家人雇了一肩小轎，帶了丫頭老婆子，請了香燭，到寺拈了香回來，見一個五旬以外的貧婦，汲了一桶水，走進小閘子裏去。宛像他舊主甄士隱的太太。賈夫人叫住了轎，命跟去的老婆子，到這一家去問明，剛纔進去的這個汲水婦人，姓什麼，從那裏遷來的，有無子女，那婆子進去問了出來，回話道：「這婦人夫家姓甄，向在蘇州閶門仁清巷居住，並無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幼年已被拐去了。」賈夫人聽了，知是舊主無疑，便命轎子撥到他門道，歇下出轎，走進門裏，相見之下，甄太太一眼認出他是嬌杏，起居服色，大非昔比。說話之間，甄太太講起別後，連遭荒疫，閻家貧病流亡，遷移到此，度日艱難的話，各各垂淚。賈夫人拜認甄太太為母，邀同進京。甄太太樂從，並無箱隻行李可帶，只收拾了幾件隨身東西，包了個包袱，其餘破爛家伙，俱留送院鄰。賈夫人叫老婆子拿了包袱下船，順便取了一套衣服，趕忙就來。賈夫人又與甄太太坐了一會，等老婆子送到了衣服更換，因此地離停船地方不遠，不上半里之遙。賈夫人也不坐轎，同甄太太步行回舟。次日風順開船，一路敘話舊事，到了京中，先叫前站家人通知了雨村的信，接進住宅。雨村感念甄士隱昔時知遇之恩，竟依了他夫人的稱呼，認甄太太為岳母，相依度日。這一天甄太太也去天齊廟拈香，香菱已早到廟中，凡有進廟的人，留心瞧認，不知那一個是他親人，還是甄太太見了香菱模樣兒，有些像他女兒，釘眼看個仔細。一時未便啓齒，訊問，只是怔怔的淌了一會淚，各自走開。甄太太回到宅裏，便將廟中所見之人，告訴了賈夫人。賈夫人亦費猜疑。惟賈雨村早知此事底細，因當日作幸時，曾經判斷此案，衙內門子，即係葫蘆菴小沙彌，將案情始末細細稟過雨村。今甄太太提及，想起來被拐的就是他女兒。如今尚在榮國府的親戚薛府上，便與甄太太說明，來到薛府，訪問薛姨媽，叫了香菱回去。母女相認，難免一番傷心落淚。薛姨媽把他們勸慰，又將等哥兒回家，香菱扶正的話，告訴了甄太太。一面治酒款待，留住盤桓。這裏賈母知道，以為奇事，要瞧瞧香菱的母親。命王夫人打發人過去，薛姨媽陪着過來，又請了本家雨村的太太，大家逛了一會園子，因冬天取屋子暖，和賈母那邊綺散齋書房設席，叫梨香院戲班伺候。這日姊妹們，只有黛玉在座。黛玉因有他師母同寶釵過去應酬飲酒，中間賈母細

問甄太太家事。甄太太便將他女兒乳名叫英蓮。自幼被拐離散。住居蘇州閶門。遭了回祿。夫主甄士隱看破紅塵出了家。孤苦無依。說着瞧了一瞧賈夫人。只說這是先夫主的女兒。多年遠別。今在路上遇見。同到京都。這許多事講與賈母聽了。賈母只是歎息。卻說怡紅院晴雯知道兩位奶奶都過那邊聽戲去了。一時高興。叫到清音。請那大姑娘史大姑娘還有麝月秋紋這幾個人。寶玉不過那邊去。在這裏頑耍兒取樂。湘雲進來說道。老太太今兒請客。停會兒文戲煞了幕。說聲要聽清音。便怎麼樣。晴雯道。史大姑娘不用你着急。我安頓在那邊的了。要叫就讓他們。當下打起鑼鼓一套。未曾打完。見林之孝家的自己跑來道。本家太太要聽清音。太太叫他們去伺候呢。晴雯便叫班子裏使喚的老婆子。快收拾家伙。孩子們跟着林家的走了。湘雲拍手道。何如。寶玉道。他要聽。明兒再叫他們來唱就是了。史大妹妹同那大姊姊都來。晴雯道。我明兒偏不愛聽。湘雲道。晴姑娘聽清音。倒合着一件古事。所謂興至而喚。興盡而止。何必聽他。不聽比聽的越發有趣了。再不然。我們自己到梨香院去鬧一支。湘雲正和寶玉說笑。見四兒進來。與衆人問好。滿屋子瞧了瞧。湘雲道。他也是舊時王謝堂前燕。今兒又飛回怡紅院來了。晴雯見了四兒。分外親熱。拉住他手道。怎麼我竟忘了你了。多早晚進來的。四兒答道。前兒進來的。在蘅蕪苑伺候奶奶。今兒奶奶到老太太屋裏陪客聽戲去了。過來瞧瞧姑娘們。聽說這裏唱清音。爲什麼不見呢。麝月道。你原是要聽清音來的。不是來瞧我們。四兒微笑。晴雯又問四兒道。你又爲什麼出去的。四兒道。就是姑娘出去那一天。太太瞧着我。說我也是個沒廉恥的。還說我是與二爺同日生。怪我向二爺說過同一生日的。就是什麼。也把我攆了。晴雯聽了。頓時一盆火發道。太太是仁慈的。有葬送咱們的人不好。等明年二爺生日這天。我的東替另辦兩席給你個做生日。把平姑娘也請了過來。看還有人去唆聾太太來。攆咱們不攆呢。四兒道。正是。平姑娘也同這一天生日。要攆大家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晴雯道。你別胡說了。仔細平姑娘聽見了。要捶你。當下湘雲站起身來。向岫烟道。咱們也該興盡而返了。寶玉笑道。虛邀你們。明兒寶姊姊妹都鬧着。叫這些孩子們來。大家在這裏鬧一天。說着。寶玉與晴雯等都送至院門外。正要回進裏邊。見五兒飛跑的進來道。幾人姊姊不知爲什麼手裏拿了一面鏡子。栽倒在那邊路上。叫他也不應。我回到瀟湘館去回了。奶奶也不在屋

裏。所以到這裏來告訴一聲。寶玉吃了一驚。趕忙過去。麝月秋紋這一班人。都隨着寶玉去看。走到跟前。見襲人兩眼泛白面色改常。寶玉與衆人把他攙扶起來。叫了兩三聲。襲人神色已清。睜開兩眼。將頭微點。並不答言。五兒拾了地上的鏡子。寶玉欲就近將他扶入怡紅院。襲人搖頭兒示意。只得慢慢的扶回瀟湘館。到他自己炕上。玉感麝月秋紋在此照應。不多時。醫生來診了脈。說外感甚輕。此由心境惡劣。肝氣上逆所致。治以舒鬱平肝爲主。但須自己保養。切忌思慮過度。非全恃藥餌所能奏功。日久恐成伏梁症。伏梁者。如屋梁之伏於胸前。將來必至胸膈鬱塞。飲食漸廢。不得救藥矣。寶玉把醫生的話。告訴了襲人。叫他總要養心散悶。別自己糟蹋身子。又叫五兒輪替照看湯藥一切。黃昏後。賈母處席散。黛玉回來。知道襲人這件事。也過去瞧他。還問了幾句話。吩咐麝月等夜間留心照顧。麝月秋紋五兒幾個人。替換在襲人屋裏走動。二更後。寶玉進來。見碧痕正在煎藥。麝月坐着打盹。寶玉叫醒麝月道。你叫他們泡一壺茶來。窩在暖桶裏。你同秋紋自己去歇罷。今夜我在這裏陪他。麝月扑嗤的一笑。襲人在炕上欠起身來道。我這會兒身上舒服了。二爺的恩典。我再一輩子也是感激不盡的。別再住在這裏替我鬧亂子。寶玉道。這有怎麼。先前你們有人病了。不是我也給你們遞湯遞水過的嗎。襲人嘆口氣道。先前是先前。如今是如今。況且頭裏也是你自己胡鬧。我們敢要你這樣嗎。我的好麝月姑娘。快替我送了二爺出去。我給你磕頭。麝月便道。當真二爺出去了罷。頭裏我也聽見說過這句話。我和秋紋兩個是他調教出來的。見他這樣光景。就在這裏熬兩三夜。也是情分上應該的。這點子也還幹得了。要爺在這裏做什麼呢。寶玉沒法兒。只得訥訥的走了。還不肯回到別處去。就在黛玉屋裏歇了。原來襲人那一天在雪雁炕上。與寶玉敘舊。被雪雁瞧見。雪雁雖聽了晴雯勸喚。未曾說破這件事。然顏色詞氣之間。終露些圭角。襲人豈瞧不出來。追想當日與寶玉初試雲雨之事。後來挪到怡紅院去。諸事惟我先。憑他屋子裏收了誰。總越不過我的分。誰兒還給我臉子瞧呢。想到此處。不覺羞愧之心。與怨苦之氣。鬱結於中。不勝病骨支離。甚至寢食減廢。觸起當日王夫人罵別人妝這個病。西施樣兒給誰瞧呢的話。不敢言語一聲兒。只得勉強照常支撐過去。一日五兒來借他一支抽

絲蝴蝶簪看樣兒。便翻騰梳匣裏。有一面小手鏡。記起是紫鵲來陪伴黛玉。隨梳具帶來。寶玉指留這件東西在屋裏。後來忘了還他。隨手擦在梳匣裏頭的。見物思人。因入想話。紫鵲不過瞎說一句。林姑娘要回家的話。那一個就嚇得什麼樣似的。他們兩個人的心事。誰還瞧不出來呢。就先娶了寶姑娘。照如今這樣辦法也很好。寶玉自然不走了。寶玉不走。我何至有此一變。萬不該在他跟前。把林姑娘回來的話。也瞞得緊緊。總是自己糊塗該死。悔也無及。正在出神。晴雯打發小丫頭子來請他去聽清音。襲人因為覩屋傷心。懶意到怡紅院去走動。今晴雯打發人來請。執意不去。又怕他見怪。延挨了一會。沒奈何去走一趟。帶還紫鵲這面鏡子。出了瀟湘館。無精打彩的。往怡紅院來。總瞧見院門。心上一酸。眼前烏黑。頓時暈倒在地。不覺昏迷過去。幸虧五兒也要到怡紅院去瞧熱鬧。隨後趕來看見。告訴了這句話。衆人纔來扶他回去的。襲人本是心病。今見寶玉多情不改舊時。黛玉又親去瞧他。還聽寶玉告訴他醫生的話。只得自放寬心。把不得已之事。暫且撩開。服藥後病去其半。到第二天便可強步起來。飲食漸增。再講寶玉次日一早起身。忙過襲人屋裏。問明服藥後安穩。纔放了心。便到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回來。正見春纖端了一盆清水。灌溉那盆淚草。便笑道。我怎麼把這件事忘了。忙催擺飯。與黛玉用畢。叫一個婆子捧了盆。寶玉倒跟在後面。叫二門外焙茗接着。同了鋤藥。吩咐備馬坐上。要到太虛宮去。早有管工家人。帶了匙鑰。開進裏邊。寶玉逕到絳珠宮院子裏親自動手。把那一叢淚草。端詳了一會。帶泥捧出。與絳珠仙草並植了。見他互相披拂。宛似故交覲面。各有知識的光景。焙茗在旁。見寶玉看得呆了。便端了空盆子。催着回去。寶玉起身步出院來。焙茗笑問道。這是什麼矜貴的草。值得把他種在玉盆裏頭。寶玉道。天下那有像這樣珍重的蘭草。焙茗道。莫非是大荒山帶來的仙草不成。寶玉道。說起他的來處。這個地方。你也到過。這會兒沒有開工夫講給你聽。焙茗道。怪不得爺的事忙。要遇爺閒的時候。甚難。前兒這件事。還沒回明二爺。他們又來找了奴才兩會。難得今兒伺候爺到這裏來。辦這件清閒差役。還回得上兩句話。請了爺一個明示。也好去回報他們。寶玉道。什麼事情。我不知道。焙茗道。講來話很長。請爺到裏頭殿上坐了。好回爺的話。寶玉心想殿上都有塑像。他們進去見了。定要指東說西。未免唐突仙妹。便站在住院子裏道。不用進去。有什麼話。就在這裏講罷。焙茗道。他

們也在家裏裏念過書。說起他兩個的雅號來。二爺還該記得。寶玉道：家塾裏念書的人。來來去去多着呢。我那裏記得這些。焙茗道：就是香憐玉愛兩個。敝起親戚來。是遠的了。因和二爺交好一番。他們近來家裏的日子。很難過。來求二爺。不過想照顧他們些。寶玉笑道：記起來了。我好久不見他們。爲什麼不來見我。焙茗道：他們原想見二爺。一來爺的事情忙。怕候不着二爺。礙着臉上下不來。所以儘仔來纏奴才轉求二爺。寶玉道：我怎樣照顧他們呢。只好給他們幾百兩銀子一個。去過度就是了。焙茗道：給他們銀子。果然好。但是他們吃用慣的。又不能肩挑貿易。把這幾兩銀子使完了。底下便怎麼樣兒呢。據奴才的意思。如今這些本家爺們。整十萬兩銀子領出去。開當舖字號。因親帶眷拉攏進去的人。還少嗎。只要二爺說一句話。不拘那裏送他們進去幫辦些事。派一點厘頭。就够他們沾光一輩子吃着不了。寶玉道：送他們到那裏去呢。我和誰說好。焙茗道：爺有了一句話。奴才說去。誰敢駁回。他們兩個自然要面謝二爺呢。話未完。只聽得宮門前鞦韆之聲。一時到了門外。停車。寶玉心想此處。諒無別人。敢來閒逛。莫非裏頭有誰出來。正在動疑。見前面走的老婆子。後邊小鬟隨着。一人緩緩行來。卻是妙玉。寶玉便叫焙茗鋤藥。遠遠站開。自己趨步上前。問訊道：難得妙師羽輪蒞止。可作人間仙府。將來蒼梧溪畔。黃庭觀中。道德二經。得所傳矣。殿上多園中。諸女伴塑像。妙師進去。摩頂一番。說着。心想陪他進內。因不知妙玉乖僻性情。已改。有焙茗鋤藥在此。他一時噴喜難測。未敢造次。因向妙玉說：緣有俗事。未及奉陪。望乞涵恕。寶玉瞧妙玉進了殿。回身往外。吩咐焙茗安頓香憐們的話。便上馬而回。這裏妙玉在各處瞧見塑像。果與黛玉諸人面龐無異。看看自己。還是未改相的本來面目。便叫一個老婆子去尋了些窖煤。親自把塑像塗壞了。話不細表。講到焙茗鋤藥。跟隨寶玉回家。繳進玉盆。寶玉逕到瀟湘館來。五兒回報奶奶。同三姑娘史大姑娘到蘅蕪苑。纔進裏面。聽見笑聲未絕。又聽湘雲道：橫豎二哥哥的同年多着。留心選罷。一時寶玉走進。湘雲先開口道：二哥哥。你可知道太太又要認乾女兒。咱們端整喝喜酒呢。寶玉笑問太太要認誰。探春接口道：你們且別講出這個人來。先叫二哥哥猜一猜。寶玉道：猜也不用猜。這個人我知道。湘雲道：果然二哥哥猜着了。前兒高與聽清音風雨。近重陽的佳句。被催租人掃興。咱們另備兩席酒。是我的東。但要一猜就着。若一擊不中。就算二哥哥輸了。寶玉

因剛纔聽說同年裏頭選的話。估量這位姑娘。還未攀親。除了眼前。沒有人在園子裏頭來去的。只有大嫂子兩個妹妹。還有喜鸞四姐。都沒定親。想了一回。一定拿不准是誰。黛玉見他思索。想要提一句。當着衆人不好開口。假作吟哦詩句道。寄語東風好擡舉。繡簾從此脫青衣。湘雲瞅着黛玉。嘴裏哼了一聲。嚴拿傳遞。黛玉微笑不語。寶玉一聽念的詩句。心已明白。想如今太太屋裏這幾個。並無垂青之人。因寶釵故後。王夫人曾誇過鶯兒。便拿准是他。指名說了出來。寶釵聽了。忍不住扑嗤的一笑。探春也笑道。太太果然認了鶯兒做乾女兒。鶯兒和他姑娘倒該姑嫂稱呼了呢。黛玉瞧着寶玉道。怎麼你這樣糊塗。也不想想鶯兒是寶姊妹屋裏伺候的人。太太怎樣叫他過去認乾女兒。湘雲笑道。並不是二哥哥糊塗。倒被二奶奶兩句詩題糊塗了。不用說該罰多說話的大東道。二哥哥快另猜罷。寶玉道。我也不猜第二個了。不等喝太太的喜酒。我先備席請你們何如。到底太太認的是誰。也要和我說個明白。別我猜着了。你們故意慳我。黛玉道。別說閒話。這會兒我們有我們的事。太太認這個人。停會兒再和你講。你自逛你的去罷。寶玉道。正是剛纔妙師父一個人到太虛宮去逛呢。不知回來了沒有。探春道。前兒你們說起妙師父。配住在這個地方。我聽那大姊姊說。他要到那裏去住。四丫頭要去住。櫺翠苑。珍大嫂子受過四妹妹的氣。如今也未必管他這些。怕太太不肯由着他。黛玉道。據我看起來。四妹妹的性子。執住了。憑誰也拗不過他來。況且他的參悟功夫。已經差不多了。他要到外邊什麼地方去住。自然使不得。就在咱們園子裏隨他去罷咧。三妹妹聽見太太有什麼話。咱們多勸勸。不必阻止他。衆人聽了。皆以爲然。惟寶玉默無一語。心中似有些悵然的光景。湘雲道。二哥哥又發什麼心事了。咱們都到四妹妹那裏逛去。問問他櫺翠苑前的梅花。可開了沒有。好慶賀新閣子賞梅。黛玉道。你們先走。我和寶姊妹還有句話商量呢。湘雲道。你們商量什麼話。黛玉道。過兩天總知道這會兒不叫你們聽。湘雲站起身來笑道。有什麼聽不得的話。不過又是那一個姑娘。那一個姊妹的事情。說便拉了探春同寶玉出門。逕找惜春去。這裏黛玉不知有什麼話和寶釵講。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心病還須心藥醫。觀人病重如此。一日轉機。此心藥之速效也。

第四十六回 開綺筵豪飲賽清歌 抱錦裯分房還故寵

話說黛玉在蘅蕪苑。要與寶釵講話。原因聽了雪雁告訴上一夜在襲人屋門外。聽見寶玉在裏頭說的話。並他們前日兩個在雪雁屋裏的事。知道寶玉向來脾氣是這樣的。叮囑雪雁不許多嘴。不但不嗔怪襲人。反動了個垂憐之意。來到寶釵處。見探春湘雲同在屋裏。未曾提及。等他們走了。便向寶釵道。襲人進來。有兩三個月了。萎萎蕤蕤的縮在我屋子裏。連話也沒有一句。瞧他的光景。也怪可憐。先前服事他二爺這幾年。也還實心。可惜錯走了一步。橫豎這一個不理論這些。不如依舊到怡紅院去。同晴雯紫鵑一樣的伺候。姊姊以爲何如。那襲人出嫁這件事。是寶釵恨氣勸過他的。後來寶釵回生。知道襲人嫁到蔣家。又退了回來。甚悔先前不該勸他趕緊走這條路。如今進來。住在瀟湘館當差。連這裏也不見他常來走動。想到他許多說不出的苦處。甚難爲情。惟暗地裏打聽他的光景。亦無可如何。難得黛玉發心。說出這句話來。倒替襲人感激。便道。我也有此意。妹妹既然疼願他。是極好的了。黛玉道。還有一句話。我瞧你的鶯兒。頗有忠心。人也穩重。何不一同收了他。寶釵笑道。林姑娘。先穆木之恩。怕他屋裏的人太多了呢。黛玉道。我有穆木之恩。莫非你無江沱之悔嗎。寶釵道。可惡鶯兒這東西。先前在園子裏頭。見了這一個。說笑不避。如今反是冷冷兒的臉。輕易不肯上前。我也猜不透他是什麼緣故。黛玉道。你不解這緣故。我倒和你說了罷。這是他的餘怒未消。寶釵道。他怒什麼。黛玉道。你不知道他爲的是誰人。說到這裏。又一笑住了口。便道。咱們講正經。鶯兒這件事。須得要回去。回太太一聲。襲人等他病好了。叫他怡紅院去。只當沒這件事。誰還來理論這些。只算咱們兩個人。晴官法度。幹了這節事。寶釵笑道。按律治罪。你是個起意的。我該爲從減等。黛玉坐了一會。自走了。講到鶯兒竊聽剛纔的話。心上雖感黛玉爲人公平。這因寶玉這一走。待姑娘如此薄情。卻不願做他屋裏人。又想捐軀守義。原要同姑娘死活在一處。如今不允這件事。少不得有走散的日子。況且寶玉待女孩兒們。再沒得說的了。難道比這裏還有好的地方。心上盤算了一會。也願意了。再講寶玉出了蘅蕪苑。性急要聽王夫人認的乾女兒。是那一個。在路上再三根問探春。探春早知此事的底細。便

和寶玉說明。一路閒話。到蓼風軒。老婆子回報。妙師父打發人來請姑娘說話去了。寶玉道。四妹妹到了妙師父那裏。未必就回來。咱們瞧那大姊姊去。說着。便往紫菱洲來。湘雲道。我從小兒到如今。再沒有像今年和那大姊姊住的久了。來喝了林姊姊的喜酒。接連下去。竟沒空兒回家。瞧這園子裏頭。比先前熱鬧了許多。該是興旺氣象。就沒這些敗興的事。嚷出來了。探春道。到年不過兩個來月。這兩個月裏頭。熱鬧的事正不少呢。你過年也別回家了。湘雲道。就怕我嬌娘打發人來叫。探春道。那怕什麼。只說老太太留你在這裏。你嬌娘家裏。也不是一定了。你這個人。寶玉聽得高興。道。我就想咱們這幾個人。在這園子裏頭。一輩子。史大妹妹再別回家。湘雲截然無語。探春瞅了寶玉一眼。寶玉自知話有話病。也便默默。一時到了紫菱洲。見岫烟一個人在屋裏做針黹。連忙起身來讓坐。敍了幾句閒話。湘雲道。三姊姊久不與那大姊姊下碁了。今兒何不手談一局。說着。擺開碁枰。探春岫烟對弈。寶玉與湘雲坐在旁邊靜看。座中寂然。只聞枰間落子之聲。院外一陣風來。吹得簷馬叮嚕作響。寶玉心中樂道。好了。起這個風信。該作冷了。探春道。二哥哥你先回去穿衣服罷。我們這一局。也快完了。寶玉因探春催他。便起身出了紫菱洲。路上遇見四兒。手裏拿了一件大毛衣服。急急走來。寶玉便問。你那裏去。四兒道。奶奶到老太太屋裏去了。回來。滿湘館奶奶留住吃晚飯。天氣忽然冷了。叫我去拿大毛馬褂換呢。寶玉同了四兒一路行走。見四兒還穿着小毛羊皮坎肩。因向四兒問道。你替奶奶拿了衣服。自己爲什麼不換一件穿上。四兒道。我不冷。寶玉又問四兒道。奶奶待你什麼樣。四兒道。二爺待我們寬厚。自然奶奶也疼顧我們的。寶玉道。我叫你到舊時住的地場去。可好不好。四兒一扭頭。斜眼看着賤寶玉。臉上一紅。纔說道。我是在蘅蕪苑服事奶奶的。鶯兒姐姐又要出去了。寶玉忙問道。鶯兒到那裏去。四兒道。二爺假裝不知嗎。寶玉道。我真個不明白。四兒笑了一笑道。二爺自去問他。寶玉見四兒這一笑。心裏倒有些疑惑起來。還要向四兒根問。不覺已到了瀟湘館門前。二人便進裏邊。寶玉先去看了襲人的病。然後到黛玉屋裏笑道。太太認的人。你們都不肯和我講。我問三妹妹。已經知道了。寶釵道。誰來瞞你呢。你也在同年裏頭留心。招一個好姊夫。叫老太太歡喜歡喜。是正經。寶玉道。湊巧有一個人。在我肚子裏。只等太太那裏認下了。我就通一句話過去。他那裏自然央媒來說親。黛玉道。太太

那裏。後兒就要擺酒唱戲。還請媽媽過來喝喜酒呢。且講出你肚子裏的人來。年紀可配得上。相貌可看得過。寶玉道。又是同年。又是世交。年紀也在二十以內。論相貌卻不算出衆。寶釵道。別十分醜陋。叫鴛鴦姊姊抱怨。寶玉道。就和我一個樣兒。先要請問二位奶奶。可抱怨不抱怨。寶釵黛玉都笑道。別聽他胡謔。沒有這個人的。寶玉道。你們說沒有這個人。我老實告訴了你們罷。扳了這們子親。討老太太的歡喜。不用說。連我也補他的情了。我說的不是叫八。就是甄寶玉。寶釵問道。你爲什麼要補他的情。寶玉笑道。不是張家姑娘。同林妹妹兩個人。甄寶玉都去求過親的。兩回都被我奪了來。可不該補他的情嗎。寶釵道。纔說你胡謔。可不是真的。他們扳親。難道不細察聽。況且甄太太也到階家裏來過。他們的老婆子。也常來走動。說是太太的乾女兒。是使女出身。甄家就願意嗎。寶玉道。你們不知道裏頭有個緣故。因爲甄寶玉親事。屢說不成。前兒把他年庚。叫張鐵嘴排了一排。說定親倒不要人家親生女兒。須得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的來歷。出身貧苦的姑娘。能揀到這一家的纔是姻緣。可許和諧到老。甄家最聽信張鐵嘴的話。這裏有了一點口風。甄家就來求親。黛玉道。你雖是那麼講。再別先在老太太跟前說話。倘事不諧。倒叫他老人家心裏不舒服。寶釵道。妹妹說的話很是。我就不信甄家當真沒處去定出一頭親事來了。黛玉笑道。姊姊我問你一句話。你未曾還陽之前。倘張家姑娘已受了甄寶玉的聘。張家定要把你送到甄家去。你到死去也不去。寶釵道。我也要問你兩村先生來說媒。你孀娘作主允了。你還從也不從。黛玉道。我是不相干。已經跳出三界外的人了。怕什麼。寶釵道。你跳出生界外的人。爲什麼又跳進這園子裏來。想是你別修行是甄。不願修行是賈的。黛玉便笑着站起身來。和寶釵廝鬧道。什麼真的假的。倒要問問你這位張家小姐。寶玉忙把兩個人拉開道。別再鬧真的假的了。留寶姊姊在這裏。端盤什麼好東西請他。黛玉道。沒有好東西呢。就是照常的菜。叫廚房裏添了兩樣。不知弄些什麼來。當下送上杯箸。三個人一同坐下。點景用了幾杯酒。飯畢。敘談一會。寶玉便問寶釵道。你的鶯兒到那裏去。寶釵還不理會。這句話道。左不願在園子裏頭。他到那裏去呢。黛玉道。好快的耳報神。寶玉聽出話中有因。便涎臉近挨黛玉身旁。叫聲好妹妹。你知道的告訴了我。黛玉臉上一紅。把寶玉推開。便借話取笑他道。鶯兒是要送他到太太那裏認乾女兒去了。寶玉道。你們

倒一樣說的藏頭露尾的話。正說着。見鶯兒提了燈來接寶釵回去。寶玉瞧了鶯兒一眼。便笑問鶯兒道。你不在姑娘屋裏伺候。要到那裏去呢。鶯兒只當沒有聽見。並不理着寶玉。寶釵黛玉忍不住大家一笑。寶釵出了屋門。又回頭向寶玉道。你在這裏晚上細細問林妹妹罷。寶玉站起身來道。你們不肯明白告訴我。我問晴雯紫鵲去說着。連忙趕上寶釵同走。寶釵在台階上站住了。叫丫頭掌燈。送二爺到怡紅院去。裏面黛玉笑應道。在這裏點呢。當下五兒提了一盞紅紗燈。趕上寶玉。一同出了瀟湘館。分路各自走了。黛玉等五兒回來。問了幾句話。也就安歇。次日無事。書中少敘到了後天。薛姨媽早就同了寶琴香菱過來。因走園內便門。先到了瀟湘館。纔坐下。釵黛二人。已從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回來。黛玉道。我纔與姊妹們說。媽媽同姊妹們就該來了。老太太早在那裏盼呢。薛姨媽道。我們也不坐了。說着。一同起身。出了瀟湘館。不多幾步。聽得後面有人道。姨媽姊妹們等一等。咱們廚跟着走。薛姨媽回頭。見是湘雲。同他丫頭翠縷。只聽笑語之聲。急急趕來。薛姨媽道。慢些走。我們在這裏等呢。話未完。湘雲已到跟前。一路敘話。出了園門。來到賈母處。見邢王二夫人。尤氏婆媳。李執鳳。姐探春。喜鸞。四姐兒。一衆人。先已到了。便向賈母王夫人道了喜。然後彼此相見讓坐。賈母便問親家太太。爲什麼不來。薛姨媽道謝。只見鴛鴦已妝扮得珠圍翠繞。居然繡閣千金。叫林之孝家的挑了兩個小丫頭進來。給鴛鴦使喚。早上在王夫人屋裏。供了南極壽星。與王夫人行禮。又在賈母前磕了頭。此時欲與邢王夫人薛姨媽見禮。不免推讓一會。各人的賀禮見儀。早已備送。以次姑嫂姊妹。俱係平輩相見。寶玉一早出門拜客回來。忙到賈母處叩頭道喜。然後在王夫人跟前。照樣行了禮。便恭恭敬敬向鴛鴦叫了一聲姊妹。作了四個揖。賈母笑道。底下也像你玉劍妹妹替他找一個好姊丈。我也歡喜呢。賈母一句話。說得鴛鴦臉泛桃花。只得把頭垂了下去。一面薛姨媽道。老太太調教的人出來。果然比衆不同。我瞧鴛鴦姑娘滿臉的福氣。將來自然有一位好姑爺配他呢。賈母道。姨太太知我的心。我有什麼調教。就爲我老的越發記性不好了。全靠他在跟前提醒我一點。瞧這孩子。人還本分。心地也明白。想我已八十以外的人了。將來我故世後。就不把他配一個小子。也沒有對頭好親事。可惜陪踢了這孩子。我要把他認在身邊。礙着寶玉姊妹們。倒壓下一輩子。去了又使不得。不如拜在你姊妹身邊。做個乾女兒。送他飛上

高枝兒去。算替我成全了這個人。一時我還離不開他。等把琥珀翠觀這幾個人領了起來。能接手他的事情了。纔放他出去呢。這會兒不過應個名。托你姊姊的福。定下一頭親事。再不怕有人起什麼壞心了。說着。又向王夫人問道。鴛鴦家裏還有他老娘子沒有。鳳姐忙答道。他老子金彩。向來在南京看房子。早已都死過的了。有他哥子金文翔兩口子。現在裏頭當差。賈母道。你們多給金文翔幾兩銀子。將來不許他們去走動。別教他妹子丟臉。王夫人和鳳姐都應了一聲。是。鴛鴦聽了賈母的話。想起前釵下頭髮。立定主意。等老太太年後。自尋一個了結。不想這樣擡舉他起來。雲想衣裳花想容。世間那有有福不願享的人。轉想到主人家養如此操心。直同恩撫兒女一般。不但不覺歡喜。禁不住心上一酸。兩行珠淚。直滾下來。怕人瞧見。忙把臉兒背轉。用手帕拭乾。獨有邢夫人觸起前情。自覺慚愧。等賈母衆人用過早膳。起身推病告辭自回去了。賈母滿屋子裏瞧了一瞧。向李執道。迎了頭偏碰着他家裏有事。要後天纔來呢。你兩個妹妹。是愛熱鬧的。爲什麼今兒不來呢。李執道。因爲孀娘身子不爽快。他們走不脫身。過一天就要來呀。賈母又道。四丫頭早上在這裏。爲什麼就走了。正說着。只見惜春同了妙玉。蓮貞進來。妙玉先向賈母稽首。然後見了王夫人。挨次辭行。賈母並不留心。到妙玉臉上。王夫人因早知這件事。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帶笑說了惜春幾句。也不究問根由。又向蓮貞問道。這位小師父倒像有些面熟。幾時進來的。蓮貞便向王夫人行了個全禮。鳳姐笑道。太太不認得他了。他就是芳官。先前住在水月菴。如今到妙師父那裏。沒有幾時了。王夫人聽了鳳姐的話。便叫丫頭去拿了兩疋綉子來給芳官。蓮貞當着王夫人不好推卻。勉強受納。當下蕊官稱官。拿了戲目上來。見了蓮貞。彼此一笑。並不搭話。蓮貞想他們舞衣歌扇。在此齷齪場中。幸我回頭不爲馮婦。乃妙玉見戲班裏上來點戲。起身告辭道。奶奶姑娘們都在這裏。我也不到各處去了。說着。同了蓮貞回去。惜春送他們出了園門。轉身進內。陪賈母王夫人聽戲。蓮貞帶了兩疋綉子。心想先前太太成全了我。今日行此一禮。乃因報德。非爲乞恩屈膝。受此儻來者何用。行至沁芳橋上。便要將綉疋擦入河中。又轉念道。毀壞綾羅。也是罪孽。只得帶回菴內。留着送給柳家的了。這裏賈母處席終戲散。王夫人約定尤氏婆媳。明日早來。寶釵因時候還早。拉了尤氏到他屋裏去坐坐。蔡哥媳婦。先自回家。黛玉留下薛姨媽同寶琴。

香菱要回瀟湘館去。寶釵拉住黛玉道：「媽媽先要睡覺，琴妹妹和香菱同了媽媽去，你同三妹妹史大妹妹，陪珍大嫂子到我那裏說說話。」黛玉只得隨着他們，到了蘅蕪苑，纔坐下讓茶。寶玉也趕來道：「你們不言語一聲兒，悄悄的都在這裏，叫我找個難，說着便向尤氏道：『後兒妙師父進院，大嫂子可去送不送？』」尤氏道：「我和他沒有什麼交接。」寶釵接口道：「正是有句話，要問大嫂子，四妹妹要去住櫺翠巷，你可知道？」尤氏道：「我是怕沾污了他的清白身子，如今不敢去親近他，他也沒有和我提起這句話，就是他的丫頭拾畫的娘，昨兒進來，纏住了我，說他女兒也是改志的了，自從裏頭出去，給我說婆家，不願意死活賴在家裏，幾回要把頭髮銜下去，當姑子，如今聽說四姑娘要進櫺翠巷，他還要去伺候，沒法兒求我和四姑娘說一聲，倘不許他進來，只有尋死一條路，你們都知道。頭裏攆拾畫有多少人勸他不聽，我也不犯着再去碰這個釘子。」黛玉道：「據我看起來，如今找四姑娘講去，這個人情，倒一定准的。」尤氏道：「那麼着很好，就求二奶奶去，行個方便。」寶玉道：「我明兒和四妹妹說去。」尤氏坐了一會，起身道：「我要走了，明兒再來開你們，於是衆人各散。」次日，仍在賈母處，又唱了一天戲。寶玉切記拾畫之事，就在席上告訴了惜春，果然許他進來。過了一天，黛玉便叫人去傳了柳家的來，吩咐他在太虛宮備六席素齋。林之孝家的伺候出門，叫外面去套齊車輛。妙玉的行李，及一切動用器具，已陸續運去。飯後約在菴中會集一衆奶子，然後拜謝衆人。又同到各處瞻仰一會，看至妙玉塑像，已非舊時面目。查問起來，知是妙玉自己塗壞。惜春笑道：「本來無一物，何處着塵埃。」妙師父還是天花着身者，妙玉聽了，自愧澈悟不及惜春。黛玉一衆人都在殿上。五兒四兒拉蓮貞到房裏去瞧了一瞧，怕外邊叫喚，不敢停留，便同蓮貞出來。不多時用了午齋，各人起身作別。妙玉蓮貞送至門外。黛玉們上了車，自回榮府。妙玉住在太虛宮，因裏邊院宇寬大，又叫林之孝家的回明，裏頭把園裏玉皇廟建摩菴散出去的小尼姑道姑，揀了十幾個招進去同居，共修正果。書不細表。再講黛玉與寶釵商議擇定吉日，送鴛兒襲人進怡紅院去。那一天，就在怡紅院擺酒，喚了清音，邀集園中諸姊妹，又邀了鴛鴦玉釧平兒衆人。陸續來到，湘雲先開口道：「晴雯姑娘同紫鵲姑娘的好日子，聽了一天清音，今兒又是清音，清音班倒

成了姑娘們的老主顧了。不知底下還要唱幾回清音呢。黛玉道：就是你嘴快。知道了一個人。放在肚子裏。嚷的什麼話未完。鴛鴦玉釧也到了。大家讓坐。敘談一番。卻去瞧了鴛鴦屋子。鴛鴦道：先前這個所在。老太太使我走動的回數不少。如今好久沒來。倒像屋子也改了樣子了。玉釧道：我還記得太太叫我送荷葉湯來。走了一會。後來好像沒有來過。又笑道：二哥哥如今再不像頭裏那麼啣氣了呢。寶釵道：這也難說。他的高興。湘雲問道：爲什麼不見二哥哥。那裏去了。鴛鴦道：早上在老太太屋裏說要到襄陽侯府裏拜壽。想被他們拉扯住了。黛玉瞧着鴛鴦微笑道：他倒不專回去拜壽。怕還有正經事。又到一個地方去了。寶釵也是一笑。衆人卻不理會。當下清音開了場。黛玉見鴛鴦兒來了。單不見襲人。便叫五兒去同了他來。一面對湘雲道：史大妹妹你這張嘴。是沒關欄的。襲人到了。再別和他取笑。湘雲點首。一時襲人進來。見了衆人。自有一種羞澀之態。踉蹌難安。衆人亦恐說話間有不留神之處。未免傷觸了他。不過淡淡的兜搭了兩句。紫鵲過來。把襲人拉到自己屋裏坐下。接着寶玉同了平兒。一路說笑進來。大家讓坐。問道：爲什麼這會兒纔來。你們兩個人在那裏碰着了同來的。平兒道：珍大爺送了一本子修葺祠堂的工料帳來。還有外邊送進來的太虛宮四局裏頭支銷帳。我幫着奶奶查對了一會。寶二爺就進來。等着我同來的。黛玉道：你們奶奶倒肯放你嗎。平兒笑道：我們奶奶還叫我來問奶奶。爲什麼不去請他。停會兒來闖席呢。說着。又向慶齡還齡道：你們爲什麼總不到我們那邊去逛逛。師父也太管的嚴了。話不多時。老婆子們已上來調排桌椅。裏邊擺了兩席。又叫他們在翻軒底下。靠欄杆東面擺兩席。湘雲道：酒燙熱了。就端上來。咱們喝酒聽唱。白坐在這裏。幹什麼。李執笑道：就是他性急。再沒聽見客人先催酒的。湘雲道：正是你們別裝愁。大嫂子的蓮花落酒。也該還還席。衆人都笑道：底下別再想大嫂子作東。饒是白擾了他。還送他這個美名。當下各人就座。並無推讓。湘雲道：再沒有像這樣爽快的了。我就怕陪老太太同席。拘拘謹謹。前兒這兩天戲。看得我好不舒服。黛玉道：敢仔老太太不在跟前。趁你的高興兒。愛什麼就什麼。一時裏面坐定。外邊平兒晴雯紫鵲鴛鴦兒。襲人麝月秋紋。素雲侍書彩屏。當下晴雯又拉了翠縷小螺。黛玉往外一瞧。便去拉了平兒進來道：外面人多了。你來同咱們坐。接着清音班上來點曲。便把戲目放下。先執壺與各人斟酒。斟到外邊桌上。叫了一聲

乾媽。湘雲聽見忙向外一瞧。慶齡正站在晴雯面前斟酒。湘雲笑道：「恭喜晴姑娘，早就做了媽了。」晴雯笑臉微紅，向慶齡腮邊輕輕的擰了一把道：「都是你們胡鬧，惹出史大姑娘的話來了。」又向湘雲道：「姑娘剛和我們取笑，算什麼呢？」黛玉接口道：「再沒有雲丫頭這張嘴討人厭。」湘雲道：「你是聽了老太太的話，要圖舒服，怕做媽呢？」席上闌然一笑。黛玉道：「等明年咱們都到他家鬧去，少不得有翻冤的日子。」一面講話，聽唱了訪素踏月兩套。湘雲道：「剛是哼哼唧唧的聲音，不耐煩聽他。」慶齡去叫他們開一套闌口。慶齡道：「唱大淨的嗓子疼，不能唱曲。」寶玉道：「那賸叫戲班裏的人來，他們是走得轉的。」便叫老婆子去不多時，大淨葵官進來，各人面前請了安，就站在湘雲跟前。湘雲道：「葵官好好的唱兩套曲子，給咱們聽走了板眼，是要捶的。」葵官便去入座，開口唱了一套青門，又接唱一套掃殿。一面湘雲又要行令射覆。黛玉道：「你纔聽了兩套大淨曲子，好比大碗的酒，大塊的肉，解過你的饑了。這會兒閒情逸致，令興又發，勸你獨了這條子罷。」怪樞人的，誰去弄這個。湘雲道：「不行，令便擗拳。三拳後勝，贏家過拳。」輸家唱一支崑曲。他們的笛笙鼓板現成，不會唱曲的，叫他們代唱。會唱的不准代。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公道。便推湘雲出手。湘雲一伸手，就找鴛鴦鴛鴦道：「史大姑娘怎麼先找我來。」湘雲道：「你還叫我史大姑娘。」先罰一杯。便叫翠縷與鴛鴦姑娘斟酒。當下擗了三拳。偏偏湘雲輸了。衆人都道：「盼他輸了拳，咱們好聽崑曲。」湘雲不等人家催他，叫遐齡吹笛，接了鼓板過來，開口唱了一支蝴蝶夢。慶齡道：「闌口最難。」史大姑娘好嗓子。我們班裏唱淨的，那裏趕得上來。」寶玉道：「史大妹妹愛唱大淨曲子，先前偏就把葵官給他，再沒那麼巧的。」一面鴛鴦向岫烟對手，鴛鴦輸了後拳，叫他們代唱。岫烟又找了玉釧，以次而及寶釵。寶釵輸了，因無外人，都自己隨便唱了一支。席上鶯聲燕語，翠舞紅飛，呼姊喚妹之聲，與叫二猜三之韻，徹於怡紅院外。獨有襲人心想自己，此時仍得與晴雯等並住怡紅院。人逢喜事精神爽，合當開懷。奈思前算後，似有一團鬱結在胸，難以消化之處。和他們坐在席上，意興索然，只得推病，向衆人道：「我身子疲倦，要歇歇去呢。」晴雯知他的東西，還在瀟湘館裏，沒有拿過來。便道：「你到我坑上去躺躺罷。」襲人起身，走上台階，晴雯笑道：「睡便去睡，別像在雪雁屋裏。」鴛鴦問道：「在雪雁姊姊屋裏什麼樣？」紫鵲知道這件事，便瞧了晴雯一眼道：「鴛鴦姊姊，你別聽他的話。」鴛鴦還向晴雯根問，晴雯忍不住要

笑道。他在雪雁屋裏。就像你今天晚上。在你自己屋裏一個樣兒的。鶯兒還怔怔的想了一回道。我不明白你的話。衆人都不理會。惟麝月已聽出話來。瞅着鶯兒只是笑。半晌說道。你儘管慢慢想去。到了明兒。包管你就明白了。話未完。只聽裏邊探春道。外面姑娘們爲什麼唱的能雅靜。晴雯接口笑道。他們妝新的妝新。作客的作客。不像奶奶姑娘們那麼高興呢。於是晴雯鼓起興來。各人也搦戰了一會。天已晚了。各席上並翻軒下掛的燈。一齊點起蠟來。湘雲嚷熱。叫翠縷去拿小毛衣服換上。李執道。這天氣太暖了。怕要蒸下雪來。寶玉道。半仙閣前的紅梅都開了。我天天在這裏盼下雪。老天做美。快快下一場雪就好。寶釵道。諸葛孔明在東吳。借得東風。大破曹兵百萬。風可借。雪也借得。可惜如今請不來一位孔明先生。岫烟道。四妹妹就算得一個女諸葛。何不求他去一借。惜春在袖裏占了一課。算准冬至前三日。有一場瑞雪。便道。二哥哥你們盼雪。我就借一場下來。寶玉問幾時可有。惜春道。遲了日子不算爲奇。要借便借在冬節前。寶玉道。那麼請老太太到半仙閣去賞梅。咱們大家樂一天。湘雲道。四妹妹果然有這樣神通。賞梅酒席之費。籠共算我的。惜春道。正是這樣。冬至前沒下雪。我便作東。賞梅何如。探春道。咱們是腳踏兩頭船。不用掏腰。總有吃喝。寶釵道。誰的東都沒要緊。倒要瞧瞧四妹妹的本領。黛玉悄悄向寶釵道。你不信這東道。雲丫頭要輸呢。一時清音班裏鬧起絲絃鑼鼓來。各席上洗盞更酌。又暢飲了一會。湘雲站起身來。叫翠縷掌燈道。少陪你們了。留些量在這裏做消寒會。衆人看他步履斜。舌音譁。今兒又喝得大醉了。黛玉便叫門外伺候的老婆子。掌了燈。同翠縷送史大姑娘回去。湘雲步下台階。衆人送他也不理會。還唱的醉醺醺眼花。被旁人笑。行過了碧峯尖。早來到山門下。連清音女孩子都笑道。史大姑娘醉了。李執道。咱們也該散了。別儘仔鬧下去。當下用飯盃漱已畢。各自起身回去。這裏晴雯紫鶯。都說鬧了這一天。我們都乏了。聽鐘上的點子。也該歇的時候了。不知二爺進那一位姑娘屋裏去歇。晴雯又笑道。二爺還該先進襲姑娘屋裏。今夜可再沒人來打你們的岔了。那知襲人已經閉門安歇。晴雯道。如今鶯兒可不能把二爺推到怡紅院外頭去了。說着。便同紫鶯送寶玉到鶯兒屋裏。又來找了鶯兒進去。晴雯紫鶯轉身出來。拽上屋門。一路嘻笑。各自回去。鶯兒屋裏。早炷上安息甜香湯壺茗具。一切安備停妥。鶯兒背着燈。遠遠站在錦榻子旁邊。寶玉拉他坐

下道。怎樣常見面的人。重新生分起來。你可記得在這屋子裏。給我打梅花絡子時候。鶯兒道。如今倒記得的。寶玉道。聽你的話。莫非頭裏竟忘了。爲什麼到如今又記得呢。鶯兒臉上一紅道。見了這屋子。自然記起來了。寶玉道。你說你姑娘有幾件好處。果然不錯。可惜我先前沒有細細領略。如今第一樣。他身上這股甜靜可愛的香味兒。就沒了。鶯兒道。這是張家姑娘不服冷香丸的緣故。寶玉道。你爲什麼不服冷香丸。鶯兒扑嗤的一笑道。這是姑娘醫病的。我服他怎麼呢。寶玉道。你服了這個。一般像你姑娘有這種好處了。鶯兒聽了寶玉這句話。羞臉微紅。把頭低了下去。一時鬆扣寬衣。少不得如晴鶯共試橫陳之樂。次日起身。鶯兒到賈母王夫人處磕了頭。又往各處去走了一走。襲人只在瀟湘齋蕪兩處。與黛玉寶釵碰頭。黛玉叫他坐了。纔說道。我有幾句話。和你講。襲人聽了。料黛玉此時定有一番嚴飭。心上怔怔的。忙站了起來。黛玉笑道。不爲別的。就因二爺如今伺候他的人多。有時候倒沒人伺候了。一時要穿起那件衣服來。不知那件衣服。揀在什麼地方麼。也沒處找。你同晴雯是向來經由慣的。鶯兒紫鵲是生手。我派你同鶯兒管二爺夏秋衣服。晴雯紫鵲管春冬衣服。比如出門要穿什麼。二爺在我這裏。這裏打發人去告訴你們。就拿了出門衣服。到這裏換上。回來又在蕪燕苑奶奶那裏。自有蕪燕苑的人去告訴了。把出門的衣服換下。拿去收拾。我叫人把二爺的四季衣服箱子。都擡了過去。講到吃飯。他頑高興了。連飯也可以不吃的。這裏估量他在那邊吃了。那邊又道。他在那裏。歸根兒一處也沒有着落。如今叫廚房裏替另備了二爺的一桌飯。二爺在那裏。就叫那裏的人去傳飯。也責成你們四個人留心。到擺飯時候。打發人到廚房裏去問一聲二爺的飯。發到那裏去。倘廚房裏回報沒人去傳過飯。即刻到園子裏各處去查問了。再傳你們的飯。這樣定了一個章程。你們伺候他。便有個頭緒。至於別的事情。也要你們留一點之神。別叫他放縱了。自然你們各人都知道。不用我囑咐這些話。晴雯紫鵲幾個人。我也要告訴他們。話未完。門外老婆子們。報蕪燕苑奶奶來了。早有小丫頭打起帘子。寶釵進來。黛玉見他已換上衣服。一面讓坐。便問姊妹那裏去。寶釵道。我們都不知道。四妹妹就是送妙師父那一天。他回來已悄悄的挪到櫺翠庵去住了。昨兒他在我們跟前。也沒提起。今兒早上知道。來邀你同去走一趟。黛玉道。姊妹就在這裏吃了飯。邀雲大妹妹等同去。寶釵道。我是吃

過了。這時候爲什麼還不見擺飯。黛玉道：「因是剛纔和襲姑娘多說了幾句話，所以遲了些。於是黛玉便把吩咐襲人的話，和寶釵講了。寶釵道：「原該這樣的。是你想的周到。黛玉回過臉來，見襲人還站着，便道：「你也該回去吃飯了。然後襲人轉身走出，自回怡紅院去。這裏雪雁端茶，送了寶釵。春纖五兒兩個伺候黛玉用飯。已畢，換了衣服。四兒五兒跟着寶釵，黛玉往紫菱洲來。岫烟湘雲也正要回櫺翠庵去。寶釵笑問湘雲道：「夜兒回來，半山亭可打場了沒有。岫烟道：「我回來的時候，他早已酣入醉鄉的了。說着，出了紫菱洲，又去邀了探春，不知衆人到櫺翠庵，見了惜春怎樣光景，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寫得襲人可憐到十二分。能使讀者至此，加以曲諒，非文章妙手不辦。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禮懺爲超生 登仙閣賞梅重結社

話說黛玉等邀了探春來到櫺翠庵，見了惜春，都說四妹妹挪到這裏，爲什麼不言語一聲兒。惜春道：「我住蓼風軒，便是我的櫺翠庵。櫺翠庵猶然蓼風軒，我還是我。叫你們知道怎麼呢。難道也要像送妙師父這樣送我進院嗎。一面讓坐，見送上茶來的，是拾畫。與衆人都磕了頭。湘雲道：「前兒他的娘進來，求珍大嫂子，珍大嫂子說不來碰你這個釘子。還是林姊姊看得準，說你一定留他的。惜春冷笑一聲道：「不是批我這位嫂子，他眼睛裏瞧得什麼皂白出來。我先前說的一個人，總要看他最初這一步。最初這兩字，原不可看死了人。能繩愆改過，回頭轉來，便是最初。我頭裏不留拾畫，也不專爲拾畫起見。他這樣苦苦哀求，總不理他。豈不知我的心早已決絕。今忽然又要進來，自然有幾分拿把。料得他這個身子，可以跟我住，在櫺翠庵的了。先前應該撞他。如今便該留他。惜春這一番話，聽得衆人都默默無語。當下又敲了一會閒話，大家起身。惜春留岫烟在庵下暮，送了衆人。黛玉等出了菴門，順路賞玩梅花。見天上彤雲漸布，迅飛的從西北上推過東南，微露淡淡陽光。寶釵道：「這天氣有些意思。雲大妹妹的東道，怕要輸。湘雲道：「打夥兒賞雪頑兒，我願意輸這東道。一路講話，不多時，行到荇葉渚前。」

離蘅蕪苑不遠。寶釵拉了衆人，到他屋子裏去坐坐，纔進屋門。不料寶玉一個人靜坐在內。寶釵笑道：「這也難得的事。二爺又做起靜攝的功夫來了。原來寶玉於歡樂場中，忽又動起一段感奮的心事，想釵黛重圓，讓晴復聚，又添了鶻鶻兩葦，四兒五兒藕官等輩，皆歸園內，再推己及人，小紅齡官萬兒，亦皆得遂其願，獨苦了死過這幾個人，便把心事告訴了衆人，想要延請羽士超度，以慰香魂。黛玉問道：『要超度的，是那幾個呢？』寶玉道：『第一個是尤家三姐，他因柳二哥退了親，懷貞抱璞，霎時玉碎珠沉，委實的可憐可敬。第二個就是金釧姐姐，爲了太太幾句話，撞他出去，歎憤激投井死了，豈不可惜？黛玉道：『正是要問你一句話，我記得金釧投井，是在夏天，那一天鳳姊姊生日，你到園子裏去搗鬼什麼？』寶玉道：『我也不必瞞你們，金釧姐姐就和鳳姐姐一天生日的，不是頭裏派分子給鳳姊姊做生日，我也爲這個遠遠的跑到北門外水仙菴裏拈了香回來，遲了，老太太還教訓我的。』黛玉道：『這虧你好記性。這件事，我也忘了。因你們提了鳳姊姊的生日，纔想起來呢。如今你們大家給我想，該超度的還有什麼人？』探春道：『還有一個，二哥哥忘了，尤家二姐，不也是吞金死的嗎？』寶玉道：『他是已歸睡二哥的人，不用我去多事。』探春道：『這倒沒處想了。若病死的也算數。』太太屋裏還死過一個可人，寶玉道：『病死的雖不比死於非命，但春花易老，秋月難圓，亦是人間缺陷，也該超度的。』寶釵接口道：『眼前一個人也該超度，爲什麼你忘了？』寶玉想了半晌道：『我一時想不起，姊姊和我說了罷。』寶釵笑道：『就是薛寶釵，衆人聽了，怔了一怔。黛玉會意過來，便和寶釵取笑道：『這一個人倒難超度呢。若論要懺悔薛寶釵，便該懺悔你，要懺悔你，又不該懺悔薛寶釵。說得衆人都笑起來。一時笑聲未止，見四兒上來道：『園門上的老婆子來回，請二爺出去會客。』寶玉知是要見的人，連忙換了衣服出去。見是雨村坐下講了幾句話，雨村走了。寶玉逕至賈母處，適王夫人亦在裏邊，寶玉滿臉笑容，向賈母道：『剛纔雨村本家來提說，鴛姊姊親事，也是孫子的同年，又是世交，不知老太太可許不許？』賈母道：『鴛鴦已認在你太太跟前，便該你太太作主。不知這個人年紀多少？』怎生個樣兒？寶玉道：『包管老祖宗歡喜，說起這個人來，和我差不多。』王夫人笑了一笑道：『不害臊的，因是老太太歡喜了你，你就算是好的。倘然像你這樣淘氣，也是好的嗎？』賈母也笑道：『果然像得寶玉來，也就罷了。別他在這裏胡說。』寶玉道：『老祖宗總不放心，說起這個人，老祖

宗同太太都見過的。就是甄家寶玉。賈母聽了十分樂意。王夫人笑道。聽見媳婦回來。就說起甄老太太要和這裏結一門子親。到底被他們想了一個去。正說着。見鴛鴦來了。大家一笑。把話掩住。賈母自與王夫人另講別的。寶玉心上又有事盤算。便出去叫小廝吩咐備馬。往天齊廟去。掃紅一面去叫馬夫。焙茗問二爺。這會兒到天齊廟去幹什麼。寶玉和他說明緣故。焙茗道。二爺要做法事。清虛觀路又近。張道士到底勸封什麼真人的。寶玉道。張道士討人厭。不如找王道士去。說着。馬已伺候。寶玉帶了焙茗掃紅出門。加鞭逕往天齊廟來。王道士見了。忙請安送茶。向寶玉陪笑道。二爺好久不到這裏來逛逛了。記得還是同老太太來還願這一會來過了。再沒來呢。寶玉道。王師父如今的晉丹丸散。越發行的遠了呢。王道士笑道。托二爺的福。頭裏說的療妬湯。二爺回去。傳給人家。可靈驗不靈驗。寶玉道。別說這些話了。我今兒來和你商量正經事。要請幾位法師。在廟裏拜幾天懺。王道士問道。二爺是薦祖還是外薦。寶玉搖頭道。都不是。因幾個未出嫁的女孩子。橫死夭亡。要懺悔他們的意思。王道士道。這是要禮拜超生宥罪懺。請羽士二十七位。上表祭煉法師在外。明兒做了太平火司醮會。就起懺。七晝夜圓滿。焙茗在旁道。二爺不到清虛觀。甚至誠誠求找張道士請的客師。都要有講究呢。王道士道。瞧不出我王道士來往的師兄弟。都有些本領。所以西門外一帶屯裏住的人。到廟裏來求驅邪鎮宅符咒的。比王一帖名聲還遠。寶玉笑道。這麼講起來。那劉老老家鄰居出了怪。請你去鎮治。可記得這件事嗎。王道士想了一想道。二爺說的劉老老年紀有七八十歲在屯裏住。這一個劉老老嗎。寶玉點頭道。正是他。王道士道。他是老主顧。時常擔柴到廟裏來賣的。鬚鬚是雪白的了。好精神。寶玉聽了這話。知他又是胡謔了。便忍住了笑。問道。爲什麼鎮治那一家。偏不靈呢。王道士道。二爺不知這裏有個緣故。先前那一個莊子上請我去拿妖。拿住了一個螃蟹精。把他裝在壘子裏。封皮封了口。我捧着壘子。走到魚池邊。只聽裏邊開口。問我幾時放他。我隨口應說。再到這裏放你。說着把壘子捺在池裏。誰料劉老老又請我去拿妖。偏偏這一家住的離池子不遠。我一到池邊。只見裏風作浪。水面上拱起。扁子大一個背脊來。我喊聲不好了。撥轉屁股。狠命的跑。纔跑脫了。寶玉道。你不該跑呀。王道士道。怕妖怪追上來吃了我呢。寶玉道。王師父你是有法功。人家纔請你拿妖。你還怕妖怪嗎。王道士道。不瞞

二爺說的大凡道士總姓不得王。姓了王。拿起妖來。便有些咬手。寶玉問這是什麼緣故。王道士道。二爺不見戲裏唱的王道斬妖。鬧得他有法也沒法了。說的寶玉同焙茗掃紅都笑的腰也彎了。王道士道。別講笑話了。正經請二爺把亡人的姓名年歲開明。或死於刀。或死於繩。或是投河落井。留個底子。好填疏頭。於是寶玉逐一向王道士說明。焙茗拖了寶玉。到一旁告訴道。還有兩個人。怕二爺忘了。寶玉問還有那兩個。焙茗道。不是多姑娘勾搭上了。鍾二爺。被璉二奶奶知道。多姑娘吃不住。一索子吊死的。寶玉罵道。放屁。這種混張東西。也講起他來。焙茗咬着嘴就不言語了。寶玉問還有誰呢。焙茗道。那一個也不說了。省碰二爺釘子。寶玉再三根問。焙茗纔又道。這一個就是二奶奶屋裏的司棋姐姐。寶玉忙問道。司棋出去什麼樣死的。我還不知呢。焙茗道。就爲他表兄潘又安逃走了。又回來。司棋情願嫁姓潘的。他娘不依。司棋烈性撞破了腦袋死的。比投河奔井慘多着呢。寶玉聽了。蹙足嘆道。怎麼有這樣狠心的娘。連自己女孩兒也不疼的。又暗暗想道。林妹妹不叫我改太虛宮的對聯。果然風月債難酬。可不該這樣點醒人家嗎。那時候我睜眼瞧着他出去。沒法兒保全他。倒是我的罪孽了。默默的出神了一會。復又添出智能兒。雖已出了家。也是薄命司裏的女孩兒。還該列上。於是因智能添想秦鍾。脈脈關情。黯黯回首。便去告訴王道士。疏紙上添了。焙茗上來催寶玉道。二爺快回罷。瞧這天就要下雪了。寶玉起身。王道士送出廟門道。二爺公事忙。不必天天到這裏。打發一位管家來也使得。寶玉上了馬。與焙茗掃紅趕回。當下就在怡紅院襲人屋裏歇了。次日天纔明。寶玉醒來。聽見老婆子們已在院子裏掃雪。說道。今年第一場雪。下了那麼大。足有一尺厚呢。寶玉便叫起小丫頭子。問這會兒。還下不下。小丫頭連忙出去掀簾子。瞧道。已出了太陽了。寶玉起身穿衣。襲人也着忙起來。伺候漱盥已畢。寶玉隨便吃了些點心。先到蘅蕪苑一轉。見這些老婆子們。各自帶了笤帚。照分管的地界。將積雪掃開。已顯出一條路來。便吩咐他們走櫛翠菴這條路。也要掃淨。老太太去賞梅花呢。說着一路觀看。正喜雪霽天晴。透起一輪旭日。照耀得瓊樓琪樹。分外光明。從蘅蕪苑來到瀟湘館。黛玉尚未起身。便到麝月屋裏。見麝月正對着鏡子梳頭。寶玉放輕腳步。走到背後。站着鏡子裏。已照出兩個人臉兒。麝月只管梳他頭。並不回過臉來。寶玉便走到他面前。向桌上拿起篋箕道。多時不與你篋頭了。麝月便伸

手過去，把篋箕奪下道：「如今可再不敢勞動二爺了。」寶玉道：「爲什麼如今不要我篋頭了？麝月帶笑不笑的說道：「二爺愛弄這些新的舊的，要篋頭的人還不少。」寶玉道：「你纔在鏡子裏見了我，爲什麼竟不理我？」麝月道：「我沒瞧見你。」寶玉笑道：「鏡子裏明明有我，怎麼你瞧不見？」麝月道：「我這面鏡子是黑的了，鏡子裏的二爺，我就瞧不見。」寶玉道：「黑了爲什麼不拿去明一明？」麝月道：「不是鏡子黑，是我這個人黑了。」對照過去，連鏡子都昏暗了。寶玉聽出麝月的話來，便道：「你別性急，少不得園子裏頭的鏡子，還要叫他明出幾面來就是了。」今兒請老太太到半仙閣去賞梅，你也跟着奶奶去熱鬧一天，說着轉身便走出了瀟湘館，來到賈母處請安道：「老祖宗高興，年年做消寒會的前史大妹妹這幾個人，等天下了雪，請老祖宗到園子裏去賞雪看梅，湊巧夜兒下了這場大雪，我請老祖宗去賞了雪回來，再做消寒會，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賈母歡喜道：「有雪有梅，就在園子裏做消寒會，再沒那麼映時的景子，何必定要在這裏呢？」見過你太太沒有？」寶玉道：「先請了老祖宗，再到太太那裏去呢？」賈母道：「你去對太太說，就打發人去請了姨太太、珍大嫂子那邊也去說一聲。」今年大大的做個消寒會，寶玉得了賈母的話，越發興頭，忙去告訴了王夫人，仍回怡紅院來。襲人見了寶玉道：「如今這瀟湘館奶奶吩咐，春衣冬衣，雖然該晴雯紫鵲他們經管，但是你在這裏出去的，他們那裏知道天纔下了雪，衣服也該更換，怎麼一閃眼，就跑了出去，正說着，晴雯也來道：「我早上醒來，聽說下了雪，知道二爺是起得早的，趕忙穿好衣服出來，誰知他已跑得沒影兒了。」今兒愛穿什麼衣服，早言語一聲兒，讓人家去翻騰出來。」襲人笑道：「有一件衣服，他兩三年不肯穿了，如今有了俄羅斯國匠人，可該拿出來穿穿。」晴雯聽了知道說的是孔雀裘，並會意寶玉所以不肯穿的緣故，便要去開箱找尋道：「一個紫鵲是生手，我雖然經由過的，也隔了兩三年，一時摸不着頭路。」寶玉忙拉住晴雯道：「在自己家裏，換什麼衣服，就是出門會客，你們手頭找出什麼衣服，我便穿什麼，也值得費那麼些力氣。」晴雯道：「你自然不講究這些，太太同奶奶們看見了，難免說我們不經心，底下須得同紫鵲費兩天工夫，把箱子統翻疊過一遍，纔有頭緒呢。」襲人道：「我還有有些記得，同你們找罷。」於是襲人便進去指點開那一隻箱，寶玉也跟着，見開了一隻箱子，沒有孔雀裘，上面疊着一套烏雲豹。寶玉道：「就道這好。」晴雯取了出來，與寶玉換上，聽自鳴鐘點子已交已。

正初。忙傳寶玉的飯菜。伺候用畢。然後各人都吃了飯。寶玉催他們快走。自己先到賈母處。見王夫人鳳姐寶琴玉釧已在屋裏。不多時便見尤氏帶了佩鳳文花。並邢夫人薛姨媽香菱陸續到來。賈母早命王夫人打發人到園子裏。止住他們說。地上掃不盡的雪。凝凍滑澀。不必到這裏來回的跑。所以園子裏的人。都在半仙閣等。這裏鳳姐同鴛鴦兩邊。兩個人扶了賈母。一羣人簇擁着步出園門。早備暖轎。在門首伺候。賈母坐了一選。擡至半仙閣下轎。李執寶釵湘雲這班姊妹。早迎了出來。一同進內。賈母先在閣子底下瞧了一瞧。然後慢慢步上扶梯。見閣子裏居中炕榻上。安設一位獨坐墊子。便叫加上一副坐墊靠枕。薛姨媽坐了客位。細細瞧閣子窮工極巧。彩飾煥然。便道。我記得這一座閣子裏。向來沒有上來過呢。鳳姐在旁笑道。這是寶兄弟的孝心。因要請老祖宗來看梅賞雪。嫌這裏沒個坐落地方。夏天纔動工起造的。賈母歡喜道。就是太富麗了些。想起來這窗櫺子。也必得用玻璃的嵌。纔有趣。若別的鑲子。裝在上頭。望到外面去。就看不見。推開了冷。未免風來。這定是寶玉的盤算了。薛姨媽陪笑道。難得哥兒的孝心。想出這樣佈置。也虧他們一時就找出那麼大的玻璃來。賈母道。咱們何不把炕榻擡過去。靠近窗子些。瞧的纔清楚。一句話早有七八個家人媳婦過來動手。把炕榻移近窗前。賈母與薛姨媽照舊坐下。薛姨媽道。這麼着。果然滿園子的雪景。都瞧見了。那一帶的紅梅。開在雪裏。覺得分外紅的有趣。賈母道。咱們上了幾歲年紀。老眼模糊。下雪後賞梅。也只配看這些紅的。再別聽他們說梅花是白的雅淨。對着白茫茫一片。只好聞些香。那裏還瞧出花來呢。薛姨媽道。不要說老太太享了那麼大的壽年。我還趕不上老太太一半年數。這一帶梅花。變了白的。怎麼認得清這是梅。那是雪呢。賈母正和薛姨媽閒話。鳳姐過來回道。今兒老祖宗愛瞧戲。還是聽清音。就去傳他們來。賈母向薛姨媽道。咱們瞧幾齣戲熱鬧些。連清音班也傳了來。可憐他們天天拘束在那裏。都叫來瞧瞧。這新閣子散蕩一天。鳳姐便叫人去傳。一時兩班女孩子都到。賈母薛姨媽隨意點了兩齣戲。因天冷恐賈母不耐煩熬夜。早就擺開筵席。坐的是薛姨媽。賈母。邢王二夫人。尤氏。李執。鳳姐。史湘雲。薛寶琴。李紋。李綺。迎春。探春。惜春。鴛鴦。玉釧。黛玉。寶釵。寶玉。紗櫺子外四席。是香菱。佩鳳。文花。平兒。晴雯。紫鵲。襲人。鶯兒。彩雲。翠縵。麝月。秋紋。侍書。素雲。雪雁。同貴。文杏。拾畫這一班人。琥珀。玻璃。翡翠。輪替出去伺候賈母。

晴雯紫鵲又拉了各位姑娘帶來的丫環，隨便入座，坐的地方，一色玻璃窗子。賈母最喜歡熱鬧的，滿閣子裏一瞧道：「我記得上年沒做消寒會，今年做的比往年有興，也算補了上年的虧缺，說着向紗櫥子裏面一瞧道：「那黑鴉鴉坐的半屋子都是些什麼人。」鳳姐陪笑道：「那都是跟姑娘們的丫頭，剛嚼們自己家裏的。林妹妹叫都來伺候老太太，賞他們也樂一天。」賈母道：「原該是這麼樣，我記得當年你先爺爺晚上叫寶玉的老子念書，講的什麼孟子上的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衆人從沒聽見。」賈母講過四書，猶如聽賈政講笑話一般，又聽賈母把四個樂字，都作圈聲念了。先是湘雲要笑出來，忙拿手帕子掩了嘴，勉強忍住，便尋話回黛玉道：「大嫂子擺酒這天，你們換出新樣兒來孝敬老祖宗，今兒可能再想出什麼法兒來，算你們好的。」寶玉道：「文花姑娘唱的好小曲，佩鳳姑娘會吹簫，不是珍大嫂子叫他唱，怕未必肯。」鳳姐聽道：「我說去，便站起身來，到那邊席上，向尤氏附耳說了兩句話。尤氏便叫文花過來，要他唱曲，文花笑着搖頭。鳳姐笑道：「我看珍大嫂子瞎碰了這個釘子，怎麼下臺。」寶玉道：「文姑娘唱了曲，我串一齣戲文，給你們瞧，說着便叫清音裏的孩子，取了一枝簫來，交給佩鳳。鳳姐兩隻手拉了他們兩個，到賈母炕榻旁邊道：「珍大嫂子叫文花姑娘唱小曲，孝敬老祖宗來了。」賈母笑道：「我就愛聽這個，便叫他們在小杌子上坐了，戲文暫且煞了臺，文花再不能推辭，只得唱了一支，剛纔戲文正唱，神亭嶺孫策大戰太史慈，大鑼大鼓煞了場，忽聽鶯聲婉轉，一縷清音，莫如散絲，和以簫韻悠揚，覺分外悅耳，怡神聽的賈母樂了，又叫接唱兩支。鳳姐道：「老祖宗聽文花姑娘唱的曲兒，比劉老老的高底兒響，可嚐怎麼樣，一句話引的賈母也笑起來。」賈母又問了他們幾句話，文花佩鳳然後退下。文花眼睜寶玉微笑道：「你的戲不唱，我可不依你的。」湘雲便要寶玉與晴雯同唱小宴，晴雯發急道：「史大姑娘，你別鬧我了，老太太都在這裏，算什麼呢？我本來是病西施，如今一唱戲，倒真成了醉楊妃了。」湘雲道：「原是你老太太在這裏變法兒，要他樂一樂，包管太太再不說你什麼就是了。」於是平兒紫鵲這班人，你拉我扯，攆晴雯到戲房裏紮扮起來。寶玉扮了唐明皇，一出場，剛唱了天淡雲閒四個字，晴雯臉上臊走不出來，重又回了進去，弄得滿座的人都交頭接耳，笑個不止。那時蓋官要接唱埋玉，已扮就身子，便上場替了晴雯。賈母叫琥珀取眼鏡帶上，釘着眼把扮唐明皇的瞧個仔細道：「這不像是寶玉。」

嗎。王夫人道。可不是這混帳東西嗎。鳳姐忙陪笑道。寶兄弟就爲老祖宗瞧這班子裏幾個孩子都爛熟的了。想法兒自己上場。這纔真是斑衣舞綵呢。賈母笑道。他多早晚兒學會了這個。在自家裏頑兒。也沒有什麼使不得。便是他鳳姐姐說的。也算這孩子的孝心。太太你別說他淘氣。王夫人只得陪笑應了一聲。是。薛姨媽也笑道。托老太太的福。帶掣咱們瞧瞧哥兒的戲。還不好嗎。一時小宴進場。寶玉卸了妝。藕官自同蕊官接唱埋玉。寶釵道。我最不愛瞧這種戲。唐元宗平日養癰爲患。倉卒避兵西蜀。不能保全一妃子。此日六軍同駐馬。當年七夕笑牽牛。該有李義山的詩句譏諷他。什麼戲串不得。要唱這樣頹喪的戲。湘雲道。寶姊姊你自己不會唱。二哥哥白唱給你瞧了。偏有這些講究。寶釵道。我原不會唱戲。我會唱。是要唱琵琶劍裏節義可風的戲文。湘雲道。詞曲一道。流品本低。戲場上的忠臣孝子。不過是優孟衣冠。所以詩集中寧存溫李淫靡之詞。不選青史流芳之戲曲。至於陶情取樂。無可無不可。難道定要唱錢玉蓮投江。趙五娘吃糠嗎。寶釵道。你們聽雲丫頭的話。不知說到那裏去了。真可謂強項矣。探春道。咱們別再講戲了。就聽史大妹妹的話。頑高的罷。他同二哥哥兩個鬧了半年的詩社。還沒鬧成。如今也近了。趁這新閣子落成。人也齊全。咱們到這裏來起一社。好過年。明兒的東。就算了。史大妹妹的寶玉聽了。歡喜道。虧是三妹妹提醒。鬧了幾個月戲。竟把這件事忘了。我們何不就定了明兒。選了一兩天。怕滿園裏雪被太陽收拾了去。減了梅花的精神。這就掃了咱们的詩興了。先算算有幾個人。寶釵道。先前詩社裏頭的人。都在這裏。沒短一個。黛玉道。還添了琴妹妹。紋妹妹。綺妹妹。香菱四個人。探春道。可巧二姊姊昨兒回來了。還要拉大嫂子在那裏。李執道。賀林妹妹新婚詩。我胡謔了幾句。你們起詩社。別拉扯我。寶釵道。大嫂子不高興。這裏人也够了。當下約定。席上傳杯弄盞。極盡歡娛。不多時。閣子內外。已點上燈。賈母高興了一天。未免有些倦怠。向薛姨媽道。這會兒瞧到外邊去。憑什麼白的紅的。都不見了。一面叫鳳兒讓姨媽吃幾杯酒。薛姨媽道。今兒陪老太太已吃的不少呢。咱們也該散了。請老太太歇歇去罷。當下鳳姐忙催端飯。各席上點景用了些丫頭老婆子們爭先掌燈。先有許多人上前扶賈母。下了梯子。出了半仙閣。各自散去。寶玉跟黛玉回了瀟湘館。黛玉道。今兒寶姊姊和史大妹妹兩個人的話。史大妹妹果然是談諧遊戲之談。寶姊姊亦非守矩循規。

之論，你雖然在家裏逢場取樂，傳揚出去，到底有礙官箴，非金馬玉堂人所宜蹈此。寶王道：那怕什麼？我同年裏頭就有好幾個會串戲的，柳湘蓮二哥最愛串戲，他還做了神仙呢。既是妹妹這樣說，我不頑這個就是了。說着，便涎臉兒過來，與黛玉代除簪珥道：我不串戲聽了妹妹這會兒，妹妹也要聽了我一句話。黛玉道：有正經話，儘管請講。寶王道：就是前兒看見元史上講的，我也和妹妹參一參祕密大師樂禪。黛玉嬌噴着帶笑，把寶玉推開道：你今夜纔到這裏來歇，又要參什麼禪，我也多吃了幾杯酒了。快替我安頓頓睡覺罷。再來鬧我，要攆你出去了。話未完，聽的自鳴鐘上已打了四下。寶王道：果然時候不早了。明兒人多起早呢。當夜無話就寢。次日清晨起來，王道士已經打發人來通知起懺，趕忙到天齊廟拈了香，瞧了供的疏紙，是尤三姐金釧司棋，可人智能，另立一疏，超度秦鍾，果有二十七員羽士，在後殿上志心朝禮。寶玉並不久坐，留壽兒雙瑞兩個小廝，在廟裏照應，自己帶了焙茗掃紅回府。逕進園子裏，先到蘆湘館，見詩社裏人都已齊集。黛玉先叫人去，和柳家的說了。今兒的東，是史大姑娘的，照昨兒的菜一樣備三席，暗裏又替湘雲給了錢。當下雪雁忙催傳二爺的飯，纔一迭連聲，應了出去。寶玉見裏間屋子裏，秋紋同五兒兩個，還未吃完，便坐下，把他們剩飯殘菜，胡亂吃了些。衆人見了，都發笑的。湘雲道：二哥哥今兒真忙的吃飯工夫都沒有了。說着，一羣人同寶玉來至半仙閣。黛玉道：昨兒因老太太步履不便，都坐落在第二層閣子裏，今兒可要更上一層。我已吩咐他們把火盆鋪墊，安排停當。早有寶玉跑在前面，引衆人上了第三層閣子。見四面也是一色嵌鑲玻璃窗，臨窗遠眺，園中山坳水曲，樹木橋亭，一覽無遺。湘雲道：這會兒瞧起來，越顯出蘆雪亭即景詩，象伏千山凸蛇盤一逕遙這兩句。描摹入神。寶琴道：雪裏紅梅，果然另有一種丰韻。天賜胭脂一抹頰，未足盡其妙處，怪不得老太太誇他比白的強。探春道：文花姑娘的豔曲，亦可爲紅梅生色。湘雲道：別儘閒話了。先擬了詩題，大家好謔兩句。你們不瞧對子上的，就使沒有詩魂。繡道：詩屁也不放一個，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寶釵道：我瞧他的對聯，不如用那大妹妹這兩句綠蓼添妝融寶炬，繡仙扶醉跨殘紅。寶玉道：琴妹妹的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越發超脫的配這閣子上對句。寶玉拍手道：果然我倒忘了他們這兩句了。明兒把我的除了，掛上他們的。湘雲呢，這又何必毀你的。瞧這裏閣子用對句的地

方還不少。再掛上兩聯就是了。這會兒且別講對。擬題要緊。寶琴道：今兒的詩題。本地風光。自然脫不了梅花。寶釵道：咏梅花的詩太多了。憑你怎樣翻新。總不免拾前人牙慧。探春道：嚼們也像頭裏咏菊。如憶梅訪梅種梅多。擬幾個可不好。黛玉搖頭道：題先犯了勦襲的病。有何趣味。我倒想得些好詩題在這裏。寶玉道：妹妹既有好題。快講出來。給嚼們聽聽。黛玉便提起筆來。接連寫了二十餘個。就是張功甫論梅二十六品。衆人看了。都道好。這幾個題。卻不見有什麼詩。說的仍是梅花。妙在轉了一個彎子。題目就新鮮有趣。該有好詩。寶玉道：別如先前憑各人自己去揀。我有一個條陳在這裏。說着便寫了二十六個。疊攏盛在盤裏。叫各人去拈。湘雲先去拈了三個。黛玉道：再沒他猴急。我讓了你不算爲奇。說着。也去拈了三個。香菱忙推寶琴道：姑娘還不快去拈。停會兒盤子裏的圖兒完了。說着。便動手去拈了六個。分給寶琴一半。隨後探文綺岫迎每人拈了兩個。寶釵瞧盤子裏只剩了四個圖子。還有寶玉未拈。只得去拈了兩個。剩的讓與寶玉。各人仍去賞玩梅花。暗暗把所拈的題。搜尋佳句。黛玉道：今兒不必刻香爲度。不許給燭就是了。探春道：刺繡纔添一線的時候。這兩首詩也够嚼們頑兒了。那邊岫烟指着窗外道：你們望到蘅翠菴裏。可不是都瞧見的。四妹妹不知在裏頭幹什麼。今兒請他也不來。早知他要住了這裏。起造閣子。可不用告訴妙師父了。寶玉道：幸虧先去說一聲。不然。前兒他這一走。倒疑心有別的意思了。黛玉道：你們儘仔細說話。我的差不多完快了。等掌上燈。收卷所就不接你們的卷子呢。當下被黛玉提醒。各自索句揮毫。不多時衆人都已落稿。互相觀看。先念黛玉的詩道。

輕煙

飄飄步履九疑峯。
爲憐香斷籠紗淺。

薄寒

雪蕊瓊英斬北枝。
玉倩誰溫斂未甚。

煙細浮藍徑不封。
小障春寒着月濃。

小寒春信故遲遲。
花堪共笑冷猶持。

指點林霏非近市。
領袖衆芳清韻遠。

衙將有意還思放。
詩情羞似何郎健。

分明仙豔好尋蹤。
回看九點百花叢。

清到無言更不知。
欲把寒香沁入之。

林間吹笛

何處梅花一曲終。
人倚畫樓花笑俗。
又念湘雲的詩道。

蕭然身已到山中。
鶴歸雲徑雪初融。

影隨聲寫尋常月。
貞心試罷湘江竹。

吹引香飄斷續風。
落窠林間萬籟空。

細雨

徘徊月地共雲街。
凝脂餘濕明如洗。

既趁新晴雨亦佳。
倚竹無聲淨欲揩。

銀線潤沾迎歲管。
定有咏花人過訪。

寶珠香溜辟寒釵。
春帆搖曳水雲涯。

疎籬

窈窕籬根露薜斑。
坐久香清篩夜月。

分明瓊樹影斑斑。
夢回林靜逗春山。

枝高花自重重密。
歸輿圖畫梅邊照。

竹細籬仍處處聞。
冗處青鏤筆盡刪。

孤鶴

皎然索索共寒林。
孤山巢閣雲中翅。

夢繞清香恰在陰。
明月揚州物外心。

愛爾形單多古意。
雞唱午前羣羽閒。

羨伊韻別少知音。
溪橋閒步自孤吟。

又念探春的詩道。

曉日

曙報銅鉦掛古梅。
同夢餘情隨曉透。

懸勸送暖百花魁。
北枝半面破寒來。

橫斜素影金烏近。
晴窗細玩華光淡。

睡起新妝紅鏡開。
儼向孤山旭照回。

石枰下碁

豈是偷閒誚野狐。
落子琤琤閒睡鶴。

寒窗梅影不須辜。
空林寂寂倦花奴。

高情寧籍文犀飾。
談餘細檢枰閒局。

冷韻何嫌三百枯。
幾笑清音雪共輸。

又念寶琴的詩道。

膝上橫琴

修來生已是同根。
揮絃韻繞山中樹。

松下

昔年盟訂歲寒交。
相逢袂向濤邊挑。

佳月

雲淨香清憇小窗。
姊自有情憐獨夜。

又念李綺的詩道。

澹雲

輕羅妙鬢弄晴微。
無心應惜仙衣濕。

明窗

問君春信寄如何。
堂前樹玉輝相照。

又念香菱的詩道。

蒼厓

山磴尋花路復南。

恰按梅花斷古痕。
願曲人來竹外村。

訪竹還殷問鶴巢。
欲贈斂留月夜拋。

湛然仙跡已心降。
卿寧無夢伴春缸。

淡襯新妝月下妃。
帶笑隨看玉葉霏。

靜日疎簾夢欲過。
亭畔裁紅蹙畢羅。

輾停才了近煙嵐。

鶴步林於親玉指。
延佇停琴容鏡處。

蔭滿冰魂篩日影。
六旦五辰驚豔息。

古來明月秋三五。
問誰一樣尋常看。

慢度林梢空謔謔。
願祝慈雲宏瑞蔭。

忽見一枝橫瘦影。
此日廣平援筆處。

樹挨蒼厓春稠疊。

鴻飛霞表攝冰魂。
雪消金鏡已黃昏。

香隨塵尾透林梢。
何如清節兩蓬茅。

鏡裏寒梅此一雙。
睡起參橫又悵悵。

淡籠花影現霏霏。
莫教清豔早春歸。

恰教兩地泛金波。
寒窗對景凍頻呵。

苔染清香境蔚藍。

玉瘦凝姿排六六。

掃雪烹茶

梅鏡雪影共春妍。
低分虛白通幽處。

微雪

漫道凌寒屬素裙。
慣惹霜禽偷俊眼。

又念寶釵的詩道。

銅瓶

更深許與伴疎繡。
寒花不事官哥媚。

紙帳

巡簪料理聘紅妝。
月明鑑徹惟知薄。

又念李紋的詩道。

竹邊

錦綉匝地湧團圓。
幽居相對超塵俗。

清溪

浮光如許淨無塵。

枝疎曠徑滿三三。

此中孰占風情盡。

笑對曉厓一靜參。

習習清風意欲仙。
細嚼寒香繼火前。

山徑客來童乍掃。
錦帳高人羣羨美。

瓦鑪鶴避茗初煎。
笑余花隱掬冰泉。

銀花未許過紛紛。
笑疑青女弄清芬。

灑枝豈遜三分白。
金樽檀板心焉醉。

絨玉還開一片雲。
雪裏吟香樂我貧。

滿屋幽香一古瓶。
清韻還宜我德馨。

垓起沙斑金作屋。
絕妙涵春君姓氏。

枝攢雪影玉爲屏。
簷前笑誦擷英名。

寶帳春愁剗紙光。
樹密裁成夢亦香。

減卻羅浮風露冷。
自笑鴛鴦債未了。

催將官閣海苔裝。
與君借隱且聯牀。

數點春光畫裏看。
斜倚無言忘歲寒。

蔭滿橫斜聲蔌蔌。
幸不折來傷古意。

香浮清淺影珊珊。
此君應與報平安。

爲有貞姿接水濱。

四顧憑誰傳玉照。

一泓差許結芳鄰。

鏡中淡寫凝妝曉。

籬畔疎涵漱影香。

偶點淡心花瓣瓣。

寒香啜喋戲游鱗。

又念迎春的詩道。

珍禽

梨雲落寞夢何如。

啄宿飛鳴性自舒。

香惹綠毛頻采采。

隱隨皓翅共與與。

夕陽

未信詩成雪又稠。

晚晴春色更清幽。

斜陽酒肆人初倦。

薄隕山家屐尚留。

儼賜胭脂憑一抹。

何來瘴霧足千愁。

寒鴉不住林間噪。

好贈繡黃把盞酬。

又念岫烟的詩道。

小橋

是否仙源白玉溪。

尋來略約臥平堤。

逶迤水曲通林薄。

冷淡香迎過竹西。

綠苔

躑背寒吟苔徑窄。

鴨頭春漲石梁低。

花光人跡涵清淺。

佇聽鶯嘈隔岸啼。

綠苔

葉未生枝綠未成。

春苔繡綺碧鋪平。

龍眠借得三分古。

蟾度相於五夜明。

欲費平章隨意坐。

不勞掃淨益香清。

甍甍閣外花陰敞。

休遣青蒼屐齒迎。

晚霞

寶玉見衆人都完。便趕忙寫道。多謝你們留了兩個給我。也趕上了。一時寫就。衆人來念寶玉的詩道。

寒暄向晚步山家。

遙指紅綃一縷斜。

樹老遠分天矯勢。

夜寒預借綺羅遮。

蕭蕭飛鷺孤山嶺。

隱隱歸帆綠水涯。

按罷落梅花一曲。

更誰琴裏聽殘霞。

美人淡妝簪戴

誰綠夢裏懷花嬌。
人來月下明華鈿。

想像靈浮淡淡描。
韻繞林間影步搖。

數點香欺紅雨頰。
不羨辟寒金飾貴。

一枝春壓翠雙翹。
花生雲鬢燦裙腰。

衆人看畢。湘雲道：「這一社是怡紅公子得手了。寶玉也去看了各人的詩道：你們都比我強，不用說的了。我就服香菱姑娘的詩，怎麼長進的這樣快。公然是一位老手。在這詩社裏，可以頡頏羣英。湘雲道：二哥哥你不知他是拜在瀟湘妃子門下。早有綠箋江上聞秋笛。紅袖樓頭夜倚欄的佳句。沒有聽見嗎？」黛玉道：「他是青出於藍的了。正經嚼們的詩，該去請教一個社外人評一評。」湘雲道：「社外人現有一位詩翁，可去請教他。」衆人問是誰，不知湘雲指出那一個來，且看下回分解。

逸梅氏評曰

半仙閣雪中賞梅一段文字，雅韻欲流，且云：「上了年紀，老眼模糊，下雪賞梅，配看紅的，白梅雖雅靜，然對着白茫茫一片，只好聞着，瞧不出花來。」虧作者體會得出。

第四十八回 過除夕了結絳珠緣 撕改冊驚醒紅樓夢

話說黛玉要把各人的詩，請教社外人評閱。湘雲指出一個人來。大家問他是誰。湘雲道：「就是我和瀟湘妃子在捲簾底下聯吟。他來續完三十多韻五律一首的檻外人。寶玉拍手道：果然想的不錯。既是那麼，要一手膽了出來，不必提明那一首。這一首是誰的。就這二十六首詩。秉公定了甲乙。看誰的壓卷。湘雲道：我猜妙師父評起來，還推薄寒這一首爲全璧。黛玉道：你的細雨收這兩句，用梅花詩定有咏花人五字，想要拍到細雨上，甚難下句，忽接春帆二字，竟把細雨直擡出來。同那大姊姊綠苔第三聯一樣，皆用成語，卻極自然。可謂神妙。直到秋毫顯了。寶玉道：史大妹妹的坐久香清夢回林靜一個篩字，一個逗字，直把疎籬刻劃入微，也敵得住了。就是紋妹妹的幸不折來四字，用少杜陵看梅詩，恰好接上竹報平安，巧也巧極。寶琴道：二哥哥的一枝春壓翠雙翹，還不出色嗎。探春道：便宜了二哥哥，偏留這個他得意的題給他。香菱道：你們要寫，我就帶去。明兒早上可有了。黛玉

道。忙什麼。你去消消停停寫就是了。認真像舉子入了場。要緊看榜嗎。當下丫頭們收拾開了筆硯。管家媳婦上來。安放杯箸。各人隨便坐下。黛玉先笑道。我有一句話。告訴枕霞舊友。昨兒鬧了一天。今兒又接下去。攙了一社。擾了你的東。也算盡興的了。可惜借東風的人。倒沒有在座。衆人聽了。一笑。黛玉又道。這會兒再要猜枚行令。鬧這些討人厭的事。可不能遵教的了。湘雲道。不藉此消消長夜。你趕緊回去。到底有什麼幹。既是你厭煩這個。可叫清音女孩子來唱幾支崑曲。這樣冷靜酒可吃不慣。衆人都道。這倒使得。一時喚到慶齡。慶齡這班人來斟酒。唱曲。暢飲盡歡。又在席上取各人做的詩。互相評論一番。約交二鼓。已散了席。書不冗敘。香菱次早起來。便把二十六首詩。端楷謄清。交與黛玉。打發老婆子送到太虛宮去了。這裏寶玉連日又到天齊廟。走了幾趟。至戲事圓滿。完了心願。看看殘冬將盡。榮府料理過年。大小一切事務。正在忙亂。所有發給族中銀本。陸續發運開張。除承領總數。已經結算外。尙未送到支用清冊。若起造太虛宮。及修飾宗祠房屋。工料細帳。濟貧四局支銷費用。必須逐一查對清楚。又添了許多莊子上完納租稅。也要查銷發給。各倉廩上分別收貯。還有北塘王南安郡王樂安郡王永昌駙馬錦鄉侯臨昌伯。及諸王親蔭襲勳戚世交。平日來往文武官員仕宦之家。以至親友宗族。皆須查照餽送年禮舊規。從豐備送。榮禧榮慶堂各院落堂屋書房。賈母王夫人處。及園內瀟湘蘅蕪怡紅三院。嘉蔭堂綴景閣秋爽齋紫菱洲。並常有人坐落之處。添換燈綵鋪墊。早有經管家人媳婦。開單回明鳳姐。置備領價。家塾代儒束脩。門客相公詹光程日。與王爾調單聘人卜固脩。並各夥計勞金。分別查明找送。廚房買辦及各行當領帳過年家人媳婦老婆子丫頭小廝們賞賜。亦須按照預備給發。諸如此類。年前應辦之事。不下幾千百件。鳳姐與平兒兩個。振作精神。盡心辦理。每夜熬至更深。毫無倦意。不比先前這一兩年身病心煩。苦於支持。獨有寶玉給假在家。清閒無事。外邊不是十分要緊地方。亦不必去應酬。惟天天到賈母王夫人處請過了安。只在黛玉寶釵。並晴鶻鶯襲這幾個人屋裏頑笑適情。有時也到紫菱洲秋爽齋與湘雲岫烟探春姊妹敘談。一日到湘雲處。見擲了滿桌的五色碎絹。寶玉笑問道。你們在這裏做什麼。岫烟道。老太太留史大妹妹在這裏過年。前兒打發老婆子到他家去告訴這句話。他嬌娘已應許的了。他高興起來。要我和他繫百花燈。明年過燈節頑兒。還要你

們大家的鼓起與呢。寶玉聽了，喜之不勝道。我也想頑這個，便叫翠縷去瀟湘蘅蕪，請兩位奶奶同三姑娘大奶奶屋裏兩位姑娘，都到櫺翠苑去。說我和你姑娘同邢大姑娘都在那裏等着呢。湘雲道：爲什麼要到四妹妹那裏去？寶玉道：四妹妹靜守禪關，前兒詩社裏都不肯隨興，咱們偏要去鬧他，說着便催同走。當下三個人來至櫺翠苑，見惜春煮茗圍爐，炕桌上攤了一張本色紙，拾畫在旁研墨，在那裏白描除夕賣獸圖。湘雲道：四妹妹倒先在這裏寫映詩景的圖幅了。惜春攔筆讓坐，不多幾句話，早見寶釵黛玉李綺探春陸續都到。湘雲笑道：你們瞧發符召將，也沒那麼快。翠縷算是二哥哥一員旗牌令箭，傳去兩位奶奶，火速的趕到轅門聽令了。寶釵道：我們只道四妹妹，這裏有什麼商量的話，所以就趕了來。到底你們又要幹什麼呢？寶玉道：剛纔我見邢大姊姊史大妹妹在那裏紮百花燈，咱們各人想出一件來預備明年鬧元宵。衆人聽了，也都高興。李綺道：邢大姊姊紮百花燈，我紮雙鳳雲中扶蓋，下六鯨海上駕山來賽他。寶釵道：我紮四十四竹馬，叫小丫頭們騎了串馬燈。黛玉道：我紮四十座燈臺閣，扮的安福門宮女踏歌樂昌宮主破鏡重圓白馬馱經青藜照讀這些故事。都要本地風光。探春道：我去定製了十架煙火，助助你們的燈興。李紋道：你們都在陸地上頑，我要頑到水裏去。紮幾百盞荷花燈，從荇葉渚一帶放下去，也不教寂寞了碧水寒流。寶琴道：我還要頑到天上去，大大小小糊起幾十個風箏來，帶上綵燈，把風箏放高了，連園子外頭的人都瞧見呢。寶玉笑道：都被你們想了去，叫我換出什麼樣兒來呢？探春道：人家費了多少心思力氣，鬧起這些頑意兒來。二哥哥現現成成瞧熱鬧，倒不好嗎？寶玉想：到底自己也要想出些頑兒來，我記得娘娘省親那一年，正是燈節，園裏頭樹株枝上都有點綴，如今叫他們見什麼樹，就紮什麼花，綴上剪綵爲花，縷絲作柳，其間顏色紅綠相映，好比羯鼓一催，百花齊放。較那一年還要新奇異樣，纔有趣呢。話未完。李紋到了，原來李紋因惜春這裏邀了衆姊妹過去，以爲罕事，走來一問，衆人告訴他緣由。寶玉便要李紋也來隨興。李紋道：我是稻香村本色，就在門前紮些田家樂故事燈罷了。黛玉道：史大妹妹何必自去動手，你縱有巧思，也要費工夫。像你這樣頑起來，不是取樂，竟是討苦吃了。只要大家出個主意，我和二嫂子去說一聲，叫紮燈匠依樣做起來，什麼燈綵不齊備呢？大家都道：這樣簡截。寶玉見惜春靜坐，不發一言，便道：四妹妹

菴裏也該佈置些什麼。請老太太來瞧瞧。別太孤寂了。惜春道：定要瞧我的明年元宵。等你們盡了興，到菴裏來。我便仿葉先師故事，結起了一座虹橋。同你們上轎赴廣陵一遊。衆人都疑惜春謊言，惟有黛玉半信半疑道：四妹妹果然顯出仙術，帶挈我俯覽蕪城風景，好比又回了家鄉一趟。感不勝言。寶玉也歡喜道：四妹妹果然比衆不同。把他們的都震下了。湘雲道：你們自上揚州。我在園子裏頑我的燈。這裏衆人還坐着講些閒話。寶玉便當一件正經事，趕忙出了櫺翠菴。來到鳳姐處告訴了。要鳳姐也隨他們鼓起來。鳳姐道：唉呀呀，原算你們會樂。你不瞧瞧，擺了一桌子。天天一個三更。虧大嫂子不來幫幫我。倒同你們鬧起這些來。正說着，院子裏老婆子報道：東府裏大爺過來了。一時賈珍走進，鳳姐與寶玉連忙起身讓坐。賈珍見鳳姐正在查算帳目，兩個小丫頭手裏捧了兩綉子帳本，站在旁邊。平兒也幫着核對，便笑道：我知道幾天妹妹忙壞了。鳳姐道：過年的事，按着老規矩，倒不費什麼。前兒大哥那邊送來的綵飾，祠堂工料帳，知道是大哥經手的，不用細查。不過瞧了瞧，後邊結纒就撩開了。這裏局頭同工程上的支銷帳，不能不細細查一查。也差不多清楚快了。賈珍道：那邊的工費，都是我們蓉兒親自料理，他們也不敢浮冒。我已核了一核，駁正了纔送過來的。鳳姐道：近年來大哥那邊事情也忙。又累大哥多費這番心。正是前兒蓉兒到禮部裏領出來的春祭銀兩，老太太說橫豎要大哥經手辦的。往後領出來，就留在那邊，不必送過來。賈珍笑道：老太太原是優卹小輩，要省事的意思。我叫送過來，也不過要他老人家歡喜，瞧瞧看皇恩永賜四個字。既是老太太那麼吩咐，底下領了銀子來，告訴一聲就是了。鳳姐又道：今年莊子上來的野味，分了許多過來，別那邊不够分派。賈珍道：那裏的話。烏進孝這老頭兒自己也不來。因是今年的收成，足有十分。租籽也完得好，送的禮更豐盛。咱們族裏這些人，往年等不到繳租好的時候，先猴頭吊頸的進來，打探了幾趟。今年到如今，還有好幾家子沒來領。再等幾天，只好打發人送去。完畢了這件事，好過年。今兒我來有一句話，同妹妹商量。好多時沒有請老太太。同妹妹們過去坐坐。一來因這裏的事情忙，又想不出什麼新奇頑耍，不過外頭去叫一班戲進來，就是這幾齣戲，也瞧熟了。前兒在老裘家赴席，見一班跑馬賣械的女孩子，人卻長得乾淨，他們對跑換馬，又在馬上耍的什麼丹鳳朝陽，黃鸞穿梭，這些牌兒名，還有翻雲梯上

高竿十鎗雜耍，比臨戲新舞一點，那邊桂香廳簫道子裏頭，先前寶兄弟在那裏射過鶴子的馬，也跑得開，大家過去樂一天，不知老太太賞臉不賞臉，妹妹這裏的事，暫且擱得一天，賈珍話未完，寶玉接口道：「我在外邊也聽說這一班，果然大哥哥想的到的，老太太一定愛瞧的。」鳳姐道：「只要老太太高興，斷沒有不陪着過去的。」賈珍站起身來道：「我過去見見老太太，說着，便同寶玉到賈母屋裏去了。」賈珍纔出去，賈璉進來道：「咱們老爺陞了上，還有書子來，我去見了老太太，回來再說話。」賈璉便往賈母處來，與賈母叩喜道：「孫子剛纔在吏部裏頭，聽見軍機處有信出來，老爺陞了河南臬司，接到廷寄，就要進京陛見，扣算日子起來，趕燈節前可到，老爺任上，還有書子，說着向懷裏掏出，先念了賈政與賈母請安稟帖，再將家信念與賈母聽了，信內的話，說家中可喜之事，備已知悉，皆賴祖宗福蔭所致，不可因手頭寬裕，任意驕奢，寶玉給假在家，慎勿以遊嬉爲事，荒廢詞章，時下外官州縣難做，將來朝試，散館一放外任，伊年幼無知，甚爲可畏，等語。」賈母聽了道：「老爺信內爲什麼不提進京的話？」賈璉道：「老爺發信在先，還不知有陞轉一事，所以未曾提及。」賈母點點頭，賈璉又笑向寶玉道：「寶兄弟可聽見了嗎？」寶玉聽賈璉念家書，說到訓飭他的話，早已站了起來，此時賈璉提了一句，只得應了一聲聽見的了。賈珍在旁接口道：「論寶兄弟的學問，也斷不至此，況且聖恩優渥，知他年輕，未諳民社，一定多留在瀝署多年，易於陞轉，那是老爺的過慮。」賈母聽了歡喜道：「正是珍大哥，你的寶兄弟，也算虧他的了，他老子自己任上的事情也繁，何必這樣操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是我自己說這句話，如今算起來，壽也有了，福也享了，我歡喜的孫子重孫子，都中舉做了官了，不遂心的事，都遂了心了，家裏意外的喜事也瞧見了，仰賴上蒼保佑，皇恩祖德，天高地厚，還要盤算什麼，只願樂我的就是了。你今兒來請我過去瞧瞧馬賣械，算起來年底裏也沒有日子了，過新年再瞧瞧，賈珍應了一聲是。又和賈母說了幾句話，然後站起身來，退了出去。賈璉、寶玉都送了賈珍，寶玉自回園子裏來，閒話少敘，連日就有親族交游到來賀喜，賈璉支應，非寶玉的同年至好，也不出去應酬，只躲在園裏頭玩耍，一日閒步到紫菱洲來，見黛玉寶釵先在那裏瞧湘雲紮燈籠，寶玉道：「鳳姐姐已吩咐叫外邊燈匠趕緊去，你又在這裏忙什麼？」湘雲道：「我知道橫豎儘開在這裏，我是紮幾盞來頑我的，聽見珍大哥也傳了精巧匠人，在那裏

紫燈請老太太過去瞧跑馬賣械。自然咱們都要跟着去的。我一天盼一天。過了年好瞧熱鬧。黛玉笑道。我也盼四妹妹帶挈我上揚州呢。寶釵道。瞧你們高興到那時候。偏偏老爺回來了。只要老太太高興。請了老太太來玩。咱们的燈樂咱们的老爺回來。陛見過了。也沒在家耽擱的工夫。那裏還來查察咱们。湘雲道。咱们的詩妙師父爲什麼留住了。還沒送回來。這裏打發個人去問一聲纔好。黛玉道。別去催他。這會兒沒有送來。一定他留心細評我們二十六首呢。正在閒話。只見薛姨媽的丫頭同貴來找寶釵。說老爺出了監。同二爺回家了。太太叫我來告訴姑奶奶一聲。纔到蘅蕪苑。四兒說奶奶找瀟湘館奶奶去了。我到了那裏。又找來的。於是衆人都替薛姨媽歡喜。黛玉道。難得你老爺趕年前回了家。老太太自然歡喜的了。同貴道。正是太太說。新年裏就要擺酒請客。梅家任上還沒信來。三月裏先要辦香菱姑娘的喜事。底下再辦。同貴說到這裏。噙着袖烟。又一笑縮住了口。衆人都已理會。獨有寶玉心上未免悵然。以爲咱们園子裏又少了一個知己姊妹。寶釵因有問同貴的話。站起身來。先和同貴回蘅蕪苑去了。寶釵二人又坐了一會。然後回去。時光迅速。瞬眼已是除日。清晨起來。自賈母以下。凡有誥命者。皆按品妝戴入宮辭歲回來。賈母先在自己院裏。供了天地佛馬等。寶玉入朝回府。帶領他姊妹並那王二夫人。姨嫂人等。先在窻王前供獻已畢。到家祠家廟裏行了禮。拜過影像。回房歇息。寶玉就在賈母王夫人處辭了歲。又到各處一走。吃了早飯。外邊已經伺候出門。揀幾個要緊地方。親自一到。趕忙回來。見榮國府大門洞開。門前車馬喧沓。人聲雜鬧。都是來辭歲的官員紳士。以及戚好世交。寶玉驟在車內。不及招接。逕到儀門下車。裏外懸燈結綵。顯耀異常。寶玉望聚錦門來。進園中一路豎起盞燈。兩旁樹枝下。果有紅綠相間的點綴。是花是葉。巧奪天工。衆媳婦丫環已都換上新豔衣裙。粉香脂豔。髮影釵光。目不暇給。一時到了怡紅院。小丫頭道。姑娘們都逛去了。寶玉因早上起來。應酬了大半天。覺身子有些乏了。便一個人坐下。心中歡喜。想到。照像今年過這麼一年光陰。真不虛度。凡可悲可恨之事。翻轉來都成了天下所無。古今罕有的樂事。不但事已如斯。連所見所聞別人的事。亦無不稱心如意。有生若此。竟不知離恨天爲何物矣。正在出神。鳳姐處打發人來說。老太太吩咐今年的台歡宴。擺做兩處。本家爺們來的不少。席面擺在大花廳上。叫咱们二爺同那邊珍大爺答應。二爺和

奶奶姑娘們，就在綺散齋。老太太出去近便些。今年老太太分外高興，定了兩班好戲，還叫傳梨香院的女孩子，都去伺候，有幾十架煙火，晚上放呢。二爺快走罷，寶玉把身上帶的表瞧了一瞧，道：「時候也不早了，今兒老太太高興起來，多坐一會子，咱們再瞧瞧燈火，怕就該出去隨班朝賀的時候了。」不如趁這會兒打個盹兒。當下和衣倒在炕上，纔朦朧合眼，耳邊聽得有人喚了聲「二爺」，似四兒的聲音。睜眼一看，卻是五兒。遞過一本詩稿，說是妙師父打發人送來的。寶玉接過展開，留心要瞧妙玉評的詩眼力何如。五兒手裏又遞過一紙字帖兒，道：「還有妙師父的名帖，請二爺就到太虛宮去，有要緊話告訴二爺呢。」寶玉便將詩本擦下，瞧那帖兒上寫的太虛幻境妙玉拜。寶玉看了，心上狐疑道：「這會兒請我去講什麼話呢？」他向來自稱檻外人，忽然又換了太虛幻境四個字，心想到黛玉那裏告訴了這句話再去。又恐黛玉阻止他，便起身步出園來，走至二門外，不見小廝們，獨自一個出了府門，步行至太虛宮前，見宮門半掩，逕進裏邊，過了牌坊，見情天匾額下，站一宮妝女子，宛似一下見面，浹洽的人。料他必來款接，忙趨步上前，那女子反向寶玉叱問道：「何處俗物，擅入此間？」寶玉見女子加以厲色，逡巡卻步，自覺赧顏，只得俯首相告道：「我是來會妙師父約，不知他住在那一個屋子裏，望仙姑指引。」那女子答道：「這裏沒有什麼妙師父，還不快走。」寶玉道：「明明剛纔妙師父打發人去招我來的，怎說沒有他呢？」那女子道：「這裏乃清虛飄渺之所，說有便有，說無便無。縱然有他，也未必肯出來見你。你如不信，儘管在此着迷，莫怨就誤你的事。」說着，逕自走進，把角門掩上了。寶玉恍惚記起前日親送妙玉到此，爲什麼一時竟無處找尋他的居室。這宮妝女子，又是何處來的，被他冷落，心頭納悶，信步行去，進了一座宮院，見牆下自己移植那棵淚草，蔥翠依然。正在注目凝思，只聽隔牆送出一派歌聲，字字清朗，歌的是：

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只怕沒前因，今生怎想遇着他。畢竟有奇緣，肯教心事成虛話。從前枉自嗟呀，到後何須牽掛，撈起了水中月，裁活了鏡中花。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忍他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曲終人不見，餘韻悠然。寶玉聽了，還要咀味其詞，出神佇立。忽見院門啓處，步出一女子來，似曾相識。一時記不起是誰，因纔被宮妝女子呵叱，未敢造次，見那女子笑臉相迎，迥非頃間落莫光景，便向前作揖，問道：「何處歌聲？」

瞭曉乃爾。昔年似曾聆過此音。那女子道。詞調雖舊。句義更新。今被竊聽了去。恐還未能明晰。我感使者送劍之情。不避嫌疑。與君一面。引你到一個地方去。索性把曲中的前因後果。都明白了。說着便挪步向前。寶玉踉蹌在後。轉彎抹角行來。依舊到了配廡薄命司中。那女子道。這裏是使者到過的。還把先前所看金陵十二釵正副冊一瞧。別的都不用看他。當下揭了櫥門上封條。開取一絡簿冊出來。翻開。先將冊上舊的。指與寶玉瞧了。再看改的。寶玉看了。大半有些會悟。接連看了幾頁。寶玉向女子央告道。敢乞向神仙姊妹借我紙筆。一並抄了那幾頁的詞句回去。叫嚼們園子裏的姊妹大家一瞧。庶不辜負了姊妹今兒這一番指示。那女子沉思道。已往之事。也不怕漏洩天機。那旁桌子上。現有筆硯花箋。你把舊詞句同改的都錄了去。就是一面寶玉錄寫。仙女站在旁邊指道。這便是正冊上第一頁。改分兩頁的。看寶玉寫了。又把幾間看過這幾頁。挨次指點明白。寶玉寫就。又向仙女乞情道。姊妹何不再引我到那未曾看過這幾句裏頭去。瞧瞧。仙女道。古往今來。普天世界的女子。雖各人遭際結局不同。總越不過匾額上懸示的情天孽海四個字。藩籬千人一面。萬人一轍。就是金陵十二釵裏頭。這幾個人。全虧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子。費了多少神力。硬改了註定的冊子。纔得枯木回春。炮燈復餓。也只爲完就絳珠仙子靈河岸上一段未了情緣。其餘幾個人。都是帶掣的。何必再閱他司。多牽情恨。使者到此。也有時候了。速速回去罷。寶玉無奈。只得把抄的詞句。揣在懷裏。拜謝仙女。離了太虛宮回家。逕至怡紅院。見黛玉寶釵湘雲迎春。鴛鴦香菱晴雯襲人這許多人。坐的坐。站的站。滿屋子裏鶯聲燕語。翠簇珠圍。先是湘雲開口道。我們都來給二哥哥辭歲。丫頭們滿園子找你不見。躲到那裏去的。寶玉道。剛纔妙師父送了嚼們半仙閣的賞梅詩來。湘雲不。等寶玉說完。忙接口道。在那裏。忙拿出來給嚼們瞧瞧。妙師父怎樣評的。寶玉道。且慢瞧這個。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妙師父來送了詩。還有帖兒邀我去說話。我趕忙到那裏。妙師父不見。倒遇着一位神仙姊妹。引我到一個地方。拿出許多冊子給我瞧。他說是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姑。爲了絳珠仙子要完結什麼靈河岸上的夙緣。因此把註定的冊子改了。其中道成全了嚼們金陵十二釵裏頭幾個人。不信現有抄來冊上的詞句。說着便向懷裏掏出來。給衆人看。衆人細細看了。黛玉便道。這明明說着嚼們。你真個從太虛幻境拿來的麼。寶玉道。你這麼一

個聰明伶俐的人。難道還不明白世界上那裏有什麼真的事情。就是我們這班人。都是從太虛幻境來的。做出這些悲催離合。那有仙人把謊言哄騙們的麼。正是。

花落分明上故枝。

人間何處有相思。

寄言大地癡兒女。

修到神仙樂未知。

逸梅氏評曰

此書一結。結得樓閣仙山。虛無縹緲。令人感想無窮。

黛玉日記

序

憶余丙午識綺情君。亟慕其風度溫雅。燦若春花。與之語。豪爽有俠氣。然賦性多情。工愁善病。喜讀石頭記。每於無人處。輒自淚下。其一往情深。直欲爲書中人擔盡煩惱也。余戲謂之曰。使子化身黛玉。寧有淚乾時耶。相與一粲。厥後伯勞春燕。各自東西。而綺情固無日不歷是情場。受盡磨折矣。今夏始束裝返里。避暑於遯園之西偏。余亦蟄居多暇。互相過從。見其案頭草稿一束。題曰黛玉日記。余甚訝之。綺情知余意。笑向余曰。子有疑乎。此殆余讀石頭記而不能忘情者也。子昔謂我化身黛玉。淚無乾時。今其驗否。爲我遍告世人。幸無嗤爲多事。余曰嘻。狂奴故態。雅自可憐。願附片言。以曉讀者。戊午仲夏黃梅吳醒亞識。

黛玉日記

題詞

篆烟微曩竹窗明。細數閒愁合淚傾。乍見穿簾雙燕侶。劇憐孤客一身輕。
離魂不斷江南夢。密緒空求並蒂盟。聽罷杜鵑聲徹耳。搗鋤情自葬殘英。
晝長無奈惹情長。憔悴形骸懶理妝。問病有時承輟語。慰愁無計爇心香。
恩深更妒他人寵。疑重翻憎姊妹行。倦聽蟬鳴聲斷續。自拈裙帶自商量。
秋來何事最關情。殘照西風落葉聲。靜對嬋娟憐素影。藉題芳菊托丹誠。
孤鴻久渺鄉關信。簪馬無因向夜鳴。悵抱幽懷誰共訴。隔牆風送笛聲清。
風亂竹聲雨洒蕉。瀟湘館內踏魂銷。情絲緊縛如新繭。愁緒紛紜似怒潮。
願化輕烟同紫玉。難忘愛水渡藍橋。此身涇渭憑誰定。一死方知柏後彫。

吳醒亞題

黛玉日記

余生不辰。命途多舛。奇胎墮地。卽帶愁來。繡閣生涯。強半消磨於茶鑪藥灶中。迄慈母見背。家境淒涼。余之身世。益無聊賴。今忽忽十有一齡矣。疾病憂愁。咸逐年華而俱長。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將與世長辭。夫紅顏薄命。千古同然。余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恆多不幸。若就此齋恨永逝。不甚可悲。嘗見古之閨閣名媛。於憂傷無告時。恆寄情紙筆。傳之後世。雖其身已死。而其名長留。後人見其墨跡淚痕。莫不爲之臨風追弔。余不材。竊欲效之。然素性疏懶。旋作旋輟。今者遽與吾可愛家庭別矣。此後憂患煩惱之襲余也。必較前益甚。乃不得不奮余弱腕。以完余素志。荷遇可記之事。余必記之。今後余之壽命有幾何。余之筆記亦有幾何。惟余每一拈管。卽覺愁絲一縷。緊繞余之筆端。恐所記亦祇有一副血淚圖耳。後之讀余文者。其亦爲余臨風追弔否耶。余不知也。

夕陽西下。倦鳥投林。長堤衰柳千樹。受斜日餘光。慘如紅血。秋風吹之。葉簌簌墮。江上帆檣如林。乘風而馳。款乃之聲。與蘆岸漁歌。爭相應和。此余離家赴京時也。時余方竚立江干。樹影扶疏。卷衣袂作冰蘭之紋。余父默立余旁。一雙枯蹠。欲淚不淚。余知老人心傷矣。心中酸楚。幾失聲而哭。然猶力自遏制。蓋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余自襁褓以至於今。本未嘗一日離余父。階前鬪草。籬下葺花。余父恆引爲笑樂。不謂未爲反哺之鳥。遽作離巢之燕。此後承歡菽水。更有何人耶。矧余父年已老。尙無子嗣。而環顧族中。支庶亦不甚盛。卽有之。亦非親支嫡派。余遠去。余父對景淒涼。必愈增宗嗣之感。余嘗思造物生人。與其祿者。必靳其福。卽以余父論。官至御史。且承勳爵之後。貴顯可謂至矣。然伯道無兒。庭幃岑寂。豈非人生一大缺憾哉。余父夙好讀書。終日麈首伏案。不以爲苦。年二

十而娶余母。余母性情溫和。與余父情好極篤。于歸六年。始生余。余生而多病。計一歲中。爲二豎所虐之日。可得半數。三齡時。曾遇一瘋僧。謂余非皈依佛門。終必無幸。不經之談。余父固未之信。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其時余母復獲一子。願未三歲即殤。因是余父母愛余益篤。直不啻擊珠掌上。余秉性頗不愚鈍。雖年僅數齡。而知識已開。幾欲舉世間千愁萬恨。一一貯之。余心積恨既多。懽情日減。璇閨無事。祇有鎖其纖嫩雙眉。臨風長嘆而已。余父見余蕭索之狀。嘗引爲憂。語余母曰。此女過慧。非福也。因延師教余讀。意欲借詩書以陶余性。不謂余既讀書。思慮之縈擾。余心乃較前益甚。未幾。余母又棄余長逝矣。時余纔六齡耳。以六齡之幼女。忽喪其親。天下傷心事。孰過於此。憶余母病危時。握余手而言曰。吾兒。吾去矣。吾一生所出。僅餘汝一人。余死。他無所戀。最痛者汝耳。願善事阿父。勿念我也。言已而逝。嗟夫。此言一入余耳。乃令余終身不忘。卽今思之。猶如昨日事。然而墓木已拱。衰草萋迷。七里山塘。但有斷墳三尺。存於斜陽夕照中而已。寧不痛哉。余父自余母沒後。抑鬱寡懽。既傷伉儷。復憫孤雛。長日但埋首書卷間。以求萬一之排遣。及入宦途。案牘勞形。益乏興趣。得閒。惟攝余徘徊於殘月曉風中。父女相依。至無聊賴。忽忽至今。已度五個蕭晨矣。而余遂亭亭如成人。余年既長。一切憂患。亦追蹤而至。質言之。余自墮地至今。與余周旋者。惟有疾病憂愁四字耳。邇年來。尤有一事。令余厭惡。凡見余者。莫不嘖嘖稱讚。謂余容華絕代。直爲世界第一之美人。嘗有一次。余閒行市上。環余輿而行者數十人。幾欲將古今所有美人之名。一一加諸余身。實則余攬鏡自視。亦不過平常耳。且人生而爲女子。已屬不幸。再益以顏色。尤爲不幸中之不幸。余又何貴有此容華哉。……方余作此遐想時。斜陽已匿山背。隔岸炊烟四起。微風吹之。散爲暮靄。迴顧余父。雙袖龍鍾。偷揮老淚。慘然語余曰。吾兒。汝此行。吾心頗慰。外祖母老益慈祥。愛汝必如汝母。惟汝病量日增。吾不能親爲汝療治。不無耿耿耳。余聞語。心益酸哽。咽應曰。兒去。當自爲調護。以釋父憂。然父邇亦衰頹。此後晨昏定省。更有誰乎。兒身棲異地。夢繞家山。千祈保重。余父曰。兒母憂。苟南中有便。當時以書來。尤有一言告汝。賈府人多而事

雜務謹慎自愛。處處留心。勿令人輕視汝也。言次。舟子頻促登舟。余父乃扶余下艙。且行且搵其淚。余欲覓一語以慰余父。而方寸已亂。竟不可得。良久始含淚曰。父兒去矣。待到明年此日。當遣歸視父也。余父微頷其首。舉衣登岸。回顧余曰。到京後。務以書告我。也。余敬應曰。諾。諾。字一出。余淚如雨下。一回首間。杳杳家門。已沒入蒼茫暮色中矣。

余赴京。實余外祖母所召。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而歸於賈氏。卽世所稱史太君是也。賈氏爲金陵巨族。鐘鳴鼎食。赫赫有聲勢。凡過石頭城下者。莫不知有賈府焉。其祖先均貴顯。至寧榮二公。分爲兩支。寧公死後。其子代化。襲官。生兩子。長名敷。已夭。次名敬。好修鍊。不理家務。生子名珍。孫名蓉。卽今居寧府者是也。榮公死後。子代善襲官。代善。余外祖父也。已早逝。生有二子。長名赦。卽余大舅父。次名政。卽余二舅父。大舅父。爲人平靜中和。現襲官家居。生子名璉。年已冠。小有才。現勸理榮府家政。二舅父。方直端正。酷好讀書。朝廷因愛其才。特賜以主事之職。今已升至員外郎。早年獲一子。名珠。年未二十而卒。次生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已選入宮中。越年又生一子。一落胞胎。口中卽啣彩玉一枚。並鑄有字跡。因是取名寶玉。聰明靈慧。俊秀溫柔。惟不喜讀書。但喜與姊妹行廝混。故二舅父不甚愛惜。而外祖母則視若性命。今聞已十餘齡矣。余父嘗告余。謂此子誕生。實至奇特。其爲龍爲蛇。全視賈府氣運何如。若能改其舊性。承阿父詩書之業。或猶可爲頂天立地男子。否則不過酒色之徒耳。不獨余父持論如是。凡聞此事者。亦莫不云如是。若以我思之。其人既啣玉而生。必秉有天地清明靈秀之氣。收局或不至趨於惡劣。然此亦不過余揣度之詞。必俟親見其人。乃能定之耳。

余在舟中。至爲悶寂。與余同行者。爲余師賈雨村先生。先生湖州人。文章經濟。冠絕一時。初亦甚貧窶。繼得親友扶助。得官某縣知縣。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易招尤怨。未一年。被參革職。仍舊擔風袖月。作個遊人。某年至揚州。余父聞其名。特聘爲余師。諄諄教誨。至爲盡力。余今日得握筆作此筆記。亦實食先生之賜也。此次

因得郡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遂要求余父。轉央余舅氏。余父感其教女之恩。允之。故使附余舟而行。此後余深入侯門。彼浮沈宦海。師生之誼。至此乃斷。余心傷矣。

舟行可月餘。沿路荒洲蘆荻。盈於兩岸。秋風撼之。萋萋作響。每於夕陽西下時。但見水鷗隊隊。逐斜日而飛。入夜則聞鶴唳長空。猿啼山谷。一種淒涼之家。使人愈增思家之感。余自出世至今。本未嘗一日離余家。方余幼時。余母裸抱提攜。殆如形影相隨。不可須臾離。及余入校。苟一刻不見。亦必使人問之。滿謂母女相依。將可生生世世。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又孰料余母逝世後。弱質零丁。猶須奔此千里長途耶。夫天下最可憐者。莫過於無母之孤兒。若以無母孤兒。而寄食他人宇下。尤爲至慘之事。余一身乃兼而有之。則余之可憐。直可冠絕千古。余此行。本非余心願。特以外祖母之命。情不可卻。且余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余又多病。年紀尙小。上旣無親母教養。下復無姊妹扶持。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諸舅氏姊妹。或可少減余父內顧之憂。然而家園大好。遽爾長離。惜別之情。何時可釋。故余舟進一尺。余之痛苦。卽加增一度。所謂心隨流水。又回頭也。

與余同舟者。尙有僕婦數人。皆賈府所遣。以待余者。實則彼等食用。較余猶爲奢靡。往昔余母嘗告余。謂賈府奢華。爲近世少有。余頗不信。今觀此三等僕婦。尙且如此。等而上之。更何待問。余此去又墮入綺羅叢中矣。余甚不解宦宦之家。何苦必以奢華相競尙。若以余思之。則以儉樸爲佳。否則子孫咸習於紈袴。一旦失勢。未有能保其舊業者。此富貴之後。所以易於式微也。雖然。此余一人之見也。又烏足以語他人哉。

舟旣抵京。余師先持刺往謁余舅。余舅聞余至。卽命肩輿迎余。余惘然乘之往。沿途街市繁華。人烟稠密。首都氣象。畢竟不同。旣而至一巨宅前。雕楹玉藻。繡栢雲楣。門首懸勅造寧國府五字。始知此乃外祖長房也。過此往西。又見與此相似一宅。文槐鏤檻。青瑣丹墀。聲飛鳥革。霞蔚雲蒸。則榮國府是也。門列三間。石獅矗立。華冠美服。列而坐者十餘人。余僭均由偏西角門而進。走約一箭遠。另易衣帽。周全小廝數人。肩輿而入。至一垂花門前。小廝

均退去。鶯姐爭前掖簾。扶余下轎。既入垂花門。見有穿堂一間。中置大理石屏風一。轉過屏風。則有三間廳房。廳後卽爲正房大院。正面上房五間。峻宇雕牆。丹楹刻桷。構造極爲華麗。兩邊穿山遊廊。中懸鸚鵡畫眉等鳥雀。堵前環坐丫頭數人。見余至。羣起笑曰。適老太太猶念不圖竟至也。余此時寸心忐忑。至爲不寧。思賈府人多如此。余又爲壽生之人。誰爲長輩。誰又次之。余皆不之知。萬一稱呼有誤。寧不爲他人訕笑。思時。已聞人呼林姑娘至矣。余既入室。見兩人扶一鬢髮如銀老母出。余知此必外祖母矣。方欲下拜。已被外祖母抱入懷中。號啕大哭。余亦不禁淚落如綆。卽室中侍立之人。亦無不泣下良久。始被他人勸住。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此汝那大舅母也。年可五旬。貌甚忠厚。又指一人曰。此汝王二舅母也。年約四十餘。於忠厚之中。又略露精明。又指一人曰。此汝先珠大哥媳婦。大嫂端莊凝麗。毫無輕薄態。余均一一見禮。少刻又見丫鬢奶媽。擁三女郎至。其一曰迎春。大舅父姨娘所出也。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其次名探春。余二舅父庶出也。削肩細腰。修眉俊眼。亭亭玉立。顧盼神飛。其三名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則寧府敬舅之女。珍兒之妹也。相見既畢。各敘寒暄。外祖母復詢余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如何送死發喪。余均含淚告之。外祖母曰。余一生所出。最愛者惟有汝母。不圖今竟先我而逝。南北相睽。不能一面。余欲不痛。又焉可得。言已。復握余手而哭。

此時衆人見余身體孱弱。卽知余必常病。因問余服何藥。如何不速治愈。余嘆曰。吾向來如是。自能進食時。卽與湯藥爲緣。迄今不知經多少名醫。迄未見效。憶余三歲時。曾來一瘋僧。謂吾病欲愈。非自今以後。不聞哭聲。不親外戚。不可當時聞其言者。均未留意。而余病遂亦無已時。今日所服者。乃爲人參養榮丸。外祖母曰。佳。此間正配丸藥。囑彼等多製一料可矣。語次。忽聞後院中笑曰。我來遲矣。不曾迎接遠客。余聞語一愕。思室中人均歛聲屏氣。此爲誰。乃放誕若是。方昂首間。已見媳婦等擁一麗人至。年可二十餘。彩繡輝煌。恍若仙子。漆黑之髮。縮作八寶攢珠髻。戴以珠釵。光輝燦然。皓齒之頸。圍以赤金盤螭繚絡圈。衣縷金百蝶穿花雲緞襖。罩以五彩刺絲石青

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丹唇微綻。兩頰之上。尤時時現為淺笑。至其雙眸。則非吾筆所能形容。方其深思時。其黑如漆。及其笑時。則又如秋水微波。使人心醉。余猝不知為誰。但立起迎之。外祖母笑曰。汝不識彼乎。彼乃吾家有名潑辣貨。爾但呼以鳳辣子可矣。語出。衆均失笑。余茫然不解所謂。衆姊妹曰。此璉二嫂也。余始恍然。乃璉二哥之妻。即二舅母之內姪女。幼時充男兒教養。學名王熙鳳。爲人敏幹多才。現方勤理家政。既見余。即凝其剪水雙眸。向余審視。笑曰。天下竟有此等標緻人物。吾今日始見矣。矧其通聲氣。派。竟不似老祖宗外孫女。乃似嫡親孫女。誠無怪老祖宗日懸念不置也。言已。又攜余手。詢余已幾歲。上學否。在此不必憶家。任需何物。但告我。僕婦如有不周處。亦須明言。余笑謝之。時丫鬢已以茶菓進。鳳姐一一周旋。復遣人收拾余之行李。安置同來僕媪。一若榮府諸事。須其一肩承擔者。爲狀亦云勞矣。

茶畢。大舅母攜余往見舅父。既出窰堂。至垂花門次。則有油碧之車。候於道左。吾儕乘之出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大舅母攜余下車。進入院中。余知此處必榮府花園劃分而來。再進。則爲正房。蘭宮祕宇。綺欄雕甍。雖不及榮府軒峻壯麗。然亦別致可觀。且院中花木葱蘢。亭臺幽勝。尤使人悠然動出世之想。既入室中。姬妾丫鬢。爭出迎導。大舅母一面讓余坐。一面命人往書房請余大舅。比侍者返。謂大舅云。連日身體不佳。暫勿相見。余知大舅此語。實爲託詞。蓋恐見此孤雛。愈增惆悵。故不如不見也。坐未久。余即辭出。既入榮府。僕媪導余往東轉灣。經過穿堂。至儀門內。見有五間正房。兩邊廂房。四通八達。軒昂壯麗。與外祖母處不同。余知此必正內室。入堂屋。見有巨匾。上書「榮禧堂」三字。又有銀字烏木聯牌一幅。上書

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繡幃煥烟霞。

筆力矯健。不可多觀。偏東又有耳房三間。則大舅母居坐宴息處也。室中陳設。至爲華麗。臨窗陳大炕一。鋪以猩紅洋毯。炕側設梅花式洋漆小几。炕前一溜四張楠木椅。蓋以銀紅撒花椅搭。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瓶花茗

碗俱備。余乃擇寬邊椅上坐下。見室中丫鬟服飾美麗。竟不下於帝王之家。於時又有衣紅衣丫鬟含笑而至曰。太太請林姑娘往彼處坐。余聞語。卽隨老嫗往東廊三間小正房。房內陳設亦佳。二舅母方坐西邊炕上。見余至。卽往東讓。余知此必二舅父坐位。因移身近舅母坐下。舅母撫余肩曰。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見舅父。不期彼往城外齋戒去。俟來日再相見可乎。余曰。善。舅母又曰。吾尚有一語告汝。吾家姊妹三人。性情均極溫和。以後相處一處。或不患齟齬。惟吾尚有一孽根禍胎。不啻家中混世魔王。汝以後萬勿與之近。卽姊妹行亦不敢沾惹。余聞語卽知爲寶玉。因應曰。舅母所云。得勿爲寶玉表兄乎。兒嘗聞母親告我。表兄性雖頑惡。而待姊妹極佳。兒來當然與姊妹同處。兄弟自另居別室。卽欲沾惹。又焉可得。舅母笑曰。汝尚不知。彼非他人可比。自幼因老太太溺愛。無人敢管。致舉動癡頑。日甚一日。若姊妹行不與親。猶可安靜。若與多交一語。卽如中狂易。一時甜言蜜語。有天無日。瘋瘋癲癲。不知生出多少事。故我告汝。甚勿稍假顏色也。余笑頷之。

余與舅母酬應之語。至此似已告終。舅母遂攜余由後廊出。西角門。見有南北甬道一條。倚南爲倒座三間抱廈。小巧精緻。北面立一粉油大影壁。後有小屋數椽。雕梁畫棟。椽爲美麗。夕陽映之。乃作朱紅之色。舅母笑指曰。此鳳姐居也。汝以後苟需何物。可來此問彼。余曰。諾。過此爲院門。總角小厮。咸垂手侍立。舅母攜余過東西穿堂。卽爲外祖母後院。進入室中。則晚餐已備。外祖母踞榻獨坐。兩側陳四空椅。鳳姐卽推余而左。第一椅坐。余推讓再四。始入席。同席者爲迎春。探春。惜春。等姊妹。鳳姐等則於案旁勸讓。丫鬟各執拂塵漱盂巾帕。屏聲靜氣。環立於旁。一種富麗堂皇之狀。爲余生平所僅見。飯畢。各就丫鬟手中盥漱。進以濃茶。余家向例。飯後必過片時。方可進茶。蓋恐有傷脾胃。今既來此。不得不與衆相隨。茶畢。舅母等相繼退去。外祖母呼余近前。詢余現讀何書。余一一告之。且問姊妹學問若何。外祖母曰。安有學問。不過識字耳。語次。忽聞室外步聲響。衆呼寶玉知矣。余思寶玉不知果爲何如人。方昂首聞。已見一青年公子。跨步而入。冠束髮紫金冠。齊眉勒嵌珠。金抹額。身衣百蝶穿花大紅。

箭袖。束以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縵。外罩石青起花倭緞排穗褂。足登青緞粉底朝靴。面如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項上金螭纓絡。懸美玉一方。余乍見不期一驚。自思此卽寶玉乎。胡面熟若此。然余之來此。實爲第一次。果又於何處見之哉。噫。異已。時寶玉向外祖母請安已畢。外祖母乃命往見舅母。少刻復轉。衣飾已易。頭上周圍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總編爲大辮。其黑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身衣銀紅撒花大襖。脖前仍懸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體半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鞦。愈顯其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外祖母顧之笑曰。外客未見。卽易衣冠。得勿失禮乎。寶玉聞語。向余一視。外祖母曰。猶不往見汝妹妹。寶玉乃含笑向余一揖曰。是卽林家表妹乎。言次。凝眸注視余面。余頰不期而頰。寶玉笑曰。表妹我曾見過。外祖母曰。汝又譎言。彼纔來耳。從何處見彼哉。寶玉笑曰。雖未曾相見。然實面善。一若故舊之人。重相把晤。余亦不知何故也。外祖母笑曰。如是。以後當更相和睦矣。余此時心中大愕。思彼胡亦與余同此感想。豈果於何處見之耶。抑夙世舊侶。今日重逢耶。寶玉見余凝思。乃移身近余曰。妹妹亦曾讀書否。余曰。不曾讀書。但略識字耳。寶玉曰。尊名爲何。余以黛玉對。寶玉曰。然則何字。余曰。無字。寶玉笑曰。吾今贈妹一字。莫不靈翠二字佳也。探春曰。此何出典。寶玉曰。古今人物通考云。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矧表妹眉尖若蹙。眼角含愁。錫以此名。不尤稱耶。探春曰。稱則稱。吾恐又爲杜撰。寶玉曰。除四書杜撰太多。我則不能杜撰。言次。又問余有玉否。余曰。否。玉乃希罕之物。安能人人皆有。寶玉聞語。狂病陡發。立取脖前彩玉。力擲之地下。詈曰。人之高下。尙且不識。遑問其靈不靈乎。霎時室中諸人。驚惶失措。外祖母亟攙之懷中曰。孽障。汝欲打罵人。易事也。奈何摔此命根乎。寶玉含淚泣曰。家中姊妹。均無此玉。我獨得此。夫復何趣。今日來此。天仙化人表妹。亦無之。可知此乃不良之物。不如碎之也。外祖母誑之曰。表妹原有玉。因姑母下世時。不忍撇棄表妹。故將玉帶去。以全殉葬之禮。以慰姑母之靈。故彼云無玉。汝奈何亦欲效彼哉。言已。仍爲寶玉帶上。寶玉回眸向余

一親。余曰。祖母言當也。寶玉始無語。於時已有人爲余佈置臥室。外祖母曰。可將寶玉移出套間暖閣。與我同居。林姑娘則安置碧紗櫺內。俟明春再作他計。寶玉曰。如此安置。我殊不謂然。以我思之。我卽在碧紗櫺外牀上。不較在暖閣。鬧老祖宗爲佳耶。外祖母沉思頃之曰。如此亦善。於是分給使用婢媪。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教引。嬈嬈四人。又除貼身掌管。斂劍盥沐。丫鬟兩人外。另有灑掃房屋。來往使役。小鬟四五人。余來京時。原攜有奶母。王嬈嬈。暨小丫頭。雪雁兩人。外祖母恐雪雁過小。不中任使。特將隨身二等丫鬟名鸚哥者。賜給與余。鸚哥年方十餘齡。聰明俊秀。余頗愛之。從此晨昏相伴。慰我淒涼者。惟有此婢耳。寶玉亦有陪侍大丫頭。名喚襲人。亦外祖母所賜與。外祖母告我。襲人本名珍珠。心地純良。懇勸謹慎。及與寶玉。乃易名襲人。亭亭玉立。好女子也。佈置既妥。余以精神困憊。惘然歸室。室中陳設頗可觀。惟金碧輝煌。殊非我所欲。室中懸玻璃之燈。作慘淡色。顧影淒涼。令人頓起思家之感。思余在家時。每夕必依余父而坐。或燈前問字。或月下談經。今則水複山重。迢迢千里。故園林樹。果何如耶。白髮衰親。近無恙耶。又思余初至此。各人性情。余皆不知。卽以寶玉論。今日纔相見耳。便生出摔玉之禍。脫因此破碎。豈非我過。而來日方長。齟齬之處。又烏能免。萬一不慎。豈不爲他人所笑。於以知處世之不易。而寄食之可憐。思及此。一陣心酸。不禁潛潛淚下。於時襲人忽入。見余狀。愕然曰。此何故也。鸚哥以實告之。襲人笑曰。姑娘勿如此。將來恐較此更奇之事尚多。若因此傷感。恐傷感無有已時。余乃勉強引以自慰。自此余遂寄居賈府。旬日以來。與賈府諸人。亦漸相識。日與我周旋者。爲迎春姊妹等。及珠大嫂。珠大嫂。本姓李。名執。字宮裁。金陵名宦之女也。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書者。至守中。便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故於執。不欲認真讀書。但教以列女傳及女四書。使略識前代賢女而已。因此執雖青春喪偶。而又居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概不聞不問。得暇。惟陪伴吾儕針黹誦讀而已。余甚敬其人。且憐其遇。故彼與余感情亦極篤。惟彼等與余終屬外表酬應。能真愛我者。惟外祖母一人耳。旬日來衣之食之。無不俱到。余在此所堪以自慰者。

惟此耳。此外與余時刻相見者。則爲寶玉。余未見寶玉時。人咸謂其儻懶。由今觀之。亦一溫和少年。其於余也。尤能體貼入微。余自幼命薄。既無叔伯。終鮮兄弟。榮鬢孤雛。更有誰憐惜。今忽於千里之外。獲此良侶。摯愛之誠。無殊手足。可謂不幸中之幸。雖然。少年血氣未定。憎愛恆不能持久。來日相處日多。能否始終如一。又在不可知之數耳。

余性雅好幽靜。曩在家時。日惟埋首書叢。以自排遣。及至此。乃不得不與衆周旋。請安問好。日數十起。余甚惡之。然余得暇。仍理其舊日生涯。蓋余一生所好。惟有讀書。而余之一切憂愁煩惱。又皆產自書中。讀書愈多。心傷益甚。如蠶自縛。亦莫知其然也。寶玉見余讀書。頗引以爲異。嘗謂余曰。妹妹曾告我。謂未嘗讀書。今胡手不釋卷也。余曰。聊以自遣。非真能了解也。寶玉不信。余不得已。以實告之。寶玉大喜。盡出其藏書。賁之余。且伴余研讀。實則彼性殊不近書。讀未數日。則又厭倦。余屢勸之。不聽也。願彼雖不欲近書卷。而其學問理想。又爲他人所弗及。於以知彼聰明過人。生有夙慧。彼嘗引莊子之言語我曰。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若盡以古人之書。作自身之範。則不免有功名繫其心。利祿勞其形。茫茫然。烏有涯涘。卽終身耗精損神。以相追逐。亦無有滿足之日。稽其收局。祇有撒手長眠而已。夫耗精損神以求之。苦已極矣。乃至求而不得。而至於死。苦不尤甚耶。以故舉目以觀。滔滔者無非愁眉蹙額。實皆古人有以誤之也。若余。但須佳釀一壺。胭脂一盒。偕三數姊妹。或居處於紅樓暖閣之中。或嘯傲於山巔水涯之地。自樂吾樂。自了吾生。不較營營自苦者爲愈耶。余聞是語。甚以爲然。蓋余雖入世未深。亦恆覺世界花花。無非愁境。如鋒鏑槍林。排列而立。一與交綏。未有不敗。莫若棄甲曳兵。以求一暫避之路。故山林幽靜之居。亦嘗縈諸懷抱。惟余覺山林幽居。雖可以避大敵。而生涯亦但有愁苦。而寶玉則覺一絕世情。卽成樂園。此見差與余不同耳。

余居室至爲軒敞。玻璃三五。明亮無匹。窗外盆花數十種。盈盈如二八女郎。向人憨笑。余日命小丫鬟提水灌之。

余生平愛花。漸乃成癖。抑余之愛花。非戀其色。特憐其命。大抵世之蒔花者。恆愛其花盛時。余則獨愛其謝落時。每於秋深之候。徘徊籬落間。見殘紅滿地。枝葉枯頹。輒爲流涕不止。蓋人生一至衰老之時。卽入傷心之域。推而及於花。何莫不然。故於其含苞吐豔。人人見賞之時。余與其情感。猶不甚深。及至綠珠粉碎。紫玉烟消。無復人眷顧之時。余乃不得不悲其命。憐其情。而以一副眼淚。弔之也。寶玉聞余持是論。至爲驚服。遂亦助余培植。而花亦不忍棄其多情主人。雖當露冷霜寒之時。黃菊數十盆。猶新鮮媚人。芬香撲鼻。寶玉願而大樂。謂花亦有知也。每於黃昏日落之時。輒移琴至窗下。命余彈之。彼則高歌以和。悠揚之聲。芬馨之氣。恆繚繞於茜窗珠箔間。迴旋不散。

余與寶玉相處既久。彼之性情。余乃盡知。質言之。彼但須余儕快樂。卽自己委曲。亦在所不計。因此。余卽有愁煩時。亦不得不勉爲笑樂。彼觀之。嘗引爲奇樂。故與余相處之時。乃益多。簾前鬪草。檻外調鸚。相愛之情。無殊兄妹。外祖母見余兩人親密之狀。心中大慰。而愛余兩人較迎春姊妹更加一等。凡余所欲。莫不曲意從之。余經此煦嫗之恩。心思乃漸漸爲安貼。而余之舊疾。亦略有起色。此誠當感余外祖母不置也。

余適見賈府僕媪。又忙碌安置房舍。詢之寶玉。始知賈府又有客至。客卽薛家姨母。二舅母之胞妹也。歸金陵薛氏。薛氏亦书香繼世之家。富有資財。極有聲勢。姨母早寡。現年已四十。早生一子一女。子名蟠。因姨母溺愛太甚。遇事縱容。致老大無成。性情奢侈。雖亦曾束髮受學。然一字不識。賴祖宗餘蔭。得領內帑錢糧。採辦雜料。資財既豐。揮霍益甚。終日惟知鬪雞走馬。玩景遊山。仗勢欺人。無惡不作。卽此次來京。因購婢相爭。曾釀成人命。地方官長。雖明知之。亦莫可如何也。女名寶釵。年方及笄。肌膚瑩潤。舉止嫺雅。當時姨丈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竟較乃兄高勝十倍。及姨丈下世。見乃兄不能安慰母心。彼卽不以書字爲念。但留心針黹家計等事。以分母憂。此次因朝廷崇尚詩賦。徵探才能。選聘世官名家之女。入宮爲公主郡主。充才人贊善之職。故薛姨母攜之來京。

以待選聘。彼家京中原有房產。因姨母與二舅母闊別多年。亟欲聚首一處。故函知二舅母。不住己屋。遷投賈府。其抵京之期。大約在一二日間也。凡此均寶玉告我。究竟薛姨母暨其子女爲何。余均不知。然以余思之。必一俗不可耐之人。蓋人一爲金錢所染。其清高之氣。必自喪失。此世間富人。所以多無骨格也。

越日。薛家姨母即攜寶釵等至。二舅母聞報。亟出大廳迎之。薛家所攜禮物及僕婢甚多。赫赫然闐動一時。余見此情景。不禁黯然。迴思余來時。一主一僕。孑然無親。今寶釵上有親母。下有阿兄。富麗堂皇。有聲有勢。以余擬之。何啻天淵之隔。於此益知余命運之可憐也。余往者嘗覺天生女子。苟稍與以姿色。錫以聰明。其境處必苦。由此以觀。天下正有許多幸運之女子。爲余所未及見也。寶釵爲人。亦甚溫和。余今日雖初見。即可知其人城府甚深。其知人處世。亦必精明。然此類女子。多半隱刻。隱刻之人。最難相與。此後相聚一處。必須事事留心。否則將爲所算矣。

薛家母子等。係住榮府內梨香院。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約有十餘間。小巧精緻。另有一門通街。薛家人均由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來道。則爲二舅母正房東院。每日飯後。姨母必至外祖母或舅母處閒談。寶釵則與吾儕姊妹一處。或習針帶。或讀詩書。爲狀亦甚愉快。惟吾儕聚處時。寶玉必雜入其中。且與寶釵漸形親密。余見狀。頗不以爲然。蓋余覺寶釵爲人。至爲陰險。若與之親。必遭不幸。因屢勸寶玉。詎彼竟如西風過耳。不以爲意。由此觀之。彼等情感。畢竟不同。每一思及。輒爲黯然。

余室中陳設。經余重新安置。乃始有雅淡幽靜之象。窗外有假山。玲瓏峻峭。頗似余家之假山。四圍花木葱蘢。惜已凋謝。每於侵晨日出之時。朝陽直射山巔。乃作慘紅之色。余因負疾不能寧睡。一至天明即醒。而每日醒時。必覩斯景。因是余又生出一種悲感。蓋六年以前慈闈見背。正如此景。其時余母方偃臥榻中。枯瘦之面。乃如白蠟。時時引手以撫余肩。且言且泣。余父面坐於牀沿。俯首至臆。傷心之淚。盡漬衣袖間。余驟觀此狀。知余母將撒余

倚長逝。則亦放聲大哭。嗟夫。此情此景。正如昨日事。而晨熹尙復如是。余母則已不見。人事變遷。忽忽已六載於茲矣。六載來。余身亦浸長。心力交罷。耕而莫獲。余母有知。其亦痛念阿兒否耶。每念及此。則潸然欲涕。差幸余婢鸚哥。猶能時以好言來相勸慰。余因愛其慧。乃更名紫鵲。蓋取杜鵑啼血之意。並欲使其主人運命之可憐。而爲滄血一哭也。

連日氣象陰霾。殊有雪意。窗外風聲怒號。草木盡靡。遠眺松枝。爲風所虐。虎虎然東西委曳。起落如濤。烏鴉隊隊。振吭哀鳴。羣飛入枯林深處。覓其舊巢。少刻。濃雲益甚。盡蔽天日。雪漸紛紛下。余一人獨坐室中。索然寡懽。遍覓寶玉。亦不見。乃加衣往梨香院。探視寶釵。及至。見寶釵與寶玉並肩而坐。寶玉則俯首視寶釵。前所佩金鎖。余不禁失笑曰。噫。我來不巧矣。寶玉聞語。見爲余。亟起身讓坐。寶釵則雙頰霞然。笑曰。爾云何也。余曰。若知彼在此。我即不當來。寶釵曰。此何意。我殊不解。余笑曰。我意來則俱來。不來則俱不來。若今日彼來。明日我來。如此間錯。過去。豈不日日有人來乎。不至太冷落。亦不至太熱鬧。此意亦不解耶。寶玉見余已加外衣。因曰。外間已下雪乎。余曰。下已半日。尙不知乎。寶玉乃呼丫鬟取斗篷。余以巾掩口笑曰。是否我來爾即欲去。寶玉笑曰。我何嘗欲去。不過使之預備耳。余此時見寶釵胸前金鎖。光彩燦然。因曰。向聞寶姊金鎖。鑿有字跡。今日可賜余一覽乎。寶釵曰。字誠有之。然不值一覽。言次。解其排扣。似欲藏之。余笑曰。噫。吾知之。吾究爲外人。不然。纔與人視。胡於我則欲藏之。寶釵聞語。面一頰。以指捻余臂曰。臭丫頭。言已。自取其鎖給余。余托掌上審視。見鑿有讚語兩句。曰「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余乍見一驚。思胡與寶玉。玉上所鐫「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兩語。適成一對。因重念曰。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忽聞寶釵丫頭鶯兒笑曰。姑娘得勿疑此與寶二爺玉上字相匹乎。此語乃一癩頭和尚所贈。囑必須鑿於金器上。……寶釵不俟語畢。噴曰。不去溫茶。亦在此胡言乎。語次。薛姨母已備茶菓。請吾儕吃茶。寶玉則欲飲酒。薛姨母卽命丫鬟取酒至。寶玉曰。吾向喜冷酒。不宜湯暖。薛姨母曰。是則不可。蓋冷酒飲後。執筆手乃

易顛。寶釵亦笑曰：酒性最熱，若熱吃，發散即易，否則凝結在內，與五臟熱氣相熏炙，受害非淺也。寶玉聞語，即停樽，易熱酒。余見狀，不期失笑。蓋余平昔以此勸寶玉，非止一次，而寶玉向不聽。今寶釵一語，彼則奉之惟謹，寧不可嘆。於時雪雁適送手爐至，余曰：誰使汝送來，豈便冷死我耶。雪雁曰：紫鵲姊恐姑娘冷，故遣我送來。余冷笑曰：我平日與汝所說，全當西風過耳。如何彼之一言，則依奉較聖旨猶快耶。寶玉聞語，知余乃藉此嘲彼，因凝眸向余一視。寶釵則以一笑了之。薛姨母曰：汝身體素來孱弱，不能受冷，彼等記掛，胡反責之。余曰：姨母不知，差幸在此。若在他處，寧不見惱於人，豈人家一隻手爐而亦無之，仍須從家中送來，不謂丫鬢太小心，反謂我輕狂已慣。薛姨母曰：汝乃多心人。若我，則未嘗設想及此。言際，寶玉已盡數觥，其奶姆李嬭嬭，乃進前攔阻。寶玉此時興高彩烈，安能不飲。李嬭嬭曰：今日老爺在家，提防問起書來。寶玉聞語，大為不悅。余曰：李嬭嬭太掃人興，若舅舅問，但謂姨母留下可矣。言已，悄推寶玉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吾儕且自行樂。李嬭嬭曰：林姑娘不為勸之，而反助之，此何故耶。余冷笑曰：此何語。我何故助彼，彼亦安用我勸。矧往日老太太亦嘗使之飲酒，今在此，即進數瓊，夫復何害。若必以姨母處為外人，不能如此，則非我所知矣。李嬭嬭聞語，又急又笑曰：林姑娘何苦。我所語，誠何足算，乃必須如此刻毒。寶釵亦笑，出其柔荑之手，向余腮上一擗曰：鬢丫頭，我真服汝，使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寶玉見余儕說笑，狂興復發，仍擎杯痛飲。李嬭嬭見狀，祇有悄然退去。飲畢，雪雁等均入室伺候。余願寶玉曰：去否。寶玉也斜倦眼曰：要去，我與汝同去。余遂起身告辭。小丫頭頭捧斗笠至，余親為寶玉戴上，又披以斗篷。寶玉復挽余袖，相余曰：可矣，遂相隨而出。

及歸，外祖母知自薛姨媽處來，大為歡慰。既見寶玉被酒，乃命回房休息。余亦隨之入室，見筆墨滿案，書紙零星，晴雯笑願寶玉曰：好人，晨起命我研墨，剛書三字，即擲筆而去。累我等此一日，茲來當為我寫盡此墨，方能。寶玉聞語，始憶及晨間事，因曰：我所寫三字，茲在何處。晴雯笑曰：此人得勿辭乎。汝往梨香院時，明明命我貼之門斗。

我恐他人點壞字。特親自上榻。粘貼半日。至今手尚冰冷。寶玉笑曰。我竟忘卻。趣以手來。我今爲汝煨煖。言已。掃余同出。觀門斗新寫三字。笑曰。好妹妹。汝勿誑我。汝觀此三字。以何字爲佳。余仰首視之。乃爲絳芸軒三字。因笑曰。字字均佳。寶玉笑曰。汝又欺我。余冷笑曰。我何故欺汝。又曰。我非寶姊姊。無怪汝終不相信。言已。乃回己室。偶思及寶釵金鎖之事。心中不期一躍。念天下安有此等奇巧之事。當寶釵未來時。兩人固未嘗謀面。胡爲鎖上讚語。玉上留言。竟如匹偶。皆聞古之佳人才子。每因金玉爲媒。而成伉儷。彼兩人得毋類是乎。如是。今日姊妹之情。卽他日夫婦之誼。行見鸞鳳變成。花開並蒂矣。若我……雖然我耶。我不過寄食於此耳。何預他人事哉。思及此。輒愀然寡愴。

昨宵靜數更籌。未能穩睡。以故侵晨卽起。推窗四望。一白千里。曉日一輪。猶隱現於輕烟薄霧中。殊嬌羞若十三四小女兒。有珊瑚來遲之態。窗下盆花。爲寒威所逼。咸呈憔悴欲死之狀。惟紅梅數株。方含苞吐豔。自嬌顏色。余乃命紫鵲移置室中。忽寶玉披衣至。笑顧紫鵲曰。晨起卽碌碌於此。得勿畏寒乎。言已。復至余前曰。美景良辰。勿容辜負。盍往作踏雪之戲。因相攜而出。園中積雪已至尺許。蒼松翠竹。盡爲所壓。乃作可憐之色。轉過假山。見小鬟掃雪作雪美人。各掩翠袖。高繫長裙。或磨翠黛而畫蛾眉。或吮胭脂而點素口。面目畢肖。栩栩如生。寶玉顧而笑曰。態度曼麗。冠絕塵寰。惜有寒骨。終勿能久貯金屋。僅可以伴貧士。竹籬茅舍。厮守終朝。較可多延壽命也。余曰。彼來從雲外。死伴梅花。品格孤高。究非趨炎赴勢者可比。汝勿遽以此譏之也。時北風獵獵。起自樹梢。積雪紛然下。墜吾頭頂。寶玉笑曰。妹爲雪美人。高擡身價。彼將以此圖報矣。言已。復攜余行。旣入梅林。暗香撲鼻。忽聞笛聲悠揚。隨風斷續。寶玉笑曰。得勿鈞天仙樂。來自九霄乎。余曰。如此淒聲。不知吹落梅花幾許矣。寶玉殊不欲聞此淒涼之調。乃與余踐雪歸室。則見襲人方忙碌爲寶玉收拾書囊。余詫曰。此何爲也。寶玉笑曰。吾將有遠行。與妹妹別矣。襲人笑曰。汝又誑人。余曰。果何事耶。襲人曰。彼擬今日上學也。吾恐僕輩不中任使。故先爲預備。言次。

忽聞舅舅遣人呼寶玉。寶玉惶然隨之去。余則慨然回室。紫鵲已爲余舀水至。余卽就鏡前理粧。少刻。寶玉來室作辭。余笑曰：「佳。此去定蟾宮折桂。莫教辜負舅舅好心也。」寶玉曰：「金玉之言。謹當銘之肺腑。」余曰：「汝去吾不能相送矣。」寶玉曰：「好妹妹。務等我下學再用晚膳。胭脂膏亦宜俟我歸再製。嘖嘖半日。始抽身欲行。余笑呼之轉曰：「汝盍往辭寶姐姐。」寶玉笑而不答。且必強我同出。余不許。尼之乃出。則見襲人愀然坐於炕側。寶玉曰：「今日胡沉悶乃爾。得勿怪我上學。累汝儕冷清乎。」襲人勉爲笑曰：「是何言。讀書乃極好之事。夫復何怪。不然。就此潦倒一生。豈爲長策。但有一事告汝。讀書時宜想書。休息時宜想家。甚勿與一般頑童厮鬧。致自誤前程。至於功課。雖云奮志要強。亦不宜過度。一則貪多無益。一則身體亦須保重。此則賤婢一片苦衷。千祈體諒。襲人發一言。寶玉則應一聲。余見狀。不禁暗笑。夫襲人不過一侍婢耳。而一切叮囑之言。竟如出諸長輩。寧不可笑。凡人發言處世。貴如其分。踰分而行。則爲失禮。我誠不解寶玉胡亦奉之惟謹。卽此一端。可見襲人之跋扈矣。」

余邇聞寧府珍哥媳婦秦氏。染病甚厲。屢欲往視。迄不得暇。今日適爲敬舅壽辰。寶玉邀余往寧府祝壽。因卽命車前去。既至。不免有許多周旋。珍大嫂旋卽向余述秦氏病象。謂其病實起於兩月以前。其初猶不過精神困憊。懶於言語。迨至近日。目眩神昏。飲食不進。而彼又屬多心之人。遇事恆喜思索。長此以往。恐成不治之症矣。言已。泣然欲涕。余慰之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變。疾病之來。詎人力所能拒。必也靜以俟之。緩以醫之。乃能濟事。」鳳姐亦曰：「林妹妹言當也。語次。酒筵已備。吾儕乃相繼入席。敬舅原在城外修鍊。今日亦未歸家。赴宴者。不過寧榮二府家人耳。飯畢。衆人均往會芳園觀劇。余則借鳳姐往視秦氏。寶玉曰：「我亦欲去。二舅母曰：「汝去耶。去當速來。」寶玉遂隨余儕行。及至秦氏室中。秦氏立自牀上躍起。鳳姐趨前握其臂曰：「趣坐。」秦氏向余問好。鳳姐曰：「數日未見。胡消瘦至此。」秦氏強爲笑容曰：「病至如此。安得不瘦。然此亦我薄福。試思天下安得此等姑舅。視媳婦竟如身生兒女。卽蓉哥哥雖屬年輕。而伉儷之間。未嘗一度失色。再一家中同輩長輩。除嫡子毋庸說。其餘又誰不

愛我。而今已矣。言至此。聲微頓。鳳姐撫其肩曰。人生安能無病。豈必病而卽死。務宜撤去此念。安心調養爲佳。秦氏嘆曰。吾病吾自知之。雖盡集天下名醫。吾知亦無濟於事也。余曰。近日狀況。究竟何如。秦氏曰。口乾舌燥。夜不能寐。且神智不清。精神恍惚。嘗覺一縷芳魂。飄飄然欲奪門而出。以狀卜之。恐難挨過殘冬矣。屈指自墜塵世。已十數載。卽一旦蛻化。亦無所戀。惟念堂上翁姑。撫我教我。罔極之恩。未嘗稍報。撫心自問。不無感痛耳。卽姑娘等亦耳鬢廝磨。交誼非淺。一旦人天永隔。聲欸難聞。不亦痛哉。秦氏語至此。酸淚偷沁眼角而出。余迴視寶玉。亦俯首啜泣。頻泣頻以淚眼偷視秦氏。鳳姐恐因此招惹秦氏悲傷。因命蓉哥兒攜余與寶玉往會芳園。至則戲劇已演數齣。樓上復備有盛筵。余爲衆人所勦。略進食物。旣畢。精神已倦。乃辭衆先歸。剛入室。寶玉亦隨歸。余以指劃面曰。羞乎不羞。寶玉曰。此何爲也。余曰。吾從未見姪媳染病。阿叔乃爲之啜泣。寶玉笑曰。家庭和睦。夫何足異。余曰。和睦者乃如是乎。寶玉始無語。

宿雨初晴。朔風怒吼。鏡臺悄倚。殊怯寒威。乃命紫鵲炙炭於盆。取唐詩讀之。願心緒煩亂。意殊不屬。乃棄書往尋寶玉。則又不見。於是仍回室中。心中悵悵。若有絕大隱憂。將幕余項而下。夫余心本未嘗有愉樂之日。而要以今次感觸爲最特異。耳畔又時若有人呼曰。黛玉歸也。歸也。噫。余又何歸耶。余久未接南中來書。得勿余父不健乎。然而余來時。余父尙康健如恆。決不至有意外之事。或者寢睡未寧。心思乃因而紊亂乎。乃思不如強自爲歡。以忘愁懣。隨整粧往外祖母室。是日外祖母殊高興。見余笑曰。翠兒妝粧束殊佳。盈盈直如素心之蘭。脫使汝母見之。不知歡樂至於如何也。余聞語。心又一躍。蓋聞余母頓憶及余父。又憶及頃間之異感。不知果與余父有關係否。於時璉二哥忽持一函入。外祖母曰。誰之書也。璉曰。林……余乃大駭曰。誰以書與我。立自璉手中取書閱之。其辭甚簡。僅曰「黛玉吾兒見字。余邇來疾病纏綿。念兒慕切。得書後。望卽整裝南歸。以慰遠念。」雖祇寥寥數語。而在余視之。每字之巨。竟同箕斗。室中什物。盡爲所隱。嗟乎。嗟乎。吾今乃知頃間之異兆矣。而余耳中又似發

巨聲曰。趣歸。趣歸。余至此。不復能耐。恨不化身爲鴉。立歸其巢。外祖母見余驚惶之狀。乃力爲慰藉曰。年老之人。自不免於疾病。夫何足憂。吾不日當遣人護送汝歸。以慶團圓之樂。嗟夫。余聞此語。余心滋感。余甚悔余無故棄余父來京。否則陪侍在旁。亦可稍盡爲子之職。萬一不諱。不孝之罪。將百身莫贖矣。

未幾。余父染病之信。已傳遍府中。余南歸消息。亦已人人爭道。惟護送余歸之人。指派莫定。久久乃決爲璉二哥。寶玉聞此。戚然寡歡。悲感之容。幾與余等。頻語余曰。妹妹果歸乎。余曰。父病焉能不歸。寶玉曰。再來否。余曰。是則不能預定。或者不來。亦未可知。寶玉慘然不悅曰。若不來。吾將失其良侶。此等孤寂生涯。亦不堪身受。勿若與妹妹一同南行也。余笑曰。此則大奇。汝家中姊妹。凡數十人。卽少一我又何礙。何苦以此蜜語欺人哉。寶玉急曰。我若欺汝。天其殛之。自此依傍余身。幾如沾蜜之蝶。且時時助余料理行裝。並出其生平所愛之珍珠寶玉。舉以贈余。余均卻之曰。爾留以遺之寶姐姐。乃佳。若在他人間之。必將怒發。而彼殊不以爲忤。且頻頻謂余曰。妹身體在弱。際此殘冬天氣。途中得不畏寒。若寒。吾當爲汝備裘。余曰。謝汝。外祖母已預備停當矣。彼始黯然而散。然不轉瞬復至。每夕必在余室久坐不去。余若驅之使睡。卽曰。相聚不久。卽須離散。何苦猶吝此聚談之樂。且妹此去。單形隻影。狀至孤淒。若今日握手一堂。他日舟中回味。不猶可少助欣歡耶。嗟夫。惜別傷情。余何嘗不同此悲感。然而余一女子也。烏可以形諸外表哉。

余之行期已定。明日。寶玉頽喪之狀。至是益顯。夜間儼然入余室。私語余曰。無論姑丈病體如何。吾盼妹妹速來。余笑曰。吾不解汝胡屢以是語吾。吾來與汝果有何益。且吾之人品學問。均不及寶釵百分之一。有一寶釵足矣。何貴乎余哉。寶玉嘆曰。汝誠不知我心。寶釵幸運之女子也。不惟寶釵。卽此府中女子。境遇誰又不佳。命運之可憐者。惟汝一人耳。而此府中能憐汝之命運者。僅一老太太。其次則爲余。故余於汝之此行。萬分不能忍置。……余聞至此。心不期一酸。熱淚乃潛潛而出。嗟夫。茫茫塵宇。乃竟有人出而憐我耶。然則我於此人。焉能無感。寶玉

見余哭泣。則又自悔失言。移身近余。爲余揩拭淚痕曰。吾爲此言。非引妹悲。實余平昔所咽之喉中者。不能不吐。倘此去姑丈而已愈也。自是如天之福。妹妹卽留滯南中。猶有照拂之人。萬一不幸。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無應門五尺之童。則舍來此。更復何之。故余於瀕行之時。不得不進此一語。妹妹知我。定能諒我也。余至此。不能更忍。因語之曰。二哥。汝勿憂。余父勿論生死。吾終當來京與汝一晤。寶玉聞此。大慰。因攜余出。往見外祖母。外祖母覩余至。顏色頓呈慘狀。隨出手握余曰。吾兒。汝身軀多病。此去務自調攝。萬一事出意外。亦無須過悲。蓋人生修短有數。未能強求。譬之秋風撼樹。葉簌簌墮。旁觀之人。誰不傷之。然三五日後。繼此葉而墮者。正復有其他之葉。後浪前趨。在數難免。明乎此。卽可以節哀矣。余俯首應之。又曰。途中應需之物。吾已命璉二哥交付船中。家中事務。卽速來。余曰諾。

款乃一聲。浪花飛濺。余已在舟中矣。兩岸枯樹蘆林。咸若爲愁慘之容。以送此孤客。賈府送行者。則均沒於枯樹蘆林之中。淡煙暮靄。籠罩江干。余獨倚篷窗。百感交集。自思余自入賈府以來。外祖母待我。誠可謂天高地厚。卽舅母暨諸姊妹。亦莫不懇懇相愛。就中尤以寶玉相愛之情爲最深。而今別矣。此別以後。水複山重。更至何時。始與諸人重相把晤。觀寶玉之意。仍盼余來京。實則來京以後。果又作何收局。吾知寶玉必未嘗思及。卽吾外祖母。亦未必預爲之計也。吾嘗於靜夜自思。吾父如果健全。吾之前途。猶或有一線光明可望。否則余之身世。瞬卽淪於愁苦。譬之失舵小舟。飄泊於大海中。前無涯岸。後無救援。狂風驟雨。惡浪驚濤。方排列似嚴陣。向之猛攻。其有不桅折檣斷而死者幾希。嗟夫。嗟夫。吾真無法以逃此浩劫也。

余在舟中。沉悶異常。時憶及余父。縈念旣切。乃成噩夢。或夢余父已死。余所見者。乃爲枯骨。或夢余父尙未死。惟見瘦削之面。白如枯臘。唇翕翕方向余而呼。嗟夫。真耶幻耶。余不得而知。惟余每得斯夢。必累余哭泣。竟日。從者恐余因是致疾。力爲慰勸。余於是自鎮余心。使勿思此。乃回念在榮府時種種情況。軟香簾角。蹴飛燕之花。剪

彩樓頭。藏嫩蕊之葉。或鎮翡翠而爲狀。草釵鳳鏡鬢之句。或拗珊瑚而作筆。錄香蘭醉草之篇。姊妹相親。何等愉快。嘗思卽斷送。終身歲月於其中。亦復何憾。然而余非姓賈氏。且爲女子。畫閣紅樓。安能容余久住。如欲久住。則惟有……然而此萬萬不能。特妄想耳。矧寶玉爲人。初無定識。余歸。安見彼不已忘我。既已相忘。則前情盡付流水。更何望其他哉。思及此。心緒愈亂。則又撇此不念。而轉及余父。思余父病狀。不知果至如何。以余父平昔景象觀之。此病必起自憂鬱。凡因憂鬱。而致病者。十九不幸。余父又安能獨免。然則余此歸。能否及見余父。尙不可知。萬一不及見。余恨將無有已時矣。噫。

半月後。余已抵揚城。凡舟行者。均謂此乃最速。然在余視之。直如已隔十年。抵揚後。暑中已遣輿迎余。余詢余父病狀。均謂已臻危候。余聞言。心中劇痛。乃如刀刺。迨余神定。則此身已在病榻之旁。余父卽枕首於余臂間。宛然無聲息。嗟夫。余驟觀是狀。意余父已死。精神強木。轉不知悲戚。但望吾父魂靈。早昇天界。死得安樂。勿再受人間愁苦。蓋吾於此。亦抱厭世心矣。余父既乏子嗣。家中事遂亦無人料理。今日何於病榻之旁者。惟余一人。次則爲僕媪。各倚身欄杆之次。以淚眼向余。頃之。余父忽張其倦目。低聲呼曰。黛玉。余亟應曰。阿父。兒在此。余父乃移目顧余。顫聲曰。吾兒。汝已歸乎。余曰。然。余父曰。吾得見汝。余心慰矣。但吾家人丁單弱。吾又無嗣。從此撇汝而去。汝將何以爲生。余哽咽曰。父幸勿言此。兒既歸。安見父病不可就。就此而愈。余父搖首曰。難矣。尤有一事。余心至爲耿耿。汝長大如許。余尙未能爲汝覓一孀家。幸汝尙聰明。將來當能擇人而事……余不俟語畢。泣曰。父……一字甫出。則失聲哭矣。余父觀余哭。亦掩其枯腫。痛揮老淚。於是一室皆哭。久之。余拭目視余父。顏色已變。氣息亦促。然猶竭其微細聲曰。兒……汝善自保重。言次。出其枯瘦之手。以握余臂。余俯首親其額曰。吾摯愛之父。兒心碎矣。余父微語曰。勿……勿如是。吾去矣。嗟乎。此語以後。余遂不復能聞余父慈愛之聲矣。父乎父乎。汝何不引汝親愛之兒。同依天帝耶。余至此。悲不自勝。則放聲大哭。

余父辭世而去。於今七日矣。七日來。余身如入窀穸。慘切至無生理。長日如患腦病。呆坐無語。一切治喪之事。余均仰之璉哥。幸彼今次借余南來。吾則孑然一身。更不堪設想矣。余父在揚。究屬客居。七尺桐棺。終不能棄之異地。因與璉哥商議。扶櫬回籍。璉趨之。蓋余母墳墓。原在虎丘。若將余父昇往合墓。乃至洽當。且可以慰先人泉下之心。議既定。璉即爲余布置。方余父在時。食前方丈。從者數百。及今屍骨未寒。寅僚故舊。均鳥獸散。以狀卜之。卽余林家全家感疫而死。吾知亦必無一人來收其遺骸。險薄者人心也。

揚州距蘇。原不甚遠。余儕均以舟行。余則依傍余父靈櫬。回思余父來時。赫赫耀耀。疇不慕之。余父之意。亦欲從此飛騰。以爲家族光。孰料命運不齊。未幾而余母下世。又未幾而余遠行。膝下淒涼。庭幃岑寂。迄至今日。只落得遺骸一束。昇歸故里。傷哉余父。鬱鬱一生。今得其歸宿矣。余儕既抵蘇。卽將靈櫬寄諸蕭寺。璉哥則鳩工治墳地。余此時既痛亡父。又念亡母。一寸芳心。幾碎成萬片。如李後主所云。此中日夕。只有以淚洗面而已。

余昏憫中聞營葬之事。已告竣。璉哥復催余北上。余以余父墳土未乾。遽舍之而去。於心不忍。婉言謝之。璉曰。汝家既無近親。一人居此。殊有未便。矧老太太再四叮嚀。囑我攜汝同去。倘如汝言。豈不辜負老人盛心。余不獲已。允之。行裝旣戒。卽雇舟行。嗟夫。余又與余故鄉別矣。往者有老父在。於余家鄉。猶有未了之情。雖遠別尙望重歸。今則關係已斷。惟有雙塚淒然。存於白楊衰草間。然則此後何時可歸。殊不能定。以余身體言之。往弱乃不能運其肢體。况復飽經憂患。疾病日增。自今以往。又能挨幾個黃昏。或者此別乃成最後之別。亦未可知。余思及此。黯然而泣下。閑瞻四野。覺林樹依依。皆含慘淡之色。一若惜別傷情。乃與余同其感嘆。嗟夫。林樹而亦有情耶。余又焉能無感。

臘月之晨。曉日作黃金色。破林煙下射。時有油碧之車。駕銀鬃細馬。穿街越巷。止於榮國府前。則余重入賈府時矣。外祖母聞余復至。喜慰不勝。惟一念及余旣喪母。復又喪父。又不免爲余傷心。雙袖龍鍾。頻揮老淚。寶玉亦黯

然以淚眼向余。於是一室皆哭。頃之外祖母告余曰。汝家既破敗至此。今後卽長居於此。不必南歸。余含淚頷之。寶玉聞余不再南歸。立變爲喜色曰。吾儕將不患無聚談之樂矣。言次。因告余以別後狀況。並謂寧府秦氏已死。殯儀之盛。爲京都百年來所未有。余笑曰。汝不又痛揮僂淚耶。寶玉一笑而已。嗣又告余元春已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余曰。此事吾已聞之。然則汝將爲國舅矣。是誠當賀。寶玉曰。賀之一字。實不宜加之於我。蓋我覺此等事。殊不足爲榮耀。矧宮門似海。相覲爲艱。骨肉恩情。俱已斷絕。更何足賀哉。余曰。汝又呆矣。脫爲他人所聞。將又笑汝。寶玉笑曰。此語祇許妹妹聞之。他人吾亦不言矣。余笑頷之。

余室中經紫鵲打擾。仍存舊觀。余此來原未攜他物。惟將家中書籍紙筆。略帶一二。入夕。均檢出贈與寶釵迎春諸姊妹。寶玉聞信。立奔至曰。妹妹將何以贈我。余曰。汝耶。汝既不喜讀書。則紙筆無所用。吾無以贈汝矣。寶玉笑曰。然則汝乃薄我而厚諸姊妹。余笑曰。汝試檢之。如有合用者。任汝需取。寶玉乃於粧奩內。得香囊一。以此遺我足矣。余曰。此乃余製以自佩者。不能與汝。寶玉攜之去。轉以萼香串贈余曰。將以此報汝。何如。余曰。此自何來。寶玉曰。前北靜王所賜也。余立擲之案頭曰。既經臭男子手。吾不要。寶玉悵然攜之返。

賈府近日忙碌殊甚。緣今上體貼萬人之心。謂世間至大。莫如孝字。父母兒女之情。人人皆有。宮內嬪妃才人等。皆入宮多年。拋棄父母。離別家鄉。於孝道殊有虧損。因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然又恐此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尙未能懷懷。竟降不世之隆恩。凡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准其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以盡骨肉之私情。以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一下。舅舅等遂忙碌蓋造別院。以迎元春。繪圖量地。鳩工庀材。至日無暇晷。其地原擬另採。繼以另採不便。遂就東府花園起至西北。共三里。有餘。此三里中。乃須一一配以亭臺樓閣。工程不爲不大。並命人往姑蘇。購買女子。教以戲劇。此外並招有小尼道姑等。教以念經誦咒。各種布置。富麗堂皇。實則賈妃省親。備一日事耳。何須如此張皇。於此益

如賈府之奢侈矣。

白駒易逝。歲月如流。瞬息間一年將盡矣。而此一年中。藥爐茶鑪。刺繡吟詩。雜事繁人。雅無可記。近聞省親別院。工程已竣。早間寶玉同二舅往遊。並擬題聯額甚多。余正同外祖母閒談。忽見寶玉如太原公子楊裘而來。腰間所佩什物。一件不存。問之。則已賞人。余疑其將日前所作荷包。亦同分給。不免令人失意。遂無語回房。見所結香袋。因念荷包既可給人。香袋獨不可另賞。且渠之爲人。喜新厭故。毫無定情。在余前則似不足於寶釵。焉知見寶釵。不又以余爲可棄耶。因嘆曰。古人云癡心女子。……語至此。回首瞻顧。適寶玉至。手香袋顧余曰。精工至此哉。余聞語忿甚。急取剪之。寶玉來奪。而袋已破矣。寶玉詔曰。此何爲哉。余曰。不剪亦徒作人賞賜之品。果何用哉。寶玉悟。乃從衣內解一物與余曰。心情所鍾。豈同凡物。幾曾見吾以妹所手置者。轉給於人乎。余深悔莽撞。又不便轉環。只兩頰紅暈。低頭無語而已。詎寶玉不余諒。將荷包擲余曰。既不願給。謹以奉還。余此時愧悔交集。如萬鏹叢身。一縷幽憤。無從發洩。計惟向小奚囊。以自抒噴怒耳。寶玉見余持剪。急捉余手笑曰。妹勿生氣。如肯見給。還得佩上。余曰。始捨之而終取之。高潔者固如是乎。寶玉一笑而去。既而回告曰。妹妹如不我棄。乞另惠香袋一襲。如何。余雖未諾。而心已許之。

日來天氣甚晴。寒風亦漸柔輒。外祖母以二舅之請。同余及諸姊妹往別院遊覽。院界兩府中。可三四里。迎門一帶翠帷擋住。遙見白石嶒嶸。或臥或立。或如趺坐之僧。或如蹲伏之獸。縱橫拉立。驟見之駭人心目。中間羊腸小徑甚幽曲。循徑入石洞。老樹參天。敗葉當路。一道清泉。紆回縈復。瀉於石罅之內。過數武。折而北。平坦寬豁。兩旁飛樓插空。其半沒於山坳樹杪間。俯視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欄杆。環抱沼沚。其間石梁跨港者。爲沁芳橋。橋有亭。爲沁芳亭。橋之西南曰議事廳。再西爲梨香院。出沁芳亭。過池。則精舍數楹。有千百竿脩竹掩映。其中一山一石一花木。無不著意點綴。後院有敗蕉頽臥。榦猶著慘白色。牆下開溝尺許。引泉一脈。灌入牆內。繞階綠屋。至

前院縱旋竹下而出。爲有風來儀。余至此。覺水清如鏡。鑑人毛髮。微風動竹。聲琅琅然如午夜簫聲。私念若能長住此間。對月鼓琴。焚香讀書。真神仙不啻也。然當殘月。曉風時。聽蟲聲唧唧。不免增人惆悵耳。由有鳳來儀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隈。隱見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杏花百株。插入天表。霜後病葉。望風先落。裏面茅屋數椽。外植桑柘榆槐之屬。短籬及肩。野畦畔置枯棹。輾轉數事。有石題曰杏帘在望。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於樹梢。雞鳴狗吠。煞是田家風味。是爲稻花村。取柴門臨水稻花香之意。出村。過山坡。穿欄度樹。至茶藤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到芭蕉陽。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隙。有枯蘿倒垂。沿石罅如補綴狀。下則落葉斷萍。浮蕩其中。曰蓼汀花溆。至此分水陸二路。余欲乘舟。而船工未成。乃從山迂道。攀藤撫樹。見水波蕩漾。曲折縈迴。兩岸菱柳棲鴉。荻花欲語。稍西。一朱欄板橋。逾橋而南。有一所清涼瓦舍。門內突出插天玲瓏山石。四面旋繞。房屋悉皆隱蔽。異草牽引穿石腳。借皆枯死。如值春夏。其色香當異。房之旁。皆遊廊。綠窗油壁。清雅更自不同。曰蘅芷清芬。聯爲一吟。成荳蔻詩。猶豔。睡足茶蘼夢也。香。云。余至此。覺四肢嬌軟無力。極欲少息片時。忽外祖母顧余而言曰。黛玉得毋勞乎。余曰。諾。乃進院休憩。浣盥更衣。勞稍減。出院數武。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聳。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規模宏麗。氣象莊嚴。是爲正殿。殿外玉石牌坊。龍蟠螭護。後面有樓。聳立雲際。繞樓而西。爲大主山。山脊爲凸碧山莊。下爲凹晶館。陰陽相背。山水遙遙相對。過比至一橋。水如晶簾奔入沁芳閣。逾橋行。長廊曲洞。方廈圓亭甚多。遙望紅梅大放。如天半朱霞。映人臉際生暈。雖天桃紅杏。無此妖艷。俄見前面院落一所。小徑引入。夾道山花迎人。穿竹籬。至月洞門。見粉牆環護。老樹遮堂。院中點綴山石花木。頗具風致。題曰紅香綠玉。其中雕鏤精工。設色華藻。唐花滿座。直同綵綵之林。鏡影迷離。似入水晶之室。花團錦簇。剔透玲瓏。眞乃人間天上也。出後院門。見清溪前阻。水從閘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由村莊分導於西南。自牆下出。溪旁大山橫斷。沿山腳轉出。則平坦大路現於前。卽園盡處也。此中位置點綴。關係某清客手筆。想其胸次。

包羅不少邱壑。真乃造化在手者。

庭燎繞空。羽觴醉月。士女傾城。金吾不禁。時已至上元之夜。元妃早諭。今夕歸省。賈府忙碌。布置省親諸儀節。致嘈雜異常。既而人聲漸靜。遙見龍旌鳳翼。繡羽鸞輿。隱隱鼓樂之聲。數十人捧金色繡輿。緩緩而來。則元妃至矣。妃既至。舅輩恭迎。入省親別院。曲曲折折。鸞輿不便於行。乃登舟眺覽。是夜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映於水內。化爲千百萬盞。上下爭輝。驚心眩目。俄而舟入石港。見題爲蓼汀花溆。元妃卽諭去蓼汀二字。舟臨內岸。至石坊。換題省親別墅。入行宮。至正殿。升座受禮。茶三獻。止樂更衣。備省親車駕。至外祖母正室。欲行家禮。外祖母跪止之。元妃悲從中來。手挽外祖母及二姪。別。沉覺千頭萬緒。無從說起。只有低頭無語。嗚咽對泣而已。余見此。因念生離死別。一例難堪。願元妃雖宮門萬里。而今上有此曠典。既可歸省。又能入覲。而余怙恃早失。永無見期。如斷梗隨風。飄集。其傷心。又當何如耶。思至此。涕淚交垂。至不可仰。轉念余之才色。自謂無兩。倘得偶寶……思時面乃一頰。然果能如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卽姊妹輩亦可常相往來。骨肉團聚。樂何如之。較元妃格於嚴禁。無一毫骨肉之親者。似稍有間。然而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余又能必其事之成耶。是時兩念交戰。既悲且愧。一縷暈紅。直緣粉頰而上。乃力鎮其心。勿思。又聞元妃含淚曰。今雖富貴。骨肉分離。反不如田舍之家。蠶鹽布帛。承菽水之歡。遂天倫之樂。旣然如此。徒哭無益。矧覲面良難。今日不笑樂。反作楚囚對泣耶。旣而筵宴齊備。請元妃遊幸。遂同步至園。登樓步閣。涉水跋山。徘徊眺覽。極加讚賞。賜名曰大觀園。又改數處顏額。於是先題一詩。次三春寶姐。與余各一額。一詠。惟寶玉賦五律四章。題爲瀟湘館。蘅蕪。怡紅。瀟葛山莊也。瀟葛山莊。卽香齋在望所改。餘卽爲有鳳來儀。蘅芷清芬。怡紅快綠之舊。余因寶玉搆思太苦。遂代吟最後一律。比晉呈。又爲元妃所賞。詩旣畢。演戲。戲闋。卽頒賜物。外祖母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杖一。伽楠念珠一。大二始以下。其賞賚有差。卽奶娘。丫鬢。優伶。廚役。亦得沾恩澤。時漏盡天欲曙。太監啓請回鑾。元妃欲止不能。欲行不忍。雙淚盈盈。哽咽不能成語。祇

得勉強登輿去。斯誠昭陽鳳藻承恩寵。不及盧家有莫愁矣。

春日微寒。悶人欲損。飯後益憊。乃就枕小睡。忽寶玉來推余曰。飯後即睡。最易致疾。盍步園以排遣乎。余且眠且應曰。昨斯混一夜。渾身酥軟。俟小憩一刻。汝可至諸姊妹處略坐。寶玉曰。除妹妹處。吾覺別人都無可親者。吾兩人共憩一枕可乎。余不忍過拂其意。遂將余枕給之。而已另取一枕。方睡。適見寶玉腮際有指爪痕。問之。則胭脂膏所濺也。余爲之取巾代抹。寶玉手余衣笑曰。袖中何物。嗅之如蓬……令人魂酥骨醉。余曰。余雅不喜薰香佩屑。既無羅漢真人送給。又無兄弟哥哥代製。豈別有奇香乎。寶玉知余言實合諷意。便呵其兩手觸余癢。余笑謝之。且曰。余有奇香。汝有暖香否。寶玉不得解。余嘆曰。蠢才。汝有寶玉。渠卽有金鎖相配。詎渠有冷香。汝獨無暖香。堪匹耶。寶玉顧予而笑曰。方纔求饒。過後卽肆。急伸手如前狀。余強捉其臂求宥。於是重復倚枕閒話。余以手帕加面。故若不聞。忽寶玉莊顏厲色曰。妹妹亦嘗聞揚州一故事乎。余見其言之鄭重也。問之。寶玉曰。揚州有山曰黛山之內一洞。曰林子洞。余曰。爾又胡謔耶。余生長其地。向不聞有此山洞。寶玉曰。天下名山大川。除太史公酈道元外。何人能一一周知。余請竣其辭。寶玉曰。洞中有耗子精甚多。一日老耗升座議事。謂現在洞中菓品短少。必須打劫預貯。乃拔令箭一枝。遣小耗前去偵視。俄小耗回稟山下廟內菓品米豆最多。卽香芋一項。已不可勝計。老耗大喜。卽時點耗前去。徹米徹豆。各領令箭。訖。惟剩香芋一種。又拔令箭問誰偷香芋。只一極小弱之小耗應曰。小將願往。老耗弱之。小耗曰。我雖年小身弱。然法術無雙。口齒伶俐。只搖身一變。變成香芋。混在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用分身法搬運。老耗欲試其變法。小耗卽搖身一變。竟變成一沉魚落雁小姐。老耗曰。原說變香芋。如何變成小姐。小耗笑曰。汝但知菓子爲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小姐。纔是香玉乎。余聽至此。急急以手擰其口。寶玉亦向余求恕。纏綿癡愁。實極閨中之樂。余頗信寶玉視我。較他人略有不同之處。然而來日方長。安見無他變故。矧寶斂者。狡猾人也。軟語溫言。頻來勾引。其結局正未可預料。嗟夫。斷梗飄萍。歸屬何所。惟有

聽造物之低昂而已。

晨餐既畢。史湘雲來賀府賀禧。與余一見如故。余見其豪邁之概。如瀟湘雲夢。不可端倪。心雅愛之。寶玉聞湘雲至。急來相見。寒暄已。湘雲問寶玉適自何來。寶玉應曰。寶姐姐家。余笑曰。差幸渠僕羈絆。不然早聞聲飛至矣。寶玉曰。只許與妹妹解悶。獨不許與寶姐姐往來耶。余曰。去否。關我底事。又無人央汝解悶。從今後。余之歡愁歌哭。請勿過問。言次。卽別湘雲回房。寶玉踰跟奔至曰。妹妹又生氣乎。縱我有失言。史妹妹初來。儘可同渠歡笑。奈何獨來此納悶乎。余曰。何勞拘管。寶玉笑曰。我固不敢。獨不惜千金之身軀耶。余曰。作踐身軀。不過一死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寶玉嘆曰。妹妹何苦哉。新春歲首。毫無禁忌。言次。寶釵忽入曰。史大妹妹耑候。卽挽寶玉去。余益憤。雙淚盈盈。偷沁眼角而出。俄而寶玉仍來。余見之。抽抽噎噎。不能自遏。寶玉則款語溫言。來相勸慰。余曰。汝去矣。奚又來爲。生死憑余。自有人同汝往來。且較余善讀。善作。善寫。善說。善笑。善體貼人情。汝去矣。奚又來爲。寶玉聞余言。乃移首近余耳邊。低聲曰。妹妹聰明。豈不聞疎不問親。後不僭先之說乎。我雖糊塗。頗知此義。且吾與妹爲姑舅姊妹。寶姐姐則兩姨姊妹也。論親戚。渠較妹疏。矧妹初來吾家。吾兩人食則同席。寢則同牀。自幼便爾親密。寶姐姐來時。短其情感。亦較妹輕。吾豈肯爲渠疎妹妹耶。余聞言。心爲一慰。卽轉面顧寶玉曰。汝誤矣。余並非欲汝疎寶丫頭。余自有余之心耳。寶玉曰。吾亦自有吾之心。妹之心。只知妹之心。絕不能知吾之心。恨不能如安藏金之剖腹。掬此心以相示也。余半晌無言。兩目直射寶玉之身。適湘雲含笑而入曰。愛哥哥。林姐姐。汝兩人日日厮守。竟無微暇。同我少憩乎。余笑曰。誓不忘視。跛不忘履。咬舌子偏喜嚙舌。何至二哥哥別爲愛哥哥。倘若趕圍棋。則應呼么愛三矣。相與一笑而罷。

春夢婆娑。老不知醒。覺有人在牀畔。急睜倦眸一視。則寶玉代雲兒覆衾也。余訝其早。寶玉曰。人家具午餐矣。余使寶玉至外間。呼雲兒令醒。衣畢。寶玉復進。坐鏡臺側。視余與湘雲梳洗。既已。寶玉卽就湘雲殘水盥漱。湘雲不

可。寶玉笑曰。得沐餘芳。爲幸多矣。有何不可。又曰。妹妹能爲我理髮乎。湘雲搖首示否。寶玉央告再四。始爲編成而去。

越日余至寶玉處。適寶玉他出。因檢書得莊子外篇內一紙。墨迹淋漓。則續肱篋一段文字。曰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繼陷天下者也。

余讀畢不禁失笑。遂續一絕其後。

無端弄筆欲何云。勸襲南華莊子文。不悔自家無見識。卻將醜語誣他人。

題畢。仍夾之書內。使寶玉見之。又不識如何結想矣。

今日二十一日。爲寶釵生辰。余似有倦意。且不願雙眼耽耽。看人家錦爛。以故倚枕小憩。忽寶玉含笑來言曰。鑿已具。戲亦卽開演。妹妹喜聽某齣。可先告我。余嗤之以鼻。且曰。旣如此。應特僱一班唱與余聽。乃借他人之光以樹情乎。寶玉曰。此亦何難。遂攜手同出。飯後點戲。第一齣西遊記。次劉二當衣。次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曰。汝輩聽戲。最喜熱鬧。不知熱鬧卽爲冷淡之根。且枝葉牽連。雅無意趣。寶釵曰。醉鬧五台山一齣。爲北點絳唇。音節頓挫。聲調鏗鏘。排場旣好。詞藻更佳。內中一隻寄生草。更爲妙絕。寶玉請述其文。寶釵卽念曰。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蓑雨笠。

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拍膝搖頭。稱賞不已。余笑曰。如何未唱山門。卽行妝瘋乎。衆均失笑。戲旣闕。外祖母極賞小旦小丑二角。命人帶進。問年歲。賜肉菓。賞錢不已。俄鳳姐指小旦笑。顧衆曰。此角活像一人。湘雲以余擬之。寶玉急向湘雲瞅眼。

衆各無言而散。晚間。忽聽湘雲命翠縷趣裝。準備返里。寶玉曰。妹毋乃誤會吾意乎。林妹妹心思極多。他人明知而不肯言。妹獨首先揭出。豈不防見罪於渠耶。我所以禁之以目者。乃特別關切。反因是見惱。真負吾一片苦心也。湘雲曰。汝之令色巧言。不必向吾傾吐。吾原不知汝林妹妹。他人任意取笑。倒無不可。吾一啟口。卽有不是。渠爲主子小姐。吾乃奴才丫頭。吾何敢望渠。寶玉曰。吾如有壞心。立刻化成灰燼。俾萬人踐踏。湘雲曰。此種歪言惡誓。只合說給那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汝者聽耳。言次。忿忿而去。俄聞履聲。知寶玉來。余房。余急起開門。不聽其入。寶玉在窗外千萬央告。余東風馬耳。雅若不聞。久之。靜悄無言。余疑其已去。乃徐起開門。見寶玉呆鶴立。垂頭無語。余甚憐之。門亦未便再閉。寶玉隨進曰。凡事有現在之果。卽有過去之因。必明白宣布。方不使人委曲。妹無故着惱。究竟因何而起。余漫應曰。余亦不知因何而起。余固給汝輩比戲子與人取笑者。寶玉力言並未比笑。余曰。汝尙欲比欲笑乎。汝不比不笑。更甚於人之比笑。此一節猶可恕。再汝與雲兒眉眼傳語。是何用心。想渠爲公侯嬌女。余乃貧民丫頭。渠與余笑談。余若反聲。卽爲自惹輕賤乎。汝用意固佳。奈渠不領高情厚誼。何。寶玉半晌不言。一似有所思者。遂轉身忽然而去。余迴思無趣。愈加苦惱。正所謂香冷繡幃人意懶。熱場經過轉添愁也。

夜涼人靜。兀坐亡言。命雁兒與紫鵲在房無他適。余託尋襲人。欲偵寶玉動靜。比至。則已睡矣。余卽轉身欲回。襲人笑止曰。請稍俟須臾。卽手一箋與余。余接視。乃一偈。一詞。讀之曰。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云可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讀未竟。願襲人曰。是亦無要緊者。言次。袖歸與湘雲同看。適寶釵在座。余笑曰。此乃寶姐姐之過也。寶釵急視之。見後又有寄生草一調。因念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

回頭試想真無趣。

讀畢。笑曰。道書機鋒。最能移性。寶玉之悟。乃吾一雙曲子所牽引者。如真存此念。則我成罪魁矣。遂團鉢付之於火。余笑曰。且待余一問。儘可收其邪念。三人同至寶玉處。問曰。寶玉。至貴者寶。至堅者玉。汝有何貴。汝有何堅。寶玉不能答。寶釵與湘雲笑曰。如此愚鈍。還想參禪。余又曰。汝傷未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妙。以我思之。還未盡善。因續二句。『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鼓掌笑曰。如此方悟徹。昔南宋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以衣鉢傳之。今日傷語。亦同此意。但方纔所問機鋒。尙未完結。余曰。既不能答。就算輸了。以後再不許汝談禪。卽余所知所能者。汝尙不知不能。則余等知覺在汝之先。余等尙未解悟。汝猶欲自尋苦惱去參禪耶。寶玉笑曰。誰又參禪。不過一時感觸。聊書此以遣我積悶耳。於是相與言笑。不復有如何氣苦。然非有余一難。則寶玉癡念縈逗。又不知作如何究竟矣。

自元妃歸省後。大觀園封鎖謹嚴。無人賞玩。值此明媚春光。竟無斗酒雙柑。點綴佳趣。真使花柳無顏。水山落拓矣。忽內監傳元妃諭。命余姊妹等往園居住。衆聞甚樂。外祖母則命人安設簾幔牀帳等事。既竣。寶玉問余曰。園工既竣。汝思住何處乎。余躊躇應曰。我想居室太華則俗。太質近陋。遠其俗而剪其陋。則莫如雅靜。瀟湘館一道曲欄。幾竿脩竹。院中清潔澗。蜿蜒白石砌度。春雨則紅駛桃花。秋風則涼飄竹箭。子夜涼人靜時。焚香伴讀。對月揮絃。其清遠絕俗。直不啻人間天上。妹將移居此間矣。寶玉鼓掌笑曰。適合吾意。妹卽不言。吾亦位置汝於此。吾卽往怡紅院。兩處相距咫尺。便於過從。妹以爲何如。余笑應之。一日二舅遣人回外祖母二月二十二日。日干最好。命余儕於是日進園。於是分派收拾。寶釵居蘅蕪院。迎春居綴錦閣。探春惜春居秋掩書齋。與蓼花軒。稻

香村則珠太嫂所喜者。余與寶玉。仍居怡紅瀟湘耳。部署既畢。卽散步至寶玉處。見几淨窗明。陳設亦別致華麗。院中綠楊十餘株。蕉半之。西府海棠一。山石數點。名花多本。欹斜於曲欄竹架間。有含苞者。有半放者。香風繚帶。蝶影迷離。極人間之濃豔。已而至蘅蕪院。寶釵方指揮侍兒陳列玩具。余轉至窗外閒眺。見嫩芽冒土。秀色可餐。柔葉翻風。濃茵如畫。不禁朗吟江文通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之句。方欲至三春及珠嫂室一訪。而筋疲骨憊。足蹶。踉如有循。蓋履齒未折。遊興已闌。遂逡巡而歸。

入園之明日。仍擬竟前志。適寶玉手一紙含笑而來曰。昨燈下草就四律詩。呈妹妹一粲。並請稍加斧削。余讀之。乃四時卽事也。

春夜卽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余讀至此。不禁點首稱善。遂重吟一遍曰。

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爲我噴。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蕩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梧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煙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鬪鸚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吟畢。默玩一回。笑向寶玉曰。此一首極佳。松影一聯。足可與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相抗。三聯亦新。四詩相較。以此第一次。春夜。夏秋二首稍差。以其中不免穉弱耳。汝以爲何如。寶玉首肯。再四曰。所評極是。此二首原不佳。卽春冬二首。亦並無過人之處。不過候鳥秋蟲。自鳴得意耳。言次。同寶玉至秋爽齋。秋爽齋者。卽秋掩書齋之別名也。亦曰曉翠堂。在瀟湘館左偏。探春居之。階前植梧桐十餘本。幹挺立不少。阿曲。枝葉交覆。濃陰滿地。有不及交者。日光趣從漏罅中射入。映地作圓圈。如鋪金錢。稍左。丹桂四株。松間之。右則假山屹立。草生其上。左右紛披。如垂髮幼女。至足樂也。賞玩未已。而探春出笑曰。何來惡客。不告主人。竟敢嘯咏其間。余笑謝之。卽邀同至綴錦樓。及惜春處。探春曰。汝尙不知耶。惜丫頭嫌蓼花軒風景不佳。已移往藕香榭。迎姐姐。亦移向紫菱洲矣。於是便道至稻香村。遙望一色杏花。如錦如火。隱隱露茅屋數楹。竹籬一道。曲折一循其地勢。籬外荼哇繞屋。花發時鋪地如氈。畦外爲麥圃。每微風飄動。一波數折。與荼哇黃綠相映成趣。循徑而南。一路桑柘。有小髮數人。攜籃採葉。堂中紙窗木榻。一洗富貴之習。余極賞之。寶玉殊不以爲然。余呼珠大嫂。則已他出。遂至紫菱洲。傍山臨水。一帶竹房。荒徑迂迴。兩行垂柳。隨風飛舞。點首作迎人狀。其中雜以桃杏。蔽日離天。門前綠添新漲。菱葉浮水面。柳陰下小舟二三。蓋備以采菱者。寶玉趣余登舟。余亦不及招呼迎春。竟打槳至藕香榭。樹蓋池中。四圍臨水。往來皆以舟。左右有迴廊。迂縈曲折。迤邐至西南隅。有橋跨水接岸。係編竹爲之。行則有聲。殊別致。舟行甚遲緩。時見黃甲紫鱗。青鳧白雁。進沒於蘩藻煙霧之際。寶玉顧余而笑曰。此真絕妙一副春江煙水圖也。余笑領之。

困人天氣夢惺忪。花事珊瑚最懊惱。對景生愁。不覺芳情流水矣。於是手條帚。肩花鋤。鋤上懸紗囊一襲。度出香閣。遙望沁芳閣畔。落花如雨。芳草沾天。寶玉手一冊書。往來蹀躞。將花片向水內飄放。忽回首見余至。笑曰。妹來恰好。正可代吾收拾矣。余曰。落花流水。固爲佳妙。但出山泉水濁。恐至前溪。仍將清明豔麗之質。陷於卑污。不如以錦囊緝袋。收其豔骨。埋之淨土。豈不較飄泊蕪溷之爲愈耶。寶玉聞言欣然曰。俟吾放下書來。一同收拾。余問其何書。曰。不過中庸大學。余審其說。堅求之。寶玉曰。妹看不妨。特勿令他人知之。其文章之妙。使我焚香拜倒。妹見之寢食俱忘矣。余急取觀之。乃爲西廂記。朗讀一過。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讀竟。兀自默默記誦。寶玉曰。會真之文妙乎。余首應之。寶玉笑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余聞之。雙頰驟赤。如泛桃花。怒曰。汝敢將淫詞豔曲。內不經之語。拈來欺余。余卽向舅姑告訴。一評此理。言次。反身欲行。寶玉急上前謝罪。指誓天曰。且承其悔。余見其情狀堪晒。不覺笑曰。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頭。寶玉曰。祇許汝筆下謔文。不許我口中謔舌。吾亦出首去矣。余笑曰。汝能過目成誦。余獨不能一目十行乎。於是藏書埋花。訖。適外祖母遣襲人命寶玉去東府問好。余亦悶悶回房。剛至梨香院外。忽聽笛韻悠揚。歌喉婉轉。余傾耳靜聽。內唱云。『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至此。愈覺感慨纏綿。不能自己。私念戲中有如此好文。可惜世人未能領會。徒知看排場聽熱鬧耳。因止步再聽。又唱云。『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二語一入余耳。分外清激。一時心動神搖。如癡如醉。默念余林黛玉自幼纖小溫柔。嬌羞婉轉。雖不敢云西子毛嬙。卻也算女兒顏色。豔如花矣。但愁多病劇。而遭逢又常不可人意。自憐薄命。恐不免流年似水耳。

奇花引蝶。好鳥呼人。女紅課罷。情緒無聊。於是悶悶步至院中。四望無人。見新筍出籬。殊娟秀可愛。剛至怡紅院外。聽笑聲隱約。乃李宮裁鳳姐及寶釵在坐。余笑曰。有不速之客四人來矣。鳳姐曰。昨所奉茶葉。女陸羽以爲何如。余未及答。寶玉曰。味殊不佳。余曰。我覺氣味寧馨。較平常所用者佳。寶玉聞余道好。卽欲轉贈。鳳姐曰。餘剩頗

多。明日遣人送至。且有事相煩。余笑曰。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纔吃汝家茶葉。卽當供人使喚。鳳姐曰。既吃吾家茶。何如不作我家媳婦。言次。衆人大笑。余兩腮紅漲。俯首不語。寶釵笑曰。二嫂之談諧。直不啻東方曼倩。余曰。談諧乎。不過貧嘴賤舌。討人厭耳。鳳姐曰。汝作我家媳婦。果何虧於汝。言次。指寶玉曰。汝試觀之。此種人物。配不上乎。抑門第家私。配不上乎。鳳姐發一言。余心卽跳躍一次。霎時覺奇樂沁心。竟不審其爲悲爲喜。嗟夫。余誠無所諱。余自至賈府以來。外祖母卽有結婚寶玉之意。顧爾時年齒尙穉。猶爲不急之務。日復一日。蹉跎至今。遂無復有繫念者。何圖鳳姐今忽提議及此。其爲真耶。僞耶。抑用以鬪趣耶。如其爲真。何以不出自外祖母之口。而出自鳳姐耶。嗟夫。僞耳。用以鬪趣耳。矧猶有金玉姻緣之邪說橫亘其間乎。凡此感想。其經過余心中。不一秒鐘卽杳。覺此身恍惚不能自主。遂別去。剛至院外。寶玉呼曰。林妹妹。盍少留。吾有一語相詢。亦願聞乎。余轉至寶玉牀畔。問其何語。寶玉攤余手。雙眸注視余面。含笑不語。余不覺臉際生暈。急欲脫手去。忽寶玉極言頭痛。余曰。阿彌陀佛。如此方……言未竟。寶玉慘呼一聲。身一躍高三四尺許。如飲鏃之蛟。上下翻騰。不可制止。口中無正音。作天神地鬼。不倫不例之謔語。余驚愕莫似。急報知外祖母暨舅姑諸人。均來省視。放聲大哭。正忙亂間。忽見鳳姐手大刀一。髮鬚鬚然。兩目直視。大賊而入。殺雞屠狗。無不應手。而決。衆急奪刀。昇至外祖母處。求神問卜。請醫覓藥。紛紛蕪亂。而二人殊不少減。如此者三日。次晨。寶玉睜目。顧外祖母曰。今以後。吾可不在。將去而他之矣。余聞之心痛神馳。肝腸欲裂。而又未敢形之於外。旣忽聞空中宣佛聲。遙見癩和尚同一跛道士冉冉而下。向二舅稽首曰。稔知府中人口欠安。特來醫治。因將寶玉所佩之玉除下。向之忽笑。忽嘆。忽啣啣而語。忽摩弄而啐。法畢。揚長而去。於是鳳姐寶玉漸甦。余心慰甚。不覺失聲號佛。時寶釵在坐。笑而不言。惜春問之。答曰。吾笑如來。旣欲化度衆生。又欲保佑疾病。且欲管人婚姻。豈不較世人尤忙乎。余曰。汝輩了不長進。專同鳳丫頭學嘴舌。真乃邪人無正論也。言次。悻悻而去。

寶玉與鳳姐病。白癩僧醫治。居然日漸痊可。某日之午。余閑愁紆鬱。骨酥酥欲睡。倚枕長歎曰。鎮日價情思昏昏。忽寶玉在窗外笑曰。緣何鎮日價情思昏昏乎。余自覺忘情。含羞妝睡。寶玉徑至牀邊。欲扳余身。余翻身起坐。笑曰。女兒家午睡。汝如何闖入。寶玉不及答。即對坐笑問余曰。適問云何。余曰無之。言次。紫鵑入。寶玉曰。請將佳茗給吾一杯。以潤渴吻可乎。余曰。且先與我取水。紫鵑曰。渠爲來賓。應先給茶。寶玉笑曰。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蚤被舖牀。余開語。厲色曰。寶玉。汝學得外間村言。書中邪語。來說給余聽。以取笑樂。余竟成爲解悶之玩物矣。余且行且哭。將欲赴訴於舅母。寶玉急掣余手不聽前。卑詞懇告。忽襲人來言二舅遣人呼喚。寶玉聞命。如霹靂一聲。魂驚魄悸。忽忽別去。余亦將此事置之度外矣。

余獨坐無賴。且記罪寶玉至二舅處。有無別故。遂出門至怡紅院。剛過沁芳橋畔。見各色水禽。在池浴水。上下差池。文彩爛灼。不覺愛而忘倦。及至怡紅院。則門已閉矣。即款關扣門。內答已睡。余素知寶玉之丫頭。性情嬌惰。或未聽真余之聲音。乃大聲使之聞之。內亦使性應曰。憑汝爲誰。二爺叮囑。一概不許放進。余聞言氣不能耐。擬究其竟。轉念余父母早失。無怙無恃。現依棲渠家。外祖母雖尙親愛。然終屬寄人籬下。如認真嘔氣。實覺無味。正進退維谷之際。遙聞一陣笑語之聲。隨風飄至。傾耳細聽。乃寶玉與寶釵二人。一路言笑。余此時愈覺難堪。因憶午間之事。必寶玉疑余告訴。故爾相戒絕余。但余何嘗告汝。既不探問事實。又不原諒余心。今日見拒。豈明日亦不相見乎。於是愈思想。愈氣悶。愈傷感。不免悲悲切切。嗚咽不已。淚珠如貫珠下注。忽雙扉闐然。遙見寶玉送寶釵出。余急隱身花影。俟其去後。即回房卸妝欲睡。而心緒萬端。殊難收束。祇得倚牀兩手團膝而坐。聽譙鼓聲。隨風斷續而已。

自今以往。余始知天下最難測者。乃爲人心。余曩者恆覺寶玉視余情意纏綿。實較他人略爲親密。由今觀之。皆一僞字耳。大凡男子自襁褓中。卽帶一僞字而來。彼日惺惺惜惜。不過視爲消遣之計。其視女子則一玩物耳。乃

鳳姐猶以好姻緣來相絮聒。以我思之。寶玉必不願。卽願。我亦不欲。偶此薄情之人。一段姻緣。祇有讓彼金玉相證耳。思及此。雙淚潑潑。自枕畔流出。睜目視之。則窗衣漸白。曙色已穿檻而進矣。

一宵未寐。精力愈疲。晨起推窗。見落英滿地。曲水流紅。蕭索之象。令人頓生悲感。回思昨夕敲門被拒事。尤覺索然寡懽。於時紫鵲銜水入笑曰。今日芒種節。園中姊妹均擬擺設禮物。祭饞花神。姑娘盍往與會。余懶然應曰。茲亦擬往。紫鵲遂爲余理粧。既畢。出至院中。忽見寶玉跨門而進。見余笑曰。好妹妹。昨日之事。果告太太否。累我懸念一夜。乃至失眠。余置不理。逕出院門。則見小丫鬟忙碌殊甚。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等物。以綵綫繫之。枝頭微風吹之。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姊妹行均衣麗服。幾使桃羞杏讓。燕妬鶯慚。見余至。翠笑逆之曰。懶丫頭。豈至今纔起耶。余曰。昨宵失眠。故起稍晏。因與循視各處。忽見寶釵匆匆持一蝶至。笑曰。趣拈綵線來。余已撲得鳳子在。當縛之以供玩賞。李執曰。何苦虐待生物。是雖蟲豸。亦有生命。雙雙翺翔花間。干卿底事。乃必折其翠始快。寶釵曰。訪翠搜紅。行止無賴。故縛之爲名花吐氣。余索蝶視之。彩衣翩跹。香鬢搖曳。態頗可憐。因縱之。振翅飛去。於是衆亦漸散。余遍視寶玉不見。遂一人循山坡而行。轉至山麓。見落花片片。脆質烟銷。因思昔日非不紫姹嫣紅。嬌嬈爛漫。今則飄茵墮溷。隨水浮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情人能勿同聲一哭耶。因掃集一處。鑿土成穴。納花片其中。面復覆之以土。蔚然成一墳形。旣已精力疲倦。乃就石上小憩。觀物傷懷。愈增身世之感。思人生在世。其命運正如此花。一旦綠玉粉碎。紫玉煙銷。月冷鶉啼。更誰憐惜。恐余今日葬花。他日再無人葬余也。矧余弱質零丁。飄萍斷梗。今日居此。雖與姊妹行相聚一處。憐卿憐我。究皆係外表酬應。又誰肯以其誠相愛者。卽以寶玉論。吾在往昔猶以爲彼之視我。較他人稍爲親密。若證以昨夕事。則彼與寶釵究竟不同。若我徒供其玩笑耳。卽令今日感疫而死。吾知亦不足動其心。彼旣如是。他人更不待言。然則我之命運。乃較花更薄矣。思及此。心爲一酸。眼淚潛潛下。因口占長歌一首。且吟且泣曰。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銷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香樹。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兒女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煞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洒。洒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污淖陷泥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吟畢。忽聞坡上亦有悲聲。心不期一愕。自思此間人均謂我癡。豈更有癡於我者耶。回首視之。乃爲寶玉。余此時正悲恨交集。良不欲更與之談。因長嘆一聲。卽起身回室。不期行至中途。寶玉亦趕至。呼曰。妹妹盍止。又曰。吾固知爾不理我。但我甚欲於爾前進一語。茲許我乎。余沉思良久曰。試言之。寶玉忽笑曰。我茲言爾亦聽否。余見狀。知無好語。仍回身欲行。寶玉嘆曰。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余聞此。步不覺停立曰。此何語。當初如何。今日如何。寶玉曰。當初姑娘來時。與我相親相愛。情逾姊妹。甚至食必同席。寢必同牀。凡爾所欲。蔑不曲意從之。吾又憐爾身體孱弱。恐丫鬟不中任使。累爾生氣。屢爲爾暗中招呼。凡我之於爾。可謂至矣。不意至於今日。姑娘年大心大。竟將我棄之腦後。口中所念。但有寶姐姐。鳳姐姐等。爾試思我既無親兄弟。又無親姊妹。雖有一二人。亦非余母所出。則余之運命。與爾正同。天下惟同命者。乃能相憐。故余於爾始終不改初志。不料一腔熱血。竟擲之冰海中。含冤抱屈。寧不可憐。語至此。忽哽咽而泣。余亦不覺淚下。俯首視地。默然不語。寶玉又曰。我亦自知我嘗有不是之

處。然我萬不敢在妹妹之前。稍有差錯。卽或有之。妹妹亦當教之戒之。或打或罵。我皆不灰心。卻不當祕而不宣。使我驚魂失魄。不知罪之所由來。卽是死去。亦成冤鬼。故祈妹妹說明緣由。卽粉身碎骨。亦所甘心。余聞此。怨恨之心。不覺潛銷。因曰。既如是。何以我昨夕至汝處。爾囑丫鬟閉門不納。寶玉詫曰。此誠何語。若有是。吾卽速死。余盪曰。有則有。無則已耳。胡爲死耶。活耶。寶玉曰。我實未見妹妹。但寶姐姐略坐卽去。余笑曰。丫鬟偷懶。故假名拒客。亦未可知。寶玉曰。我亦如是。想俟我歸後查問。嚴爲教訓。余曰。在理。此等侍婢。亦當懲飭。今日獲罪於我。猶可說也。設將來獲罪寶姑娘。恐爲事更大矣。言已掩口而笑。寶玉亦失笑。乃相率至上房就寢。二舅母見余面目又現清癯。因詢服飽太醫藥。何如。余曰。亦不過如是。寶玉曰。林妹妹乃是內症。先天太弱。禁不起風寒。以我思之。略服水藥。疏散風寒。嗣後仍以吃丸藥爲佳。二舅母曰。吾前曾聞大夫說一丸藥。惜名字忘卻。寶玉曰。得勿爲人參養榮丸乎。二舅母曰。否。我但記其中有金剛二字。寶玉鼓掌笑曰。我從未聞有金剛丸。若有金剛丸。卽宜有菩薩散。言次。滿室皆笑。寶釵抿嘴笑曰。得勿爲天王補心丹歟。二舅母笑曰。然。似此名字。明日卽購來試服。寶玉曰。此等藥皆不中用。母親若給我三百六十金。使我爲妹妹製一藥丸。吾知一料不完。卽可痊愈。二舅母曰。爾又譚言。豈有一料藥丸而需金如許者。寶玉笑曰。確也。前年薛大哥曾求我一年。我始與以此方。彼又配製二三年。用去不下千金。始得藏事。母親若不信。卽問寶姐姐。寶釵搖手笑曰。我不知。勿問我。二舅母笑曰。到底寶丫頭好。不與彼圓謊。寶玉笑曰。確也。言已引目向余。余以指劃面曰。羞乎。寶玉大窘。忽鳳姐自後房出笑曰。寶兄弟所云。實非謊語。前日薛大哥曾向我索珍珠配藥。並謂藥方乃寶玉所給。珍珠須曾經戴過者。我無法。乃將珠花拆散與之。寶玉念佛曰。噫。不圖屋內乃有青天。及顧余曰。妹妹聞之否。豈二姐姐亦同我說謊耶。言已。又視寶釵。余笑顧二舅母曰。舅母。寶姐姐不爲彼圓謊。彼又來問我。二舅母曰。然。寶玉但能欺貧妹妹。言次。外祖母適催余等就膳。余卽起身出。丫鬟曰。盍俟寶二爺。余曰。彼不與吾儕同走。吾儕先去。方出室。忽聞寶釵曰。寶兄弟盍去陪林妹妹。吾

觀彼殊快快也。寶玉笑曰：莫理。不一時即好矣。余聞此大快。飯畢。余方在案上裁衣。寶玉忽至。笑曰：食方下咽。即俯首灣腰。得不懼頭昏乎。余不理。適丫鬟持熨斗燙一綢角曰：此處不佳。須再一熨。余曰：莫理。不一時即好矣。時寶釵等亦至。見余笑曰：林妹妹益增強幹矣。即裁剪之事。亦能躬自爲之。余冷笑曰：此亦不過說謊哄人而已。寶釵又曰：林妹妹吾告爾一笑語。適問我不爲寶玉圓謊。寶玉心中實甚惆悵。爾思亦好笑乎。余曰：莫理。不一時即好矣。寶玉顧寶釵曰：老太太方覓人鬪牌。爾盍去。寶釵聞語。笑曰：我原爲鬪牌而來。茲亦當去。余曰：趣去。此處有老虎在。行將搏爾而食也。寶玉見寶釵去。復含笑顧余曰：妹妹盍去。再裁不遲。余仍不答。寶玉遂問丫頭曰：誰使之裁。余冷然曰：憑誰使我裁。但不關二爺事可矣。寶玉方欲答。忽聞室外有人呼。遂舉簾出。早起。聞元妃端午節禮。已經賞出。余乃命紫鵲收下。少刻。紫鵲又捧宮扇等物至。謂此乃寶玉所得。姑娘如愛。即請留下。余曰：余毋需此。爾爲我轉告二爺。請彼自己受用。飯畢。步出院中。忽遇寶玉。含笑顧余曰：吾今晨命紫鵲送宮扇至。爾胡不受。余曰：余安有此福。余不過草木之人耳。又不似寶姑娘。有甚金也。玉也。寶玉聞言。色驟變。凝其雙眸。注視余面曰：除他人嘗言甚金也。玉也。余心中若有是念。天誅地滅。萬世不轉人身。余笑曰：無端賭誓發願。我管爾甚金也。玉也。寶玉嘆曰：吾心中實事。難向爾明言。但至後日。爾當自知。我敢告爾。我一生所寶貴者。除老太太老爺太太外。其次則爲爾。若再有第五人。我亦可自誓。余聞此。心乃驟軟。曰：我亦知爾心中有妹妹。但一見姐姐。即忘妹妹矣。寶玉曰：此則爾多心。若我殊無此意也。余曰：昨寶丫頭不爲爾圓謊。胡爲反來問我。若我如是。爾不知又欲何如也。語次。寶釵忽至。余與寶玉。遂分道而行。及回至外祖母室中。將及門次。忽聞細語。甚似寶釵與寶玉。掀簾視之。則見寶釵露其雪白臂膊。手持香串一事。顧視寶玉。寶玉亦凝其目光。注視寶釵之面。既而寶釵面一頰。返身欲出。忽昂首見余。笑曰：爾又禁不起風吹。胡爲立此風口中。余笑曰：吾固在室中。因聞空中雁唳。故趕出視之。寶釵曰：雁今在何處。盍指我一視。余曰：吾出彼又飛去。蓋狀雁也。余此語本爲嘲寶玉。寶釵未覺。含笑竟去。

寶玉則猶俯首沉思。呆若木偶。余戲以手帕向其面上一擲。不期正中其目。驚曰：噫！誰乎？余搖首笑曰：不敢。是我。因寶姐姐欲看獸雁。無意中失手。故落至爾面上也。寶玉無語。

今日五月初一。賈府早奉元妃之命。今日往清虛觀請醮。演劇。外祖母一時高興。欲親去拈香。並命吾儕亦與偕往。一時車如流水馬如龍。上自外祖母。下至婢媪。無不俱去。既至清虛觀。羣往大廳憩息。廳中陳設雅潔。鮮花彩繡。綴滿帳中。蠟柱高燒。奇光眩人。一時花光人氣。兩相氤氳。致此數弓之佛場。乃類海外仙島。而侍婢廝童。尤雙雙如穿花之蝶。寶玉天性好動。四出游耍。蹤跡所至。則有人影一羣。繞之三匝。其狀如羣蛾撲燈。雖不得接近。然亦不肯遠去。吾誠不料寶玉之動人。乃至如是也。於時珍大哥領一道士至。年可八十餘。鶴髮童顏。舉止端肅。既見外祖母。即請安問好。次又問寶玉。適寶玉自外殿入。道士即抱住問好。又願外祖母曰：哥兒益增強壯矣。外祖母曰：外面雖強。內裏仍弱。兼之其父日逼之念書。幾至逼成暗疾。道士曰：我曾見哥兒所書之字。及詩。竟似大有學力。老爺如何尚不滿意。以我思之。能造就至如此。亦云足矣。言次。又端視寶玉。嘆曰：我觀哥兒形容身段。舉動言談。竟與當日國公爺一樣。而今國公不見。墓木已拱矣。言次。潛然泣下。外祖母聞之。亦滿面淚痕。良久。道士又曰：我觀哥兒年已長矣。前日於某家見一女郎。年方及笄。聰明伶俐。姿色可人。因思及哥兒此時亦當論婚。乃詳為訪查。似與貴府可相匹配。不識老太太有意否。外祖母曰：前有一和尚。謂此子不宜早娶。我思後日再議。若有模樣性格均佳者。汝為我留意可也。余聞至此。心頭躍躍。頓呈紛亂之象。至何以呈此紛依之象。余亦不能自審。於時道士又願外祖母曰：此間道友。聞哥兒啣玉而生。均引為稀罕。小道欲向哥兒請下此玉。給彼等一視。不識老太太見允否。外祖母曰：此何不可。因命寶玉摘下通靈玉。道士捧之而去。少刻即轉。以玉還之寶玉。盤中並盛金瑣玉瑛等玩物。以為敬賀之禮。外祖母不欲受。道士強之。乃受。旋攜余等上樓。余與寶玉姊妹等隨外祖母入正樓坐。鳳姐等則坐於東樓。丫鬚婢媪。則坐於西樓。時戲劇已開演。首為白蛇記。次為滿牀笏。再次為南柯夢。

余因不喜觀劇。但與迎春等閑話。寶玉則檢視適間道士所贈賀物。外祖母見其中有赤金點翠麒麟一。因取置掌中。笑曰。此從何來。我似見有人帶過。寶釵笑曰。史大妹妹曾帶過。但較此略小。外祖母笑曰。然似爲雲兒。寶玉不信。曰。雲妹妹至余家時。吾何以竟未一見。探春笑曰。寶姐姐乃有心人。無論何事。但祇一見。即能憶之。余聞語。因亦笑曰。寶姐姐於他事。猶有限。惟人身所佩金玉等物。乃格外留心。寶釵知余語實含諷意。即掉首不顧。余於是益見寶釵之心虛也。寶玉既開湘雲亦有此物。將麒麟取出。納之懷中。既又引目四顧。若恐人或見者。及見余向之點首。則又自懷中掏出笑曰。此物良佳。我今爲汝留之。到家後。吾即爲汝帶上。余明知其乃爲湘雲而留。冷然曰。我不稀罕。寶玉笑曰。然則我自留之。言次。珍大嫂暨蓉哥新娶媳婦。相繼至。接續又有各處送齋禮來。一時人聲嘈雜。樓上頓呈紛亂之象。加以天氣酷熱。頭目爲昏。余坐久。幾不能耐。戲終。即隨外祖母歸去。

余昨自清虛觀歸後。疲倦不堪。夜間亦未成寐。今日胸腹悶塞。頭重若戴鰲山。吁。余又病矣。寶玉聞余病。時來看視。雙眉愁鎖。若有重憂。即飲食亦少進。豈其心中與余乃同其感慨耶。外祖母見余兩人均懨懨似病。清虛觀遂止而弗行。惟鳳姐等仍乘輿去。余亦勸寶玉去。寶玉不可。余曰。汝不去。在家中何事。以我思之。仍往觀劇爲佳。寶玉曰。我不獨不往觀劇。並不願見張道士其人。余笑曰。汝慎矣。今日恩人。來日蹇修。乃竟不欲見耶。寶玉聞語。顏色驟變。血脈憤興。沉臉顧余曰。汝誠不諒我。我自認識汝矣。余冷笑曰。誠哉。汝白認識我。我又不似他人。有甚金也。玉也可以高攀。寶玉益怒。曰。我誠不解汝是何心肝。乃忍出此言。我昨不嘗告汝。如有此心。天誅地滅。今汝又云云如是。直有心咒我天誅地滅矣。余聞此。始憶及昨日事。不覺自悔失言。即顫聲應曰。我如有心咒汝。我亦天誅地滅。嗟夫。何苦如是。我固知昨日張道士爲汝論婚。汝恐我在此。有礙汝之姻緣。故借端生氣。然乎否乎。寶玉至此。面上乃泛白色。手足俱顫。立摘下通靈玉。盡力向地下一擲。曰。勞什子。非將汝粉碎不可。詎玉性堅硬。竟未粹碎。寶玉復回身取銅錘。砸之。余見狀。不期失聲而哭。曰。何苦來。汝欲砸玉。勿如砸我。語出。紫鵲雪雁等咸奔入。

勸解。既又向寶玉奪玉。寶玉不許。雪雁乃狂呼襲人。襲人至。見寶玉氣忿至此。因笑曰。汝與妹妹鬪嘴。何故砸彼。設或砸碎。不使妹妹心中臉上。尤為難過耶。嗟夫。襲人此語。適中余心坎。可見寶玉視我。竟襲人之不若。寧不痛哉。於是哭益急。適間所服解暑湯。盡行吐出。淋漓滿地。香汗涔涔。紫鵲扶起余身。曰。姑娘雖生氣。然亦當自為保重。倘因以觸發舊疾。不使寶二爺愈為心傷耶。寶玉聞此。引目視余。似又自悔孟浪。雙淚旋綠頰而下。襲人見余兩人均哭。則亦潸然淚下。少刻。紫鵲亦哭。時室中寂靜。但有飲泣之聲。無何。襲人持玉謂寶玉曰。汝不觀其他。但觀此絲穗。亦當感念林姑娘之情。違有心與之口角耶。余聞此。恨心陡發。力自襲人手中奪取。剪成數段。曰。我乃空効力。彼亦不稀罕。自有他人再為之穿作也。襲人駭曰。何苦來。是又我多言之罪矣。寶玉曰。已而從後我再不佩帶。汝即碎之。亦無關於我。言次。外祖母暨二舅母忽至。及見余兩人相視對泣。因詢果為何事。眾謂並無甚事。二舅母遂責備襲人與紫鵲。外祖母則攜寶玉去。

金鈎未掛。羅帳猶垂。獨臥香牀。百無聊賴。凡人故違其心。而褒貶一人。於清夜自思。未有不內疚者。余此時心思。正復如是。回想日間所為。實有不近人情之處。殊不當以冷嘲熱諷。激起寶玉恨心。且彼人待我。固屬溫和。有禮。往者雖屢受譏諒。一毫不露其慍色。若而人者。乃不得謂之佳耶。既而思之。彼既以真誠待我。何不竭其胸中真誠。告之與我。即金玉相配之說。我固在彼前屢言之。彼若不重此邪說。便當於我言時。置若不聞。或正言剖白。如是我方信其無毫髮私心。如何我一提金玉之事。彼即惶急不可耐。可知彼心中實時有金玉二字。因我言及。恐我多心。故為此惶急之狀。以圖欺哄。如是。則彼已犯莫大之罪。無可再恕。在理。正應恨之。安能再與相見。然而此事亦殊難能。蓋余恨之一字。尚未出口。而芳心飛越。已復縈繞於怡紅院中。覺其生平待我。似非泛泛可比。自幼稚至今。食必與共。行必與同。溫存體貼。無微不至。若而人者。乃能恨之耶。恨既不能。則惟忘之。於是力鎮余心。使勿再思此事。然而心不由我。仍時時縈於寶玉之身。覺其為人也。如坐人於春風之中。而軟語纏綿。尤能使

人終身不忘。初非特容態之美。如玉山照人已也。思及此。日光癡然。深注於案上殘燈。寸心無主。幾欲凌太虛而飛去。久之久之。又轉念今日擇玉之事。心乃一突。而面色亦因之而赭。嗟夫。吾與彼不過中表親耳。何事往返繫思。如癡如醉。脫有人知之。寧不笑我憨耶。於是強移香枕。翻面以向裏牀。瞑目而自言曰。嗟乎。彼惡人。但願此後勿再見其人乃佳。

長日如年。頭昏欲裂。鴛針慵舉。鸞鏡懶窺。驕陽逞其炎威。自簾間絲絲射入。書案琴牀。皆炙手可熱。風絲久寂。槐柳之屬。踽然直立。曾不稍稍移動。枝頭新蟬。亦爲烈日所逼。狂噪不已。隨命紫鵲放下香簾。嬌臥冰簟中。侍兒輩或掌蒲葵。或執塵尾。左揮右灑。熱鬧稍舒。惟紫鵲猶時時話及砸玉之事。且曰。前日之事。本姑娘過於浮躁。寶玉性情。他人或不知。吾儕豈有不知乎。余愠曰。汝猶欲爲他人責我耶。試問汝。我果何浮躁。紫鵲笑曰。卽以通靈玉而言。寶玉爲此。固已吵鬧數次。姑娘今儘可不言。胡於其忿怒將發之時。而忽提起。並其絲穗而亦剪之。是非過於浮躁耶。以我思之。姑娘宜忍氣以續舊交。矧老太太昨日見汝兩人。不往薛家觀劇。抱怨自責。甚至流淚。若今日再不轉圓。不愈使老人傷心耶。言至此。忽聞院外扣門聲。紫鵲笑曰。是乃寶玉聲音。想來陪罪矣。余不許開門。紫鵲曰。是過又在姑娘矣。言已。竟往啓扉。入者果爲寶玉。又聞紫鵲笑曰。我以爲二爺將再不入此門。不圖今日又至也。寶玉笑曰。我安能不至。卽死去。魂魄亦必日至百次。言際。已跨門而進。余驟見彼。心不期一酸。乃伏枕而泣。寶玉行近牀前曰。妹妹可好。余不應。寶玉乃挨坐牀沿。笑顧余曰。前日之事。我固知妹妹必不腦我。但我不來。使他人見之。愈疑我儕決絕。若俟彼等來相勸解。彼時吾儕愈覺生分矣。故我不得不自來請罪。或打或罵。一任妹妹處分。但勿置我不理。言已。又低呼好妹妹。好妹妹。乃至數十聲不止。余此時細味其言。似又覺出自誠款。愈益好笑曰。汝毋再來哄我。從今以後。決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已去。何如。寶玉笑曰。汝往何處。余曰。回家去。寶玉笑曰。我亦隨汝去。余曰。我若死。汝又奈何。寶玉曰。汝死我卽作和尚去。余聞此。顏色立沉。汝又譎言。汝家尙有如

許姐姐妹妹。倘一朝死去。汝安有如許軀體。去作和尚哉。寶玉又自悔失言。霎時紅飛上頰。俯首無言。余見狀。則又憐之。以指戳其額曰。汝……汝兩字甫出。淚亦隨下。寶玉見余又泣。雙淚亦沁眼角而出。旋探懷覓巾拭淚。不得。則以衫袖拭之。余見其所衣。乃新製紗衫。若以揩淚。殊為可惜。因就枕上取綃帕一方。擲之寶玉懷中。寶玉拾取揩畢。復移身近余。伸手握余臂曰。妹妹。余心碎矣。汝猶欲哭耶。趣起。往老太太室中去。余力脫其手曰。誰與汝動手。吾儕已非幼時。尚涎臉若是。言次。忽聞窗外笑曰。好矣好矣。余聞語一愕。回首視之。則見鳳姐飄然而入。笑曰。老太太尚在怨天怨地。特使我來探之。我固知汝儕不出三日。必復其舊好。老太太不信。令我來。果不出我所料矣。我真不解汝儕。愈大乃愈不脫稚氣。與其今日攜手對泣。何若前日稍忍讓耶。趣去見老太太。以慰老人之心。言已。攜余手即行。寶玉亦隨之。及至外祖母室中。鳳姐笑曰。我固謂不用人費心。自己會好。老祖宗不信。必使我去。詎我去時。兩人已並坐一處。互陪不是。竟似黃鷹抓住鶴鷹腳。環扣不能相離。言時。衆人皆失笑。此時寶玉亦在室中。寶玉因詢薛蟠生日事。寶釵具告之。寶玉曰。何不往觀劇。寶釵曰。我因天氣太熱。僅觀一二齣。即推病來此。寶玉笑曰。無怪人以姐姐擬楊貴妃。想亦體胖怯熱也。寶釵開語。怒甚。面色立頰。冷笑應曰。我誠似楊貴妃。但無一好哥哥兄弟。可也。作楊國忠。殊為可惜。寶玉知又失言。慚愧若不能自容。余見寶釵竟為寶玉所辱。不禁暗笑。然觀其怒氣方盛。則亦不欲於其中更作他語。僅謂之曰。姐姐適觀何戲。寶釵知余面色有異。旋笑曰。我所觀者。乃為李逵既罵宋江。後又陪不是。余笑曰。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寧不知此齣乃名負荆請罪耶。寶釵亦笑曰。噫。乃名負荆請罪耶。汝儕通今博古。始知為負荆請罪。若我。則不知也。余聞此。始知寶釵此語。實為譏余。顏色大赭。寶玉亦然。及寶釵去。余笑顧寶玉曰。汝今後當始知天下人不盡似我心直口快也。寶玉不語而去。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倏已至端陽佳節。侍兒輩積艾葉。焚之。青煙裊裊。中人欲吐。適二舅母傳往賞午。至則薛姨母。鳳姐。寶玉。寶釵。及迎春姊妹等。均在座。顧皆默然無語。以好動若寶玉。亦懨然若不自在。余見狀。大詫。思寶玉得勿

因昨獲罪寶釵。故快快若是乎。遂亦淡淡不多談。略食酒肴。羣即散去。際此佳節良辰。乃僅乍聚而散。若在他。人不知惆悵至於如何。若我。則覺與其聚。不如散。蓋有聚終有散。聚時歡樂。散時自必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既生傷感。則有種種悲痛。隨之俱來。回首一思。豈不以不聚之爲愈耶。譬之好花。方其盛開時。誰無愛慕。及其謝落。則又增人惆悵。既增人惆悵。何若不開耶。此余生平所持特見。亦有人與余同持此特見乎。余不知也。卽以寶玉論。彼之意見。卽與余異。彼以爲人生當常聚不散。卽花亦常常開不謝。一到筵散花謝時。則萬種悲傷。只有付之無可奈何。卽今日一聚一散。彼心中又不知增幾許悲感矣。余既歸室。命侍兒勺蘭湯。試新浴。既已。漸覺涼爽。乃閑步至怡紅院。忽見襲人晴雯寶玉等同坐對泣。余笑曰。大節之下。啜泣胡爲。得勿爭食不勻。因而作惱乎。寶玉與襲人忽嗤然一笑。余顧襲人曰。二哥不告我。汝當不相瞞。言次。撫其肩曰。好嫂子。趣告我。豈汝兩人又拌嘴乎。襲人以手向余一推曰。林姑娘。此何語。余一丫頭耳。乃如此混說。余笑曰。汝謂不過一丫頭。我則欲以嫂子相待。寶玉攙言曰。何苦來。爲彼招罵名。襲人曰。林姑娘不知我心事。除非一朝死去。則亦已矣。余笑曰。汝死。他人不知如何。惟我則先當哭死。寶玉笑曰。汝若哭死。我卽做和尚去。襲人曰。汝又調言。余駢二指抵嘴笑曰。吾已兩度見彼作和尚矣。寶玉知余此語。乃指前日事。則亦一笑置之。

一日午間。余與寶釵寶玉姊妹等。方在外祖母室中閑話。忽聞史湘雲至。余與寶釵等均出迎之。見湘雲方衣軟薄紗衫。豐容盛鬋。飄然若仙。旣入室中。各道別後景況。湘雲故善談。詞鋒一動。卽滔滔不絕。而尤雜以劇笑之聲。寶釵笑。願周嫵曰。汝家姑娘。猶洵氣否。迎春笑曰。洵氣猶可。我甚惡其好談。卽夢寐之間。亦嘵嘵若池畔春蛙。寧不討厭。二舅母曰。前聞已有婆家。今後當略佳。外祖母曰。今日在此住。抑回家去。湘雲笑曰。當稍停數日。然而又累老祖宗不安矣。語次。忽四顧曰。寶哥哥胡爲不見。寶釵笑曰。汝不記念他人。獨思及寶兄弟胡爲哉。言際。寶玉忽入笑曰。雲妹妹來乎。湘雲曰。然。余曰。寶哥哥曾爲汝留一極佳玩具。汝愛之乎。湘雲曰。何物。寶玉恐余言出。屢

言曰。汝儕試觀。一月未見雲妹妹。又增高矣。湘雲亦笑曰。然則汝已縮短矣。語出。衆皆失笑。湘雲又曰。我欲問汝。襲人姐姐好否。寶玉曰。謝汝。良佳。湘雲笑曰。我久欲贈彼一物。迄不得佳者。今始得矣。寶玉曰。飾品乎。以我思之。莫若前日戒指佳。湘雲隨展其繡巾。手拈一物示寶玉曰。此爲何乎。余注目視之。乃絳紋戒指。卽如前日湘雲贈余儕者。余笑曰。儂者汝也。旣欲以此貽襲人等。何不前日與吾儕一起送來。湘雲笑曰。汝安知。送汝儕者。但祇遣人賚來足矣。若夾以丫頭一起。必須將其名字一一告知。若來人記憶不牢。反致乖悞。矧來者又非女子。吾亦不便以丫頭名字。使之知之。如此。安得謂之儂耶。言已。衆皆笑曰。畢莫湘丫頭精明。寶玉亦笑曰。詞鋒之銳。尙是如此。吾亦服汝矣。余閒語。不覺大慍。冷笑曰。彼不善言。安配帶麒麟乎。言已。卽返身回園。

余回園後。湘雲亦隨至園中。吾知湘雲一來。寶玉必將與說麒麟事。嘗思古之佳人才子。每因玩物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縑。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湘雲有麒麟。寶玉亦有。安知不因此生隙。而演出風流佳事。夫彼等事原無關於我。願不知何故。余於寶玉姻事。每每不欲棄置。此心何自而來。余亦不能自審。猶憶余與寶玉口角之日。外祖母曾謂。不是冤家不聚頭。豈余與寶玉。果宿世冤孽。今日相聚耶。余不知也。思及此。亟欲往怡紅院一探。及至。果聞歡笑之聲。但聞湘雲曰。寶哥哥。汝卽不願讀書求功名。亦當常與宦室交遊。以習仕途經濟。俾日後應酬庶務。爲民父母。奈何獨迷繡紋裙隊中哉。寶玉曰。如是則請姑娘他處坐。免污汝有經濟學問之人。襲人曰。姑娘幸勿言此。嘗有一次。寶姑娘亦以此相勸。彼竟不顧而去。致寶姑娘羞慚無以自容。吾思此幸爲寶姑娘。若爲林姑娘。又不知鬧至如何。然彼反與寶姑娘疏遠。我真不解何故。寶玉曰。林妹妹向不出此無知之言。若有吾亦早與疏遠矣。余聞此。且驚且喜。且悲且嘆。思余向引寶玉爲知己。由今觀之。眼力實無差悞。然彼一片私心。竟於人前坦然言之。得勿使人動猜疑之念。此余旣喜又不能不驚。雖然。汝旣引我爲知己。我亦當然爲汝之知己。旣汝我皆爲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旣有金玉之論。亦當我與汝有之。又何必來一寶

致乎嗟乎。余孤人也。既無父母。又辭兄弟。縱有銘心刻骨之言。亦無人爲我主張。矧近日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血氣虧弱。恐致勞怯之症。寶玉乎。我雖爲汝知己。但恐不能久待。汝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余思至此。不覺慘然淚下。悄然出院。且行且泣。俄忽聞身後呼曰。妹妹何往。又曰。妹妹胡爲嘖泣哉。余回首。知爲寶玉。因勉笑曰。我何嘗嘖泣。寶玉笑曰。汝試自觀。眼上珠淚。固猶鑿然在也。言已。伸手爲余拭之。余慍曰。汝要死。奈何猶動手動足。寶玉笑曰。說話忘情。竟不顧生死。余曰。汝死誠不何足惜。但遺下甚金玉麒麟。則奈之何哉。語出。寶玉顏色又變。汗亦潸潸下。正色曰。汝猶忍出此言。真咒我乎。抑氣我乎。余聞語始憶及前日事。因又自悔失言。笑曰。汝勿急。此我過也。隨言隨出素巾拭汗。寶玉猶凝其呆滯目光。注視余面。半晌始曰。汝放心。余聞語。又一愕曰。吾不解爾言。何爲放心。試爲我言之。寶玉嘆曰。汝果不明此言乎。然則我素日對汝用心。皆爲錯誤。無怪汝日日爲我生氣也。余曰。我真不明汝言。寶玉又嘆曰。好妹妹。汝勿哄我。若果不明此言。不惟我之熱血空拋。卽汝平昔待我之意。亦都辜負矣。我嘗思汝之病體。並非風寒感冒。皆因不放心三字釀成。若凡事自爲寬慰。又何至日重一日耶。嗟夫。寶玉此語。正如疾矢直中余心。細細思之。懇切真誠。竟似自余肺腑中挖之而出。一時舊恨新愁。一一湧起。若有萬語千言。向之陳說。然舌端強木。竟一字不吐。但與寶玉四目互視。默默含情而已。旣而余心痛苦。漸溢至喉間。乃失聲而咳。咳聲一出。雙淚亦潸潸下。回身欲行。寶玉忽躍至余前。握余臂曰。妹妹勿行。俟余掬誠更出一語。余以手推之曰。已而已。而汝心中事。我俱知之。更何言哉。語竟。卽行。回首瞻之。寶玉猶癡然立於烈日之下。口喃喃不已。

余與寶玉每言及金玉之事。心中輒爲不愉。及回室中。伏枕而睡。忽紫鵲入。謂二舅母房中丫鬟金釧。忽投井自盡。余聞語一驚。詢其始末。始知寶玉戲之。被二舅母所覺。逐出府外。因而自裁。二舅母驟聞此意外。自不免怨戚。余與寶釵咸往慰之。惟寶玉被二舅母所責。垂首喪氣。狀若癡迷。余儕咸笑其妄。余旣出。乃往外祖母室中。坐未

久忽見丫鬟嫵嫵。東奔西走。狀甚惶亂。余大愕。外祖母亦駭然不知何故。詰問丫鬟。均支吾不說。因詰之。始知二舅父方在書房杖責寶玉。並謂受傷甚重。外祖母聞此大怒。又不知寶玉傷至如何。乃扶婢前往。余亦思天熱如此。寶玉安能承得住。然又礙於人衆。不能前往看視。遂悵然回園。少刻。紫鵲歸。余詢寶玉消息。鵲謂下體已無完膚。血滿中衣。盡透。適以簾牀昇歸。怡紅院矣。余聞語。心如刀割。覺寶玉身上苦痛。不啻一不移置。余心。心痛既極。乃鬱爲熱淚。潄潄自枕邊流出。既又思。余室女也。寶玉受責。何用余爲之涕泣。他人聞之。寧不恥笑。於是哽咽不敢出聲。一杯苦茗。只合咽之喉中耳。隨命紫鵲往偵寶玉。果因何受責。及返始知爲金釧投井。及藏匿歌伶兩事。夫寶玉縱情任慾。吾儕固嘗勸之。無如彼癡憨成情。不任人言。且與其親近之人。又多縱容不問。濟其爲惡。余若過於規箴。反落彼等之笑。蓋余與寶玉。舍中表外。更無其他情感。若疇昔鳳姐。思及此。神魂飛越。面不期而頰。蓋鳳姐所云。烟事苟可成爲事實。余亦可逕與寶玉諍諍言之。卽他人亦無所用其恥笑。然而此等事。旋言旋輟。又至何日。始有實見之日乎。縱河清可俟。而余命其息矣。思及此。愈覺悲慘。而哭亦急。欲往慰問寶玉。又知此時院中人。必甚多。見余悵惘之狀。必將暗笑。乃俟至薄暮時。扶婢往怡紅院。至則人已散盡。卽襲人及其他丫鬟。亦均不見。余悄然入寶玉臥室。見羅帳半垂。寶玉橫躺榻上。面色憔悴。乃泛灰白。思其身上疼痛。此時不知至如何。矧彼自幼至今。未嘗一度受此重創。萬一因此致疾。則奈之何。於是又泣。寶玉於夢中忽聞嗚咽之聲。睜目審視。微現錯愕之色。乃欠身起。向余面細認。忽慘呼曰。噫。仍倒身而臥。徐徐言曰。汝胡爲來此。此時斜陽雖下。而餘熱未散。得不懼因而中暑。余雖遭打。並不疼痛。此刻呼痛呻吟。均爲作僞。以哄他人。汝勿信爲真也。余聞言。心愈戚。覺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但俯首注視其面。良久始嗝咽曰。汝從此當可以少悛矣。寶玉急曰。汝放心。我卽爲此等人粉身碎骨。亦所甘心。言未已。忽聞人呼鳳姐。余卽起身欲行曰。彼等來。我從後院去矣。寶玉亟握余手曰。異哉。汝胡畏彼。余急曰。余雙目哭泣已廬。彼等見之。得勿好笑乎。寶玉乃釋手。余卽遁歸。

窗衣漸黑。涼月束鼻。樹影杈桯。漸漸穿窗而進。映照地上。幽潔絕倫。時余方倚身涼榻之旁。忽聞門上彈指聲。詢爲誰。應曰晴雯。余卽命之進曰。來何事也。晴雯曰。二爺命送手帕與姑娘。余聞語。一愕。念彼胡以手帕相贈。得勿誤乎。因曰。汝爲我轉致二爺。請其留以自用。或贈他人。晴雯笑曰。此乃家常所用者。並非新製。余聞語。愈愕。澄心一思。始恍然而悟。知必寶玉恐余悲傷。故遣晴雯探問。所謂贈巾貽帕。不過藉作引線耳。卽應曰。如是。卽爲我置之。二爺好否。晴雯曰。尚好。姑娘想佳。余曰。然。余知寶玉所欲得者。僅此兩語。故逕與言之。晴雯既去。余仍臥榻上。目注地上。如霜之月光。悠然作遐想。思寶玉苦心。竟能體貼余之苦意。殊屬難得。然而此等苦意。將來果作何收束。則又不可知。回溯歷代名媛閨秀。其初也。惺惺相憐。其繼也。未有不成缺陷。然則余於將來。又安有滿足之望。思及此。憂傷叢集。五內沸然。因起至案前。研墨蘸筆。就手帕上題詩數首。

其一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爲誰。尺幅鮫綃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球滾玉只偷潛。鎖日無心鎖日閑。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書已與猶未盡。思欲再題而通身火熱。面上作癢。起至鏡臺前。掀幕一照。露兩頰飛紅。如泛桃花。心不期一驚。倒身榻上。倚枕而睡。一縷芳魂。似猶縈繞於怡紅院中。嗟夫。余病自此愈深矣。

昨宵未寐。侵晨卽起。膏沐既畢。信步往園中。花枝招展。樹影杈桯。余立濃陰之下。聽蟬鳴鳥語。胸襟廓然。然一思及昨宵事。則又反於愁苦之途。未幾。忽見寶釵珊珊而來。詢其何往。曰。往視母親去。言畢卽行。余見其眼中似帶

淚痕。且神情快快。如癸重發。思得勿因寶玉受責而至是乎。遙顧笑曰。卽令淚盡兩缸。亦未必能醫棒創。何苦來哉。寶釵置若不聞。飄然逕去。余引目再望。見珠大嫂迎春。惜春等。均往怡紅院去。探視寶玉。旣而一一散盡。惟未見鳳姐至。余頗詫。思彼胡爲不來。卽令有事羈絆。亦當來此胡哨一回。以取老太太之歡心。奚事香蹤人影。竟不一至。正想念間。忽聞笑語之聲。由曉風吹送入耳。昂首視之。見外祖母扶鳳姐。花簇簇。向怡紅院而來。繼又見大舅母二舅母並薛家母女等至。余思寶玉不過棒傷耳。乃須如許人爲之提心掛念。可見有父母之人。終爲幸運。若余儕孤雛。縱令感疫而死。吾知亦無人爲之探視。可憐者。孤人也。思及此。心乃一酸。忽紫鵲自後呼曰。姑娘盍吃藥去。開水冷矣。余慍曰。汝果欲何爲。如此相催。紫鵲笑曰。咳嗽纔好。又不服藥。如今已屆夏令。猶不自己保重。奈何。余聞語。始憶余乃侵晨至此。足力疲乏。實亦當歸。因扶紫鵲步回瀟湘館。一進院門。祇見蒼苔滿徑。竹影參差。不覺憶起西廂記中「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私自嘆曰。雙文雖然命薄。尙有嫡母弱弟。若我。並嫡母弱弟而亦無之。則余之薄命。實較雙文尤甚焉。思時。又祇有一哭。忽廊上鸚哥。嘎然一聲。直撲余肩。余一驚。噓聲罵之。因復飛上架去。呼曰。雪雁。掀簾。姑娘至矣。余愛其靈慧。近架前摩弄曰。汝饑乎。鸚哥忽長嘆一聲。其聲嬌婉。竟以出自余喉中。且誦余葬花詞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紫鵲聞語笑曰。此皆姑娘平昔所念者。不意盡爲彼學去。余隨將架取下。另掛於月洞窗外。入室服藥畢。卽坐窗前。但見竹影橫斜。映於碧紗窗外。滿室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鸚哥則於窗外跳躍不止。余教以詩詞。頗能誦之。寶玉棒創近日漸漸平復。自外祖母以下。無不憐慰。而調護之功。多歸於襲人。二舅母感之尤甚。今日聞湘雲云。二舅母念其爲人溫和。足以補助寶玉。擬賜予寶玉作側室。余聞是。頗不以爲然。然二舅母旣有此意。他人烏能阻之。祇有惡此雙目。以觀其後耳。午間。湘雲約余往賀襲人。及至怡紅院。鴉雀無聞。卽襲人亦不見。乃至寶玉窗前。隔紗一望。但見寶玉衣銀紅紗衫。躺於榻上。寶釵則坐其旁刺繡。並時以蠅刷爲之驅蟲。磨懣之狀。至爲猥褻。

余乍見。幾失聲笑。然又力自遏止。則以一手掩口。一手招湘雲。湘雲亦蹣跚而至。探首窺之。亦欲失笑。急又忍住。且攜余手曰。去休。余知湘雲素與寶釵親密。恐余拾此以爲笑柄。故將余攜出。因冷笑兩聲。相率而去。嗟夫。吾誠不料寶釵爲人。乃至如此。然所以成之者。實爲襲人。於此可見彼兩人狼狽爲奸。殆無事不爲。若我。孤立無援。不待交綏。卽須棄甲曳兵而走。寧不傷哉。

梧桐落葉。丹桂飄香。忽忽又是仲秋時候。二舅父因人品端方。風聲清肅。朝廷特授以學使之職。於八月二十日起身。園輿而送者數十人。二舅父既遠行。寶玉愈益放縱。外祖母不言。遂亦無第二人出而約束。大觀園中。殆其鬪土也。邇來園中姊妹。因長日笑談。殊無意趣。乃由探春箋召姊妹行。議結詩社。一以遣興。一以陶情。余得箋喜甚。亟扶婢往秋爽齋。至則寶釵迎春等俱在。少刻。寶玉李執等亦相繼至。探春笑曰。我原不善詩。因一時興動。發箋召集。不意一招俱到。斯誠大幸。尙希諸君合力籌商。李執曰。此事至佳。我雖不善詩。亦當爲妹子勸助。余曰。既有詩社。吾儕便爲詩翁。須先將姐妹叔嫂等名字削去。另起別號。庶幾不俗。李執曰。極佳。於是各自編號。李執名稻香老農。探春名蕉下客。寶釵名蘅蕪君。迎春名菱洲。惜春名藕榭。惟奈思索久之。殊不能得一佳者。探春笑曰。汝勿憂。吾已爲汝思得之。當日娥皇女英。酒淚在竹。日久成斑。故今斑竹亦名湘妃竹。今汝所住者。適爲瀟湘館。而汝又善哭。將來瀟湘館。千竿綠竹。當亦成斑。以我思之。汝宜名瀟湘妃子。衆均稱善。寶玉笑曰。汝等俱有。然則我易何名。寶釵笑曰。當名無事忙。李執曰。汝藝名絳洞花主。今仍其舊可也。寶玉搖首曰。否。此兒時所起。不能再。用。探春曰。汝別號甚多。何庸更起。茲暫定爲怡紅公子可乎。衆曰。佳。李執曰。別號既定。我尤有一語相商。我與菱洲藕榭。均不善詩。須讓出我儕三人。或使我三人各任一事。從旁助興。如遇有容易題目。或湊一二首。否則不敢附驥尾。以辱請君。諸君以爲何如。衆亦知彼三人懶於詩詞。許之。且推李執爲社長。菱洲藕榭副之。一司出題。限韻。一司謄錄。監場。李執曰。旣承推爲社長。社址卽宜設於稻香村。但我於諸君中年齒略長。嗣後須任社長指揮。

不能違拗。衆曰善。於是又議會期。各執一見。紛紛莫定。最後決爲一月兩次。寶玉曰。然則何日起社。探春曰。卽爲今日。寶玉曰。如是吾儕宜同往稻香村。探春曰否。此事旣爲吾始議。我須先作一東道主人。今日卽在此開社。何如。衆曰。如此尤佳。探春曰。然則請稻香老農出題。菱州限韻。藕榭監場。李執曰。吾適見一人擡進兩盆白海棠。鮮豔奪目。盍就海棠詠起。衆稱善。旋命迎春限韻。爲門盆魂痕昏。五字。須七律一首。於是伸紙濡墨。各自構思。惟余獨步蒼苔之下。或撫梧桐。或看秋色。久之。寶玉顧余曰。香僅一寸矣。彼等均已作起。汝猶徜徉於此。胡爲耶。余不理。寶玉卽往膳寫。余亦任意書一律。均交李執。旣畢。李執卽開卷朗讀。以評其優劣。首爲探春詞曰。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衆均稱讚。又讀寶釵曰。

珍重芳姿盡掩門。自攔手瑟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攏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執笑曰。畢竟蘅蕪君筆力足。言次。又讀寶玉曰。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礎怨笛送黃昏。

閱畢。寶玉謂探春佳。李執則推寶釵。於是又閱余所作者。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剛讀兩句。寶玉鼓掌讚曰。佳哉。從何處想得來。又讀曰。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均讚賞曰。果然別具心腸。因又讀曰。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此時均推余作爲最。李執曰。若論風流別緻。自是瀟湘妃子。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曰。汝言良是。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謂寶玉曰。怡紅公子祇合壓尾。汝服不服。寶玉曰。我自知不佳。焉得不服。但蘅瀟二首。還宜斟酌。李執曰。原依我評論。汝可勿問。寶玉遂默。從此蓮社雄才。不讓鬚眉男子矣。

越日。湘雲來。聞吾儕已起詩社。歡躍異常。李執謂之曰。雲兒。汝欲入社。須先將和詩作起。若好。便請入社。否則罰作東道主人。湘雲笑曰。汝儕起社。竟棄我如遺。當先罰汝。李執曰。姑勿辯。請速以和詩交我。湘雲聞語。卽趨案前。一揮而就。曰。已依韻和就兩首。佳否。我殊不自知。不過應命而已。衆曰。吾儕四首。可謂想絕。安能再作兩首。因續曰。

詠白海棠和原韻

吟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黃昏。

其二

蘅芷階通薜荔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界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讀畢。要均讚美。曰。得此佳句。吾儕海棠社可以告成矣。湘雲曰。明日請罰我作東道。讓我先邀一社。何如。衆曰。佳。於是又將昨詩與之評論。湘雲亦推寶釵居首。夫寶釵詩本佳。然余亦未遑多讓。特湘雲與寶釵情感較好。故竭

力推崇。於此益徵余勢之孤。命也如此。夫復何言。

綠窗靜掩。鳥語時聞。早起開步院中。忽見寶釵丫頭持一箋至。乃史湘雲請食蟹賞桂。並請有外祖母二舅母等。人。余知食蟹賞桂。不過薄以集會。其實乃湘雲欲起詩社耳。余本不喜宴會。且惡與彼等周旋。辭不欲往。既聞外祖母等均去。未便再辭。遂與衆同往藕香榭。綠筵席設在是處也。藕香榭居中。推窗四望。見桂花盛開。香氣撲鼻。俯瞰河水清澄。游魚唼喋。景致極爲佳妙。亭外繞以迴廊。亭後有竹橋。曲折通岸上。時亭中酒肴已陳。外祖母薛姨母。婢余與寶釵寶玉等一席。二舅母與湘雲迎春姊妹等一席。鳳姐與李執則往來酬應。衣香髮影。濟濟一堂。酒數巡。婢奉巨盞進。人各一器。和以菴醋。剝而嚙之。味頗甘美。殘酒既盡。肴核狼籍。手亦飽沾濁膩。不可更耐。亟摘菊葉浸水滌之。餘腥始去。時外祖母二舅母等因精神困倦。閒散一回。即同歸去。湘雲命將殘席撤去。另備一席。則專宴同社者。余曰。今日究擬何題。湘雲曰。題不一。今當揭示。因取詩題一紙。用針綰之牆上。余近前觀之。爲憶菊。種菊。供菊。詠菊。畫菊。問菊。簪菊。菊影。菊夢。殘菊。等題。余曰。此新奇。但恐作不出。湘雲曰。並不限韻。任作何首。均聽其便。言際。寶釵即離筆將憶菊。畫菊。勾去。寶玉亦將訪菊。種菊。勾去。湘雲勾對菊。供菊。菊影。三題。探春勾簪菊。殘菊。兩題。餘咏菊。問菊。菊夢。等。則屬余題。既得。各自濡毫。構思。約半句鐘。均已作就。交與迎春。另用雪浪箋。一併贍出。某題爲某人所作。下即署其別字。仍粘於牆上。衆趨前讀之。

憶菊

蘅蕪君

懷望西風抱悶思。夢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

悠。黃花著解。替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搗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倚。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敲石自沈吟。毫端艷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詢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

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瓣。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詩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蕉下客

菊影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枕霞舊友

菊夢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鶯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瀟湘妃子

殘菊

露凝霜重漸傾歎。宴罷才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牀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蕉下客

關畢。李執笑曰。通篇看來。各有警句。依我評論。當以詠菊爲最佳。次問菊。再次菊夢。清詞麗句。立意清新。瀟湘妃子宜居魁首矣。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又次之。寶玉聞語。鼓掌讚曰。極是。極是。余笑曰。殊不盡然。且覺傷爲纖巧。李執曰。惟巧乃佳。余曰。以我觀之。當以枕霞拋書人對一枝秋圃冷斜陽憶舊遊等句爲佳。李執笑曰。然則汝之口角噙香一語亦殊不弱。探春曰。論沉着尤宜推蘅蕪君彼秋無跡。夢有知等句。竟將憶字烘染出來。豈非妙絕。寶玉笑曰。然則汝之短髮冷沾。葛巾香染等句。亦可謂形容盡致。湘雲笑曰。莫若瀟湘妃子之偕誰隱。爲底

遲。竟使菊花無言可對。語出衆皆失笑。寶玉笑曰。然則我又落第矣。李執曰。汝亦佳。惟不及彼等新巧耳。於是重
整筵席。另出佳釀飲之。余因胃弱不能再食。寶玉力勸余飲。且謂可以解螃蟹之毒。余不得已。勉盡一觥。則已紅
暈上頰矣。寶玉大樂曰。今日持螯賞桂。豈可無詩。我已吟成一首。有誰敢作者。請隨其後。言已。即濡毫寫出詩曰。
持螯更喜桂陰涼。撥醋搗蕪興欲狂。鑿鑿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同積冷殮忘忌。指上沾腥洗尚
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余笑曰。此等詩。一時一百首。亦不難作。寶玉笑曰。汝才力已盡。不謂不能再作。猶褒貶人耶。余嗤之以鼻。立揮一
首曰。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壳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
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閱畢。笑曰。畢竟妹妹清新。余奪而焚之曰。此何足道。聊以效顰耳。寶釵笑曰。我亦有一首。茲當寫呈諸君一
粲。因援筆書之曰。

佳蕩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閱至此。衆皆稱絕。寶玉曰。有此。吾詩亦宜焚去矣。又閱其下曰。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讀已。均謂爲食蟹絕唱。李執曰。小題原宜寓大意。若徒諷刺世人。殊失之刻毒矣。余曰。然。席終。秋月娟娟。已自東
山度出。餘霞成綺。如展紅綃。因微吟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而返。

自吾儕詩社成立後。大觀園宴會乃無虛日。今日外祖母又設宴於綴錦閣。吾儕又須赴席。早間外祖母即進園。
且至余室小坐。與外祖母同來尙有一人。卽劉姥姥是也。劉姥姥與賈府略有瓜葛。故常相過從。其居現在鄉間。

雖年已七旬餘。而強健如四十許人。且喜談好謔。以故外祖母雅憐之。惟姊妹行見其土俗。多與譚談以爲笑樂。在余室坐。移時。羣往綴錦閣。沿途落葉滿徑。桂蕊飄香。景致極爲清幽。劉姥姥曰。如此園林。若得畫師繪畫一張。使我攜歸家與彼等一見。卽死亦甘心矣。外祖母笑指惜春曰。畫師卽在此。姥姥若要。此後囑之繪畫可矣。劉姥姥遂與惜春又叨嘮一回。既至。酒肴已陳。每人一椅一几。或如海棠梅花。或如荷葉葵花。或方或圓。其式不一。外祖母與薛姨母並坐。劉姥姥與二舅母並坐。其次則爲余儕姊妹。時劉姥姥滿頭簪以紅花。東搖西擺。衆均視之而笑。酒數巡。外祖母笑曰。今日之會。殊不可多得。但須行一酒令。方有興趣。薛姨媽笑曰。老太太自有好酒令。但我不敢附驥尾。外祖母笑曰。此何須謙讓。薛姨母笑曰。非謙。特恐應對不佳。反成笑話也。二舅母曰。卽不佳。亦不過飲酒而已。更有何笑話哉。薛姨母乃允。於是外祖母飲令酒一杯。鴛鴦代爲行令。方開口。劉姥姥忽下席搖手曰。勿捉弄我。我不敢奉命。衆笑曰。毋違衆意。鴛鴦亦命小丫頭扶之入席。劉姥姥笑曰。如此則請饒我一人。鴛鴦曰。酒令如軍令。再言將罰矣。劉姥姥始無語。鴛鴦曰。今既爲老太太所倡。自當自老太太起。至劉姥姥止。我今所說者。乃爲骨牌。譬我取牌一副。將三張拆開。先說首一張。次說二張。再次說三張。說畢。合成一副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說。皆可。但必須與上句合韻。萬一有誤。卽罰一杯。衆曰。善。鴛鴦遂取牌呼曰。左邊一張天。外祖母曰。『頭上有青天。』又曰。當中五合六。外祖母曰。『六橋梅花香徹骨。』又曰。剩一張六合么。外祖母曰。『一輪紅日出雲霄。』又曰。湊成一個蓬頭鬼。外祖母曰。『這鬼抱住鍾馗腿。』衆稱讚不已。外祖母遂自飲一杯。鴛鴦又取一牌呼曰。左邊一張大長五。薛姨母曰。『梅花朵朵風前舞。』又曰。右邊一張大五長。薛姨母曰。『十月梅花嶺上香。』又曰。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母曰。『織女牛郎會七夕。』又曰。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母曰。『世人不及神仙樂。』說畢。衆均稱賞。薛姨母亦飲一杯。鴛鴦又呼曰。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曰。『雙懸日月照乾坤。』又曰。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曰。『閒花落地聽無聲。』又曰。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曰。『日邊紅杏倚雲栽。』又曰。

湊成一箇櫻桃九熟。湘雲曰：「御園卻被鳥啣出。」既畢，亦飲一杯。鴛鴦又宣曰：「左邊是長三。」寶釵曰：「雙雙燕子語梁間。」又曰：「右邊是三長。」寶釵曰：「水荇蕩風翠帶長。」又曰：「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曰：「三山半落青天外。」又曰：「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曰：「處處風波處處愁。」說畢，臨至余前。鴛鴦又宣曰：「左邊一個天。」余曰：「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聞語，忽向余一視。鴛鴦又曰：「中間錦屏顏色俏。」余曰：「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又曰：「剩下二六八點齊。」余曰：「雙瞻御座引朝儀。」又曰：「湊成籃子好採花。」余曰：「仙杖香挑芍藥花。」說畢，亦勉強一杯。鴛鴦又宣曰：「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曰：「桃花帶雨濃。」衆譁曰：「該罰韻既錯，而又不合。」迎春笑飲一口。綠鳳姐鴛鴦咸欲聽劉姥姥笑話，故使說錯也。及至二舅母前，鴛鴦代說一回，下卽爲劉姥姥。姥姥曰：「酒令我在鄉間，亦嘗聞之，但不無此圓妙。我今試說，幸勿見笑。」鴛鴦曰：「汝但說可矣。」因念曰：「左邊大四個人。」劉姥姥聞言，思索半晌，笑曰：「其爲莊家人乎？」衆均鼓掌大笑。外祖母笑曰：「此亦佳。」鴛鴦又曰：「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曰：「大火燒了毛毛蟲。」衆笑曰：「是或有之。」鴛鴦又曰：「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姥曰：「一個蘿蔔一頭蒜。」鴛鴦笑曰：「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曰：「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聞語，因復大笑。於是飲過一杯，各自談笑。飲畢，藕香榭戲已開演。簫管悠揚，笛笙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樂聲穿林度水而來，使人神怡心曠。劉姥姥初未聞而美樂，一旦酒樂並行，乃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寶釵顧余曰：「汝試觀劉姥姥狀況。」余笑曰：「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才得一牛耳宴終。」外祖母率衆往園中間散。劉姥姥昂首四顧，見花間花，見木間木，及至櫺翠庵，女尼妙玉笑出迎之。妙玉年方妙齡，卽棄其錦繡前程，皈依古佛，爲狀亦甚可憐。然彼必亦飽經憂患，故安然而就。此冷淡生涯，於此益知世間正有許多苦命人也。余不幸孑然一身，寄食於此，前路茫茫，正不知作何收束，安得如妙玉尋一片乾淨土，向蒲團夜月，消受此可憐生涯乎。嗟夫。

劉姥姥去矣。自外祖母以下，各有贈予。窮人得此，其樂何極。余儕既送其歸，羣至外祖母處省安畢，余方擬回園。

忽寶釵招余曰。舉兒來。吾有一語相詢。余卽隨之至蘅蕪院。寶釵忽自高坐。笑曰。舉兒趣跪。吾將審汝。余不解何故。笑曰。寶丫頭將毋瘋耶。審問何事。寶釵冷笑曰。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閣女兒。滿口胡言。猶不實說。余不解。然心實志恣。問之。寶釵笑曰。汝昨所行酒令。出自何書。余聞語。始一愕。自知一時失檢點。竟將牡丹亭西廂記湊成。不覺雙頰泛紅。因央寶釵勿令人知。寶釵方讓坐。命人獻茶。且曰。凡女孩兒家。以不讀書爲佳。男子讀書不明理。尙不如不讀。況吾等乎。只宜勤紡織。習針黹。惟酒食是議耳。何用讀書爲。既讀書矣。應從事聖賢經傳。至於綺言豔曲。最能移性。性情一移。卽難藥救矣。余聞言。心中拜服。一若下官對上司。惟有點首稱是而已。俄頃。素雲入云。珠大嫂相請。余遂偕寶釵至稻香村。見三春及湘雲寶玉均在。珠大嫂笑迎曰。社將成立。卽有脫滑之人。四丫頭欲告一年假。汝等以爲何如。余笑曰。乃老太太命繪園子圖。渠卽趁風收帆耳。探春曰。否。非老太太。乃劉姥姥一言之過。余曰。諾。渠爲那一門老老。直呼曰。母蝗蟲已耳。衆人大笑。寶釵曰。世間常語。一經鳳丫頭口。偏覺好聽。然彼不識字。不過市俗取笑。惟舉兒法春秋意。將世俗村言鄙語。撮要刪繁。更加潤色。一句一珠。母蝗蟲三字。竟將昨日情景刻畫出來。真乃天成妙譬。言次。衆笑曰。如此注解。亦不在二人之下矣。既珠大嫂曰。方才我給四丫頭一月假。渠嫌其少。汝輩商議可否稍寬。余曰。以余論之。一年亦不見多。蓋此園構造。須工一年。畫亦當一年。既須研墨。又須蘸筆。又須鋪紙。又須著顏色。又須……言至此。笑不能耐。遲頃。乃曰。又須照式徐徐畫去。豈不需一年工程乎。衆大笑。寶釵極口贊曰。有趣。有趣。余徐握惜春手笑曰。我問妹妹是單畫園子。抑將吾輩安之畫裏乎。惜春曰。初命畫園景。嗣老太太又欲添增人物。吾既不會精細樓臺。又不工人物。尙在躊躇間也。余曰。人物尙易。恐草蟲更非所長耳。珠大嫂笑曰。又非通論。位置樓臺。烘染人物。何須草蟲乎。余笑曰。別樣草蟲。儘可省漏。昨日母蝗蟲。如不點綴。豈非缺陷。衆大笑。余且笑且言曰。汝從速繪畫。余題跋已成。卽名攜蝗大嚼圖。衆聞語。笑益急。湘雲竟仆於地。余亦支持不住。既起。寶玉以目示余。余知鬢髮已紛。卽往鏡臺前振之。復聚議繪圖事。寶釵

爲開顏料及應用之物。疊疊然一紙。余笑曰。僅繪一圖耳。並水缸箱子而亦列入。得勿姐姐一時糊塗。竟將己之嫁妝單寫上乎。探春笑曰。寶姐姐若不擰其嘴。真爲無用。寶釵笑曰。何須擰。狗嘴焉有象牙。言際。忽移身近余。以手握余臂。按之牀上。余笑曰。好姐姐。趣恕余。余年較幼。非禮之言。姐姐宜有以教導之。寶釵知余言乃隱射看雜書事。立釋余。余笑曰。畢竟姐姐量寬。若我。則未易饒人也。寶釵笑曰。巧言利口。無怪衆人愛汝。我今亦疼汝矣。嗟夫。余聞寶釵親切之言。此爲二次矣。余往者恆疑。徒待我均爲僞意。由今觀之。竟爲大觀園中第一知己。自此以後。不敢再以不肖之心待人矣。

秋深矣。大觀園風物。亦隨秋氣而改。楓林落葉。乃如離人墮其胭脂之淚。山畔池邊。但見秃枝杈杈。存於斜陽夕照中間。有三五殘菊。猶兀然自立。吐其芳豔。然不轉瞬。當亦憔悴不堪矣。余每屆秋深。舊疾必發。今年因園中宴會較往日略多。酬酢周旋。精疲力竭。以故咳嗽大發。愈不能支。日惟虬居室中。奄奄如冬蟄之蟲。外祖母亦常延醫切脈。爲暑滋補之方。實則此等湯藥。迄無少效。今日寶釵來。見余形容消瘦。亦戚然寡懼。謂太醫所用之藥。既無效驗。不如另覓高手。或者天佑吉人。大功立奏。若徒因循延展。恐非長策也。余搖首曰。已而我自知我之病。雖盡集天下名醫。亦無可愈之日。姑勿論病時。卽觀余好時情景。亦可知矣。寶釵曰。此言良是。古人謂食穀者生。汝素日飲食過少。不能添養精神。故有此見象。今後尤當勉力加殮。俾血氣充滿。自可無病矣。余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強求。汝不見今年較去年又略沉重耶。言次。又咳嗽兩三次。寶釵曰。我昨見汝藥方。人參肉桂。似覺太多。雖云益氣補神。亦不宜大熱。以我思之。先以平肝養氣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脾胃乃無病。脾胃無病。飲食即可養人。每日早起。宜以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罐熬粥食之。滋陰補氣。較藥爲佳。余聞言大爲感動。曰。汝平昔待人誠屬熱心。然我最是多心之人。只疑汝有心藏奸。自前日汝謂雜書不好。並以良言相勸。始知我平日疑汝。皆爲錯誤。自思慈母見背。姊妹俱無。而今年齡已長。竟無一人如汝。肯以金玉之言。來相教誨。

無怪雲丫頭傾心佩服。吾往日見彼讚汝。心中猶不受用。今而後始知之矣。尤有一語告汝。汝適所云燕窩粥一事。以我思之。至爲不便。自我入府以來。每年舊疾復發時。請大夫。索參桂。已經天翻地覆。若再花樣翻新。外祖母二舅母鳳姐姐等。縱不見惱。而底下老婆丫頭。則未免尤怨。汝試觀府中諸人。因見老太太愛寶玉與鳳姐。尚且虎視眈眈。言三語四。何況於我。矧我又非正經主人。無依無靠。投奔來此。彼等早已厭惡。如再不知進退。豈非使彼等愈加埋怨耶。寶釵曰。如是。我與汝境況殆出一轍。余曰。汝安能比我。汝又有母親。又有哥哥。此間又有買賣地土。家中又仍舊有房有地。在此不過親戚情分。無論大小事。又不沾其一文。欲走便走。欲去便去。我則一無所有。衣食住三者。均與其姑娘一樣。一般小人。豈有不加嫌怨之理。寶釵忽笑曰。將來亦不過增出一副嫁妝耳。此時尚無須計議及此。余聞語。臉一赭。笑曰。人將以厚道視汝。故揶揄以心中事相告。奈何又以我取笑耶。寶釵笑曰。是雖笑話。然亦真情。汝毋憂。我在此一日。當與汝消遣一日。汝倘有委屈煩難。儘可告我。我雖有哥哥。汝當知之。不過老母在堂。較汝差勝一籌耳。汝適所云。亦可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家燕窩尚有。明日當取以奉贈。余笑曰。燕窩雖小。難得汝多情如是。寶釵曰。此何足道。我去矣。言已自去。

余於寶釵去後。仍偃臥榻上。秋風撼樹。瑟瑟作聲。風過而雨繼之。瀝瀝淅淅。爭撲簾櫳。少刻。窗衣漸黑。已近黃昏。雨滴竹梢。更覺淒涼萬倍。默思寶釵待余。誠可謂推心置腹。不獨疑忌之心。化爲烏有。抑且加以敬愛。但彼此亦不過作客相處之時。又有幾何。萬一伯勞飛燕。忽自分飛。此後淒涼歲月。恐又有獨自享受耳。思及此。愈覺愀然寡歡。而窗外秋霖。仍滴滴不已。乃挑燈起坐。隨取一書閱之。乃樂府雜稿。內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閱畢。心緒紛紜。若有所感。因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名其詞曰秋隱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淚燭。淚燭搖搖燕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

雨聲。羅衾不耐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連宵脈脈復颼颼。燈前似伴離人泣。寒窗小院轉蕭條。疎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洒秋窗濕。

吟畢。方欲安寢。忽丫鬟云。寶玉至矣。語未已。已見寶玉跨步而入。披蓑戴笠。狀若漁夫。因笑曰。余室胡來漁翁乎。寶玉笑曰。汝今日何如。服藥否。言已。卸去蓑衣。脫其笠。舉燈以向余面。端視久之。笑曰。今日氣色略佳。余於燈光之下。見其足下尙蹬蝴蝶落花鞵。不覺笑曰。頭上畏雨。乃遮以笠。足下豈獨不畏雨乎。寶玉曰。此衣原有一套。尙有棠木屐一雙。已脫諸門外矣。余細視蓑衣斗笠。細綴輕巧。竟不知何草所編。寶玉曰。此均北靜王所贈。汝如愛。當再往要索一套。何如。余笑曰。謝汝。吾不須此。且一經戴上。竟似戲中所扮漁婆。語出。忽思及適所說漁翁一語。不覺顏色頓頰。伏案大嗽。俄寶玉忽見余秋窗風雨夕詞。因取而誦之。大爲稱賞。余立奪付之火曰。此何值一讀。寶玉笑曰。汝雖焚去。然我默思已熟。余曰。余德甚欲眠矣。汝當去。明日再來。寶玉探懷出金表視之。曰。已至亥初。茲亦當寢矣。因攜燈而出。忽又回首曰。汝若需何物。可告我。當爲汝取之。余曰。然。

秋光去矣。天氣漸寒。日來兀坐斗室。百無聊賴。幸自服寶釵燕窩後。病象漸有起色。余於此時。誠感寶釵不置也。今日寶釵借香菱來。香菱薛蟠愛妾也。年可十餘齡。容華絕代。聰慧動人。與余儕過從頗密。茲因薛蟠出遊金陵。寶釵乃邀入園中。挑燈伴讀。助作女紅。今日之來。特作外表周旋也。見余即笑曰。此後相聚之時多矣。苟得暇。務乞教我學詩。余笑曰。汝欲學詩。須拜我爲師。我雖不通。或可以相授矣。香菱笑曰。如是我即拜汝爲師。但勿嫌煩。惱余曰。是何難。不過起承轉合。當中承轉。乃成對偶。平對仄。虛對實。實對虛。若果遇有奇句。並平仄虛實。亦可不對。香菱笑曰。無怪我嘗讀舊詩。有時對之極工。有時竟有不對。今聞汝言。始知之矣。余曰。詞句猶第二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一真。並詞句亦不用修飾。所謂不以辭害意也。香菱曰。我極愛陸放翁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句。覺真切有趣。余曰。斷不宜讀此種詩。汝儕因不知詩。所以一見淺近即愛。若一入此等格局。卽不能

作詩。汝若真心欲學。我此處有王摩詰全集。汝先將其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摩揣。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七言律。次之。再將李青蓮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腹中既先有此三人作底。後再將陶淵明將劉劭阮庚鮑等人詩集一閱。不越一稔。自不愁不成詩翁矣。香菱笑曰。既如是。盍以書授我。帶歸一讀。余遂將王右丞五言律。交與香菱。內中凡經朱筆圈過者。俱爲余所選。有一首。卽讀一首。不能領會處。問汝家姑娘卽知之。香菱遂欣然攜詩去。

越數日。香菱含笑攜書至。欲向余換杜律。余笑曰。能記若干首。香菱曰。凡紅圈余均憶之。余曰。能否領悟。香菱笑曰。頗知一二。但是否尙無把握也。余笑曰。汝試言之。香菱曰。以我思之。詩之佳處。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有時似乎無理。然一經揣摩。竟是有理有情。余笑曰。此語似也。但從何處見之。香菱曰。吾觀其塞上一首。內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澄心一思。煙如何直。日自是圓。直字似無理。圓字又太俗。然合上書一想。又似會見此景。若欲再易兩字。竟百索不得。又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白青兩字。似亦無理。然必須此二字。方形容盡致。又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兩句。吾真不審其餘字上字。如何想得來。憶我曩歲入京時。一日停舟蘆岸。四顧蒼茫。但有古樹數株。存於晚炊煙中。青碧連雲。餘霞成綺。一種蕭條之狀。使人黯然魂銷。不謂昨讀此詩。恍若又在荒江蘆荻中。詩之動人。乃至如是也。言際。寶玉探春均至。及聆香菱之言。均笑曰。既如是。會心處不遠矣。余笑顧香菱曰。汝謂上孤煙妙。尙不知此句。乃自淵明曖曖遠村樹。依依墟裏煙。脫胎出來。言已。卽以淵明原詩與香菱觀之。香菱點頭歎賞曰。然則上字乃自依依二字化出。寶玉笑曰。汝已經得其梗概。毋庸再講。再講反離矣。若就此做去。必成佳調。探春笑曰。我明日補一束。請汝入社。何如。香菱笑曰。姑娘何苦嘲笑我。不過心中羨慕纔學此。以爲消遣。探春笑曰。誰非消遣。豈我輩認真作詩耶。香菱因又向余假杜律。且央余擬題學作。余曰。昨夜月光至佳。卽以此爲題。往作一首。限十四寒韻。香菱卽持去。無何。持稿示余。展而誦之曰。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圓。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晴彩輝煌映畫欄。

余笑曰。立意尚佳。但措詞不雅。皆因讀詩太少。被其束縛。茲請放膽再作一首。香菱乃默然返。顧不入室。但徘徊於池邊樹下。或坐或立。狀如癡狂。寶釵等則立山上觀之。引爲笑樂。少刻。香菱復來曰。吾頃又改作一首。務祈教正。余見其惘惘之狀。亦殊憐之。因取而讀曰。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雪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闌。夢醒西樓人迹絕。餘容猶可隔簾看。

讀畢。寶釵探春等俱至。索詩閱之。寶釵曰。造句卻佳。但非吟月之作。若於月字再增一色字。則得矣。香菱自爲此首已臻絕妙。及聞此。輿況驟低。然又不肯棄置。乃背手步出欄杆。立於綠竹之下。挖心搜膽。且行且思。既忽以手捧腮。現爲淺笑。未幾。忽又愀然作悲狀。探春隔窗笑曰。菱姑娘亦當閒閒。香菱怔曰。閒字乃十五刪韻。得勿悞耶。衆大笑。寶釵曰。斯真成詩魔矣。顰兒造孽不淺。余笑曰。聖人謂誨人不倦。彼來問焉。能不說。李執笑曰。吾儕盡嚮往藕香榭觀畫去。余曰。善。遂相率而出。見惜春方偃臥榻上。所繪大觀園圖。立於壁間。十停已得其三。並有美人倩影點綴其間。因指香菱曰。凡能詩者。均已上畫。畫汝今亦可列入矣。顧香菱無心權笑。仍呆然回去。適日。余方起。忽見香菱欣然出稿示余曰。此余夢中所得者。然仍不敢自信其佳也。余亟取讀之曰。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綠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余笑曰。詞意清新。已獲成功矣。時寶釵等亦至。均讚賞不置。余於此。益愛香菱之聰穎。余不學。雅好好學之人。故於香菱學詩。樂授之。抑余不惟愛其好學。且憐其遇而憫其孤。雖然。天下至可憐者。乃爲孤苦之人。孤苦之人。而

獨聰穎。又能搖筆吟詩。殊屬不祥之事。余今教之。誠不啻造一重孽債也噫。

連日氣象陰霾。漫雲四合。北風獵獵。摧樹作聲。余知天且雪矣。乃命鶻兒爇炭於盆。與香菱共坐談詩。少刻。寶釵李執等亦至。笑曰。鬢丫頭誠可謂誨人不倦。余笑曰。最好圍爐共話詩。今日天氣略寒。圍爐相對。故不覺其絮聒也。李執曰。香菱詩近日大有進境。吾儕詩社。又增一健將矣。言次。忽見老嫗數人匆匆入。笑曰。太太處有客至。姑娘奶奶趣認親去。李執笑曰。是何語。究爲誰親戚乎。老嫗笑曰。我原不識。但聞奶奶兩妹俱至。猶有一人。聞爲薛大姑娘之妹。又有一位爺。則薛大爺阿弟也。寶釵曰。得勿吾家薛蝌攜其妹來此乎。因相率而出。及至二舅母室中。則見釵光鬢影。羣聚一室。詢之一爲大舅母母家嫂嫂。暨其女岫煙。一爲李執寡媳。暨其女李紋李綺。一爲薛蟠從弟薛蝌。暨其妹寶琴。緣寶琴幼字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媳。此來則爲發嫁也。三家原不相識。因中途泊舟一處。彼此敘談。始知爲親戚。故三家搭幫同行。此外尙有一人。卽鳳姐之兄王仁也。衆見禮畢。歡抃異常。外祖母笑容本未嘗一去其頰。至是樂益不支。李執寶釵與彼等。本久別重逢。各敘離衷。自有許多敘述。余見狀。不禁又動身世之感。思彼等俱有親眷。俱有姊妹。親親密密。何等欣懽。己則一身無倚。形影相依。雙眼眈眈。徒看人家錦爛。嗟夫。不幸哉。余誠天下第一不幸之人也。思及此。心乃一酸。亟率衣回瀟湘館。對景淒涼。不覺大哭。寶玉似知余情。亦追蹤至。溫存寬慰。無微不至。余見其殷殷之情。心良感之。

薛寶琴華年十五。豐容盛鬋。國色也。李紋李綺。年與寶琴適相上下。丰姿綽約。亦才容俱絕。惟那岫煙幽閑貞靜。不若彼等高華耳。外祖母於此數人中。愛寶琴尤甚。且使二舅母認爲義女。日與外祖母起居一處。一切待遇。無殊己之孫女。李紋李綺則住稻香村。那岫煙與迎春一處。於時史湘雲叔父適遷委外省。須挈眷出京。外祖母不忍使湘雲遠離。又迎之來府。與寶釵同住蘅蕪院。從此大觀園中。愈增熱鬧。簷前鬪草。檻外調鷄。或相攜於晚風。臨落之中。或高歌於涼月初昇之候。熙熙然固一極樂世界也。

重簾不捲。寶鼎香濃。獨坐蘭閣。煞無聊賴。適寶玉至。相與往荷蕪院。至則湘雲寶琴等俱在。寶琴身披鴨頂綠毛斗篷。金翠輝煌。令人目眩。湘雲笑曰。此衣初不易得。老太太竟舉以贈汝。足知愛汝至矣。言次。琥珀忽入。笑顧寶釵曰。老太太適云。姑娘於琴姑娘。請勿過於拘管。彼欲如何便如何。苟有所需。告老太太可也。寶釵笑應之。旋推寶琴曰。吾誠不知汝幾生修到。竟投入老太太之心坎。趣去。免在此委曲。吾殊不自信。吾何事不如汝。湘雲笑曰。寶姐姐汝雖戲言。卻有人真有此心。琥珀大笑曰。吾知之。卽彼是也。言已。以手指寶玉。寶釵湘雲笑曰。否。彼非此種人也。琥珀又指余曰。然則卽爲彼也。湘雲無語。寶釵笑曰。否。否。我之妹妹。彼之憐愛。較我尤甚。何至相惱乎。勿信雲兒混說。寶玉聞語。頻向余偷視。若恐余聞此。又生憤懣之心。實則此戲言耳。何至猜忌。且余與寶釵。芥蒂之心已釋。寶琴又聰明伶俐。自幼讀書。其視余也。較他人尤其親切。卽老太太十分疼愛。入何預於我。然則寶玉誤矣。

俄寶釵等往薛姨媽房中去。余亦歸室。寶玉隨之至。笑顧余曰。余雖曾讀西廂記。然有一語。我實不解。茲爲妹言之可乎。余聞言知必有故。因笑曰。汝試言之。寶玉笑曰。曾憶鬧簡內有云。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此句本現成典故。但『是幾時』三字。殊饒深趣。我今欲問汝。究竟是幾時接了案乎。試爲我解之。余聞言。知彼乃指寶釵。不期失笑曰。此三字一問。實臻妙境。今日汝舉以問我。則尤妙也。寶玉笑曰。汝先祇疑我。今汝亦無言可答矣。余笑曰。誰知彼竟是好人。我素日以爲彼好藏奸。竊管惡之。由今以觀。過乃在我。而不在彼。因自錯說酒令。寶釵如何勸我。以至餽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一一述告寶玉。寶玉始知原故。因笑曰。我終日疑惑。正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今聞汝言。始知自小兒家口沒遮攔。上接了案也。於時寶玉又言及寶琴。余自顧孑然一身。不免又動悲感。心中酸楚。乃逆爲熱淚。似欲偷沁眼角而出。寶玉勸曰。汝又自尋煩惱。汝試自觀。今年更比去年瘦矣。余嘆曰。人生到此。瘦又奚礙。言已。又哭。寶玉曰。我思汝亦當自爲保養。何苦每日必尋事哭泣。一若不哭泣。卽不能了此。

一日事者。果何故哉。余拭淚曰。汝尚不知。我近來但只覺心酸。眼淚卻比去年減少。蓋至淚枯時節矣。西廂云。眼中流血。心內成灰。我恰似之。寶玉聞言。俯首一喟。

於時忽見李執丫鬟至。謂天已雨雪。奶奶請商議明日作詩。寶玉大喜。亟催余同去。余見地已着雪。即取指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易之。又加套大紅羽緞白狐皮鶴氅。繫以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宮纒。頭上冠以雪帽。粧畢。命寶玉爲余端視。寶玉笑曰。美哉美哉。因與階雪至稻香村。時姊妹行均至。均衣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惟李執獨穿一件多羅呢對襟褂。寶釵則衣蓮青斗紋。綿上添花洋線番氈絲鶴氅。最後史湘雲至。乃穿外祖母所與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裏子大褂。冠以挖雲鴉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以大貂鼠風領。余見而笑曰。孫行者來矣。湘雲笑脫其褂曰。汝儕見我內衣。當更覺可笑。衆觀其內。穿秋香色盤金五色縐龍窄褶小袖掩襟短襖。內裏一件水紅妝緞狐欣褶子。腰中束以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纒。足下蹬鹿皮小靴。益顯其蜂腰猿背。鶴勢螂形。余笑曰。吾從未見女兒家好作小子裝束。衆笑曰。彼作小子裝束。原較女兒更爲俏麗也。湘雲曰。趣商議作詩。何苦預他人事。又曰。誰爲東道主乎。李執曰。主意本我所出。因昨詩社正日已過。再等正日。又太遠。適天已下雪。不如請衆湊一社。即可爲遠客接風。又可以完我儕社課。汝儕以爲何如。寶玉曰。如此甚好。但今日太晚。若到明日。雪霽又無趣。衆曰。現愈落愈大。明日未必晴。即晴有此一夜。亦足償矣。李執曰。我此處雖好。又不如蘆香亭。我已命人去籠地炕。但老太太未必高興來。但送一信至鳳姐處可矣。衆應諾。

次日晨起。推窗視之。雪已尺餘深矣。乃命紫鵲舀水。盥漱畢。逕往外祖母處早膳。湘雲因見席間新鮮鹿肉。乃與寶玉向鳳姐索取一塊。送往園中以備自己烹食。余見而笑之。俄餐畢。同來園中與珠大嫂等酌議。出題限韻。獨寶玉湘雲不至。余笑曰。彼二人實難相聚一處。若在一處。必生出多少枝葉。此時定同去。算計一塊鹿肉矣。言次。李嬌娘至。笑問珠大嫂曰。何以一位帶玉哥兒。與一位帶金麒麟姐兒。如此乾淨清秀。偏能啖食生肉。噫。生肉可

得而食耶。衆均失笑。余曰。此乃雲丫頭鬧來。果不出我所算。珠大嫂等亟出。找住寶玉。湘雲笑曰。爾等果欲食生肉者。可隨我到老太太處。卽爲一隻生鹿。擇病。與我無涉。寶玉笑曰。豈有此事。燒好食耳。言次。老婆子等已將鐵爐。鐵叉。鐵絲網等物。攜來。珠大嫂等隨卽入室。無何。平兒至。謂鳳姐有事。羈身未時。附會。湘雲笑曰。然則汝可留此食肉矣。因爲褪下。手鐲。同坐烹食。頃之。珠大嫂與探春已將韻題擬定。來催寶玉。湘雲。湘雲時正狂飲大嚼。笑曰。若非食此。斷不能作詩。時寶琴亦至。身披烏氈裘。俏立笑視。湘雲起讓同嘗。寶琴笑辭。寶釵曰。汝試嘗之。其味極美。汝林姐姐祇因身體孱弱。食難消化。不然。彼亦嗜此。寶琴遂爲染指。亟稱鮮美。一時湘雲寶琴寶玉平兒等。圍爐賭飲。歡悅逾常。忽鳳姐房中小丫鬟來。召平兒。平兒竟以湘雲之命。回復不去。有頃。鳳姐亦身披斗篷。踏雪而至。笑曰。汝儕食此佳味。竟吝而不告我耶。言畢。亦同坐下。於是綠蠟新醅。紅泥小火。釵光鬢影。羣繞爭鮮。余笑曰。何處來此一羣乞兒。今日蘆雪亭遭劫。竟是雲丫頭罪首矣。我當爲此亭放聲一哭。湘雲冷笑應曰。井蛙語海。少見多怪。是真名士自風流。如汝輩。粧點山林大架子。假號清高。真令人見之。當作三日惡。吾儕此時。雖腥羶大嚼。轉瞬還是錦心繡口。寶釵笑曰。回來如無好句。非將鹿肉重爲掏出。不可。衆均一笑。

霎時間。杯盤狼籍。羣起盥手。忽平兒手鐲遺失一支。遍尋不獲。衆均異之。鳳姐笑曰。此物去向。我已知之。汝儕趣作詩去。不三日當出現矣。但我有一言。老太太謂又離年近正月間。當作幾首燈謎。大家取樂。不審芳意如何。衆曰善。於是同來內間。仰視壁上。已將詩題韻腳。格式貼出。乃卽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但後面尙未列定次序。衆均推讓。寶釵曰。到底分出次序。才是。便令衆拈鬮爲序。起首恰是珠大嫂。然後按序開出。鳳姐笑曰。既如此。我亦胡謔一句。在上如何。衆笑曰。更妙。寶釵因於稻香老農之上。添一鳳字。鳳姐思索半日。笑曰。汝儕勿哂。我有一句極粗語。寶釵笑曰。試言之。鳳姐笑曰。我想天欲雨。雪必起北風。昨夜北風獵獵。一夜未止。我有一句卽是『一夜北風緊』。不知可否。衆聞言。相視笑曰。此句雖粗。卻是善作詩者起法。且留下多少地步。與後人就

以此句爲首可矣。言次。鳳姐與李嬌娘平兒均辭出。珠大嫂將鳳姐一句寫完。援筆續曰：『開門雪尙飄。入泥憐潔白。』香菱續曰：『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探春曰：『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李綺曰：『年稔府糧饒。葭動灰飛管。』李紋曰：『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岫煙曰：『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湘雲曰：『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寶琴曰：『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余應曰：『香黏壁上椒。斜風仍故故。』寶玉吟曰：『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寶釵曰：『誰家碧玉簫。驚愁坤軸陷。』吟畢。亟命寶琴續。湘雲忽接曰：『龍鬪陣雲銷。野岸迴孤棹。』寶琴曰：『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湘雲揚眉挺身曰：『如絮念征徭。砌垓翻夷險。』寶釵連聲叫妙。因聯曰：『枝柯怕動搖。體體輕趁步。』余應聲續曰：『剪剪舞隨腰。苦茗成新賞。』吟次。恐爲湘雲所續。因推寶玉。寶玉含笑吟曰：『孤松訂久交。鴻泥從印跡。』寶琴隨卽續曰：『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峯凸。』湘雲搶聲吟曰：『盤蛇一逕遙。花綠經冷結。』余與衆等均讚美。探春因吟曰：『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時湘雲舉茗正飲。乃被岫煙續曰：『空山泣老鶻。塔墀隨上下。』湘雲亟吟曰：『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余聯曰：『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湘雲含笑吟曰：『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寶琴亦笑吟曰：『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素。』湘雲又應曰：『海市失鯨綃。』余不容其道出。卽曰：『寂寞封臺榭。』湘雲笑應曰：『清貧懷箠瓢。』寶琴亦不容情。卽曰：『烹茶水漸沸。』湘雲連笑吟曰：『煮酒葉難燒。』寶玉亦笑曰：『沒帶山僧掃。』寶琴亦笑曰：『埋琴稚子挑。』湘雲狂笑不禁。隨吟一句。不辨爲何。余等笑曰：『究爲何語乎。』湘雲曰：『石樓閑睡鶴。』余高聲喚曰：『錦鬪爔親貂。』寶琴曰：『月窟翻銀浪。』湘雲卽對曰：『城霞隱赤標。』余曰：『沁梅香可嚼。』寶釵笑謂妙極。因吟曰：『湘竹醉堪調。』寶琴曰：『或濕鴛鴦帶。』湘雲連續曰：『時疑翡翠翹。』余曰：『無風仍脈脈。』寶琴對曰：『不雨亦瀟瀟。』余推湘雲速聯。湘雲伏倒寶釵懷中。癡笑不語。余曰：『汝亦有才盡力窮時矣。』寶釵亦促其腕。推曰：『今亦只如閤口葫蘆耶。汝欲炫才。盍將二蕭韻用完。』湘雲起身笑曰：『此並非作詩。』

竟是捨命耳。衆均一聚。探春即將各人聯句。一一繕好。因謂尙未結住。李綺姊妹因卽續曰。『欲誌今朝樂。憑詩祝舜堯。』余等評論一回。惟湘雲最多。因笑曰。此是一塊鹿肉功勞矣。珠大嫂曰。逐句評去。卻還一氣。祇是寶玉又作劉蕢矣。因命寶玉往櫳翠菴妙玉處。折紅梅一枝。以罰寶玉欣諾。余與湘雲同斟煖酒一樽。與其壓寒。寶玉飲畢。冒雪而去。珠大嫂欲命人與其同往。余曰。不必。有則反令其不安矣。珠大嫂隨命丫鬢將美女簪肩瓶取出貯水。預備插梅。笑曰。良會不常。好花難得。汝等當吟紅梅矣。湘雲卽請先詠。寶釵不可。因謂今日惟汝最多。寶玉既自言不善聯句。不如將此罰彼。余曰善。但我尙有一議。今日聯句不穀。莫若揀少數諸人各詠一首。寶釵笑曰。適聞邢李三位屈才。況屬來賓。琴兒與麪兒皆占多數。於今吾儕一概擱筆。讓彼三人各詠一首。珠大嫂曰。綺兒不大善此。還讓琴妹妹可矣。寶釵曰諾。因言卽用紅梅花爲韻。每人七律一首。邢大妹妹得紅字。李大妹妹得梅字。琴兒得花字。珠大嫂曰。獨使寶玉漏網。終非余願。湘雲笑曰。我有一極善辦法。何不命彼作訪妙玉乞紅梅詩一首。不更有趣耶。余曰善。言次。寶玉手擎紅梅一枝。翩翻而入。丫鬢連代接過。探春又斟煖酒一樽。遞與飲畢。適襲人送來狐腋皮褂一件。寶玉服竟。湘雲卽將前議告知寶玉。寶玉極得同意。但求勿再拘韻。衆曰。可。余等因同賞梅。只見老幹槎杈。約有二尺餘高。傍有一枝。足長二尺。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絳蓼著霜。瓊英綴雪。真不知幾生修得到也。有頃。岫煙李紋寶琴詩均脫稿。遞與余等共視。其詩曰。桃未芳菲杏未紅。沖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錄蓼添妝融寶炬。繡仙扶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邢岫煙

白梅懶賦賦紅梅。邊豔先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誤吞丹篆移眞骨。偷下瑤臺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凝漫猜。李紋

疎是枝條豔是花。春妝兒女競奢華。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

槎前身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薛寶琴

余等閱畢。各爲讚美。並以寶琴一首爲尤妙。寶釵笑曰。汝儕鎮日戲余不足。又思笑彼耶。因催寶玉速作。寶玉笑曰。適成數語。忽聆佳作。陽春白雪。令人醉倒。真如小巫見大巫。神氣都盡矣。奈何。湘雲笑執銅火箸戲擊。催曰。若鼓絕不成。當更罰。寶玉勉成七律一首。余代寫出曰。

酒未開樽句未裁。尋春問臘到蓬萊。不求大士瓶中露。爲乞霜娥檻外梅。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槎杈誰惜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

寫畢。笑曰。起句平平。接聯亦只小巧。以此求試。無怪孫山外。長宜汝題名處也。語次。忽小丫鬟入報曰。老太太至矣。余等同出相迎。則見外祖母身披斗篷。頭帶灰鼠暖兜。乘小竹轎。上撐青油綢傘。鴛鴦等五六人環繞而來。余等迎入。珠大嫂亟爲捧過手爐。探春另換一副杯箸。斟上煖酒。外祖母亦略進食。因問余等作何勾當。羣以作詩對。外祖母笑曰。不如作幾首燈謎有趣。衆頷之。有頃。外祖母謂此間潮濕過甚。不宜久坐。招余往惜春處觀畫。余等遵命隨往。過藕香榭。出一夾道。至西。過街門。樓外嵌有穿雲二字。樓內嵌有度月二字。字跡遒勁。形類蝌蚪。門盡登堂。堂南向。外祖母下輿。惜春亟出迎。進後廊臥房之煖香隔。猩紅簾捲。溫氣宜人。煦煦然大。非蘆雪亭蕭瑟氣象。入室分坐。外祖母與惜春絮語半晌。忽見鳳姐身披紫羯絨褂。含笑而入。又與外祖母嘮叨一回。知晚膳已備。因隨外祖母同出。穿夾道之東門。粉牆高聳。雪光如銀。炫人眉睫。忽見寶琴披靛藍裘。遙立山脊。傍一丫鬟斜抱紅梅一枝。丰緻翩翩。望之疑爲神仙中人。外祖母遙指笑曰。汝看此等人物。此等衣裳。又有此等治豔梅花。兩相映合。其爲藐姑仙子耶。余等對曰。殆如老太太房中仇十洲所畫豔雪圖。外祖母搖首笑曰。那能及此。言次。又見寶琴身後轉出一人。身披大紅猩猩毡斗篷。與此絕白之雪光相爭耀。愈增彩煥。外祖母亟問爲誰。余等應曰。寶玉。俄寶玉寶琴同至。並謂適間往櫺翠苑。妙玉竟將紅梅各餽一枝。已命人送去。余等略一道謝。遂同往外祖

母處就餐。

越日天霽。余梳洗畢。又來外祖母室中。時姊妹行均在座。外祖母因囑惜春年底勿論如何。必將大觀園圖畫好。併將昨日琴兒與丫頭。亦須照式寫出。惜春聞言。似覺費手。凝神呆立。若有所思。余等相視笑曰。茲又增一難題矣。珠大嫂曰。何若預他人事。昨日老太太命作燈謎。何不預爲之。我已編成四書兩首。綺兒敘兒亦已各成一首。但不知佳否。余等因請念出。珠大嫂念曰。『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連應曰。在止於至善。寶釵笑曰。急性兒。汝亦思試世家傳三字。是何實意。又來搶命耶。余笑曰。想是雖善無徵。衆曰然。珠大嫂又曰。『一池青草是何名。』湘雲又應曰。一定是蒹蘆也。衆笑曰。然。珠大嫂又代李紋曰。『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曰。想是山濤。衆均點首。珠大嫂又曰。綺兒是一簷字。打一宇。余等思索一遍。莫得其解。半晌。寶琴笑曰。此字立意深妙。不知是花字否。珠大嫂曰。然。衆問曰。螢與花何干。余笑曰。妙極妙極。螢非草所化耶。衆均會意。寶釵笑曰。此等雖好。祇恐深刻太過。難適老太太意。不如改作幾首淺近俗物。雅俗共賞爲妙。衆曰善。湘雲搔首沉思曰。我已編成一支點絳脣。卻是俗物。汝等試猜。衆聽其詞曰。

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覓。

衆均不解。有猜和尙者。有猜道士者。有猜偶人戲者。寶玉笑曰。均不妥。以我思之。必爲耍猴兒。湘雲曰。然。余等笑曰。前半頗似。末句不知作如何解。湘雲笑曰。世間耍猴。誰非剝下修尾耶。衆爲闕堂。寶釵亦編成一首。隨念曰。

纓檀鑄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念畢。寶玉亦念其一首曰。

天上人間兩杳茫。琅玕節過謹提防。鸞景鶴信須凝睇。好把歡歡答上蒼。

余適亦編成一首曰。

驟聞何勞縛紫繩。馳城逐斲勢猙獍。主人指示風雲動。鯨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亦成一首。方待念出。忽寶琴曰。我有十首懷古詩。均係少日經過古蹟。詩雖粗鄙。卻暗隱俗物十件。諸姊妹請賞一猜。余等卽請寫出。寶琴一揮而就。遞與余等傳視曰。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陰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絆此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休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譚噪鴉棲轉眼過。情堤風景近如何。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閒花映淺池。桃根桃葉總分離。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漢家制度誠堪笑。樗櫟應慙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寫寔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只因遺得風流蹟。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期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洽畫嬋娟。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閱畢。率讚奇妙。獨寶釵笑曰。前八首均係史鑑所有。後二首似覺無據。吾儕不大會解。不如另作二首爲佳。余應曰。汝亦太膠柱鼓瑟。矯揉造作矣。兩首於正史雖無攷。不知其底蘊。豈兩齣戲曲亦未聽過耶。探春曰。然。珠大嫂亦曰。此不過琴妹妹少日經過地方。雖此二事無考。天下事無非以訛傳訛。每見好事者。竟故意造出古蹟以惑人。卽如關公墳墓。我那年來京之際。得見數處。關公一身事業。皆是有據。何得有如許墳墓。自是後人敬愛其人。卽從此敬愛上。穿鑿附會。亦是人情不免。至於廣輿記所載。又不獨關公爲然。凡古來有名望人。其墳墓廟宇。幾於無處不有。其餘無考據之古蹟。更不可勝記。此二首詩。雖言無考。凡說書演戲。無不敍來歷。婦孺皆知。又並非西廂記牡丹亭詞曲。恐爲邪書。有傷風化。余意似無須改。寶釵不能對。余等遂同猜其謎底。半晌不解。因同起晚餐。適有人回二舅母。謂襲人之母抱病垂危。其兄花自芳懇恩暫假歸省。二舅母慨然許可。未幾。襲人母竟死。

自薛李邢諸姊妹來後。大觀園中頓增一種極樂景象。連朝圍爐賭詠。擊鉢催題。或割半味之甘。或共一花之賞。氈簾夕設。冰盞晨敲。幾無少間。余雖夙昔善病。而得與彼輩樽酒流連。亦覺彩興勃發。抑鬱潛消。一日。寶釵姊妹併岫烟同來余室。燠籠圍座。談笑正劇。忽寶玉亦跨步入。笑曰。好一幅冬圍集豔圖也。言次。見余煖閣中玉石盆內。單瓣水仙一盆。極力稱贊。因問昨日何以未見。余笑曰。此係汝家大總管賴大奶贈與寶琴。余乃寶琴所轉贈。

耳。汝如愛此。余更舉以相贈如何。寶玉笑曰。焉敢割人所愛。余曰。非此謂也。我鏡日服藥爲生。藥爐中火。無時少熄。那更禁花氣相薰。況且藥氣氤氳。反將花香攪壞。不如贈汝。此花生受多矣。寶玉因曰。吾儕明日社課。又有好題目矣。就詠臘梅水仙。余笑曰。已而作一回。罰一回。不如藏拙爲妙。言畢。以指劃面以羞之。寶玉笑曰。何苦戲我。寶釵笑曰。汝自不知羞。尚何言哉。又曰。下次我邀一社。四首詩。四闋詞。頭一詩題。詠太極圖。限一先全韻。五言排律。汝等以爲如何。寶琴笑曰。如此竟非起社。分明是難人。就使強扯成篇。不過顛來倒去。將易經翻出生境。究竟有何趣味。曾記余八歲時。隨余父往西海沿買洋貨。遇一真真國女子。三五年華。其儀容粧束。與西洋美女畫無異。黃髮垂圍。滿頭堆帶珊瑚瑪瑙。貓兒眼祖母錄諸珍物。身穿金絲所織鎖甲洋錦襖袖。腰帶倭刀。無非鏤金嵌寶。翠言其尤通中國書籍。併善詩詞。因此余父央人求書。字蹟韶秀。卽其所作五言律句一首。寶玉曰。盍與吾儕一觀。寶琴笑曰。此在金陵收藏。將何處尋找耶。余拉其臂。笑曰。汝勿欺余。余固知汝此次之來。此等物件。未必放在家中。此時又打誑語。余斷不信。寶琴雙頰紅暈。低頭微笑。寶釵笑曰。顰兒慣好作此等語。使人無言可對。亦太伶俐過矣。余笑曰。既帶來。就給吾儕見識可矣。寶釵笑曰。如許箱籠。知在何處。俟後日清理出來。再看何如。又向寶琴曰。汝如記得。盍念出吾儕一聽。寶琴曰。善。寶釵又使丫頭請湘雲香菱至。寶琴先告其原委。再念曰。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念畢。羣爭讚異。余曩思文字之盛。推余中夏。此外窮嶼孤島。率多溱溱狉狉。冥頑無知。而今竟有此纏綿溫麗之能詩女子。可知造物生才。原無畛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余詎能長以肉眼相天下人哉。頃之二舅母遣人來召寶玉。衆遂辭出。寶玉獨遲遲在後。似欲與余語。余曰。襲人何時可歸。寶玉曰。當俟送殯後。余此時忽覺寸心怦怦。有千萬衷腸鬱結欲吐。半晌。竟不能作一語。既乃笑曰。明日再談。語出。寶玉亦若未聞。時方癡立階前。垂首如有所思。既而回身問余曰。邇來夜長甚。汝一宵咳嗽幾次。醒幾次。身子近覺如何。余曰。昨日稍愈。只

嗽兩遍耳。寶玉笑曰：「我有一緊要語告汝。」言次，扶身近余曰：「我想寶姐送汝燕窩，一語未竟，忽趙姨娘至，連問余好，余知其方自探春處來，亟陪笑迎之，並以目示寶玉。寶玉會意，悵然逕去。」

歲月不留，韶光如駛。蓬蓬臘鼓，轉瞬又歲除時矣。賈府祭奠之盛，爲余素見。然爾時作客者，祇余與寶釵二人，異鄉風味，祇令人悲。今得與薛李邢諸姊妹羣相過從，情既相親，趣亦彌永，遂得暢觀其盛。是日，由余外祖母以次，凡有封誥者，均按品級，著朝服進宮朝賀畢，然後同來家祠。是祠在寧府之西角，另一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匾，顏曰「賈氏宗祠」四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院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長聯一幅，聯曰：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是太傅所書。入院，白石甬道，兩傍蒼松翠柏，倍極蕭森。月臺上設古銅鼎彝等物，抱廈前面懸一新九龍金匾，顏曰「星輝輔弼」。左右亦有短聯一幅曰：

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

正殿前懸一方闢龍填青匾，顏曰「慎終追遠」。兩邊亦有短聯一幅曰：

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屬御筆。內間燈燭輝煌，錦帳繡幕，賈府中人，兩傍鵠立，敬舅主祭，赦舅陪祭，珍哥獻爵，璉哥等獻帛，寶玉捧香，賈莒等展拜墊，守焚池，青衣奏樂，三獻爵，與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羣隨外祖母來正堂，堂上懸榮寧二公遺像，皆係蟒披腰玉，兩傍併幾軸列祖遺真，鬚眉颯颯，大有生氣。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至正堂廊下，檻外爲余敬舅、赦舅等。檻內爲各女眷，余等卽隨三春姊妹，亦在檻內。其餘家人厮僕，皆在儀外門。每一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接過，按次傳至階下敬舅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伊隨諸女眷在檻內，每敬舅捧菜至，傳與賈蓉。賈蓉又傳其後娶之妻，又傳鳳姐尤大嫂等，直至供桌前，方傳於余二舅母，二舅母卽傳於外祖母，外

祖母方捧至案上。那大舅母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外祖母供放。直將菜飯湯點茶酒傳完。賈蓉方退出。歸於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者，敬舅爲首。次從玉旁者，珍哥爲首。再次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余外祖母拈香下拜，衆等方齊跪下。幾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無餘地。鴉雀無聲。只聽鏗鏗叮嚀，金鈴玉佩，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履靴襪沓之聲。一時禮畢，敬舅敬舅等亟退出。至榮府，崇侯與外祖母行禮。我儕則隨往寧府。時尤大嫂房中鋪滿紅毡。當地放一象鼻三足泥猷溜金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一新猩紅毡。併設大紅彩繡雲龍捧壽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襖子，白狐皮坐褥。請外祖母坐下。兩邊又鋪皮褥，讓外祖母一輩兩三妯娌同座。下邊小炕亦鋪皮褥，讓余邢王舅母等同座。其餘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均係一色灰鼠椅搭小褥，讓余等分坐。鳳姐與珠大嫂併賈蓉媳婦等，均在地下伺候。頃之茶畢，外祖母乘輿而歸。余等圍隨。同來榮府。外祖母之正室，亦是錦綉繡褥，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松柏香百合草，製人鼻觀。一時賈府上下，長幼男女，併余等姊妹同行禮畢，然後分押歲錢。并荷包金銀鏤等物，擺合歡宴。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外祖母始進內。衆等漸次散出。是夕人聲雜沓，笑語喧闐，爆竹煙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外祖母等按品大粧，入朝慶賀畢，又至寧府祭過列祖。大家又行禮一次始完。自此日後，各處親友，請酒聽戲，往來不斷。無可記述。但余嘗聞先民有言：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賈府此次諸事，亦覺循規蹈矩，并非有條。不知係由衷歎，抑係僞飾歎。則余不得而知。

元日後，賈府宴會，乃無虛夕。回憶余幼時，每逢新春歲首，佳客盈門。余父母恆攜余至庭前，授以月明花粲之曲。其熱鬧正不減於今日之賈府。今忽忽已十年於茲矣。此十年之光陰，直同一瞬。而余家興替，亦因是而易。在往昔以視爲極樂之元旦日，至是適成余傷心之晨。雖然，余今年今日，尙在世間度此傷心之晨。來年來日，能否再在世間度此傷心之晨，尤不可知。歲月如流，紅顏易謝，奈之何哉。

千門月度。九陌燈連。忽忽又是上元節矣。余因日忙於酬酢。致精神困憊。無力支持。且余於紛華熱鬧之中。愈增身世淒涼之感。讀每逢佳節倍思親句。尤覺潸然泣下。嗟夫。造物生人。何故低昂其命運。試偏觀大觀園中。如寶釵寶琴湘雲等。誰非福慧雙修。榮華俱備。獨於余也。既斬其天倫之樂。復絕其立錫之地。飄萍斷梗。無以爲生。四顧茫茫。如瀕絕境。外祖母雖憐余愛之如擎珠掌上。願余女子也。安能久住於此。且外祖母風燭年華。享受此世間幸福。能有幾年。外祖母一瞑目。余勢不得不舍此他去。願余又向何處去哉。余年已長。余誠不能自諱。終須歸於一人。然余雙親已逝。誰爲主持之人。若曩昔鳳姐所吐之語。果能成爲事實。余心亦可稍安。然忽忽至今。更無一人提及。則此事亦只等於鏡花水月耳。尙何望哉。

燈節過後。未幾。湘雲抱病。鳳姐因連日困憊。亦抱病未起。二舅母卽命珠大嫂探春寶釵三人。暫代料理家政。故雖際此豔陽天氣。而詩社久爲擱起。春閨默處。愀然寡懽。杏花零落燕泥香。惟有徒呼負負耳。

『你若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爲你死。』此二句。乃續會真記中寫張生情急語也。寶玉嘗舉以語余。意似戲余。又似藉此以偵余情。究竟彼心地若何。余亦不能盡知。若以其平昔姊妹行觀之。其視余又似有一種異感。其用意之深。用情之篤。正不下於當日張解元。余何人也。能不爲之銘心刻骨。而感其情也哉。願余雖感其情。余究又何以酬其情。余書至此。不禁又淚下潄潄矣。先是一日。寶玉過余。余適午睡未起。寶玉恐驚余好夢。因與紫鵲款語。且殷殷詢余病狀。紫鵲對以邇來稍愈。寶玉大喜。紫鵲者。余丫鬟中最慧。善識余意者也。余與寶玉之情。彼亦素知。然祇口頭空語。而無正約。將來能否如願相償。尙屬太虛飄渺。而寶玉胸中。是否已有主見。又不可知。以是長爲余慮。頃見余睡未醒。因試之曰。寶玉。我有一言問汝。去年見汝與姑娘。才言燕窩一語。忽被趙姨娘驚斷。未得續述。我心戚戚。不知尙有何言。寶玉笑曰。併無別事。不過我想妹妹既吃燕窩。不可中止。寶姐亦是客中。斷無此不盡之蕪。長勞彼贈。實覺不便。所以代稟老太太并鳳姐。每日命人送一兩燕窩來耳。紫鵲笑曰。我等正疑惑。

近來無故每日送來燕窩。今知爲汝所請。真使姑娘感激無既矣。雖然此福難長。明年家去。何處有此閒錢。以供揮霍。寶玉驚曰。誰家去耶。紫鵲曰。姑娘回蘇耳。寶玉笑曰。蘇州雖係原籍。然姑丈姑母均已下世。明年回去。果依誰耶。紫鵲冷笑應曰。汝太小觀人矣。汝家獨是大族。人口衆多。除汝家外。別人准有一父一母。房族中再無一人耶。況姑娘之來。原因老太太憐其年幼。雖有伯叔。總非親生。故特迎來暫住。今姑娘年已及笄。不時出閣。自然須回林府。林府雖貧。亦是世代書香。斷不願將自己人。撇在親戚奚落耻笑。所以早則明春。遲則秋季。縱此間無人送往蘇州。亦必有人來接。所以姑娘囑我告汝。請汝將幼時頑耍零細諸物。有彼送汝者。有汝送彼者。俱當尋出還原。以便分手。寶玉聞言。似未作答。余亦心緒煩亂。不忍再聽。嗟夫。余果南歸。寶玉不知果作何狀。其挽留耶。抑否耶。而令挽留。將來又作何收束。身世茫茫。只有付之一哭耳。

繡衾春暖。好夢留人。一覺間。已攔杆日過矣。乃命紫鵲盥水。盥漱畢。然後服藥。忽見襲人匆匆入。淚痕滿頰。忿怒堆目。厥狀大異往日。余深訝之。連起讓坐。襲人不答。亟找紫鵲曰。汝與寶玉頃作何語。速與我回老太太去。余聞言。知寶玉癡病又發矣。伴問何事。襲人神凝半晌。喞喞言曰。我亦不知紫鵲姑娘所說何事。但見寶玉歸時。手冷足僵。聲嘶氣竭。與死無異。李媽媽等均放聲大哭。言無可救。我想此時。或已死矣。余忽聞此。幾如暴雷擊頂。竊想李媽閱世久。所言非爲所見。霎時心如刀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炙胃攔肝。抖腸搜肺。又大嗽數陣。覺寸心空然。一縷柔魂。已離壳而出。紫鵲亟爲余捶背。余伏枕喘息。半日始鎮力言曰。汝無庸聶。速用繩將我勒死。可矣。紫鵲哭曰。何苦如此。我不過偶作戲語。彼誤爲真耳。余伴嘆曰。果又作何語耶。我今勿問其爲真爲戲。但其病既爲汝言所致。還須汝去解之。紫鵲聞言。亟與襲人同往。余復遣人往探。知寶玉神情恍惚。言語迷離。厥狀大似癩痢。嗟夫。寶玉此病。純是紫鵲一言所激耳。然則彼不欲余南歸。已成確證。其心可感。其情亦可憐矣。

寶玉之病。既經紫鵲勸慰。乃略安靜。外祖母遂命暫侍寶玉。余獨處瀟湘館中。愈覺岑寂。有時亦思往覲寶玉。又

恐觸其心疾。以貽他人之笑。欲行又止。欲止又行。對影徘徊。只有拚一匪酸淚。向窗外琅玕。盡情一哭耳。閱數日。紫鵲歸。謂寶玉已愈。且爲余述其試寶玉之誑語。暨寶玉病中情狀。尤堪發噓者。一日。林之孝來園。寶玉一聞林字。遂疑爲迎余之人。於時適見案上陳設西洋自行船。遂疑爲迎余之船。蛇影杯弓。自驚自懼。嗚呼。在紫鵲不過一戲言耳。而寶玉幾爲此一病不起。使余一旦真去。一旦真死。吾不知其更何如耶。余雖感其情篤。余尤笑其情癡。

紫鵲既歸。夜間仍伴余宿。臨寢時。頻以目顧余。意似有一事相告。頗訝之。既而一思。彼所告者。必爲寶玉之事。寸心忡忡。雅不欲聽。既而寢矣。紫鵲果悄然顧余曰。寶玉之心。可謂鐵石堅矣。語出。余心一躍。似喜又似極憂。亟欲止其言。然力已不能。但聞彼又曰。苟非其心堅。何至一聞我等欲去。卽一病至此。余仍瞑目不應。紫鵲至此。頗訝余何故作此冷態。則又自言曰。一動不如一靜。如此間可謂好室家。凡事均易求。最難是從小時一處長成。性情脾氣。彼此深知耳。余聞語。知其又以試寶玉之心來試余。屢思不應。而情潮壘湧。不能自已。因啐之曰。汝連朝忙碌。當亦困乏。此時不就寢。猶謂言耶。紫鵲笑曰。我併非謔言。一片真心。實爲姑娘計耳。蓋凡爲女子。華年既長。終須歸於一人。姑娘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不於此時早爲之圖。更將何待。俗語云。老健春寒秋後熱。倘使老太太一日逝去。爾時恐難措手。就使如願相償。而公子王孫。誰非三房五妾。倚翠偎紅。卽令獲一天仙化人。亦不過三宵四夜。棄如敝屣。若娘家有人有勢。向有投訴之處。如姑娘孑然一身。加以老太太不在。徒憑人欺負已耳。更復何望。姑娘平昔慧甚。豈不聞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之言乎。嗟夫。紫鵲之言當也。願余將又何法以處此。中心傷感。莫可言宣。乃強笑曰。鴿丫頭瘋耶。明日我回老太太。不敢留汝矣。紫鵲笑曰。我之言此。亦非越禮犯經。不過請姑娘隨時留心。勿貽噬臍之悔耳。言畢。竟自睡去。余細味此語。句句刺心。益思益慮。益慮益思。方寸靈台如鼎之沸。清淚琳琅。珠拋乙乙。竊恨彼蒼無語。不得呵壁而一問之。次日爲薛姨媽生日。自外祖母以次。均有

祝賀之禮。余亦備針線兩色。命紫鵲送去。而病骨驚風。遂未赴席。是日。聞亦有小戲一本。頗形熱鬧。併聞那岫煙已由外祖母撮合。許與薛姨媽之姪薛蝌為妻。不日成禮。同此孤雛身世。彼已得寄一枝。視余之苦海茫茫。尙無彼岸者。能不爲之感嘆耶。

春光似錦。燕子穿簾。病體懨懨。了無興趣。一日。薛姨媽攜寶釵同來余室。余亟起讓座。畢。笑謂寶釵曰。天下事誠難逆料。誰知姨媽媽與大舅母。如今又結朱陳矣。薛姨媽含笑曰。汝不聞俗諺云。千里姻緣一線牽乎。緣月下老人預先注定。如有緣者。彼暗中用紅絲一線。將兩人腳絆住。無論兩家千山萬水。終有機緣。成其美眷。不然。雖父母本人均極願意。而月下老人不用紅絲拴住。亦只好事多磨耳。譬如汝姊妹兩人。年已俱長。然婚姻一事。尙不知事在眼前。抑是天地北也。余聞語。雙頰驟赤。寶釵曰。惟有媽媽出語。動輒扯上我輩。言畢。倒其懷。慈笑不已。余羞之曰。長大如許。猶效小兒撒嬌耶。薛姨媽隨撫其額。顧余歎曰。吾幸有汝姐姐。慰我岑寂。否則余之境況。更不堪問也。余聞語。心爲一酸。歎曰。姨媽之言。得勿笑我無父母耶。寶釵笑曰。媽媽試聽妹妹此言。何等放肆。尙笑人撒嬌耶。薛姨媽曰。是亦難怪。世界最可憐者。實爲無父母之人。言次。執余手笑曰。吾兒。汝見我愛汝姐姐。汝傷心耶。實則我憐汝之心。較汝姐姐尤甚。汝姐姐雖無父親。尙有我與阿兄。若汝隻影單形。何所依倚。我每與汝姐姐言及。輒爲心酸。祇以此間人多。飛短流長。易招訕笑。故雖有此心。總難出口。今後我苟在此一日。當盡一日護持之力。汝幸放懷。勿自苦也。嗟夫。姨媽此言。若果出自真誠。余焉能無感。因笑曰。姨媽既憐此孤雛。明日卽認爲義母何如。薛姨媽笑曰。汝不我棄。我尙何言。寶釵笑曰。否。此不可行。余曰。此何故哉。寶釵曰。汝自思之。余曰。我不能得其故。寶釵笑曰。僕哉。汝也。汝亦知岫煙此來。不字於吾兄。而字於吾弟。其故何在。余曰。或者大哥外出。抑或相屬生日不對。亦未可知。寶釵曰。否。祇緣吾兄已經相準一人。祇候回來成禮。其人爲誰。我亦不必說出。但我不欲汝認吾母爲義母。汝當可推尋而得。言畢狂笑。余頓悟其戲。余。顏色不期而頰。因扯薛姨媽之手。笑曰。姨

媽。汝猶不責彼耶。薛姨媽撫余笑曰。彼謂言汝勿聽。寶釵笑曰。非謂言實以此間求媳婦。較外間善也。余憤極。亟捉其臂罵曰。汝其瘋乎。薛姨媽見余鬪。爲之大笑。既而曰。汝毋憂。此必無之事也。日前那妹妹。我猶恐蟠兒遭塌。矧爲汝耶。我雖糊塗。尙不至此。惟汝年尋長。終不能老死閨中。俟來日與老太太言。將寶玉爲汝撮合。玉人一對。鸞鳳變成。當較他處覓姑家爲愈也。余聞此。雙頰大赧。心中亦不審爲悲爲喜。亟拉寶釵笑曰。我祇責汝。何事招出姨媽說此老不正經話耶。寶釵笑曰。此更奇矣。媽媽說汝。與我何涉。言次。紫鵲忽掀簾入。笑曰。姨太太既有此心。何不卽與太太商之。俾早成此舉。余罵曰。此亦何預汝事。薛姨媽笑曰。此兒亦太情急。得勿催姑娘出閣。汝好自尋女婿去耶。紫鵲愧極。俯首不語。余笑曰。善哉。亦臊一鼻子灰矣。衆均一察。

自余欲認薛姨媽爲義母後。未幾。忽傳宮中老太妃薨。敕諭凡誥命等皆須入朝。隨班按爵守制。以是外祖母等。每日入宮陪祭。至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陵。陵在孝慈縣。離都甚遠。往來須十數日。至陵後。又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須一月後。方可竣事。因此兩府無人照管。衆議呈報。尤大嫂產育。將彼挪出。協理榮寧處事。併託薛姨媽照管。余姊妹等。薛姨媽遂亦遷居園中。初本思與寶釵同居。既因其處有湘雲香菱珠大嫂等。頗不方便。而珠大嫂處。又有寶琴。迎春處。又有岫煙。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等嘈聒。不得已。乃來余室同住。薛姨媽夙昔愛余。至此日夕相親。尤深憐愛。卽一切藥餌飲食。亦十分經心。余於天涯落拓之中。忽遇此慈祥體愛之人。余之感戴。曷可名言。

尤大嫂既協理榮國府。自有一番興革。當因國喪未除。謂凡天下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於是各仕宦大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出。尤大嫂遂與二舅母鳳姐等磋商。亦將梨香院十二女伶。逐一問明。願去者每人給費自去。不願去者仍留園中。問明後。願去者僅四五人。餘則分散各處使喚。外祖母留文官。寶玉留芳官。蕊官歸寶釵。藕官歸余。葵官則送與湘雲。萱官送與寶琴。探春暨尤大嫂等。亦均有所與。一時鶯鶯燕燕。各奔

新主。曩日優孟生涯。遂不得不與告絕。余嘗私詢彼等何故不潔身退出。而甘爲僕婢。彼等咸謂此間托鉢。大足爲榮。實則伴人門下。更有何榮。柳絮隨風。桃花逐水。此輩可憐蟲。將作何歸宿哉。噫。病魔纏擾。情思蕭然。孤館虬居。百無聊賴。簾前弱柳飄揚。簾外天桃似錦。角鶯嚶嚶。時嚙樹梢。駘蕩春光。又是清明時候矣。對景傷懷。彌增悲恨。聽郊外孤墳嘯哭之聲。尤足使人淚下。回憶余二次來京時。余父新塚嶄然。修猶未竣。余母之墓。亦復崩圯。今忽忽又數年矣。數年來。春雨連綿。不知損壞幾許。余又棲身異地。不克南歸。際此清明時節。誰爲祭掃之人。嗚呼。余誠悔當時不應來此。不然。七里山塘。亦足爲余棲栖之地。山塋祀墓。何至孤棲若此。今則身生雙翼。亦不能南飛。惟任胥江怒潮。鳴其冤苦而已。寧不痛哉。余思及此。余心酸痛。乃如刃刺。不禁放聲大哭。隨余哭聲而至者。乃有一人。形容瘦削。面泛灰白。余髮見。不期一驚。蓋來者適爲寶玉也。余與寶玉不見久矣。今日相逢。又覺前塵影事。湧現心頭。哭益亟。珠淚沾襟。紅袖盡濕。寶玉見狀。惶然不解何故。則亦雙淚鑿然。向余呆視。嗟夫。未見話偏多。相逢無一語。非余此日景況耶。既而寶玉曰。汝又因何傷心。吾前固告汝。平居不宜過悲。今若此。殆自戕其生也。余曰。此事也。何預於汝。寶玉聞語。一愕。既乃嘆曰。事固無與於我。然汝當知我心。試思汝日悲啼。吾復何樂。卽以前日之事言。雖紫鵲出於遊戲。然我自此。卽覺人生無趣。……余聞其又及前事。雙頰頓頰。亟曰。趣勿言。我已不願聞此。矧大觀園中金玉姻緣。麒麟佳偶。正復有行樂之人在。余去又何足輕重耶。語出。寶玉色立變。手筋掣掣。如冒寒風。余見狀。知此語又中其心坎矣。不期失笑。寶玉嘆曰。妹妹。吾望汝勿再提此。以傷余心。余笑曰。此確語也。更何心傷之有。寶玉曰。我今亦不與汝爭。我心終有明白之日。余嘆曰。何事明白耶。脫他人聞之。又成笑柄矣。寶玉曰。我何懼人訕笑。惟汝幸自珍重。勿貽余愛。言已。飄然逕去。余目送其既去。余心又返於悲苦之途。蓋余邇年以來。與寶玉多談一次。余之隱憂。卽加增一度。畢竟此等隱憂。當何時而了。余乃不能自知。古詩云。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不相識。誠不啻自余心中掏出也。

清和節過。天氣漸溫。余與寶玉之疾。逐次痊好。未幾。又爲寶玉生日。是日。同生者適有寶琴。岫煙。併鳳姐房中平兒三人。於時外祖母等均因送葬未歸。衆等設宴。芍藥欄之紅香圃。余因素情瀟灑。懶於宴會。辭不去。寶玉強之。乃與偕行。既出瀟湘館。則見落英遍地。曲水流紅。芳草粘天。遠山滴翠。乳燕掠水而飛。粉蝶穿花而舞。爛漫春光。漸辭吾人而去矣。因立樹陰之次。目觀落花。悠然作遐想。想及曩歲葬花之詞。不禁潸然欲涕。寶玉笑曰。汝又作何想耶。彼等候久矣。趣去言已。竟拽余行。及至紅香圃。酒肴已備。同席者均爲余儕姊妹等。釵光鬢影。躡躑一堂。余笑曰。國喪未除。卽開筵宴。不懼朝廷查覓耶。寶釵曰。吾儕家宴。固無妨礙。但毋笙歌可矣。酒數巡。寶玉笑曰。靜坐無趣。不如行令取樂。衆曰。行令固佳。但以何者爲善。一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余曰。不如將各令寫完。搓鬮拈出爲妙。衆曰善。亟呼丫鬟取出筆硯。倩香菱代爲寫出。共十餘令。搓畢。擲之瓶中。探春命平兒先拈。平兒拈出射覆二字。寶釵笑曰。將令祖宗拈出矣。此令雖好。但過難。不如擱起。再拈一雅俗共賞者爲妙。隨命襲人再拈。卻是拇戰。湘雲笑曰。此令簡斷爽快。恰如我意。不似射覆。徒令人喪氣垂頭。煞無趣味也。探春曰。惟彼亂令。在法宜罰。寶琴隨罰湘雲一杯。探春笑曰。我爲令官。亦飲一杯。飲畢。命丫鬟取出令骰令盆。自寶琴擲起。挨次分擲。誰得對點者。二人射覆。寶琴一擲。乃是三點。寶玉岫煙均擲不對。直至香菱。始與同點。寶琴笑曰。俱須本地風光。若找外間。太泛濫矣。探春曰。然。三次不中。罰酒一杯。寶琴搔首一思。射一老字。余等忽見門斗貼有紅香圃三字。乃知寶琴命意。香菱原生於此令。竟不得覆。衆急催之。香菱大窘。湘雲悄至香菱前。思欲告之。余已覺。笑曰。速罰一杯。在此傳遞矣。衆卽罰湘雲一杯。又罰香菱一杯。湘雲戲擊余手曰。罌丫頭誠好曉舌。繼乃寶釵與探春同點。探春射一人字。寶釵笑曰。人字太泛。探春笑曰。再添一字。兩射一覆亦可。遂又射一窗字。寶釵思索半晌。忽見席間陳雞絲一碗。乃悟其用雞窗雞人二典。因覆一晴字。探春鼓掌笑曰。得勿用雞棲於晴耶。寶釵曰。然。因各飲一杯。時湘雲不耐閒坐。起與寶玉等拇戰。下面鴛鴦平兒襲人等。亦均捲起翠袖。豪興過飛。及其結果。湘雲戰勝寶玉。襲人

戰勝平兒。二人因限酒底。酒面。湖雲曰。酒面須用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一句。時憲書一句。共成一氣。酒底須用菜名。關合人事者。衆笑曰。亦太嘮叨過矣。湖雲笑曰。游戲何懼乎嘮叨。因催寶玉速說。寶玉半晌不能答。余笑曰。余代捉刀何如。寶玉笑曰。善。因自飲一觥。余代說曰。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隻折腳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畢。衆均讚妙。余又拈一棊瓢。說酒底曰。

棊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秋聲。

令完。湖雲又與寶琴對手。湖雲大敗。請限酒底。寶琴笑曰。請君入甕耳。衆笑曰。此句用來恰當。湖雲隨念曰。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練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畢。琴爲拍案。余笑曰。妙是環運。巧同璧合。可謂天衣無縫矣。因催速說酒底。湖雲見碗內有鴨頭一邊。隨用箸夾起。含笑曰。

這鴨頭不是那鴨頭。頭上那有桂花油。

衆均失笑。晴雯小螺等離席笑曰。雲姑娘專善戲謔。今且拿我等取笑矣。余笑曰。吾當爲汝儕罰之。言已。以巨觥使湖雲飲。湖雲不允。余起灌之。乃盡。時射覆令。恰輪至寶釵所擲之點。與寶玉正同。寶釵因欲嘲寶玉。乃射一寶字。寶玉笑曰。姐姐今又戲我矣。我有一字。卽用姐姐諱釵字如何。衆曰。無據。寶玉曰。彼出寶字。底下當是玉字。我覆釵字。乃根據舊詩。敲斷玉釵紅燭冷句。正射得其底。胡云無據耶。湖雲曰。引用時事。不妥不妥。香菱笑曰。不儘時事。併有出處。湖雲曰。果何出處。吾實不知。有之。不過春聯中引用一二字耳。香菱曰。前日曾讀岑嘉洲五言律詩。有曰。『此鄉多寶玉。』後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有曰。『寶釵無日不生塵。』非其出處耶。湖雲不語。余等鼓掌笑曰。雲丫頭又辨窮矣。速罰速罰。湖雲無已。乃盡一大白。一時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直至日晡。始散席。忽不

見湘雲。余笑曰。雲丫頭醉矣。必將逃往室中。因借衆出覓之。過芍藥欄。轉出牡丹亭。忽見山石僻處。青石磴上。睡一美人。審之。乃爲湘雲。時綺夢正酣。香喘細細。脂凝粉白。嬌靨斷紅。四面芍藥花。飛落竟體。紅香散亂。如葬花叢。手中玉扇。拋在地下。半被落花埋掩。一羣蜂蝶。圍繞其身。妖嬈之狀。直令人心醉。余笑曰。此殆一幅絕妙美人春睡圖也。探春以手推之。湘雲猶喃喃作睡語曰。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大笑。湘雲聞笑聲。星眸微啓。及見余輩。乃復一驚。四顧曰。余乃睡於此耶。言已。雙頰霞然。似羞似愧。寶釵笑曰。時非盛夏。勿慮着涼。余羞之曰。既不勝酒力。奈何濫飲。亟命丫鬚扶歸紅香圃。余則偕寶玉散步至濃陰之下。瑣述舊事。以自排遣。寶玉嘆曰。光陰迅速哉。去年余生日。吾儕聚飲猜拳。恍如昨日事。乃忽忽一年矣。馬齒徒增。耕而莫穫。人生到此。始知光陰之可貴。迨至明年今日。追憶今年此日事。必又如今年追憶去年此日事。然則人生縱壽至數十年。或百年。不亦過瞬息間耳。寧不可懼。余曰。汝言良是。方余來京時。余儕相見。猶孩提耳。而今……余言及此。心忽一躍。面不期而頰。時寶玉方俯其首。以足尖踏地上碎石。凝神靜氣。以聆余語。及聞余絀然中止。乃昂其首曰。而今何如。余易言曰。而今汝欺我耳。寶玉笑曰。否。決非言此。且余何事欺汝。今必明以告我。言次。以手緊握余臂。余曠曰。汝又動手耶。脫爲人見。奈何。言已。掙脫其手。向紅香圃去。

余自紅香圃歸後。疲憊殊甚。維時皓月東升。射入窗櫺。乃作清冷之色。余斜倚榻上。目注地上月光。不禁低吟李白氏牀前明月光句。及至低頭思故鄉一語。忽又勾起離愁。牽動舊恨。回憶當日在家時。每逢三五月明之夜。余父必攜余徘徊庭院間。授以唐賢月明之句。及至今日。月光猶是如此。而余父之墓木已拱矣。遙望江南。曷馨思家之恨。身羈異地。莫深寥落之悲。余思及此。不禁大哭。既又念寶玉屢屢囑余平居無事。不宜過悲。今忽自尋苦惱。寧非負其盛意。則又撤此不思。力疾下榻。忽聞前院叩門聲。不期一驚。思得勿寶玉至耶。亟命鶻兒啓視。乃襲人晴雯招余夜宴。余因心緒不寧。辭不去。襲人曰。此宴乃吾儕數人。集份而設。特與寶玉祝壽。姑娘不去。不令大

家掃與耶。余不獲已。勉爲一行。至則酒肴已備。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香菱李紈等俱在座。湘雲更眉飛色舞。豪興造飛。余笑曰。雲丫頭宜勿過逞豪興。若再醉倒花叢。恐無人尋覓也。湘雲聞語。面立赧笑。曰。是真名士。乃真風流。筵前暢飲。花下閒眠。是乃真名士之逸興。汝儕詎足語此耶。晴雯曰。日間酒令亦太嘖叨。吾今當易以掣籤之令。籤上註明誰飲者。則飲之。其事簡而亦有趣。衆曰。善。晴雯遂取出竹雕花筒。象牙花名籤。暨骰子盒等事。願衆曰。茲事既余發起。當自余始。余擲得幾點。數至何人。卽由其人掣籤。言已。取骰子擲得六點。恰數至寶釵。寶釵隨掣出一籤。衆視之。籤上畫牡丹花一枝。題曰。『豔冠羣芳。』四字。下面更鐫唐詩一句曰。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在席者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寶釵因命芳官唱一支新曲。芳官奉命。卽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笑曰。此時不用汝上壽矣。芳官因改唱一隻賞花時。翠鳳毛翎扎帚杈。閑踏天門掃落花。乃止。寶釵隨擲十六點。數至探春。探春掣出一看。桃紅上頰。默然不語。余笑曰。胡作此狀。探春含顰曰。此令不雅。宜廢去不用。言已。擲籤席上。余儕拾起視之。乃杏花一枝。題曰。『瑤池仙品。』詩曰。

日邊紅雲倚雲栽。

注云。得此籤者。必獲貴婿。在席者共賀一杯。衆笑曰。此何礙。矧吾家已有貴妃。難料汝將來不亦爲貴妃耶。可賀。可賀。言次。羣敬探春。探春俯首不飲。湘雲強使盡之。又捉其手。強爲一擲。乃十九點。數至珠大嫂。珠大嫂隨掣一籤。上繪老梅一枝。題曰。『霜曉寒姿。』詩曰。

竹籬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余適坐於珠大嫂之次。卽爲擲下。乃十八點。數至湘雲。湘雲揜拳擲袖。掣出一籤。乃一枝海棠。題曰。『香夢沉酣。』詩曰。

只恐夜深花睡去。

余笑曰。善哉。但夜深二字。可改石涼。湘雲知余嘲彼。隨指案上陳設自行船曰。可速乘此去。衆均一粲。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簽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人。各飲一杯。適余與寶玉在其上下。無已。祇得滿斟一樽。願余安能飲酒。噫。其不見。將酒全覆漱盂中。湘雲卽爲擲骰。乃是九點。數至麝月。麝月隨掣一枝茶蘼花。題曰『留華極盛』詩曰。

開到茶蘼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飲三杯。麝月一擲。乃十點。數至香菱。香菱隨掣一枝並蒂花。題曰『聯春繞瑞』詩曰。

連理枝頭花自開。

注云。共賀掣者三杯。在席者陪飲一杯。香菱雙頰霞然。若不勝其羞澀。隨取骰擲之。乃六點。恰數至余。余中心傍徨。不知所掣。果爲何花。遲疑半晌。湘雲笑曰。汝欲抗令耶。乃強執余手。掣取一簽。上畫芙蓉花一柄。題曰『風露清愁』詩曰。

莫怨東風當自嗟。

注云。自飲一杯。得牡丹者。陪飲一杯。衆笑曰。甚善甚善。蓋他人亦不配芙蓉也。余笑置之。隨擲二十點。數至襲人。襲人掣取一枝桃花。題曰『武陵別景』詩曰。

桃紅又是一年春。

注云。杏花陪一杯。座中同庚者陪一杯。同姓者陪一杯。衆笑曰。此更有趣。羣起推算。香菱晴雯寶釵與其同庚。余與其同辰。芳官與其同姓。於是各斟一盞。余笑顧探春曰。汝命中既可招貴婿。茲當請汝先飲。探春赧然應曰。刻薄嘴。慣打趣人。大嫂子請代余願給一掌。珠大嫂笑而答曰。人家不得貴婿。反致捱打。是亦非我所忍爲。衆均失

笑。席終。天已二更。薛姨媽特遣老嫗迎余。余因辭衆歸寢。翌日。平兒還席。因紅香鬧過熱。遂改設榆蔭堂。是日之樂。不減昨朝。宴畢。忽見東府數人匆匆入。言敬舅已死。時璉哥珍哥等均往。孝慈未歸。尤大嫂一聞此言。驚恐無狀。卽卸妝飾。攜領家丁。往元真觀料理一切。緣余敬舅平時最信導氣之術。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等虛誕之說。無不輕試。此次之死。聞係誤服丹砂所致。嗚呼。金丹何處。白骨先埋。神仙之說。可信乎哉。

金風入戶。玉露無聲。時序如流。又是瓜果之節。午窗危座。無可遣懷。默數平生遭際。不覺黯然生悲。亟命丫鬟設案焚香。陳列瓜果。望空一祭。嗚呼。余此祭也。豈似樓頭紅女。爲乞金梭。亦非塞上將軍。徒求壽考。不過一點癡心。萬般愁抱。欲乞彼蒼之鑒憐耳。祭畢。情益惘然。愴懷古人。每多不幸。不禁含懷欲訴。執筆而吟。得詩五首。詩曰：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沙。

(西施)

腸斷烏啼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墮。踪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重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妖嬈。都緣禍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劍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揚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吟畢。探春忽入。招余往鳳姐處。余以精神疲乏。笑謝之。頃之。寶玉過余。見余神氣黯然。笑曰。妹妹又爲何傷感耶。余曰。無之。寶玉笑曰。滿面淚痕。尙誑吾耶。以我思之。妹妹素日善病。凡事宜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踐壞身子。使我……言至此。頓爲嚔住。余閒語。心愈酸。熱淚乃沁眼角而出。寶玉見狀。恐又牽動余愁。則易爲笑色。爲余整理書案。及見余案上詩稿。笑曰。妹妹又有何佳作乎。言次。亟欲取閱。余起奪之。寶玉已揣於懷。笑曰。好妹妹。給我賞鑑。何如。余曰。無論何物。汝概亂翻。語未畢。忽見寶釵亦跨步來。笑曰。寶兄弟又看何物耶。寶玉見余不與。

展開。恐有他故。回首覩余。訕訕而笑。余曰。並無何物。不過午後無事。偶擇古史中有才有色之女子。遭遇不幸。令人可悲者。各成一首。以寄感慨。寶玉曰。卽與吾一閱。又何碍。余曰。恐傳揚外間。反不美耳。寶釵曰。妹妹所慮極是。古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吾儕總以貞節爲主。至於詩詞文賦。不過閑中遊戲。究不可嘗爲也。言畢。笑顧余曰。茲給吾一視。當無碍。寶玉聞語。卽探懷取出。與寶釵共視。視畢。寶玉讚不絕口。笑曰。妹妹此詩。既祇五首。何不題曰五美吟。言次。卽將三字代書於後。寶釵曰。作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徒作人牙後語。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卽如前人詠昭君者甚多。有悲輓昭君者。有怨恨毛延壽者。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者。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今日林妹妹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矣。語次。忽聞人回。二哥歸。寶玉遂出。

薛姨媽自來余居後。余謹事以母禮。薛姨媽待余之厚。亦無殊己出。凡諸飲食起居。必親爲余照料。余雖孑然一身。而得其如此愛護。亦竊幸無母而有母矣。誰知明月易虧。彩雲易散。未幾。其子薛蟠歸。姨媽欲爲其計議婚事。遂又挪出。而余伶仃之狀。依然如昔。每思余母棄余長逝。不禁淚下洟瀾矣。

孤館日長。庭花寂寂。焚香獨坐。情緒無聊。忽寶釵丫頭鶯兒送來香袋。扇子。香墜。諸玩物。詢爲寶釵所贈。係其兄由蘇帶回者。余驟觀此。不禁心酸淚下。嗟。余與寶釵同此大千世界。一弱女子。又同此依草附木。一弱女子。而彼有母有兄。雖云寄居此間。尙屬一家骨肉。余則單形隻影。舉目無親。雖姊妹情多。頻勞投贈。而爺娘永訣。鄉路迢遙。迴思烏衣巷口。嚮屢廊前。非余曠昔遊嬉之地耶。爾時繡圖呼母。問字趨庭。正童年天真爛漫。歡樂無極之日也。而今也何如。仰首長空。惟見白雲飄渺。雖教夢裏還家。而此一縷殘魂。恐難越關山而去。思至此。愈覺淒其。時紫鵲在側。似知余意。慰余曰。姑娘夙善病。邇來服藥稍愈。何苦又自尋煩惱。矧姑娘與寶姑娘素稱相厚。今者

贈來之物。一則欲表其誠意。二則欲藉此博姑娘歡心。今姑娘鬱鬱尋愁。不重負其盛意耶。且老太太因姑娘之病。千方百計。配藥診治。數載以來。不知費多少心血。姑娘若不自愛。將何以慰老太太之心。語云。憂能傷人。姑娘幸自慎之。言次。忽丫鬚報寶玉至。紫鵲亟出相迎。及寶玉入室。見余情狀。愀然不樂。曰。妹妹。又誰得罪汝耶。余強應曰。無預汝事。寶玉乃就余椅而坐。及見余案上所堆諸物。知為寶釵所贈。笑曰。堆此瑣瑣。欲何爲者。將毋妹妹欲開雜貨鋪耶。余俯首不應。紫鵲笑曰。二爺又來問此。適姑娘正因是傷心。二爺既來。盡爲我勸慰。寶玉曰。想因所贈太少。故爲傷心耳。妹妹汝放心。明年我遣人去江南當爲汝購兩船歸。免使汝終日兩眉長鎖也。余固知寶玉此語。乃故使余歡聽。不可不聽。又不可不噴。曰。我雖沒見世面。似亦不至如此。豈如三歲小兒。爲此多少較耶。人各有心。何與汝事。語至此。不覺熱淚承眶而出。寶玉見狀。亟至牀前。挨身近余而坐。又將諸物一一玩視。故問此爲何名。此爲何用。此爲何物所製。此件精緻無比。此件置於何處方雅。嘖。叨半日。余不忍逆其意。微應之。既而曰。長日困人。茲與我同去。寶姐姐處。何如。寶玉曰。適叨厚贈。原宜同去道謝。余曰。自家姊妹。實可不必。遂同往寶釵室中。寶玉極爲道謝。余曰。此等物件。吾儕幼時。并不覺異。今反覺稀奇矣。寶釵笑曰。妹妹不聞俗云。物貴離鄉。卽斯意耳。寶玉聞此。恐復觸余傷感。笑曰。明年大哥再往。煩代吾儕多帶爲妙。余曰。姐姐。寶玉并非道謝。直又定明年貨矣。衆均失笑。

病裏光陰。無可記述。邇來寧府有一事。最足令人傷感者。則尤二姐三姐姊妹之死。二姐三姐者。均寧府尤大嫂繼母所出。當敬大舅死時。寧府諸人。羣往奔喪。珍大嫂遂將其母女三人迎來。託暫料理家政。余因敬大舅成殮時。曾一見之。二姐豐容盛鬋。十分俊俏。三姐眉目清秀。落落不羣。余竊愛之。詎料風雲莫測。璉二哥忽將二姐另娶外間。滿謂天長地久。伉儷永偕。不料風聲洩漏。適爲鳳姐所知。大肆獅吼。假爲情語。將二姐誘入府中。而陰施其荼毒手段。不數月。一朵嬌花。竟令憔悴死。三姐自其阿姊嫁後。璉二哥又將彼許配柳某。已有成議。及柳某歸。

忽翻然改悔。三姐憤急。無以自聊。乃飲劍自刎。嗟乎。人生不幸而爲女子。又不幸而所適非人。竟使綠鬢年華。齋恨而沒。如尤二姐三姐姊妹者。其埋骨九泉。能無餘痛耶。回思自己生世。將來如何結果。尙在不可知之數。假使彼蒼憐余。得從余愿。不獨余之深幸。亦庶代千古薄命佳人。同聲吐氣。然而少羸多病。長命不猶。萱花早謝。椿樹繼傾。命宮磨蝎。已見一斑。則後日之如何結果。似可預料。況此間姻緣。早有金玉之讖。雖風言影語。未足深信。然而月暈而風。石潤而雨。凡事莫不有漸。似亦不可不信。且冥中姻緣簿。豈吾如意珠。思及此。心中酸痛。目中出火。心搖手顫。幾難自持。乃移身牀次。倚枕假寐。聽落葉打窗。蛩吟四壁。萬種淒涼。竟送余向黑甜鄉去。

年華似水。轉瞬春來。芳意撩人。懨懨欲病。捲簾閒望。時見桃花數株。含苞待放。細雨過之。嬌紅欲滴。東風搖曳。嫩枝妖嬈之態。綽約可人。余凝視既久。慨想人生與花。何異幾枝開放。絕豔羣鶯。譬爾飄殘。餘芳誰惜。不禁感物傷懷。拈筆吟成桃花行一首。

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東風有意揭簾櫳。花欲窺人簾不捲。桃花簾內開仍舊。簾中人比桃花瘦。花解人憐花也愁。隔簾消息風吹透。風透簾外花滿庭。庭前春色倍傷情。閒苔院落簾空捲。斜日欄干人自憑。憑欄人向東風泣。茜裙偷倚桃花立。桃花桃葉亂紛紛。花綻新紅葉凝碧。樹樹煙封一萬株。烘照樓臺紅模糊。天機燒破鴛鴦錦。春色欲酣珊瑚枕。香泉欲蘸胭脂冷。胭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若將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淚眼看花淚易乾。淚乾春盡花憔悴。憔悴花枝憔悴人。花飛人倦身黃昏。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吟罷。獨坐遐想。愀然寡懽。忽小鬟報雪姑娘至。余起迎之。湘雲載笑而入曰。大好春光。萬花競放。胡爲獨守枯禪耶。言次。見余案上詩稿。隨取展誦。笑曰。香心綺語。哀豔僭傳。人與桃花俱絕矣。余曰。偶爾寄興。不計工拙。言畢。邀余同往荷蕪院。又將余詩遞與寶釵寶琴探春等傳觀。衆均叫絕。嗟乎。顏色如花命如葉。區區此詩。不過寫余心

曲耳。又豈博人讚賞哉。於時探春又命丫鬢去請寶玉。及寶玉至。湘雲以詩與展讀。一過。慘然不懌。搔首四顧。兩目茫然。余固知寶玉情深。讀余詩而傷感者也。寶琴笑問曰。汝知此詩係何人作。寶玉曰。必瀟湘子無疑。寶琴笑曰。我豈不能。寶玉曰。聲調口氣。迥乎不同。寶琴笑曰。吾故謂汝不通。杜工部詩中。豈盡叢菊兩開他日淚。耶。紅綻兩梅肥。水荇牽風翠帶長。此等語。亦間有之。寶玉笑曰。此語固是。但妹妹未必肯作此傷悼語。不似林妹妹曾經離喪。故有此哀音。衆均失笑。余聞此。不禁嘆其識余深也。言次。同往稻香村。衆又將余稿與珠大嫂展閱。並討論詩社事。珠大嫂曰。詩社散將一年。際此春光明媚。應重整旗鼓。以復舊觀。衆均稱是。於是議定明日三月二日開社。並易海棠社名爲桃花社。推余爲社長。越日。早膳畢。羣來瀟湘館擬題。余笑曰。盍用眼前景。將桃花各咏一百韻。寶釵搖首曰。否。古來詠此甚多。縱然吟成。總難脫其舊套。方爭論間。忽丫鬢報王舅太太至。余固知王舅太太。乃二舅母之嫂。王子騰夫人。不免同去酬應。詩社之議。遂緘然中止。

春光老矣。落英遍地。曲水流紅。芳草粘天。遠山滴翠。夾路杏花千樹。三日前一色作十里紅者。已綠葉成陰。枝頭結子矣。余每逢春季。舊疾輒發。而今年尤甚。乃故爲歡樂。以自排遣。實則此種歡樂。其注余心也甚暫。不久則又返於悲苦之途。姊妹行憐余頻以詩文往返。以增余興。一日。湘雲過余。又出其所作如夢令柳絮詞示余。余亟取讀曰。

豈是繡絨纒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鶻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讀畢。笑曰。繡綿排側。妮妮動人。洵佳構也。湘雲曰。吾儕社中。素未填詞。今日何不翻新。一爲此舉。余曰。善。隨即預備草點。命丫鬢將衆等請至。仍以柳絮爲題。限幾支小令。貼在壁間。一時衆人齊集。各將湘雲詞稿。展閱一過。寶玉曰。我於此道。本甚平常。既從諸姊妹之後。自當胡謔塞責。於是羣來拈鬮。寶釵隨姓夢甜香一支爲限。頃之余與寶釵寶琴均完卷。探春祇成半闕。寶玉因香將盡。所作不佳。遂自擱筆。余等先看探春南柯子半闕云。

空掛織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管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珠大嫂曰。寥寥數語。頗覺新異。奈何不再續上。寶玉見此半闕。忽又興動。因代續曰。

落去君休息。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笑曰。捨己謀人。雖善不取。因索余唐多令一闕。視之。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

歎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汝去。忍淹留。

衆謂意雖妙絕。語尤悲酸。嗟嗟。言爲心聲。不可遏抑。余又焉知余之何以爲此耶。因看寶琴西江月一首云。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均推讚。此首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尤臻妙絕。寶釵笑曰。終不免於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之物。作來最易傷感。必反其意爲之。始能推陳出新。所以我謫一首。未必如諸位之意。余等亟請賞鑑。寶釵隨出臨江仙一闕云。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大聲笑曰。東風六字。何處想來。又看接句云。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回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條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憑風

借力。吹我上青雲。

衆讀畢。咸拍案叫絕曰。新異自然。此歷卷矣。珠大嫂曰。纏綿幽怨。當讓瀟湘。情致嫵媚。卻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也。既而議罰。寶琴笑曰。我豈當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又當如何。珠大嫂曰。自有處置。言次。忽窗外修

竹。鏗然作響。幾如窗扉驟傾。令人心悸。籬外丫髻咸噪曰。何遞風箏。飄落挂此。羣出審視。則一大蝴蝶也。寶玉笑曰。此乃大老爺院中媽紅姑娘所放。亟欲命人送還。紫鵲不可。探春笑曰。汝等爭此飄落之物。寧不忌諱耶。余曰。然。我意各將風箏取出。一放晦氣。何如。衆曰。諾。余隨命丫髻取一美人式一沙雁式至。探春則取一軟翅大鳳風箏。寶琴取一大蜘蛛。羣箏放起。長空直上。栩栩欲生。獨寶玉美人隨起。隨跌。憤極。抵地罵曰。非憐汝是一美人。便踏將碎矣。余笑解之。俄風愈緊。余將簾子一鬆。豁然有聲。登時線盡。衆賀余曰。林姑娘病根。盡憑此放去矣。丫髻即將繩索鉸斷。隨風飄起。初大如雞卵。繼如黑星一點。轉瞬不見。衆漸散去。

光陰飄忽。倏又秋初。一日爲八月初三。乃外祖母八旬壽誕。二舅時已返京。於是大開筵宴。議定榮府單請男客。寧府單請女客。大觀園中綴錦閣嘉蔭堂諸大地方。收拾爲退居之所。自七月念八日起。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念九日。請各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請諸長官及諸誥命併遠近親友及堂客等。初一日初二兩日。爲赦政二舅家宴。初三初四。爲珍哥璉哥併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等家宴。至初五日。乃賴大林之孝併一切執事諸人。置酒上壽。連朝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無時少間。余雅不喜嘈雜。惟隨諸姊妹飲酒觀劇。了無可樂。一日。鳳姐奉外祖母命。招余並寶釵姊妹湘雲寶玉正人來園。詢爲南安太妃之召。余不敢違。同來相見。內中惟湘雲與南安太妃最熟。嘵嘵半日方已。此次筵宴之盛。賓客之多。實爲余所僅見。可知人情趨附。自古恆然。余於此不禁感慨係之。

金粟香飄。長空雲淨。一年明月今宵多。忽忽又是中秋時候。是夕。外祖母攜赦舅等來嘉蔭堂。焚香拜月。一時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瑩氤氳。不可形狀。拜畢。設宴凸碧堂。是堂在山之最高脊。廳前平台環列。桌椅均作圓式。取團圓之意。中設圍屏。隔作兩廂。外祖母居中。座左右爲赦舅政舅珍大哥等。屏後爲邢舅母王舅母尤大嫂及三春姊妹等。其餘親戚在者。惟余與湘雲二人。寶釵寶琴。因薛姨媽抱病。已早搬出。是以未與此宴。外祖母彩輿勃

發。又因二舅久客初歸。更爲忻愜。酒旣交錯。談笑風生。夜半。敕舅逐漸散去。外祖母亟命撤去圍屏。更杯洗箸。併作一席。招余儕同飲。余因寶釵姊妹家去。珠大嫂鳳姐均抱病。寶玉爲其房中丫鬟晴雯病重。心中踴躍。愀然寡懽。際此良宵。自余視之。幾同悲景。既而外祖母言曰。往昔與汝薛姨媽等。飲酒賞月。趣語橫生。然而老爺未歸。母子情深。思之輒痛。今者老爺既返。而諸姊妹又多不至。可知天下事。總難求全。言竟。長歎。余聞語。不禁牽起愁緒。出倚長欄。仰望一輪明月。方掛天空。丹桂數十株。扶疏山左。鼻枝敲玉。飄粟綻金。微風吹之。清芬拂面。回憶去年今日。吾儕集宴。綴錦開時。賭酒賦詩。其樂何如。乃忽又一年矣。流光易度。時不我留。吾人由少而長。以逮衰老。曾不瞬耳。思及此。不覺淒然淚下。湘雲見余狀。亟來勸慰。且邀余聯句。余雅不忍負其豪興。強笑曰。此間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曰。然則吾儕偕往池邊。何如。因招余來。凹晶館。是館在土山底處。翼然臨於池沼之上。一帶竹欄。逕通藕香榭。時月光印地。乃作清冷之色。幽草盡沾宿露。耀燦有如明珠。人行其上。羅襪盡濕。余笑曰。姮娥誠多情。憫吾下界衆生。久困黑暗。乃逐金烏而代之。加惠吾人。誠匪淺鮮也。湘雲笑曰。姮娥曾爲人婦。且閱世久。何故常效小兒女遮遮掩掩。作屏角窺人故態。余曰。必若此。始足引人入勝。否則日日常圓。盡露色相。尙何足異。湘雲曰。月固可愛。然因時因地。亦略有區別。若春月則穠豔。夏月清曠。冬月蒨幽。厥惟秋月。皎潔宜人。至若金谷良宵。玉樓長夜。名花有色。秋草含光。則如今日園亭之月也。雖景物不必盡同。而在在皆足令人留戀。吾儕勝會不常。幸勿教辜負。言次。已至該館。是時。夜闌人靜。萬籟俱寂。余與湘雲即在捲簾底竹墩上。肅然危坐。祇見天上月光。地中月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盡成皺紋。湘雲笑曰。此時安得一乘畫舫。遣此冤與。余曰。即是足矣。古人云。事若求全何所樂。湘雲笑曰。得隴望蜀。人之常情。話頃。忽聽笛聲悠揚。自遠而近。余笑曰。老太太今日如此高興。可爲吾儕助趣矣。於是同起聯句。湘雲問限何韻。余曰。不如將欄干一數。是第幾支。卽第幾韻。湘雲笑曰。別緻哉。因同起。數畢。得十三支。湘雲曰。偏是十三元。此韻用作排律。恐終難免牽強。余曰。

何妨。湘雲讓余先起。余卽吟曰：『三五中秋夜。』湘雲搔首一思。吟曰：『清遊擬上元。徹天星斗煥。』余續曰：『匝地管絃繁。幾處狂飛盞。』湘雲笑曰：『幾處五字。原爲開下起見。如何對得方好。』因吟曰：『誰家不啓軒。輕寒風剪剪。』余曰：『對句極好。起句未免太易。』湘雲笑曰：『詩多韻險。雖有好句。亦須留待後來。』余笑曰：『後來如無好句。看汝如何。』因聯曰：『良夜景暄暄。爭餅嘲黃髮。』湘雲曰：『不佳不佳。何爲杜撰俗事。以難我耶。』余笑曰：『真乃少見多怪。吃餅乃唐書舊典。何謂杜撰。』湘雲曰：『此亦難我不得。』因吟曰：『分瓜笑綠媛。香新榮玉桂。』余笑曰：『此真係杜撰矣。』湘雲曰：『明日當查出一看。此時毋就擱工夫。』余曰：『雖如此。玉蘭金桂。總屬塞責。』因聯曰：『色茂健金萱。蠟燭輝瓊宴。』湘雲笑曰：『如何又頌起聖耶。』余曰：『汝旣用出玉桂。我不得不用金萱。』湘雲因含笑吟曰：『觥籌亂綺園。分曹尊一令。』余聯曰：『射覆聽三宣。骰彩紅成點。』湘雲笑曰：『三宣二字。竟化俗成雅矣。』因聯曰：『傳花鼓盪。晴光搖院宇。』余笑曰：『對句極妙。如何將風月塞責。』湘雲曰：『畢竟說到月上。點綴點綴。方不落題。』余曰：『姑存之。』因聯曰：『素彩接乾坤。賞罰無賓主。』湘雲續曰：『聯吟。鼓伸。措思時倚檻。』余應曰：『擬句或依門。酒盞情猶在。』湘雲續曰：『更殘樂已罷。漸聞笑語寂。』余曰：『可知一步緊一步矣。』因聯曰：『空剩雪霜痕。階露團朝菌。』湘雲曰：『此句如何押韻。』隨卽離座。又手思索。笑曰：『幸而想出一字。不然。幾卸甲曳兵走矣。』聯曰：『庭煙歛夕樾。秋瀟瀟石髓。』余爲擊掌叫絕。罵曰：『促俠鬼果然留下好句。』湘雲曰：『幸昨日番閱歷朝文選。見此樾字。我不識爲何樹。方待查考。寶姐姐謂卽俗言朝開夜合花也。』余曰：『樾字用來恰好。但秋瀟一句。何處想來。』因聯曰：『風葉聚雲根。寶瑟情孤潔。』湘雲聯曰：『銀蟾氣吐吞。藥催靈鬼擣。』余吟曰：『人向廣寒奔。犯斗邀牛女。』湘雲望月吟曰：『乘槎訪帝孫。虛盈輪莫定。』余吟曰：『晦朔魄空存。壺漏聲將涸。』吟際。忽見池中現一黑影。猛悚疑鬼。亟告湘雲。湘雲笑曰：『我素不懼鬼物。隨拾小石一片。擲之池中。忽曳然一聲。飛起一隻白鶴。湘雲笑曰：『原是一羽衣翩翻者。可以助我詩興矣。』卽吟曰：『燈窗焰已昏。寒塘度鶴影。』余聞此句。不禁頓足呼曰：『此鶴真惠汝不』

淺。此句比秋濤又不同。影字祇一魂字可對。況寒塘度鶴影。何等自然。本眼前景。且又新異。余當偃旗息鼓矣。湘雲笑謂勿急。不然。卽明日再聯亦可。余戚戚不安。遐想半日。笑曰。汝不必誇口。湘雲亟起問余。余卽吟曰。『冷月葬詩魂。』湘雲聞余此句。大爲讚異。旣又嘆曰。詩雖新異。祇是頽喪極矣。況汝身多病。似不宜作此淒涼奇譎之語。余笑曰。不如此。何能戰勝。言次。突見欄外石後。走出一人。笑曰。好詩好詩。果太淒涼。不必再續。再續反覺堆砌牽強矣。余與湘雲回首視之。則櫺翠巷姑子妙玉也。因與談笑。妙玉曰。吾固早已至此。因喜筭聲飄渺。月色晶瑩。不覺樂而忘返。又曰。姑娘之詩。誠新異過人。然亦過於頽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非可常爲也。余問園中諸人。知皆睡熟。遂邀余與湘雲同來菴中。爐煙未盡。竈焰猶青。小丫鬟跌睡蒲團。如伏獅狀。妙玉喚起溫茶。又將筆墨取出。將余與湘雲聯句。一一繕好。余見妙玉如此有興。亟爲請教。妙玉深自謙抑。謂才祇二十二韻。竊想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恐爲強弩之末。如不見哂。謹代續貂。余與湘雲亟請賜教。妙玉一揮而就。遞於余與湘雲共視。其詩曰。

香篆銷金鼎。冰脂膩玉盆。簾憎嫠婦泣。衾遣侍兒溫。空帳懸金鳳。閒庭散彩鴛。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猶步縈紆沼。還登寂歷原。石奇神鬼縛。木怪虎狼蹲。鼠胤朝光透。罌罍露曉屯。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歧熟專忘徑。泉知不問源。鐘鳴櫺翠寺。雞唱稻香村。有興悲何極。無愁意豈煩。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徹旦休云倦。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大觀園卽景聯句三十五韻。余與湘雲不勝驚異。笑曰。吾儕鎮日紙上談兵。捨近求遠。詎知十步之內。卽有芳草耶。言次。東方漸白。時余丫鬟紫鵲與翠縷同來尋余等。遂與湘雲辭歸。賈府自鳳姐染疾後。一切家政。均歸探春代理。賞罰嚴明。有條不紊。探春之才。誠堪佩服也。雖然。有才者未必有命。以探春今日景象言之。固可謂金枝玉葉。享盡榮華。然其結局何如。尙不可知。吾嘗謂女子命運。與男子絕不

同。男子命運如何。出世時。即可定之。女子則須分爲兩截。一未嫁時。一既嫁後。蓋未嫁時與既嫁後之命運。絕不相聯屬也。故未嫁時之命運。只可名之爲假命運。其真命運則須仰之於莫知誰何之人。探春來日所嫁之人。何如。殊不可知。果其人而賢也。尚可繼續享其榮華。否則今日之快樂生涯。亦可暫而不可久。一旦鳳冠加頂。霞帔在身。則須一一與之告別。故吾服探春之才。吾又不能不愛其命。雖然。豈止探春一人而已哉。大觀園中諸姊妹。誰不如是。吾思及此。乃不暇爲諸姊妹憂。一縷愁思。則又轉而及余自身。嗟夫。余之自身。將來何如。又豈可預測哉。噫。

邇來大觀園。不知發生何事。二舅母忽帶領多人。將園中抄檢一過。並將迎春房中丫鬟司棋。寶玉房中丫鬟晴雯。芳官。蕙香等。一起逐出。聞司棋乃爲一種曖昧事。至於晴雯等。則不知何故。吾於諸人中。獨憐晴雯。晴雯初亦小家碧玉。入侍外祖母。爲人慷慨直爽。不作女兒態。外祖母雅愛之。乃賜給寶玉。以供任使。寶玉向屬多情。見晴雯姿容媚媚。伶俐聰明。極加眷愛。嘗語余曰。吾之於晴雯。不敢以侍婢目之。相愛之情。蓋無殊姊妹也。余亦覺晴雯性情豪爽。實出衆婢之上。璇閨無事。常共笑樂。邇來因其染病。猶命紫鵲助理茶湯。不謂事出意外。竟戴病逐出。吾知寶玉之傷感。必較余猶甚也。嗟夫。晴雯亦一聰明女兒也。若非家世卑微。公子王孫。誰不欲偶之。特以命途多舛。家運不齊。乃降身而爲人婢。任人踐踏。任人摧殘。今日一朵嬌花。且驅之至於泥濘之中。二舅母夙號仁慈。不知何故於此。乃忍爲之。落花無主。只怨東風。吾不禁爲晴雯惜。

今日爲迎春于歸之期。賓客之盛。自不待述。其婿家姓孫氏。婿名紹祖。現在兵部候缺。向與賈家有舊。此次定婚。實出赦舅之意。赦舅則甚不願。其門第不及歟。抑其人不善歟。則非我所知。晨起。湘雲等卽邀余往賀。余性疏懶。最畏酬應。然爲好姊妹良辰。不得不勉爲一去。既至。竟入內室。迎春向來忠厚。出言殊簡。至此愈覺羞澀。默默無一語。湘雲笑曰。何竟教金人三緘其口。豈爲新嫁娘。便當如是耶。衆皆筮爾。寶釵笑曰。迎妹乃吾儕舊侶。今嫁得乘

龍婿。恐已忘吾儕。終勿能耳髮廝磨。若昔時之樂矣。迎春均置不答。垂首閉目。若老僧之入定。無何。簫鼓噉嘈。笙簧齊奏。衆喧彩輿至。迎春爲衆簇擁易妝。錦簇鳳冠。珠兜霞珮。俯映翠裙。鴛繡橫拖。紅袖鸞綰。富麗堂皇。別饒丰致。妝畢。衆扶之登輿而去。其時他人猶可。獨寶玉傷感。不可名狀。李紈嗤之曰。凡爲女子。終須嫁人。悒悒胡爲哉。寶玉嘆曰。汝儕安知。我亦不欲與汝言。言已。悵然自去。余儕亦隨歸。

秋光漸老。落葉飄零。大觀園中。頓呈蕭索之狀。寶釵因其家有事。已爲薛姨媽迎歸。寶釵既歸。香菱亦隨之而去。探春又代理家政。亦無暇入園。舊人星散。不禁黯然。一日。余方臨案觀書。忽紫鵲告余。謂晴雯逐出後。忽於昨日病逝。驟聞之下。不勝心酸。嗟乎。碧玉年華。遽遭天逝。黃土壙中。將何以瞑目。余知寶玉聞此。必更傷心。乃思往慰之。隨步出瀟湘館。緣山坡而行。時見夕陽將暝。晚蟬欲咽。木葉墜地。戚戚作聲。萬種淒涼。若代吾人鳴其感傷。及行至石山後。忽聞嗚咽之聲。發於芙蓉樹下。如嫠婦夜泣。秋客宵吟。悲楚淒涼。聞之酸鼻。噫。斯何人乎。乃爲此如泣如訴之聲。悄然聽之。乃知爲寶玉祭晴雯。時方誦其誄文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皎之穀。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申誠敬。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豔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樓息宴遊之夕。親睨狎愛。相共與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時。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爲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其嫵媚。媼嫗咸仰其慧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學毀。賈施妬其臭。茵蘭竟被芟鋤。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毒之讒。遂抱膏肓之疾。故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顛顛。詠謠謬詬。出自屏幃。荆棘蓬榛。蔓延窗戶。既懷憂沈。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閣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酸辛。誰憐天折。仙雲既

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遣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未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於草莽。拾翠盒於塵埃。樓空鷓鴣。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雲之縷。況乃金天厲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峇峇香殘。蛟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階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簾前鸚鵡猶呼。豔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達辯無聲。鬪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綉綫。銀箋彩袖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遺拋孤柩。及聞慧棺被燹。頓違共穴之情。石榴成災。愧遠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墟。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露塘以啼猿。繞煙塍而泣鬼。豈道紅綰帳裏。公子情深。始信黃土壟中。女兒命薄。汝南淚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哀。默默訴憑冷月。嗚呼。罔鬼域之爲災。豈神靈之有垢。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塵絲雖淺。而玉之鄙意猶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轉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爲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秉賦也。因希不昧之靈。或涉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緜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爲前導兮。衛危虛於旁耶。驅豐隆以爲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紉荷杜以爲佩耶。燦裙裾之爍爍兮。鑠明月以爲璫耶。藉葳蕤而成壇時兮。築蓮焰以燭蘭膏耶。文袍彪以爲解屣兮。灑醴醴以浮桂醕耶。瞻雲氣而凝眸兮。彷彿有所覩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

爲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寤寐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於茲。余亦莫觀。攀煙蘿而爲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以貪眠。識蓮心之味苦。素女約於桂巖。必妃迎於蘭渚。靈玉吹笙。琴簧擊敵。微嵩嶽之妃。啓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默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筮匪篋。登輻乎霞地。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連。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煙雲。空濛兮霧雨。塵籟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怛怛。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歎歎而悵快。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篋。鶯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尙

變。

半响。祭畢。余跨步立其前。笑曰。妙語續紛。深情飄渺。可與曹娥碑並傳矣。寶玉聞余言。兩頰驟赤。呆然無語。余笑曰。此亦風雅事。何羞澀爲。寶玉始笑曰。我思古今祭文。多屬濫套。所以改創一格。原不過一時寄興。謹求改削。余曰。長篇大幅。頗難追憶。但聽紅綃一聯。意雖清新。卻嫌濫俗。吾儕於今窗。均係彩霞紗所糊。何不改爲茜紗窗下。公子情深耶。寶玉擊節叫妙。連謂天下好景好事儘多。我等愚拙性成。執筆便忘卻。今經此一改。更臻妙絕矣。但須汝居此則宜。若我實不敢當。余曰。何妨。古人姓異陌路。尙然肥馬輕裘。傲之無憾。況一窗耶。寶玉笑曰。論交原不在肥馬輕裘。卽白璧黃金。亦不當錙銖較量。但唐突閨閣。非余所敢。不如竟將公子女兒改去。作汝妹彼之文。況彼平日蒙汝不棄。亦在相厚。作此祭之。亦非過當。以我思之。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壠中。丫鬟薄命。雖然。與我無涉。亦覺愜懷。余笑曰。彼又非我丫鬟。何用此說。兼之小姐丫鬟。亦不典雅。俟紫鵲死後。再如此說不遲。寶玉笑曰。汝又何事咒渠。余曰。咒自汝起。寶玉一笑。既又謂尙有一改。因曰。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壠中。卿何薄命。不更妥當耶。余聞言。中心一躍。悲愁交集。祇得含笑稱妙曰。卽此可矣。不必再改。言已。相與回怡紅

院。

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悲於生別離。往者余誦此語。每深浩歎。不意今日。皆爲余所身受。天下事可逆料哉。憶余來此園中。忽忽數載。爾時海棠結社。柳絮填詞。把酒談心。烹茶夜話。陶陶然其樂何極。今者寶釵家去。迎春子歸。紫菱洲畔。蘅蕪院裏。靡葭猶舊。香草依然。而人去樓空。徒聞鈴語。一種蕭條之狀。似亦隨秋氣而改。余雖不敢如宋玉悲秋。然對景傷懷。曷能自已。今日而迎春歸寧之期。余乍聞之。甚喜。意舊侶重逢。必有一番歡樂。晨妝罷。卽出園。至外祖母處。時迎春將至。下與登堂。腰圍瘦減。面目清癯。迥不似舊時顏色矣。余乍見一愕。念相離幾許。時胡一變至此耶。繼念迎春生長膝下。不慣離家。別緒悶愁。或鬱而至此。旣入室。爭詢別後景況。迎春雙眉愁鎖。兩目粲然。謂孫紹祖好色好賭。無所不至。初過門時。新婚宴爾。猶有幾分恩情。迨後獨守空幃。無復伉儷之樂。偶進忠言。反遭毀謗。種種虐待。不可言宣。早知如此。真不若祝髮空門。向蒲團夜月。消受生涯。言畢。放聲大哭。吾儕聞之。亦莫不爲之淚下。嗚呼。風景不殊。悲懷倏變。迎春忠厚人也。自今以後。更復何望。吾故謂女子命運。須分爲兩截。一未嫁時。一旣嫁後。以迎春今日景言之。殆成兩世矣。寧不傷哉。

迎春歸後。暫住紫菱洲。其最爲迎春痛惜者。厥爲寶玉。數日來神氣頹喪。寢饋不安。姊妹情深。固應爾爾也。一日。余梳洗方畢。忽傳寶玉至。將入余室。卽放聲大哭。余大愕曰。此何爲也。寶玉不語。余曰。得毋我又獲罪於汝耶。寶玉頓足曰。否否。我自傷心之事也。吾知其又爲迎春事。因曰。茲盡告我。寶玉曰。我想吾儕生而悲。反不如死而樂。余伴曰。此又何謂。寶玉嘆曰。吾家二姐。前日狀況。汝當知之。回想當日在家時。海棠結社。賭酒吟詩。其樂何極。何苦必欲出嫁。出嫁後。乃致受者般苦楚。我原想稟知老太太。仍將二姐迎回。不復再往孫家去。詎知太太不獨不允。反罵我混說。妹妹。汝試觀之。園中景象。至今日荒涼盡矣。若再過幾年。不知更成何象。故吾愈覺人生之無謂也。言已。又哭。嗟乎。余聞至此。余之眼淚。亦不禁奪眶而出。自思女子以身嫁人。誠不啻探身窰窰。稍一不慎。

終身即無見天日之時。吾儕年已浸長。他日所遇何如。尚不可知。吾人至此。愈增身世茫茫之感矣。

翌日。寶玉奉二舅命。入塾讀書。寒窗獨坐。益復無聊。繾綣生涯。幾無異於禪房佛剎間也。斜陽將暝。晚霞滿佈天空。閑倚窗欄。見野鷗隊隊。咸逐晚煙而飛。思余來京時。景象正復如此。忽忽至今。余之心境。乃亦隨時而俱變。憶當時余倚窗獨坐。亦嘗私自計量。不知此去爲禍爲福。由今觀之。殆禍多而福少也。爲之奈何。雖然。人生在世。每挾憂患以俱來。安敢云福。惟視吾人所受之禍。當至何時而止耳。思時。忽聞院內拍手大笑。猛驚啓簾。寶玉竟入。余訝曰。聞汝已去讀書。何爲又來此間耶。寶玉笑曰。幸勿言此。吾以爲吾儕此後再無相見期矣。今得偷閑來此。幾如死而復生。古人云。一日三秋。良不誣矣。余笑頷之。亟命紫鵲汲泉煮茗曰。二爺於今讀書。不比往日矣。寶玉笑曰。何謂讀書。我平生最厭一切道學語。尤可笑者。近時名公巨卿。出語便謂八股文章。代聖賢立言。實則腹中空空。何曾能闡發聖賢一二。不過東扯西拉。寫幾句牛鬼蛇神。用爲誣功名混飯吃而已。余笑曰。吾儕女流。原不知此中底蘊。但幼時從賈雨村先生讀書。亦曾看過。內中亦有近情近理。亦有清微淡遠。汝時雖無知識。亦頗嫻嫻動人。豈可一概抹倒。況汝欲志功名。亦非枉尺直尋不可。寶玉搖首一喟。

一日。襲人過余。詢余病狀。嘖叨半日。忽聽院中有呼林姑娘者。雪雁亟出迓之。乃爲寶釵遣來。妻子餽余荔枝。雪雁連代接過。妻子舉目。忽見襲人。笑問曰。此非寶二爺房中花姑娘耶。襲人曰。然。既又睜其靡望老眼。向余諦視。笑曰。無怪我家太太。恆謂林姑娘與寶二爺。天生佳偶。及今觀之。真天仙人矣。襲人見其出言造次。急爲岔開。余因爲寶釵遣來。雖恨其冒撞。祇假爲不聞。頃之。襲人歸去。余命丫鬟挑燈就寢。一舉首。忽見案上荔枝支瓶。不禁觸起日間婆子所語。甚是刺心。萬緒千愁。頓爲鉤起。默念自己身體。原不甚強。今忽又浸長矣。馬齒徒增。耕而莫穫。雖若人心中。別無所注。而外祖母與二舅母。向無一言及此。則此願雖深。尚在不可知之數。深恨當日雙親在時。未得早將此事議定不然。何用余終日懸懸耶。繼又念余雙親若在。而余又未必來此。倘使別訂朱陳。又未必

能如若人之人才心地。不如此時。尙有可圖。一時心血潮湧。如十萬犂鋤。起落不定。乃側身向裏。力屏此事。不思。朦朧間。忽見小丫鬟入報。謂賈雨村先生至。請余出相見。余大異。思余與雨村雖屬師弟。要非男子可比。況彼與余舅等往來。從未一言提及。余亦不便往見。因辭以疾。小丫鬟又催曰。祇恐來與姑娘道喜耳。語次。大舅母與二舅母鳳姐等均來余室。頷余笑曰。我等一來道喜。二來送行。余聞言。神魂震悸。亟問何事。鳳姐笑曰。汝不知耶。林姑爺現陞湖北糧道。已爲汝娶繼母。因想撒汝在此。殊不成事。遂託賈雨村作伐。將汝許字汝繼母之親戚。且是續絃。今日特來迎汝。大抵汝此一去。當卽咏標梅矣。余驟聞此。大震。寸心空洞。狀如失魂。恍惚又似阿父。果已提陞赴任。心中甚急。強應之曰。殊無此事。皆汝等混鬧耳。言已。余舅母等咸以目示鳳姐曰。彼旣不信。我等盍去。余此時信不可。不信亦不可。含淚言曰。二位舅母。盍少坐。衆皆不答。冷笑而去。余心中轆轤上下。不知此事果爲真爲僞。哽哽咽咽。恍惚間。又似在外祖母處。因思此事。惟求之老太太。或可挽回。於是屈膝抱外祖母之腰。哭曰。老太太救我。南方之行。我寧死不去。況已有繼母。又非余之親娘。余更願隨老太太一處。言畢。心搖舌哽。竊冀外祖母素日憐余。定可爲余排解。半晌。外祖母載笑言曰。此不干我事。余泣曰。此何事耶。外祖母曰。續絃亦好。且多一幅嫁奩矣。余哭曰。我在此。決不費老太太此等閒錢。祇求老太太救我。外祖母搖首言曰。無能爲也。汝旣生爲女子。終當出嫁。在此總非了局。余曰。情願爲奴婢。供驅使。祇求老太太作主。言畢。睜目視外祖母。外祖母置若罔聞。余又憤又慄。抱其腰哭曰。老太太素日慈悲。素日憐余。何至今日竟無一語。豈以余爲老太太之外孫女。卽不欲援手耶。然余母爲汝所出。念余死母之情。亦當從而庇護。言已。倒其懷痛哭。祇聽外祖母喚鴛鴦曰。汝來。送姑娘去。我被其纏之矣。余聞此。悲痛交集。自思再無生理。不如一死爲愈。卽起外出。深恨自己未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等。平日何等親熱。及至此時。均袖手旁觀。冷嘲熱諷。可見平昔皆一僞字耳。繼想今日何獨不見寶玉。如一見彼。或可有爲。雙眸強展。則見寶玉已來余前。顧余笑曰。妹妹大喜。余聞此言。又驚又恨。亟握其臂曰。好

寶玉。我今日始知汝乃一無情無義人耳。寶玉曰。是何言哉。汝已許人。吾儕今而後各隨各耳。余哭曰。好哥哥。汝命余隨誰耶。寶玉曰。汝如不去。就此住下亦可。汝原已許我。所以汝來此間。我平日待汝。與他人別又不同。余此時又似果經許過寶玉。遂又轉悲作喜。因問曰。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汝到底如何處我耶。寶玉曰。吾固命汝住此。汝不我信。今當示汝以心。言次。出匕首寸許。向胸前一劃。血流如注。余大懼。亟以手爲握。住寶玉心窩。哭曰。是何爲耶。不如先將我殺卻。寶玉曰。勿懼。我特示汝以心耳。言已。又將手在劃開處亂抓。余又痛又哭。又恐人撞見。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連呼曰。不好不好。卽倒身於地。余見狀。放聲大哭。忽聞耳畔呼聲。靜聆之。乃紫鵲呼余。猛驚醒。只見斜月殘燈。半明半滅。竟是一場惡夢。喉間哽咽。猶不自已。撫視枕衾。已爲淚痕濕透矣。因想阿父去世已久。寶玉尙未訂婚。此夢果從何起。纔想夢中景象。愈覺心傷。尙使寶玉真死。余又如何處置。一時痛定思痛。不禁淚從心落。強起。卸下長衣。命紫鵲爲余更衾枕。蒙頭再睡。神魂不定。愈睡愈醒。祇聽窗外淅淅颯颯。如風如雨。頃之。又聞呼喚聲。則爲紫鵲睡熟。鼻息出入之聲。圍被起坐。又覺窗隙透入一縷涼風。使人寒毛直豎。便又凝神再睡。朦朧間。只聽竹枝小鳥狂噪不已。掀幃視之。窗衣漸呈白色。蓋已天明矣。伏枕大咳。紫鵲聞余咳。力勸余養息。實則余何嘗不養息。然余心亂。欲睡不能矣。奈何。

是晨。余咳嗽愈劇。亟命紫鵲起。換痰盂。紫鵲卽起取出。忽聞其慘呼一聲。倏又噤住。余大駭曰。紫鵲何事。紫鵲曰。並無何事。余知必痰中有物矣。因之心冷半截。淚下溘溘。及紫鵲入。猶沾襟拭淚。余更明其慘呼之故。嗟夫。余病愈深矣。紫鵲隨坐余牀沿。勸余自爲珍重。且曰。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此間自老太太以次。誰不愛姑娘。姑娘又何苦不自愛。余聞此。又勾起夢景。霎時心搖手顫。氣咽聲嘶。半晌。纔吐出半口痰。而此未死寸心。幾欲隨痰同出。因又睡下。久之。忽見翠縷翠墨。奉探春湘雲之命。同來召余。及見余病狀。大爲詫異。余強謂曰。並無大病。不過疲乏耳。汝等回覆三姑娘與雲姑娘。午後如暇。請來余室一談。二人應諾。余又問寶玉近來何似。翠縷曰。彼已

入塾讀書。回時甚少。言畢逕去。

午後探春湘雲同來視余。余見二人。又自傷心。冷淚一眶。沁眼而出。繼想夢中老太太尙且如此。何況彼等。且彼非因余召。又未必來此。無已。命紫鵲強扶余起。強與歡笑。其時湘雲見余牀頭痰盂。忽大爲驚喊。余初時昏昏沉沉。所吐爲何。並未細看。此時聞湘雲言。回頭一視。祇見千絲萬片。紅似胭脂。不覺萬念皆灰。身如槁木。探春見其冒失。恐益余悲。亟代解曰。此不過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耳。余漫應之。言次。忽聽外間老嫗嚷曰。汝是何處小蹄子。來此園中混攪。余驟問此。肝腸震裂。默念自己身世。原非何等微賤。只因幼失怙恃。來此寄居。不知何人指使。乃遭此辱罵。不禁大聲呼曰。此間尙堪住耶。言已。頭暈目眩。噎不成聲。惟將手指窗外。探春會意。亟啓簾視之。紫鵲則扶余痛哭。余此時杳杳冥冥。似此身已死。所存者。僅一軀殼。紫鵲亟爲余揉胸。余漸覺清醒。探春隨入笑曰。想因聽得老嫗言耳。余不應。探春又曰。渠乃罵其外孫女。何與汝事。余微點首。亟執探春之手。泣曰。好妹妹……一語甫出。喉間如鯁。欲吐不能。探春多方勸慰。並謂病痊後。吾儕依舊結社吟詩。豈不歡樂。湘雲亦曰。三姐之言是也。凡事宜自寬解。余哽咽應曰。汝等所言甚善。祇恐余已無此等日矣。探春謂余言太過。人誰不病。那得便慮。及此嗚呼。探春所知者余病耳。又焉知余致病之由耶。

少間。二人起辭。余執探春手泣曰。好妹妹。汝去老太太處。乞代余問好。祇謂余略感冒。並非何等大病。無勞老人操心。探春應諾。二人卽出。紫鵲扶余睡下。輾轉反側。迄不能寐。兼之園中風聲蟲聲鳥鳴聲落葉聲步履聲。遠遠孩啼聲。一陣一陣。喧聒耳際。使人愈增煩惱。思園中往昔。不過寂寞耳。今又增如許淒涼之聲。使人心身不能得片刻閑靜。然則余病。殆有增而無減也。可奈何。少刻。紫鵲捧燕窩湯至。勸余略食。余微啓齒。竟不下咽。因又睡下。臃臃間。似聞室中人言。寶玉夜間亦患心疼之疾。余聞一驚。豈真妖夢已驗歟。亟詢紫鵲。乃爲襲人。余更駭異。時襲人已至余牀前。詢余病狀畢。余問之曰。汝言誰心疼耶。襲人曰。寶二爺偶然魔住。余恐寶玉亦或有夢。因又問

曰。既然魔住。尚何言否。襲人曰。無之。余長歎曰。請爲余代達二爺。謂余並無大病。無庸慮及。好自讀書。勿累老爺生氣。襲人曰。諾。次日。大夫來視疾。余固知余病。非草根樹皮所可拯治。然因衆人之意。不便固卻。隨命醫之。惡夢驚人。一病經月。纏綿牀褥。瀕死者屢。然而彼蒼厄余。徒使余病。而竟不容余死。飄忽光陰。余之生辰。又至。時余病已漸告愈。余政舅適薦陞工部郎中。自外祖母以次。無不忻快。余亦強作歡容。來外祖母處道賀。至則寶玉湘雲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綺李紋岫煙諸姊妹均在座。獨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亟詢余病況。余應曰。勞汝多心。已占勿藥矣。會聞二哥爾夜亦覺欠安。邇來想已痊愈。寶玉曰。然。爾夜忽覺心疼異常。後來並無如何。余聞至此。默然不語。鳳姐覷余笑曰。汝二人那似久居一處。見面猶作如許套語。豈真古人云。相敬如賓耶。余聞言。不覺飛紅上頰。忽寶玉向余笑曰。妹妹。汝看芸兒……言至此。頓爲噤住。余疑團莫解。不禁暗笑久之。寶玉又曰。我昨日曾聞有人送戲。是幾時耶。言次。以手搔額。睜目四顧。余見其言語支離不明。所以遂亦訕訕而笑。外祖母卽問鳳姐曰。誰送戲耶。鳳姐曰。舅太爺處。謂明日日子好。送班小戲。給老太太道賀耳。雖然。不但日子好。還有好日子矣。言次。嗽余而笑。余知其言此。乃指明日爲余生辰。遂亦一笑置之。

明日已是慶賀之期。王子騰處。果送一班新劇至。卽在外祖母廳前排演。是日。親戚至者。約十餘席。衆等讓余首座。余力辭。薛姨媽含笑言曰。林姑娘亦有喜事耶。外祖母曰。今日乃顰兒生辰。薛姨媽隨起笑曰。恕我健忘。琴兒速給姐姐拜壽。余敬謝之。既而入座。余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余甚異之。於時戲已演出。開場不過幾齣。吉慶戲無有可觀者。至第三齣。忽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圍繞一霓裳羽衣之小旦。綺年玉貌。妙麗無雙。又聽其詞中有曰。『人間祇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數語。聲同叩玉。響徹雲霄。但不知爲何劇。卽命人詢諸外間。乃知爲新編蕊珠記中冥昇一幕。小旦卽扮嫦娥者。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後幸觀音點化。依舊未嫁而逝。昇引月宮。至第四齣爲吃糠。第五齣乃達摩渡江。正扮海市蜃樓。忽見丫鬟數人。匆

匆入。與薛姨媽耳語移時。薛姨媽勃然色變。即攜寶琴。起辭而去。余見狀。爲之愕然。翌日。余往外祖母處問好。並探薛姨媽昨日之事。悉爲薛蟠在外毆殺人命。被拘囹圄。後經政舅從中旋轉。得冀不死。然而十萬銅錢。已化青蚨而飛去矣。嗚呼。以薛姨媽之母德。而備有此桀傲不馴之生兒。可知天之生人。原無一定根基也。雖然。紈袴子弟。十九輕薄。苟得一賢德妻室。爲之勉勸。或猶有頑廉立懦之功。而薛蟠所娶之新婦夏金桂。又偏不能如此。且性情乖張。動輒詬誶。即薛姨媽與寶釵。亦難免其口頭蹂躪。據余所聞。夏亦世家女子。不識何故。乃橫暴若此。噫。家有此婦。又何怪薛蟠之闖禍哉。

園林寂寞。秋色將闌。簾捲西風。人與黃花同瘦。於時獨坐幽閨。展觀琴譜。蕭蕭落葉。無非商徵之音。唧唧寒蛩。大有淒涼之旨。古懷遙集。歡緒不生。舊恨飛來。情思欲死。真無可奈何之日也。忽寶玉掀簾至。見余琴譜。大爲駭異。幾疑爲五丁六甲之奇書。余冷笑曰。好個世家子弟。琴譜尙不之識。得不貽笑方家耶。言已。寶玉面一頰。含笑應曰。不謂妹妹。乃亦擅此。茲盡撫余一聽。余笑曰。余亦不大善此。憶余在揚州時。曾一學過。於今荒拋數載。漸覺隨忘。邇來無事。偶於書堆中。翻出一套。其間琴理手法。俱極明瞭。喜而閱之。亦頗動人雅興。然欲窮化其妙。實亦不易。會聞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仲尼尙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可知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言至此。心忽一躍。愁緒紛投。默而不語。寶玉笑曰。好妹妹。請速教我。卽如大字加一勾。中間有一五字。到底作如何解。余笑曰。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九徽。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絃。並非字。乃一聲耳。其餘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均有一定之規矩。極容易學也。寶玉笑曰。既如此。我便如王逸少執轡。簪花座下。不識肯賜教否。余笑曰。琴者禁也。古人制琴。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故欲撫琴。必擇靜室幽窗。或層樓高閣。尤須天地清和之候。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始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然後整齊衣冠。或鶴氅。或深衣。必合古人之儀。才稱聖人之器。盥手畢。將琴放於案上。坐於第五徽之間。與心相對。心身俱正。兩手方從容擡起。還須領略。

其中輕重疾徐。必使舒卷自若。體態尊重。方妙。寶玉笑曰。吾儕學此。不過閒中遊戲。若如此講究。得非苦人所難耶。言次。紫鵲忽入。謂寶玉曰。二爺今日何如此高興。茲亦當讓姑娘稍憩。寶玉曰。適聆雅教。竟忘其勞神。茲當去矣。余笑曰。何事勞神。只恐余誨之諄諄。汝聽之藐藐耳。寶玉曰。天下無非由而習之。豈得勉強成耶。明日。我告之三妹與四妹。均來受業。何如。余曰。即使彼等學成。而汝不識不知。豈非對……言至此。頓爲止住。寶玉笑曰。祇要汝儕善彈。我便喜聽。亦不計牛不牛也。言次。忽秋紋捧秋蘭一盆至。詢之。知爲二舅母所贈。余見其中有並蒂一枝。不禁心爲一躍。如醉如癡。呆坐凝視。思草木無情。猶相兼並。且其枝葉繁茂。花鮮欲滴。如余香爾芳齡。便如三秋蒲柳。果使克償所願。或猶有苦盡甘來在。團錦簇之一日。不然。亦如花柳殘春。怎禁風催雨送。言念及此。不禁淚下。乃欠身而起。閑步院中。適寶釵遣人送一函至。余啓而閱之曰。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虜孽猖狂。且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轉。愁緒難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慙惻乎。回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憶孤標傲世。借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

(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鋪有澤兮。惟鶴有梁。維麟甲之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恹恹兮。發我長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讀畢。不勝傷感。又想寶釵不寄別人。獨寄與余。得勿惺惺惜惺惺歟。正沉吟間。忽丫鬟報客至。余亟收其書。疊起。

祇見探春湘雲李紋李綺迤邐而來。余亟起讓坐畢。因憶及爾年咏菊時。此情此景。一一在目。不禁歎曰。寶姐姐自挪出後。不來此間久矣。匪獨平時不來。即如前次慶賀之期。亦不至。余恐其今而後。竟不來矣。探春笑曰。是何言耶。不過寶姐姐今非昔比。薛姨媽年已衰邁。薛大哥又在園圍家中諸務。須其經理。故無暇來此耳。言次。忽聞一陣風聲。吹下落葉。清香一片。自窗櫺度入。沁人肺腑。羣訝曰。是何香耶。余曰。頗似木樨香。探春笑曰。林姐姐終不免南人口吻。於今三秋時候。那得有此。湘雲曰。不然。汝記否。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時矣。祇汝未見過耳。俟汝將來去時自知。探春笑曰。汝亦荒唐極矣。我何事而南去耶。余曰。天下事實未可料。俗云。人是地行仙。雲泥鴻爪。自有姻緣。如余南人也。何以偏來此間。湘雲鼓掌笑曰。此言是也。不獨林妹妹爲然。即吾儕中。亦有生於南。長於北者。亦有生長均在南。而後北來者。皆有定數存焉。探春低頭微笑。相借而出。余送之院中。只見林鳥歸山。夕陽西下。因湘雲述起南邊之語。不禁觸及少日境況。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任意。言語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者寄人籬下。縱有如許照應。而無時無地。總須留心。不知前生曾作何孽。今世如此孤淒。真如李後主所云。此間日夕。惟以淚洗面耳。傷哉。

頃之。紫鵲捧江米粥至。余略進食畢。焚香默坐。惟聽西風颯颯。敲竹有聲。簷前鐵馬叮咛。似告人以寒冬將至。亟命丫鬟取衣包出。忽於包中。見舊日寶玉病中贈余手帕。詩句依然。淚痕未漬。內中並襲剪破香囊扇袋及通靈玉種子等物。一時觸物傷情。感懷舊事。不禁淚下漣漣。時紫鵲在側。似識余意。笑而言曰。姑娘看此何事。此皆姑娘與寶二爺幼時所爲。爾時知覺未開。故有此事。若如今日。那復有此。余知紫鵲之言。乃勸余也。不料反將余前塵影事。俱爲勾起。因想爾時兩小無猜。不避嫌諱。陶然其樂何似。今則年華俱長。兩人之間。若隔有鉅壁。即欲一訴衷腸。亦且不能。因想人生何不嘗駐此少小華年。而增高繼長如是。又何爲增長一歲。我兩人之隔膜。即加進一層。命薄歟。緣慳歟。余不得而知。思及此。心緒愈亂。乃倚窗呆坐。及見寶釵詩稿。又檢出展誦一過。嘆曰。境遇

不同。傷心則一。遂命紫鵲取出墨硯。濡墨揮毫。亦賦四疊。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淚霑襟。(一解)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牕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二解)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子之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三解)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愜。素心如何天上月。(四解)

賦畢。翻出琴譜。借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又命雪雁將余箱中舊琴攜出。張絃一撫。祇覺颯颯瑟瑟。環繞香簾。珠箔間。淒涼盡矣。

明日。鴛鴦奉外祖母命。送來心經一卷。命余抄寫。余應諾之。亟命丫鬟焚香濡墨。獨坐攤寫。寶則余何好作書。乃欲藉此以紓積困耳。寫未數行。寶玉忽至。及見余伏案作書。則又無語。蓋恐亂余心曲也。移時。忽見余室中新掛一幅鬪寒圖。疑而問曰。妹妹向未懸此。今自何得來。余曰。曩者藏之箱中。今偶憶及之。故取而懸諸壁間也。寶玉又問曰。鬪寒二字。是何出處。余笑曰。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詩乎。寶玉擊節稱妙。頃之。又問余曰。妹妹近來彈琴也未。余曰。天寒手僵。那得撫此。寶玉笑曰。不彈亦佳。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然自千古以來。但只有彈出愛思怨亂。從未見彈出富貴壽考者。且彈琴又須心中記譜。妹妹如此孱弱。似宜勿操此心。言次。指壁間笑曰。此琴何如是短耶。余曰。此余幼時初學所製。雖非焦尾梧桐。其中鶴山鳳尾。亦頗配合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適中。汝看此縷縷斷紋。不是牛旄耶。所以音韻亦甚清越。寶玉笑領之。又曰。妹妹近來吟詩未。余曰。自結社後。擱筆久矣。寶玉笑曰。汝勿我欺。吾嘗聽汝有『不可懶。素心如何天上月』等句。按諸琴裏。清絕異常。得未有耶。余訝曰。汝如何知之。寶玉曰。爾日余自蓼風軒經過。忽聆雅調。又恐阻汝清興。故過門未入。我正疑惑前路均係平韻。結句如何忽變仄聲。余曰。此乃人心自然之理。並無一定。寶玉曰。可惜我非知音。得勿令汝蕉桐自

傷不遇耶。余嘆曰。古今知會有幾。語出。余又自悔造次。幸寶玉未覺。慨然竟去。

余目送寶玉既去。退而自思。寶玉近來出語。半吞半吐。乍冷乍熱。不知是何意見。其疏余耶。抑別有用意耶。一時星星情火。縷縷情絲。遂播騰於寸心中。欲求解脫。而竟不能。乃移身榻次。瞑目而思。忽聞窗外有人私語。審其聲音。知爲紫鵲與雪雁。但聞雪雁謂紫鵲曰。汝知否。寶玉已定婚矣。語出。余一驚。又聞紫鵲曰。此語從何得知。想係風影談耳。雪雁曰。否否。大抵別人均知。祇吾儕未悉耳。噫。真耶。僞耶。余聞至此。心中大躍。熱血上騰。大咳不已。隨以手撫胸。力自牀中躍起。又聞紫鵲悄然曰。汝從何處偵知。雪雁曰。昨日我至三姑娘房中。適三姑娘外出。與侍書等無意談及。並謂係東府親戚王大爺作伐。乃一知府家之女公子。老太太已得同意。祇恐牽動寶玉野心。故慝而不宣耳。嗚呼。情難終局。悲愁皆係前因。恨少收場。苦惱多由宿孽。余至此。余心已碎。余不能再聽矣。

於時窗前鸚鵡忽呼曰。『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余聞聲。亟移身椅上。氣吁吁不能自持。紫鵲隨入。問余須茶否。余搖首曰。否。紫鵲見狀。似疑余已聞其密語。乃扶余至榻上。一倒身。百脈俱震。思前日夢中景況。今已驗矣。霎時心搖神瘁。覺此身如一葉扁舟。飄搖於大海中。前無涯岸。後無救援。鉅浪狂風。方排山倒海。向余而攻。其不櫓折桅摧而覆者。幾希嗟乎。余與寶玉少日光景。正如昨日事耳。髮斷磨。如何契合。今則彼已營鸞鳳新巢。余猶屬飄零身世。撫今追昔。能不令人痛心。雖然。姻緣有定。又焉能強。余惟恨余命薄耳。詎能怨人哉。但余此心已許寶玉。決不能更挾而與之他人。自今以往。惟有一死耳。嗟乎。余思至此。余又不忍言。凡人孰不貪生而惡死。余今竟甘心一死以畢吾生。則余之可憐。直爲世間第一。然吾不死。吾又不忍雙眼耽耽。看人家成其美眷。則余又舍死無從。嗟乎。吾死必矣。殉情而死。其樂彌甚。吾今亦無所用其避諱。吾爲寶玉而死。吾心甘矣。

昨宵失眠。侵晨即起。在理。吾困憊已甚。安能早起。然欲求死。不得不自殘其氣力。打疊半載以後。當可身登清淨界矣。紫鵲見余早起。即招雪雁爲余梳洗。全對鏡自照。面目清癯。較昔猶甚。不禁低吟『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

憐我我憐卿』句。雙淚洩瀾。不能自遏。梳洗畢。命紫鵲焚香。紫鵲曰。姑娘猶欲抄經乎。余曰。然。鵲曰。吾見姑娘體甚。茲亦當少憩。余曰。早完。早好。況余亦非徒爲寫經。不過藉以解悶耳。將來汝等見余字蹟。卽如見余面。言次。心一酸。淚又如雨下。此時紫鵲竟不能勸余。蟾蜍一低。亦放聲哭矣。自是以後。余立意自戕。當食者不食。當寢者不寢。余素昔畏風。今則每每當風而坐。外祖母聞信。意余舊病復發。亦嘗覓醫至。爲余暑滋補之方。實則此種湯藥。余咸未食。轉使窗外盆花。得其滋養。蓋余嘗以此藥傾之花盆中也。二舅母鳳姐。暨園中諸姊妹。見余日漸不支。爭來看視。且多方勸慰。實則彼等徒知余病。安知余致病之由。且彼等俱知寶玉定婚。竟不余告。則今日勸慰之言。不過一僞字耳。寶玉每自學中歸。亦必視余一次。雙眉愁鎖。似亦劇憐余。胡又撇余別娶。有時余亦欲將余心事。質之於彼。又恐於事無濟。反添其煩惱。一杯苦茗。只有咽之喉中耳。

如是者半月。余病已深。余心已碎。余聲已嘶。余淚已竭。直覺天地皆愁。萬物俱死。一縷癡魂。飄飄然時欲破頂而出。凡人蓄志自戕。至其欲死時。亦無大苦。余此時惟一念。及雙親俱逝。隻身在此。一旦物化。不無痛心。早知如此。真不如爾年殉余父而死。到落得長眠地下。一事不知。縱有洪水。又何預於我哉。邇來余食愈減。匪惟不食。卽一瀉白水。亦不能突喉關而入。嗚呼。余至此卽欲不死。又焉可得。然而余竟不死。

一日。余方在昏憒中。侍書忽至。與雪雁喁喁私語。余此時萬念俱灰。亦不審所語爲何。及至中間。忽有一語觸余心坎。使余不得不凝神而聽。其語爲何。又爲寶玉姻事也。其時雪雁與侍書已至余牀前。彼等意余已不省人事。更無所用。其避諱。雪雁則曰。汝前日言寶玉姻事。果確否。侍書應曰。焉得不確。雪雁曰。然則已經放定矣。侍書曰。是則未也。我前此本聞諸小紅。及後向二奶奶處探聽。始知此事不能得老太太同意。不能成爲事實矣。余聞此。余神忽清。乃知前日之事。不過風影之談。余之傷心自戕。殊爲錯誤。於是澄心更聽。又聞侍書曰。據吾所聞。寶玉姻事。老太太心中早有一人。其人非遠。卽在園中。雪雁曰。何至今尚未放定。侍書曰。或者尙早。且聞老太太意。必

欲因親作親。至其人爲誰。我亦不知也。噫。余聞至此。余之心胸頓開。大似風停雲散。忽覩蔚藍之天。耳中頻頻起爲繁響。此響聲中。又似含有至美之音樂。嗟乎。余之病。爲寶玉姻事也。余之求死。亦爲寶玉姻事也。今寶玉姻事既無成功之望。余又何用病。又何必死。且老太太意欲於大觀園中。因親作親。此大觀園中。爲賈府親戚者。僅余一人而已。然則因親作親。舍我其誰。噫。山窮水盡。余已覓得生路矣。吾固知老太太憐余。決不使余飄零失所。自今以往。尤當慎重攝生。以期起此沉痾。一年半載後。當不難珠連璧合。鸞鳳變成。余思及此。余心頓慰。

凡人因一事致病。忽一旦其事得圓滿之解決。其病之愈。未有不速者。余自聞侍書語後。余之身心。頓返於快樂之途。大似一片平陽。毫無隱蔽。蕪之不能飲不能食者。今竟能張口進飧矣。賈府諸人。均笑余病之易。而愈之奇。其來也。如狂風驟雨。其去也。如風掃殘葉。實則余澄心自思。亦不禁暗笑。大抵病生於心。心安則病自去矣。數日後。余竟能下榻而步。推窗外望。雖萬木枯頹。而在余視之。皆欣然有向榮之意。可知境物之悲歡。亦生於心境。苟其心而滿貯快樂。則又何往而非快樂之域。第余心中所貯快樂。其爲時之久暫。尙不可知。此又余所最用爲耿耿者也。

余病愈後。寶釵聞亦染疾。余因其家近與賈府隔絕。故未往視。今日晤薛姨媽於外祖母處。始悉近已略愈。園林寂莫。疾病牽連。殊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也。回園時。適遇寶玉。因延至室中。寶玉曰。妹妹頃自何來。余曰。老太太處也。汝亦曾見薛姨媽否。寶玉曰。今日曾一見之。不識何故。薛姨媽近日視余。乃忽疏遠。我與詢寶姐姐病象。彼不過一笑應之。豈以寶姐姐病時。我未往看視。因而見惱耶。余笑曰。或者然也。寶玉曰。老太太既未命我去。太太亦未命我去。我如何敢去。余曰。彼安知此。寶玉曰。寶姐姐爲人。向來體諒我。何於此事。乃獨不然。余聞語不禁一笑。曰。汝誤矣。寶姐姐家運多艱。事又繁瑣。今日一病至此。汝竟視若無事。即欲體諒。亦且不能矣。寶玉曰。如汝言。寶姐姐以後。殆不與我好矣。余冷然曰。彼與汝好否。我焉能知。我不過據理評論已耳。寶玉聞言。忽瞪其雙眼。呆然

向余而視。余驟憶及病時景象。面乃一頰。俯首添香。不更與語。半晌。寶玉忽頓足曰。人生何用。天地間無我。較乾淨矣。余曰。原是有我。乃始有人。既有人。便有無數煩惱。而恐怖顛倒夢想。亦隨之而生。我適所言。戲言耳。汝試思薛家人命官司。連續而至。薛姨媽安有心情。與汝酬應。汝不能體諒人。反疑到寶姐姐身上。殆汝自誤矣。寶玉鼓掌曰。妹妹心靈。較我強遠多矣。無怪曩歲我生氣時。汝與我所說禪語。我竟不能屬對。我雖丈六金身。還藉汝一莖所化。余笑曰。我尤有一語詢汝。汝能答我否。寶玉忽合掌而坐。瞑目凝神曰。趣言之。余見狀。不期失笑。寶玉曰。談禪必須如是。胡笑爲。余曰。我今言之。但汝必答我。寶玉曰。然。余曰。寶姐姐與汝好。汝如何。寶姐姐不與汝好。汝如何。寶姐姐前日與汝好。今日不與汝好。汝如何。今日與汝好。後來不與汝好。汝如何。汝與彼好。彼偏不與汝好。汝如何。汝不與彼好。彼偏要與汝好。汝如何。寶玉聞語。呆坐半晌。既忽大笑曰。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余曰。瓢之漂水。奈何。寶玉曰。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余曰。水止珠沉。奈何。寶玉曰。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東風舞鷓鴣。余曰。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寶玉曰。有如三寶。余聞至此。心乃大慰。俄頃間。覺心坎中已另闢一光明境界。寶玉正不難挨身而入。又思寶玉心果如此。寶釵縱有力。亦安能挾其心而去。然則金玉姻緣。乃不能實見矣。思及此。心忽大躍。一縷暈紅。直緣粉頰而上。回首視寶玉。已不知何時自去。推窗外望。但見狂風摧樹。老鴉隊隊。呱呱而鳴而已。

天地間真無奇不有。吾輩者以爲草木逢春。必將發芽。及至秋深。必將凋謝。詎知竟有不然者。寶玉怡紅院中海棠。枯已久矣。乃忽於此冬月間。開花發芽。寧非異事耶。匪獨一人引爲異事。卽老太太太等。亦均驚詫不置。茲據紫鵲告余。彼等均已來園看花。余聞老太太至。勢不得不去周旋。因亦整衣往怡紅院。至則賓客滿堂。諠笑甚盛。惟回顧不見湘雲。詢之。始知其叔叔接回家去。大觀園中。缺此豪況人才。岑寂多矣。不獨湘雲不在。卽寶琴寶釵等。亦不見其跡影。回憶當日鬪草尋花。殊令人不勝蕭索之感。願外祖母殊不因此減其興況。時方目注檻

外花枝。載笑言曰。論理。此花本當開於三月間。今年因節氣遲。方在小春時候。天氣和暖。因暖而開。亦是常有之事。不足奇也。二舅母曰。然。老太太見事多。所言必無誤。大舅母曰。此花萎已一年矣。何以春間不應時而開。獨於此萬木凋殘時。欣欣向榮。以吾思之。此中必有異兆。其爲吉爲凶。則非吾所敢知也。李執笑曰。或者寶玉將有喜事。此花先來報信。亦未可知。余驟聞其言及喜事。又憶起前日病後心事。心中不覺大樂。因顧外祖母曰。草木之榮枯。亦隨人而異。當初有一田家。會植有荆樹一株。其家中兄弟三人。因不和析產。荆樹忽自枯萎。迨後兄弟三人。被其感動。仍歸一處。荆樹則又自生自榮。今寶二哥認真讀書。舅父又格外歡喜。安見此花不亦因寶二哥而自榮耶。外祖母二舅母聞余言。咸大歡悅。謂余所比。乃極得當。隨命廚房備盛筵。以賞此花。鳳姐更備全紅兩疋。以爲花壽。一時大觀園中。如狂如醉。余亦不禁爲此花幸矣。

天下事變極必生悲。方怡紅院賞花設宴之後。寶玉通靈玉。忽自失落。一時大觀園中。無不驚惶失措。其尤甚者。則爲襲人。蓋外祖母之視此玉。不啻寶玉生命。一旦失落。襲人實不能辭其罪。於是曠住外祖母。向園中各處搜尋。連搜三日。竟無蹤兆。襲人等愈覺慌亂。淚痕不去其頰。二舅母亦以此玉與寶玉生命有關。不可任其舍棄。於是求神問卜。無所不爲。而終不能使此玉生翼飛來。今日又命岫烟往權翠菴請妙玉扶乩。意凡人不知蹤跡。神仙當識其究竟。及岫烟歸。以乩語示衆。又屬飄渺難解。其語曰。

噫。來無跡。去無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岫烟曰。揀字面看。此玉似不得落空。但青埂峰又果在何處耶。李執曰。此乃仙機隱語。吾儕安知。且吾家又何來青埂峰耶。襲人曰。或者失諧松樹底下。亦未可知。於是又向山石縫中尋覓一過。而終不得其蹤影。時已夜半。余乃辭衆歸瀟湘館。一天勞頓。頗覺難支。方思解衣就寢。忽憶起一事。使余精神陡振。乃移身窗前。倚欄而立。時月色橫空。萬籟俱寂。微雲縵縵。時時向月而奔。自思寶玉此次失玉。其最痛惜者。當推寶釵。蓋金玉姻緣。傳來已久。

金玉既失。金將何附。平生夙望。一旦落空。非大痛苦事耶。又思寶釵之不幸。正余之幸也。安知金玉之散。不是因我而起。不知僧道之言。亦有不足信者在焉。思及此。心乃大樂。隨就案頭取書觀之。願觀未數行。一縷癡魂。又飛向怡紅院中去。私念前日海棠發花。不知果立何兆。豈即應今日寶玉失玉耶。夫此玉乃寶玉自胎中帶來。不啻寶玉護身符也。一旦失去。寶玉安得有幸。然則海棠之開。乃不祥事也。如是。余之癡願。又從何而償。思及此。不禁傷心。潸潸熱淚。乃偷向眼角而出。繼又念欲償私願。又非花開不可。非失玉不可。一時悲喜交集。坐臥不寧。推窗外望。不知東方之既白。寒風料峭。雨雪紛飛。獨處寒窗。無聊極矣。乃命紫鵲啓余箱篋。盡出余所作詩稿。一一理之。將畢。雪雁忽倉皇入。顧余曰。姑娘知乎。余驚曰。何事也。雪雁曰。元妃娘娘薨逝矣。余曰。然乎。雪雁曰。確也。余亟更衣往見外祖母。暨二舅母。至則彼等均已入宮去。獨自無聊。又折回瀟湘館。私念賈府所恃以陞官受祿者。有元妃在也。今元妃薨逝。不啻折其左膀。此後富貴榮華。恐不復如前日盛矣。吾嘗思造物於人。何故不與人以均平久遠之福。而使盛者必有一衰。衰者必有一盛。方余來賈府之初。元妃歸省。二舅陞官。食膏粱。衣錦繡。赫赫耀耀。抑何其盛。及至近一二年。已大不如前。再過一二年。其不如今日者。又可斷言也。嗟乎。富貴詎可以長恃哉。賈府自元妃薨逝後。人人咸呈慘淡之色。大觀園中。更形蕭索。兼之寶玉自失玉後。終日癡惘。如患心疾。怡紅院中。僅有巫醫之蹤跡。余頗不解寶玉之病。其來也何若是之異。豈果寶玉一失。其靈性即因而盡泯耶。然則其玉一日未得。其病即一日不瘳。病一日不瘳。寶玉生命即一日在危殆之中。如是。吾儕更復何望。嗟乎。世有以佳釀迎人。忽中道而碎其瓊。寧不可恨。是亦余命之薄。抑亦賈府就衰之兆也。噫。

邇來寶玉愈形昏惘。甚至飲食起居。亦失其常度。與之言。則言否則偃臥不起。或終日傻笑。賈府諸人。莫不引爲大憂。二舅母初意。本不想以此事使外祖母知之。今見寶玉日漸沉重。知不可更瞞。一日外祖母至。竟以事實白之外祖母。聞言大驚。泣曰。此玉乃寶玉命根。安能任其失落。汝儕亦太不懂事矣。於是又命人徧貼賞格。且將寶

玉攜歸上房。與之同住。從此大觀園中。又少一舊侶矣。舉目言笑。誰與爲歡。回首當年。曷勝觸悵。倘使庭樹有知。當亦不勝滄桑之感。

余自寶玉遷入上房後。愈覺寡歡。每日但使紫鵲雪雁等輪流探聽。知寶玉尙未覺得。病亦未瘳。聞言之下。無任耿耿。在理。此事本無預於余。然余不識何故。恆覺余於此事。乃有重大之關係。彼病一日不瘳。余心卽一日不能放下。而又限於中表之嫌。不能親往慰問。一腔鬱悶。無地可消。每於斜陽西墜。暮色蒼茫時。惟有徘徊於山石之下。遙瞻怡紅院之花木。以自排遣。猶憶曩年與寶玉辯論聚散之緣。彼謂人生宜聚不宜散。余則謂宜散不宜聚。由今思之。散之悲。實不及聚之樂也。當寶釵家去。迎春于歸。余已覺索然寡歡。然猶有湘雲與寶玉爲余遣悶。今湘雲又歸去。寶玉又與余隔絕。探春惜春等。又日傷元妃之逝。寶玉之病。更不能開顏以與余周旋。瀟湘館中。惟有琅玕數枝。尙依舊蕭蕭而鳴而已。寧不傷哉。

余富於感情人也。傷春悲秋。歲歲如是。一寸芳心。已碎成萬片。安能再覩此淒涼之象。嗟夫。余又不得不病矣。第余今次之病。匪同往昔。時時若有一種異兆。以撼余心。遂令心緒煩亂。無片刻寧靜。憶曩年余父死時。余心亦嘗呈此狀。而噩耗果至。豈今亦有一種危難。以臨余身耶。乃澄心一思。凡與余有系屬之人。皆已不通問。縱有危難。亦不能臨到余身。有之。惟有寶玉耳。思及此。忽一驚。自語曰。得勿寶玉將不久於人世乎。語出。則又搖首曰。否。否。決不爲是。且寶玉安能死者。於是力鎮余心。使自安靜。然不轉瞬。煩亂如故。噫。余實不解其故矣。

余心旣無寧靜之日。余之病量。遂逐日加增。得間。亦嘗扶病至上房。藉問候外祖母。藉探寶玉病狀。不識何故。外祖母近日視余。大異往昔。及聞余病。亦不十分關切。不獨外祖母爲然。卽二舅母鳳姐等。亦莫不皆然。且余每至外祖母處。每值彼等交頭耳語。及聞余至。則又緘然中止。以狀觀之。彼等似將有一要事。不使人知。然余仔細尋思。彼等又有何事。縱有事。自有舅父輩當之。又何用彼等兢兢業業。縱舅父輩不出擔當。亦無用如此祕密。可知。

吾人在此終屬外人。吾固知彼等愛心不可以長恃。不然何至隔膜相視。嗟夫。侯門寄食。可暫決不可久也。久則厭惡心生。羣相薄視矣。然余之來此。實外祖母所招。非窮極無聊。來求一噉飯地也。先既招之。而後厭之。寧爲君子愛人之道。余於此又心冷半截矣。

余未出瀟湘館十餘日矣。蓋余既不欲往外祖母處。園中又無處可坐。祇有虬居斗室中。藉觀書自遣。今日天氣稍佳。早殮後。頗欲往視寶玉。乃攜紫鶻同出瀟湘館。走未數武。忽忘攜手絹。隨命紫鶻去取。余則緩行以俟。剛行至沁芳橋山石後。忽聞嗚嗚暗暗。一陣哭聲。立腳聽之。又不辨爲何如人。心中大疑。及行至其處。乃見一濃眉大眼小丫頭。方踞石而坐。見余至。則又拭淚起立。余細認之。竟不識爲誰。因笑曰。汝因何傷心至此。丫頭聞語。又哭曰。林姑娘。誠爲我一評此理。彼等說話。我本不知。我縱說錯。止之可矣。我姐姐何苦必欲打我。余聞語。莫明其意。因曰。汝姐姐誰乎。丫頭曰。珍珠姐是也。余曰。汝名誰。丫頭曰。余名儂大姐。余聞言。不禁失笑曰。汝究說錯何事。儂大姐曰。何事耶。卽寶二爺娶寶姑娘事也。……語出。余大驚。大似疾雷貫頂。痛不可耐。心中則躍躍亂跳。舌強口呆。莫知所可。乃攜儂大姐至舊日葬花處。細問曰。寶二爺娶寶姑娘。汝姐姐胡爲打汝。儂大姐曰。緣此事。乃老太太與太太二奶奶所商定。因爲老爺調陞外缺。行將起程。特趕往姨太太處商量。將寶姑娘娶來。一則爲寶二爺沖喜。二則……言至此。忽顧余一笑曰。以便爲林姑娘說婆家。吾亦不知彼等如何商量。不許人吵嚷。恐寶姑娘聞之害臊。吾但與襲人姐姐云。吾儕明日更爲熱鬧。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吾儕當如何稱謂。林姑娘試思。此語果害珍珠姐姐何事。彼卽引手打我。謂我混說。要攆我出去。言至此。又放聲大哭。余聞畢。頭昏目眩。眼前樹木一一奔如野馬。磨旋而轉。心中痛極。乃成麻木。面上始則火熱。今則如被嚴霜。欲求一動吾頰。亦且不可。儂大姐見狀。大愕。余語之曰。汝去矣。此後勿再調言。若爲人聞。又遭打矣。余語時。聲顫而尖。大似午夜梟鳴。不堪卒聽。語畢。轉身回瀟湘館。一舉足。身重如鼎。而足力又軟如綿。行半日。尙未至沁芳橋。不知不覺。又折回原路。心中自

念。寶玉乃如此人哉。忽耳邊又聞呼聲。審之。乃紫鵲取手絹至曰。姑娘胡又回轉。果向何處去乎。余闕口應曰。我問寶玉去。實則余此時心中迷惑。並不自審所語爲何。但扶紫鵲緩緩而行。紫鵲見狀。似大駭怪。及至外祖母門首。忽自一楞。回顧紫鵲笑曰。汝來何爲。紫鵲笑曰。吾扶姑娘至此耳。余笑曰。吾意汝來臨寶玉。不然。胡亦至此。紫鵲聞語愈駭。余亦不顧。竟掀簾而入。但見室中靜悄。寂然無聲。惟襲人聞聲。自裏間出。笑顧余曰。姑娘裏間坐。余聞語。心中愈恨。冷笑曰。寶二爺在家否。襲人半晌不能答。余竟自入室。見寶玉方倚案而坐。及見余。又嘻嘻傻笑。余此時彷彿寸心已死。所存者但有軀殼。遂亦失聲而笑。一笑而後。則又無語。相視半晌。余忽憶及一語曰。寶玉。汝因何而病。寶玉笑曰。我因林姑娘而病。汝又不知耶。語出。襲人紫鵲均大驚失色。顧余殊不以此言爲忤。反致失笑。寶玉見余笑。亦笑。襲人愈不解。所謂旋颺秋紋與紫鵲搗余回去。余此時本不欲回。且似有千萬言語。須向寶玉剖明。然已爲彼輩所挾。不得不行。臨行時。但向寶玉點首示意。寶玉其明余意否耶。余不得而知。既出上房。余掙脫紫鵲手。直向瀟湘而奔。將至門口。陡覺眼前現無數怪物。翼翼而跳。一陣心酸。雙目盡黑。哇的一聲。竟作楊柳眠矣。

余暈去時。嘔血甚多。及余醒時。已黃昏日落矣。紫鵲雪雁。均繞余而哭。余聞哭聲。又憶及傻大姐語。心中酸楚。如矢貫胸。嗟乎。吾乃知吾邇日之異感矣。無怪彼等日日密議。不使余知。余初以爲彼之所議者。或爲家事。及今思之。乃知彼等方列陣以攻余。嗚呼。余亦裸裸一個孤人耳。就令生吞活剝。余復何逃。卻不合隱隱綽綽。直挾余心而去。雖然。他人不足論。外祖母固憐余者。胡亦不爲余助。且趨附彼輩。操白刃以臨余身。然則平昔之煦嫗相憐。待客氣耳。詐僞耳。回憶曩昔夢境。直絲毫不爽。夢境既已示余。余猶不能自覺。直余之自誤。今也四顧茫茫。身將焉托。撫心一思。仍惟有一死耳。當初風談影語。本足以死余。而卒未死者。徒以事實未成。留以有待。今既如是。尙復何圖。死而已耳。思及此。心愈痛。咳嗽一陣。鮮血迸出。神氣昏沉。氣息幾絕。忽傳老太太二舅母鳳姐等至。吾

知彼等此來。不過外表酬應。則亦瞑目不顧。惟外祖母尚愀然有憂色。因喘吁言曰。老太太白疼我一場矣。外祖母應曰。好孩子。幸自調養。毋憂也。余聞語。凄然一笑。此笑也。實帶有冷雋之香。彼等殊未之覺。少刻。醫生至。亦爲余署調養之方。實則此等方藥。只等於字籠中。字紙耳。安能起此沉痾哉。

余今欲下筆草此日記。久久竟不能成一字。坐對書城。昏然如歷夢境。既乃擲其手中管。就紙視之。則爛然紙上者。非墨。淚也。蓋余未下筆。余淚已如泉湧。而余竟不知足徵。余方寸間之昏惘矣。自爾日至今。余實未嘗寐。偶一交睫。即遽然醒。故病量愈增。咯血愈劇。紫鵲等咸惶然爲余懼。余反坦然無所憂。但頻頻追憶舊事。思寶玉平昔待余。實不爲無意。初來時。兩小無猜。可無論已。及至近數年。惺惺相惜。實不啻授余以心。猶憶曩歲。紫鵲誑。謂余將歸。彼卽一病幾死。胡今次竟背余別娶。可知彼平昔相憐之情。皆屬矯僞。蓋凡男子。自襁褓中卽帶一僞字而來。其視女子。不過玩物耳。愛則憐之。否則舍之。就令風逐雲散。玉碎花殘。亦非所惜。然則非余之自誤。實彼誤余矣。尤不解者。彼之所娶。竟非他人。而適爲寶釵。夫寶釵非余往昔所認爲知己也耶。余之心事。彼既知之。今亦悍然嫁之。足徵彼輩處心積慮。蓋已久矣。往者以嚴勸。願惜。不過用以賣余耳。同此依草附木之可憐蟲。乃竟坦然賣之。其心術寧復堪問。今者願望償矣。好事成矣。當可以拍手相賀。余則孤館寒燈。奄奄待斃。尙何言哉。昨夜吐血升許。晨間寒熱復作。頭涿涿然熱汗出如瀉。盜汗既多。遂昏不省人事。余固非懼死者。然此病中苦痛。余實無力承受也。向午。熱勢稍殺。人始清醒。睡二哥復以醫至。留一方。紫鵲等煎藥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今強起作此數行。余頭復作痛。嗟乎。余手已僵。余無力再握管作此筆記矣。然余此種筆記。殊不欲就此終止。蓋欲留以示之負心之人。紫鵲頗慧。侍余後。嘗教之讀。頗能屬文。今後惟有口授紫鵲記之。倘一息猶存。卽一日不輟。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後之人見余書。其亦爲余感嘆否耶。

涼雨三更。一燈如豆。瀟湘館中。直陰沉有鬼氣。尤奇者。往昔余病。外祖母二舅母等必爭來看視。今則竟無一人

至此。然彼等或爲寶玉姻事。碌碌無暇。探春姊妹等。胡亦不至。豈亦以金玉緣成。便忘却昔年舊侶耶。蒼茫四顧。祇有紫鵲雪雁等。尙侍余左右。世態炎涼。人情淺薄。至於斯極矣。余自思並非出身微賤。不過椿萱早謝。煢煢無依。乃奉召至此。今日落此結局。余實痛心。余雙親有知。當亦恨余不早日相從地下也。噫。

日來怯寒殊甚。雖擁重衾。猶顫顫不能支持。引手撫胸。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誦之僵蠶矣。紫鵲憐余。猶時以好言來相勸慰。實則余自樂死。死亦何懼。然彼一片熱誠。至爲可感。因握其手曰。妹妹。余已萬無生理矣。然死。余之所願。汝亦毋悲。蓋余不死。坐看人家美眷。錦片前程。其痛苦實較身死爲尤甚。汝待我亦已數年。數年來我之禍。不啻親姊妹。我之心事。他人或不知。卻不能瞞汝。今既至此。尙復何言……言至此。紫鵲放聲大哭。余欲哭則已無淚。因曰。命也如此。何用悲爲。汝今扶我稍坐。何如。紫鵲哽咽曰。姑娘既畏冷。胡能起坐。余忽憶及一事。非起來不可。紫鵲無已。同雪雁將余扶起。兩側用軟枕靠住。已則坐余後扶之。余乃命雪雁將前日所謂詩稿取至。又命取余箱。覓得詩帕。此詩原已載諸筆記。今已無用矣。紫鵲曰。何苦又勞神。俟病愈再看。不佳耶。余不理。引手撕之。願余手已僵。竟不得碎。隨納之袖中。又命雪雁籠火盆至。紫鵲曰。姑娘冷耶。盍仍躺下。余搖首應之。及火盆至。余亟取詩帕投火盆中。頃刻灰燼。又取詩稿。略一審視。亦付之於火。紫鵲驚曰。姑娘。此又何爲。雪雁亟起。搶出。則已焚燒過半。余曰。一生心血。均集於此。今既垂死。留之何用。不如焚之。語已。又咳。紫鵲乃扶余睡下。嗚呼。墨瀟未乾。淚痕猶在此一卷詩。殆將攜余一線殘生。同入於灰燼矣。

今日不能進食。但飲茶而已。心胸空洞。頻作驚魚之跳。久病之人。忽現此象。必無幸矣。私念余今死於此。正不知誰爲余收葬。憶歷年葬花詞有云。『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今竟成讖語矣。又念余父母一生所遺。謹此一塊肉。今亦不得不相從地下。此後山塋祖墓。誰爲祭掃之人。人所樂乎子女者。原爲養生送死。祭祀春秋。今余父母生余。余林氏之鬼齊餒。余死有餘辜矣。

昨宵未寐。晨起愈不能支。紫鵲見余泣曰。姑娘失形矣。奈何。余嘆曰。春花秋月。固知無分。今惟患死之不速。失形又何懼。惟寶玉成婚。果係何日。汝知之否。紫鵲曰。姑娘至此。何苦猶操此心。余曰。不過問問耳。實則彼雖負。余終不能忘彼。故邇來頗思寶玉至。以爲最後之訣別。然彼竟不至。豈病猶未愈耶。抑將爲新人羈絆。不復憶及瀟湘館耶。嗟乎。寶玉寶玉。余今瀕死。誠無所諱。汝之俊影。實早已貯之吾心坎之中。今不得不掬而贈之他人矣。他日黃泉碧落間。果辨何面目以見我耶。

今日頭昏甚。咳乃無血。吾知吾血已隨淚俱盡矣。一合眼。卽見余父母。淒然立余前。豈憶念所致耶。泉路冥冥。知彼等待我久矣。阿父阿母。幸引手攜兒去也。

日來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紫鵲見狀。知余去不遠矣。乃四出奔走。意似告之衆人。爲余料理後事。然久久迄不見人至。惟珠大嫂惶然扶了鬢來。及見余。亦慘然失色。余曰。吾儕別矣。妹來此後。蒙諸人眷愛。莫罄深情。只是苦命難留。殘生就盡。妹死後。幸勿以爲念。珠大嫂聞言大哭。余曰。妹今亦無他語。惟妹終屬南人。妹死後。幸告老太太。搬回南中。依余父母而葬。九泉有知。感當無異。語至此。氣息如絲。已不能再續。昨宵大咳。天明時。喉間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吾知吾死期至矣。然有一事。吾不得不竭力。使紫鵲筆之吾書。蓋數載來心雖糊塗。身猶乾淨。此則上可以對吾祖宗。下可以對吾父母者也。嗟嗟。情天缺陷。燭皇之術難填。海恨無邊。精禽之心誰續。已矣。吾去矣。尙何言哉。

足本 春明外史

張恨水傑作

本書洋洋大觀。凡八十萬言。作者以六年之心血。成此巨著。允稱近代第一部社會小說。

張君以酣暢淋漓之筆。成光怪陸離之文。書中人之悲歡離合。聲色狗馬。以及窮愁潦倒。得意忘形等等寫來無不繪聲繪影。維妙維肖。作者開始寫作時。曾在北方某日報上逐日發刊。萬人傳誦。轟動華北。足見本書之魔力矣。

精裝一厚冊 實價一元（寄費掛號一角六分）

世界書局發行 合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續紅樓夢
黛玉
日記
夢記
(合一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